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七一冊目次

後漢書九十卷（劉宋）范曄撰（唐）李賢註
志三十卷（三）（晉）司馬彪撰（梁）劉昭註 宋白鷺洲書院刻本 ○○一

後漢書九十卷

（劉宋）范曄撰　（唐）李賢註

志三十卷（三）

（晉）司馬彪撰　（梁）劉昭註

宋白鷺洲書院刻本

袁紹傳第六十四上　後漢書七十四上

袁紹傳 子譚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將袁崧書曰紹司空　之孽子出後伯父成魏書亦同英雄記成字文開與梁冀結好言無不從京師諺曰事不諧問文開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紹少爲郎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英雄記曰凡在冢廬六年服闋徙居洛陽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英雄記曰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皆爲奔走之友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轂填接街陌說文曰轂車衣車也鄭玄注周禮曰軿猶屏也取其自蔽隱柴轂賤者之車內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後辟大將軍何進

掾爲侍御史虎賁中郎將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爲佐軍校尉樂資山陽公載記曰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左校尉馮芳爲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爲左校尉淳于瓊爲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於碩此云佐軍與彼文不同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等衆軍脅太后誅諸宦官轉紹司隸校尉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魏書曰信太山平陽人也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說紹不從乃引軍還鄉里○劉攽曰注案鮑信還鄉里安得引軍蓋軍當作歸或云軍字衍董卓擁制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爲所制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須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毒恨也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安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

為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英雄記曰紹揖卓去坐中驚愕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言懸節於上東門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山陽公載記曰卓以奏紹棄節改第一藻為赤旌而奔冀州董卓購募求紹時侍中周珌城門校尉伍瓊為卓所信待瓊等陰為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遣授紹勃海太守封邟鄉侯前書潁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帝置元始二年更名邟音口浪反紹猶稱兼司隸初平元年紹遂以勃海起兵以從弟後將軍術○劉攽曰以從案文以當作與冀州牧韓馥

馥字文節潁川人也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英雄記曰孔伷字公緒陳留人也王匡字公節泰山人也袁遺字伯業紹從弟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也橋瑁字元瑋橋玄族子先為兗州刺史甚有威惠魏氏春秋云劉岱惡而殺之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衆各數萬以討卓為名紹與王匡屯河內伷屯潁川馥屯鄴餘軍咸屯酸棗約盟遙推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董卓聞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滅之獻帝春秋曰太傅袁隗太僕袁基術之母兄卓使司隸宣播以尺口收之母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卓別傳曰悉埋青城門外東都門內而加書焉又恐有盜取者復以屍送郿藏之卓乃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循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循越騎校尉王瓌譬解紹等諸軍紹使王匡殺班瓌吳循等海內先賢傳曰韓融字元長潁川人楚國先賢傳曰陰循字元基南陽新野人也漢末名士錄曰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名在一廚謝承書曰班王匡之妹夫匡受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以徇軍班

興臣書略曰足下拘僕於獄欲以釁鼓此何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何親戚義豈同惡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其酷哉死者人之所難然恥爲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幾今日著矣曩爲一體今爲血讎亡人二女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臣得書抱班二子哭班遂死於獄袁術亦執殺陰脩惟韓融以名德免是時豪傑既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爲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爲名韓馥見人情歸紹忌方得衆。劉攽曰案方字無義蓋是其字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乃謀於衆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興兵爲國安問袁董英雄記曰劉子惠中山人兗州刺史劉岱與其書道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爲憂但卓死之後當復回師討文節擁強兵何凶逆寧可得置封書與馥馥得此大懼歸咎子惠欲斬之別駕從事耿武等排閤伏子惠上願并見斬得不死作徒被赭衣掃除宮門外。劉攽曰注何凶逆字文何當作阿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使離散明年馥將

麴義反畔馥與戰失利紹既恨馥乃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遂晉寵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冀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聞必駭懼并遣辯士爲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可因據其位紹然之益親紀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卓。劉攽曰案文少一討字疑託字衍或討字也而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潁川荀諶等魏志云諶荀彧之弟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奈何諶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邁於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諶曰勃海雖

郡其實州也(言土廣也)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埶久處其上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勿有疑馥

素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騎都尉沮授聞而諫曰(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謀略英雄記曰耿武字文威閔純字伯典後袁紹至馥從事十人棄馥去唯恐在後獨武純杖刀拒兵不能禁紹後令田豐殺此二人)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兵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

事趙浮程渙將強弩萬人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請以拒紹馥又不聽(英雄記曰紹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欲離散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閉戶高枕何憂何懼)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為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沮授為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復漢室然

齊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勾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北勃海稽服(稽音啓)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廣雅曰撮持也)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兵東向則黃巾可埽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黑山在今衛州衛縣西北九州春秋曰燕本姓褚黃巾賊起燕聚少年為群盜博陵張牛角亦起與燕合)

燕推牛角爲帥俱攻癭陶牛角爲飛矢所中被創且死大會其衆告曰必以燕爲帥牛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性剽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故其後人衆浸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號曰黑山也回師北首則公孫必禽震脅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四州見下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左傳秦伯曰是吾心也即表授爲奮武將軍使監

護諸將魏郡審配鉅鹿田豐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紹領冀州委腹心之任豐字元皓天姿瓌傑雄略多奇紹軍之敗也土崩奔北徒衆略盡軍將皆撫膺而泣曰向使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甚見器任馥自懷猜懼辭紹索去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時爲馥所不禮內懷怨恨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弟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捶折兩脚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在坐謂見圖謀

無何如廁自殺九州春秋曰至廁因以書刀自殺其冬公孫瓚大破黃巾還屯槃河爾雅有九河鉤槃是其一也故河道在今德州昌平縣界入滄州樂陵縣今名枯槃河威震河北冀州諸城無不望風響應紹乃自擊之瓚兵三萬列爲方陳分突騎萬匹翼軍左右其鋒甚銳紹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爲前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

甲首千餘級麴義追至界橋九州春秋曰還屯廣宗界橋今貝州宗城縣東有古界城此城近枯漳水則界橋蓋當在此之側也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眞人水鏡經曰凡軍始出立牙竿必令完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即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餘衆皆走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鞍息馬唯衞帳下強弩數十張大戟士百許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卻入空垣紹脫兜鍪抵地曰

大丈夫當前鬬死而反逃垣墻閒邪促使
諸弩競發多傷瓚騎衆不知是紹頗稍引
却會麴義來迎騎乃散退三年瓚又遣兵
至龍湊挑戰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
敢復出四年初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關
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譬紹曰趙太僕
以周邵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
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
爭相危害遇世祖解紛遂同輿並出釁難
既釋時人美之自惟邊鄙得與將軍共同
斯好此誠將軍之蓋而瓚之願也紹於是
引軍南還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
歷法三月建辰巳卯退除可以拂除灾也韓詩曰溱與洧方洹洹兮薛君注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水之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酈元水經注曰漳水經鉅鹿故城西謂之落津續漢志曰鉅鹿癭陶縣有薄落亭
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干毒等數
萬人共覆鄴城殺郡守管子曰齊桓公築五鹿中牟鄴以衛諸侯坐

中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
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獻帝春秋曰紹勸督引滿投壺言笑容貌自若
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英雄記曰升故爲內黃小吏
獨反諸賊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府門具車
重重輜重也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
扞衛送到斥丘斥丘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相州成安縣東南十三州土地斥鹵故曰斥丘
紹還因屯斥丘以陶升爲建義中郎
將六月紹乃出軍入朝哥鹿腸山蒼巖谷
口朝哥故城在今衛縣西續漢志曰朝哥有鹿腸山討干毒圍攻五日破
之斬毒及其衆萬餘級紹遂尋山北行進
擊諸賊左髭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　青
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氐根等
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
燕及四營屠各鴈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
兵數萬騎數千匹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
雖多紹軍亦疲遂各退麴義自恃有功驕

縱不軌紹召殺之而并其衆興平二年拜紹右將軍其冬車駕爲李傕等所追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稸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左傳周襄王出奔於鄭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文公從之納襄王遂成霸業）紹將從其計潁川郭圖淳于瓊曰（九州春秋圖字公則）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史記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才者先得焉）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

袁紹

權不失幾功不厭速願其圖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能從紹有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尚字顯甫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愼子曰兔走於街百人追之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爲未定分也積兔滿市過不能顧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子思子商君書並載其詞略同）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左傳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均以德德均以卜）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誡下思逐兔分定之義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曰臣聞昔有

袁紹

哀歎而霜隕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仰天而哭夏五月天爲降霜悲哭而崩城者齊莊公攻莒存五乘之賓而杞梁獨不預歸而不食其母曰食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又與莒戰深入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見說苑每讀其書謂爲信然於今况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爲國破家立事至乃懷忠獲釁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徹臣以負薪之資負薪謂賤人也禮記曰問士之子長幼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拔於陪隸之中陪重也左傳曰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又曰與歸陪臺也陪隸猶陪臺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以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諮臣以方略臣不敢畏憚強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元帥謂何進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沖親遭厄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劍翼室山陽公載記曰紹與王匡等并力入端門逆於承明堂上格殺中常侍高望等二人尚書曰延入翼室孔安國注翼明也室謂路寢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浹帀也左傳曰浹辰之間杜預曰十二日也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謂叔隗爲太傅從兄基爲太僕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河外河南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即臣勃海申以軍號即謂就拜也山陽公載記曰董卓以紹爲[illegible]將軍封邟鄉侯紹受侯不受將軍則臣之與卓未有纖介之嫌若使苟欲滑涅揚波偷榮求利滑混也楚詞曰滑其涅揚其波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獻帝春秋曰紹合冀州十郡守相數十萬登壇歃血盟曰賊臣董卓承漢室

之歠負兵甲之衆陵越帝城廢蹈王朝幽鴆太后戮殺弘農提挈幼主越遷秦地殘害朝臣斬刈忠良焚燒宮室蒸亂宮人發掘陵墓虐及鬼神過惡蒸皇天濁穢熏合土神祇怨惻無所憑恃兆人泣血無所控告仁賢之士痛心疾首義士奮發雲興霧合咸欲奉辭伐罪躬行天誅凡我同盟之後畢力致命以伐凶醜同獎王室翼戴天子有渝此盟神明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劉岱曰主凡我同盟之後案文當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此盟書常文也誤脫四字

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勢絕臣軍糧不得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禮記曰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群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隱憂戚也誠以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楊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

曹操權領兗州牧竇融行西河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爲武威太守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即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勢爭戰陣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春秋所貶公羊傳曰趙盾弑其君夷皋弑者趙穿也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趙盾曰天乎予無辜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而何苟云利國專之不疑左傳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恥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明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左傳曰令尹南轅反旆杜預曰回軍南向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

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二端
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
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
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
越非所洛邑乏祀海内傷心志士憤惋是
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
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攜離
也杜黜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
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爲通侯
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闚覦
重禮以希彤弓玈矢之命哉左氏傳曰王命尹氏策命晉文公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
誠傷偏裨列校勤不
見紀盡忠爲國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
號於邊獄史記曰胡亥遣使者殺蒙恬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恬喟然太息曰恬罪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此乃恬之罪也遂吞藥自殺白起
歔欷於杜郵也史記曰秦王免白起爲士伍遷之陰密白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

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劒自裁太傅日磾位爲師保任配東
征而耗亂王命三輔決錄注曰馬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日磾假節東征循撫州郡術在壽春不肅王命侮慢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日磾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而死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
衆所捐弃而容納其策以爲謀主今臣骨
肉兄弟還爲讎敵交鋒接刃構難滋甚臣
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
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
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周官曰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玄注曰槐之言懷也言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也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有刺也若以臣今行權爲
釁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齊桓晉文時周室弱諸侯不朝桓文權行征伐率諸侯以朝天子若以衆不討賊爲賢則趙盾可
無書弑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
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
就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尸鳩鴶鵴

也詩國風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毛萇注曰尸鳩之養其子旦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
一言善人君子執義亦如此絶邪諂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
泉三者數之小終言深也前書曰下錮三泉於是以紹為太尉封
鄴侯獻帝春秋曰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之鄴拜太尉紹為大將軍改封鄴侯時曹操
自為大將軍紹耻為之下太尉位在大將軍上初武帝以衛青征伐
有功以為大將軍欲尊寵之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明帝以弟東平王蒼有賢材以
為驃騎大將軍以王故位公上和帝以舅竇憲征匈奴還遷大將軍在公上以恩寵者不拘常例焉僞
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
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
鉞虎賁百人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
曰虎賁之士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春秋元命苞曰賜虎賁得專征伐賜斧鉞得誅也兼
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紹每得詔書
患有不便於己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操
以許下埤埤亦下地音婢溼洛陽殘破宜從都甄城
甄音絹。劉攽曰案文溼字當屬上句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
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

天子動託詔令響號海內此筭之上者不
爾終為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四年
春擊公孫瓚遂定幽土事在瓚傳紹既并
四州之地衆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御稀
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為黃
胤宜順天意獻帝春秋曰袁舜後黃寔代赤故包有此言以從民心
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議者以包妖妄
宜誅紹知衆情未同不得已乃殺包以弭
其迹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攻許
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諶及南陽許
攸為謀主顏良文醜為將帥沮授進說曰
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
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
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
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
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

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
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 十倍則圍之五倍則攻之
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衆以伐曹
操其執譬若覆手 前書陸賈謂南越王曰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今
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
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
先滅 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庶之

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曹操奉迎天子建
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
策不在彊弱 淮南子曰運籌於廟堂之中而決勝乎千里之外 曹操法
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
今弃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 前書曰新城三老說高祖
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音義曰有名伐有罪也 竊為公懼之圖
等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況兵加曹操而
云無名且今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

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 史記
范蠡謂句踐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 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
也監軍之計在於將軍而非見時知幾之
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沮授曰授監
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
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 臣與主同者權在於
主也主與臣同若權在臣也黃石者即張良於下邳圯上所得者三略也圯音以反○劉攽曰案文但當
云臣與主同者權在臣也誤出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十字 且御衆於外不宜

知內 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 紹乃分授所統為三
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未及
行五年左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車冑據
沛以背曹操操懼乃自將征備田豐說紹
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
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
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
得行豐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

之幾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跡焉曹操畏紹過河乃急擊備遂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也注云正者當敵奇者擊其不備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以為沮衆遂械繫之乃先宣檄曰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已終有望夷之禍汙辱至今始皇崩胡亥立趙高為丞相胡亥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問占夢卜曰涇水為祟胡亥乃齋望夷宮趙高令其婿閻樂逼胡亥使自殺張華云望夷之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東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事見史記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呂后專制以兄子祿為趙王上將軍產為呂王相國分領南北軍呂后崩欲為亂絳侯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立文帝廟稱太宗左傳閔子騫曰下陵上替能無亂乎

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人貪財為饕貪食為餮悺音烏叛反父嵩乞匄攜養續漢志曰嵩字巨高靈帝時賣官嵩以貨得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為太尉魏志曰嵩騰養子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曹騰傳及郭頒代語並云嵩夏侯氏子惇之叔父魏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也匄亦乞也因贓買位輿金輦寶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方言曰僄輕也魏志曰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修行業鋒狡言如其鋒之利也僄音方妙反或作剽劫財

物也 音同 幕府董統鷹揚埽夷凶逆 謂紹誅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 續遇董卓侵官暴國 左傳侵官冒也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廣羅英雄弃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 字書曰佻輕也魏志曰操引兵西將據成皐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戰不利士卒死傷多操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曹洪以馬與操得夜遁又爲呂布所敗 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 續漢志曰虎賁將冠鶡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衣 授以偏師獎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 秦穆公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伐鄭晉襄公敗諸殽執孟明等文嬴請而舍之歸於秦穆公復用孟明伐晉晉人不敢出封殽尸而還事見左傳 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善 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沈於殺久矣何乃急於元元哉 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儁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懸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舉

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 魏志曰陶謙爲徐州牧操初征之下十餘城後復征謙收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郯會張邈與陳宮畔迎呂布郡縣皆應布西屯濮陽而操攻之布出戰操兵奔陣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操上馬遂得引去 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 強幹弱枝解見班固傳左傳宋大夫魚石等以宋彭城畔爲湛經書宋彭城傳曰非宋地追書也且不登畔人也杜預注曰登成也 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 左傳曰擐甲執兵杜預注曰擐貫也前書揚雄曰雲徹席卷後無餘災魏志曰操襲定陶未拔會布至擊破之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操攻之布救蘭敗布走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時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布夜走東奔劉備 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而有大造於操也 左傳使呂相絕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杜預注曰造成也 會後鑾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 北鄙之儆謂公孫瓚攻紹也左傳曰局部也杜預注曰遠其部曲爲離局 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僚敗法亂紀坐

召三臺專制朝政（晉書曰漢官尚書爲中臺謁者爲外臺是謂三臺也）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五宗謂上至高祖下及孫三族謂父族母族妻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大農顏異與張湯有隙人告異湯推異與客言詔令下有不便者異不言微反脣湯遂奏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見前書）道路以目百辟鉗口（國語曰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王曰人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周書曰罔哲鉗口小人鼓舌何休注公羊傳曰拑以木銜其口也鉗或作拑音渠廉反）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而已（前書賈誼曰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續漢書曰彪代董卓爲司空又代黃琬爲司徒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操因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至（獻帝春秋曰收彪下獄者賓遂以策罷）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絶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操率將吏

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漢書曰孝文皇帝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矰繳充蹊阬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吁嗟之怨（管子曰天下無道人在爵位者皆不自聊生）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莫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左傳曰彌縫敝邑杜預注曰彌縫猶補合）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左傳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令尹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除忠害善專爲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強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見掩襲故引

兵造河方舟北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也援救舍阻河爲固獻帝春秋曰操引軍造河託言助紹實圖襲鄴以爲瓚援會瓚破滅紹亦覺之以軍退屯守敖倉乃欲運螳蜋之斧禦隆車之隧韓詩外傳曰齊莊公獵有螳蜋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蜋也此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其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爲天下勇士矣廻車避之勇士歸焉亦見淮南子莊子曰螳蜋怒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隧道也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尸子曰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獶右執雕虎惟象未識史記范雎說秦昭王曰烏獲任鄙之力慶忌夏育之勇也。劉攽曰注尸子曰黃伯曰案文少一中字騁良弓勁弩之勢文子曰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幷州越太行紹甥高幹爲幷州刺史故言越太行山而來助青州涉濟漯紹長子譚爲青州刺史濟漯二水名在今齊州界漯音他合反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掎音居蟻反左傳曰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是也荊州謂劉表也與紹交故云下宛葉雷震虎步並集虜廷若舉炎火以焚飛蓬楚詞曰羅憂患而乃若爇火於秋蓬覆滄海而注熛炭漢書石

公三略曰夫以義而討不義若決河而沈熒火其克必也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網絶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内以拘質懼其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膽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據陳琳集此檄陳琳之詞也魏志曰琳字孔璋廣陵人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敗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也流俗本此下有陳琳之辭者非也乃先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克伯珪衆實疲敝而主驕將忲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爲嬴弱姬今之謂乎法言之文也嬴秦姓也姬周姓方言蚩悖也六國悖惑故卒爲秦所併也曹操遂救劉延擊顏

良斬之蜀志曰曹公使張遼及關羽爲先鋒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萬衆之中斬其首還諸將莫能當者解白馬圍紹乃度河壁延津南酈元水經注曰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大發卒塞之武帝作瓠子之歌皆謂此口也又東北謂之延津杜預注左傳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沮授臨船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退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劉備文醜挑戰曹操又擊破之斬文醜再戰而禽二將紹軍中大震操還屯官度官度在今鄭州中牟縣北酈元水經云莨蕩渠經曹公壘北有高臺謂之官度臺在中牟城北俗謂之中牟臺紹進保陽武陽武今鄭州縣沮授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度遂合戰操軍不利魏志曰連營稍前依沙塠東西數十里爲屯操亦分營與相當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釋名曰櫓櫓若露上無覆屋也今官度臺北土山猶在臺之東紹舊營遺基並存焉皆蒙楯而行楯今之旁排也楊雄羽獵賦曰蒙楯

負羽獻帝春秋曰紹令軍中各持三尺繩曹操誠禽但當縛之。劉攽曰生誠案文當作成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以其發石擊列震呼爲霹靂即今之拋車也拋音匹孝反紹爲地道欲襲操操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困多畔應紹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與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以支軍爲瓊等表援紹不從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爲成禽。劉攽曰案文爲成不須並出當多爲字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瓊等時宿在烏巢烏巢地名在滑州酸棗城東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曹瞞傳曰公聞許攸

來跳出迎之彼勸公襲瓊等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執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把束薪所歷道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掠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眭元進等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脣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惶懼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等攻操營不下魏志曰張郃字儁乂河間鄚人也郃說紹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譖郃快軍敗郃懼歸太祖二將聞瓊等敗遂奔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度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衆聞紹在稍復集餘衆偽降曹操盡阬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授為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圮絕不圖今日乃相得

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十二年曰紀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乃誅之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愎音平逼反短於從善故至於敗及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迕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怨內忌將發若軍有利當蒙全耳今既敗矣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先賢行狀曰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官度之敗審配二子為曹操所禽孟岱

與配有隙因蔣奇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畔郭圖辛評亦爲然劉攽曰案文上少一以字紹遂以岱爲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與配不睦英雄記曰審配任用與紀不睦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評辛毗兄也見魏志紹以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欲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協冀州城邑多畔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夏薨魏志曰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死獻帝春秋曰紹爲人政寬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傷怨市巷揮淚如或喪親典論曰袁紹妻劉氏性酷妬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盡殺之爲死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爲盡殺死者之家未及定嗣逢紀審配宿以驕侈爲譚所病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而與配紀有隙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爲嗣

卷終

袁紹劉表傳第六十四下　後漢書七十四

袁紹 子譚傳

譚自稱車騎將軍出軍黎陽尚少與其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曹操度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乃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郭緣生述征記曰黎陽城西袁譚城城北一城是曹公攻譚之所築譚尚敗退操將圍之乃夜遁還鄴操進軍尚逆擊破操操軍還許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爲曹操所敗今曹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此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爲兄皆是審配之所構也譚然之遂引兵攻尚戰於外門鄴郭之門譚敗乃引兵還南皮南皮今滄州縣也章武有

比皮亭故此曰南皮別駕王脩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
譚還欲更攻尚問脩曰計將安出脩曰兄
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右手曰
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
天下其誰親之屬者讒人交鬬其間以求
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
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横行於天下譚不
從尚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漢書蒯通曰必
將嬰城固守音義曰嬰謂以城自繞也尚圍之急譚奔平原而遣
潁川辛毗詣曹操請救魏志曰辛毗潁川陽翟人也使毗詣太祖求
和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悅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言當論其勢耳袁氏
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劉攽曰注直言當論
其勢耳案文多一言字劉表以書諫譚曰天降災禍
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
彝倫攸斁左傳曰覊蕩播越書曰彝倫攸斁彝常也倫理也攸所也斁敗也是
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

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言太公昔尊之謂紹也
雖楚魏絕邈山河迥遠楚荊州也魏冀州也戮乃心
共獎王室左傳曰同好惡獎王室杜預曰獎助也使非族不干吾
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
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殞賢胤承統以繼
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不顯之祚奕重也國語曰奕世載
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
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
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讒人罔
極二人史記費無忌得寵於楚平王為太子建少傅無忌不寵於太子日夜讒太子於王王怒太子太子亡奔宋左
傳作無極竿旌二壘者謂譚尚也使股肱分成二體胷膂絕爲
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
閼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即之計已決左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旃旆
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
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弒父

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若周公誅管蔡之類）或欲以定覇功（若齊桓公殺子糾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強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兀其根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公羊傳曰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之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於周紀侯譖之遠祖者幾代九代矣史記曰紀侯譖齊哀公於周周夷王烹哀公其弟靜立是爲胡公弟獻公立子武公立子厲公立子文公立子成公立子莊公立子釐公立子襄公八年紀遷去其邑是爲九代也）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荀偃晉大夫也左傳曰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伐齊濟河病目出及卒而視不可含欒盈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士匄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伯游荀偃字也宣子即士匄也士燮之子士會之孫）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絶不出惡聲（左傳曰公山不狃曰君子違難不適讎國杜預曰違奔亡也史記燕樂毅遺燕惠王書曰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

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誇爭校得失乎有冀州有不弟之傲（左傳曰段不弟故不言弟）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弃百痾追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立姜氏爲之請京使居之段繕甲兵將襲鄭夫人將啓之莊公遂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事見左傳史記曰舜名重華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生象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踐帝位封弟象爲諸侯孟子曰象至不仁封之有鼻仁人之於其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鼻國在永州營道縣北今猶謂之鼻亭）今整

勒士馬瞻望鵠立又與尚書諫之並不從
魏氏春秋載表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閼伯沈實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師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尤誅兄不傷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曹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剛柔相濟然後剋得其和能為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苞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評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己復禮當振旅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遂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為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躍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袁二書並見王粲集曹操遂還救譚十月
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
呂曠高翔畔歸曹氏譚復陰刻將軍印以
假曠翔操知譚詐乃以子整娉譚女以安
之魏志曰整建安二十二年封郿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爵謚曰戴公而引軍
還九年三月尚使審配守鄴復攻譚於平
原配獻書於譚曰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
病忠言逆耳而便於行孔子家語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願

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
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左傳晏嬰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又晉解揚曰受命以出有死無隕死而成命臣之祿也苟圖危宗廟剝亂
國家親疎一也左傳曰天實剝亂也是以周公垂涕以
斃管蔡之獄左傳曰鄭子太叔曰周公殺管叔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季友
歔欷而行叔牙之誅公羊傳曰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為季子諱殺也莊公病叔牙曰魯一生一及君以知之慶父存也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於魯國誅不避兄弟君臣之義也○劉敘曰註慶父存也案公羊云慶父也存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昔先公
廢黜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為嫡嗣
上告祖靈下書譜牒海內遠近誰不備聞
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戰國策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曲辭
諂媚交亂懿親至令將軍忘孝友之仁襲
閼沈之迹放兵鈔突屠城殺吏冤魂痛於

幽冥劉夷被於草棘又乃圍獲鄴城許賞賜秦胡其財物婦女豫有分數又云孤雖有老母趣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隔我州君臣監寐悲歎誠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詒太夫人不測之患損先公不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命以及館陶之役 詒遺也不世言非常也獻帝春秋曰譚尚遂尋干戈以相征討譚軍不利保于平原尚乃車于館陶譚之敗尚走保險譚追攻之尚設奇伏大破譚軍僵屍流血不可勝計譚走還平原 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友于之性生於自然章之以聰明行之以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覩興敗之徵符輕榮財於糞土貴名高於丘岳何意奄然迷沈墮賢哲之操 墮音許規反 積怨肆忿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讎敵委慈親於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忿豈不痛哉若乃天啓尊心革圖易慮則

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當敷斧布體以聽斧鑕之刑如又不悛禍將及之願熟詳吉凶以賜環玦 荀卿子曰絕人以玦反人以環 譚不納曹操因此進攻鄴審配將馮札爲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 墨子備突篇曰城百步一突門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度門廣狹之令人入門四尺中置窒突門旁爲橐充竈狀又置艾寇即入下輪而塞之鼓橐熏之也 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軍萬餘人還救城操逆擊破之尚走依曲漳爲營 滏水之曲 操復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求降不聽尚還走藍口 相州安陽縣界有藍嵯山與鄴相近蓋藍山之口 操復進急圍之尚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

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幾音祈中音竹用反以其兄子榮為東門校尉榮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生獲配操謂配曰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先賢行狀曰呂曰先縛配將詣帳門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大祖既有意活之配既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全尚母妻子還其財寶高幹以并州降復為刺史曹操之圍鄴也譚復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熙而譚悉收其衆還屯龍湊十二月曹操討譚軍其門譚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恒人趨奔之趨音促譚墮馬顧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絕口頭已斷地於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熙尚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至別駕代郡韓珩珩音行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悌也曹操聞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高幹復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路川上黨縣有壺山口因其險而置關焉十一年曹操自征幹幹乃留其將守城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數騎

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典略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爲琰富貴將更娶妾媵故也十二年曹操征遼西擊烏桓尚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於遼東尚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爲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尚以爲功乃先置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尚熙熙疑不欲進尚彊之遂與

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凍地尚謂康曰未死之閒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送之康遼東人父度初避吏爲玄菟小吏稍仕○劉攽曰玄兔案郡名皆作菟中平元年還爲本郡守在職敢殺伐郡中名豪家與已夙無恩者遂誅滅百餘家因東擊高句驪西攻烏桓威行海畔時王室方亂度恃其地遠陰獨懷幸會

襄平社生大石丈餘下有三小石爲足度以爲已瑞襄平縣遼東郡故城在今平州龍縣西南魏志曰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祥也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有三公輔也度益喜初平元年乃分遼東爲遼西中遼郡並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爲營州刺史營猶置也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理兵乘鸞輅九旒旄頭羽騎建安九

年司空曹操表爲奮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死康嗣故遂據遼土焉

劉表傳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恭王景帝子名餘身長八尺餘姿貌溫偉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爲八顧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掾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

王氏譜曰歟字通曜晉太保祥之伯父也吳錄曰歟見執驚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歟窮迫刮金飲之而死

詔書以表爲荊州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宗黨共爲賊又表術阻兵屯魯陽表不能得至乃單馬入宜城宜城時屬南郡本鄢惠帝三年改名宜城請南郡人蒯越襄陽人蔡瑁與共謀畫傅子曰越字異度魏太祖平荊州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荊州喜得異度耳表謂越曰宗賊雖盛而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對曰理平者先仁義理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人袁術驕而無謀宗賊率多貪暴越有所素養者使人示之以利必持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施其才用威德既行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漢官儀曰荊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陵武陵南郡章陵等是也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襲取其衆唯江夏賊張虎陳坐擁兵據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袁術與其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相結故術共孫堅合從襲表表敗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救至堅爲流箭所中死餘衆退走典略曰劉表夜遣將黃祖潛出兵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英雄記曰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公公下兵石中堅頭應時物故與此不同及李傕等入長安冬表遣使奉貢傕以表爲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以爲己援建安元年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而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從獻帝春秋曰濟引衆入荊州賈詡隨之歸劉表襄陽城守不受濟因攻之爲流矢所中濟從子繡收衆而退劉表自責以爲己無賓主禮遣使招繡繡遂屯襄陽爲表北藩三年長沙太

守張羨率零陵桂陽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圍破羨平之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守甚得江湘間心然性屈彊不順表薄其爲人不甚禮也羨因是懷恨遂畔表於是開土遂廣南接五嶺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謂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騎田二也九眞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初荊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麋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治其姦猾宿賊更爲效用萬里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毋闓宋忠等闓音開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度紹遣人求助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別駕劉先說表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彊記尤好黃老明習漢家典故曰今

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操觀望虛實謂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對曰嵩觀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若欲歸之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劉松曰案文宜云辭不獲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不復爲將軍死也惟加重思表

以爲憚使強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操之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陳兵詬嵩將斬之（詬罵也）嵩不爲動容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知嵩賢諫止之表猶怒乃考殺從行者知無它意但因嵩而已（傅子曰表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六年劉備自袁紹奔荊州表厚相待結而不能用也十二年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發背卒（代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晉太康中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也）在荊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類於己甚愛之後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表寵耽後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又睦於琮而琦不自寧嘗與琅邪人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

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申生晉獻公之太子爲驪姬所譖乃自縊死重耳申生之弟避驪姬之讒出奔獻公卒重耳入是爲文公事見左氏傳）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爲孫權所殺琦遂求代其任及表病甚琦歸省疾表素慈孝允等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人衆聞而傷焉遂以琮爲嗣琮以侯印綬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南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降（傅子曰巽字公悌瓌瑋博達有知人鑒識□劉琮歸曹操□□□□□下文云釋嵩之囚則此時嵩方見囚何得有說琮之事韓嵩二字若嵩有誤亦嵩見）

封也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爲不可巽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埶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則

備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及操軍到襄陽琮舉州請降劉備奔夏口夏口城今之鄂州也左傳吳伐楚楚沈尹戌奔命於夏汭杜預注曰漢水入口今夏口口也○劉攽曰注漢水入口當作江操以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釋嵩之囚○劉攽曰案韓嵩事在上去此甚遠不可以韓序也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爲大鴻臚以交友禮待之蒯越光祿勳劉先尚書令初表之結表紹也侍

中從事鄧義諫不聽義以疾退終表世不仕操以爲侍中其餘多至大官操後敗於赤壁赤壁山名也在今鄂州蒲圻縣劉備表琦爲荊州刺史明年卒

論曰表紹初以豪俠得衆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爲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悍勇也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很剛而不和

愎過而好勝嫡子輕庶子重斯之謂亡徵韓非亡徵篇曰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可亡也又曰太子輕庶子伉可亡也又曰太子卑而庶子尊可亡也劉表道不相越而欲卧收天運擬蹤三分其猶木禺之於人也言其似刻木爲人無所知也前書有木禺龍一音義曰禺寄也寄龍形于木

贊曰紹姿弘雅表亦長者稱雄河外擅強南夏魚儷漢舳雲屯冀馬魚儷猶相次比也左傳曰奉公爲魚儷之陳前書音義曰舳船後持拖處也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闚圖訊鼎禋天

類社（闚圖讖若劉歆圖書改名秀部鼎輕重也國語曰精意以享謂之禋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社者陰類將興師故祭之）既云天工亦資人亮（工官也亮信也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惟時亮天工）矜彊少成坐談奚望（九州春秋曰曹公征烏桓諸將曰今入遠征萬一劉表使備襲許悔無及也郭嘉曰劉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之則備不為用雖違國遠征無憂矣公遂征之）回皇冢嬖身頹業喪（冢嫡也嬖愛也）

袁譚劉表傳第六十四下

劉表呂列傳第六十五　後漢書七十五

劉焉傳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竟陵今復州縣）魯恭王後也（恭王景帝子名餘）肅宗時徙竟陵焉少任州郡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宗正太常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為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伯鎮安方夏清選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陰求為交阯以避時難議未即行會益州刺史郤儉在政煩擾謠言遠聞而并州刺史張懿涼州刺史耿鄙並為寇賊所害故焉議得用出焉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前書任安為監北軍使者）太僕黃琬為豫州牧宗正劉虞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職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是時益州賊馬相亦自號黃

巾合聚疲役之民數千人先殺綿竹令綿竹故城在今益州綿竹縣東進攻雒縣今益州雒縣殺郗儉又擊蜀郡犍爲旬月之閒破壞三郡緜竹及雒屬廣漢郡并蜀郡犍爲爲三郡馬相自稱天子衆至十餘萬人遣兵破巴郡殺郡守趙部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百人在犍爲遂糾合吏人攻相破之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到以龍爲校尉徙居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而陰圖異計沛人沛今徐州縣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焉家遂任魯以爲督義司馬[illegible]宋文多作[illegible]遂與別部司馬張脩劉[illegible]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使者魯既得漢中遂復殺張脩而并其衆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託以它事殺州中豪彊十餘人蜀志曰殺王咸李權等士民皆怨初平二年犍爲太守任岐及賈龍並反攻焉焉擊破皆殺之自此意氣漸盛遂造作乘輿車重千餘乘重輜重也焉四子範爲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奉車都尉蜀志曰璋字季玉並從獻帝在長安唯別部司馬瑁隨焉在益州朝廷使璋曉譬焉焉留璋不復遣興平元年征西將軍馬騰與範謀誅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戰敗漢世謂蜀爲叟孔安國注尚書云蜀叟也範及誕並見殺焉既痛二子又遇天火燒其城府車重延及民家館邑無餘於是徙居成都遂發背疽卒[illegible]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立爲刺史詔書因以璋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爲征東中郎將先是荊州牧劉表表焉僭擬乘輿器服韙以此遂屯兵朐䏰備表朐音蠢䏰音如尹反屬蜀郡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也初南陽三輔民數萬户流入益州焉悉收以爲衆名曰東州兵璋性柔寬無威略東州人侵暴爲民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離怨

趙韙之在巴中甚得衆心璋委之以權韙因人情不輯（輯和也）乃陰結州中大姓建安五年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爲皆反應東州人畏見誅滅乃同心并力爲璋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斬之（江州縣名屬巴郡今渝州巴縣）張魯以璋闇懦不復承順璋怒殺魯母及弟而遣其將龐羲等攻魯數爲所破魯部曲多在巴土故以羲爲巴郡太守魯因襲取

之遂雄於巴漢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荊州璋乃遣使致敬操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璋因遣別駕從事張松詣操而操不相接禮松懷恨而還勸璋絕曹氏而結好劉備璋從之十六年璋聞曹操當遣兵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松復說璋迎劉備以拒操璋即遣法正將兵迎備（蜀志曰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也祖父真字高卿父衍字季高）璋主簿巴西黃權諫曰（蜀志曰權字公衡閬中人也先主取益州諸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詣先主主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王自在江南吳將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文帝謂權曰君舍逆効順欲追蹤陳韓耶權對曰臣過受劉氏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劉備有梟（梟即驍也）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道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備自江陵馳至涪城

（涪縣名涪城故城今綿州城）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蜀志曰是歲建安十六年）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年出屯葭萌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己乃以松謀白璋收松斬之（益部耆舊傳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爲人短小放蕩不持節操然識理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公不甚禮楊脩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納脩以公撰兵書示松松宴飲之間一省即便闇誦以此異之）勑諸關戍勿復通備備大怒還兵擊璋所在戰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支一年吏民咸欲

拒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戰三載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公安今荊州縣）歸其財寶後以病卒（蜀志曰先主遷璋于公安盡歸其財物及故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破關羽取荊州以璋為益州牧留住秭歸）明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鵠鳴山中（山在今益州晉原縣南）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為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衆衆多者名曰理頭皆校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魏志曰大抵與黃巾相似首音式救反）諸祭酒各起義舍於路同之亭傳（傳音陟戀反）縣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原宥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為理民

劉焉

夷信向（典略曰初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有張脩為太平道張角為五斗米道太平道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云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加施淨室使病人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姦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姦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字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五斗米師也實無益於療病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脩亦亡及魯自在漢中因其人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起義舍以米置其中以止行人又使自隱有小過者當脩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也）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袁山松書建安二十年置漢寧郡）通其貢獻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奔魯者數萬家時人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為漢寧王魯功曹閻圃諫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四面險固財富土沃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方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遂稱王號必為禍先魯從之魯自在漢川垂三十年聞曹操征之至陽平（周地圖記曰褒谷西北有古陽平關其地在今梁州褒城縣西北也）欲舉漢

中降其弟衛不聽率衆數萬拒關固守（魏志曰太祖征魯至陽平關衛拒關堅守）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歸降閻圃說曰今以急往其功爲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以避鋒鋭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即家屬出逆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邑萬戶（閬中縣屬巴郡今隆州縣）將還中國待以客禮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爲列侯魯卒謚曰原侯子富嗣

論曰劉焉覩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左傳曰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人無求焉可以後亡）庶乎見幾而作（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夫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衍則僭奢之情用（衍饒也）固亦恒人

必至之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案先圖尚可與歲時推移而遽輸利器靜受流斥（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所謂羊質虎皮見豺則恐吁哉（楊子法言曰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

袁術傳

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俠氣聞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累遷至河南尹虎賁中郎將時董卓將欲廢立以術爲後將軍術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英雄記曰咨字子議潁川人吳書曰孫堅至南陽咨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欲進兵恐爲後害乃許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入營省堅堅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案劒罵咨遂執斬之）引兵從術劉表上術爲南陽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使率荊豫之卒擊破董卓於陽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及遠（○劉攽曰案文術一遠字蓋舊本有以反）

字爲還音後遂兩存而傳寫之誤乃作遠字或說反是及字遠是還字本云未及還也遣其將會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擊昕走之紹議欲立劉虞爲帝術好放縱憚立長君託以公義不肯同積此釁隙遂成乃各外交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從吾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於襄

陽堅戰死公孫瓚使劉備合謀共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匈奴於扶羅等佐術與曹操戰於匡亭大敗術退保雍丘又將其餘衆奔九江殺楊州刺史陳溫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爲援乃授以左將軍假節封陽翟侯初術在南陽戶口尚數十百萬而不脩法度以鈔

掠爲資奢恣無猒百姓患之又少見讖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當塗高者魏也然術自以術及路皆是塗故云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陳大夫轅濤塗袁氏其後也行火生土故云以黃代赤遂有僭逆之謀又聞孫堅得傳國璽韋昭吳書曰漢室大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以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甄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中出使人浚井得漢國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遂拘堅妻奪之興平二年冬天子播越敗於曹陽術大會羣下

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袁安爲司空子敞及京京子湯湯子逢逢弟隗爲司空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何如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猶服事殷國語曰后稷勤周十五代而王毛詩國風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殷明公雖弈世克昌弈猶重也詩云不顯弈代又曰克昌厥後孰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至殷紂之敝也術嘿然使召張範範辭

疾遣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
有桓文之霸王肅注家語曰言若丘陵之漸迤遲秦失其政漢
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人之衆欲
徼福於齊桓擬迹於高祖可乎承對曰在
德不在衆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
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衆
之所弃誰能興之魏志曰範字公儀承字公先河內人司徒歆之孫也術
不說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術遣擊

楊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術
將欲僭號與書諫曰董卓無道陵虐王室
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左傳曰王子朝云茲不穀
震蕩播越播遷也越逸也言失其所居宮廟焚毀是以豪桀發憤
沛然俱起沛然自恣縱貌也沛音片害反元惡既斃幼主東顧
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脩文與之
更始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謂袁紹為冀州牧與黑山賊相
連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亂於南荊公

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劉繇也玄德爭盟
劉備也是以未獲從命櫜弓戢戈當謂使君
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
完然自得貌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
有夏多罪尚書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武王伐紂曰殷
有重罰史記曰武王遍告諸侯曰殷有重罰不可不伐此二王者雖有聖
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
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彊臣

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
夙成之德夙早也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
若輔而興之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
君五世相承安生京京生湯湯生逢逢生術凡五代為漢宰輔
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效忠守節以報王
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
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
不孰慮忠言逆耳駮議致憎駮雜也議不同也前書張良曰

（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不納，策遂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作沖），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以竊號告呂布，并為子娉布女。布執術使送許（時獻帝在許）。術大怒，遣其將張勳、僑蕤攻布，大敗而還。術又率兵擊陳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曹操乃自征之。術聞大駭，即走渡淮，留張勳、僑蕤於蘄陽（水經曰：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蘄，元注云即蘄山也，西南流經蘄山，又南對蘄陽注于大江，亦謂之蘄陽口），以拒操。操擊破斬蕤，而勳退走。術兵弱，大將死，衆情離叛。加天旱歲荒，士民凍餒，江淮閒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為術沛相，術以米十萬斛與為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飢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為之耳。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下馬牽之曰：

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邪？術雖矜名尚奇，而天性驕肆，尊己陵物。及竊偽號，淫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粱肉（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妬其寵，紿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為然，後見術輒垂涕，術果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殺之，懸之廁梁，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也，厚加殯斂焉）。自下飢困，莫之簡卹。於是資實空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灊山（灊縣之山也，灊今壽州霍山也，灊音潛），復為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為，遂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彊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青冀幽并），人戶百萬，以彊則莫與爭大，以位則無所比高。曹操雖欲扶衰拯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

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州
從袁譚曹操使劉備徼之不得過復走還
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簀牀而歎曰[簀第也謂無茵蓆也]
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歐血死妻子
依故吏廬江太守劉勳[魏志曰勳字子臺琅邪人與太祖有舊及孫策破後自歸太祖封列侯勳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法又誹謗遂免其官也]孫策破勳
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燿仕吳為郎
中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
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夫事不以順雖彊力廣謀不
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曰失忠信變詐妄
生矣況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
僭稱歸將安所容哉

呂布傳

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以弓馬驍武
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屯河內○劉
[攽曰案文丁原字合在上原字下]以布為主簿甚見親待靈帝
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為執金吾會
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以布為
騎都尉誓為父子甚愛信之稍遷至中郎
將封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懷猜畏行止
常以布自衛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
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
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閤而私與傅
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
卓幾見殺之狀[幾音祈]時允與尚書僕射士孫
瑞密謀誅卓因以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如
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
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
遂許之乃於門刺殺卓事已見卓傳允以
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溫侯允

既不赦涼州人由是卓將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遂恣兵鈔掠術患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楊於河內時李傕等購募求布急楊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不如生賣布可大得傕等爵寵楊以為然有頃布得走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匹布常御良馬號曰赤兔能馳城飛塹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與其健將成廉魏越等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連戰十餘日遂破燕軍布既恃其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而將士多暴横紹患之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承制使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

布而陰使使殺之布疑其圖已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紹聞懼為患募遣之皆莫敢逼遂歸張楊道經陳留太守張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臨别把臂言誓邈字孟卓東平人少以俠聞初辟公府稍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與曹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為盟主有驕色邈正義責之紹既怒邈且聞與布厚乃令曹操殺邈操不聽然邈心不自安興平元年曹操東擊陶謙令其將武陽人陳宮屯東郡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及天下亂宮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為布畫策布每不從宮因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桀並起君擁十萬之衆當四戰之地陳留地平四面受敵故謂之四戰之地也撫劍顧眄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受制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迎之共據兗州觀天下形

勢俟時事變通此亦從橫一時也邈從之
遂與弟超及宮等迎布為兗州牧據濮陽
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軍擊布累戰相
持百餘日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布移
屯山陽二年間操復盡收諸城破布於鉅
野布東奔劉備邈詣袁術求救留超將家
屬屯雍丘操圍超數月屠之滅其三族邈
未至壽春為其兵所害時劉備領徐州居
下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
乃與布書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
將軍誅卓為術報恥功一也董卓殺隗及術兄弟等男女二十餘
人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為曹操所敗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同郡韋休甫第五元休俱著名號為三休尚獻帝初為兗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尚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為太尉不敢顯言私使諷之尚亦不敢強也建安初尚逃還為術所害也○劉攽曰注刺史東之郡案刺史不當言郡蓋是部字將軍伐之令術復明目於遐
邇功二也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

備乃舉兵與術對戰憑將軍威靈得以破
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
奉以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
米二十萬斛非唯此止當駱驛復致凡所
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即勒兵襲下邳
獲備妻子備敗走海西海西縣屬廣陵郡故屬東海飢困
請降於布布又恚術運糧不復至乃具車
馬迎備以為豫州刺史遣屯小沛高祖本泗水郡沛縣人及得天下改泗水為沛郡小沛即沛縣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為
己害為子求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
步騎三萬以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
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
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為在術圍
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
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
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共饗飲布謂靈曰玄

呂布

德布第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周禮考工記曰爲戟博一寸内倍之胡參之援四之鄭注云援直刃胡其子也小支謂胡也即今之戟傍曲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鬬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遣韓胤以僭號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報布成姻則徐楊合從爲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姻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謂之曰子欲諫邪孫息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顔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雞子其上左右惕息靈公曰危哉孫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人叛亡隣國謀議將興兵公乃壞臺）布亦素怨術而女

呂布

已在塗乃追還絶婚執胤送許曹操殺之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拜布爲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左傳曰伯石之生也叔向之母視之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卿莫究其情僞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以爲内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絶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則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怒布殺韓胤遣其大將張勳

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執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時兵有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柰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卒子骨七忽反）謀無素定（素舊也）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執不俱棲（戰國策曰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弊邑欲以一人之知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上於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

魏志　呂布傳十三　三四

功名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誅討柰何與賊還來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爲國除害建功天下此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悉以軍資與之暹奉大喜遂共擊勳等於下邳大破之生禽橋蕤餘衆潰走其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許布財幣以相結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止（英雄記曰順爲人不飲酒不受饋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人名陷陣營布後順奪順所將兵亦無恨意也）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剋豈不損邪布不從旣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爲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將衆整齊每戰必剋　性決易所爲無常順每諫曰將軍擧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輙言誤誤事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建安三年布遂復從

魏志　呂布傳十三　三五

袁術遣順攻劉備於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備（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後從征呂布爲流矢傷左目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太祖常同輿載特見親重出入臥內諸將莫之比）爲順所敗操乃自將擊布至下邳城下遺布書爲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於操深沮其計而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

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食畢
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
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
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
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
乃止而潛遣人求救於袁術自將千餘騎
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術亦不能救曹
操塹圍之壅沂泗以灌其城三月上下離

心其將侯成使客牧其名馬而客策之以
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
肉先入詣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所亡
馬諸將齊賀未敢甞也故先以奉貢布怒
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爲欲因酒共謀布
邪成忿懼乃與諸將共執陳宮高順率其
衆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宋武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之門
周四里呂布所守也魏武禽布於白門白門大城之門也酈元水經注曰南門謂之白門魏武禽陳宮於此○

劉攽曰注下邳有三重大城之門案文多之門二字疑下文有大城之門遂致此衍兵圍之急
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
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
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
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
劉備曰玄德卿爲坐上客我爲降虜繩縛
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
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

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杜預注左傳曰頷搖頭也
音五感反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蜀志曰備顧自見其耳
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意
何如○劉攽曰案文意當作竟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
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柰卿
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
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柰卿妻子
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左傳曰齊

拘公存三亡國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泣涕布及宮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

贊曰焉作庸牧以希後福王莽曰牧益州曰庸部曷云負荷地墮身逐術既叨貪布亦翻覆

劉焉袁術呂布傳第六十五

循吏傳第六十六　范曄　後漢書七十六

衛颯　任延　王景　秦彭　王渙

許荊　孟嘗　第五訪　劉矩　劉寵

仇覽　童恢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左傳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前書曰莽春夏斬人於市一家鑄錢保五人沒入為官奴婢男子檻車女子步鐵鎖琅璫其頸愁苦死者十七八輕法謂高祖約法三章蠲除肉刑也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賈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說文曰札牒也勤約之風行于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禁坐猶御坐也

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
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
南陽號爲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
績用之最章章者也（章章明也前書班固曰章章尤著者也）又第
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
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
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
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爲言而不能得也（時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又引杖撞郎朝廷悚慄爭爲苛刻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見意傳也）所
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自章和以後其有
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潁
川四長（謂荀淑爲當塗長韓韶爲嬴長陳寔爲太丘長鍾皓爲林慮長淑等皆潁川人也）並
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
良而職事自理（王堂任陳蕃應嗣陳寵任王渙鐔顯也）斯皆可以
感物而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爲京兆尹
時人以輩前世趙張（輩類也趙謂趙廣漢張謂張敞著也）又王渙
任峻之爲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禁止然
導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今
綴集殊聞顯迹以爲循吏篇云

衛颯傳

衛颯字子產（颯音立）河內脩武人也家貧好
學問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王莽時仕郡
歷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
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
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
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朞年
間邦俗從化先是含洭湞陽曲江三縣越
之故地（含洭故城在今廣州含洭縣東湞陽今廣州縣也曲江韶州縣也）武帝平
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
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
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傜及數
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

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絶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耒陽縣出鐵石（續漢志耒陽縣有鐵官也）佗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為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理卹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五年徵還光武欲以為少府會颯被疾不能拜起（東觀記曰颯到即引見賜食於前從吏二人賜冠幘錢人五千也）敕以桂陽太守歸家須後詔書（須待也）居一歲載病詣闕自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于家南陽茨充代颯為桂陽（東觀記曰充字子河宛人也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充到前亭輒舍車持馬還相迎鄉里號之曰一馬兩車茨子河也）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之屬（禮記曰禁人無伐桑柘鄭玄注云愛蠶食也）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東觀記曰元和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剖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溫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化也）

任延傳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延為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壯少也）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季子吳王壽夢之少子禮也封於延陵也）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飯音符晚反）吏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太末縣屬會稽郡今婺州）

龍丘縣也東陽記云秦時改為太末有龍丘山在東九石特秀色丹遠望如蓮華萇之隱處有一巖穴如窗牖中有石床可寢處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四輔謂太師太傅國師國將三公謂大司馬司徒司空也並莽時官見前書也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原憲孔子弟子魯人也子貢結駟連騎排藜藿過謝原憲攝敝衣冠見子貢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國餓死於首陽山也都尉埽灑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請編名錄於郡職也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萇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武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為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子留洛陽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東觀漢記曰九真俗燒草種田前書曰搜粟都尉趙過教人牛耕也民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

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適音丁歷反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娉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偵伺也音丑政反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為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侔等也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領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生為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

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之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為人暴害延收紺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累息累氣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黃石雜種號也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恒多殘傷遂絕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為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校學也自掾史子孫○劉攽曰案吏當作史說已見前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

令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因以為河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至太常

王景傳

王景字仲通樂浪䛁邯人也䛁音諾甘反邯音下甘反縣名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襄及興居並高祖孫齊悼惠王肥之子也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閎為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閎與決曹史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為列侯閎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闚眾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

王景

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墕流法水乃不復為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溫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青等州入海即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竭但入河內而已〕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為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

言昔元光之閒〔武帝年〕人庶熾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擁塞〔瓠子堤在今滑州白馬縣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至元封二年塞之也〕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兗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恒興佗役不先民急永

王景

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山海經禹所作河渠書太史公史記也〕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績〔尚書曰原隰底績注底致也績功也言破禹所致功之處也或云砥績山名也〕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

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洄郭璞注云旋流也〕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十萬曰億也〕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十三州志曰成帝時河堤大壞汎濫青徐兗豫四州略遍乃以校尉王延世領河堤謁者秩千石或名其官為河隄都水使者中興以三府掾屬為之〕景由是知名王吳及諸從事掾史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為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隄謁

王景

者賜車馬縑錢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先
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都○劉攽曰案此少一賦字欲令車
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
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
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章帝時有神雀鳳皇白鹿白烏等瑞也乃
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
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
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
叔敖所起芍陂稻田陂在今壽州安豐縣東陂徑百里灌田萬頃芍音鵲景乃
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犂耕由是墾闢
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
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廬江
傳其文辭卒於官初景以為六經所載皆
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蓍龜而眾書錯糅
吉凶相反乃參紀眾家數術文書冢宅禁
忌葬送造宅之法若黃帝青烏之書也堪輿日相之屬前書藝文志堪輿金
匱十四卷許慎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日相謂日辰王相之法也
為大衍玄基云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也適於事用者集

秦彭

秦彭傳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
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羣從
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
秦氏彭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為貴人
有寵永平七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
擢為開陽城門候續漢志城門候一人六百石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漢官儀云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飛來止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因以名門也○劉攽曰注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案此解開陽以開陽字十五年拜騎都尉副駙
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陽
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
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
為人設四誡以定六親長幼之禮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
有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

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
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
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塉差爲
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
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
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
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皇騏驎嘉
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
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和二年卒彭
弟惇襃並爲射聲校尉

王渙傳

王渙字稚子廣漢郪人也[郪縣故城在今梓州郪縣西南也]父
順安定太守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
少年[剽劫輕事也]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讀律
令略舉大義爲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
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爲大司農和帝

[illegible]

問曰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
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
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此顯名州
舉茂才除溫令縣多姦滑積爲人患渙以
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
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
在溫三年遷兗州刺史繩正部郡[繩直也]風威
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侍御
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還爲洛陽令以
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
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
塞羣疑又能以譎數發擿姦伏[譎詐也擿發也]京師
稱歎以爲渙有神筭[筭者神也]元興元年病卒
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賦
斂致奠醊以千數[醊音張芮反說文云祭酹也]渙喪西歸
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案於路吏問其故

[illegible]

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爲卒司所鈔(鈔掠也)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未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絃歌而薦之(古樂府歌曰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人少行宦學通五經論明知法令歷代衣冠從溫補洛陽令化行致賢[illegible]行理政內懷慈仁[illegible][illegible]子延名五篇著里端無妄發賊念在理冤清身苦體宿夜勞勸化有能名遠近所聞天年不遂早就奄[illegible]爲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代莫不稱傳也○劉攽曰正文每食案文當作祀)永初二年鄧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爲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昔大司農朱邑(前書曰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爲北海太守以理行第一入爲大司農性公正不天子器之朝廷敬爲神爵元年卒宣帝下詔金百斤奉其祭祀)右扶風尹翁歸(前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拜東以高第入守右扶風元康四年卒宣帝制詔御史右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夭不遂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政迹茂異令名顯聞孝宣皇帝嘉歎愍惜而以黃金百斤策賜其子故洛陽令王渙秉清脩之節蹈羔羊之義(韓詩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薛君章

句曰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絜白絲喻屈柔紽數名也詩人賢仕爲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絜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爲之立祠自非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渙子石爲郎中以勸勞勤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鐔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爲豫州刺史時天下飢荒競爲盜賊州界收捕且萬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後位至長樂衛尉自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稱職永和中以劇令勃海任峻補之(劇縣名屬北海郡也)峻擢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左傳天王策命晉文侯曰糾逖王慝杜預注云逖遠也剔與逖通)一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終於太山太守

許荊傳

許荊字少張會稽陽羨人也 謝承書曰荊字子張家貧為吏無有船車休假常單步荷擔上下 陽羨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 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 儀禮曰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婦合也昆弟四體也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也 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荊少為郡吏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荊聞乃

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荊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荊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荊名譽益著太守黃兢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 脆薄猶輕薄也 不識學義荊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荊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 謝承書曰[illegible]人蔣弘等不義父母兄弟分訴因此皆還供養者千有餘人也 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為立廟樹碑荊孫馘靈帝時為太尉

孟嘗傳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為

郡吏並伏節死難嘗少脩操行仕郡爲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解見于定國傳也)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糴買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詭責也)珠遂漸徙於交阯郡

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人所病苦及利益之事也)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謝承書曰喬字聖達爲儒人也前後徵上書陳政事也)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壠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說苑曰趙簡子游於西河而歎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乎舟人古乘曰此是君不好之也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

收市征募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可謂不好士乎古乘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如之益把飛不能爲之益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新序云吾聞乎公餘並闕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廊廟之寶棄於溝渠尚書顧命曰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周禮大宗伯曰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謂日將久在桑榆閒言晚暮也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爲珍若珠翠之屬也士以稀見爲貴槃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前書鄒陽曰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左右先爲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趍日月之側日月喻人君也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見韓詩外傳嘗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

第五訪傳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閑暇則以學文文謂文法也仕郡爲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新都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新都縣東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飢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譴責也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上音時掌反須待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姦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卒於官

劉矩傳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爲司徒矩少有高節以叔父遂未得仕進遂絕州郡之命太尉朱寵太傅桓焉嘉其志義故叔遂以此爲諸公所辟拜議郎矩

乃舉孝廉稍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〇劉攽曰化之案文之字當作人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毛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在縣四年以母憂去官後太尉胡廣舉矩賢良方正四遷爲尚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諂附貴勢以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爲常山相以疾去官時冀妻兄孫祉爲沛相矩懼爲所害不敢還鄉里乃投彭城友人家歲餘冀意少悟乃止補從事中郎復爲尚書令遷宗正太常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太尉瓊復爲司空矩與瓊及司徒种暠同心輔政號爲賢相時連有災異司隸校尉以劾三公尚書朱穆上疏稱矩等良輔及言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尚書湯誥余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尚書高宗誡傳說曰一夫不獲則四時予之辜帝不省覽以蠻夷反叛免後復拜太中大夫靈帝初代周景爲太尉矩再爲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不與諸郡交通順辭默諫順辭不忤旨默諫不顯揚也多見省用復以日食免因乞骸骨卒於家

劉寵傳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也悼惠王肥高祖子也悼惠王子孝王將閭將閭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父丕博學號爲通儒寵少受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郡也以仁惠爲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爲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愿謹也風俗通曰俗說市井者言至市有所鬻賣當於井上洗濯乃到市也謹按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爲

一户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爲一井廬舍在内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劉攽曰注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當於井上案文多上一當字

頗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尨眉皓髮尨雜也老者眉雜白黑也自若邪山谷間出若邪在今越州會稽縣東南也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閒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轉爲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司空以陰霧愆陽免頃之拜將作大匠復爲宗正建寧元年代王暢爲司空頻遷司徒太尉二年以日食策免歸鄉里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約省素○劉攽曰案文言淮鄉無義蓋本是廉字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埽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以老病卒于家弟方官至山陽太守方有二子岱字公山繇字正禮兄弟齊名稱吳志曰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弘曰若使明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董卓入洛陽岱從侍中出爲兗州刺史虛己愛物爲士人所附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賊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岱擊之戰死興平中繇爲楊州牧振威將軍時袁術擁淮南繇乃移居曲阿值中國喪亂士友多南奔繇攜接收養與同優劇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攻破繇因奔豫章病卒

仇覽傳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 續漢志考城故菑陳留風俗傳曰章帝惡其名改為考城也 少為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卹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 廣雅曰落居也案今人謂院為落也 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 謝承書曰覽為縣陽遂亭長好行教化人羊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誚責元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謝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脩孝道後成佳

士也○劉攽曰注言元覽呼元誚責元案文多元元字 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鳲梟哺所生 鳲梟即鴟梟也 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 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 覽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 時渙為縣令故自稱百里也 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 卒終也 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脩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

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一牀爲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宴安也論語曰子之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後辟方正遇疾而卒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

童恢傳

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僮恢作种也）琅邪姑幕人也（姑幕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也）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卹九族鄉里賴全者以百數仲玉早卒恢少仕州郡爲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肴之禮以勸勵之

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杜預注左傳云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也）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暴疾而卒弟翊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喑不肯仕（喑疾不能言也）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除須昌長化有異政吏人生爲立碑聞舉將喪棄官歸後舉茂才不就卒於家

贊曰政畏張急（韓詩外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人亂理國者若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轡御者非千里之御也）理善亨鮮（老子曰理大國者若亨小鮮也）推

忠以及衆瘼自蠲 推忠恕以及於人則衆病自蠲除 一夫得情

千室鳴絃 一夫謂守長也千室謂黎庶言上得化下之情則其下鳴絃而安樂也 懷我

風愛永載遺賢 沈約宋書載曄書與姪及甥書論撰書之曰吾觀史書殆竟其不

可解既造後漢轉得統緒 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得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博贍

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已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

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欲因事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

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

精未有此也恐俗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也

循吏傳第六十六

酷吏傳第六十七　范曄　後漢書七十七

董宣　樊曄　李章　周紆

黃昌　陽球　王吉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邑桀健者則雄張閭里 橫音胡孟反 張音知亮反 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 前書曰成帝戶一千二百一十二万三千六十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 故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 先行刑而後聞奏也 肆情剛烈成其不撓之威 撓屈也前書寗成為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之與結驩 違衆用己表其難測之智 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衆人所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人莫能測其用意深淺也 至於重文橫入為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 重猶深也橫猶枉也窮極也言遷怒家無罪之 故乃積骸滿穽漂血十里 穽阬也前書尹賞守長安令得一切以便宜從事賞至修理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吏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者得數百人盡以次內穴中覆以大石旹相枕藉死又王溫舒為河內太守捕

郡中豪猾論報流血十餘里也致溫舒有虎冠之吏王溫舒爲中尉寀像姦猾盡糜爛獄中其爪牙吏虎而冠者也音義云言其殘虐之甚也延年受屠伯之名豈虛也哉前書嚴延年爲河南太守所誅殺血流數里河南號曰屠伯言若屠人之殺六畜也若其揣挫彊埶摧勒公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爲壯也前書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郅都爲濟南守至則族瞯氏首惡郡中路不拾遺都後竟坐斬又趙廣漢爲京兆尹侵犯貴戚大臣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責以殺婢事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傷化不道坐要斬破碎頭腦言不避誅殺也○劉攽曰注跪庭下案本傳跪當作跽自中興以後科網稍密吏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省矣而閹人親婭侵虐天下爾雅曰兩壻相謂曰婭至使陽球磔王甫之屍張儉剖曹節之墓若此之類雖猒快衆憤亦云酷矣儉知名故附黨人篇劉淑李膺等傳也

董宣傳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爲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爲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爲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劇縣之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姓水丘名岑也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況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騶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以宣爲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

京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即時降散外戚陰氏爲郡都尉宣輕慢之坐免後特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

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勑彊項令出（謝承書曰勑令詣太官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杯食机上太官以狀聞上問宣宣對曰臣食不敢遺餘如奉職不敢

遺力）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枹擊鼓杖也音浮其字從木也）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尸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謝承書曰有白馬一匹蘭輿一乘也）帝傷之曰董宣廉絜死乃知之以宣嘗爲二千石賜艾綬葬以大夫禮拜子並爲郎中後官至齊相（諸本此下有説蔡茂事二十五字亦有無者案茂自有傳也）

樊曄傳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爲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嘗以事拘於新野曄爲市吏餽餌一笥（蒼頡篇曰餽饟也説文曰餌餅也笥竹器也）帝德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及至郡

誅討大姓馬適匡守（馬適姓也前書有馬適建俗本匡上有于字者誤也）盜賊清吏人畏之數年遷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術視事十餘年坐法左轉軹長（軹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洛州濟源縣東南也）隗囂滅後隴右不安乃拜曄爲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申不害韓非之法也）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爲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勤力之子）寧見乳虎穴（乳産也猛獸産乳護其子則搏噬人故以爲喻也諸本穴字或作六字誤也）不入冀府寺（冀天水縣也）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視事十四年卒官永平中顯宗追思曄在天水時政能以爲後人莫之及詔賜家錢百萬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爲吏

李章傳

李章字第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秋（宣帝時博士嚴彭祖也）經明教授歷州郡吏光武爲大司馬平定河北召章置曹屬數從征伐光武即位拜陽平令（陽平縣屬東郡故城今魏州莘縣也）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爲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劍被羽衣（綁鳥羽以爲衣也前書欒大爲五利將軍服羽衣也）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讌飲有頃手劍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遷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歲中拜侍御史出爲琅邪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興（風俗通曰史記趙有辨十處子故有處姓也）而據營陵城（營陵縣屬北海郡也）章聞即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史止章（劉攽曰案文吏當作史）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前書杜欽奏記王鳳曰二

（千石守千里之地仗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章按劒怒曰逆虜無狀
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生討賊而死吾不
恨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
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
頭而還與歸郡以狀上帝悉以所得班勞
吏士後坐度人田不實徵以章有功但司
寇論月餘免刑歸復徵會病卒

周紆傳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為人刻削少恩
好韓非之術少為廷尉史永平中補南行
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肖使
牧黎民而性讎猾吏志 豪賊且勿相試
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
博平令（博平縣故城在今博州博平縣東也）收考姦臧無出獄者
以威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
為辭案條教（辭案猶今案牘也）為州內所則後坐殺

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為勃海太守
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
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紆廉
潔無資常築墼以自給○（劉攽曰案墼非築所成當作墼案為垣牆墼為防斬也）
肅宗聞而憐之復以為郎再遷召陵
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續漢志曰郡有五官掾縣有廷掾也）
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
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

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
城者（悉猶知也）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
（漢官儀曰鈴下侍閤辟車此皆以名自定者也）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
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
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徵拜
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
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
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

爭以激切爲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皇后弟黄門郎竇篤從宮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延遂拔劒擬篤而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司隷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劒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貰出貰赦也音市夜反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慘毒也數爲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後爲御史中丞和帝

即位太傅鄧彪奏紆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漢官儀曰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illegible]故公典司京輦免歸田里後竇氏貴盛篤兄弟秉權睚眦宿怨無不僵仆僵偃也仆踣也紆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禍然篤等以紆公正而怨隙有素遂不敢害永元五年復徵爲御史中丞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瓌猶尚在朝紆疾之乃上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左氏傳季孫行父謂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也按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僻學無經術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衆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爲國計夫涓流雖寡浸成江河爝火雖微卒能燎野莊子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爝火小火也履霜有漸可不懲

革易曰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宜尋呂產專竊之亂呂產呂太后之兄子封爲梁王太后崩與呂祿作亂也永惟王莽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瓌歸國紆遷司隷校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掠生蟲坐左轉騎都尉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黄昌傳

黄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餘姚今越州縣也本出

孤微居近學官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
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郡為決曹
續漢志曰決曹主罪法事 刺史行部見昌甚奇之辟從事
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
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
下賊曹家掩取得之 續漢志曰賊曹主盜賊事 悉收其家
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朝廷舉能
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 悖亂也

百姓侵冤及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
為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
諸縣彊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討無
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走它境初昌為州
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流轉入
蜀為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母
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
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為

賊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
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
為二千石 相書曰足心有黑子者二千石 昌乃出足示之因相
持悲泣還為夫婦視事四年徵再遷陳相
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昌每
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遂
勑收付獄案殺之又遷為河內太守又再
遷潁川太守。劉攽曰案文多二又字 永和五年徵拜將

作大匠漢安元年進補大司農左轉太中
大夫卒於官

陽球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 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奴縣南
也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劍習弓馬性嚴
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
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初舉孝
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議 處斷也

也常爲臺閣所崇信出爲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收繫舉劾之也會赦見原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凶賊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曰相前莅高唐志埽姦鄙遂爲貴郡所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鉤之讎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況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今一蠲往愆期諸來効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時天下大旱司空張顥條奏長吏苛酷貪汙者皆罷免之球坐嚴苦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以球九江時有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坐事論頃之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勑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

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左傳曹劌諫魯莊公之辭也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八體書有鳥篆象形以爲字也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說文曰蛻蟬蛻所解皮也蛻音式銳反楚詞曰棲江海兮蟬蛻或音它外反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外內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遷爲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

陽球

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昻(昻音吁盎反)中黃門劉毅小黃門龐訓朱禹齊盛等及子弟爲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滅族太尉段熲謟附佞倖宜並誅戮於是悉收甫熲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惡無狀(若汝也)死不滅責乃欲求假借邪

萌乃罵曰爾前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牓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旣誅甫復欲以次表曹節等乃勑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屛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縢不敢陳設(說文曰緘束篋

陽球

也孔安國注尚書曰縢緘也)京師畏震時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抆淚曰(抆拭也音三粉反)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爲妄作不宜使在司隷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爲衞尉時球出謁陵節勑尚書令

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糾誅王甫段熲蓋簡落狐狸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衞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其冬司徒劉郃與球議收案張讓曹節節等知之共誣白郃等語已見陳球傳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

邊

王吉傳

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甫之養子也甫在官者傳吉少好誦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忍以父秉權寵年二十餘爲沛相曉達政事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衆議課使郡内各舉姦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爲臧者雖數十年猶加取棄注其名籍專選剽悍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磔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目罪名也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慘毒刺刻不可勝數郡中惴恐惴懼也音之瑞反莫敢自保及陽球奏甫乃就收殺死於洛陽獄

論曰古者敦庬善惡易分左傳申叔時曰人生敦庬和同以聽杜預注云敦庬厚大也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幪其髕處而畫之犯宮者雜屝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緣而也叔世偷薄左傳曰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代也叔代謂末代世偷苟且也本或作偷愉變也上下相蒙左傳介子推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蒙欺也德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能以懲違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刻深之吏以暴理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漢世所謂酷能者蓋有聞也皆以敢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譽諠赫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尚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孔安國注云斷斷猗然專一介臣之故嚴君蚩黃霸之術前書嚴延年爲河南太守嚴刑峻罰時黃霸爲潁川太守以寬恕爲化郡中亦平屢蒙豐年鳳皇集上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爲人及比郡爲守褒賞反在己前心内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密人笑卓茂之政茂傳曰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前書曰朱邑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袁安未嘗鞫人

臧罪安傳曰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臧罪鞠人也而猾惡自禁人不欺犯何者以爲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辟法也音頻亦反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左傳曰小信未孚杜預注云孚大信也此言仁信之道大信於人也苟免者威隙則姦起感被者人亡而思存若子產卒仲尼聞之曰古之遺愛也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

贊曰大道既往刑禮爲薄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又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斯人散矣機詐萌作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去殺由仁濟寬非虐論語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此言用仁德化人人知禮節可以無殺戮也左傳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言政寬則人慢故須以猛濟之猛故爲暴虐也末暴雖勝崇本或略春秋繁露曰君者國之本也夫爲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無以兼人此言酷虐爲政化之末雖得勝殘而崇本之道尚爲略也○劉攽曰注夫爲國本其化莫大於崇本案文多一本字

酷吏傳第六十七

宦者傳第六十八　范曄　後漢書七十八

鄭衆　蔡倫　孫程　曹騰　單超

侯覽　曹節　呂強　張讓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易係辭之文也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周禮曰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鄭玄注云中門於外內爲中也閽卽刖足者寺人掌女宮之戒周禮曰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宮之戒命也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周禮曰寺人掌王之正內五人注云正內路寢也○劉攽曰正文宦字文多一者字此本閹門當作文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鄭玄注月令云奄尹上領奄豎之官者也於周禮則爲內宰掌理王之內政宮令譏出入開閉之事也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毛詩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毛萇注云巷伯內之小臣也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關涉也中人內人也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勃貂卽寺人披也一名勃鞮字伯楚左傳曰呂郤畏偪將焚公宮殺晉文公寺

人披見公以難告遂殺呂郤新序曰楚客王孝不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也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商君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藺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也著庸謂薦鞅及相如也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左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注曰寺人即閹官刁即貂也音彫又曰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寺人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無罪乃亨伊戾也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釋卿音義曰奄人也仲長統昌言曰宦豎傳近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前書曰孝文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孝武時宦者李延年也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前書曰急就一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章也輿服志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故曰黃門也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前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常侍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也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劉攽曰案自前漢宦官即是閹子何乃言中興乎當作內謂省內官不用它士也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憝惡也音大對反又謂竇憲也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宮卿皇后大長秋也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閒爾雅曰宮中小門謂之闈也不得

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永巷及掖廷並署名也爾雅曰小閨謂之閤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謂皇甫嵩蔡邕等並被斥也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夷族也參夷夷三族也五宗五服內親故也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楚辭曰高余冠之岌岌又曰撫長劍兮玉珥揚雄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注曰朱朱紱也金金印也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封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苴以白茅而分銅虎符也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棊列如棊之布列史記曰往往棊置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詩頌

曰大路南金鄭玄注云荆揚之州貢金三品和謂和也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左傳曰夫嬖宿有妃嬙嬪御焉杜預注曰妃嬙貴者嬙音牆前書曰初袁盎爲吳相時從史盜私盎侍兒昌言曰爲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左傳晏子曰高臺深池撞鐘舞女綺室之綺麗者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前書東方朔曰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代學曾也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前書曰史遷重罪以刑韋昭曰古者腐刑必熏之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敢單書單盡也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寇盜劇賊緣閒隙而起也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鉤黨謂李膺杜密等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䆠怨協羣英之勢力九服已見上羣英謂劉猛朱㝢之屬見竇武傳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

何云及尚書曰龔行天罰左傳曰芟夷蘊崇之史記曰以暴易亂兮不知其非也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謂立桓帝也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龜鼎國之守器以諭帝位也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左傳曰鼎遷于商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此謂宦官也言漢家初寵用宦官其後終爲宦官所滅左傳楚蔿蕩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也

鄭衆傳

鄭衆字季產南陽犨人也爲人謹敏有心機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鉤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策勳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illegible]中官用權自衆始焉十四年帝念衆功美封爲鄛鄉侯食邑千五百戶鄛音上交反說文曰南郡棘陽縣有鄛鄉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戶元初元年卒養子閎嗣閎卒子安嗣後國絕桓帝延熹二年紹封衆曾孫石讎爲關內侯

蔡倫傳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中爲小黃門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荊州記曰耒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倫舂紙臼也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宿衛封爲龍

亭侯（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興勢縣東四月也在其側）邑三百戶後爲長樂太僕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漢家法（劉攽曰案諸儒各讎其師說令爲家法後人不知妄加一漢字）令倫監典其事倫初受竇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帝始親萬機勑使自致廷尉倫恥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國除

孫程傳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東觀記曰北新城人衛康叔之胄孫林父之後東觀自此以下十九人與程同功者皆敍其所承本系蓋當時史官懼程等威權故曲爲文飾）安帝時爲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閏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悝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閏雍鄉侯又小黃門江京以讒諂進初迎帝於邸以功封都鄉侯食邑各三百戶閏京並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爲侈虐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閻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皇太子爲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爲天子顯等遂專朝爭權乃諷有司奏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月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興姓渠名）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起共斷江京閻顯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爲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歎憤又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並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爲帝嗣未及

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
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爲誓四日夜程等
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
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
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埶積爲省內所服
欲引爲主因舉刃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
無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鍾
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爲順帝召尚書令僕

射以下從輦幸南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
遮扞內外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爲
小黃門樊登勸顯發兵以太后詔召越騎
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閻崇屯朔平門以
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
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侯
顯以詩所將衆少使與登迎吏士于左掖
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

遽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程傳召
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病臥聞之即
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
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
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劒擊景墮車
左右以戟叉其胷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
死旦日令侍御史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
下詔曰夫表功錄善古今之通義也故中

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黃門令劉安鉤盾令
陳達與故車騎將軍閻顯兄弟謀議惡逆
傾亂天下中黃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
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
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佗音駝陳予趙
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東觀記曰程賦棗脯又與光曰以爲信今暮其當著矣漏盡光爲尚席直事通燈解劒置外持燈入章臺門程等適入光走出門欲取劒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劒欲還入門已閉光使守宜秋門會李閏來出光因與俱迎濟陰王幸南宮雲臺詔書錄功臣令康疏名康詠蹤

光入章臺門光謂康曰緩急有問者當相證也詔書封光東阿侯食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誑主上詔書勿問遂封東阿侯邑千戶也懷忠憤發戮力協謀遂埽滅元惡以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詩大雅也程為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為浮陽侯食邑萬戶康為華容侯國為鄺侯各九千戶黃龍為湘南侯五千戶彭愷為西平昌侯西平昌縣屬平原郡孟叔為中廬侯中廬縣屬南郡李建為復陽侯各四千二百戶王成為廣宗侯張賢為祝阿侯史汎為臨沮侯臨沮縣屬南郡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范縣侯李元為褒信侯楊佗為山都侯褒信山都竝屬汝南南陽郡也陳予為下雋侯下雋縣屬長沙郡音似兗反趙封為析縣侯李剛為枝江侯各四千戶魏猛為夷陵侯二千戶苗光為東阿侯千戶是為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閏以先不豫謀故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

年程與張賢孟叔馬國等為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國後徙封程為宜城侯程既到國怨恨恚懟懟亦怨也音直季反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續漢書曰程到宜城怨恨恚懟刻石為印封還印綬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三年帝念程等功勳悉徵還京師程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嘉元年程病甚即拜奉車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郎將劉攽曰案文少一中字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謚剛侯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傳北部尉之傳舍也傳音直戀反瞻望車騎程臨終遺言上書以國傳弟美帝許之而分程半封程養子壽為浮陽侯後詔書錄微功封興渠為高望亭侯四年詔宜官養子悉聽得為後襲封爵定著于令王康王國彭

愷王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黃龍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九人與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又誣罔中常侍曹騰孟賁等永和二年發覺並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宋娥奪爵歸田舍唯馬國陳予苗光保全封邑初帝見廢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傅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皆以無過獲罪

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即位並擢為中常侍建梵坐贓罪減死一等建後封東鄉侯三百戶賀清儉退厚謙退而淳厚也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名也商君竟為秦惠所車裂也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

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為都鄉侯三百戶

曹騰傳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黃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以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即位騰為小黃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騰為

費亭侯遷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闥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典等時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斜谷關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以劾騰請下廷尉案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寢暠奏騰不為纖介常稱暠為能吏時人嗟

美之騰卒養子嵩嗣种暠後爲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爲公乃曹常侍力焉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嵩具袁紹傳）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隨乃與少子疾避亂琅邪爲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單超傳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悺河南平陰人（悺音工奐反又音綰）唐衡潁川郾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爲中常侍悺衡爲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爲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戚威震天下冀自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埶忌恣多所鴆毒上下鉗口（周書曰賢智鉗口口閉不言也拑與鉗古字通音其炎反）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懷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外舍謂皇后家也）衡對曰單超左悺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乃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迫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中狐疑（中音丁仲反）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爲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悺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悺上蔡侯衡　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

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病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明年薨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將大匠起冢塋可。劉攽曰案超贈將軍爾不可使將軍護喪明衍二字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獨坐言驕貴無偶也徐臥虎唐兩墮兩墮謂隨意所爲不定也今人謂持兩端而任意爲兩墮諸本兩或作雨也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巧金銀罽毦施於犬馬毦以毛羽爲飾音如志反多取良人美女以爲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爲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超弟安爲河東太守弟子匡爲濟陰太守璜弟盛爲河內太守悺弟敏爲陳留太守瑗兄恭爲沛相皆爲所在蠹害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暠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著寺內時下邳縣屬東海汝南黃浮爲東海相有告言宣者浮乃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郡中震慄璜於是訴怨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虐徧天下民不堪命起爲寇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璜卒賻贈錢布賜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演因奏悺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悺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臧罪徵詣

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都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爲鄉侯租入歲皆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侯

侯覽傳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爲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埶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乃假百官奉祿王侯租稅覽亦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小黃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並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怨以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延字伯行北海人後爲京兆尹有理名世稱爲長者覽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復上音扶又反）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生而自爲冢爲壽冢）石槨雙闕高廡百尺（廡廊下周屋也）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藉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御進也）覽遂誣儉爲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

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
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
阿黨者皆免

曹節傳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
世吏二千石順帝初以西園騎遷小黃門
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
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
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
戶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
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
官史共普張亮（共音恭）中黃門王尊長樂謁
者騰是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
甫為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
傳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
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

五百戶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
皆為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瑀等陰
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
皇帝誅之令事得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
詔令太官給塞具（塞報祠也音蘇代反字當為賽通用）賜瑀錢五
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
困詔拜為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罷
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
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何人不知何人也）
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
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
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
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不得書闕主名）
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
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
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以它事奏猛抵罪

輸左校朝臣多以為言乃免刑復公車徵
之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勃海王悝
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
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
父兄子弟皆為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
天下節弟破石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
妻有美色 韋昭辯釋名曰五百字本為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
案今俗呼行杖人為五百也 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
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
也光和二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及
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獄中時連有
災異郎中梁人審忠以為朱瑀等罪惡所
感乃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
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 五臣謂禹稷契皋陶伯益也 湯
舉伊尹不仁者遠 論語文也 陛下即位之初未
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 桓思竇后 故

曹節

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 竇后傳誅康及霸 太傅
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
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
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闥 撞音直江反 執奪璽綬迫
脅陛下聚會羣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
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
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
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
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
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 水入宮苑為御水 車馬服玩
擬於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
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
故蟲蝗為之生夷寇為之起天意憤盈積
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
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
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 高宗祭有雉升鼎耳而雊高宗修德殷以

曹節

中興見尚書也 近者神祇啓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戮 詩魯頌曰在泮獻馘音古獲反鄭玄注云馘所殺者之左耳 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 謂復任用曹節等也 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遘其禍 左傳曰吳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人以刀殺之 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 公羊傳曰晉大夫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不聽後晉滅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又曰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逐季氏昭公奔于乾侯遂死焉 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爲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爲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刻漏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以荅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絶妄言之路章寢不報節遂領尚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卒皆養子傳國爵忠字公誠宦官誅後辟入公府

呂強傳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皐人也少以宦者爲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爲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激寵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 趙高指鹿爲馬而殺胡亥轘裂以車裂也 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又并及家人

重紫兼金金印紫綬重兼言累紫相也相繼爲蕃輔受國重
恩不念爾祖述脩厥德詩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聿述也而
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感其瑣才瑣小也特
蒙恩澤又授位乗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
必加榮擢陰陽乗剌稼穡荒蔬鄭玄注周禮云蔬草有實者
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
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
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

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
而戶有飢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
發繁數以解縣官縣官調發既多故賤糴穀以供之寒不敢
衣飢不敢食民有斯戹而莫之䘏宮女無
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
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注云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䘏悲愁怨曠所生也況終
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

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
月左傳師曠對晉侯曰君養人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人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其性也雖時有征稅猶望
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
以犯難民忘其死易兌卦彖辭儲君副主宜諷誦
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易曰聖人南面嚮明而治杜預注左傳曰當國執政也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
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然處九

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楚辭曰圜則九重孰營度之圜謂天也且
河間疏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
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
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
接丹青素堊郭璞注山海經曰堊似土白色音惡雕刻之飾不
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
肯矯拂矯正也拂戾也音扶拂反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
盡則懟尸子曰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恐

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君如杅
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圓則水圓杅椀屬也音于字亦作盂
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
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
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
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廄馬秣
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
之謂也說苑咎犯諫晉文公之辭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

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
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
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
令宣露羣邪項領膏脣拭舌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箋云項大也四牡者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膏脣拭舌謂欲讒毀故也競
欲咀嚼造作飛條飛條飛書也陛下回受誹謗
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
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

下懼劍客之害謂蔡邕徙朔方時陽球使刺客追刺邕也臣知朝廷
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
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垂髮謂童子也歷事
二主謂桓帝靈帝也勳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
台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
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
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
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稽私

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
為導行費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為所獻希之導引也○劉攽曰注之案文希當作物強上疏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
陽歸之陛下萬物禀陰陽而生歸之陛下豈有公
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
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廄聚太僕
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
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

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咨謀也）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玼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玼則不當照也（韓子曰古人之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規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玼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也與鏡同也）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玼爲責書奏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

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共搆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言其欲謀廢立也）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外草謂在外野草中自殺也）遂收捕宗親沒入財產焉時宦者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爲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爲風角博達有奉公稱

知不得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張讓傳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時為小黃門忠以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與音預）延熹八年黜為關中侯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為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諠赫扶風人孟佗（佗音駝）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舉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為涼州刺史（三輔決錄注曰佗字伯郎以蒲陶酒一斗遺讓讓即拜佗為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黃巾既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寑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張角道者

張讓

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諝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爲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雇一(雇謂酬其價也)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爲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敕(騶養馬人)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

張讓

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諧謂平論定其價也)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仞積其中(仞滿也)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臧復臧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候臺(永安宮也)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尚姓但名)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

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春秋潛潭巴曰天子無高臺榭高臺榭則下畔之萌因此以諫帝也明年遂使鉤盾令宋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蒼龍東闕玄武北闕又鑄四鍾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為曲筒以氣引水上也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復以忠為車騎將軍百餘日罷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以悅天下謀泄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

張讓

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世以嬖色取禍夏以末嬉殷以妲己周以褒姒劉攽曰正文字世當作代說已[illegible]嬴氏以奢虐致災秦始皇嬴姓也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商謂商略至於釁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謂呂強也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若良賀對順帝不舉人也或借譽貞良先時薦譽謂曹騰進邊韶延固等也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眞邪並行情貌相越越猶乖也謂貌雖似忠而情實姦邪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視聽蓋亦有其理焉瞀亂也音茂詐利

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閒(謂蔡邕對詔王甫曹節竊觀之乃宣布於外而邕下獄也)至戚發憤方啓專奪之際(謂竇武謀誅宦者反爲宦者所殺也)斯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爲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言初履霜而堅冰至者以喻物漸而至大也)

贊曰任失無小過用則違況乃巷職遠參天機(毛詩曰寺人巷伯作爲此詩巷職即寺人之職也)舞文巧態作惠作威凶家害國夫豈異歸(尚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又曰爲惡不同同歸於亂)

宦者傳第六十八

儒林傳第六十九上　後漢書七十九上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禮記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先是四方學士多懷協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　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籩豆禮器也竹謂之籩木謂之豆干楯也戚鉞也舞者所執)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方領直領也委它行貌也委音於危反它音以支反)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朝冠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博山所常服也)

衣日月〈續漢志曰乘輿備文日月星辰也〉備法物之駕〈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公不在鹵簿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僕奉駕侍御史整車騎也〉
盛清道之儀〈漢官曰清道以旋頭爲前驅也〉坐明堂而朝羣
后登靈臺以望雲物〈雲物解見明紀〉袒割辟雍之上
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
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
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在水外故云圜橋門也〉

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
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劉攽曰案文此受當作授〉
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
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
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
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石渠見章紀〉
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即白虎通義是〉又詔高
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

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
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
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
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
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
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
博士倚席不講〈禮記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又曰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注云謂講問容丈也此倚席言不施講坐也〉朋友相視怠散

頹
敝鞠爲園蔬〈詩小雅曰鞠爲茂草毛云鞠窮也〉牧兒蕘豎至
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黌
宇〈說文曰黌學也黌與橫同〉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
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
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本
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
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
以此爲常〈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禮生皆使太學學生〉自是遊

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黍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謝承書曰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楊龍驤洛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縢囊縢亦幐字音徒恆反說文曰幐囊也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

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故用以師資宜標名爲證者乃著之云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前書曰寬字子襄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前書讎字長卿喜字長卿賀字長翁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東郡京房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前書延壽名贛別爲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前書直字長翁傳易授琅邪王橫爲費氏學前書橫作璜字平仲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爲高氏學毋將姓也毋讀曰無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

劉昆傳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東昏屬陳留郡東緡屬山陽郡前本作緡誤）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容儀也前書曰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以容爲禮官大夫）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劉向別錄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前書藝文志曰雅琴龍氏名德趙氏名定韓子曰師曠對晉平公曰昔黃帝合鬼神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作爲清角今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詩小雅瓠葉詩序曰刺幽王棄禮而不能行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昆欲禮之不廢故引以瓠葉爲俎實射則歌菟首之詩而爲節也）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郡國志河南郡有負犢山）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

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度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度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爲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洼丹傳

洼丹字子玉（風俗通洼音圭）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

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十二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爲大儒十七年卒於官年七十時中山觟陽鴻字孟孫姓觟陽名鴻也觟音胡瓦反其字從角字或作鮭從魚者音胡佳反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稱永平中爲少府

任安傳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于家

楊政傳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人范升嘗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叉政傷胷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乞讀曰氣即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爲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時帝婿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共言論常切磋懇至不爲屈撓嘗詣楊虛侯馬武武難見稱疾不爲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

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大驚以爲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爲交友其剛果任情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傳

張興字君上潁川鄢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爲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爲梁丘家十四年卒於官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傳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爲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訴遂致禁錮（論語孔子曰膚受之訴注云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劉攽曰注沒人之訴辭皮膚之下深深文少一在字一以字）世以是爲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勑出後引見憑謝曰臣無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知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側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君乃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偷生苟活誠慚聖朝帝即勑

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
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
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
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
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
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時南陽魏滿
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農
太守

後漢書六十二　十二

孫期傳

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為諸生習
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
大澤中以奉養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
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
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
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
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

戴憑　孫期

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
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
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前書云濟南伏生（名勝）傳尚書授濟南張生
及千乘歐陽生（前書字伯和）歐陽生授同郡兒寬
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
（高字子陽）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
（前書都尉名）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
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為小夏
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
文尚書授都尉朝（姓都尉名朝）朝授膠東庸譚
為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後漢書六十二　十三

歐陽歙傳

歐陽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
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為博士歙既傳
業而恭謙好禮讓王莽時為長社宰（長社今許）

孫期　歐陽歙

州縣也更始立爲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歙在縣脩政遷河南都尉後行太守事世祖即位始爲河南尹封被陽侯被陽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西南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九年更封夜侯夜今萊州掖縣歙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歙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爲廢絶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中謝承書曰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震郎中後以公事左遷淮陽王廐長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子復嗣復卒無子國除濟陰曹曾字伯山從歙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又陳留陳弇字叔明亦授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仕爲蘄長續漢書曰弇以尚書教授歸鄉里常有黃雀飛來隨弇翔翔

牟長傳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滅因氏焉長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世建武二年大司空弘宋弘也特辟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坐墾田不實免長自爲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復徵爲中散大夫賜告一歲卒於家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

生干人肅宗聞而徵之欲以爲博士道物故在路死也案魏臺訪問物故之義高堂隆荅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死者無復所能於事故也

宋登傳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爲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爲汝陰令政爲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爲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于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傳

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秘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傳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堵音者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爲王莽著錄次比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太保屬臧鴻奏符命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壬子莽上奏太后曰巴郡石牛雍石文皆到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其後莽封發爲說符侯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

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旰晚也）自以為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說苑曰伯牙子鼓琴其友鍾子期聽之志在於山水子期皆知之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惠子之死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堊墁有泥墁之也堊音於各反墁音莫干反蠅翼謂薄也）

後三遷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及出歎曰瘖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察而遇斯患乎（○劉攽曰何謂察察案文謂當作為言何故為此察察也後人不曉為謂多相亂也）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傳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常修逆旅（杜預注左傳曰逆旅客舍也）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為守丞防以未冠謁去（禮男子二十冠自以年未成人故請去焉謁請也）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八卒於家子舉自有傳

孔僖傳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為建新大尹（莽改千乘國曰建信又改郡守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僖與崔篆孫駰復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

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後勾踐滅吳吳王曰吾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剄死○劉攽曰正文畫龍不成案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駰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爲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前書武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一年議立明堂安車蒲輪徵魯申公六年舉賢良班固贊曰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人雖詩書所稱何以加茲也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爲善謂武帝末年好神仙祭祀之事征伐四夷連兵三十餘年又信巫蠱天下戶口減半人相食算及舟車官賣鹽鐵也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儳和之曰儳謂不與之言而傍對也禮記曰毋儳言儳音大鑒反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駰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肅宗自訟曰臣之愚意以爲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萃聚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具也言政教未有過失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爲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闚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爲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國語曰昔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

(口引不行長恐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敗則所凡廿七桐侍子曰昔者聖王之理天下定人之為成人之勇而慎用其六柄焉四人者勿使雍斷雍則其言恍其事易也)然後羣臣得盡其
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
豈不與頤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
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
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
闕伏待重誅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
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
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
七十二人(案史記達者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周曰大武)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
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僖因自陳
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
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
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煇
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

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
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
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
(崔家所作易林也)謂為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
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凶吉由己而由卜乎
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
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
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
忍遂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
業門徒數百人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
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眚乃
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
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
陛下宜脩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
惡之舉孝廉不就三年年四十七終於家
初平帝時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為

褒成侯追諡孔子爲褒成宣尼〈劉攽曰案文此少一公字〉及王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世祖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絶〈臣賢案獻帝後魏封孔子二十一葉孫羨爲崇聖侯晉封二十三葉孫震爲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葉孫乘爲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孔子廟又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爲崇聖侯北齊改封三十一葉孫爲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隋煬帝改封爲紹聖侯貞觀十一年封夫子裔孫子德倫爲褒聖侯倫今見存〉

楊倫傳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少爲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爲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乖於時以不能人間事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元初中郡禮請三府並辟公車徵皆辭疾不就後特徵博士爲清河王傅是歲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

安帝崩倫輒棄官奔喪號泣闕下不絶聲閻太后以其專擅去職坐抵罪順帝即位詔免倫刑遂留行喪于恭陵服闋徵拜侍中是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司奏嘉臧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乃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持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藉未受辜戮猥以垢身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絶姦萌往者湖陸令張疊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釁穢既章咸伏其誅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絶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奸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讟當斷不斷黄石所戒〈黄石公三略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爲損

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倫探知密事徼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結鬼其罪也鬼薪取薪以給宗廟三歲刑也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陽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大將軍梁商以爲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傳病不之官詔書勑司隸催促發遣倫乃留河内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刎頸不易九裂不恨裂死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匹夫所執彊於三軍論語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固敢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幽升高詩曰出于幽谷升于喬木寵以藩傅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狷志狷狂狷也音絹遂徵詣廷尉有詔原罪倫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絕人事公車復徵遜遁不行卒於家遁逃也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

侯尚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儒林傳第六十九上

儒林傳第六十九下　後漢書七十九

高詡　包咸　魏應　伏恭　任末
景鸞　薛漢　杜撫　召馴　楊仁
趙曄　衛宏　董鈞　丁恭　周澤
鍾興　甄宇　樓望　程曾　張玄
李育　何休　服虔　穎容　謝該
許慎　蔡玄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為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未得立

高詡傳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般音卜葡反）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閒為光祿大夫詡以父任為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薦詡徵為郎除符離長（符離縣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東也）去官後徵為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冢田

包咸傳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曲阿今潤州縣）少為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姓右師）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為赤眉賊所得遂見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乃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

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
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
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
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
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年七十
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
帝

魏應傳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
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
師稱之後歸爲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
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人
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
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
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
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肅宗甚重之數

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時會京師諸儒
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
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
事明年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
官

伏恭傳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
也湛弟黯學雅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
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後恭
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爲郎
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
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
士遷常山太守敦脩學校教授不輟由是
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爲太
僕四年帝臨　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
空儒者以爲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

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奉以終其身十五年行幸琅邪引遇如三公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任末傳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繁縣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勑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傳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

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薛漢傳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永平中爲千乘太守政有異迹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弟子犍爲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杜撫傳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

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云（[illegible]）

（題下當有脫字蓋合云文約義通也）

召馴傳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爲少府（前書信臣字公卿爲南陽太守吏人親愛號曰召父）父建武中爲卷令（卷縣屬滎陽郡卷音丘圓反）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劍錢物元和二年入爲河

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爲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孫休位至青州刺史

楊仁傳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爲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上音時掌反下同）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漢官儀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漢官儀曰北宮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爲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什邡縣屬廣漢郡什音十邡音方）寬惠爲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右署上司）或貢之朝猶

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行兄喪去官後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爲閬中令卒於官

趙曄傳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於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資中縣名今資州資陽縣）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撫卒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于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衛宏傳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爲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箋薦也薦成毛義也張華博物志曰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爲北海相玄是郡人故以爲敬）前書魯高堂生（高堂生名隆）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德字延君聖字次君普字孝公）於是德爲大戴禮聖爲小戴禮普爲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

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
家中興以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
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慶
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事在褒傳

董鈞傳

董鈞字文伯犍為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
大鴻臚王臨元始中舉明經遷廩犧令前書平帝元始五年舉明經漢官儀曰今廩犧令一人秩六百石病去官建武中舉
孝廉辟司徒府鈞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永
平初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續漢志曰永平中以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因採元和中故事兆直郊于洛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及宗廟禮
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
稱為通儒累遷五官中郎將常教授門生
百餘人後坐事左轉騎都尉年七十餘卒
於家中興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
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小戴禮後以
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玄又
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為三禮焉
前書齊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
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
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為春
秋嚴氏學安樂為春秋顏氏學前書彭祖字公子安樂字公孫安樂即眭孟姊子也又瑕丘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
皆立博士梁太傅賈誼為春秋左氏傳訓
詁授趙人貫公

丁恭傳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東緡今兗州金鄉縣習公
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
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為諫議大夫博士
封關內侯十一年遷京府諸生自遠方至
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為大儒太常樓望
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

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
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官

周澤傳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
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
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
中元元年遷黽池令奉公尅己矜恤孤羸
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
拜太常澤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後北地太
守廖信（廖音力弔反）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
以信臧物班諸廉吏唯澤及光祿勳孫堪
大司農常冲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
位者咸自勉勵堪字子穉河南緱氏人也
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正愛士大夫然一
毫未嘗取於人以節介氣勇自行王莽末
兵革並起宗族老弱在營保間堪常力戰

陷敵無所回避數被創刃宗族賴之郡中
咸服其義勇建武中仕郡縣公正廉絜奉
祿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客及爲長吏所在
有迹爲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嘗爲縣
令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吏堪便
解印綬去不之官後復仕爲左馮翊坐御
下促急司隸校尉舉奏免官數月徵爲侍
御史再遷尚書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祿勳
堪清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十
八年以病乞身爲侍中騎都尉卒於官堪
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穉十二年以澤
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
之望數月復爲太常清絜循行盡敬宗廟
常卧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
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
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

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漢官儀此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爲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鍾興傳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復音複重直容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甄宇傳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靜少欲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爲州從事徵拜博士（東觀記曰建武中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宇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稍遷太子少傅卒於官傳業子普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講授常數百人諸儒以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孝廉卒於梁相子孫傳學不絕

樓望傳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有稱鄉閭建武中趙節王栩（光武叔父趙王良之子謚曰節）聞其高名遣使齎玉帛請以爲師望不受後仕郡功曹永平初爲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內十六年遷大司農十八年代周澤爲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轉太中大夫後爲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年八十永元十二年卒於官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

爲榮

程曾傳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　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傳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春秋顏氏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餘人玄初爲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遭遇也）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玄去官舉孝廉除爲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爲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爲顏氏博士（劉攽曰案前後叙說無宣氏學蓋下有宜字因誤宣氏長此兩字也）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傳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漆縣今豳州新平縣）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爲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折難也音之舌反）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

年衛尉馬嚴舉育方正爲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再遷尚書令及馬氏廢建初八年順陽侯馬廖子豫爲步兵校尉坐投書怨謗廖免就國見馬援傳育坐爲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卒於官

何休傳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樊縣故城在今兗州瑕丘縣西南父豹少府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疾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氏學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謙辭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此言爲允也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駮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筭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言公羊之義不可攻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服虔傳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駮何休之所駮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潁容傳

潁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長平縣故城在今陳州西北博

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揚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劉表以爲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中卒

謝該傳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 魏略曰詳字文載少好學聞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許從該問疑難諸要今左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杜畿爲太守署詳文學祭酒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褊又不熟悉唯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也○劉攽曰注徵拜博士 博士十餘人案文須更有博士二字 仕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 陸賈爲太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著書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嘗不稱善叔孫通爲高祖制禮儀並見前書 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脩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戹運三年乃讙 史記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讙時謂靈帝崩後獻帝居諒闇初釋服也 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 尚父大公也毛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又曰方叔鄉士其車三千鴥彼飛隼翰飛戾天注云方叔卿士命爲將也涖臨也鵰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至勇能深入攻戰 王師電鷙羣凶破殄始有櫜弓臥鼓之次 毛詩曰載櫜弓矢櫜所以盛弓言今太平櫜弓臥鼓不用征伐故須賢人也 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 曾參史魚 兼商偃之文學 卜商言偃也論語曰文學則子游子夏 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 史記曰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也 隼集陳庭 史記曰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愼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來貢於是肅愼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以分大姬配

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黃能入寢左傳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今夢黃能入於寢門其何厲鬼邪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能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亥有二首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注云亥字二畫在上并三六爲身如算之六也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前書昭帝時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詔御史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逮送下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義也○劉攽曰按逮送下詔獄案文多一下字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前書曰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王怒謂勝爲妖言縛以屬吏吏白霍光光與張子孺謀欲廢王光讓子孺以爲泄語子孺實不泄召問勝對言在洪範光子孺以此益重儒術士今該寶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弃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

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荊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能反也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能出後日當更饋藥以釣由余克像以求傅說豈不煩哉史記曰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戎王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人矣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何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以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乃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臣愚以爲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劉向孫卿子後序所論孫卿事曰卿名況趙人也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復爲蘭陵令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前書匡衡爲平原文學長安令楊興爲之說車騎將軍史高以衡材知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幕府貢之朝廷必爲國器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薦衡於帝帝以爲郎中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衆議而因不復補

許愼傳

許愼字叔重汝南召　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于家(洨音爻交反)愼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于世

蔡玄傳

蔡玄字　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徵辟並不就順帝特詔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

許愼 蔡玄

甚合帝意遷侍中出爲弘農太守卒官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儒服)(爲學肅之冠縫掖之衣也禮記曰言必則古昔稱先王)遊庠序聚橫(橫又作黌)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經生謂博士也就之者不以萬里爲遠而至也)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精廬講讀之舍贏擔負也)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楊雄法言之文也喻學者文煩碎也鞶帶也字或作幣說文曰鞶覆衣巾也音盤帨佩巾也音稅)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硏學之徒莫之或徒(無二事一也)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也(亦法言之文也譊譊讙恣也音奴交反)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

蔡玄

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閒君道秕僻秕穀不成也以喻政化之惡也朝綱日陵國隙屢啓陵陵遲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謂閻忠勸皇甫嵩令推亡漢而自立嵩不從其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謂董卓欲大起兵鄭泰止之卓從其言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埶也言政化雖壞而朝夕不傾危者以經籍道行下人懼逆順之埶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眄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昏主謂獻帝也札簡也折簡而召言不勞重命也繩約猶拘制也謂溫及嵩並被徵而就拘制也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易剝卦曰棟橈凶橈折也極終也言漢祚自終人神之數盡橈音女教反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羣英謂袁術曹操之屬代德終其祚謂曹丕即位廢獻帝為山陽公自廢至薨十四年以壽終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言由有儒學故能長久也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史記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也

贊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論語曰天之將喪斯文也言斯文未陵遲故學者分門各自承襲其家業也塗分流別專門並興精踈殊會通閡相徵千載不作淵源誰澂說經者各自是其一家或精或踈或通或閡去聖既久莫知是非若千載一聖不復作起則泉源混淆誰能澂之

儒林傳第六十九下

文苑傳第七十上　范曄後漢書八十上

杜篤　王隆　夏恭　傅毅　黃香
劉毅　李尤　蘇順　劉珍　葛龔
王逸　崔琦　邊韶

杜篤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為御史大夫（前書延年字幼公周之子也為御史大夫與父周俱以公府不徙當時號為...其處也）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怨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乃上奏論都賦曰臣聞知而復知是為重知（韓詩外傳曰知者知其所知乃知矣）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概（梗概猶粗略也）不敢具陳昔般庚去奢行儉於亳（紀曰般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乙以來奢侈不節般庚乃南渡河徙都於亳人皆咨怨不欲徙乃作書三篇以告之）成周之隆乃即中洛（周成王就土中都洛陽也）遭時制都不常厥邑（尚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遷）賢聖之慮蓋有優劣霸王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埶同歸異術或弃去阻阸務處平易（淮南子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迥矣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也高誘注云明周公恃德不恃險也）或據山帶河并吞六國（謂秦也）或富貴思歸不顧見襲（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乃歸都彭城）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即日車駕策由一卒（前書戍卒婁敬說高帝而高祖自蜀漢出即日車駕西都長安者關中即日也見前書謂地也墝埆陽也西面受敵是也）或知而不從久都墝埆（謂光武久都洛陽也）臣不敢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楊子雲作辭賦以諷主上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輿洛邑巡于西嶽（光武紀曰甲辰幸長安祠西嶽）推天時

杜篤

杜篤

順斗極揚雄長楊賦曰順斗極運天關斗極北極星也言順斗建及斗極北星所指而行也排閶闔入函谷閶闔天門也函谷故關在今洛州新安縣也觀阸於崤黽圖險於隴蜀圖猶規度也其三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宮室傷愍舊京即詔京兆迺命扶風齋肅致敬告覲園陵悽然有懷祖之思懷思也喟乎以思諸夏之隆喟歎聲遂天旋雲游造舟于渭北航涇流爾雅曰天子造舟造並也以舟相並而濟也航舟度也音胡郎反方言關而東或謂舟為航說文航字在方部今流俗不解後與杭字相亂者誤也千乘方轂萬騎駢羅衍陳於岐梁東横乎大河衍布也横絶流度也楚辭曰横大江兮揚舲也瘞后土瘞埋也謂埋牲幣也爾雅曰祭地曰瘞埋后土祠在今蒲州汾陰縣北也禮郊郊甘泉祭天所也在郊地之郊其歲四月反于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關作大駕宮大駕見儒林傳大駕宮即天子行幸也六王邸高車廐於長安脩理東都城門長安外城門東面北頭第一門也橋涇渭往往繕離觀東臨霸滻西望昆明北登長平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宮南也規龍首撫未央覛平樂儀建章

杜篤

龍首山名蕭何於其上作未央宮撫循也覛小視其字從木從視也音麥平樂觀名也建章宮名並在城西謂光武撥而脩理也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恐西都望關所以拒外山東也客有為篤言彼埳井之潢汙固不容夫吞舟埳井埳小也莊子曰埳井之蛙潢汙停水也吞舟大魚也賈誼曰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魚且洛邑之渟瀯曷足以居乎萬乘哉揚雄甘泉賦曰梁弱水之濎濙渟瀯小貌也渟音大丁反瀯音烏迥反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以示奸萌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為述大漢之崇崇高盛也世據雍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曉喻也曰昔在強秦爰初開畔畔界也畔音判霸自岐雍國富人衍卒以并兼桀虐作亂衍饒也音以戰反桀如桀之無道也天命有聖託之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前書曰高祖斬大蛇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今為赤帝子斬之故曰白蛇又呂后言高祖所居上常有雲氣聚五星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高祖初至霸上五星聚東井干將劍名也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蹈滄海跨崑

崙揚雄長揚賦曰橫巨海票崑崙此言蹈跨吞遠大也奮彗光埽項軍彗星者所以除舊布新也故曰埽遂濟人難蕩滌于泗沂[illegible]沂水近彭城也蕩滌謂誅之也劉敬建策初都長安解見班固傳太宗承流守之以文太宗文帝也繼體之君以文德守之躬履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無異采賑人以農桑率下以約己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曼麗美也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偽之物不鬻於市禮記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姦色亂正色不鬻於市也

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自高祖至景帝時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也富衍於孝景功傳於後嗣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鉤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前書曰冒頓殺其父頭曼單于又爲書使遺高后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校平城之讎校報也冒頓圍高祖於平城七日故報之也遂命票騎勤任衛青票騎將軍霍去病也衛青爲大將軍霍去病舅也勇惟鷹揚軍如流星毛詩曰時惟鷹揚注云如鷹之

飛揚也長揚賦曰疾如奔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匈奴王庭也長揚賦曰遂獵乎王庭席卷漠北叩勒祁連漠沙漠也祁連山名也叩擊也勒謂銜勒也橫分單于屠裂百蠻百蠻夷狄之總稱也燒𦋺帳𦋺毛布也繫閼氏單于妻號也燔康居灰珍奇康居西域國也居音渠椎鳴鏑前書曰冒頓作鳴鏑鏑今之鳴箭也釘鹿蠡蠡音離匈奴有左右鹿蠡王前書作谷蠡馳坑岸獲昆彌昆彌西域國也虜𠑿侲方言侲養馬人也字書侲音真字書無𠑿字諸家並曰𠑿侲爲粟𠑿西域國名也傳寫如此不知所出今有肅特國恐是也驅

騾驢馭宛馬大宛國名出汗血馬鞭駃騠駃騠駿馬也駃音決騠音啼生七日而超其母也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四郡謂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立候隅北建護西羌揚雄解嘲曰西北一候孟康注云敦煌玉門關候也置護羌校尉以主西羌捶驅氐僰寥狼邛莋寥錯也寥狼猶踐擾也氐僰邛莋並西南夷號東擣烏桓蹂轔濊貊字書蹂亦蹂字音柔方言云蹂躪也轔踐也轔音吝濊貊東夷號也南羈鉤町水劍強越羈係也鉤町西南夷也水劍謂戈船將軍等下水誅南越也鉤町音劬挺殘夷文身海波沫血穀梁傳曰越人被髮文身沫血水沫如血郡縣日南漂概朱崖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

杜篤

眞日南朱崖儋耳九郡漂槩摡嚳近之也前書音義曰珠崖言珠若崖也此作朱古字通茂陵書曰珠崖郡都郎聵去長安七千三百里聵音審部尉東南兼有黃支杪徼解卿曰東南一尉孟康注云會稽東部都尉也前書自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俗與珠崖相類也連綴耳璅雕題綴耳耳不垂即儋耳也禮記曰南方曰蠻雕題交阯鄭玄注曰雕謂刻其身以丹青涅之也王逸注楚詞曰雕畫也題額也摧天督即天竺國也牽象犀椎蜯蛤碎瑠璃甲瑇瑁戕觜觿郭義恭廣志曰瑇瑁形似龜出南海甲論取其甲也戕殘也觜觿大龜亦瑇瑁之屬觜音子期反觿音以規反於是同穴裘褐之域同穴從妻之屬也衣裘褐比狄也共川鼻飲之國前書賈捐之曰駱越之俗

父子同川而俗相習以鼻飲也莫不袒跣稽顙失氣虜伏稽止也方言曰顙額也以額至地而稽止也宋玉高唐賦曰虎豹豺兕失氣恐喙言其恐懼如奴虜之狀也非

夫大漢之盛世藉靡土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故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於聖武政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載三百高祖至平帝十一代歷涉也合二百十四年此言三百者謂出二百年涉三百年也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呂謂

杜篤

氏亂而文帝立高邑發而宣帝中興也皆莫能遷於雝州而背於咸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弘麗可思可榮義衆已來無茲著明夫雝州本帝皇所以育業周始祖后稷封邰公劉居豳大王居部武王居鎬並在關中故曰育業也霸王所以衍功戰士角難之場也衍廣也秦都關中也禹貢所載厥田惟上尚書雍州厥田上上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濱據南山帶以涇渭號曰陸海蠢生萬類類近也前書東方朔曰漢都涇渭濱之南

此謂天下陸海之地㮍柟檀柘蔬果成實畎瀆潤淤水泉灌溉說文曰淤澱滓也顏野王曰今水中泥草也漸澤成川粳稻陶遂薛君注韓詩曰陶暢也爾雅曰遂生也厥土之膏畝價一金前書東方朔曰鄠鎬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一金一斤金也田田相如鐇钁株林相如言地皆沃美相類也廣雅曰鐇排也音甫表以埤蒼云鐇鏟也謂以鐇钁去林木之株蘗也火耕流種功淺得深以火燒所伐林株引水溉之而布種也旣有蓄積阸塞四海西被隴蜀南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嶔巖谷口在今雲陽縣穀梁傳秦嶔巖蹇叔送其子而戒之曰

汲必死於峭之嶮隘之下嶔巖謂崤也嶔音吟關函守嶢山東道窮函谷
谷關也嶢謂嶢山之關也在藍田南故武關之西嶢音堯置列汧隴廱偃西戎
蠡音權拒守褒斜嶺南不通杜口絕津朔方
無從杜塞谷曰絕黃河中津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船
萬石轉漕相過東綜滄海西綱流沙朔南
暨聲諸夏是和尚書曰朔南暨聲教序云謝北方也城池百尺
阸塞要害關梁之險多所衿帶衿帶衣服之要故以喻之
一卒舉礌千夫沈滯礌石也前書匈奴乘隅下礌石音力對反一人
奮戟三軍沮敗淮南子曰挾路津關大山石塞龍蛇蟠盤居羊腸道魚笱門一人
守險千人弗敢過也地勢便利介胄剽悍可與守近利
以攻遠剽急疾也悍勇也所據險要故可守近士卒勇疾故可攻遠也士卒易保
人不肉袒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降楚言關中士卒易與保守不降下也肇十有
二是為贍腴尚書曰肇十有二州謂雍梁荊徐揚青兗冀幽并營也雍州田第一故曰
贍腴今流俗比地之良沃者為贍者也。劉攽曰注案文比當作以又衍一者字用霸則兼
并謂秦并六國也先據則功殊高祖先入關功為諸侯最也修文
則財衍行武則士要修文德則財產富衍若用武則士皆奮勵而要功也

為政則化上寡逆則難誅地險固故難誅也進攻則
百克退守則有餘斯固帝王之淵囿而守
國之利器也逮及亡新時漢之衰偷忍淵
囿篡器慢違偷忍猶盜竊也淵囿謂秦中也徒以埶便莫能
卒危卒音倉忽反假之十八誅自京師莽居攝篡位十八年公賓
就始斬之也天畀更始不能引維畀與也言更始不能持其綱維故敗亡
慢藏招寇復致赤眉易曰慢藏誨盜又曰負且乘致寇至言更始為赤眉
所破也海內雲擾諸夏滅微羣龍並戰未知是
非赤伏符曰四夷雲集龍鬭于野易曰龍戰于野謂更始敗後劉永張步等並起未知受命者為誰也
于時聖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世
之姿聖帝光武也天人符謂彊華自關中持赤伏符也前書曰王吉上疏曰欲化之主不代出言有時而出難常遇也受命於皇上獲助於靈祇
皇上謂天也尚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人靈祇謂呼沱水及白衣老父等也立號高邑搴旗四麾
搴拔也首策之臣運籌出奇前書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子房是也出奇謂陳平從高祖定天下凡六出奇計以比鄧禹馮異吳漢耿弇等也虓怒之
旅如虎如螭詩曰闞如虓虎註云虎之怒虓也史記周武王誓衆曰如虎如羆如豺如

嵎杜預注左傳曰嵎山神獸形也嵎音牛交反 師之攸向無不靡披蓋

夫皤魚剸蛇莫之方斯 尚書今文泰誓篇曰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王舟王跪取出以燎羣公咸曰休哉鄭玄注云皤魚以發發禮也剸割也音之兗反開高祖斬蛇也 大

呼山東響動流沙要龍淵首鏌鋣 龍淵劍解見韓詩外傳 說文曰鏌鋣大戟也音莫邪首謂建之於首也吳越春秋有莫邪劍義與此不同也 命騰太白

親發狼弧 狼弧兆也太白天之將軍狼弧星名也史記曰天弧東有大星曰天狼下有四星曰弧宋均注演孔圖曰狼為野將用兵象也合誠圖曰弧主司兵兵弩象也 西平隴冀東

據洛都乃廓平帝宇濟蒸人於塗炭成兆

庶之亹亹遂與復乎大漢 爾雅曰亹亹勉也易曰成天下之亹亹

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 瘳差也 而主上

方以邊垂為憂忿葭萌之不柔 揚子雲長楊賦曰遐萌為之不安謂遠人也案篤此賦每取子雲甘泉長楊賦事復此葭即遐也時蜀郡守將史歆反交阯谶側反盧芳亡入匈奴故云怨其不柔也 未逞於論都而遺思雍州也

遺猶留也 方躬勞聖思以率海內厲撫名將略

地疆外信威於征伐展武乎荒裔 信讀曰申 若

夫文身鼻飲緩耳之主推結左衽鑁鍝之

君 結音髻前書陸賈傳尉佗魋結箕踞注云如今兵士椎頭髻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鑁音爭呂反山海經曰神武羅穿耳以鐻郭璞注云金鐻器之名未詳所制鍝音斗于反埤蒼曰鍝鋌也案今夷狄好穿耳以垂金銀等此並謂夷狄之君長也 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

絕域難制之鄰靡不重譯納貢請為藩臣

上猶謙讓而不伐勤 前書司馬相如曰上猶謙讓而未俞也 意以

為獲無用之虜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

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淵 左傳曰吾將略地焉略取也 遠

之於已亡不若近而存也 易曰成性存存也 今國

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時風顯

宣 前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湛恩汪濊羣生沾洽通卦驗曰巽氣退則時風不至萬物不成冬至廣莫風至立春條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也

徒垂意於持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苟

有便於王政者聖主納焉何則物罔挹而

不損道無隆而不移陽盛則運陰滿則虧

淮南子曰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坐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挹而損之曰何謂挹而損之曰夫物盛

而衰學拙而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識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故存不忘亡安不諱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易曰君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也客以利器不可久虛而國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渟瀯與篤後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闚京師篤之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武略稱前書武賢狄道人為破羌將軍以勇武稱左將軍慶忌之父篤常嘆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為吏謂杜周及延年並以文法著名也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防擊西羌請篤為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所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篇子碩豪俠以貨殖聞

王隆傳

王隆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以父任為郎後避難河西為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為新汲令新汲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扶溝縣西北能文章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初王莽末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為謁者著頌誄復神說疾凡四篇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

夏恭傳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王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以恩信為眾所附擁兵固守獨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為文著賦頌詩勵學凡二十篇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謚曰宣明君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傅毅傳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因作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勗迨及也勗勉也日月逾邁豈云旋復尚書曰日月逾邁逾過邁行言日月之過往不可復還也哀我經營旅力靡及旅陳也言已欲經營仁義之道然非陳力之所能及也在茲弱冠靡所庶立禮記年二十曰弱冠言已在弱冠之歲無所庶幾成立也於赫我祖顯于殷國傅謂說二迹阿衡克光其則阿衡平也言佐商之以取平也謂伊尹也高宗命傅說曰殷尚明保閈俾阿衡專美有商故曰二亦也言傅說勿比但尹而能其大其法則也武丁興商伊宗皇士武丁殷王高宗也伊惟宗尊也詩曰思皇多士皇美也言武丁所以能興殷者惟尊皇美之士謂傅說爰作股肱萬邦是紀奕世載德迄我顯考功曰勳績載載重也保膺淑懿纘脩其道纘繼也漢之中葉俊乂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勳緒中葉謂宣帝中興秩序也言漢代序殷高宗用傅說之事光大其勳功而用其緒胤也謂傅介子以軍功封義陽侯傅喜議論正直為大司馬封高武侯傅晏為孔鄉侯傅商為汝昌侯建武中傅俊為昆陽侯也伊余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自茲

夏恭

以墜誰能革濁清我濯溉毛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此言誰能革易我之濁而以清泉洗濯我也誰能昭闇啓我童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爰率朋友尋此舊則契闊夙夜庶不懈忒詩云與子契闊契闊謂辛苦也懈惰也忒差也秩秩大猷紀綱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測詩大雅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秩秩美也猷道也庶眾也式法也言美哉乎大道可以綱紀眾法若不勤勵則不能昭明其道不專一則不能深測農夫不怠越有黍稷尚書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惰農自安乃其罔有黍稷也誰能云作考之居息考成也言誰能有所作而居息閑暇可能成者言必須勤之也一事敗業多疾我力二事謂事不專一也疾害也言為事不專則多害其力也如彼遵衢則罔所極衢道也如循長路則不知所終極也二志靡成聿勞我心聿辭也如彼兼聽則溷於音溷亂也志不專一徒煩勞於我心兼聽眾聲則亂音於戲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鮮茲暇日人當自勉修德義專志勤學不可自放逸年之過往如流言其速也少有閑暇之日也行邁屢稅胡能有迄行邁之人屢稅駕停止何能有所至也言當自勗不可中廢也密勿朝夕聿同始卒毛詩曰密勿從事密勿黽勉也聿循也卒終也言朝

夏恭

(夕惕勉始如一也)毅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爲諷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爲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清廟詩周頌篇名序文王之德也)由是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毅爲軍司馬待以師友之禮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爲主記室崔駰爲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毅爲司馬班固爲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毅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黃香傳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免喪終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千乘王伉章帝子也冠謂二十加冠也)帝會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常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帝聞善之永和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以爲東郡太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愚矇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筭錄遭值太平先人餘福(謝承書香代爲冠族葉令況之子也)得以弱冠特蒙徵用連階累任遂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効死誠不意悟卒被非望顯拜近郡尊位

黃香

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
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為諸生典郡
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頓孤忝聖恩又惟
機密端首至為尊要謂尚書令復非臣香所當久
奉承詔驚惶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
可驅使論語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言少壯也願乞餘恩留備冗
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宮臺煩事以畢臣
香螻蟻小志誠瞑目至願土灰極榮帝亦
惜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為尚書令增秩
二千石賜錢三十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
親重而香亦祗勤物務憂公如家十二年
東平清河奏訞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
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衆每郡國疑罪輒
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又曉習邊
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
恩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

黃香 劉毅

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延光元年遷魏郡
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
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
不耕王制曰上農夫食九人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也伐冰食祿之
人不與百姓爭利伐冰解見馮衍傳乃悉以賦人課
令耕種時被水年飢乃分奉祿及所得賞
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
官稟貸荒民獲全後坐水潦事免數月卒
於家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子瓊自有
傳

劉毅傳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郡也
永元中坐事奪爵毅少有文辯稱元初元
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
尹兌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賜錢
三萬拜議郎

李尤傳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稍遷安帝時爲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後帝廢太子爲濟陰王尤上書諫爭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爲東觀郎著賦誄頌論數十篇

蘇順傳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閒以才學見稱好養生術隱處求道晚乃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時三輔多士扶風曹衆伯師亦有才學著誄書論四篇三輔決錄注曰衆與鄉里蘇僑文賓伯向馬季長並遊宦唯衆不遇以壽終于家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劉珍傳

劉珍字秋孫諸本將有作秘孫者其人名珍與秘義相扶而作秋者多也一名寶南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爲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駼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騊駼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云

葛龔傳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龔善爲文奏或有請龔奏以干人者龔爲作之其人寫之忘自載其名因并寫龔名以進之時人爲之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事見笑林性慷慨壯烈勇力過人安帝永初中舉孝廉爲太官丞上便

宜四事拜蕩陰令（蕩陰縣名今相州縣也蕩音湯）辟太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爲臨汾令居二縣皆有稱續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

王逸傳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爲校書郎順帝時爲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考有儁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張華博物志曰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真學筭到魯賦靈光殿歸度湘水溺死文考一字子山也）

崔琦傳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遊學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爲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軌法也）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帝舜妃娥皇女英帝堯之女聰明貞仁事舜於畎畝之中事瞽叟謙謙恭儉思盡婦道也）周興三母（列女傳曰太姜者大王之妃賢而有色生太伯仲雍王季化導三子皆成賢德大王有事必諮謀焉大姙者王季之妃端一誠莊維德之行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已惡聲仍生文王大姒者文王之妃號曰文母思媚大姜大姙旦夕勤勞以進婦道文王理外文母理內生十男也）有莘崇湯（列女傳曰湯娶有莘氏女德高而明伊尹爲之媵臣佐湯致王訓正後宮嬪御有序成無嫉妒也）宣王晏起姜后脫簪（列女傳曰周宣王嘗夜臥而晏起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之罪王乃勤於政早朝晏罷卒成中興焉）齊桓好樂衛姬不音（列女傳曰齊桓公好淫樂衛姬不聽鄭衛之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已頹䆠貫魚不敘九御差池（易曰貫魚以宮人寵謂王者之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敘不偏愛也禮后夫人已下進御之法云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后而下十五日徧自下始以象月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之義也其法九嬪已下皆九九而御則女御八十一人爲九夕也世婦二

（十七人爲三夕九嬪爲一夕夫人爲一夕凡十四夕后當一夕故曰十五日一徧也）晉國之難，禍起於麗（獻公驪姬也）。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尚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孔安國注云索盡也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也）。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舊，兄剥至親（左傳曰少陵長新閒舊言其亂政也兄毀也）。並后匹嫡（左傳曰辛伯諗周桓公曰並后匹嫡亂之本也），淫女斃陳（陳夏姬通於孔寧儀行父又通於靈公夏姬之子徵舒弑靈公楚伐陳滅之見左傳）。匪賢是上，番爲司徒（詩小雅也番幽王之后親黨也幽王淫色不尚賢德之人寵其后親而以番爲司徒之官）。苟爵負乘，采食名都（易曰負且乘寇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寇以至也毛詩曰皇父孔聖作都于向皇父幽王后之親黨也向邑也以向爲皇父食采邑也）。詩人是刺，德用不憮（憮大也音呼謂詩人刺番爲司徒及皇父都向用其尤親黨是以其德不大也）。暴辛惑婦，拒諫自孤（暴辛也紂字受德名辛以其暴虐故曰暴辛惑婦謂惑妲己也紂智足以拒諫祖伊諫紂紂不從自孤爲獨夫也）。蝮蛇其心，縱毒不辜（字書蝮音福即蝮也此篇作蝮音芳福又不辜謂殺梅伯脯鬼侯之類也）。諸父是殺，孕子是剖，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王子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殺之尚書曰紂剖剔孕婦爲周武王所伐甲子曰紂衣其寶衣赴火而死武王乃斬以輕呂之劍也）。初

爲天子，後爲人螭（左傳曰螭魅魍魎杜預注云螭山神獸形故以比紂之惡也）。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奖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母后不能循用禮法爭競相勸以權柄也易曰旅人先笑而後號咷言初恃權勢而笑後亂罹禍而號哭也）舉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喪夏（末嬉桀妃有施氏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心桀嬖置末嬉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湯伐遂放桀於南巢見列女傳），褒姒斃周（周幽王嬖褒姒爲犬戎所殺也），妲己亡殷，趙靈沙丘（趙武靈王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生子何乃廢章而立何後自號主父立何爲王吳娃死何愛弛主父憐章北面臣詘於其弟欲分趙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及王遊於沙丘宮公子章以其徒作亂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起兵公子章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雀鷇而食之三月餘死沙丘宮見史記）。戚姬人豕，呂宗以敗（解見呂后紀）。陳后作巫，卒死於外（孝武陳皇后以巫蠱廢）。霍欲鴆子，身乃罹廢（孝宣帝霍皇后霍光之女欲鴆殺太子被廢也）。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無德而貴者患害之所生也本傳曰無德而

猶映也若愼其職事則有福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使埶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以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鵠賦以爲風（風讀曰諷）梁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劉攽曰案吏當作史）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伊尹）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口蔽王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史記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胡亥曰馬也胡亥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高遂作亂也）冀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爲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忍（忍忍猶不忍也）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所著賦頌銘誄箴弔論九首七言凡十五篇

邊韶傳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左傳趙盾坐而假寐杜註云不脫衣冠而睡也）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便音蒲堅反）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也桓帝時爲臨潁侯相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再遷北地太守入拜尚書令後爲陳相卒官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

文苑傳第七十上

張升

文苑傳第七十下 范曄 後漢書八十卷下

張升 趙壹 劉梁 邊讓 酈炎

侯瑾 高彪 張超 禰衡

張升傳

張升字彦眞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放湯六代孫也升少學多關覽而任情不羈關涉也不羈謂超絕等倫不可羈束也鄒陽上書曰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者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杜預注左傳曰大人謂在位者也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雖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前書鄒陽上書曰意合則胡越為兄弟也仕郡為綱紀以能出守外黃令吏有受賕者即論殺之或譏升守領一時何足趨明威戮乎趨急也讀曰促對曰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侏儒短人能為俳優也穀梁傳曰魯定公與齊侯會夾谷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兩君合好夷狄之人何為來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乃歸魯鄆讙龜陰之田君子仕不為己職思其憂詩唐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憂職主也君子之居位當思盡忠不為己身豈以久近而異其度哉遇黨錮去官後竟見誅年四十九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

趙壹

趙壹傳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魁梧壯大之貌身長九尺美須豪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乃作解擯擯斥也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貽書謝恩曰昔原大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原大夫謂趙宣孟之子宣孟諡曰宣呂氏春秋曰趙宣孟將之絳見骫桑之下有餓臥人宣孟與脯二朐拜受之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將以遺之宣孟更賜之脯二束遂去骫即曲也朐古尊字也秦越人還虢太子結脈世著其神扁鵲姓秦名越人過虢虢太子病所謂尸蹷也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三陽五會有閒太子蘇見史記設曩之二人

不遭仁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而精脯出乎車軨（說文軨車轖間橫木）鍼石運乎手爪（古者以砭石爲鍼凡鍼之法右手象天左手法地彈而怒之搔而下之此運手爪也砭音必廉反）今所賴者非直車軨之精脯手爪之鍼石也乃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禮記曰祭司命鄭玄注云文昌中星）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眞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班班明貌）竊爲窮鳥賦一篇其辭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罼網加上機穽在下（禮記曰罼網畢弋鄭玄注云小而柄長謂之罼機撿獸機檻也穽穿地陷獸）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繳以縷係箭而射者也）羿子彀左（羿子謂羿也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命羿射十日中其九烏皆死彀其羽翼彀引弓也）飛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墯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西協韻音先）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以書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賢歸賢永

趙壹

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又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曰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駮（禮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尚書曰罹其凶害不忍荼毒孔安國注云荼毒苦也）秦漢無以相踰越乃更加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于茲迄今情偽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舐痔結駟正色徒行（莊子曰宋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秦王說之益車百乘見莊子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舐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乎）嫗㛂名埶撫拍豪強（嫗㛂猶傴僂也拊音衣宇反拍音匹迫反撫拍相親狎也）偃蹇反俗立致咎殃（偃蹇驕敖也）捷懾逐物日富月昌（捷疾也懾懼也急懼逐物則致富昌）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斯瘼之攸興寔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

趙壹

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羣吠之狺狺楚辭曰豈不思夫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以迎吠關梁閉而不通狺音銀安危亡於旦夕肆嗜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柁坐積薪而待燃柁可以正船也音徒我反前書賈誼曰措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而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榮納由於閃榆孰知辨其蚩妍閃榆傾佞之貌也行傾佞者則尊榮寵而見納閃榆音輸故法禁屈撓於勢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飢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為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左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古人壽促河清遲也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抗髒倚門邊伊優屈曲佞媚之貌抗髒高亢婞直之貌也佞媚者見親故昇堂婞直者見棄故倚門邊音葬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秦客魯生皆寓言也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

為芻老子曰被褐懷玉言匹夫而懷德義也楚辭曰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也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前書酈食其初見高祖長揖不拜因說高祖高祖引之上坐左傳曰豈不遽止杜預注曰遽畏也逢則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君分坐分坐別坐也坐者皆屬觀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自強許通陟意未許通壹以數至門故自勉強許通之尚臥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

舊矣（前書雋不疑見暴勝之曰竊伏海濱聞暴公子舊矣舊猶久也）乃今方遇而忽然（謂死也）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驚皆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壹（奉謁通名也）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屏（韓詩外傳曰周子高對齊景公曰臣願君之禽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露宿其傍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琴操曰卞和得玉璞以獻楚懷王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其欺慢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子立和復欲獻恐復見斬乃抱其玉而哭荊山之中晝夜不止泣盡繼之以血）陟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規聞壹名大驚乃追書謝曰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為日

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悚今旦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尊謂壹也敬之故號為尊）更啟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叡平其夙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天（平怒敬壹故謂為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修前好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人亦顏之徒希慕也）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懸遲心懸而遲仰之。劉攽曰正文仁兄案二人未嘗相呼為仁兄且壹與皇甫未嘗相接何兄之有劉表傳袁譚書呼之仁君此下文亦有仁君恨君字是）以貴下賤握髮垂接（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史記曰周公一沐三握髮以接天下之士）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論語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恂恂恭順貌）蓋見機

而作不俟終日易繫辭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蓋斷章以取義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歷說謂孔丘也論語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馬融注云孔子不用於時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也思士謂孟軻曰孟軻欲見魯平公臧倉譖之孟軻曰余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余不遇哉見孟子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四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嗟可去謝也可食曷何也言區區之心不量已而至君門禮記曰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有蒙袂輯屨貿貿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疢動膝灸壞潰人有四關十二節請俟它日乃奉其情輒誦來貺永以自慰遂去不顧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著賦頌箴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

劉梁傳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寧陽縣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東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羣論時之覽者以為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懼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也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心其文不存又著辯和同之論其辭曰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左傳劑作齊杜預注曰劑齊也音子隨反今人相傳劑音在計反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左傳晏子對齊景公

辭也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忠信爲周阿黨爲比以救過爲正以匡惡爲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楚恭王名審左傳楚王曰生十年而喪先君故云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緒業也謂鄢陵之敗爲晉所敗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殁請爲靈若厲大夫許諾謚法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左傳曰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之諾之也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子囊楚令尹名也大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寵榮也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謚法旣過能改曰恭案此楚語之文此達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芊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國語楚靈王子圍爲章華之臺伍舉對曰君爲此臺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數年乃成左傳芊尹申亥申無宇之子也乾谿

之役申亥曰吾父再干王命王不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圍以歸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也○劉說曰庄楚靈王子圍案文多一子字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死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淮南子曰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絶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疾王駕而往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斬子反以爲戮藏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疢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爲美者也武仲藏孫紇也左傳孟孫死藏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藏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言石能已疾也附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藏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悼子少武子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不可訪於臧紇臧紇曰飮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飮大夫酒臧紇爲客旣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悼子乃立季氏以公彌爲馬正其後公彌立孟孫與其構臧紇於季氏臧紇奔齊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鼠晝伏夜動不穴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不與田莊公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此鼠欲使怒而止也見左傳蓋善

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僞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僞焉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論語之文）夏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矣（茲此也念此事也在此身也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庶衆也言衆事恕己而施行斯可謂忠而有智矣）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左傳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杜預注云回邪也疚病也）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左傳曰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勃鞮以逆文爲成（勃鞮晉寺人名披左傳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披斬其袪及文公歸呂甥郤芮將焚公宮而殺文公寺人披以呂郤之難告之初雖逆文公後竟成之也）傳瑕以順厲爲敗（左傳言鄭厲公爲祭仲所逐後侵鄭及大陵獲鄭大夫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子厲公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遂殺傅瑕也）管蘇以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以速遣之）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爲斷不在憎愛以道爲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北新城屬涿郡）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前書文翁爲蜀郡太守興起學校比於齊魯也）庚桑瑣隷風移碨磥（碨磥猶瑣碎也莊子曰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人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庶幾其聖人乎碨音猥磥音壘罪反）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論語曰子路將使子羔爲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焉特召入拜尚書郎累遷後爲野王令未行光和中病卒孫楨亦以文才知名（魏志楨字公幹爲司空軍謀祭酒五官郎將文學與徐幹陳琳阮瑀應瑒俱以文章知名轉爲平原侯庶子）

邊讓傳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雖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章華臺辭見馬衍事揚雄曰詞人之賦麗以淫司馬相如作上林賦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此爲正也）其辭曰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荊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洞庭湖在今岳州西南）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說苑曰楚昭王欲之荊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游左洞

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也王不可遊也巫山在夔州巫山縣東）延目廣望騁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而忘死也（說苑此並司馬子綦諫昭王之言）於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史記曰靈王次於乾谿樂乾谿不能去）窮土木之技單珍府之實舉國營之數年乃成（技巧也單盡也國語楚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國君安人以爲樂今君爲此臺也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舉國營之數年乃成）設長夜之淫宴作百里之新聲（史記曰紂爲酒池肉林使男女倮而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史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也）於是伍舉知夫陳蔡之將生謀也（陳蔡二國先爲楚所滅也）乃作斯賦以諷之冑高陽之苗胤兮承聖祖之洪澤（冑胤也高陽帝顓頊也帝系曰顓頊娶於滕隍氏女而生老童是爲楚先楚詞曰帝高陽之苗裔也）建列藩於南楚兮等威靈於二伯（老童之後鬻熊事周文王早卒子孫熊繹周文王時封於楚其後子孫益盛與齊晉強二伯齊桓晉文也劉攽曰注與齊晉強案文少一字）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虢（國語曰商伯大彭豕韋左傳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達皇佐之高勳兮馳仁聲之顯赫（皇佐謂鬻熊佐

文王也左傳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人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爲仁聲也）惠風春施神武電斷華夏肅清五服攸亂（言靈王承先世仁惠之風如春施神武威技如電雷之斷決也五服侯甸綏要荒也亂理也）豈垂精於萬機兮夕回輦於門館設長夜之歡飲兮展中情之嫵娩（嫵安也娩美也娩協韻音於願反）竭四海之妙珍兮盡生人之祕玩爾乃攜窈窕從好仇（窈窕幽閑也仇匹也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徑肉林登糟丘（史記紂作糟丘酒池懸肉以爲林也）蘭肴山竦椒酒淵流（蘭肴芳若蘭也）

振洒置振洒中也楚詞曰蕙肴兮蘭藉桂酒兮椒漿激玄醴於清池兮靡微
風而行舟登瑤臺以回望兮蓋彌日而消
憂彌終也楚辭曰望瑤臺而偃蹇於是招宓妃命湘娥宓妃洛水之神
女也相娥堯之二女娥皇女英湘水之神也齊倡列鄭女羅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舞
揚激楚之清宮兮展新聲而長歌激楚曲名也淮南子
曰激楚結風繁手超於北里妙舞麗於陽阿左傳曰繁手淫
聲慆堙心耳乃忘和平陽阿解見馬融傳金石類聚絲竹羣分被輕
袿曳華文方言曰袿謂之裾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羅衣飄飄組
綺繽紛組綬也繽紛也縱輕軀以迅赴若孤鶴之失
羣振華袂以逶迤若遊龍之登雲於是歡
嬿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調繁手改彈清
聲發而響激微音逝而流散振弱支而紆
繞兮若綠繁之垂幹忽飄飄以輕逝兮似
鸞飛於天漢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響
應修短靡跌跌蹉也長袖奮而生風清氣激而
繞結歌聲激發縈繞纏結爾乃妍媚遞進巧弄相加俯

仰異容忽兮神化化協韻音花體迅輕鴻榮曜春
華進如浮雲退如激波雖復柳惠能不咨
嗟柳下惠展季也家語曰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言其貞也於是天河
既回淫樂未終清籥發徵激楚揚風籥如笛六孔
於是音氣發於絲竹兮飛響軼於雲中比
目應節而雙躍兮比目魚一名鰈一名王餘不比不行今江東呼為版魚韓詩外
傳曰瓠巴鼓琴淫魚出聽孤雌感聲而鳴雄枚乘七發曰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羈
雌孤雄也美繁手之輕妙兮嘉新聲之彌隆於是
眾變已盡羣樂既考考成也歸乎生風之廣
夏兮脩黃軒之要道黃帝軒轅氏得房中之術於玄女遂周吸氣還精補
腦可以長生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揚夏窔房下羅帷來清風携西子之弱腕
兮援毛嬙之素肘西子西施也越絕書曰越王句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
吳王毛嬙毛嬙也莊子曰毛嬙麗姬人之美者形便娟以嬋媛兮若流
風之靡草淮南子曰今舞者便娟若秋葯被風葯白芷也美儀操之
姣麗兮忽遺生而忘老爾乃清夜晨妙技
單收尊俎徹鼓盤張衡七盤賦曰歷七盤而蹝躡也惆焉若

酲撫劍而歎酲酒病也慮理國之須才悟稼穡之艱難美呂尚之佐周善管仲之輔桓將超世而作理焉沈湎於此歡於是罷女樂墮瑤臺思夏禹之卑宫慕有虞之土階墨子曰堯舜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舉英奇於仄陋拔髦秀於蓬萊蓬蒿草萊之間也爾雅曰髦俊也君明哲以知人官隨任而處能能協韻音乃來反百揆時序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尚書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至繼高陽之絕執崇成莊之洪基史記曰楚成王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於天子莊王成王孫也納伍舉蘇從之諫罷淫樂聽國政所誅殺百人所進擢百人國人大悅雖齊桓之一匡豈足方於大持穀梁傳曰齊桓公爲陽穀之會一匡天下匡正也爾乃育之以仁臨之以明致虔報於鬼神盡肅恭乎上京言甚尊事周室馳淳化於黎元永歷世而太平大將軍何進聞讓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詭以軍事徵召既到署令史續漢志曰大將軍下有令史及御史屬三十一人進以禮見之讓善占謝能辭

對時賓客滿堂莫不羨其風府掾孔融王朗並修刺候焉朗字景興魏志有傳議郎蔡邕深敬之以爲讓宜處高任乃薦於何進曰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爲元龜華髮白首也元龜所以知吉凶尚書曰格人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韓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鷺絜白之鳥也西雍文王辟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絜白之人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髫齔夙孤不盡家訓髫髮也齔毀齒也及就學廬便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衆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劉攽曰案文多一者字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

輩而進非所以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焉呂氏春秋曰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洎肉汁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豈竊悄邑悄邑憂貌也怪此寶鼎未受犠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臠割之間頗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賁之機密展之力用云

若以年齒為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理阿之功子奇年十八為阿宰有其績苟堪其事古今一也讓後以高才擢進屢遷出為九江太守不以為能也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還家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搆讓於操操告郡就殺之文多遺失

酈炎傳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炎有文才解音律言論給捷多服其能理給敏也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有志氣作詩二篇曰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脩翼無卑棲遠趾不步局窘迫也舒吾陵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性在清濁富貴有人籍貧賤無天錄富貴者為人所栽於典籍也貧賤者不載於天錄謂若蕭曹見名於圖書通塞苟由已志士不相卜言窮達苟由己則志士不須相卜也故蔡澤謂唐舉曰富貴吾自取之所不知者壽命也陳平敖里社陳平為里社宰分肉均里中曰嗟使平宰天下故陳孺子之為宰也韓信釣河曲韓信家貧無行不得為吏釣於淮陰城下河曲水之曲名見前書也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祿六斛四斗曰鍾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岳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投

荊南沙賈誼以為漢土德改定律令絳侯周勃及灌嬰共毀之文帝以誼為長沙太守見前書也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伯樂卞和安得孔仲尼為世陳四科謂德行政事文學言語也炎後風病恍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對熹平六年遂死獄中時年二十八尚書盧植為之誄讚以昭其懿德

侯瑾傳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恆傭作為資暮還輒爇柴以讀書常以禮自牧易曰卑以自牧牧養也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並稱疾不到作矯世論以譏切當時而徙入山中覃思著述覃深也以莫知於世故作應賓難以自寄又案漢記撰中興以後行事為皇德傳三十篇行於世餘所作雜文數十篇多亡失西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為侯君云

高彪傳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無錫今常州縣家本單寒至彪為諸生遊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風問風猷令問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敘腹心之願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龍寵也不圖遭疾幽閉莫啓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白屋匹夫也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疴傲士故其宜也融省書慙追謝還之彪逝而不顧後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為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

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曰文武將墜乃俾俊臣（俾使也）整我皇綱董此不虔（董正也）古之君子即戎忘身（易曰不利即戎司馬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忘其家援枹鼓即忘其身）明其果毅尚其桓桓（左傳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尚書曰勖哉夫子尚桓桓桓桓武貌）呂尚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太公年七十遇文王毛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天有太一五將三門（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三門者開門休門生門五將若天目文昌等）地有九變丘陵山川（孫子九變篇曰用兵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為輕地我得則利彼得亦利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為重地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為死地通九變之地知用兵矣）人有計策六奇五間（陳平凡出六奇策孫子曰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者也生間者反報者也）總茲三事謀則咨詢（總天地人之事而咨詢謀於衆）無曰己能務在求賢

淮陰之勇廣野是尊（臣賢按前書韓信破趙求廣武君李左車解其縛而師事之而此作廣野衆廣野君酈食其無韓信師事酈益誤也）周公大聖石碏純臣以威克愛以義滅親（周公誅管蔡石碏殺其子厚也尅勝也前書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左傳曰石碏純臣也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己真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曲道以合時者不足觀也）先公高節越可永遵佩藏斯戒以厲終身邕等甚美其文以為莫尚也後遷內黃令帝敕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洛陽城東面北頭門）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彪到官有德政上書薦縣人申屠蟠等病卒於官文章多亡子岱亦知名

張超傳

張超字子並河間鄚人也（鄚今瀛州縣）留侯良之後也有文才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雋征黃巾為別部司馬著賦頌碑文薦檄牋書

謁文嘲凡十九篇超又善於草書妙絶時
人世共傳之

禰衡傳

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般音卜滿反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避難荊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陳羣字長文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趙蕩寇將軍見魏志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典略曰衡見荀彧有儀容但有貌耳故可弔喪趙有腹大健啖肉故可監廚也○劉攽曰案有腹大宰捐作腹尺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交友上

疏薦之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孟子曰堯時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尚書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俾使也乂理也旁求四方以招賢俊尚書曰旁求四方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尚書帝堯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時是也熙興也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敘文王德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言不敢荒寧也惟岳降神異人並出毛詩曰維岳降神生甫及申甫申公孫弘傳贊曰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礫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莊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於道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前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為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子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讎國語楚藍尹亹謂子西曰吾聞闔廬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呂氏春秋魏文

文侯問諸大夫曰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子是以知君不肖君也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也鷙鳥累伯不如一鶚鄒陽上書之言也鶚大鵰也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前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前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也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

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尚書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召扁鵲曰血脉理也昔秦穆如此七日寤寤而曰我之帝所甚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果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其聲動心也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諸本並作臺牧未詳其義融集作堂牧飛兔騕褭絕足奔放

良樂之所急呂氏春秋曰飛兔騕褭古誘注曰日行萬里王良伯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融既愛衡才數薦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史方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文士傳曰魏太祖欲辱衡乃令人錄用為鼓史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製作衣一岑牟一單絞及小褌通史志曰岑牟鼓角士胄也鄭玄注禮記曰絞蒼黃之色也

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參檛蹀躡而前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撾蹋地來前躡馺足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參撾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撾自衡始也賢案撾擊也並擊鼓杖也參撾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則參曲奏之名則撾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復參撾而去足知參撾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故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袒衣杜預注左傳曰

禰衡

（相近身衣也音女一反）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着之畢復參撾而去顏色不怍（[illegible]）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雅正也言大雅君子不當爾）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勑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着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梲杖（說文曰梲大杖也音他結反）坐大營門以杖築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興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卧者爲

禰衡

屍屍冢之閒能不悲乎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抵擲也）表憮然爲駭（憮然猶怪之也音撫）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爲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食亦反）爲章陵太守尤善於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識記也音志）唯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

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劉攽曰案文無攬字當作覽 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上釋名曰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 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死公罵言云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劉攽曰注案勿當作物又少云字何物者猶言何物老嫗古語如此若多 祖大怒令五百將出五百猶今言問事也解見宦者傳 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時殺焉射徒跣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斂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爲貴毛詩序曰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詩者志之所之故情志動而篇辭作斯文章之爲貴 抽心呈貌非彫非蔚蔚縟也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 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禮記曰不辭費

文苑傳第七十下

獨行傳第七十一　范曄　後漢書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謂之中庸言若不得中庸之人與之居必也有得狂狷之人 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此是論語者因夫子此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 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矣流爲否異適矣人之好尚不同或爲否或爲適 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衆也或志剛金石而剖析於強禦剖析謂破折也強禦謂強梁也 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諒信也 亦有結朋協和幽明共心范式張劭也 蹈義陵險死生等節若劉茂李善也 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雜難爲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有遺措置也 載之則貫序無統以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故總爲獨行篇焉庶備諸

闕文紀志漏脫云爾

譙玄傳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也少好學能說易春秋仕於州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灾乃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為微行前書武帝微行常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也成帝微行亦然故言始也立趙飛燕為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太子多橫夭折玄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胤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易曰幹父之蠱注云蠱事也毛詩曰螽斯后妃之德也后妃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其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太子產而不育前書曰成帝宮人曹偉能及許美人皆生子趙以讒皆令殺之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剥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脩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别此為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九女解見崔琦傳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時數有灾異玄輒陳其變既不省納故久稽郎官後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詔公卿舉敦朴直言大鴻臚左咸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為繡衣使者前書侍御史大夫有繡衣直指出討姦猾理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持節與太僕任惲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縱捨也變易姓名間竄歸家間私也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

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時兵戈累年莫能脩尚學業玄獨訓諸子勤習經書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策詔本郡祠以中牢勑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犍為費貽不肯仕述（劉攽曰案文亦字乃入在不字上）乃漆身為厲陽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瑛善說易以授顯宗為北宮衛士令（漢官儀曰北宮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

李業傳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博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元始平帝年也）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彀弩射市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而反託疾乎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史記曰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丘哉乃還也）未聞求賢而脅以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業為酒士（王莽時官酤酒故置酒士也）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

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爲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猜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論語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親於其身爲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論語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又曰君子見危授命見得思義）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大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

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像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劒而死是時犍爲任永君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靑盲以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淸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劉茂傳

劉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再遷五原屬國候遭母憂去官服竟後爲沮陽令（沮陽縣屬上谷郡故城在今嬀州東且音阻）會王莽簒位茂弃官避世弘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爲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衆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盂縣（今并州盂縣也）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爲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臣爲賊所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踰城出保盂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高宜蒙表擢以厲義士詔書即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續漢書宗正丞一人比千石也）後拜侍中卒

官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遙望虜營烟火急趣之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苦諫止不聽顯蹙令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歿於陣顯拔刃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赴之顯遂墮馬福以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賞賜各除子一人爲郎中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厭次縣之河也）與賊合戰雄敗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所姓也風俗通曰宋大夫華所事之後也漢有所忠爲諫議大夫）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豪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東郡太守捕得豪等具以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爲郎中

温序傳

温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弓里戍（弓里姓也）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大人，問以策謀。戍見序奇之，上疏薦焉。於是徵為侍御史，遷武陵都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檛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汙土。遂伏劍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為冢地，賻穀千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為郎中。長子壽，服竟為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弃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序冢在今并州祁縣西北）。

彭脩傳

彭脩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毗陵今常州晉陵縣也吳地記曰本名延陵吳季子所封漢改曰毗陵）。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休假也），與脩俱歸，道為盜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為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鼂行太守事（漢官儀曰都尉秦官也本名郡尉掌佐太守典其武職秩比二千石孝景時更名都尉），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鼂怒，使收縛意，欲案之，掾史莫敢諫。脩排閤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鼂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脩因

拜曰昔任座面折文矦（解見文苑禰衡傳）朱雲攀毀欄檻（前書成帝時朱雲上書請以尚方斬馬劔斬張禹上欲殺之雲攀折殿檻西京雜記云攀折王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爲賢君主簿爲忠臣竈遂原意罰貰獄吏罪後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吳令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爲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脩者餘悉皆降散言曰自爲彭君故降不爲太守服也

索盧放傳

索盧放字君陽（索盧姓也）東郡人也以尚書教授千餘人初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寛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建武六年徵爲洛陽令政有能名以病乞身徙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以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輿之見於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子爲太子中庶子卒於家（漢書曰太子中庶子秩六百石）

周嘉傳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時爲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守闕稱冤詔遣覆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劔相刃使乃收燕（○劉攽曰案文少一者字）繫獄屢被掠

楚辭無屈撓當下蠶室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謝承書曰[illegible]王之後[illegible]）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汝墳地）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嘉仕郡爲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爲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爲賊既逆豈有還害其

君者耶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爲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實駑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尚公主嘉稱病篤不肯當稍遷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爲立祠焉嘉從弟暢字伯持性仁

慈爲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位至光祿勳

范式傳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氾少遊太學爲諸生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見其子也孺子稚子也）乃共剋

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爲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

范式

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黄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儀禮喪服要字曰朋友在他國袒免歸則已注云謂無親者爲之主喪服又曰朋友麻注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絰帶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

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窆下棺也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脩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

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

書表式行狀三府並辟不應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爲新野縣阿里街卒阿里里名也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導引式之騎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集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

賤業（史記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受公子財）晨門肆志於抱關（解見張皓傳也）子欲
居九夷不患其陋（論語曰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勑縣代萬以
爲先備未竟不肯去萬在阿里正身厲行
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
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萬也乃
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
送馬謝之萬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還廬江
太守有威名卒於官

李善傳

李善字次孫南陽淯陽人本同縣李元蒼
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
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
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
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陽瑕丘界中
親自哺養乳爲生湩（湩乳汁也音竹用反）推燥居溼備
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
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
率脩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
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
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
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
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淯陽過
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
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
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
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
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閒相

王忳傳

王忳字少林（忳音純）廣漢新都人也忳嘗詣
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

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忳即鬻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忳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忳忳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忳入它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忳所由得馬忳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忳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忳忳辭讓而去時彥父為

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忳休自與俱迎彥喪餘金具存忳由是顯名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斄亭斄音台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忳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忳呪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忳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賊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取財貨忳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忳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忳曰當為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

里於是亭遂清安

張武傳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由拳縣故城在今蘇州嘉興縣南）父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失屍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嘗持父遺劒至亡處祭醊泣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絕命

陸續傳

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爲族姓祖父閎字子春建武中爲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自是常勑會稽郡獻越布續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飢郡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續悉簡閱其民訊以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

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字無有差謬興異之刺史行部見續辟爲別駕從事以病去還爲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太半唯續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爲門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

方（續漢書曰蒙文古字作寸）斷兹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謁舍謂停主人之舍也）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長子稠廣陵太守有理名續中子逢樂安太守少子褒力行好學不慕榮名連徵不就褒子康已見前傳

戴封傳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剛縣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東北）年十五詣大學師事鄮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平溫病卒封養視殯斂以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家更斂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後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時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永元十二年徵拜太常卒官

李充傳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衣遞食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

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僞酬之曰如欲
別居當醖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
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
曰此婦人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
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
中驚肅因遂罷散充後遭母喪行服墓次
有人盜其樹者充手自殺之服闋立精舍
講授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
充以捐溝中因謫署縣都亭長不得已起
親職役後和帝公車徵不行延平中詔公
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
勸後進特徵充爲博士時魯平亦爲博士
每與集會常歎服焉充遷侍中大將軍鄧
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下音假借子夜反）以充高節
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騭
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

天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
乃爲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
欲絕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
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騭甚望之同坐汝南
張孟舉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
說士未究（一日竟畢日也）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
之責非所以光祚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
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爲子孫之計由是
見非於貴戚遷左中郎將年八十八以爲國
三老安帝常特進見賜以几杖卒於家

繆肜傳

繆肜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弟四
人皆同財產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
數有鬭爭之言肜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撾
曰繆肜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
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

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仕縣爲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爲決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它郡彤獨留不去爲起墳冢乃潛穿井傍以爲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鄉里辟公府舉尤異遷中牟令縣近京師多權豪彤到誅諸姦吏及託名貴戚賓客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卒於官

陳重傳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宜春今袁州縣）少與同郡雷義爲友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

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十餘通記（記書也）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至詭求無已（說文曰詭責也）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爲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鄰舍郎絝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而市絝以償之後寧喪者歸以絝還主其事乃顯重後與義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後舉茂才除細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遷爲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後爲司徒所辟拜侍御史卒

雷義傳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鄱陽縣城在今饒州鄱陽縣東）初爲郡功曹皆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

人死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屋宇乃得之金主已死無所復還義乃以付縣曹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罪以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俱辟二人義遂爲守灌謁者漢官儀曰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灌謁者胡廣云州草二帝服勤園陵謁者罷拯後遂稱云馬融以爲灌若習所職也應奉云如說人之言則吉凶異制馬云灌習也字又非也高祖承奉灌嬰服事七年號大謁者後人象之以姓灌章崔豈其然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十人旋拜侍御史除南頓令卒官子授官至蒼梧太守

范冉傳

范冉字史雲冉或作丹陳留外黃人也少爲縣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郵冉恥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冉好違時絕俗爲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爲人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謝承書曰奐字子昌河內武德人明五經負笈追業當塗圖取交黎拜爲考城令遷漢陽太守徵拜議郎卒奐後爲考城令境接外黃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齎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冉見奐車徒駱驛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奐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前亭宿息以敘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

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奐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桓帝時以冉爲萊蕪長萊蕪縣屬泰山郡故城在今淄川縣東南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朝史記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議者欲以爲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閒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袁崧書曰冉去官嘗使兒捃拾麥得五斛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莫道冉後知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矣遂誓不敢受○劉攽曰注遂誓不敢受案敢當作取取字誤寫作敢遂妄出受字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糧粒盡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及黨禁解爲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是時西羌反叛黃巾作難制諸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制謂制書也冉首自劾退詔書特原不理罪又辟太尉府以疾不行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於

家臨命遺令勑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其明堂之奠儀禮送死者衣曰明衣器曰明器鄭玄注云明者神明之也此言明堂亦神明之堂謂壙中也干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前書劉向曰延陵季子葬子其高可隱音義云隱人肘隱肘也隱音於靳反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李子堅李固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於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諡僉曰宜爲貞節先生諡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廉自克曰節也會葬者二千餘人刺史郡守各爲立碑表墓焉

戴就傳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

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鋘（鋘吳毛詩云、不吳不敖）斧使就挾於肘腋（何承天纂文曰臿今之鋘也張揖字詁云臿刃也鋘音華案說文字林王著並無鋘字）就語獄卒可熟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彭音旁也）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掇拾也丁活反）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本草經曰馬通馬矢也）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墯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藉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邪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冤毒柰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騃狃行無義（狃忕也俗言慣習騃五駭反）

拆反就考死之日當白於天與羣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寵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風俗通曰光祿奉勳丁別爲主事）

趙苞傳

趙苞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人（今貝州武城縣）從兄忠爲中常侍苞深恥其門族有宦官名埶不與忠交通初仕州郡舉孝廉再遷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柳城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營州南）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爲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步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

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
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威
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
母對漢使伏劒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
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殯
斂母畢自上歸葬靈帝遣策弔慰封鄃侯
鄃今貝州縣也音式瑜反 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
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
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向栩傳

向栩字甫興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也高上傳向長字作尚也少為書生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
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著絳綃頭說文綃生絲也從糸肖聲音消案此字當作幧音此消反其字從巾古詩云少年見羅敷脫巾著幧頭鄭玄注儀禮云如今著幧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却繞髻也常於竈北坐板牀上如
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不好語言

而喜長嘯賓客從就輒伏而不視有弟子
名為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或騎驢入
市乞匃於人或悉要諸乞兒俱歸止宿為
設酒食時人莫能測之郡禮請辟舉孝廉
賢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又與彭城
姜肱京兆韋著並徵栩不應後特徵到拜
趙相及之官時人謂其必當脫素從儉說易簡素而栩更乘鮮車御良馬世疑其始偽及
到官略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萊徵拜侍中
每朝廷大事侃然正色百官憚之會張角
作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
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
滅中常侍張讓讒栩不欲令國家命將出
師疑與角同心欲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
獄殺之

諒輔傳

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爲五官掾（百官志曰每州皆置諸曹掾史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呪曰輔爲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令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今郡太守改服責己爲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請若至日中不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茭茅以自環（茭乾芻也）搆火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至誠

劉翊傳

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曾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志臥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臨郡引爲功曹翊以拂名公之子（拂暠之子也）乃爲起焉拂以其擇時而仕甚敬任之陽翟黃綱恃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營植拂召翊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爲之柰何翊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爲民也（禮記曰名山大澤不以封）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獲禍貴子申甫則自以不孤也（申甫拂[illegible]）拂言翊言遂不與之乃舉翊爲孝廉不就後黃巾賊起郡縣飢荒翊救給之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貧者死亡則爲具殯葬嫠獨則助營妻娶（寡婦[illegible]無夫[illegible]）獻帝遷都西京翊舉上

討掾是時寇賊興起道路隔絶使驛稀有達者翊夜行晝伏又到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散所握珍玩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

王烈傳

王烈字彥方（魏志烈字彥考）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劒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劒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爲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琙子豹年十八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琙子同年琙見親愛之遣就師學爲娶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京事太守）訪問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年七十八

贊曰秉方不忒臨義罔惑（忒差也言獨行之人秉執方正不差二也）惟此剛絜果行育德（易蒙卦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也）

獨行傳第七十一

方術傳第七十二上　范曄　後漢書八十二上

任文公　郭憲　許楊　高獲　王喬
謝夷吾　楊由　李南　李郃　段翳
廖扶　折像　樊英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
易繫辭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
易說卦曰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繫辭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
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
左傳曰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尚書曰歷象日月星辰也
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扃於明靈之府封縢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闚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玄龜負書背甲赤文朱字止壇舜禮壇于河畔沈璧禮畢至于下昃黃龍負卷舒圖出水壇畔
箕子之術
箕子說洪範五行陰陽之術也
師曠之書
占災異之書也今書七志有師曠六篇
緯候之部
緯七經緯也候尚書中候也
鈐決之符
兵法有玉鈐篇及玄女六韜要決曰大公對武王曰主將有陰符有大勝得敵之符符長一尺有破軍禽敵之符符長九寸有降城得邑之符符長八寸有却敵報遠之符符長七寸有交兵驚中堅守之符符長六寸有請糧食益兵遠之符符長五寸有敗軍亡將之符符長四寸有失亡吏卒之符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闕符所告者皆誅
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
爾雅曰賾深也區域也
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
風角六日七分解並見郎顗傳遁甲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今書七志有遁甲經七政日月五星之政也元氣者謂開闢陰陽之書也河圖曰元氣闓陽為天前書班固曰東方朔之逢占覆射音義云逢人所問而占之也日者卜筮掌日之術也史記司馬季主為日者挺專折竹楚辭

曰索瓊茅以筳篿注云筳八段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曰篿挺音大寧反須臾陰陽吉凶立成之法也今書七志有武王須臾一卷孤虛者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無干是為孤也對孤為虛前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
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
望雲解見明帝紀省氣者觀城郭人畜氣以占之也
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
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又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或開末而抑其端
論語曰孔子有疾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鄭玄注云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
或曲辭以章其義
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也
所謂民可

方術序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蓺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前書武帝時李少翁欒大等並以方術見少翁拜文成將軍欒大拜五利將軍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士莫不搤腕而自言有禁方矣抵側擊也）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騁馳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錄越登槐鼎之任（光武以赤伏符文拜梁爲大司空又以讖文拜孫咸爲大司馬見景丹傳）鄭興

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各見本傳）自是習爲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爲宜見藏擯（謂桓譚賈逵張衡之流也各見本傳）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爲此也（司馬遷字子長其父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曰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使人拘而多畏見史記也）夫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硋或同（硋音五愛反）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

誣然則術數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禮記曰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詩之失愚書之失誣鄭玄注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也）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易曰極數知來之謂占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繫辭之文也）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取遺謂信與不信也陰陽之術或信或不信各有所既故偏蔽也以爲甚有者雖流宕失中過於虛誕者亦爲失也○劉攽曰正文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案此文不成文理注亦不明蓋非范本眞）中世

張衡爲陰陽之宗郎顗咎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焉（郎顗襄楷等各有傳也楊厚等也）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蓺能今蓋糾其推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表顯也）

任文公傳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閬中今隆州縣）父文孫明曉天官風角祕要文公少修父術州辟從事

哀帝時有言越巂太守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實共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白諸從事促去當有逆變來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自發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得免後爲治中從事時天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爲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

五

姓或聞頗有爲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餔時湔水涌起十餘丈酈元水經注云湔水出綿道玉壘山在今益州湔音子延反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辟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王莽篡後文公推數推歷運之數也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劉攽曰舊本有一日字不合刊去時人莫知其故後兵

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捷健也犇得完免遂隱于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時蜀武擔石折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九百二十步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爲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武都擔土葬於成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俗今名曰石笋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爲之語曰任文公智無

八

雙

郭憲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也續漢志汝南郡有宋公國周名郟丘漢改爲新郪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於此少師事東海王仲子時王莽爲大司馬召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有往教之義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敢違之憲曰今正臨講業且當訖事仲子從

郭憲

之日晏乃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對莽陰奇之及後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于東海之濱莽深忿恚討逐不知所在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徵憲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回向東北含酒三潠（埤蒼曰潠噴也音巽）執法奏爲不敬（執法執法之官也）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厭之此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靷在馬胷音胤）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爲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瞀不復言（瞀亂也）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嘗聞

許楊

關東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觥觥剛直之貌音古横反）憲遂以病辭退卒於家

許楊傳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爲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爲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陂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楊曉水脈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前書翟方進奏罷鴻郤陂）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飢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我芋魁（方進字子威芋魁芋根也前書曰飴作飯亨作羹）反乎覆陂當復昔大禹決江疏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徵於此誠願以死效力晨大悅因

署楊爲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埶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塘堤堰水也）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聽遂共譖楊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恐遽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後以病卒晨於都官爲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

高獲傳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爲人尼首方面（尼首首象尼丘山中下四方高也）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舊師事司徒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鈇鑕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劉攽曰主簿曰獲案文多一曰字）獲聞之即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爲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續漢書曰監屬縣有三部每部督郵書掾一人）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軾其閭（軾所以禮之禮記曰軾視馬尾也）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城在今蘇州西南）石城人思之共爲立祠

王喬傳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

輙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
張之但得一隻舄焉乃詔尚方詐視（說文曰詐亦視也音莫各反）
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
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
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
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
立覆俗言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
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爲立

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王喬）
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墓在今葉縣東）
能爲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
聲焉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柏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謝夷吾傳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

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爲督郵時烏
程長有臧釁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
所驗但望閤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
爲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
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
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日果有驛馬
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之（謝承書曰倫甚崇其道徙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禮時或遊戲不肯讀書便白倫行罰遂

成其業也）舉孝廉爲壽張令（謝承書曰縣人女子張雨早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雨皆爲娉娶皆成善士夷吾高其義州郡表復兩門戶永平十五年蝗發泰山流被郡國食五穀過壽張界飛逝不集）稍遷荊州刺史（謝承書曰夷吾雅性明達能決斷罪疑行部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狩駕幸魯陽有詔勑荊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誡長吏勿廢舊儀朕將覽焉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夷吾所決正一縣二百餘事事與上合而朝廷歎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常以勸羣臣）遷鉅鹿太守所在愛
育人物有善績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爲文
薦夷吾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

謝夷吾

皐陶政致雍熙○劉攽曰案文勢不當駢用兩政字蓋上政本是台字誤作化後人誤之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頼傅說呂
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尚書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注云皇大極中也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
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姿挺特奇偉秀出
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四科見文苑傳尚書臯陶謨九德曰寬而栗愿而恭亂而敬柔而立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
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
錄探賾聖祕觀變歷微占天知地與神合
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為陪　與臣從
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綱勗
臣懦弱董督也勗勉也得以免戾奮勵廢動及其應
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愛
牧荊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
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史記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不與人爭利
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為九伯

謝夷吾

之冠左傳曰五侯九伯杜預注云九州之伯也遷守鉅鹿政合時雍
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奧同
史蘇京房之倫左傳史蘇晉之太史善筮若京房字君明善陰陽占候見前書雖
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譽不
馳騖以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
賢實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焉絕俗誠社稷
之元龜大漢之棟甍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元大也甍亦棟也宜
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
下使五品咸訓于嘉時五品五常之教也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訓順也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
已臣以頑駑器非其疇疇類也尸祿負乘夕惕
若厲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夕惕若厲言君子終日乾乾至于夕猶怵惕戒懼若危厲願乞
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
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後以行春
乘柴車從兩吏柴車賤車也冀州刺史上其儀序
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邳令豫克死日如

期果卒勑其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墓謂塋域墳謂築土時博士勃海郭鳳亦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凶占應先自知死期預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而終棺音古亂反

楊由傳

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爲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爲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廣柔縣屬蜀郡故城在今茂州汶川縣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哺哺當作柿音孚廢反說文曰柿削木札朴也陳留風俗傳曰燕而投之是也史家假借爲肺腑字今俗或作脯或作肺反哺之哺學士因云是夫究之名也風角書曰庶人之風拂塵轉削若是何由可轉太守以問由由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由嘗從人飲勑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鬬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鬬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終于家

李南傳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句容今潤州縣也近句曲山有所容因名焉少篤學明於風角和帝永元中太守馬棱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謁賀棱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當即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旦日棱延望景晏以爲無徵至晡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棱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航宛陵縣屬丹陽郡航以舟渡水也馬蹶足是以不得速蹶顛也棱乃服焉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南女亦曉家術爲由拳縣人妻晨詣

嬰至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爲婦女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李郃傳

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郃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謡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前書音義曰觜參益州之分野也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郃

猶爲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郃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其誅凡交通憲者皆爲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郃歲中舉孝廉五遷尚書令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爲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爲司徒及北鄉侯病郃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郃功不顯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災異賜策免將作大匠翟酺上郃潛圖大計以安社稷於是錄陰謀

之功封郃涉都侯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冑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家語曰仲尼既葬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三年喪畢或去或留也)冑字世威奉世之後也(奉世字子明宣帝時為前將軍見前書也)常慕周伯況閔仲叔之為人隱處山澤不應徵辟郃子固已見前傳弟子歷字季子清白有節博學善交與鄭玄陳紀等相結為新城長政貴無為亦好方術時天下旱縣界特雨官至奉車都尉

段翳傳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為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為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撾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鬬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業翳遂隱居竄跡終于家

廖扶傳

廖扶字文起(廖音力弔反又音力救反)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為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為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為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又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冢側未曾入城市太守謁煥(謁姓也)先為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脩門人

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爲北郭先生年八十終于家二子孟舉偉舉並知名

折像傳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國爲鬱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老子曰多藏必厚亡也）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疏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爲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闘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國語曰楚成王每出子文必逃王止而後入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夫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不逃富）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左傳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傳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筭河洛七緯推步災異（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氾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illegible]）隱於壺山之陽（山在今鄧州新城縣際）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

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術藝安帝初徵為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孔喬(謝承書曰喬字子松究人也學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常幽居脩志篤意典籍至乃歷年身不出門郡至莫得其見乃公車徵不行卒於家也)李昺(謝承書曰昺字子然鄉人也篤行好學不羨榮祿習魯詩京氏易室家相待如賓州郡前後禮請不應舉茂才除召陵令不至官公車徵不行卒也)北海郎宗(謝承書曰宗字仲綏安丘人也善京氏易風角星筭推步吉凶常負笈玩跡賣卜給食布服間行人莫得知安帝詔公車徵策文曰賜宗李昺孔喬等前比徵命未肯降意恐主者苟再禮意不備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其身各致嘉禮遣詣公車將以補察國政輔職之不逮青州被詔書遣宗詣公車對策陳災異而為諸儒之表拜議郎除吳令到官一月時卒暴風宗占以為京師有大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表上博士徵宗恥以占事就徵文書未到夜懸印綬置廳上遁去終于家子顗自有傳)陳留楊倫(見儒林傳)東平王輔六人(謝承書曰輔字公助平陸人也學公羊傳援神契常隱居野廬以道自娛辟公府舉有道對策拜郎中陳災異睹吉凶有驗拜議郎以病遜安帝公車徵不行卒於家)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

起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環堵面一堵也莊子曰原憲居環堵之中也)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中其志雖簞食不厭也(簞笥也論語曰顏回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為英設壇席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

千斛常以八月致牛一頭酒三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英初被詔命僉以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談者以爲失望謝承書曰南郡上遣東留俱徵既而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英善門與其才者多引古義以諫諍使我聽英頗免人議議者失望也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英既善術朝廷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變復異事於常也初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將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禮記曰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其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於家孫陵靈帝時以諂事宦人爲司徒陳

郡郤巡學傳英業官至侍中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蓺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爲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爲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末或疎文章雖美時儆則不用也禮樂識變代才則滯及其陶搢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邈用表乖之數跡乎言文章禮樂其道邈遠出於常用之表不可以數跡求也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亦明矣墊猶掘也至乃誚謨

遠術賤斥國華（遠術謂禮樂，國華謂懷道隱遯之士也）以爲力詐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前書大人賦曰：雖濟一代，不足以喜。）孟軻有言曰：「以夏變夷，不聞變夷於夏。」況有未濟者乎！

方術傳第七十二上

方術傳第七十二下　范曄　後漢書八十二

唐檀　公沙穆　許曼　趙彥　樊志張
單颺　韓說　董扶　郭玉　華佗
徐登　費長房　薊子訓　劉根　左慈
計子勳　上成公　解奴辜　甘始　王真
王和平

唐檀傳

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言之，以問檀。檀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祗復問檀變異之應。檀以爲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論語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蕭，肅也，謂屏也，言人臣至屏而加肅敬。）至延光四年，中黃門孫程揚

兵殺省（揚舉也）誅皇后兄車騎將軍閻顯等立濟陰王爲天子果如所占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檉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弃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爲唐子卒於家

公沙穆傳

公沙穆字文乂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爲兒童不好戲弄長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爲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它妖異時人奇之後遂隱居東萊山學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致產千金謂穆曰方今之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爲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忍也（謝承書曰穆嘗養豬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豬者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贏半直追以還買豬人告語自然實病欲賤賣不圖賣者人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義賈私約不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也。劉攽曰注賣者人相欺案文多一人字）後舉孝廉以高第爲主事遷繒相（繒縣屬瑯琊郡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也）時繒侯劉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爲多不法廢嫡立庶傲很放恣穆到官謁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謂臣曰繒有惡侯以弔小相明侯何因得此醜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違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爲輔願改往修來自求多福乃上沒敞所侵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苦辭諫敞敞涕泣爲謝多從其所規遷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既

蠶而螟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湮沒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獨得免害遷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人歡心年六十六卒官六子皆知名謝承書曰孜子尹字允恭亦爲善士舉孝廉尚書侍郎召陵令上谷太守也

許曼傳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太山主人生死故詣請命也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曼少傳峻學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緄令曼筮之卦成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爲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爲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

出為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其餘多此類云

趙彥傳

趙彥者琅邪人也少有術學延熹三年琅邪賊勞丙與太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邪屬縣殘害吏民朝廷以南陽宗資為討寇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合討無忌彥為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地五陽謂城陽南武陽開陽陽都安陽並近莒[illegible]宜發五陽郡兵郡名從孤擊虛以討之資具以狀上詔書遣五陽兵到彥推遁甲教以時進兵一戰破賊燔燒屯塢徐兗二州一時平夷

樊志張傳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仕嘗遊隴西時破羌將軍段熲出征西

羌請見志張其夕穎軍爲羌所圍數重因留軍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穎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虛引出住百里還師攻之可以全勝穎從之果以破賊於是以狀表聞又説其人既有梓慎焦董之識（焦延壽董仲舒）宜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有詔特徵會病終

單颺傳

單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也以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筭術舉孝廉稍遷太史令侍中出爲漢中太守公事免後拜尚書卒於官初熹平末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韓説傳

韓説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眚及奏賦頌連珠稍遷侍中光和元年十月説言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剋期宮中有災至日南宮大火遷説江夏太守公事免年七十卒於家

董扶傳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名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疾不就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徵拜侍中甚見器重扶私謂太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信之遂求出爲益州牧亦爲蜀郡屬國都尉相與入蜀去後

一歲帝崩天下大亂乃去官還家年八十
二卒後劉備稱天子於蜀皆如扶言蜀丞
相諸葛亮問廣漢秦宓董扶及任安所長
宓曰董扶褒秋豪之善貶纖介之惡任安
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云蜀志曰宓字子勑廣漢綿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宓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采自飾畫哉性自然也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纂請宓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臥在第舍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使張溫大敬服宓之文辯遷大司農四年卒

郭玉傳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
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
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針經診
脈法傳於世診候也音直刃反弟子程高尋求積年
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
方診六微之技陰陽隱側之術和帝時為
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
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
問所疾苦玉曰左陽右陰脈有男女狀若
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
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
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
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腠理
至微腠理皮膚之閒也韓子曰扁鵲見晉桓侯曰君有病在腠理也隨氣用巧針

石之閒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
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
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
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
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
針有分寸時有破漏分寸淺深之度破漏日有衝破者也重以
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
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為不愈也帝善其對

年老卒官

華佗傳

華佗字元化〔佗音徒何反〕沛國譙人也一名旉〔音孚〕遊學徐土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齊才計反〕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 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佗別傳曰人有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說數見華佗見其療病手脈之候其驗若神琅邪劉勳為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腳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創愈數十日愈已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易療之當得稻糠黃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餘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人因取犬斷腹近後脚之前以所斷之處向創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創中出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搖動良久須臾不動牽出長三尺所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創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匝候視諸脈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鈹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出周匝飲以亭歷犬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至將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然火溫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鬢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養治也佗便飲藥令臥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傅創飲之藥百日平復也○臣松之案曰注曰用寒水柔之曰當[illegible]〕佗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咽喉也〕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蓱齏甚酸〔音夜蒜曰[illegible]上子岸者多大蒜為小蒜[illegible]生可[illegible]又可苦石蓮花也魏志又[illegible]字正作蘇薑[illegible]水上浮萍者蒙文且者語作也○[illegible]〕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懸於車而候佗時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蛇以十數乃知其奇〔魏志曰故甘陵相夫人有身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云在左於是為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

熱食得汗即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療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苔也

又有一郡守篤病久佗以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殺佗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疾者詣佗求療佗曰君病根深應當剖破腹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相殺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療應時愈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匈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為也即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朞當發遇良醫可救登至期疾動時佗不在遂死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針隨手而差

有李將軍者妻病呼佗視脈佗曰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聞實傷身胎已去矣佗曰案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妻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脈理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脊乃為下針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埶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識但其色已黑佗之絕技皆此類也佗別傳曰有人病腳躄不能行舁詣佗佗望見云已飽針灸服藥矣不復須看脈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後灸處夾背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為人性惡難得意且恥以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乞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勅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察也知妻詐疾乃收付許獄訊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

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亦不强與索火燒之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寐佗以爲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即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後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愍而與之乃故往譙更從佗求適值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發無藥而死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劉攽曰普依準佗療案文不全須有一病字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熊經若熊之攀枝自懸也鴟顧身不動而迴顧也莊子曰吐故納新熊經鳥申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

華佗

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佗別傳曰吳普從佗學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爲禽戲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粗以其法語諸醫普今年將九十耳不聾目不冥牙齒完堅飲食無損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匈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匈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佗別傳曰青黏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爲佳語阿阿又祕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怪之遂責所服食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本字書無黏字相傳音女廉反然今人無識此者甚可恨惜也劉攽曰注本字書案文多一本字漆葉屑一斗青黏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

華佗

彭城及朝歌閒漢世異術之士甚衆雖云不經而亦有不可誣故簡其美者列于傳末

冷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百五六十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復黑齒落復生御婦人之術謂握固不寫還精補腦也）常屈頸鷮息（鷮音居妖反毛詩曰有集惟鷮毛長注曰鷮雉也山海經曰女几之山多白鷮郭璞曰似雉長尾走且鳴也）須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陵唐虞道赤眉張步家居里落若與相及死於鄉里不其縣魯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了議若疑其時人也董卓亂後莫知所在（漢武內傳曰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朮絕穀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麞鹿傳世見之云三百餘年後采藥嵩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真形與之并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別云入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玉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親故人也）

徐登傳

徐登者閩中人也（閩中地今泉州也）本女子化為丈夫善為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東陽今婺州也抱朴子曰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即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異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越方善禁呪也）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酈元注水經曰吳寧溪出吳寧縣經烏傷縣謂之烏傷溪在今婺州義烏縣東也）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為不流炳復次禁樹樹即生荑（易曰枯楊生荑王弼注云荑者楊之秀也）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焉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唯以東流水為酌削桑皮為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禁架即禁術也）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縣名屬會稽郡本名回浦光武改為章安故城在今台州臨海縣東南）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懅（梧支也懅怔也）炳笑不應既而爨熟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和猶

許也俗本作知若誤也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人爲立祠室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炳故祠在今婺州永康縣東土人呼爲趙侯祠至今蚊蚋不入祠所江南猶傳趙侯禁法以療疾云）

費長房傳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爲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說文曰兩人共舉爲扛音江）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爲憂（顧念也）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爲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荊棘於羣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臥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陂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又爲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

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父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它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汝南歲歲常有魅僞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爲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鼈也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罪付其一札以勑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

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它馬赦汝死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鮓須臾還乃飯〇劉攽曰又嘗坐客使[illegible]鮓謂長房[illegible]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

薊子訓傳

薊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句[illegible]有神異之道嘗抱鄰家嬰兒故失手墮地而死其父母驚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以過誤終無它說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生異路雖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雖大喜慶心猶有疑乃竊發

視死兒但見衣被方乃信焉於是子訓流名京師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後乃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即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恒數百人皆爲設酒脯終日不匱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從旦至暮如是數十處時或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劉元木鎔注曰提文帝黃初元年徙長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於咸陽鑄金人十二各重千斤至此四百二十餘年顧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小住並行應之並猶併也音蒲浪反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是而絕

劉根傳

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其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覩爾乃爲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左慈傳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甞在司
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
羞略備所少呉松江鱸魚耳松江在今蘇州東南首受太湖神仙
傳云松江出好鱸魚味異它處元放於下坐。劉攽曰放於下坐又下放曰亦可得也案傳
未嘗以字稱亦無或用字或用名者明放皆當作慈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
盤貯水以竹竿餌釣。劉攽曰案文多一竹字於盤中須臾
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劉攽曰案文當作拊掌大笑會者
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
更餌鉤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
鮮可愛操使目前鱠之周浹會者操又謂
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
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
蜀買錦可過勑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
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劉攽曰後操使蜀
反案文少一自字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
契焉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

乃爲齎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
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鑪悉亡
其酒脯矣鑪酒肆也操懷不喜喜音許吏反因坐上收
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
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
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
之遂入走羊羣。劉攽曰案文當作走入操知不可得乃
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
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
許言何遽如許爲事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
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
取焉魏文帝典論郗儉等事曰潁川郗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名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
慈知補導之術並爲軍吏初儉至之所伏苓價暴貴數
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食伏苓飲寒水水寒中泄
利殆至殞命後始來衆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
祭酒弘農董芬爲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
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奄
豎眞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也

計子勳傳

訶子勳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閒一旦忽言日中當死主人與之葛衣子勳服而正寢至日中果死

上成公傳

上成公者密縣人也。劉攽曰密縣人案密當作密 其初行久而不還後歸語其家云我已得仙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沒云陳寔韓韶同見其事

解奴辜傳

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幼人又河南有麴聖卿善爲丹書符劾厭殺鬼神而使命之又有編盲意亦與鬼物交通 編姓也盲意名 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 壽姓也風俗通曰壽光侯於姚吳大夫 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爲魅所病侯爲劾之得大蛇數

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輙死鳥過者必墜侯復劾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閒帝聞而徵之乃試問之 ○劉攽曰問之案之當作曰 吾殿下夜半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易銷耳帝僞使三人爲之侯劾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甘始傳

甘始東郭延年 漢武內傳曰延年字公游 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嗇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爲操所錄問其術而行之 曹植辯道論曰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切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言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雅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書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劈背出脾欲其食少而怒行也又

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一若藥投沸膏中有藥魚者鼓鰓遊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若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寧可試不言是藥去此踰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若始若遺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市欒大之徒也

君達號青牛師 漢武帝內傳曰封君達隴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針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聞魯女生得五嶽圖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并告節度二百餘歲乃入玄丘山去○劉攽曰注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案文當云連年請於女生求見

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王眞傳

王眞郝孟節者皆上黨人也王眞年且百歲視之面有光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嶽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嗽舌下泉咽之不絕房室 漢武帝內傳曰王眞字叔經上黨人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眞行之斷穀二百餘年肉色光美力並數人抱朴子曰胎息者氣不以鼻口噓噏如在胎之中嗽音朔○劉攽注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案文多一習字 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爲人質謹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

王和平傳

北海王和平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焉 尸解者言將登仙假託爲尸以解化也

贊曰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或遷訛實乖玄奧

方術傳第七十二下

逸民傳第七十三　范曄　後漢書八十三

野王二老　向長　逢萌　周黨　王霸
嚴光　井丹　梁鴻　高鳳　臺佟　韓康
矯慎　戴良　法眞　漢濱老父
陳留老父　龐公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潁陽謂巢許也）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孤竹謂夷齊也）自兹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求志謂長沮桀溺全道若薛方逢萌對王莽也）或靜己以鎮其躁（謂逢萌之類也）或去危以圖其安（謂鄧晧之類也）或垢俗以動其槩（謂申徒狄鮑焦之流也）或疵物以激其清（梁鴻嚴光之流）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北人無擇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代之人閑暇者之所好也）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分音扶問反）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其妻誄之曰蒙恥救人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爲帝則仲連蹈東海而死耳魯連下聊城田單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也）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論語人各有所尚不能改其志孔子聞長沮桀溺之言乃告子路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論語曰孔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沽謂衒賣也）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荀卿子之文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左傳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之也）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篡字諸本或作纂法言作篡宋衷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何施巧而取也喻賢者深遠不離暴亂之）

害也然今人謂以討數取物爲籤橐亦取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國語曰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韋昭注云側猶特也祖異者側席而坐前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毛詩序曰干旄美好善也其詩曰孑孑干旄在浚之城易賁卦六五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蒲車以蒲裹輪取其安前書武帝以蒲車徵魯申公也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前書薛方字子容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論語文也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莊子曰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則回瞠若乎後矣司馬彪注云言不可及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論語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野王二老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即禽御覽曰易曰即鹿無虞也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帝王紀曰案孟子桀卒於鳴條乃在東夷之地或言陳留平丘今有鳴條亭也唯孔安國注尚書云鳴條在安邑西考三說之驗孔爲近之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郟鄏杜預注左傳曰今河南也河南縣西有郟鄏陌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向長

向長字子平高士傳向字作尚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

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易損卦曰二簋可用享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益卦曰損上益下人說無疆也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勑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前書慶字子夏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逢萌

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也。劉攽曰案萌北海人則當是非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說文長主捕盜賊故執楯也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前書莽隔絕平帝外家衛氏宇恐帝長大後見怨以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卽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莽執宇送獄飲藥而死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謂君臣夫婦父子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挂東都城門漢宮殿名東都門今名青門也前書音義曰長安東都城北頭第一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盎盆也哭於市曰新乎新乎王莽封為新都侯及篡號新室故哭之因遂潛藏及光武卽位乃之琅邪勞山山在今萊州卽墨縣東南有大勞小勞山養志脩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荅太守懷恨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康大賢天下共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秖自毀辱太守怒收之繫獄更發它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禦吏被傷流血奔而還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卽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儈牛自隱儈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

時人謂之論。劉攽曰案謂之論都不是當作爲之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爲郎數言事不用乃自汙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儈牛口無二價也

周黨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少孤爲宗人所養而遇之不以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歸之既而散與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長安遊學初鄉佐嘗衆中辱黨黨久懷之續漢志鄉佐主收賦稅者也後讀春秋聞復讎之義春秋經書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何賢乎襄公復讎也襄公九世祖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故襄公讎於紀九世猶可復讎乎雖百世可也便輟講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剋鬬日既交刃而黨爲鄉佐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輿歸養之數日方蘇既悟而去自此勑身脩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自後賊暴從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以穀樹皮爲綃頭也綃頭解見向栩傳黨服此尚書以待見也○劉攽曰案服此尚書以待見也文少一箇字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

黽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鴈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徵並不到

王霸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絶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皇甫謐高士傳曰故梁令閻陽也前書曰太原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漢興號爲難化常擇嚴猛將或任殺伐爲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嚴光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以其形貌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皇甫謐高士傳曰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荅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絶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

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今杭州富陽縣也本漢富春縣避晉簡文帝鄭太后諱改曰富陽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顧野王輿地志曰七里瀨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今山邊有石上平可坐十人臨水名爲嚴陵釣壇也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紛綸猶浩博也性清高未嘗脩刺候人建武

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别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帝王紀曰桀以人駕車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爲城門校尉封脩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前書莽改元吾爲脩遠少昊金天氏之號次黃帝者北地今寧州也鴻時尚幼以遭亂世因卷席而葬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爲章句

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去亡也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為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以女妻人曰女音尼慮反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娉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斥遠也妻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

梁鴻

觀夫子之志耳妻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閒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逝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惙怛兮傷悴忘菲菲兮升降爾雅注惙怛憂也菲菲高下不安也惙音丁劣反降音下江反詩曰我心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兢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唌唌

梁鴻

論語曰舉直措諸枉則人服舉枉措諸直則人不服哽音更噎言梗急之貌固靡慙兮獨

建冀異州兮尚賢建立也言已無慙於獨立所以適吳冀異州之人貴尚賢德逍搖兮遨嬉纘仲尼兮周流儻云覩兮我悅遂舍車兮即浮舍其車而乘舟船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光貌光儀也言雖不察見季札及魯連然幸其神靈與之同美也惟季春兮華阜麥含含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日臭茂盛也臭敗也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委結屢恨也究窮也口嚻嚻兮余訕嗟恇恇兮誰留訕謗也鄭玄注禮記曰恇恇恐也遂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釋名大屋曰廡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嬴博之閒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

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要離刺吳王僚子慶忌者冢在今蘇州吳縣西伯鸞冢在其北葬畢妻子歸扶風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高士傳曰恢字伯通

高鳳傳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爲書生家以農畝爲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爲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酈元注水經云即高鳳所隱之西唐山也○劉攽曰正文家教授業不成文理明衍此一業字若存業則可去教字也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鬬鳳

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悉與孤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論曰先大夫宣矣（沈約宋書曰范泰字伯倫祖汪父寧宋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多所陳諷泰博覽篇籍好爲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曄即泰之子也）嘗以講道餘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傳輟而有感以爲隱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論之曰古者隱逸其風尚矣潁陽洗耳恥聞禪讓（許由隱於潁陽堯欲禪乃臨潁而洗耳）孤竹長飢羞食周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不食周粟）或高棲以違行或疾物以矯情雖軌迹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雲之上身晦泥汙之下心名且猶不顯況怨累之爲哉與夫委體淵沙鳴絃揆日者不其遠乎（委體泉沙謂屈原懷沙礫而自沈也鳴絃揆日嵇康臨刑顧日景而彈琴也論者以事迹相明故引康爲喻）

臺佟傳

臺佟字孝威（佟音大冬反）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武安縣之山也）鑿穴爲居採藥自給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嵇康高士傳曰刺史執束帛之贄往）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韓康傳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那餘語聲也音乃賀反）乃

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爲乃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遁以壽終

矯慎傳

矯慎字仲彥（風俗通曰晉大夫矯父之後也）扶風茂陵人也少好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爲稱然皆推先於慎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彥

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汝南在扶風之東）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又曰理人國若烹小鮮又曰非所以愛人治國也）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孟子曰湯使人以幣聘伊尹伊尹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爲哉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君爲堯舜之君豈若使是人爲堯舜之人哉。劉攽曰案與我豈若處畎畝之中案文多豈若二字）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閒者（列仙傳曰蕭史秦穆公時善吹簫公女弄玉好之以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皇聲鳳來止其屋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旦皆隨鳳皇飛去又曰陶安公六安冶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安公騎之而去也）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荅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

世異之或云神僊焉愼同郡馬瑤隱於汧山以兎罝爲事（罝兎罝也毛詩序曰兎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故瑤以爲事焉）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戴良傳

戴良字叔鸞汝南愼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爲侍御史王莽簒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常三四百人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良少誕節母憙（憙音虛）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良才既高達而論議尚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爲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帝王紀曰夏禹生於石紐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獨步天下誰與爲偶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遯（遯遁也）辭詣府悉將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以壽終初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疏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遣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眞傳

法眞字高卿（郿音眉）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爲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眞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

相屈光賛本朝何如眞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懼音紀具反）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田弱薦眞曰處士法眞體兼四業（謂詩書禮樂也）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袞職（毛詩曰袞職有闕[illegible]公也）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詩清廟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會順帝西巡弱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眞曰吾旣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眞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漢濱老父傳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韓子曰堯王天下不刻茅茨不翦）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傳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班布也）升曰吾聞趙殺鳴

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解在獨行傳今宦竪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左傳曰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哉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對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大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毛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雖泣而無所及也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龐公傳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峴山在今襄陽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俗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襄陽記曰德公子字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為魏黃門吏部郎子渙晉太康中為牂柯太守○劉攽曰正文案苦居畎畝字當有一誤字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襄陽記曰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遂以廟名山也

贊曰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上道就虛全事違塵枉逵遠也

逸民傳第七十三

列女傳第七十四　范曄　後漢書八十四

鮑宣妻　王霸妻　姜詩妻　周郁妻
曹世叔妻　樂羊子妻　陳文矩妻　孝女曹娥
許升妻　袁隗妻　龐淯妻　劉長卿妻
皇甫規妻　陰瑜妻　盛道妻
孝女叔先雄　董祀妻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詩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也書稱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尚遠也）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述爲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嫕李姬各附家傳（嫕梁竦女李姬李固女也）若斯之類並不兼書餘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

鮑宣妻

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爲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爾雅曰舅姑在則曰君舅君姑没則曰先舅先姑）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易繫辭之言也）吾焉敢忘乎永昱已見前傳

王霸妻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霸已見逸人傳妻

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耒力對反説文曰耒手耕曲木）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沮慈呂反怍慙也）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卧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曹輩也）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屈音其勿反）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姜詩妻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洛蒙其安全（比近也洛諸也）永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詩尋除江陽令卒于官所居治鄉人爲立祀

周郁妻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趙孝之女也字阿少

習儀訓閑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乂偉謂阿曰新婦賢者女當以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婦過也阿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列女傳曰樊姬楚莊王好田獵樊姬故不食鮮禽以諫王齊桓公好音樂衛姬不聽五音以諫公並解見文苑傳也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言而見用是爲子違父而從婦則罪在彼矣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殺莫不傷之

曹世叔妻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踵繼也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融兄名續見馬援傳

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隲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前書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効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易曰謙尊而光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傳曰謙讓者德之基也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太伯違邠孔子稱爲三讓周大王有疾太伯欲讓季歷託採藥於吳時已居周此言邠者蓋本其地而言之也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論語

孔子之言也何有言若無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四舅謂騭悝弘閶也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謂有纖微之過則推讓之美失也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螘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騭等各還里第焉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

餘寵賴母師之典訓母傅母也師女師也左傳曰宋伯姬卒待姆也毛詩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前書呂公謂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言執箕帚以事舅姑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也中內也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素先也恒恐子穀負辱清朝三輔決錄注曰齊相子穀頗隨時俗注云曹成壽之子也司徒掾察孝廉為長垣長母為太后師徵拜中散大夫子穀即成之字也聖恩橫加猥賜金紫漢官儀曰二千

石金印紫綬也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為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閒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去矣勸言從今已往

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詩小雅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弄之瓦毛萇注云瓦紡

塼也箋云臥之於地卑之也紡塼習其所有事於紡績也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毛詩傳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不自名己之善也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作起

也執務私事不辭劇易(劇猶難也)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絜齊酒食以供祖宗(絜清也謂食也左傳曰絜齊豐盛也)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

夫婦第二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禮記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 詩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也)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墮音許規反墮廢也)方斯二事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

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禮記曰八歲入小學)獨不可依此以為則哉

敬慎第三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彊為貴女以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人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

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禮文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絶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顔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絜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絜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爲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論語孔子之言也）此之謂也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儀禮曰父在爲母何以期至尊在不敢伸也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志也）婦無二

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儀禮曰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二斬者猶曰不二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求畢失意一人是謂求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絜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陝輸（陝輸不定貌也）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窈窕妖冶之貌也）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第六夫得意一人是爲求畢失意一人是謂求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柰

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不爾猶不然也)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矣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如影響言曲從也)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論語孔子曰顏回不貳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而況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埶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金物之堅者若二人同心則其利可以斷之二人同心其芳馨如蘭也古人亦謂氣為臭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劉瓛曰案文當有一名字下文云託名以自高是也)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淑善也美女曰媛也)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于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惷愚之人於嫂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慍毀訾布於中外恥辱集于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君子謂夫也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易繫辭之文也)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韓詩周頌之言也射厭也射音亦毛詩射作斁也)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妹曹豐生(昭婿之妹也)亦有才惠為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

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樂羊子妻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論語撰考讖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廉者不受嗟來之食（解見文苑傳也）況拾遺求利以汚其

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論語孔子曰君子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亡無也）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

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它舍雞謬入園中　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以禮

葬之號曰貞義

程文矩妻

漢中程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爲安衆令喪於官（安衆縣屬南陽郡）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

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修革自後訓導愈明並為良士穆姜年八十餘卒臨終勑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前書孝文帝楊王孫鄧騭臨亡並有遺令令汝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孝女曹娥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

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娥投衣於水祝曰父屍所在衣當沈衣隨流至一處而沈娥遂隨衣而沒衣字或作瓜見項原列女傳也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碑焉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而有異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朗見尚尚與之飲宴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朗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草其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

許升妻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為盜所害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讎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

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抜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袁隗妻

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隗已見前傳倫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

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爲辭宗（融爲南郡大守）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爲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

愬（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他人之賢者猶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帳外聽者爲慙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年六十餘卒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作申情賦云

龐淯母

酒泉龐淯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讎乃喜而自賀以爲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讎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仇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

與嘉歎以束帛禮之

劉長卿妻

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鸞已見前傳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夭歿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謂曰若家殊無它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五更已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脩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釐寡婦曰釐縣邑有祀必膰焉膰祭祀餘肉也尊敬之故有祭祀必致其餘也左傳曰天子有事膰焉

皇甫規妻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荅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爲相國承其名娉以軿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撲交下周禮考工記曰軛長六尺鄭衆曰謂轅端壓牛領者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陰瑜妻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

女苟聰敏有才藝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産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常慮為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奕以采許之（魏書郭弈字伯益嘉之子也為太子文學早卒）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奕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勅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偽為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勅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左右覘之不為意比視已絶時人傷焉

盛道妻

犍為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

建安五年益部亂道聚衆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為齎粮貲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攜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失度道已遠乃以實告吏應時見殺道父子會赦得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

孝女叔先雄

孝女叔先雄者犍為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為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歸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之計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為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

孝女叔先雄

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卻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言為雄立碑圖象其形焉

董祀妻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劉昭幼童傳曰邕夜鼓琴絃絶琰曰第二絃邕曰偶得之耳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並不差謬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祀為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〇劉攽曰案[illegible]驛坐客何為有驛[illegible]是鄭舍也明此是譯字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衆皆為

孝女叔先雄

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柰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時且寒賜以頭巾履襪操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禮記曰男女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其辭曰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彊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掌拒掌音直庚反馬邊懸男

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
還顧邈冥冥肝脾爲爛腐所略有萬計不
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
機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
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捶
杖毒痛參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
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
遭此戹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

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入
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
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
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己已得自解免當
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
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
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
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

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
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
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蹰車爲不
轉轍觀者皆歔欷行路亦嗚咽去去割情
戀遄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
念我出腹子匈臆爲摧敗既至家人盡又
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荊艾白骨
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

且吠煢煢對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遠眺
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
爲復彊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
心自勗厲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
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其二章曰嗟薄祜兮
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略兮入西
關歷險阻兮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曼曼眷
東顧兮但悲歎冥當寢兮（冥音眠）不能安飢當

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眥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兮遠陽精（北方近陰遠陽）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離兮狀窈停（兜離匈奴言語之貌）歲聿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鴈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匈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號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煢煢頓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兮死復生（列女後傳琰字昭姬也）

贊曰端操有蹤幽閑有容區明風烈昭我管彤（婦人之正其節操有蹤跡可紀者又幽閑淑慎有禮容者區別其遺風餘烈以明女史之所記也管彤赤管筆解見皇后紀）

列女傳第七十四

東夷

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事見風俗通〕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山海經曰君子國衣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在旁外國圖曰去琅邪三萬里山海經又曰不死人在交脛東其爲人黑色壽不死並在東方也〕夷有九種〔竹書紀年曰后芬發即位三年九夷來御也〕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竹書紀年曰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后相即位二年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後少康即位方夷來賓也〕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東方之地曰嵎夷暘谷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太康啟之子也盤于遊畋十旬不反不恤人事爲羿所逐也〕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於王門獻其樂舞〔少康帝仲康之孫帝相之子也竹書紀年曰后發即位元年諸夷賓于王門諸夷入舞〕桀爲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藍夷作寇〔仲丁殷太戊之子也竹書紀年曰仲丁即位征于藍夷也〕自是或服或畔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寖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武乙帝庚丁之子無道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也〕及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尚書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征之作大誥又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滅淮夷〕康王之時肅慎復至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博物志曰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鵠倉持所棄卵銜以歸母母覆煖之遂成小兒生而偃故以爲名宮人聞之乃更錄取長襲爲徐君尸子曰偃王有筋而無骨故曰偃也〕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水經注曰黃水一名汪水與泡水合至沛入泗自山陽以東海陵以北其地當之也〕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後得驥騄之乘〔史記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造父入解目楚遊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鬭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

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 武原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徐山在其東博物志曰徐王妖異不常武原縣東十里見有徐山石室祠處偃王溝通陳蔡之閒得朱弓朱矢以已得天瑞自稱偃王穆王聞之遣使乘駟一日至楚伐之偃王仁不忍鬬害其民為楚所敗北走此山也 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 毛詩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其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土疆 及幽王淫亂四夷交侵至齊桓修霸攘而郤焉及楚靈會申亦來豫盟 左傳楚靈王與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淮夷會于申 後越遷琅邪與共征戰遂陵暴諸夏侵滅小邦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為民戶陳涉起兵天下崩潰燕人衛滿避地朝鮮 前書曰朝鮮王滿燕人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障漢興屬燕地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東走度浿水居秦故空地稍役屬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都險也 因王其國百有餘歲武帝滅之於是東夷始通上京王莽篡位貊人寇邊 前書莽發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郡縣彊迫之皆亡出塞因犯為寇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貊人犯法不從騶起宜尉安之 建武之初復來朝貢時遼東太守祭肜威讋北方聲行海表於是濊貊倭韓萬里朝獻故章和已後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難始入寇鈔桓靈失政漸滋曼焉自中興之後四夷來賓雖時有乖畔而使驛不絕 ○劉攽曰使驛不絕案郵驛中國可有之不可通於四夷自前書皆言使譯使則使者譯則譯人故合依使譯此書內有作使驛者是後人不曉妄改之 故國俗風土可得略記東夷率皆土著憙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 左傳曰仲尼學官名於郯子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信也 凡蠻夷戎狄總名四夷者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云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 索或作橐音度洛反 其侍兒於後妊身 妊音人鴆反 王還欲殺之侍兒

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牢圈也）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蘭（蘭即欄也）馬亦如之王以爲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水（今高驪中有蓋斯水疑此水是也）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於東夷之域最爲平敞土宜五穀出名馬赤玉貂豽（豽似豹無前足音奴八反）大珠如酸棗以員柵爲城有宮室倉庫牢獄其人麤大彊勇而謹厚不爲寇鈔以弓矢刀矛爲兵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屬諸加食飲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時斷刑獄解囚徒有軍事亦祭天殺牛以蹏占其吉凶（魏志曰牛蹏解者爲凶合者爲吉）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音聲不絕其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沒其家人爲奴婢盜一責十二男女淫皆殺之尤治惡妒婦旣殺復尸於山上兄死妻嫂死則有椁無棺殺人殉葬多者以百數其王葬用玉匣漢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焉建武中東夷諸國皆來獻見二十五年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荅報之於是使命歲通至安帝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殺傷吏民後復歸附永寧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詣闕貢獻天子賜尉仇台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元年其王來朝京師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以遣之桓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賀貢獻永康元年王夫台將二萬餘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至靈

帝熹平三年復奉章貢獻夫餘本屬玄菟獻帝時其王求屬遼東云

挹婁古肅愼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土地多山險人形似夫餘而言語各異有五穀麻布出赤玉好貂無君長其邑落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閒土氣極寒常爲穴居以深爲貴大家至接九梯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後其人臭穢不絜作廁於中圍之而居自漢興已後臣屬夫餘種衆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射發能入人目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爲鏃鏃皆施毒中人即死便乘船好寇盜鄰國畏患而卒不能服

東夷夫餘飲食類此皆用俎豆 ○劉攽曰東夷夫餘飲食類此皆有俎豆案文多一此字 唯挹婁獨無法俗最無綱紀者也

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隨而爲居少田業力作不足以自資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東夷相傳以爲夫餘別種故言語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脚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 案今高驪五部一曰內部一名黃部即桂婁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後部即絕奴部也三曰東部一名左部即順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即消奴部也 本消奴部爲王稍微弱後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 古鄒大加高驪掌賓客之官如鴻臚也 主簿優台使者帛衣先人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爲縣 前書元封中定朝鮮爲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 使屬玄菟賜鼓吹伎人其俗淫皆絜淨自喜暮夜輒男女羣

聚爲倡樂好祠鬼神社稷零星（前書音義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辰見祠以牛號曰零星風俗通曰辰之神爲靈星故以辰日祀於東南也）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大穴號襚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皆著幘如冠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没入妻子爲奴婢其昏姻皆就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還便稍營送終之具金銀財幣盡於厚葬積石爲封亦種松柏其人性凶急有氣力習戰鬪好寇鈔沃沮東濊皆屬焉句驪一名貊耳有別種依小水爲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魏氏春秋曰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驪別種因名之小水貊）王莽初發句驪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戰死莽令其將嚴尤擊之誘

句驪侯騶入塞斬之傳首長安莽大說更名高句驪王爲下句驪侯於是貊人寇邊愈甚建武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光武復其王號二十三年冬句驪蠶支落大加戴升等萬餘口詣樂浪內屬二十五年春句驪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而遼東太守祭肜以恩信招之皆復款塞後句驪王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懷之及長勇壯數犯邊境和帝元興元年春復入遼東寇略六縣太守耿夔擊破之斬其渠帥安帝永初五年宮遣使貢獻求屬玄菟元初五年復與濊貊寇玄菟攻華麗城（華麗縣屬樂浪郡）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將兵出塞擊之捕斬濊貊渠帥獲兵馬財物宮乃遣嗣子遂成將二千餘人逆光等遣使詐降光等信之遂成因

據險阨以遮大軍而潛遣三千人攻玄菟遼東焚城郭殺傷二千餘人於是發廣陽漁陽右北平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救之而貊人已去夏復與遼東鮮卑八千餘人攻遼隊縣名屬遼東郡也殺略吏人蔡諷等追擊於新昌戰歿功曹耿耗兵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酺以身扞諷俱歿於陳死者百餘人秋宮遂率馬韓濊貊數千騎圍玄菟夫餘王遣子尉仇台將二萬餘人與州郡并力討破之斬首五百餘級是歲宮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以為可許尚書陳忠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安帝從之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詣玄菟降詔曰遂成等桀逆無狀當斬斷葅醢以示百姓幸會赦令乞

罪請降鮮卑濊貊連年寇鈔驅略小民動以千數而裁送數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已後不與縣官戰鬭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四十匹小口半之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後濊貊率服東垂少事順帝陽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質桓之閒復犯遼東西安平郡國志西安平帶方縣並屬遼東郡殺帶方令掠得樂浪太守妻子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玄菟云

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蓋馬縣名屬玄菟郡其山在今平壤城西平壤即王險城也東濱大海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其地東西夾南北長夾音挾可折方千里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有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彊勇便持矛步戰言語食飲居處衣服有似句驪其葬作大

木椁長十餘丈開一頭爲戶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骨置椁中家人皆共一椁刻木如生隨死者爲數焉武帝滅朝鮮以沃沮地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驪西北更以沃沮爲縣屬樂浪東部都尉至光武罷都尉官後皆以封其渠帥爲沃沮侯其土迫小介於大國之閒遂臣屬句驪句驪復置其中大人遂爲使者以相監領責其租稅貂布魚鹽海中食物發美女爲婢妾焉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與南同界南接挹婁挹婁人憙乘船寇抄北沃沮畏之每夏輒藏於巖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其耆老言嘗於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袖長三丈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不

食而死又說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闚之輒生子云魏志曰毋丘儉遣王頎追句驪王宮窮沃沮東界問其耆老所傳云

濊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前書曰箕子教以八條相殺者以當時償殺相傷者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音義曰八條不具見也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其後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漢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而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王朝鮮傳國至孫右渠元朔元年武帝年也濊君南閭等畔右渠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武帝以其地爲蒼海郡數年乃罷至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部番音潘至昭帝

始元五年罷臨屯眞番以幷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句驪自單單大領已東沃沮濊貊悉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領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自內屬已後風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餘條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棄領東地悉封其渠帥爲縣侯皆歲時朝賀無大君長其官有侯邑君三老耆舊自謂與句驪同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愚慤少耆欲不請匄男女皆衣曲領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同姓不昏多所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造新居知種麻養蠶作緜布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飮酒歌舞名之曰舞天又祠虎以爲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能步戰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樂浪檀弓出其地又多文豹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海出班魚使來皆獻之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閒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都目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蠶作緜布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金寶錦罽不知騎乘牛馬

唯重瓔珠以綴衣爲飾及縣頸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紒（魁頭猶科頭也謂以髮縈繞成科結也紒音計）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輒以繩貫脊皮縋以大木嚾呼爲健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晝夜酒會羣聚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蹋地爲節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爲天君又立蘇塗（魏志曰諸國各有別邑爲蘇塗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建大木以縣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爲徒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爲秦韓有城柵屋室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秖次有殺奚次有邑借（皆其官名）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禮

行者讓路國出鐵濊倭馬韓並從市之凡諸貨易皆以鐵爲貨俗憙歌舞飲酒鼓瑟兒生欲令其頭扁皆押之以石（扁音補典反）弁辰與辰韓雜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語風俗有異其人形皆長大美髮衣服絜清而刑法嚴峻其國近倭故頗有文身者初朝鮮王準爲衛滿所破乃將其餘衆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爲韓王準後滅絕馬韓人復自立爲辰王建武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諟等詣樂浪貢獻（廉斯邑名也諟音是）光武封蘇馬諟爲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靈帝末韓濊並盛郡縣不能制百姓苦亂多流亡入韓者馬韓之西海島上有州胡國其人短小髡頭衣韋衣有上無下好養牛豕乘船往來貨市韓中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自武

帝滅朝鮮使驛（劉攽曰使驛字當作譯說已見上）通於漢者三
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
邪馬臺國（案今名邪摩惟音之訛也）樂浪郡徼去其國萬
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餘里
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
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土宜禾稻麻紵蠶桑
知織績為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
氣溫腝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鵲（鵲或作雞）
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為鏃男
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
之差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
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並丹朱坋身
（說文曰坋塵也音蒲悶反）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
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
手而用籩豆俗皆徒跣以蹲踞為恭敬人
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者甚衆國多女

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
不淫不妒又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
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族其死停喪十餘日
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等類就歌舞為樂
灼骨以卜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
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塗
吉利則雇以財物如病疾遭害以為持衰
不謹便共殺之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
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
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
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靈閒倭
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
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
衆於是共立為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
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語居處宮室樓
觀城柵皆持兵守衞法俗嚴峻自女王國

東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會稽海外有東鯷人鯷音達奚反分為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事見史記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沈瑩臨海水土志曰夷州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人皆髡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有犬尾短如麕尾狀此夷舅姑子婦臥息共一大床略不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格為矛以戰鬪摩礪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歷月餘日仍啖食之以為上肴也

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扃關也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為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爾其後遂通接商賈漸交上國而燕人衞滿擾雜其風擾亂也於是從而澆異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贊曰宅是嵎夷曰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嬴末紛亂燕人違難謂衞滿也雜華澆本遂通有漢衞滿入朝鮮既雜華夏之風又澆薄其本化以至通於漢也眇眇偏譯或從或畔偏遠也

東夷傳第七十五

南蠻西南夷傳第七十六　後漢書八十六

南蠻　西南夷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高辛帝嚳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槃俄頃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診驗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為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今辰州盧溪縣西有武山黃閔武陵記曰山高可萬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數萬人中有石牀槃瓠行跡今案山窟前有石羊石獸古跡奇異尤多望石窟大如三間屋遙見一石仍似狗形蠻俗相傳云是槃瓠象也於是女解去衣裳為僕鑒之結著獨力之衣僕鑒獨力皆未詳流俗本或有改監字為豎若字穿鑿也紒音髻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干寶晉紀曰武陵長沙廬江郡夷槃瓠之後也雜處五溪之內槃瓠憑山阻險每每常為害糅雜魚肉叩槽而號以祭槃瓠俗稱赤髀橫裙即其子孫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班蘭語言侏離侏離蠻夷語聲也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外癡內黠安土重舊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優寵之故蠲其賦役也荊州記曰沅陵縣居酉口有上就武陽二鄉唯此是槃瓠子孫狗種也二鄉在武溪之北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姎徒說文曰姎女人自稱姎我也音烏朗反此已上並見風俗通也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

為邊患逮于周世黨衆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荊來威者也又曰蠢爾蠻荊大邦為讎（毛詩小雅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其詩曰言采其芑于彼新田顯允方叔振旅闐闐蠢爾蠻荊大邦為讎也云方叔卿士命而為將也）明其黨衆繁多是以抗敵諸夏也平王東遷蠻遂侵暴上國晉文侯輔政乃率蔡共侯擊破之（晉文侯仇也）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左傳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其水遂無次且不設備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也）莊王初立（莊王名旅穆王之子）民飢兵弱復為所寇楚師既振然後乃服自是遂屬於楚鄢陵之役蠻與恭王合兵擊晉（左傳晉楚戰于鄢陵晉郤至曰楚有六間楚王卒以舊鄢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也）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為武陵（黔中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西）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謂賨布（說文曰南蠻賦也才冬反）雖時為寇盜而

不足為郡國患光武中興武陵蠻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單程等據其險隘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長沙武陵兵萬餘人乘船泝沅水入武谿擊之（沅水出牂柯故且蘭東北經辰州潭州岳州經洞庭湖入江也）尚輕敵入險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蠻氏知尚糧少入遠又不曉道徑遂屯聚守險尚食盡引還蠻緣路徼戰尚軍大敗悉為所沒二十四年相單程等下攻臨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擊之不能剋明年春遣伏波將軍馬援中郎將劉匡馬武孫永等將兵至臨沅擊破之單程等飢困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為置吏司羣蠻遂平肅宗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蠻陳從等反叛入零陽蠻界（零陽縣屬武陵郡）其冬零陽蠻五里精夫為郡擊破從從等皆降三年冬漊中蠻覃兒

健等復反（溇水名源出今澧州崇義縣）攻燒零陽作唐孱陵界中（作唐縣屬武陵郡孱陵縣故城在今荊州公安縣西南孱音仕顏反）明年春發荊州七郡及汝南潁川施刑徒吏士五千餘人拒守零陽募充中五里蠻精夫不叛者四千人擊澧中賊（充縣屬武陵郡充音衝）五年春覃兒健等請降不許郡因進兵與戰於宏下大破之斬兒健首餘皆弃營走還溇中復遣乞降乃受之於是罷武陵屯兵賞賜各有差和帝永元四年冬溇中澧中蠻潭戎等反燔燒郵亭殺略吏民郡兵擊破降之安帝元初二年澧中蠻以郡縣徭稅失平懷怨恨遂結充中諸種二千餘人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六亭追擊破之皆散降賜五里六亭渠帥金帛各有差明年秋溇中澧中蠻四千人並為盜賊又零陵蠻羊孫陳湯等千餘人（零陵縣屬武陵郡也）著赤幘稱

將軍燒官寺抄掠百姓州郡募善蠻討平之順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為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弃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其冬澧中溇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叛明年春蠻二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夷道遣武陵太守李進討破之斬首數百級餘皆降服進乃簡選良吏得其情和在郡九年梁太后臨朝下詔增進秩二千石賜錢二十萬桓帝元嘉元年秋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拘執縣令屯結深山至

永興元年太守應奉以恩信招誘皆悉降散永壽三年十一月長沙蠻反叛屯益陽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衆至萬餘人殺傷長吏又零陵蠻入長沙冬武陵蠻六千餘人寇江陵荆州刺史劉度謁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肅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備故敢乘閒而進明府爲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旗鳴鼓應聲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爲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爽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弃市度睦減死一等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爲郎於是以右校令度尚爲荆州刺史討長沙賊平之又遣車騎將軍馮緄討武陵蠻竝皆降散軍還賊復寇桂陽太守廖祈奔走廖音力弔反武陵蠻亦更攻其郡太守陳

奉率吏人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降者二千餘人至靈帝中平三年武陵蠻復叛寇郡界州郡擊破之禮記稱南方曰蠻雕題交阯題額也雕之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也其西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取妻美則讓其兄今烏滸人是也萬震南州異物志曰烏滸地名也在廣州之南交州之北恒出道間伺候行旅輒出擊之利得人食之不貪其財貨竝以其肉爲肴葅又取其髑髏破之以飲酒以人掌趾爲珍異以食長老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質亦贄也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耈爾雅曰黃髮齯齒鮐背耈老壽也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尚書大傳作別

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
公乃歸之於王（事見尚書大傳）稱先王之神致以薦
于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絶及楚子稱霸
朝貢百越秦并天下威服蠻夷始開領外
置南海桂林象郡漢興尉佗自立爲南越
王傳國五世（前書南粤王趙佗眞定人也秦時爲南海尉佗孫胡胡子嬰齊嬰齊子興也）
至武帝元鼎五年遂滅之分置九郡交阯
刺史領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
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貴長耳皆穿
而縋之垂肩三寸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
孫幸調廣幅布獻之蠻不堪役遂攻郡殺
幸幸子豹率善人還復破之自領郡事
討擊餘黨連年乃平豹遣使封還印綬上
書言狀制詔即以豹爲珠崖太守（即威也）威政
大行獻命歲至中國貪其珍賂漸相侵侮
故率數歲一反元帝初元三年遂罷之凡

立郡六十五歲逮王莽輔政元始二年日
南之南黃支國來獻犀牛凡交阯所統雖
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人如禽獸
長幼無別項髻徒跣（爲髻於項上也）以布貫頭而著
之後頗徙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閒乃稍知
言語漸見禮化光武中興錫光爲交阯任
延守九眞於是教其耕稼制爲冠履初設
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建武
十二年九眞徼外蠻里張游（里蠻之別號今呼爲俚人）率種
人慕化內屬封爲歸漢里君明年南越徼
外蠻夷獻白雉白菟至十六年交阯女子
徵側及其妹徵貳反攻郡徵側者麊泠縣
雒將之女也（麊音莫支反泠音零）嫁爲朱䳒人詩索妻
甚雄勇交阯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忿故
反於是九眞日南合浦蠻里皆應之凡略
六十五城自立爲王交阯刺史及諸太守

僅得自守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阯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谿儲糧穀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阯斬徵側徵貳等餘皆降散進擊九真賊都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於是領表悉平肅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人（究不事人蠻夷別號也）邑豪獻生犀白雉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官寺郡縣發兵討擊斬其渠帥餘衆乃降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患安帝永初元年九真徼外夜郎蠻夷舉土內屬開境千八百四十里元初二年蒼梧蠻夷反叛明年遂招誘鬱林合浦蠻漢數千人攻蒼梧郡鄧太后遣侍御史任逴（音卓）奉詔赦之賊皆

降散延光元年九真徼外蠻貢獻內屬三年日南徼外蠻復來內屬順帝永建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便遣使貢獻帝賜調便金印紫綬（○劉攽曰案國名葉調其王名便此作調便衍一調字也）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真二郡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遂反攻其府二郡雖擊破反者而賊埶轉盛會侍御史賈昌使在日南即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爲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帝以爲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荊揚兖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駮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槃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

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領南不復堪鬬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古升小故曰五升也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眾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閒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

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閒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前書曰槐里人魏尚為雲中守以斬首捕虜上功不實免馮唐言之於文帝帝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為雲中守○劉攽曰注前書曰案文多一曰字哀帝即拜龔舍為太山太守前書曰舍字君倩初為諫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也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領外復平

建康元年日南蠻夷千餘人復攻燒縣邑遂扇動九眞與相連結交阯刺史九江夏方開恩招誘賊皆降服時梁太后臨朝美方之功遷爲桂陽太守桓帝永壽三年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及蠻夷相聚攻殺縣令衆至四五千人進攻九眞九眞太守兒式戰死兒音五兮反詔賜錢六十萬拜子二人爲郎遣九眞都尉魏朗討破之斬首二千級渠帥猶屯據日南衆轉彊盛延熹三年詔復拜夏方爲交阯刺史方威惠素著日南宿賊聞之二萬餘人相率詣方降靈帝建寧三年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滸人十餘萬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熹平二年冬十二月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光和元年交阯合浦烏滸蠻反叛招誘九眞日南合數萬人攻沒郡縣四年刺史

朱儁擊破之六年日南徼外國復來貢獻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音審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代本曰廩君之先故出巫誕也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爲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荊州圖曰副夷縣西有溫泉古老相傳此泉元出鹽于今水有鹽氣縣西一獨山有石穴有二大石並立穴中相去可一丈俗名爲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常燥盛弘之荊州記曰昔廩君浮夷射鹽神於陽石之上案今施州清江縣水一名鹽水源出清江縣西都亭山水經云夷水即佷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見其澄清因名清江也○劉攽曰注夷水巴郡魚復縣案文少一作字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爲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

積十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
明代本曰廩君使人操青縷以遺鹽神曰嬰此即相宜云與女俱生宜將去鹽神受而嬰之廩君即立陽石上應青縷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天乃大開也○劉攽曰注即相宜云與女俱生宜將去案文少一不字
廩君於是君乎夷城此已上並見代本也四姓皆臣之
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
遂以人祠焉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為
蠻夷君長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劉攽曰案巴氏之君可有爵耳民何故輒得之明衍民字
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長
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
八百錢其民戶出幏布八丈二尺雞羽三
十鍭說文幏南蠻夷布也音公亞反毛詩四鍭既均儀禮矢鍭一乘鄭玄注曰鍭猶候也候物而射之也三十鍭一百四十九俗本幏作家鍭作鏃者並誤也○劉攽曰注案鍭三羽當九十若四矢為一鍭則三百六十無緣得一百四十九未詳
漢興南郡太守靳彊請一依
秦時故事至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潳山蠻
雷遷等始反叛潳音昬寇掠百姓遣武威將軍
劉尚將萬餘人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

口置江夏界中今沔中蠻是也和帝永元
十三年巫蠻許聖等巫縣屬南郡以郡收稅不均
懷怨恨遂屯聚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荊
州諸郡兵萬餘人討之聖等依憑阻隘久
不破諸軍乃分道並進或自巴郡魚復數
路攻之蠻乃散走斬其渠帥乘勝追之大
破聖等聖等乞降復悉徙置江夏靈帝建
寧二年江夏蠻叛州郡討平之光和三年
江夏蠻復反與廬江賊黃穰相連結十餘
萬人攻沒四縣寇患累年廬江太守陸康
討破之餘悉降散
板楯蠻夷者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
群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
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
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
乃登樓射殺白虎華陽國志曰巴夷廖仲等射殺之也昭王嘉之

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優寵之故一戶免其一頃田之稅雖有十妻不輸口筭之錢復音福傷人者論殺人得以倓錢贖死何承天纂文曰倓蠻夷贖罪貨也音徒濫反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淸酒一鍾夷人安之至高祖爲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秦地旣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賨錢口四十世號爲板楯蠻夷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數陷陳俗喜歌舞喜音虛記反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遂世世服從至于中興郡守常率以征伐桓帝之世板楯數反太守蜀郡趙溫以恩信降服之靈帝光和三年巴郡板楯復叛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靈帝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

兵討之連年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乃問益州計吏考以征討方略漢中上計程包對曰板楯七姓射殺白虎立功先世復爲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故號爲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雖受丹陽精兵之銳史記曰周成王封楚熊繹始居丹陽今歸州秭歸縣東南故城是也至楚文王始自丹陽遷於郢郢縣漢志云南郡枝江縣有丹陽也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顒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和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割雖陳冤州郡而牧守不爲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苦賦役困羅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

叛侯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卽皆降伏至中平五年巴　郡黃巾賊起板楯蠻夷因此復叛寇掠城邑遣西園上軍別部司馬趙瑾討平之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國東接交阯西有滇國北有邛都國各立君長其人皆椎結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嶲昆明諸落西極同師東北至葉榆（葉榆縣屬益州郡葉或作楪臣賢案前書曰西自同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爲嶲昆明今流俗諸本並作布嶲昆明蓋爲字誤分爲布嶲也）地方數千里無君長辮髮隨畜遷徙無常自嶲東北有莋都國東北有冉駹國或土著或隨畜遷徙自冉駹東北有白馬國氐種是也此三國亦有君長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閒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見華陽國志）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牂柯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前書地理志曰夜郎縣有遯水東至廣鬱華陽國志云遯水通牂柯有三郎祠皆有靈響又云竹王所捐破竹於野成竹林今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爲牂柯（異物志曰牂柯繫船杙也）牂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無蠶桑故其郡最貧句町縣有桄榔木可以爲麪百姓資之（臨海異物志曰桄榔木外皮有毛似栟櫚而散生其木剛作鉏

勦利如鐵中石更利唯中焦根乃致敗耳皮中有似擣稻米片又似麥麪中作餅餌廣志曰桄榔大四五圍長五六丈洪直旁無枝條其顛生葉不過數十似椶葉破其木肌堅難傷入數寸得麪赤黃密緻可食也公
孫述時大姓龍傅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
保境為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南越志曰番禺縣之西有江浦焉光武嘉之並加褒賞桓帝時郡人尹
珍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
愼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
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荊州刺史華陽國志曰尹珍字道真毋歛縣人也

滇王者莊蹻之後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
以其地為益州郡割牂柯越巂各數縣配
之後數年復并昆明地皆以屬之此郡有
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
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鸚
鵡孔雀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
人俗豪忲忲奢侈也居官者皆富及累世及王莽

西南夷

政亂益州郡夷棟蠶若豆等起兵殺郡守
越巂姑復夷人大牟亦皆叛殺略吏人莽
遣寧始將軍廉丹發巴蜀吏人及轉兵穀
卒徒十餘萬擊之吏士飢疫連年不能克
而還以廣漢文齊為太守造起陂池開通
溉灌墾田二千餘頃率厲兵馬修障塞降
集羣夷甚得其和及公孫述據益土齊固
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遂不降

聞光武即位乃間道遣使自聞蜀平徵為
鎮遠將軍封成義侯取其嘉名於道卒詔為起
祠堂郡人立廟祀之建武十八年夷渠帥
棟蠶與姑復楪榆梇棟連然滇池建伶昆
明諸種反叛殺長吏姑復縣屬越巂郡餘六縣並屬益州郡也益州
太守繁勝與戰而敗退保朱提朱提縣屬犍為郡朱音殊提音匙
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為
蜀郡人及朱提夷合萬三千人擊之尚軍

西南夷

遂度瀘水入益州界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僰道入江在今嶲州南特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得無害故諸葛亮表云五月度瀘言其艱苦也羣夷聞大兵至皆弃壘奔走尚獲其羸弱穀畜二十年進兵與棟蠶等連戰數月皆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韋孫盛蜀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置不韋縣華陽國志曰武帝通博南出直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實之因名不韋以章其先人惡行也○劉攽曰注通博南出直不韋又宗族實之案文出直本共是置字實當作實斬棟蠶帥凡首虜七千餘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馬三千四牛羊三萬餘頭諸夷悉平肅宗元和中蜀郡王追為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烏見始興起學校漸遷其俗靈帝熹平五年諸夷反叛執太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不能克朝議以為郡在邊外蠻夷喜叛勞師遠役不如弃之太尉掾巴郡李顒建策討伐乃拜顒益州太守與刺史

寵芝發板楯蠻擊破平之還得雍陟顒卒後夷人復叛以廣漢景毅為太守討定之毅初封郡米斛萬錢漸以仁恩少年間米至數十云少年未多年也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二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為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自此以上並見風俗通也九隆死世世相繼哀牢傳曰九隆代代相傳名號不可得而數至於禁高乃可記知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

（桑藕代桑藕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栗代）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箄船（箄音蒲佳反縛竹木爲箄以當船也）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茤（茤音多其種今見在）鹿茤人弱爲所禽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爲逆流翻涌二百餘里箄船沈沒哀牢之衆溺死數千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茤鹿茤王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衆驚怖引去賢栗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茤輒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戶二千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巂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光武封賢栗等爲君長自是歲來朝貢永平

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王者七十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陽七千里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古今注曰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居巂唐續漢志六縣謂不韋巂唐比蘇楪榆邪龍雲南也）合爲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華陽國志曰博南縣西山高三十里越之度蘭滄水也）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爲它人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繡罽毲（罽毲解見李恂傳毲未詳）帛疊（外國傳曰諸薄國女子織作白疊花布）蘭干細布（華陽國志曰蘭干獠言紵）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爲布（廣志曰梧桐有白者剽國有桐木其華有白毛取其毛淹漬緝織以爲布也）幅廣五尺絜白不受垢汙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

見華陽國志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華陽國志曰蘭滄水有金沙洗取融爲金有光珠穴博物志曰光珠即江珠也虎魄廣雅曰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博物志曰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爲茯苓茯苓千歲化爲虎魄今太山有茯苓而無虎魄永昌有虎魄而無茯苓也水精琉璃軻蟲蚌珠徐衷南方草物狀曰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祭有失則風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蚌珠長三寸半凡二品珠也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獸酈元水經注曰猩猩形若狗而人面頭顏端正善與人言音聲妙麗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南中志曰猩猩在山谷中行無常路百數爲羣土人以酒若糟設於路又喜屩子土人織草爲屩數十量相連結猩猩在山谷見酒及屩知其設張者即知張者先祖名字乃呼其名而罵云奴欲張我捨之而去去而又還相呼試共嘗酒初嘗少許又取屩子著之若進兩三升便大醉人出收之屩子相連不得去執還內牢中人欲取者到牢邊語云猩猩汝可自相推肥者出之既擇肥竟相對而泣即左思賦云猩猩啼而就禽者也昔有人以猩猩餉封溪令令問餉何物猩猩自於籠中曰但有酒及僕耳無它飲食南中八郡志曰貊大如驢狀頗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廣志曰貊色蒼白其皮溫煖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見華陽國志也

先是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爲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即以爲永昌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

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以爲常賦夷俗安之純自爲都尉太守十年卒官建初元年哀牢王類牢與守令忿爭遂殺守令而反叛攻越嶲唐城○劉攽曰案嶲唐自是縣屬永昌後人不知妄增越嶲二字太守王尋奔楪榆哀牢三千餘人攻博南燔燒民舍肅宗募發越嶲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明年春邪龍縣郡國志曰屬永昌郡也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賜鹵承帛萬匹封爲破虜傍邑侯永元六年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義遣使譯獻犀牛大象九年徼外蠻及撣國王雍由調撣音擅東觀作擅字遣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永初元年徼外僬僥種夷陸類等三千餘口舉種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永寧元年撣國王雍由調復遣

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爲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各有差也

邛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爲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爲汙澤因名爲邛池南人以爲邛河在今巂州越巂縣東南南中八郡志曰邛河縱廣岸二十里深百餘丈多大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遥視如戴鐵釜狀李膺益州記云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牀間姥憐而飴之後稍長大遂長丈餘令有駿馬蛇遂吸殺之令因大忿恨責出蛇姥云在牀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蛇乃感人以靈言瞋令何殺我母當爲母報讎此後每夜輒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爲湖土人謂之爲陷河唯姥宅無恙訖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他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畟然今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舊木堅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爲枕相贈畟音測○劉攽曰注令大忿恨責出蛇案文當云令大忿恨責姥出蛇後復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巂水伐之以爲越巂郡巂水源出今巂州邛都縣西南高山下前書地理志曰以其越巂水以置郡故

名爲其土地平原有稻田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禺同山在今襄州揚波縣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乎唐虞澤配三皇華陽國志曰碧雞光景人多見之前書音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俗多游蕩而喜謳歌略與牂柯相類豪帥放縱難得制御王莽時郡守枚根調邛人長貴以爲軍候更始二年長貴率種人攻殺枚根自立爲邛穀王領太守事又降於公孫述述敗光武封長貴爲邛穀王建武十四年長貴遣使上三年計天子即授越巂太守印綬十九年武威將軍劉尚擊益州夷路由越巂長貴聞之疑尚既定南邊威法必行己不得自放縱即聚兵起營臺招呼諸君長多釀毒酒欲先以勞軍因襲擊尚尚知其謀即分兵先據邛都遂掩長貴誅之徙其家屬於城都永平元年姑復夷復叛益

州刺史發兵討破之斬其渠帥傳首京師後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祈叟二百餘人（續漢書志曰蘇祁縣屬越巂郡）齎牛羊送喪至翕本縣安漢（安漢縣屬巴郡）起墳祭祀詔書嘉美爲立祠堂安帝元初三年郡徼外夷大羊等八種戶三萬一千口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慕義內屬時郡縣賦斂煩數五年以卷夷大牛種封離等反畔殺遂久令（遂久故縣今在嶲州界）明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應之衆遂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燔燒邑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詔益州刺史張喬選堪能從事討之喬乃遣從事楊竦將兵至楪榆擊之賊盛未敢進先以詔書告示三郡密徵求武士重其購賞乃進軍與封離等戰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生

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賞軍士封離等惶怖斬其同謀渠帥詣竦乞降竦因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州中論功未及上會竦病創卒張喬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像天子以張翕有遺愛乃拜其子湍爲太守夷人懽喜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諸夷耆老相曉語曰當爲先府君故遂以得安後順桓閒廣漢馮顥爲太守政化尤多異迹云

莋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爲莋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焉（劉向列仙傳曰山圖隴西人好乘馬馬蹹折腳山中道士教服地黃當歸羌活玄參服一年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自云五嶽使人之名山採藥能隨吾汝便不死山圖追隨人不復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家

（闕。藉年復去，莫知所之也）元鼎六年，以為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東觀記輔作酺，梁國寧陵人）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為臣僕。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詩周頌也）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詩人誦詠，以為符驗。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邛來大山零高坂，（山海經曰：崍山，江水出焉。郭璞曰：中江所出也。華陽國志曰：邛來山本名邛莋，故邛人、莋人界也。巖阻峻回曲，折乃至山上，凝冰夏結，冬則劇寒。王陽行部至此而退者也。有長貧苦揉八度之難，陽毋閣峻，並坂名）峭危峻險，百倍岐道。（言詩人雖歎岐道之阻，但以文王之道人，以為夷易。今邛來峭危甚於岐）繈負老幼，若

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草木異種，鳥獸殊類。有犍為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舜，四夷之樂，（解見陳禪傳）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東觀記載其歌，并載夷人本語，並重譯訓詁為華言，今范史所載者是也。今錄東觀夷言，以為此注也）

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提官隗構）與天合意。（魏冒踰糟）吏譯平端，（罔譯劉脾）不從我來。（旁莫支留）聞風向化，（徵衣隨旅）所見奇異。（知唐桑艾）多賜繒布，（邪毗堪鏞）甘美酒食。（推潭僕遠）昌樂肉飛，（拓拒蘇便）屈申悉備。（局後仍離）蠻夷貧薄，（僂讓龍洞）無所報嗣。（莫支度由）願主長壽，（陽雒僧鱗）子孫昌熾。（莫穉角存）

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僂讓皮尼）日入之部。（且交陵悟）慕義向化，（繩動隨旅）歸日出主。（路且揀雒）聖德深恩，（聖德度諾）與人富厚。（魏菌度洗）冬多霜雪，（綜邪流藩）夏多和雨。（莋邪尋螺）寒溫時適，（藐潯瀘離）部人多有。（菌補邪推）涉危歷險，

辟危歸險不遠萬里(莫受萬物)去俗歸德(軼疊附德)心歸慈母(仍路蔞摸)遠夷懷德歌曰荒服之外(荒服之儀)土地境埆(犂籍憐憐)食肉衣皮(阻苏邪犂)不見鹽穀(莫碭籠朮)吏譯傳風(周譯傳微)大漢安樂(昆漢夜拒)攜負歸仁(蹤優路仁)觸冒險陜(雷折險觀)高山岐峻(偷狠藏幢)緣崖磻石(扶路側祿)木薄發家(息寠服淫)百宿到洛(理沥髭雄)父子同賜(捕茝菌吡)懷抱匹帛(漢吾匹備)傳告種人(傳室呼敎)長願臣僕(陵陽臣僕)肅宗初輔坐事免是時郡尉府舍皆有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以眩燿之夷人益畏憚焉

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夷王唐繒等遂率種人十七萬口歸義内屬詔賜金印紫綬小豪錢帛各有差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襄種夷與徼外汙衍種并兵三千餘人反叛攻蠶陵城殺長吏二年青衣道夷邑長令田(令姓田名)與徼外三種夷三十一萬口齎黃金旄牛毦(顧野王曰毦績毛爲飾也即今馬及)

(弓頭上纓毦也)與上内屬安帝增令田爵號爲奉通邑君延光二年春旄牛夷叛攻零關(郡國志零關有屬越巂郡)殺長吏益州刺史張喬與西部都尉擊破之於是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四縣如太守桓帝永壽二年蜀郡夷叛殺略吏民延熹二年蜀郡三襄夷寇蠶陵殺長吏四年犍爲屬國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斬首千四百級餘皆解散靈帝時以蜀郡屬國爲漢嘉郡

冉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爲汶山郡至地節三年(宣帝年也)夷人以立郡賦重宣帝乃省并蜀郡爲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而法嚴重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燒其尸土氣多寒在盛夏冰猶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爲傭夏則避暑反其衆邑皆依山居

上累石爲室高者至十餘丈爲邛籠按今彼土夷人呼爲雕也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麥爲資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爲毦出名馬有靈羊可療毒本草經曰零羊角味鹹無毒主療青盲蠱毒去惡鬼安心氣彊筋骨也又有食藥鹿鹿麑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又有五角羊麝香輕毛毼雞牲牲郭璞注山海經曰毼雞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鬬敵死乃止其人能作旄氈班罽青頓毞毲羊羖之屬青頓毞毲未詳字書無此二字周書伊尹爲四方獻令曰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已闟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龍角神龜爲獻湯曰善何承天纂文曰紕氐罽也音甲疑反毲即紕也特多雜藥地有鹹土煑以爲鹽麢羊牛馬食之皆肥麢即羱羊也異物志曰狀似鹿而角觸前向入林樹掛角故恒在平淺草中肉肥香美逐入林則搏之皮可作履韈角正四據南人因以爲牀音子兮反其西又有三河槃于虜北有黃石北地盧水胡其表乃爲徼外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爲汶山郡

云白馬氐者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以爲武都土地險阻有麻田出名馬牛羊漆蜜氐人勇戇抵冒貪貨死利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仇池山在今成州上祿縣南三秦記曰仇池縣界本名仇維山上有池故曰仇池山在倉洛二谷之間常爲水所衝激故下石而上土形似覆壺仇池記曰仇池百頃周回九千四十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樓櫓卻敵分置調均煉起數丈有岡阜人功仇池凡二十一道可攀緣而上東西二門盤道下至上凡有七里上則岡阜低昂泉流交灌蕭元注水經云羊腸盤道三十六回開山圖謂之仇夷所謂積石峨嵯嶔岑隱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頃煑土成鹽因以百頃爲號也數爲邊寇郡縣討之則依固自守元

封三年氐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鳳元年氐人復叛遣執金吾馬適建姓馬適名建也龍頟侯韓增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太常徒討破之及王莽篡亂氐人亦叛建武初氐人悉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漢隴西太守馬援上復其王侯君長賜以印綬後囂族人隗茂反殺武都太守氐人大豪齊鍾留爲種類所敬

信威服諸豪與郡丞孔奮擊茂破斬之後亦時為寇盜郡縣討破之

論曰漢氏征伐戎狄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於傾沒疆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

乃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文約謂文書要約也著自山經水志者亦略及焉雖服叛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耳雕腳之倫獸居鳥語之類緩耳儋耳也獸居謂穴居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陵海越障累譯以內屬焉故其錄名中郎校尉之署謂護匈奴中郎將及戊己校尉等編數都護部守之曹○劉攽曰案此部字合作郡動以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沈沙棲陸之瑋寶珠玉金碧珊瑚虎魄之類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宮幄焉又其賨幏火毳馴禽封獸之賦軨積於內府火毳即火浣布也馴禽鸚鵡也封獸象也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生不盡之木晝夜火然得烈風不猛暴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居火中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績其毛織以作布用之若汙以火燒之則清潔也傅子曰長老說漢桓時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公卿朝臣前佯爭酒失杯而汙之冀偽怒解衣而燒之布得火煒然而熾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如水澣也○劉攽曰正文軨積於內府案軨字當作聆字夷歌巴舞殊音異節之技列倡於外門豈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夷雖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連涉荊交之區布護巴庸之外不可量極然其凶勇狡筭薄於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為劣焉故關守永昌肇自遠離啟土立人至今成都焉哀牢為伐鹿茤不得乃歸中國故言肇自遠離

贊曰百蠻蠢居仞彼方徼鏤體卉衣憑深阻峭鏤體文身也卉衣草服也亦有別夷屯彼蜀表參差聚落紆餘岐道往化既孚改襟輸寶孚信也襟衽也俾建永昌同編億兆

南蠻西南夷傳第七十六

西羌傳第七十七　范曄　後漢書八十七

西羌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
南岳（衡山也）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三危山在今沙州燉煌縣東南山有三峯故曰三危也）
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河關縣屬金城郡已上並續漢書文）濵於賜支至乎河首緜地千里賜
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
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
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為業其俗氏族無
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十二世後相與
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釐寡婦也釐音力之反）
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
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
相抄暴以力為雄殺人償死無它禁令其
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
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堪耐寒

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
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黃帝素問曰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其人山居而多風水土剛強）
王政脩則賓服德教失
則寇亂昔夏后氏太康失國（太康啟之子盤于游田不恤人事為羿所逐不得反國也）
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
夷（后相即太康孫仲康之子）七年然後來賓至于后泄始加
爵命由是服從（泄帝相八代孫帝芒之子也）后桀之亂畎夷
入居邠岐之閒（邠今豳州也岐即岐山也）成湯既興伐而
攘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
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武丁殷王高宗也鬼方遠方也）
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殷頌也）及
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帝武乙武丁五代孫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代之行天神不勝而僇辱之又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逐獵河渭暴雷震而死）周古
公踰梁山而避于岐下（梁山在今雍州好畤縣西北古公文王之祖也岐山在扶風郿縣也）
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竹書紀年曰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也）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

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太丁武丁子也竹書紀年曰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也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爲牧師季歷文王之父也竹書紀年曰太丁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爲殷牧師也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竹書紀年曰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也及文王爲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見詩小雅采薇篇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左傳晉韓獻子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師會于牧野尚書曰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孔安國注曰皆蠻夷戎狄也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見史記王遂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夷王穆王孫名燮也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見竹書紀年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犬丘縣名秦曰廢丘漢曰槐里也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

伐戎爲戎所殺王乃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卻後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北戎于汾隰二水名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後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並見竹書紀年其年戎圍犬丘虜秦襄公之兄伯父時幽王昏虐四夷交侵遂廢申后而立褒姒申侯怒與戎寇周殺幽王於酈山周乃東遷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後二年邢侯大破北戎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䝠邽冀之戎狄即狄道䝠即䝠道邽即上邽縣冀即冀縣也涇北有義渠之戎義渠縣屬北地郡也洛川有大荔之戎洛川即洛水大荔古戎國秦獲之改曰臨晉今同州城是也渭南有驪戎伊洛閒有楊拒泉皐之戎杜預注左傳云楊拒

戎邑也 潁首以西有蠻氏之戎 左傳曰單浮餘圍蠻氏杜預注云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 當春秋時閒在中國與諸夏盟會 魯莊公伐秦取邽冀之戎 後十餘歲晉滅驪戎 是時伊洛戎強東侵曹魯 左傳莊公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杜預注戎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二十四年戎侵曹也 後十九年遂入王城 於是秦晉伐戎以救周 事並見左傳僖公十一年 後二年又寇京師 齊桓公徵諸侯戍周 後九年陸渾戎自瓜州遷于伊川 瓜州今瓜州地事見僖二十二年 允姓戎遷于渭汭 允姓陰戎之祖也與三苗俱放三危見左傳 東及轘轅 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 陰戎之種遂以滋廣 左傳哀公四年蠻子赤奔晉陰地杜預注陰地晉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 晉文公欲修霸業 乃賂戎狄通道 以匡王室 秦穆公得戎人由余 遂霸西戎 開地千里 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戎王聞穆公賢使由余觀秦秦穆公以客禮待之秦遺戎王以女樂由余諫不聽由余乃降秦為謀伐戎 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 復修霸業 魏絳晉大夫見左傳襄公十一年 是時楚晉強盛 威服諸戎 陸渾

伊洛陰戎事晉 而蠻氏從楚 後陸渾叛晉 晉令荀吳滅之 荀吳晉大夫中行穆子也見左傳昭公元年 後四十四年 楚執蠻氏而盡囚其人 是時義渠大荔最強 築城數十 皆自稱王 至周貞王八年 秦厲公滅大荔 取其地 趙亦滅代戎 即北戎也 韓魏復共稍并伊洛陰戎 滅之 其遺脫者皆逃走 西踰汧隴 汧山在今隴州汧源縣 自是中國無戎寇 唯餘義渠種焉 至貞王二十五年 秦伐義渠 虜其王 即厲公三十三年伐也 後十四年 義渠侵秦至渭陰 後百許年 義渠敗秦師于洛 後四年 義渠國亂 秦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之 操名也庶長秦爵也見左傳 義渠遂臣於秦 後八年 秦伐義渠 取郁郅 縣名屬北地郡 後二年 義渠敗秦師于李伯 李伯地名未詳 明年 秦伐義渠 取徒涇二十五城 徒涇縣名屬西河郡 及昭王立 義渠王朝秦 遂與昭王母宣太后通 生二子 至王

赧四十三年宣太后誘殺義渠王於甘泉宮因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焉戎本無君長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爲藩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子戰國世大荔義渠稱王及其衰亡餘種皆反舊爲酋豪云

羌無弋爰劒者秦厲公時爲秦所拘執以爲奴隷不知爰劒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劒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爲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與劓女遇於野劓截鼻也遂成夫婦女耻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爲俗遂俱亡入三河閒續漢書曰遂俱亡入河湟閒今此言三河即黃河賜支河湟河也諸羌見爰劒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爲豪河湟閒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爲事湟水出金城郡臨羌縣爰劒教之田畜遂見敬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衆羌人謂奴爲無弋以爰劒嘗爲奴隷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爲豪至爰劒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穆公霸有西戎今欲復之兵臨渭首滅狄獂戎獂音丸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衆羌絶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爲種任隨所之或爲氂牛種越巂羌是也或爲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爲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並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爲九種舞生十七子爲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及忍子研立時秦孝公雄强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研至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爲研種及秦始皇時務并六國以諸侯爲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以繁息

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郤衆狄築長城以界之衆羌不復南度至于漢興匈奴冒頓兵強破東胡走月氏威震百蠻臣服諸羌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氐道羌道縣氐音丁兮反二縣並屬隴西郡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郤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湟築令居塞令居縣屬金城郡令音零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姐音紫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安故縣屬隴西郡枹罕縣屬金城郡枹音膚漢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將兵十萬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金城郡臨羌縣有鹽池也漢遂因山爲

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至宣帝時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義渠姓也使行諸羌先零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處以爲畜牧安國以事奏聞後將軍趙充國以爲不可聽後因緣前言遂度湟水郡縣不能禁至元康三年先零乃與諸羌大共盟誓將欲寇邊帝聞復使安國將兵觀之安國至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充國與諸將將兵六萬人擊破平之至研十三世孫燒當立元帝時彡姐等七種羌寇隴西彡音先廉反又所廉反姐音紫遣右將軍馮奉世擊破降之從爰劒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爲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爲種號自彡姐羌降之後數十年四夷賓服邊塞無事至王莽

輔政欲燿威德以懷遠爲名乃令譯諷旨諸羌使共獻西海之地初開以爲郡築五縣邊海亭燧相望焉燧音遂滇良者燒當之玄孫也時王莽末四夷內侵及莽敗衆羌遂還據西海爲寇更始赤眉之際羌遂放縱寇金城隴西隗囂雖擁兵而不能討之乃就慰納因發其衆與漢相拒建武九年隗囂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旣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劉攽曰通驛說見上宜改作譯卷中放此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

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卽以牛邯爲護羌校尉持節如舊及邯卒而職省十年先零豪與諸種相結復寇金城隴西遣中郎將來歙等擊之大破事已具歙傳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之事已具援傳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而先零卑湳並皆強富數侵犯之湳音乃感反滇良父子積見陵易憤怒而素有恩信於種中於是集會附落及諸雜種乃從大榆入掩擊先零卑湳大破之殺三千人掠取財畜奪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強滇良子滇吾立中元元年武都參狼羌反殺掠吏人太守與戰不勝隴西太守劉盱遣從事辛都監軍掾李苞將

五千人赴武都與羌戰斬其酋豪首虜千餘人時武都兵亦更破之斬首千餘級餘悉降時滇吾附落轉盛常雄諸羌每欲侵邊者滇吾轉教以方略為其渠帥二年秋燒當羌滇吾與弟滇岸率步騎五千寇隴西塞劉盱遣兵於枹罕擊之不能克又戰於允街（允音鈆街音皆縣名屬金城郡）為羌所敗殺五百餘人於是守塞諸羌皆復相率為寇遣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唐谷（允吾音鈆牙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西也）軍敗鴻及隴西長史田颯皆沒又天水兵為牢姐種所敗於白石死者千餘人（白石縣名屬金城郡有白石山）時燒何豪有婦人比銅鉗者年百餘歲多智筭為種人所信向皆從取計策時為盧水胡所擊比銅鉗乃將其衆來依郡縣種人頗有犯法者臨羌長收繫比銅鉗而誅殺其種六七百

人顯宗憐之乃下詔曰昔桓公伐戎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春秋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也何休注曰戎亦天地之所生乃迫殺之甚不仁也）今國家無德恩不及遠羸弱何辜而當并命夫長平之暴非帝者之功（言帝王好生惡殺故不以為功也史記曰白起昭王時為上將軍擊趙趙不利將軍趙括與六十萬人請降起乃盡阬之遣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咎由太守長吏妄加殘戮比銅鉗尚生者所在致醫藥養視令招其種人若欲歸故地者厚遣送之其小種若束手自詣欲効功者皆除其罪若有逆謀為吏所捕而獄狀未斷悉以賜有功者永平元年復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於西邯大破之事已具武等傳滇吾遠引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以謁者竇林領護羌校尉居狄道林為諸羌所信而滇岸遂詣林降林為下吏所欺謬奏上滇岸以為大豪承制

封爲歸義侯加號漢大都尉明年滇吾復降林復奏其第一豪與俱詣闕獻見帝怪一種兩豪疑其非實以事詰林林辭窘乃偽對曰滇岸即滇吾隴西語不正耳帝窮驗知之怒而免林官會涼州刺史又奏林臧罪遂下獄死謁者郭襄代領校尉事到隴西聞涼州羌盛還詣闕抵罪於是復省校尉官滇吾子東吾立以父降漢乃入居塞內謹愿自守而諸弟迷吾等數爲寇盜肅宗建初元年安夷縣吏略妻卑湳種羌婦吏爲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安夷縣名屬金城郡）種人恐見誅遂共殺延而與勒姐及吾良二種相結爲寇隴西太守孫純遣從事李睦及金城兵會和羅谷與卑湳等戰斬首虜數百人復拜故度遼將軍吴棠領護羌校尉居安夷二年夏迷吾遂

與諸種聚兵欲叛出塞金城太守郝崇追之戰於荔谷崇兵大敗崇輕騎得脫死者二千餘人於是諸種及屬國盧水胡悉與相應吴棠不能制坐徵免武威太守傅育代爲校尉移居臨羌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隴西漢陽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副討破之於是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防乃築索西城（故城在今洮州）徙隴西南部都尉戍之悉復諸亭候至元和三年迷吾復與弟號吾諸雜種反叛秋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郡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權宜放遣羌即爲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傅育不欲失信伐之乃募人鬭諸羌胡羌胡不

育遂復叛出塞更依迷吾章和元年育上請發隴西張掖酒泉各五千人諸郡太守將之育自領漢陽金城五千人合二萬兵與諸郡剋期擊之令隴西兵據河南張掖酒泉兵遮其西並未及會育軍獨進迷吾聞之徙廬落去育選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建威南三兜谷去虜數里須旦擊之不設備迷吾乃伏兵三百人夜突育營營中

驚壞散走育下馬手戰殺十餘人而死死者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育北地人也顯宗初為臨羌長與捕虜將軍馬武等擊羌滇吾功冠諸軍及在武威威聲聞於匈奴食祿數十年秩奉盡贍給知友妻子不免操井臼肅宗下詔追褒美之封其子毅為明進侯七百戶以隴西太守張紆代為校尉將萬人屯臨羌迷吾既殺

傅育狃忕邊利狃忕慣習也狃音女九反忕音時制反章和元年復與諸種步騎七千人入金城塞張紆遣從事司馬防將千餘騎及金城兵會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降紆納之遂將眾人詣臨羌縣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羌飲醉紆因自擊伏兵起○劉攽曰案文當云自擊伏兵起誅殺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等五人頭以祭育冢復放兵擊在山谷閒者斬首四百

餘人得生口二千餘人迷吾子迷唐及其種人向塞號哭與燒何當煎當闐等相結以子女及金銀聘納諸種解仇交質將五千人寇隴西塞太守寇盱與戰於白石迷唐不利引還大小榆谷北招屬國諸胡會集附落種眾熾盛張紆不能討永元元年紆坐徵以張掖太守鄧訓代為校尉稍以賞賂離閒之由是諸種少解東吾子東號

並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校尉鄧訓遣兵擊迷唐迷唐去大小榆谷徙居頗巖谷和帝永元四年訓病卒蜀郡太守聶尚代爲校尉尚見前人累征不克欲以文德服之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旣還遣祖母卑缺詣尚尚自送至塞下爲設祖道令譯田汜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因而反叛遂與諸種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詛復寇金城塞五年尚坐徵免居延都尉貫友代爲校尉友以迷唐難用德懷終於叛亂乃遣譯使搆離諸種誘以財貨由是解散友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遂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度兵擊迷唐迷唐乃率部落遠依賜支河曲至八年友病卒漢陽太守史充代爲校尉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而羌迎敗充兵殺數百人明年充坐徵代郡太守吳祉代爲校尉其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隴西殺數百人乘勝深入脅塞內諸種羌共爲寇盜衆羌復悉與相應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大夏縣名屬隴西郡）遣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代副將北軍五營黎陽雍營三輔積射及邊兵羌胡三萬人討之（五營即五校也雍營即扶風都尉屯也黎陽營解見南匈奴傳也）尚屯狄道代屯枹罕尚遣司馬寇盱監諸郡兵四面並會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洮南尚等追至高山迷唐窮迫率其精強大戰盱斬虜千餘人得牛馬羊萬餘頭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入塞明年尚代並坐畏懦徵下獄免謁者王信領尚營屯枹罕謁者耿譚領代營屯白石譚乃設購賞諸

種頗來內附迷唐恐乃請降信譚遂受降罷兵遣迷唐詣闕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飢窘不立入居金城和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以爲漢作河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以種人飢餓不肯遠出吳祉等乃多賜迷唐金帛令糴穀市畜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驚十二年遂復背叛乃脅將湟中諸胡寇鈔而去王信耿譚吳祉皆坐徵以酒泉太守周鮪代爲校尉明年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初累姐種附漢迷唐怨之遂擊殺其酋豪由是與諸種爲讎黨援益疏其秋迷唐復將兵向塞周鮪與金城太守侯霸及諸郡兵屬國湟中月氏諸胡隴西牢姐羌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川與迷唐戰周鮪還營自守唯侯霸兵陷陳斬首四百餘級羌眾折傷種人瓦解降者

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迷唐遂弱其種眾不滿千人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明年周鮪坐畏懦徵侯霸代爲校尉安定降羌燒何種脅諸羌數百人反叛郡兵擊滅之悉沒入弱口爲奴婢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隃麋相曹鳳上言隃麋縣名屬右扶風西戎爲害前世所患臣不能紀古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爲非難以攻伐南得鍾存以廣其眾北阻大河因以爲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彊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過數百亡逃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爲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

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
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
可以無西方之憂於是拜鳳為金城西部
都尉將徙士屯龍耆（龍耆即龍支也今鄯州縣）後金城長
史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
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邯屯田五部（邯水名邯分流左右
今在廓州）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
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諸羌叛乃
罷迷唐失眾病死有一子來降戶不滿數
千
東號子麻奴立初隨父降居安定時諸降
羌布在郡縣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
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騎都尉王弘發
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征西域弘迫
促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
散叛諸郡各發兵徼遮或覆其廬落於是

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奔潰
麻奴兄弟因此遂與種人俱西出塞先零
別種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為寇掠斷隴道
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
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為楯或執銅鏡以
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冬遣車騎將軍鄧
騭征西校尉任尚副將五營及三河三輔
汝南南陽潁川太原上黨兵合五萬人屯
漢陽明年春諸郡兵未及至鍾羌數千人
先擊敗騭軍於冀西殺千餘人校尉侯霸
坐眾羌反叛徵免以西域都護段禧代為
校尉其冬騭使任尚及從事中郎司馬鈞
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縣名
屬廣陽郡）尚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於是滇零等
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
河諸雜種眾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

殺漢中太守董炳遂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騭還師留任尚屯漢陽爲諸軍節度朝廷以鄧太后故迎拜騭爲大將軍封任尚樂亭侯食邑三百戸三年春復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每不利衆羌乘勝漢兵數挫當煎勒姐種攻沒破羌縣鍾羌又臨洮縣生得隴西南部都尉明年春滇零遣人寇褒中[縣名屬漢中郡]燔燒郵亭大掠百姓於是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褒中軍營久出無功有廢農桑乃詔任尚將吏兵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士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西京左輔都尉都高陵右輔都尉都郿也]時羌復攻褒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以爲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於是徙金城郡居襄武[襄武縣名屬隴西郡]任仁戰累敗而兵士放縱檻車徵詣廷尉詔獄死段禧病卒復以前校尉侯霸代之遂移居張掖五年春任尚坐無功徵免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縣名屬隴西郡]安定徙美陽[縣名屬右扶風]北地徙池陽[縣名屬左扶風]上郡徙衙[縣名屬馮翊衙音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驅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弃捐

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太半復以任尚爲侍御史擊衆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羊頭山在上黨）（郡殺漆縣）誘殺降者二百餘人乃罷孟津屯其秋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衆入上邽城琦自稱安漢將軍於是詔購募得琦首者封列侯賜錢百萬羌胡斬琦者賜金百斤銀二百斤漢陽太守趙博遣刺客杜習刺殺琦封習討姦侯賜錢百萬而杜季貢王信等將其衆據樗泉營侍御史唐喜領諸郡兵討破之斬王信等六百餘級沒入妻子五百餘人收金銀綵帛一億已上杜季貢亡從滇零六年任尚復坐徵免滇零死子零昌代立年尚幼少同種狼莫爲其計策以杜季貢爲將軍別居丁奚城七年夏騎都尉馬賢與侯霸掩擊零昌別部牢羌於安定首虜千人得驢騾

駱駝馬牛羊二萬餘頭以畀得者（畀音必四反）元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作塢壁設鳴鼓零昌遣兵寇雍城又號多與當煎勒姐大豪共脅諸種分兵鈔掠武都漢中巴郡板楯蠻將兵救之漢中五官掾程信率壯士與蠻共擊破之號多退走還斷隴道與零昌通謀侯霸馬賢將湟中吏人及降羌胡於枹罕擊之斬首二百餘級涼州刺史皮楊擊羌於狄道大敗死者八百餘人楊坐徵免侯霸病卒漢陽太守龐參代爲校尉參以恩信招誘之二年春號多等率衆七千餘人詣參降遣詣闕賜號多侯印綬遣之參始還居令居通河西道而零昌種衆復分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將南陽兵因發益部諸郡屯兵擊零昌黨呂叔都等至秋蜀人陳省羅橫應

募刺殺叔都皆封侯賜錢又使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遣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督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風都尉皇甫旗等合八千餘人又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並北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為杜季貢所敗（勇士縣名屬天水郡）於是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大克獲杜季貢率衆偽逃鈞令光恢包等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光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坐徵自殺龐參以失期軍敗抵罪以馬賢代領校尉事後遣任尚為中郎將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

人弃農桑疲苦傜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為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埶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埶不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尾猶踵也）其道自窮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貢於丁奚城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羊數千頭明年夏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及左鹿蠡王須沈萬騎擊零昌於靈州（縣名屬北地郡）斬首八百餘級封須沈為破虜侯金印紫綬賜金帛各有差任尚遣兵擊破先零羌於丁奚城秋築馮翊北界候

鳩五百所任尚又遣假司馬募陷陳士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得牛馬羊二萬頭燒其廬落斬首七百餘級得僭號文書及所沒諸將印綬四年春尚遣當闐種羌榆鬼等五人刺殺杜季貢封榆鬼為破羌侯其夏尹就以不能定益州坐徵抵罪以益州刺史張喬領尹就軍屯招誘叛羌稍稍降散秋任尚復募効功種號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為羌王冬任尚將諸郡兵與馬賢並進北地擊狼莫賢先至安定青石岸狼莫逆擊敗之會尚兵到高平（縣名屬安定郡）因合埶俱進狼莫等引退乃轉營道之至北地相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河上大破之（富平縣屬北地）斬首五千級還得所略人男女千餘人牛馬驢羊駱駝十餘萬頭狼莫逃走於是西河虔人種羌萬一千口詣鄧遵降五年

鄧遵募上郡全無種羌雕何等刺殺狼莫賜雕何為羌侯封遵武陽侯三千戶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任尚與遵爭功又詐增首級受賕枉法臧千萬已上檻車徵弃市沒入田廬奴婢財物自零昌狼莫死後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儆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六年春勒姐種與隴西種羌號良等通謀欲反馬賢逆擊之於安故斬號良及種人數百級皆降散永寧元年春上郡沈種羌五千餘人復寇張掖其夏馬賢將萬人擊之初戰失利死者數百人明日復戰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馬牛羊以萬數餘虜悉降時當煎種大豪飢

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追之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率三千餘人復寇張掖殺長吏初飢五同種大豪盧忽忍良等千餘戶別留允街而首施兩端（首施猶首鼠也）建光元年春馬賢率兵召盧忽斬之因放兵擊其種人首虜二千餘人掠馬牛羊十萬頭忍良等皆亡出塞璽書封賢安亭侯食邑千戶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秋遂相結共脅將諸種步騎三千人寇湟中攻金城諸縣賢將先零種赴擊之戰於牧苑兵敗死者四百餘人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因脅將先零沈氏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鳥招引之（鸞鳥縣名屬武威郡鸞音爵）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延光元年春賢

追到湟中麻奴出塞度河賢復追擊戰破之種衆散遁詣涼州刺史宗漢降麻奴等孤弱飢困其年冬將種衆三千餘戶詣漢陽太守耿种降安帝假金印紫綬賜金銀綵繒各有差是歲虔人種羌與上郡胡反攻穀羅城度遼將軍耿夔將諸郡兵及烏桓騎赴擊破之三年秋隴西郡始還狄道焉麻奴弟犀苦立順帝永建元年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將七千餘人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進封賢都鄉侯自是涼州無事至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子孫以奉祖爲孝君上以安民爲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民利（上郡龜茲縣有鹽官卽雍州之域也）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

塞道北阻山河乘阨據險因渠以溉水舂河漕(水舂即水碓也)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內潰(前書音義曰無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大也)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弃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園陵謂長安諸陵園也單外謂無守固)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前書音義曰選懦仁弱也懦音而掾反)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促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為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常儲穀粟令周數年馬賢以犀苦兄弟數背叛因繫質於令居(令音零)其冬賢坐徵免右扶風韓皓代為校尉明

年犀苦詣皓自言求歸故地皓復不遣因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閒以逼群羌皓復坐徵張掖太守馬續代為校尉兩河閒羌以屯田近之恐以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儆備續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安至陽嘉元年以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并為十部二年夏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前書南部都尉都隴西郡臨洮縣)三年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詔拜前校尉馬賢為謁者鎮撫諸種馬續遣兵擊良封斬首數百級四年馬賢以發隴西吏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斬首千八百級獲馬牛羊五萬餘頭良封親屬並詣賢降○(劉攽曰案文賓當作賢即馬賢也)賢復進擊鍾羌且昌且昌等率諸種十餘萬詣涼州刺史降永和元年馬續遷度遼將軍復以馬賢代為校尉初武都塞上白馬

羌攻破屯官反叛連年二年春廣漢屬國都尉擊破之斬首六百餘級馬賢又擊斬其渠帥飢指累祖等三百級於是隴右復平明年冬燒當種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城塞馬賢將兵赴擊斬首四百餘級獲馬千四百匹那離等復西招羌胡殺傷吏民四年馬賢將湟中義從兵及羌胡萬餘騎掩擊那離等斬之獲首虜千二百餘級得馬騾羊十萬餘頭徵賢爲弘農太守以來機爲并州刺史劉秉爲涼州刺史並當之職大將軍梁商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荒服在九州之外也言其荒忽無常要服在九州之內夷之外言以文德要來之）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三君素性疾惡（○劉攽曰三君案時與二人語何縁得三明是二字）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語文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疾之已甚是又使之爲亂行）況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虐或作膚膚薄也）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年夏且凍傅難種羌等遂反叛攻金城與西塞及湟中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秉並坐徵於是發京師近郡及諸州兵討之拜馬賢爲征西將軍以騎都尉耿叔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姓且凍分遣種人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六年春馬賢將五六千騎擊之到射姑山（射音夜）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戰歿順帝愍之賜布三千匹穀千斛封賢孫光爲舞陽亭侯租入歲百萬遣侍史督錄征西營兵存恤死傷於是東西羌遂大合鞏唐種三千餘騎寇隴西又燒園陵掠關中殺傷

長吏部陽令任頵追擊戰死（部陽同州縣也頵音於筠反）遣中郎將龐浚募勇士千五百人頓美陽為涼州援武威太守趙冲追擊鞏唐羌斬首四百餘級得馬牛羊驢萬八千餘頭羌二千餘人降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為節度罕種羌千餘寇北地北地太守賈福與趙冲擊之不利秋諸種八九千騎寇武威涼部震恐於是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遣行車騎將軍執金吾張喬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河內南陽汝南兵萬五千屯三輔漢安元年以趙冲為護羌校尉冲招懷叛羌罕種乃率邑落五千餘戶詣冲降於是罷張喬軍屯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䜌北界（參䜌縣名屬安定郡䜌音力全反）三年夏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掩擊之斬首千五百級得牛羊驢十八萬頭冬冲擊諸種斬首四千餘級

詔冲一子為郎冲復追擊於阿陽斬首八百級（阿陽縣屬漢陽郡）於是諸種前後三萬餘戶詣涼州刺史降建康元年春護羌從事馬玄遂為諸羌所誘將羌衆亡出塞領護羌校尉衞瑤追擊玄等斬首八百餘級得牛馬羊二十餘萬頭趙冲復追叛羌到建威鸇陰河（續漢書建威作武威鸇陰縣名屬安定郡）軍度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冲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歿冲雖身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永嘉元年封冲子愷義陽亭侯以漢陽太守張貢代為校尉左馮翊梁並稍以恩信招誘之於是離湳狐奴等五萬餘戶詣並降隴右復平並大將軍冀之宗人封為鄠侯邑二千戶自永和羌叛至乎是歲十餘年閒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私自潤入（前書音義曰牢價直）皆以珍寶貨賂左

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寇廣漢屬國殺長吏是時西羌及湟中胡復畔爲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斬首招降二十萬人永壽元年校尉張貢卒以前南陽太守第五訪代爲校尉甚有威惠西垂無事延熹二年訪卒以中郎將段熲代爲校尉時燒當八種寇隴右熲擊大破之四年零吾復與先零及上郡沈氏牢姐諸種并力寇并涼及三輔會段熲坐事徵以濟南相胡閎代爲校尉閎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没營塢寇患轉盛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五年沈氏諸種復寇張掖酒泉皇甫規招之皆降事已具規傳鳥吾種復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共擊破之各還降附至冬滇那等五六千人復攻武威張掖

酒泉燒民廬舍六年隴西太守孫羌擊破之斬首溺死三千餘人胡閎疾復以段熲爲校尉永康元年東羌岸尾等脅同種連寇三輔中郎將張奐追破斬之事已具奐傳當煎羌寇武威破羌將軍段熲復破滅之餘悉降散事已具熲傳靈帝建寧三年燒當羌奉使貢獻中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種因黃巾大亂乃與湟中羌義從胡北宫伯玉等反寇隴右事已具董卓傳興平元年馮翊降羌反寇諸縣郭汜樊稠擊破之斬首數千級自爰劒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徼北前史不載口數唯參狼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爲附落或絶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鍾最強勝兵十餘萬其餘大者

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無慮順帝時勝兵合可二十萬人無慮猶都凡也發羌唐旄等絕遠未嘗往來氂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可紀知也建武十三年廣漢塞外白馬羌豪樓登等率種人五千餘戶內屬光武封樓登爲歸義君長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種羌豪造頭等率種人五十餘萬口內屬拜造頭爲邑君長賜印綬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羌龍橋等六種萬七千二百八十口內屬明年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種三萬六千九百口復舉土內屬冬廣漢塞外參狼羌二千四百口復來內屬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千餘人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

掖酒泉地月氏王爲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領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及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從漢兵戰鬬隨埶強弱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爲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中平元年與北宮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泠徵金城太守陳懿遂寇亂隴右焉

論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爲衰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傯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屬

鞬以烏驚（桴擊鼓搥也韋甲也鞬箭服也左傳晉文公曰右屬櫜鞬鞬音紀言反）故永初之閒羣種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山豪轉相嘯聚揭木為兵負柴為械轂馬揚埃陸梁於三輔建號稱制恣睢於北地（前書班固曰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恣睢肆怒之貌也睢音火季反）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羽書即檄書也魏武奏事曰邊有警急即插羽以示急也）并涼之士特衝殘斃壯悍則委身於兵場女婦則徽纆而為虜（說文曰徽糾繩也纆索也）發冢露胔死生塗炭（胔音才賜反）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捐弃或懼斑食沒溼莫知所限謀夫回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心燓破貲積以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

騭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之命徵兵會衆以圖其隙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縑綵之珍徵糧粟鹽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或梟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奏猶上也）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暴露師徒連年而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態情窮武思盡飆銳以事之被羽前登身當百死之陳（前書揚雄曰蒙楯負羽也）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籍頭顱斷落於萬丈之山支革判解於重崖之上不可校計（顱音盧廣雅曰顱顁額也支謂四支革皮也）

其能穿竄草石自脫於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汙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疾痾於心腹也根謂盡其根本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宣帝時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還於金城郡置屬國以處降羌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埶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為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帝王紀曰紂作象箸箕子為父師歎曰象箸不施於土簋不盛於菽藿必須犀玉之杯食熊蹯豹胎臣賢案史記及韓子並云箕子今云微子蓋誤辛有浩歎於伊川也左傳曰周平王之東遷也大夫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後秦遷陸渾戎于伊川言中國之地不宜使戎狄居之後將為患也

贊曰金行氣剛播生西羌氐豪山種遂用殘強虔劉隴北假僭涇陽涇陽縣屬安定郡朝勞內謀兵憊外攘憊疾困也音白拜反

西羌傳第七十七

西域傳第七十八　范曄　後漢書八十八

西域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爲置使者校尉領護之前書曰自李廣利征討大宛之後屯田渠犂置使者領護營田以供使外國也宣帝改曰都護宣帝時鄭吉以侍郎田渠犂發兵攻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其後匈奴日逐王降吉漢以吉前破車師後降日逐遂并令護車師以西北道號曰都護都護之置始自於吉也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漢官儀曰戊己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爲厭勝故稱戊己焉車師有前王後王國也哀平閒自相分割爲五十五國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前書曰莽即位改匈奴單于印璽爲章和親遂絕西域亦瓦解焉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匈奴斂稅重刻諸國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會匈奴衰弱莎車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後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絕戎盧且末爲鄯善所并且音子余反渠

勒皮山爲于寘所統悉有其地郁立單桓孤胡烏貪訾離爲車師所滅後其國並復立永平中北虜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帥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在今伊州伊吾縣也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寘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置都護戊己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龜茲讀曰丘慈下並同攻沒都護陳睦悉覆其衆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二年復罷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寘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大破匈奴二年憲因遣副校尉閻槃將二千餘騎掩擊伊吾破之

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為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己校尉○劉攽曰置戊己校尉案戊己本兩校今此下文云又置戊部候則此時當但置戊校也車師傳注中云戊校尉所統又傳云戊校尉關寵時只明置戊校而已後人不知妄增己字亦非章懷以前失之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候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超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于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續漢書曰甘英作甘菟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晏駕西域背畔安帝永初元年頻攻圍都護任尚段禧等禧音許基反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遂棄西域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為邊寇十餘歲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

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數月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沒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人羈縻而已其後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玉門陽關二關名也在敦煌西界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璫上書陳三策以為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閒大秦國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也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前書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也宜禾都尉居也廣至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劉攽曰注宜禾都尉居也案文也當作之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

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
出據柳中此中計也武帝初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柳中今
西州縣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
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尚書陳忠
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
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窘困也高帝自將擊匈
奴至平城爲冒頓單于圍於白登七日乃得解太宗文
帝也賈誼上疏曰匈奴嫚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繒彩
以奉之夷狄徵令人主之操天
子供貢是臣下之禮故云恥也故孝武憤怒深
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
庭沙土曰漠直度曰絕也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
北財幣縻於盧山之壑狼望匈奴中地名也前書揚雄曰前代豈樂無
量之費快心於狼望之北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府庫單竭杼柚空虛
筭至舟車貲及六畜武帝時國用不足筭至車船租及六畜言皆計其所
得以出筭軺車一筭商賈車二筭船五丈
以上一筭六畜無文以此言之無物不筭夫豈不懷
慮久故也懷思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
羌前書云起敦煌酒泉張掖以
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也收三十六國斷

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
宣元之世遂備蕃臣宣帝元帝時呼韓邪單
于數入朝稱臣奉貢關
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
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
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
北虜已破車師埶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
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埶益
殖殖生也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
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
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
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
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脩敦煌孤
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人
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經有明誡毛詩
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
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也臣以爲敦煌宜置
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

折衝萬里震怖匈奴（淮南子曰修政於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也）帝納之乃以班勇（班勇班超之子）爲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絕三通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疏勒于窴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領已西遂絕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爲于窴所没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屯營雖有降首（首猶服也音式救反）曾莫懲革自此浸以疎慢矣班固記諸國風土人俗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以後其事異於先者以爲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所記云

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門陽關西至葱領其東北與匈奴烏孫相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葱領東流（葱領山名也西河舊事云其山高大生葱故名）一出于窴南山下北流與葱領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三百餘里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焉自鄯善踰葱領出西諸國有兩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衡河曰陂音彼義反次下亦同史記曰陂山通道）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領則出

大月氏安息之國也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出王門經鄯善且末精絕三千餘里至拘彌

拘彌國居寧彌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前漢書曰寧彌國王本名拘彌）去洛陽萬二千八百里領戶二千一百七十三口七千二百五十一勝兵千七百六十人順帝永建四年于寘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爲拘彌王而遣使者貢獻於漢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帝赦于寘罪令歸拘彌國放前不肯陽嘉元年徐由遣疏勒王臣槃發二萬人擊于寘破之斬首數百級放兵大掠更立興宗人成國爲拘彌王而還至靈帝熹平四年于寘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死者甚衆戊已校尉（○劉攽曰案文多已字但是和帝以後事並多此一字也）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爲王時人衆裁有千口其國西接于寘三百九十里

于寘國居西城去長史所居五千三百里去洛陽萬一千七百里領戶三萬二千口八萬三千勝兵三萬餘人建武末莎車王賢强盛攻并于寘徙其王俞林爲驪歸王明帝永平中于寘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爲于寘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絕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强盛自是南道自葱嶺以東唯此二國爲大順帝永建六年于寘王放前遣侍子詣闕貢獻元嘉元年長史趙評在于寘病癰死評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寘王建素有隙乃語評子云于寘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

中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入塞以告敦煌太守馬達明年以王敬代爲長史達令敬隱覈其事敬先過拘彌成國復說云于寘國人欲以我爲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寘必服矣敬貪立功名且受成國之說前到于寘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爲欲殺我旦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爲復疑即前斬建于寘侯將輸僰等遂會兵攻敬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于寘侯將遂焚營舍燒殺吏士上樓斬敬懸首於市輸僰欲自立爲王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焉○劉攽曰國人殺之案下文言輸僰死已經月此時安得云殺之蓋是不從字馬達聞之

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寘桓帝不聽徵達還而以宋亮代爲敦煌太守亮到開募于寘令自斬輸僰時輸僰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出兵于寘恃此遂驕自于寘經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

西夜國一名漂沙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戶二千五百口萬餘勝兵三千人地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爲藥傅箭鏃所中即死漢書中誤云○劉攽曰漢書中案漢當作前并大秦國中一字亦然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前書云西夜國王號子合國

子合國居呼犍谷犍音九言反去疏勒千里領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

德若國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去長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陽萬二千一百五十里與子合相接其

俗皆同自皮山西南經烏秅前書音義音鷃拏一云烏音一加反
秅音直加反急言之如鷃拏反涉懸度歷罽賓六十餘日行至
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持復
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條支國城在山
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
及東北三面路絶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
暑溼出師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其
卵如甕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
息後役屬條支爲置大將監領諸小城焉
安息國居和櫝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
與康居接南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
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爲殷盛其東界木
鹿城號爲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章帝章
和元年遣使獻師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
無角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
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

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
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
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
死亡者英聞之乃止十三年安息王滿屈
復獻師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自
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
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
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
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
海西珍奇異物焉
大秦國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
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
十以石爲城郭列置郵亭皆堊塈之塈飾也音
火旣反郭璞曰堊白土也音惡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
作多種樹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軿
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

邑周圜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爲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斿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綖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啄米至輒驚卻故南人名爲駭雞）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罽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繭所作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爲蘇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

倍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金錢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閡音五代反）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支者也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置驛也）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師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爲所食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所生奇異玉石諸物譎怪多

不經故不記云魚豢魏略曰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

大月氏國氏音支下並同居藍氏城前書藍氏城作監氏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餘萬人初月氏為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為休密雙靡貴霜肸頓都密凡五部翎侯後百餘歲貴霜翎侯丘就卻攻滅四翎侯自立為王國號貴霜王劉攽曰案文多一王字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罽賓悉有其國丘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閻膏珍代為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此之後最為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

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

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為五翎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浮圖即佛也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為名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土出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毾㲪毾音它闔反㲪音登埤蒼曰毛席也釋名曰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也諸香石蜜胡椒薑黑鹽和帝時數

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絶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東離國居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列城數十皆稱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長八尺而怯弱乘象駱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

粟弋國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蒲萄衆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嚴國在奄蔡北屬康居出鼠皮以輸之奄蔡國改名阿蘭聊國居地城屬康居土氣溫和多楨松白草（前書音義曰白草草之白者又云似莠而細熟時正白牛馬所食焉）民俗衣服與康居同

莎車國西經蒲犂無雷至大月氏東去洛陽萬九百五十里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強不肯附屬元帝時嘗爲侍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復參其典法常勑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天鳳五年延死謚忠武王子康代立光武初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自陳思慕漢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康爲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九年康死謚宣成王弟賢代立攻破拘彌西夜國皆殺其王而立其兄康兩子爲拘彌西夜王十四年

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於是西
域始通葱嶺以東諸國皆屬賢十七年賢
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天子以問大司空竇
融以爲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
宜加號位以鎭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
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
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
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

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
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
服屬焉號賢爲單于賢浸以驕橫重求賦
稅數攻龜茲諸國諸國愁懼二十一年冬
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
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
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
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負兵強欲并兼西

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
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
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
立裴遵以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年賢知
都護不至遂遺鄯善王安書令絕通漢道
安不納而殺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
迎戰兵敗亡入山中賢殺略千餘人而去
其冬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焉

耆諸國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歸鄯善
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
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
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
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而賢益橫嬀
塞王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者賢擊滅之立
其國貴人駟韃爲嬀塞王賢又自立其子
則羅爲龜茲王賢以則羅年少乃分龜茲

爲烏壘國徙駟鞬爲烏壘王又更以貴人
爲焉耆王數歲龜茲國人共殺則羅駟鞬
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茲貴人
身毒爲龜茲王龜茲由是屬匈奴賢以大
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兵數萬人攻大宛
大宛王延留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
橋塞提爲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
在國歲餘亡歸賢復以爲拘彌王而遣延
留還大宛使貢獻如常賢又徙于寘王俞林
爲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爲于寘王歲餘賢
疑諸國欲畔召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王
盡殺之不復置王。劉攽曰案文止當作王但遣將鎮守其
國位侍子戎亡降漢封爲守節侯莎車將
君得在于寘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
年其大人都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
言曰無射我我乃爲汝殺君得都末因此

即與兄弟共殺君得而大人休莫霸復與
漢人韓融等殺都末兄弟自立爲于寘王
復與拘彌國人攻殺莎車將在皮山者引
兵歸於是賢遣其太子國相將諸國兵二
萬人擊休莫霸霸迎與戰莎車兵敗走殺
萬餘人賢復發諸國數萬人自將擊休莫
霸霸復破之斬殺過半賢脫身走歸國休
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兵乃退于寘國
相蘇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廣德爲王
匈奴與龜茲諸國共攻莎車不能下廣德
承莎車之敝使弟輔國侯仁將兵攻賢賢
連被兵革乃遣使與廣德和先是廣德父
拘在莎車數歲於是賢歸其父而以女妻
之結爲昆弟廣德引兵去明年莎車相且
運等且音子余反下同患賢驕暴密謀反城降于寘
反音番于寘王廣德乃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

車賢城守使使謂廣德曰我還汝父與汝婦汝來擊我何爲廣德曰王我婦父也久不相見願各從兩人會城外結盟賢以問且運且運曰廣德女壻至親宜出見之賢乃輕出廣德遂執賢而且運等因內于寘兵虜賢妻子而并其國鎖賢將歸歲餘殺之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五將發焉耆尉黎龜茲十五國兵三萬餘人圍于寘廣德乞降以其太子爲質約歲給罽絮冬匈奴復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徵立爲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爲莎車王章帝元和三年○劉攽曰案文少一也字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大破之由是遂降漢事已具班超傳莎車東北至疏勒

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陽萬三百里領戶二萬一千勝兵三萬餘人明帝

永平十六年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成自以龜茲左侯兜題爲疏勒王冬漢遣軍司馬班超劫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爲疏勒王忠後反畔超擊斬之事已具超傳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國以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愛之後安國死無子母持國政與國人共立臣磐同產弟子遺腹爲疏勒王臣磐聞之請月氏王曰安國無子種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遺腹叔父也我當爲王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又畏憚月支即共奪遺腹印綬迎臣磐立爲王更以遺腹爲磐稾城侯後莎車 畔于寘屬疏勒疏勒以强故得與龜茲于寘爲敵國焉順帝永建二年臣磐遣奉使獻帝拜臣磐爲漢大都尉兄子臣勳爲守國司馬五年臣磐遣侍子與大宛

莎車使俱詣闕貢獻陽嘉二年臣磐復獻師子封牛至靈帝建寧元年疏勒王與漢大都尉於獵中爲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得自立爲王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己司馬曹寬〇劉攽曰案此亦多巳字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東北經尉頭溫宿姑墨龜茲至焉耆

焉耆國王居南河城北去長史所居八百里東去洛陽八千二百里戶萬五千口五萬二千勝兵二萬餘人其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阸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三十餘里永平末焉耆與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殺吏士二千餘人至永元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焉耆危須尉犂山國遂斬焉耆尉犂二王首傳送京師縣蠻夷邸蠻夷皆置邸以居之若今鴻臚寺也超乃立焉耆左侯元孟爲王尉犂危須山國皆更立其王至安帝時西域背畔延光中超子勇爲西域長史復討定諸國元孟與尉犂危須不降永建二年勇與敦煌太守張朗擊破之元孟乃遣子詣闕貢獻

蒲類國居天山西疏榆谷東南去長史所居千二百九十里去洛陽萬四百九十里戶八百餘口二千餘勝兵七百餘人廬帳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畜能作弓矢國出好馬蒲類本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而其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

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日人口貧羸逃亡山谷間故留為國云劉攽曰案此乙不足當云其人口貧羸者逃亡山谷間故留為國云少一其字一者字

移支國居蒲類地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其人勇猛敢戰以寇鈔為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與蒲類同

東且彌國東去長史所居八百里去洛陽九千二百五十里戶三千餘口五千餘勝兵二千餘人廬帳居逐水草頗田作其所出有亦與蒲類同所居無常

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故號交河去長史所居柳中八十里東去洛陽九千一百二十里領戶千五百餘口四千餘勝兵二千人

後王居務塗谷去長史所居五百里去洛

陽九千六百二十里領戶四千餘口萬五千餘勝兵三千餘人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是為車師六國北與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後部西通烏孫建武二十一年與鄯善焉耆遣子入侍光武遣還之乃附屬匈奴明帝永平十六年漢取伊吾盧通西域車師始復內屬匈奴遣兵擊之復降北虜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慴前後王各遣子奉貢入侍並賜印綬金帛八年戊己校尉索頵欲廢後部王涿鞮立破虜侯細致涿鞮忿前王尉卑大賣己因反擊尉卑大獲其妻子明年漢遣將兵長史王林發涼州六郡兵及羌虜胡二萬餘人以討涿鞮獲首虜千餘人涿鞮入北匈奴漢軍追擊斬之立涿鞮弟農奇為王至永寧元年後王軍

就及母沙麻反畔殺後部司馬及敦煌行事司馬即爲戊校尉所統也和帝時置戊巳校尉鎮車師後部行事謂前行長史索班○劉攽曰注和帝置戊巳校尉案此上文云司馬即爲戊校尉所統是也下不合添一巳字　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發軍就大破斬之順帝永建元年勇率後王農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發精兵擊北虜呼衍王破之勇於是上立加特奴爲後王八滑爲後部親漢侯陽嘉三年夏車師後部司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擊北匈奴於閶吾陸谷壞其廬落斬數百級獲單于母季母及婦女數百人季母叔母也　牛羊十餘萬頭車千餘兩兵器什物甚衆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帝以車師六國接近北虜爲西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及玉門關候伊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北虜於勒山漢軍不利秋呼衍王復將二千人攻

後部破之桓帝元嘉元年呼衍王將三千餘騎寇伊吾伊吾司馬毛愷遣吏兵五百人於蒲類海東與呼衍王戰悉爲所沒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夏遣敦煌太守司馬達將敦煌酒泉張掖屬國吏士四千餘人救之出塞至蒲類海呼衍王聞而引去漢軍無功而還永興元年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遂忿戾反畔攻圍漢屯田且固城殺傷吏士後部候炭遮領餘人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迫急將其母妻子從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部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爲後部王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頗收其國人戊校尉閻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許復爲王阿羅多乃詣詳降於是收奪所賜卑君

印綬更立阿羅多爲王仍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食其稅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前書張騫漢中人爲博望侯武帝時上言大夏及安息大宛之屬大國奇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地廣萬里帝從之班超奮封侯之志超少時家貧投筆歎曰丈夫當如傅介子張騫立功西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語見超傳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讋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籝金而賜龜綬龜謂印文也漢舊儀曰銀印皆龜鈕其文刻曰某官之章後服則繫頭顙而釁北闕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劉攽曰驛案當作譯同上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有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前書杜欽曰罽賓本漢所立役漢使者令悔過來順使者送至縣度經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釋法顯游天竺記云西度流沙無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蔥嶺冬夏有雪有毒龍若犯之則風雨晦冥飛砂揚礫遇此難者一全也○劉攽曰注過此難者案過當作遇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天竺國記云中天竺人殷樂無戶籍耕王地者輸地利又其土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種田無時節爾雅曰四時和謂之玉燭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本行經曰釋迦菩薩在兜率陀天爲諸天無量無邊諸衆說法又觀我今何處成道利益衆生乃觀見宜於閻浮提生有大利益又云誰中與我爲父母者觀見宜於天竺一刹利種迦毗羅城白淨王摩耶夫人可爲父母

又云四生之中何生利益觀見胎生卵生我皆化生諸外道等即誹謗我是幻術也爾時菩薩觀已示同諸天五衰相現命諸天王等諸王中生皆作國王與我爲禮越命阿難及諸人等同生爲弟子命舍利佛等外道中生我成道時當受我化回邪入正又有無量衆生同隨菩薩於天竺受生多所利益也

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 維摩經曰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中不撓魚鼈等而彼大海本相如故又舍利佛住不思議菩薩斷取三千大千國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沙國界之外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又復還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相

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 涅槃經曰阿闍王令醉象蹋佛佛以慈善根力舒其五指遂爲五師子況爾時醉象惶懼而退 又五百羣賊劫奪人真波斯匿王收捉剜其兩目棄入阬中爾時羣賊苦痛不已同時發聲念南無佛陀達摩佛以慈善根力雪山吹藥令入賊眼皆悉平復如本

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閑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脩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 清心謂忘思慮也釋累謂去貪欲也不執著爲空執著爲有兼遣謂不空不有虛實兩忘也維摩詰云我及涅槃此二皆空老子云常無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徼故曰道書之流也

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 維摩經曰爾時毗耶離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威神力令諸寶蓋合成一蓋徧覆三千大千國界諸須彌山乃至日月星宿并十方諸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 又維摩詰三萬二千師子坐高八萬四千由旬高廣嚴淨來入維摩方丈室包容無所妨礙又四大海水入毛孔須彌山芥子等也

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 史記曰談天衍劉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其書言天事故曰談天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郭璞注爾雅云蝸牛音瓜談天言大蝸喻小也

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 精靈起滅謂生死輪回無窮已因報相尋謂行有善惡各緣業報也

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贊曰逖矣西胡天之外區 逖遠也音它狄反尚書曰逖矣西土之人

土物琛麗人性淫虛不率華禮莫有典書若微神道何恤何拘 言無神道以制胡人則獷猛之性何所憂懼何拘忌也

西域傳第七十八

南匈奴傳第七十九　范曄　後漢書八十九

南匈奴 前書直言匈奴傳不言南北今稱南者明其爲北生義也以南單于向化尤深故舉其順者以冠之東觀記稱匈奴南單于列傳范曄因去其單于二字

南匈奴醢落尸逐鞮單于比者 醢音火今反 呼韓邪單于之孫 前書曰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呼韓邪即冒頓單于八代孫虛閭權渠單于子也名稽侯𤚩𤚩音山諫反東觀書曰單于比匈奴頭曼十八代孫臣賢案頭曼即冒頓單于父自頭曼單于至比父子相承十代以單于相傳乃十八代也。劉攽曰注單于比匈奴頭曼案此當作 烏珠留若鞮單于之子也 匈奴謂孝爲若鞮自呼韓邪單于以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謚常爲孝慕之至其子復株累單于以下皆稱若鞮南單于比以下直稱鞮也 自呼韓邪後諸子以次立至比季父孝單于輿時以比爲右薁鞬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 薁音於六反鞬音九言反下並同 建武初彭寵反畔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 東觀記芳安定人屬國胡數千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自稱西平王會匈奴句林王將兵來降參蠻胡芳因隨入匈奴留數年單于以中國未定欲輔立之遣毋樓且王求入五原與假號將軍李興等結謀興北至單于庭迎芳芳外倚匈奴內因興等攻寇略邊郡 光武初方平諸夏未

遑外事也 遑暇 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以通舊好 舊好謂宣帝和帝之代與國和親 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 冒頓匈奴單于頭曼之子也即夏后氏之苗裔也其先曰淳維自淳維至頭曼千有餘歲冒頓當始皇之時爲鳴鏑弑頭曼代立控弦三十餘萬強盛與諸夏爲敵國踞嫚無禮著忌焉甚戲侮呂后事見前書 對使者辭語悖慢 前書更始二年冬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單于輿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爲兄弟匈奴中亂孝宣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爲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颯相定和單于終持此語詞悖慢即此類也 帝待之如初初使命常通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 前書代郡有常山關上谷郡居庸縣有關 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修烽火匈奴聞

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爲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冬復寇上谷中山殺略鈔掠甚衆北邊無復寧歲（言緣邊之郡無安寧之歲）初單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谷音鹿蠡音離）以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即是單于儲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嬙南郡人也（前書曰南郡秭歸人）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勑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

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勑令從胡俗遂復爲後單于閼氏焉比見知牙師被誅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二十二年單于輿死子左賢王烏達鞮侯立爲單于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爲單于比不得立既懷憤恨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太半（三分損二爲太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二十三年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前書曰匈奴法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八月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蹛音帶又音多）因曰單于言薁鞬日逐夙來欲爲不

善若不誅且亂國時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懼遂斂所主南邊八部衆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皆輕騎亡去以告單于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爲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爲蕃蔽扞禦北虜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其冬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東觀記曰十二月癸丑匈奴始分爲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生獲之又破北單于帳下并得其衆合萬餘人馬七千匹牛羊萬頭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初帝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櫓即樓也釋名曰櫓無屋爲櫓也）時人見者或相謂曰

讖言漢九世當却北狄地千里豈謂此邪及是果拓地焉北部薁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衆三萬餘人來歸南單于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丑吟反）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乃延迎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見皆泣下郴等反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匹（杜預注左傳曰文馬畫馬爲文也）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薁鞬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共立薁鞬左賢王爲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

死左賢王遂自投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
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
于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緺綬（盭音戾草名以戾草染綬因以
爲名即漢諸侯王制戾綬色緺古蛙反說文曰紫青色也）安車羽蓋華藻駕駟
寶劍弓箭黑節三駙馬二黃金錦繡繒布
萬匹絮萬斤樂器鼓車棨戟甲兵飲食什
器（有衣之戟曰棨）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
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
掾史將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
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劉攽曰案文
少一使字）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
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
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
令謁者將送賜綵繒千匹錦四端金十斤
太官御食醬及橙橘龍眼荔支賜單于母
及諸閼氏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左右谷蠡

南匈奴

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繒綵合萬匹歲以爲
常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
月戊日祭天神南單于既內附兼祠漢帝
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爲樂其大
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
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
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漸將王是爲六角皆
單于子弟次第當爲單于者也異姓大臣
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
逐且渠當戶諸官號（且音子余反）各以權力優劣
部衆多少爲高下次第焉單于姓虛連題（前書曰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
匈奴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與此不同也）異姓
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前書曰[illegible]單于時大姓有
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四姓爲國中名族常與單于
婚姻呼衍氏爲左蘭氏須卜氏爲右主斷
獄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

南匈奴

焉耆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爲設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衞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常及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羅耳目（偵音丑政反羅音力賀反猶今言探候伺羅也）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

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荅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

絶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
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
郅支行事呼韓邪單于稱臣受賞郅支叛單于背德破誅以此二者行事曉告之也郅支即呼韓兄
名呼屠吾斯自立爲單于擊走呼韓邪單于者也報答之辭令必有適
適猶所也言報答之辭必令得所也今立稾草并上曰單于不忘
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
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
乖亂呼韓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
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
支忿戾自絶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
及漢滅郅支元帝時郅支坐殺使者谷吉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西域兵誅斬之
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南
向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
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
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
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

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
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
無親疎服順者襃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
効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
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
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
國内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
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韣丸一矢四發遣遺
單于鞬音居言反方言云藏弓爲鞬藏箭爲韇丸即箭箙也發四矢曰發見儀禮也○劉攽曰正文
矢四發遣遺單于案文多一遺字緣上文已有齎字也又賜獻馬左骨都侯
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尚方
少府屬官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言劍利可以斬馬單于前言先帝時所
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言更請裁賜也
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
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言不齎持往遺
也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

聞帝悉納從之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萬頭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荅賜以綵繒不遣使者單于比立九年薨中郎將段郴將兵赴弔祭以酒米分兵衛護之弟左賢王莫立帝遣使者齎璽書鎭慰拜授璽綬遺冠幘絳單衣三襲童子佩刀緄帶各一（童子刀劉小刀也說文曰緄織成帶也音古本反）又賜繒綵四千匹令賞賜諸王骨都侯巳下其

後單于薨弔祭慰賜以此爲常（弔祭其薨者慰其新立者）丘浮尤鞮單于莫中元元年立一年薨弟汗立伊伐於慮鞮單于汗中元二年立永平二年北匈奴護于丘率衆千餘人來降南部單于汗立二年薨單于比之子適立醢僮尸逐侯鞮單于適永平二年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于五原塞遂寇雲中至原陽南單于擊却之（原陽縣名屬雲中郡）西河長

史馬襄赴救虜乃引去單于適立四年薨單于莫子蘇立是爲丘除車林鞮單于數月復薨單于適之弟長立胡邪尸逐侯鞮單于長永平六年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爲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冀其交通不復爲寇乃許之八年遣越騎司馬鄭衆北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

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漢官儀曰光武以幽冀幷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領兵騎千人）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其年秋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

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略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遣左賢王信隨太僕祭彤及吳棠出朔方高闕攻皐林温禺犢王於涿邪山虜聞漢兵來悉度漠去彤棠坐不至涿邪山免以騎都尉來苗行度遼將軍○劉攽曰案文行某官當有事字此傳中凡十數少皆當益之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范擊郤之詔遣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之無所得建初元年來苗遷濟陰太守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劉攽曰案秉傳不爲大將軍又真爲度遼此多一大字又行當作爲也時皐林温禺犢王復將衆還居涿邪山南單于聞知遣輕騎與緣邊郡及烏桓兵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三四千人其年南部苦蝗大飢肅宗禀給其貧

人三萬餘口七年耿秉還執金吾以張掖太守鄧鴻行度遼將軍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八千人馬二萬匹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劉攽曰案驛譯作譯見上北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且音子余反下並同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諸王大人或前至○劉攽曰案文前當作隨所在郡縣爲設官郎賞賜待遇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之子宣立伊屠於閭鞮單

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卒與北虜溫禺犢王遇（卒音七忽反）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雲上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肅宗從太僕袁安議許之乃下詔曰昔獫狁獯粥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尚矣（周曰獫狁堯曰獯粥秦曰匈奴）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之効墝埆之人屢嬰塗炭（墝埆謂險要之地墝音苦交反埆音苦角反）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父戰於前已下前書賈捐之之辭詔增損用之也）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勑度遼

及領中郎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雇賞報也）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於是南單于復令薁鞬日逐王師子將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北虜衆以南部為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劉攽曰案匈奴一種夫龍當取其皮明多匈奴二字或云取其胃皮）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立三年薨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休蘭尸逐侯鞮單于屯屠何章和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思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

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所新降虛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庭北單于創刈南兵又畏丁令鮮卑（令音零）遯逃遠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爲單于其人以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恥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并壹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効之地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

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王須訾將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爲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勑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爲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漢賜單于印文曰匈奴單于璽無漢字王莽改曰新匈奴單于章）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以

還復烏桓鮮卑咸脅歸義威鎮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東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以秉爲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劉攽曰案文多一人字事已具竇憲傳二年春鄧鴻遷大鴻臚以定襄太守皇甫棱行度遼將軍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塞在朔方郡窳渾縣北窳音庾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邪山乃留輜重分爲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河雲匈奴中地名也右部從匈奴河水○劉攽曰案匈河自是水名妄出奴字西繞天山南度甘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大驚○劉攽曰案人少單于二

字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于被創墮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玉璽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剋獲納降黨衆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故從事中郎將○劉攽曰案文多一從字言故事如此置從事二人耿譚以新降者多上增從事十二人三年北單于復爲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右溫禺鞬王骨都侯已下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上書立於除鞬爲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遣耿夔即授璽綬賜玉劒四具羽蓋一駟○劉攽曰案玉劒四具非是常云玉具劒四又衍一駟字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

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尚共追誘將還斬之破滅其衆單于屯屠何立六年薨單于宣弟安國立單于安國永元五年立安國初爲左賢王而無稱譽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故數遣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是以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由是疾師子欲殺之其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爲師子所驅掠皆多怨之安國因是委計降者與同謀議安國既立爲單于師子以次轉爲左賢王覺單于與新降者有謀乃別居五原界單于每龍會議事師子輒稱病不往皇甫稜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六年春皇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迺

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而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疏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儆備和帝下公卿議皆以爲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暴爲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客賜（言以主客之禮裁量賜物不多與也）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弃帳而去因舉兵及將新降者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

閉不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爲等慮幷被誅乃格殺安國安國王立一年單于適之子師子立亭獨尸逐侯鞮單于師子永元六年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衞護士與戰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薁鞬日逐王逢侯爲單于遂殺略吏人燔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漢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射緣邊兵漢有迹射士言尋迹而射之積亦與迹同古字通也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

攻圍之未下冬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乘冰度隘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三千餘級得生口及降者萬餘人馮柱復分兵追擊其別部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大部護蘇拔廆胡罪反烏桓大人勿柯八千騎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七年正月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烏桓羌胡兵封蘇拔廆爲率衆王又賜金帛鄧鴻還京師坐逗留失利下獄死按軍法逗留畏懦者斬逗音豆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以致反畔皆徵下獄死以鴈門太守龐奮行度遼將軍逢侯於塞外分爲二部自領右部屯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

南匈奴

里八年冬左部胡自相疑畔還入朔方塞龐奮迎受慰納之其勝兵四千人弱小萬餘口悉降以分處北邊諸郡南單于以其右溫禺犢王烏居戰（溫禺犢王名烏居戰也）始與國同謀欲考問之烏居戰將數千人遂復反畔出塞外山谷閒爲吏民害秋龐奮馮柱與諸郡兵擊烏居戰其衆降於是徙烏居戰衆及諸還降者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馮柱還遷將作大匠逢侯部衆飢窮又爲鮮卑所擊無所歸竄逃去塞者駱驛不絕單于師子立四年薨單于長之子檀立萬氏尸逐鞮單于檀永元十年立十二年龐奮還河南尹以朔方太守王彪行度遼將軍南單于比歲遣兵擊逢侯多所虜獲收還生口前後以千數逢侯轉困迫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親脩呼韓邪故

南匈奴

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元興元年重遣使詣敦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天子降大使至國即遣子隨大使入侍）時鄧太后臨朝亦不荅其使但加賜而已永初三年（安帝即位之三年也）夏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中郎將耿种於美稷秋王彪卒冬遣行車騎將軍何熙副中郎龐雄擊之（劉攽曰案文少一將字）四年春檀遣千餘騎寇常山中山以西域校尉梁慬行度遼將軍（慬音勤）與遼東太守耿夔擊破之事已具慬夔傳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顧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顧反顧也讓責也責韓琮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

妬初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南單于擅信韓琮之言起兵反既被擊敗慚死累還所鈔之男女）五年梁慬免以雲中太守耿夔行度遼將軍元初元年（安帝永初六年改為元初元年）夔免以烏桓校尉鄧遵為度遼將軍遵皇太后之從弟故始為真將軍焉（自置度遼將軍以來皆權行其事今以鄧遵為正度遼將軍此後更無行者也）四年逢侯為鮮卑所破部眾分散皆歸北虜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亡還詣朔方塞降鄧遵奏徙逢侯於潁川郡（逢侯本是前單于屯屠何子右薁鞬日逐王諸降胡萬餘人脅立為單于既為鮮卑所破部眾分散若留在匈奴或恐更相招引故徙於潁川郡也）建光元年（安帝元初七年改為永寧元年永寧二年改為建光元年）鄧遵免復以耿夔代為度遼將軍時鮮卑寇邊夔與溫禺犢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屯列衝要（還使新降者屯列衝要）而耿夔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恨謀畔單于檀立二十七年薨弟拔立

夔復免以太原太守法度代為將軍○（劉攽曰案一傳中處處皆云度遼將軍惟三處沒度遼字以後又復舉之明此三處疏漏也）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拔延光三年立夏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遂反畔脅呼尤徽欲與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眾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妻子輜重亡去中郎馬翼遣兵與胡騎追擊破之斬首及自投河死者殆盡（殆近也或死盡所餘無幾）獲馬牛羊萬餘頭冬法度卒四年漢陽太守傅眾代為將軍其冬傅眾復卒永建元年（順帝即位之年）以遼東太守龐參代為將軍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脩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王（匈奴有左右漸將王）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黎陽先置營兵以南單于求復障塞恐入侵擾亂置屯兵於中山北界舊中山郡今之定州是也定州者則在河北也）增置緣邊諸郡兵列屯塞下教習戰

射單于拔立四年薨弟休利立去特若尸逐就單于休利永建三年立四年龐參遷大鴻臚以東平相宋漢代為度遼將軍陽嘉二年漢遷太僕以烏桓校尉耿曄代為度遼將軍永和元年（陽嘉五年改為永和元年）曄病徵以護羌校尉馬續代為度遼將軍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畔率三千餘騎寇西河因復招誘右賢王合七八千騎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史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烏桓校尉王元發緣邊兵及烏桓鮮卑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開以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不豫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為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吾斯等攻沒城邑單于雖不預謀然不能制下即是不堪其任）逼迫之單于及其弟

左賢王皆自殺單于休利立十三年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死（陳龜逼迫單于及弟皆令自殺又欲徙其親近者遂致狐疑此則陳龜之由也）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眾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況種類繁熾不可單盡（單亦盡也猶書之殫謀孔安國曰殫亦謀也即是古書之重語）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醜等也言等類可服也）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

所長也而戎狄之所短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不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匈奴之兵不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不能支也下馬步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不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並見朝錯三章又兵書因穆商論其長短故備錄之此乃兵家之要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
宜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
並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
口詣續降秋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
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
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虎牙營即京兆虎牙都尉也西羌傳云置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漢官儀曰涼州近羌數犯三輔京兆虎牙扶風都尉將兵衛護園陵也殺上
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
乃徙西河治離石離石即西河之屬縣也上郡治夏陽
朔方治五原移朔方就五原郡冬遣中郎將張耽將
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畔虜車紐等戰於
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及兵器牛羊甚

衆車紐等將諸豪帥骨都侯乞降而吾斯
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六年春馬續率
鮮卑五千騎到穀城擊之斬首數百級張
耽性勇銳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爲用命遂
縄索相懸上通天山大破烏桓悉斬其渠
帥還得漢民獲其畜生財物夏馬續復免
以城門校尉吳武代爲將軍漢安元年順帝永和七年改爲漢安元年也秋吾斯與薁鞬臺耆且渠伯德
等復掠并部薁鞬或作薁鞮前書鞮字通今依前書不改也呼蘭若尸
逐就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
之天子臨軒大鴻臚持節拜授璽綬引上
殿賜青蓋駕駟鼓車安車駙馬騎玉具刀
劍什物玉具謂首鐔衛盡用玉爲之給綵布二千匹賜單
于閼氏以下金錦錯雜具軿車馬二乘遣
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詔太常
太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廣陽洛陽

城西面南頭門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角抵之戲則魚龍爵馬之屬言兩兩相當亦角而爲抵對即今之鬭用古之角抵也○劉攽曰注令之鬭用案用當作朋順帝幸胡桃宮臨觀之冬中郎將馬寔募刺殺句龍吾斯送首洛陽建康元年漢安三年改爲建康元年進擊餘黨斬首千二百級烏桓七十萬餘口皆詣寔降車重牛羊不可勝數單于兜樓儲立五年薨伊陵尸逐就單于居車兒建和元年立桓帝即位之年至永壽元年桓帝永興三年改爲永壽元年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畔寇鈔美稷安定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事已具奐傳延熹元年桓帝之年南單于諸部並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部以張奐爲北中郎將討之單于諸部悉降奐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張奐上書請立左谷蠡王爲單于也桓帝詔曰春秋大居正春秋法五始之要故經曰元年春王正月言王者即位之年宜大開恩宥其居車兒即是桓帝即位之建和元年立自立以來

一心向化宜寬宥之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單于居車兒立二十五年薨子某立凡言某者史失其名故稱某以記之夷狄無字既無典誥故某者即是其名○劉攽曰注案此是兩說中間當有一說二字也屠特若尸逐就單于某熹平元年立熹平靈帝之元年六年單于與中郎將臧旻出鴈門擊鮮卑檀石槐大敗而還是歲單于薨子呼徵立單于呼徵光和元年靈帝熹平七年改爲光和元年立二年中郎將張脩與單于不相能脩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爲單于脩以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詣廷尉抵罪前書注曰抵至也殺者死張脩擅斬單于呼徵故至其罪也單于羌渠光和二年立中平四年靈帝光和七年改爲中平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畔遂率鮮卑寇邊郡靈帝詔發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劉虞討之單于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單于發兵無已五年右部醢落與休著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

單于羌渠立十年子右賢王於扶羅立於扶
羅即是前趙劉元海之祖也其元海爲僭晉之首持至尸逐侯單于於扶
羅中平五年立國人殺其父者遂畔共立
須卜骨都侯爲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
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千騎與白
波賊合兵寇河内諸郡時民皆保聚鈔掠
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
止河東遂止河東平陽也須卜骨都侯爲單于一年
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單于
於扶羅立七年死弟呼廚泉立於扶羅即劉元海之祖呼
廚泉即元海之叔祖單于呼廚泉興平二年獻帝初平五年改爲興平
元年八劉攽曰案下文立字當屬此句立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數
爲鮮卑所鈔建安元年獻帝自長安東歸右
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子
拒擊李傕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徙遷許
然後歸國謂歸河東平陽也二十一年單于來朝曹

操因留於鄴留呼廚泉於鄴而遣去卑歸平陽監其五部國而遣去卑
歸監其國焉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redacted]威
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圍前書云高祖自將兵三十二萬擊韓王信先至
平城冒頓縱兵三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故歌曰平城之事甚大苦七日不得食不
能彎弓弩得陳平秘計然後得免也太宗政鄰刑措不雪憤辱之
恥前書贊曰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幾近也今言政鄰刑措鄰亦近也逮孝武亟興
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屬如衆星之相連
屬言其多候列郊甸火通甘泉列置候兵於近郊畿天子在甘泉宮而烽火時
至甘泉宮也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内鳴鏑即匈奴之箭也謂匈
奴白羊樓煩王在河南去京師一千餘里古者王畿千里言匈奴寇邊即出入畿內也崇遂樓煩白羊始得河
南之地以爲朔方今夏州是也按夏州去京師一千二百里至於窮竭武力單
用天財單盡也言盡用天下之財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頗
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漢武好征戶口減半即是死亡與殺匈奴
相當也宣帝値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
懷柔恩爲邊衛虜庭分爭謂五單于爭國呼韓邪遂來臣服曰請款關求爲邊衞前書

云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呼揭王自爲呼揭單于奧鞬王爲車犂單于烏韓邪并呼韓邪凡五單于也罷關徼之儆息兵民之勞匈奴既降北庭不儆罷勞者並得休息也龍駕帝服鳴鍾傳鼓於淸渭之上案前書宣帝甘露二年正月呼韓邪朝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禮畢使者導單于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詔單于毋謁左右當戶及群臣皆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人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劉敬曰爲贊謁者案文多一者字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蹤匈奴即降朔方易水之地更無匈奴匹馬之蹤也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蔑擾動戎夷自宣帝甘露二年至平帝末年北邊無匈奴之盜王莽陵蔑之後狼心復生前書贊曰三世稱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後六十餘歲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三世謂元帝成帝各爲一世哀平二帝皆元帝之孫共爲一世故三世也王莽執政始開邊隙也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更始無道天下亂方內諸夏分布帛之裂也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閒侵佚害流傍境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及光武中興更通舊元之舊好報命連屬金幣載道報命相屬言其往來不絕金帛常載於道言其費遺常行而單于驕踞益横内暴滋深世祖二年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帛以通舊好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對使者辭語悖慢也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遑暇也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鄙侮驕踞悖慢之詞而忍其蓋愧恩其患難但以善言報謝而已徒但也因徙幽并之民增邊屯之卒移徙幽并之人增益邊屯之戍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扞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爭言衛青霍去病世宗之代北伐匈奴之事也帝方厭兵閒脩文政未之許也帝厭其用兵設脩文政未許猛夫扞將之事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脩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比季父孝單于輿以其爲古莫鞬日逐王日逐即南匈奴單于比也奉藩稱臣永爲外扞天子總攬羣策和而納焉總覽見羣臣之策共詳匈奴之衆與之和同而納其降款也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紱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讎釁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覘望風塵雲屯烏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

南匈奴

地晏然矣白南北一庭自相馳突而漢之塞地晏然無事矣後亦頗為出師并兵窮討命賞慕狄變之徒前後並進皆用果謫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北追奔北單于走曰北也三千餘里北虜為孫逢所奔漢北乃空其地三千餘里也遂破龍祠焚罽幕院十角梏閼氏梏謂在手曰梏音古督反銘功封石倡呼而還刻石立銘於燕然山猶霍去病登臨瀚海封狼居胥山也單于震懾屏氣蒙氈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漢北空矣漢北既空宜卽遷南虜以居之若因其時

後漢書列傳七十九　四十一

埶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河西乃南虜舊居之于時遂為邊境若崇南虜於陰山卽為內地也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戎羯之亂興於永嘉之年續勒縱然乃居永元之歲中人以上始可預其將來賓憲庸才寧可責其謀慮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建武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方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也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竇憲欲立北單于安議不許也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卽言平易正直之道如此之弘遠也而竇憲矜三捷之效忽經世之規狼

南匈奴

戾不端專行威惠三捷言勝也自矜功伐專行威惠為臣不忠卽其人也又章和二年竇太后臨朝單于屯屠何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既感北邊卽宜成尚謂更請存立其何惑哉遂復更立北虜及其故庭永元三年將軍竇憲上書請立於除鞬為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卽授璽綬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誘誅之並恩兩護以私己福棄蔑天公言竇憲輒日逐列石紀功卽宜盡其北庭以資南部重存繼絕滋生尊義南北俱存卽並恩兩護以私己福乃招其禍斯則棄蔑天公之事也天公謂天子也前書云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禿翁卽天翁也高祖云幾敗乃公事乃公卽汝公也悖史直筆時復存其舊言也

後漢書列傳七十九　四十二

坐樹大鮮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由竇憲不立北庭遂使匈奴益蔓卽是坐樹大鮮永言前事深可恨哉長事也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為疢毒胡可單言單書也單與殫同降及後世翫為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既勤然之後若徙南虜於漢北引侍子於京師混并匈奴之遺使得專為一部則荒服無紛爭之虞邊服息征伐之勤此之不行遂為巨蠹自單于比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其眾為五部然大率皆居晉陽暨乎左賢王豹之子劉元海假號稱兵中原吞噬神鄉丘墟帝宅厥濮帝況及虜庭差之毫

端一至於此百代無滅誠可痛心也

贊曰匈奴既分(謂分爲南北庭也)羽書稀聞(檄書有急即插鳥羽)其上野心難悔終亦紛紜(紛紜之事具前上解也)

劉攽曰章懷注書時分與諸臣此卷不知誰注之最爲乖陋不與前同亦疑其將終篇故草草耳後之讀者將以易傳寫之誤聊記之云

南匈奴傳第七十九

烏桓鮮卑傳第八十　范曄　後漢書九十卷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焉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爲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爲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以毛毳爲衣(鄭玄注周禮曰毛之傳細者爲毳也)貴少而賤老其性悍塞(說文曰悍勇也塞謂不通)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仇報故也有勇健能理決鬬訟者推爲大人無世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則刻木爲信雖無文字而部衆不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傜役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杜預注左傳曰不以道取爲略)或半歲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以爲娉幣壻隨妻還家妻家無

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爲辦其俗妻後母報寡嫂死則歸其故夫計謀從用婦人唯鬬戰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踞蹲以髠頭爲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爲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簂步搖簂音吉悔反字或作幗婦人首飾也續漢輿服志曰公卿列侯夫人紺繒幗釋名云皇后首副其上有垂珠步則搖之也婦人能刺韋作文繡織氀毼廣雅曰氀毼罽也氀音力于反毼音胡達反男子能作弓矢鞍勒勒馬銜也鍛金鐵爲兵器其土地宜穄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穄子至十月而孰見鳥獸孕乳以別四節俗貴兵死斂屍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彩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屬累猶付託也屬音之欲反累音力瑞反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

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博物志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其約法違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人告之聽出馬牛羊以贖死其自殺父兄則無罪若亡畔爲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於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丁令西南烏孫東北焉前書音義曰丁令匈奴別種也令音零

烏桓自爲冒頓所破衆遂孤弱常臣伏匈奴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及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爲漢偵察匈奴動靜偵候也音丑政反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

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單于冢墓以報冒頓之怨匈奴大怒乃東擊破烏桓大將軍霍光聞之因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二萬騎出遼東邀匈奴而虜已引去明友乘烏桓新敗遂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其三王首而還由是烏桓復寇幽州明友輒破之宣帝時乃稍保塞降附及王莽篡位欲擊匈奴興十二部軍使東域將嚴尤領烏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質其妻子於郡縣烏桓不便水土懼久屯不休數求謁去莽不肯遣遂自亡畔還爲抄盜而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莽匈奴因誘其豪帥以爲吏餘者皆羈縻屬之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爲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其在上谷

塞外白山者最爲強富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關掩擊之（關在代郡）烏桓逆知悉相率逃走追斬百級而還烏桓復尾擊援後援遂晨夜奔歸比入塞馬死者千餘匹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桓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向化詣闕朝貢獻奴婢牛馬及弓虎豹貂皮是時四夷朝賀絡驛而至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烏桓或願留宿衞於是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爲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

吏蓋當時權置也下兵馬掾亦同也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爲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甯城縣名前書甯縣作寧史記甯城亦作寧兩字通也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秋鴈門烏桓率衆王無何允○劉攽曰案魏志名無何而已無允字此下文降時亦無之疑下有乞字遂此誤有允也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九原縣名屬五原郡漢兵大敗殺郡長吏乃遣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慬等擊大破之無何乞降鮮卑走還塞外是後烏桓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朱廆爲漢都尉廆音胡罪反順帝陽嘉四年冬烏桓寇雲中遮截道上商賈車牛千餘兩度遼將軍耿曄率二千

餘人追擊不利又戰於沙南斬首五百級沙南縣屬雲中郡有蘭池城烏桓遂圍曄於蘭池城於是發積射士二千人度遼營千人配上郡屯以討烏桓烏桓乃退永和五年烏桓大人阿堅羌渠等與南匈奴左部句龍吾斯反畔中郎將張耽擊破斬之餘衆悉降桓帝永壽中朔方烏桓與休著屠各並畔中郎將張奐擊平之延熹九年夏烏桓復與鮮卑及南匈奴鮮卑寇緣邊九郡俱反張奐討之皆出塞去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有難樓者衆九千餘落遼西有丘力居者衆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峭音七笑反右北平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畔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爲諸郡烏桓元帥寇掠

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劉虞爲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蹋音大臘反總攝三郡衆皆從其號令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等皆以單于印綬後難樓蘇僕延率其部衆奉樓班爲單于蹋頓爲王然蹋頓猶秉計策廣陽人閻柔少沒烏桓鮮卑中爲其種人所歸信柔乃因鮮卑衆殺烏桓校尉邢舉而代之袁紹因寵慰柔以安北邊及紹子尚敗奔蹋頓時幽冀吏人奔烏桓者十萬餘户尚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會曹操平河北閻柔率鮮卑烏桓歸附操即以柔爲校尉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之首虜二十餘萬人袁尚與樓班烏延等皆走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並斬送之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

鮮卑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水在今營州北飲讌畢然後配合又禽獸異於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爲弓俗謂之角端弓者郭璞注爾雅曰原羊似吳羊而大角出西方前書音義曰端角似牛角可爲弓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蠕豽音女滑反鼲音胡昆反貂鼲並鼠屬豽猴屬也故天下以爲名裘漢初亦爲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常通中國焉光武初匈奴強盛率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殺略吏人無有寧歲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

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肜擊破之斬獲殆盡事已具肜傳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年鮮卑始通驛使（○劉攽曰案驛當作譯見上）其後都護偏何等詣祭肜求自効功因令擊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斬首二千餘級其後偏何連歲出兵擊北虜還輒持首級詣遼東受賞賜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滿頭等率種人詣闕朝賀慕義內屬帝封於仇賁爲王滿頭爲侯時漁陽赤山烏桓歆志賁等數寇上谷永平元年祭肜復賂偏何擊歆志賁破斬之於是鮮卑大人皆來歸附並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爲常明章二帝保塞無事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

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九年遼東鮮卑攻肥如縣（肥如縣故城在今平州也）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十三年遼東鮮卑寇右北平因入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延平元年鮮卑復寇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埶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因復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歿於陣鄧太后策書褒歎賜顯錢六十萬以家二人爲郎授福咸各錢十萬除一子爲郎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車參駕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甯城下通胡市因築南北兩部質館（築館以受降質）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

是後或降或畔與匈奴烏桓更相攻擊元
初二年秋遼東鮮卑圍無慮縣（無慮縣屬遼東郡也）州
郡合兵固保清野鮮卑無所得（清野謂收斂積聚不令寇
得之也）復攻扶黎營殺長吏（扶黎縣屬遼東屬國故城在今營州東南）四
年遼西鮮卑連休等遂燒塞門寇百姓烏
桓大人於秩居等與連休有宿怨共郡兵
奔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悉獲其生口
牛馬財物五年秋代郡鮮卑萬餘騎遂穿
塞入寇分攻城邑燒宮寺殺長吏而去乃
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以備之冬
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復發緣邊諸郡黎
陽營兵積射士步騎二萬人屯列衝要六
年秋鮮卑入馬城塞殺長吏（馬城縣名屬代郡也）度遼
將軍鄧遵發積射士三千人及中郎將馬
續率南單于與遼西右北平兵馬會出塞
追擊鮮卑大破之獲生口及牛羊財物甚

眾又發積射士三千人馬三千匹詣度遼
營屯守永寧元年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
至鞬率眾詣鄧遵降奉貢獻詔封烏倫為率
眾王其至鞬為率眾侯賜綵繒各有差建
光元年秋其至鞬復畔寇居庸雲中太守
成嚴擊之兵敗功曹楊穆以身捍嚴與俱
戰歿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
度遼將軍耿夔與幽州刺史龐參發廣陽
漁陽涿郡甲卒分為兩道救之常夜得潛
出與夔等并力並進攻賊圍解之鮮卑既
累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延光元
年冬復寇鴈門定襄遂攻太原掠殺百姓
二年冬其至鞬自將萬餘騎入東領候分
為數道攻南匈奴於曼柏（曼柏縣名屬五原郡也）薁鞬日
逐王戰死殺千餘人三年秋復寇高柳擊
破南匈奴殺漸將王順帝永建元年秋鮮

卑其至鞬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死明年春中郎將張國遣從事將南單于兵步騎萬餘人出塞擊破之獲其資重二千餘種時遼東鮮卑六千餘騎亦寇遼東玄菟烏桓校尉耿曅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率衆王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大獲其生口牛馬什物鮮卑乃率種衆三萬人詣遼東乞降三年四年鮮卑頻寇漁陽朔方六年秋耿曅遣司馬將胡兵數千人出塞擊破之冬漁陽太守又遣烏桓兵擊之斬首八百級獲牛馬生口烏桓豪人扶漱官勇健漱音所反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率衆君陽嘉元年冬耿曅遣烏桓親漢都尉戎朱廆率衆王侯咄歸等劉攽曰案魏志此衆字作將字言率將胡王等出塞後乃封爲率衆王侯長也出塞抄擊鮮卑大斬獲而還賜咄歸等已下爲率衆王侯長賜綵繒各有差鮮

卑後寇遼東屬國於是耿曅乃移屯遼東無慮城拒之二年春匈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將南匈奴骨都侯夫沈等出塞擊鮮卑破之斬獲甚衆詔賜夫沈金印紫綬及縑綵各有差秋鮮卑穿塞入馬城代郡太守擊之不能克其後至鞬死鮮卑抄盜差稀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其妻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

山歠仇水上(歠音昌悅反)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郤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永壽二年秋檀石槐遂將三四千騎寇雲中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冬使匈奴中郎將張奐率南單于出塞擊之斬首二百級二年復入鴈門殺數百人大抄掠而去六年夏千餘騎寇遼東屬國九年夏遂分騎數萬人入緣邊九郡並殺掠吏人於是復遣張奐擊之鮮卑乃出塞去朝廷積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綬封檀石槐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乃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主領之皆屬檀石槐靈帝立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部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不可勝數熹平三年冬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追擊破之遷育為護烏桓校尉五年鮮卑寇幽州六年夏鮮卑寇三邊秋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朝廷未許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尚書舜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易既濟九三爻辭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前書淮南王安曰鬼方小蠻夷也音義曰鬼方遠方也)周有獫狁蠻荊之師(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漢有闐顏瀚海

之事武帝使大將軍衛青擊匈奴至闐顏山斬首千餘級使霍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也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執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與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武帝使東郭咸陽等領天下鹽鐵敢私鑄錢賣鹽者鈦左趾榷專也官自賣酒人不得賣也又算緡錢率緡錢二千而算一令各以其物自占占不悉輸人告緡以半與之音義曰緡絲也用以貫錢故曰緡錢一緡百二十也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武帝天漢二年泰山琅邪群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武帝使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杖斧分部逐捕也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封丞相平千秋為富人侯以明息思富養人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武帝時齊相主父偃諫伐匈奴之辭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劉攽曰案富字當作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

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蚧音介搔音蘇刀反埤蒼曰瘭音必遙反杜預注左傳曰瘭疽惡創也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詬恥也音許豆反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蹙國解見西域傳豈與蟲螘校寇

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旰食乎旰晚也左傳伍子胥曰楚君大夫旰食乎○劉攽曰今本朝案文今當作令夫尊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王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校報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前書音義曰廝微也輿衆也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

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邮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史記曰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不入幕府爲士卒費謹烽火邊無失亡也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前書王莽發三十萬衆十道出擊匈奴莽將嚴尤諫曰匈奴爲害所從來久未聞上代有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出征之盡竟而還是得中策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兵連禍結三十餘年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築長城之固以喪社稷是爲無策班固曰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左傳曰楚大夫蔿啓彊對楚靈王曰晉之事君臣曰可矣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千騎奔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爲庶人冬鮮卑寇

遼西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緣邊莫不被毒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侯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從音子用反）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捕魚以助糧食光和中檀石槐死時年四十五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亦數為寇抄性貪淫斷法不平衆畔者半後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廉縣名屬北地郡）射中和連即死其子騫曼年小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自檀石槐後諸大人遂世相傳襲

論曰四夷之暴其埶互彊矣匈奴熾於隆漢西羌猛於中興而靈獻之閒二虜迭盛石槐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蹶頓凶桀公據遼西之土其陵跨中國結患生人者靡世而寧焉然制御上略歷世無聞周漢之策僅得中下將天之冥數以至於是乎

贊曰二虜首施鯁我北垂道暢則馴時薄先離

烏桓鮮卑傳第八十

後漢書志第一

律曆上

古之人論數也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然則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則筭數之事生矣記稱大橈作甲子（呂氏春秋曰黃帝師大橈博物記曰容成氏造曆黃帝臣也月令章句大橈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月謂之枝枝幹相配以六旬）隸首作數（博物記曰隸首黃帝之臣一說隸首善筭者也）二者既立以比日表（表即晷景）以管萬事夫一十百千萬所用同也律度量衡曆其別用也故體有長短檢以度（說苑曰以粟生之十粟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物有多少受以量（說苑曰千二百粟為一籥十籥為一合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斗十斗為一斛）量有輕重平以權衡（說苑曰十粟重一圭十圭重一銖二十四銖重一兩十六兩重一斤三十斤重一鈞四鈞重一石）聲有清濁協以律呂三光運行紀以曆數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前志曰夫推曆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

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廣於萬）漢興北平侯張蒼首治律曆孝武正樂置協律之官至元始中博徵通知鍾律者考其意義羲和劉歆典領條奏前史班固取以為志而元帝時郎中京房房字君明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玄成字少翁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犧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

變徵月令章句曰以姑洗爲角南呂爲羽則徵濁也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月令章句曰律率也聲之管也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載口傳也於是始鑄金作鐘以主十二月之聲然後以效升降之氣鐘難分別乃截竹爲管謂之律律者清濁之率法也聲之清濁以制長短爲制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之謂也鄭玄曰宮數八十一黃鍾長九寸九九八十一也三分宮去一生徵徵數五十四林鍾長六寸六九五十四也三分徵益一生商商數七十二太蔟長八寸八九七十二也三分商去一生羽羽數四十八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五九四十五又三分寸之一爲四十八也三分羽益一生角角數六十四姑洗長七寸五分寸之七九六十三又九分寸之一爲六十四也三分角去一生變宮三分變宮益一生變徵自此已後則隨月而變所謂還相爲宮以六十律分朞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羣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

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歆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載故揔其本要以續前志律術曰陽以圓爲形其性動陰以方爲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實皆參天兩地圓蓋方覆六耦承奇之道也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二律者也前書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管制十二篇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乃定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爲黃鍾之實前書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

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
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
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
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
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孳
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茆於卯振美於辰已盛
於巳咢布於午昧薆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
戌該閡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成於丁
豐茂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
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
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又以二乘而三約之是爲下生林鍾之實又以四乘而三約之是爲上生太簇之實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實以九三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法律爲寸於準爲尺不盈者十之所得爲分又不盈十之所得爲小分以其餘正其強弱

黃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下生林鍾黃鍾爲宮太簇商林鍾徵

一日律九寸

準九尺

色育十七萬六千七百七十六

下生謙待色育爲宮未知商謙待徵

六日律八寸九分小分八微強

準八尺九寸萬五千九百七十三

執始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

下生去滅執始爲宮時息商去滅徵

六日律八寸八分小分七大強

準八尺八寸萬五千五百一十六

丙盛十七萬二千四百一十

下生安度丙盛爲宮屈齊商安度徵

六日律八寸七分小分六微弱

準八尺七寸萬一千六百七十九

分動十七萬八十九

下生歸嘉分動爲宮隨期商歸嘉徵

六日律八寸六分小分四強

準八尺六寸八千一百五十二

質末十六萬七千八百

下生否與質末爲宮形晉商否與徵
六日律八寸五分小分二強
準八尺五寸四千九百四十五
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下生夷則大呂爲宮夾鍾商夷則徵
八日律八寸四分小分三弱
準八尺四寸五千五百八
分否十六萬三千八百五十四
下生解形分否爲宮開時商解形徵
八日律八寸三分小分一強
準八尺三寸二千八百五十一
凌陰十六萬一千四百五十二
下生去南凌陰爲宮族嘉商去南徵
八日律八寸二分小分一弱
準八尺二寸五百一十四
少出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

下生分積少出爲宮爭南商分積徵
六日律八寸小分九強
準八尺萬八千一百六十
太蔟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下生南呂太蔟爲宮姑洗商南呂徵
一日律八寸
準八尺
未知十五萬七千一百三十四
下生白呂未知爲宮南授商白呂徵
六日律七寸九分小分八強
準七尺九寸萬六千三百八十三
時息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
下生結躬時息爲宮變虞商結躬徵
六日律七寸八分小分九少強
準七尺八寸萬八千一百六十六
屈齊十五萬三千二百五十三

下生歸期屈齊爲宮路時商歸期徵
六日律七寸七分小分九弱
準七尺七寸萬六千九百三十九
隨期十五萬一千一百九十
下生未卯隨期爲宮形始商未卯徵
六日律七寸六分小分八強
準七尺六寸萬五千九百九十二
形一十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五
下生夷汗形晉爲宮依行商夷汗徵
六日律七寸五分小分八弱
準七尺五寸萬五千三百二十五
夾鍾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下生無射夾鍾爲宮中呂商無射徵
六日律七寸四分小分九強
準七尺四寸萬八千一十八
開時十四萬五千四百七十

下生閉掩開時爲宮南中商閉掩徵
八日律七寸三分小分九微弱
準七尺三寸萬七千八百四十一
族嘉十四萬三千五百一十三
下生鄰齊族嘉爲宮內負商鄰齊徵
八日律七寸二分小分九微強
準七尺二寸萬七千九百五十四
爭南十四萬一千五百八十二
下生期保爭南爲宮物應商期保徵
八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九強
準七尺一寸萬八千三百二十七
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下生應鍾姑洗爲宮蕤賓商應鍾徵
一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強
準七尺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
南授十三萬九千六百七十

下生分烏南授爲宮南事商分烏徵
六日律七寸小分九大強
準七尺萬八千九百三十
變虞十三萬八千八十四
下生遲內變虞爲宮盛變商遲內徵
六日律七寸小分一半強
準七尺三千三十
路時十二萬六千二百二十五
下生未育路時爲宮離宮商未育徵
六日律六寸九分小分二微強
準六尺九寸四千一百二十三
形始十三萬四千三百九十二
下生遲時形始爲宮制時商遲時徵
五日律六寸八分小分三弱
準六尺八寸五千四百七十六
依行十三萬二千五百八十二

上生色育依行爲宮謙待商色育徵
七日律六寸七分小分三大強
準六尺七寸七千五十九
中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
上生執始中呂爲宮去滅商執始徵
八日律六寸六分小分六弱
準六尺六寸萬一千六百四十二
南中十二萬九千三百八
上生丙盛南中爲宮安度商丙盛徵
七日律六寸五分小分七微弱
準六尺五寸萬三千六百八十五
內負十二萬七千五百六十七
上生分動內負爲宮歸嘉商分動徵
八日律六寸四分小分八強
準六尺四寸萬五千九百五十八
物應十二萬五千八百五十

上生質末物應爲宮否與商質末徵
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九強
準六尺三寸萬八千四百七十
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上生大呂蕤賓爲宮夷則商大呂徵
一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強
準六尺三寸四千一百三十一
南事十二萬四千一百五十四
下生南事窮無商徵不爲宮
十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一弱
準六尺三寸一千五百三十一
盛變十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一
上生分否盛變爲宮解形商分否徵
七日律六寸二分小分三大強
準六尺二寸七千六十四
離宮十二萬一千八百一十九

上生凌陰離宮爲宮去南商凌陰徵
七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微強
準六尺一寸萬二百二十七
制時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
上生少出制時爲宮分積商少出徵
八日律六寸小分七弱
準六尺萬三千六百二十
林鍾十一萬八千九十八
上生大蔟林鍾爲宮南呂商大蔟徵
一日律六寸
準六尺
謙待十一萬七千八百五十一
上生未知謙待爲宮白呂商未知徵
五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九弱
準五尺九寸萬七千二百一十三
去滅十一萬六千五百八

上生時息去滅爲宮結躬商時息徵
七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二弱
準五尺九寸三千七百八十三
安度十一萬四千九百四十
上生屈齊安度爲宮歸期商屈齊徵
六日律五寸八分小分四弱
準五尺八寸七千七百八十六
歸嘉十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三

上生隨期歸嘉爲宮未卯商隨期徵
六日律五寸七分小分六微強
準五尺七寸萬一千九百九十九
否與十一萬一千八百六十七
上生形晉否與爲宮夷汙商形晉徵
五日律五寸六分小分八強
準五尺六寸萬六千四百二十三
夷則十一萬五百九十二

上生夾鍾夷則爲宮無射商夾鍾徵
八日律五寸六分小分二弱
準五尺六寸三千六百七十二
解形十一萬九千一百三
上生開時解形爲宮閉掩商開時徵
八日律五寸五分小分四強
準五尺五寸八千四百六十五
去南十萬七千六百三十五

上生族嘉去南爲宮鄰齊商族嘉徵
八日律五寸四分小分六大強
準五尺四寸萬三千四百六十八
分積十萬六千一百八十八
上生爭南分積爲宮期保商爭南徵
五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九半強
準五尺三寸萬八千六百八十一
南呂八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上生姑洗南呂爲宮應鍾商姑洗徵
一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三強
準五尺三寸六千五百六十一
白呂十萬四千七百五十六
上生南授白呂爲宮分烏商南授徵
五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二強
準五尺三寸四千三百七十一
結躬十萬三千五百六十三
上生變虞結躬爲宮遲內商變虞徵
六日律五寸二分小分六少強
準五尺二寸萬二千一百一十四
歸期十萬二千一百六十九
上生路時歸期爲宮未育商路時徵
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九微強
準五尺一寸萬七千八百五十七
未卯十萬七百九十四

上生形始未卯爲宮遲時商形始徵
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二微強
準五尺一寸四千八十七
夷汗九萬九千四百三十七
上生依時夷汗爲宮色育商依行徵
七日律五寸小分五強
準五尺萬二百二十
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
上生中呂無射爲宮執始商中呂徵
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強
準四尺九寸萬八千五百七十三
閉掩九萬六千九百八十
上生南中閉掩爲宮內盛商南中徵
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三弱
準四尺九寸五千三百三十三
鄰齊九萬五千六百七十五

上生內負鄰齊爲宮分動商內負徵
七日律四寸八分小分六微強
準四尺八寸萬一千九百六十六
期保九萬四千三百八十八
上生物應期保爲宮質末商物應徵
八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九微強
準四尺七寸萬八千七百七十九
應鍾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上生蕤賓應鍾爲宮大呂商蕤賓徵
一日律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強
準四尺七寸八千十九
分烏九萬三千一百一十七
上生南事分烏窮次無徵不爲宮
七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三微強
準四尺七寸六千五十九
遲內九萬二千五十六

上生盛變遲內爲宮分否商盛變徵
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八弱
準四尺六寸萬五千一百四十二
未育九萬八百一十七
上生離宮未育爲宮凌陰商離宮徵
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一少強
準四尺六寸二千七百五十二
遲時八萬九千五百九十五
上生制時遲時爲宮少出商制時徵
六日律四寸五分小分五強
準四尺五寸萬二百一十五
截管爲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也
前書注曰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爲琯
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粗然弦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弦令與黃鍾

相得案畫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音聲精微綜之者解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男宣宣通習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曰崇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託父學以聾為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方為能傳崇學耳太史丞弘試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施弦候部莫知復見薛瑩書曰上以太常樂丞鮑鄴等上樂事下車騎將軍馬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王者飲食必道須四時五味故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者天地之和不可久廢今官樂但有太蔟皆不應月律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乃能感天地和氣宜應明帝始令靈臺六律候而未設其門樂經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氣豐物也月門斗建之門而奏歌其律誠宜施行願與待詔嚴崇及能作樂器者共作治考工給所當詔下太常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請大僕依成上奏寢今明詔下臣防臣敕問鄴及待詔知音律者皆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順上天之明時因歲首令正發太蔟之律奏雅頌之音以立太平以迎和氣其條貫甚備詔書以防言下三公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防書猶不能定其弦緩急音不可書以時人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推常數及候氣而已夫五音生於陰陽分為十二律轉生六十皆所以紀斗氣效物類也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即律也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灰放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淮南子曰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灰輕濕故灰重進

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
史封上效則和否則占易緯曰冬至人主不出
宮寢兵從樂五日擊黃
鍾之磬公卿大夫列上之意得則陰陽之晷如度數夏
至之日如冬至之禮冬至之日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
晷晷如度者其歲美人民和順晷不如度者則歲惡人
民多譌言政令為之不平晷進則水晷退則旱進一尺
則日食退一尺則月食月食則正
臣下之行日食則進人主之道候氣之法為室
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
為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
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葭莩出河內案曆而候
之氣至者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
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
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
曆月令章句曰古之為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不能
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數正則音亦正矣鍾以斤兩
尺寸中所容受升斗之數為法律亦以十分長短為度
故曰黃鍾之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其餘皆稍短雖
大小圍數無增減以度量者可以文載
口傳與眾共知然不如耳決之明也

後漢書志第一

後漢書志第二　劉昭　注補

律曆中　賈逵論曆　永元論曆　延光論曆
漢安論曆　熹平論曆　論月食

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
曆稍後天朔先曆朔或在晦月見考其行
日有退無進月有進無退建武八年中太
僕朱浮太中大夫許淑等數上書言曆不
正宜當改更時分度覺差尚微上以天下
初定未遑考正至永平五年官曆署七月
十六日食待詔楊岑見時月食多先曆即
縮用筭上為日上言月當十五日食官曆
不中詔書令岑普與官課起七月盡十一
月弦望凡五官曆皆失岑皆中庚室曰令
岑署弦望月食官復令待詔張盛景防鮑
鄴等以四分法與岑課歲餘盛等所中多
岑六事十二年十一月丙子詔書令盛防
代岑署弦望月食加時四分之術始頗施

行是時盛防等未能分明曆元綜校分度故但用其弦望而已先是九年太史待詔董萌上言曆不正事下三公太常知曆者雜議訖十年四月無能分明據者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而侯者皆知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未至牽牛五度而以為牽牛中星從天四分日之三晦朔弦望差天一日宿差五度章帝知其謬錯以問史官雖知不合而不能易故召治曆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蔡邕議云梵先清河人二月甲寅遂下詔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河圖曰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又曰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朕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祗畏不敢荒寧予末小子託在於數終曷以續興崇弘祖宗拯濟元元尚書璇璣

鈐曰述堯世放唐文帝命驗曰堯考德顧期立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況乎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恧焉閒者以來政治不得陰陽不和災異不息癘疫之氣流傷於牛農本不播夫庶徵休咎五事之應咸在朕躬信有闕矣將何以補之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歲二月東巡狩至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祖堯岱宗同律度量考在璣衡以正曆象庶乎有益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曆改憲史官用太初鄧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謬錯璇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曆以為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日也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迕用望平和曆時之義蓋

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冀百君子越有民同心敬授獲咸喜以明于祖之遺功於是四分施行而訢梵猶以爲元首十一月當先大欲以合耦弦望命有常日而十九歲不得七閏晦朔失實行之未期章帝後發聖思考之經讖使左中郎將賈逵問治曆者衞承李崇太尉屬梁鮪司徒嚴勗太子舍人徐震鉅鹿公乘蘇統及訢梵等十人以爲月當先小據春秋經書朔不書晦者朔必有明晦不朔必在其月也即先大則一月再朔後月無朔是明不可必梵等以爲當先大無文正驗取欲諧耦十六日月朓昏晦當滅而已又晦與合同時不得異日又上知訢梵究見勑毋拘曆已班天元始起之月當小定後年曆數遂正永元中復令史官以

九道法候弦望驗無有差跌逵論集狀後之議者用得折衷故詳錄焉

逵論曰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黃帝夏殷周魯冬至日在建星建星即今斗星也太初曆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牽牛八度案行事史官注冬夏至日常不及太初曆五度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石氏星經曰黃道規牽牛初直斗二十度去極二十五度於赤道斗二十一度也四分法與行事候注天度相應尚書考靈曜斗二十二度無餘分冬至在牽牛所起又編訢等據今日所在牽牛中星五度於斗二十一度四分一與考靈曜相近即以明事元和二年八月詔書曰石不可離令兩候上得筭多者太史令玄等候元和二年至永元元年五歲

中課日行及冬夏至斗一十一度四分一合古曆建星考靈曜日所起其星閒距度皆如石氏故事他術以爲冬至日在牽牛初者自此遂黜也逵論曰以太初曆考漢元盡太初元年日蝕二十三事其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曆七得朔十四得晦二得三日以太初曆考太初元年盡更始二年二十四事十得晦以新曆十六得朔七得二日一得晦以太初曆考建武元年盡永元元年二十三事五得朔十八得晦以新曆十七得朔三得晦三得二日又以新曆上考春秋中有日蝕者二十四事失不中者二十三事天道參差不齊必有餘餘又有長短不可以等齊治曆者方以七十六歲斷之則餘分稍長稍得一日故易金火相革之卦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

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言聖人必曆象日月星辰明數不可貫數千萬歲其閒必改更先距求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所在而已故求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有異世之術太初曆不能下通於今新曆不能上得漢元一家曆法必在三百年之間故讖文曰三百年斗曆改憲漢興當用太初而不改下至太初元年百二歲乃改故其前有先晦一日合朔下至成哀以二日爲朔故合朔多在晦此其明效也逵論曰臣前上傳安等用黃道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與日月同於今曆弦至差一日以上輒奏以爲變至以爲日却縮退行於黃道自得行度不爲變願請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度課與待詔星象考校奏可臣謹案前對言冬至日去極一百一

十五度夏至日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日
去極九十一度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夏
五紀論日月循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
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
也今史官一以赤道為度不與日月行同
其斗牽牛輿鬼赤道得十五而黃道得十
三度半行東壁奎婁軫角亢赤道十度黃
道八度或月行多而日月相去反少謂之
日却案黃道值牽牛出赤道南二十五度
其直東井輿鬼出赤道北五度赤道者為
中天去極俱九十度非日月道而以擬準
度日月失其實行故也以今太史官候注
考元和二年九月已來月行牽牛東井四
十九事無行十一度者行婁角三十七事
無行十五六度者如安言問典星待詔姚
崇井畢等十二人皆曰星圖有規法日月

實從黃道官無其器不知施行案甘露二
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以圖儀度日月
行考驗天運狀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
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
三度赤道使然此前世所共知也如言黃
道有驗合天日無前却弦望不差一日比
用赤道密近宜施用上中多臣校案逵論
永元四年也至十五年七月甲辰詔書造
太史黃道銅儀以角為十三度亢十氐十
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斗二十四四分
度之一牽牛七須女十一虛十危十六營
室十八東壁十奎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昴
十二畢十六觜三參八東井三十輿鬼四
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十八凡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冬至日在斗十
九度四分度之一史官以郭日月行參弦

望雖密近而不爲注日儀黃道與度轉運難以候是以少循其事遠論曰又今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時率多不中在於不知月行遲疾意永平中詔書令故太史待詔張隆以四分法署弦望月食加時隆言能用易九六七八爻知月行多少今案隆所署多失臣使隆逆推前手所署不應或異日不中天乃益遠至十餘度梵統以史官候注考校月行當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又非所謂朓側匿乃由月所行道有遠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處三度九歲九道一復凡九章百七十一歲復十一月合朔旦冬至合春秋三統九道終數可以知合朔弦望月食加時據官注天度爲分率以其術法上考建武以來月食凡三十八事差密近有益宜課試

上案史官舊有九道術廢而不修熹平中故治曆郎梁國宗整上九道術詔書下太史以參舊術相應部太子舍人馮恂課校恂亦復作九道術增損其分與整術並校差爲近太史令颺上以恂術參弦望然而加時猶復先後天遠則十餘度杜預長曆曰書稱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必置日御世修其業以考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曰六日其實五日四分之一日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有奇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錯綜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也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事叙而不悖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曆數也桓十七年日食得朔而史闕其日單書朔僖十五年日食而史闕朔與日故傳因其得失並起時史之謬兼以明其餘日食或曆失其正也莊二十五年經書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月也而時曆誤實是七月之朔非六月故傳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明此非用幣伐鼓常月因變而起曆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曰非禮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先儒所未喻也昭十七年夏

六月日有食之而平子言非正陽之月似証一朝近於指鹿爲馬故傳曰不君君且因以明凡月爲得天正也劉子駿造三統暦以修春秋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統暦唯一食暦術比諸家既最疎又六千餘能輒益一日凡歲當累因爲次而無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班固前代名儒而謂之最密非徒班固也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黄帝以來諸暦以推經傳朔日皆不得諧合日食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食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爲月二日或三日並違聖人明文其蔽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暦論極言暦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量可得而限累日爲月以新故相序不得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等守恒數故暦無不有差失始失於毫毛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暦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暦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暦變易多矣術數絶滅還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食以考朔晦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度己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也余爲暦論之後至咸寧中善筭李梵更顯依舊暦體名乾度暦表上朔其術合日行四分之數而微增月行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帝弱強弱之差蓋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太初暦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暦殊勝今其術具存時又并考古今十暦以驗春秋知三統暦之最疎也今具列其時得失之數又據經傳微旨證據失閏旨考日辰朔晦以相發明爲經傳長暦諸經傳證據及失閏時文字謬誤皆甄發之雖未必其得天蓋春秋當時之暦也學者覽焉

永元十四年待詔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暦密詔書下太常令史官與融以儀校天課度遠近太史令舒承梵等對案官所施漏法令甲第六常符漏品孝宣皇帝三年十二月乙酉下建武十年二月壬午詔書施行漏刻以日長短爲數率日南北二度四分而增減一刻一氣俱十五日日去極各有多少今官漏率九日移一刻不隨日進退夏暦漏隨日南北爲長短密近於官漏分明可施行其年十一月甲寅詔曰告司徒司空漏所以節時分定昏明昏明長短起於日去極遠近日道周不可以計率分當據儀度下參晷景今官漏以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至爲疏數以耦法太史待詔霍融上

言不與天相應太常史官運儀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以晷景爲刻少所違失密近有驗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立成斧官府當用者計吏到班予四十八箭文多故魁取二十四氣日所在并黃道去極晷景漏刻昏明中星刻于下昔太初曆之興也發謀於元封啓定於天鳳積百三十年是非乃審及用四分亦於建武施於元和訖於永元七十餘年然後儀式備立司候有準天事幽微若此其難也中興以來圖讖漏泄而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後百一十四歲朔差却二日學士修之於草澤信向以爲得正及太初曆以後天爲疾而修之者云百四十四歲而太歲超一表百七十一歲當棄朔餘六十三中餘千一百九十七乃可常

行自太初元年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一常去分而不去故令益有疏闊此二家常挾其術庶幾施行每有訟者百寮會議羣儒騁思論之有方益於多聞識之故詳錄焉

安帝延光二年中謁者亶誦言當用甲寅元河南梁豐言當復用太初尚書郎張衡周興皆能曆數難誦豐或不對或言失誤衡興參案儀注者考往校今以爲九道法最密詔書下公卿詳議太尉愷等上侍中施延等議太初過天日一度弦望失正月以晦見西方食不與天相應元和改從四分四分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讖可施行博士黃廣大行令任僉議如九道河南尹祉太子舍人李弘等四十人議即用甲寅元當除元

命苞天地開闢獲麟中百一十四歲推閏月六直其日或朔晦弦望二十四氣宿度不相應者非一用九道爲朔月有比三大二小皆踈遠元和變曆以應保乾圖三百歲斗曆改憲之文四分曆本起圖讖最得其正不宜易愷等八十四人議宜從太初尚書令忠上奏諸從太初者皆無他效驗徒以世宗攘夷廓境享國久長爲辭或云孝章改四分災異卒甚未有善應臣伏惟聖王興起各異正朔以通三統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爲年首閏常在歲後不稽先代違於帝典太守遵修三階以平黃龍以至刑犴以錯五是以備（洪範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哀平之際同承太初而妖孽累仍痾禍非一議者不以成數相參考真求實而況采妄說歸福太初致咎四分太初曆衆

賢所立是非已定永平不審復革其弦望四分有謬不可施行元和鳳鳥不當應曆而翔集遠嘉前造則喪其休近譏後改則隱其福漏見曲論未可爲是臣輒復重難衡興以爲五紀論推步行度當時比諸術爲近然猶未稽於古及向子歆欲以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兩曆相課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迂闊不可復用昭然如此史官所共見非獨衡興前以爲九道密近今議者以爲有闕及甲寅元復多違失皆未可取正昔仲尼順假馬之名以崇君之義況天之曆數不可任疑從虛以非易是上納其言遂改曆事順帝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邊韶上言世微於數虧道盛於得常數虧則物衰得常則

國昔孝武皇帝攄發聖思因元封七年十
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乃詔太史令司馬遷
治曆鄧平等更建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
正乾鑿度八十分之四十三爲日法設清
臺之候驗六異課效觕密太初爲最其後
劉歆研機極深驗之春秋參以易道以河
圖帝覽嬉雒書乾曜度推廣九道百七十
一歲進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歲一超次
與天相應少有闕謬從太初至永平十一
年百七十一歲進退餘分六十三治曆者不
知處之推得十二度弦望不效挾廢術者
得竊其說至永和二年小終之數寖過餘
分稍增月不用晦朔而先見孝章皇帝以
保乾圖三百年斗曆改憲就用四分以太
白復樞甲子爲癸亥引天從算耦之目前
更以庚申爲元既無明文託之於獲麟之

歲又不與感精符單閼之歲同史官相代
因成習疑少能鉤深致遠按弦望足以知
之詔書下三公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
曆宗訢等議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
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三
者有程則曆可成也四分曆仲紀之元起
於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
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
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二百七
十六萬歲尋之上行復得庚申歲歲相承
從下尋上其執不誤此四分曆元明文圖
讖所著也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
當在庚戌而曰丙子言百四十四歲超一
辰凡九百九十三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
有奇乃得丙子案歲所超於天元十一月
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俱超日行一度積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而周天一匝名曰歲歲從一辰日不得空周天則歲無由超辰案百七十歲二蔀一章小餘六十三自然之數也夫數出於杪曶以成毫氂毫氂積累以成分寸兩儀既定日月始離初行生分積分成度日行一度一歲而周故爲術者各生度法或以九百四十或以八十一法有細觕以生兩科其歸一也日法者日之所行分也日垂令明行有常節日法所該通遠無已損益毫氂差以千里自此言之數無緣得有虧棄之意也今欲飾平之失斷法垂分恐傷大道以步日月行度終數不同四章更不得朔餘一雖言九道去課進退恐不足以補其闕且課曆之法晦朔變弦以月食天驗昭著莫大焉今以去六十三分之法爲曆驗章和元年以來

日變二十事案五行志章和元年迄漢安二年日變二十三事古今注又長月食二十八事與四分曆更失定課相除四分尚得多而又使近孝章皇帝曆度審正圖儀晷漏與天相應不可復尚文曜鉤曰高辛受命重黎說文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夏后制德昆吾列神成周改號萇弘分官運斗樞曰常占有經世史所明洪範五紀論曰民閒亦有黃帝諸曆不如史官記之明也自古及今聖帝明王莫不取言於羲和常大之官定精微於晷儀正衆疑祕藏中書改行四分之原及光武皇帝數下詔書草創其端孝明皇帝課校其實孝章皇帝宣行其法君更三聖年曆數十信而徵之舉而行之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甲寅詔書故事奏可

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

據陳晃言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盜賊相續爲曆用甲寅爲元而用庚申圖緯無以庚爲元所近秦所用代周之元太史治曆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乙與本庚申元經緯有明受虚欺重誅乙卯詔書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議務得道眞以羣臣會司徒府議蔡邕集載三月九日百官會府公殿下東面校尉南面侍中郎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議郎博士西面戶曹令史當坐中而讀詔書公議蔡邕前坐侍中西北近公卿與光晃相難問是非焉議郎蔡邕議以爲曆數精微去聖久遠得失更迭術術無常是以承秦曆用顓頊元用乙卯蔡邕命論曰顓頊曆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今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正朔曆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皇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各以庚申爲非甲寅爲是案曆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

據則殷曆元也他元雖不明於圖讖各家術皆當有效於其當時黃帝始用太初丁丑之元有六家紛錯爭訟是非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曆雜候清臺課在下第卒以疏闊連見劾奏太初效驗無所漏失是則雖非圖讖之元而有效於前者也及用四分以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又新元效於今者也延光元年中謁者亶誦亦非四分庚申上言當用命曆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參議正處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以筭追而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故有古今之術今之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之不能下通於今也元命苞乾鑿度皆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及命曆序積獲麟至漢起庚子蔀之二十三歲竟己酉戊子及

丁卯部六十九歲合爲二百七十五歲漢元年歲在乙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極開闢則不在庚申讖雖無文其數見存而光晃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獲麟至漢百六十二歲轉差以一百一十四歲云當滿足則上違乾鑿度元命苞中使獲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曆序獲麟漢相去四部年數與奏記譜注不相應當今曆正月癸亥朔光晃以爲乙丑朔乙丑之與癸亥無題勒款識可與衆共別者須以主望晦朔光魄虧滿可得而見者考其符驗而光晃曆以考靈曜二十八宿度數及冬至日所在與今史官甘石舊文錯異不可考校以今渾天圖儀檢天文亦不合於考靈曜光晃誠能自依其術更造望儀以

追天度遠有驗於圖書近有效於三光可以易奪甘石窮服諸術者實宜用之難問光晃但言圖讖所言不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史官用太初鄧平術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曆以爲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迕用望平和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曆庚申元之詔也深引河洛圖讖以爲符驗非史官私意獨所興構而光晃以爲固意造妄說違反經文謬之甚者昔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曆明時可謂正矣且猶遇水遭旱戒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光晃以爲陰陽不和姦臣盜賊皆元

之咎誠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從秦來漢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區區信用所學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至於改朔易元往者壽王之術已課不效亶誦之議不用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太尉耽司徒隗司空訓以邕議劾光晃不敬正鬼新法詔書勿治罪臣昭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蔡邕之議可以言天機矣賢明在朝弘益遠哉公卿結正足懲淺妄之徒詔書勿治亦深遠洛之致

太初曆推月食多失四分因太初法以河平癸巳爲元施行五年永元元年天以七月後閏食術以八月其十二年正月十二日蒙公乘宗紺上書言今月十六日月當食而曆以二月至期如紺言太史令巡上紺有益官用除待詔甲辰詔書以紺法署

施行五十六歲至本初元年天以十二月食曆以後年正月於是始差到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先曆食者十六事常山長史劉洪上作七曜術甲辰詔屬太史部郎中劉固舍人馮恂等課效復作八元術固等作月食術並已相參固術與七曜術同月食所失皆以歲在己未當食四月恂術以三月官曆以五月太史上課到時施行中者丁巳詔書報可其四年紺孫誠上書言受紺法術當復改今年十二月當食而官曆以後年正月到期如言拜誠爲舍人丙申詔書聽行誠法光和二年歲在己未三月五月皆陰太史令修部舍人張恂等推計行度以爲三月近四月遠誠以四月奏廢誠術施用恂術其三年誠兄整前後上書言去年三月不食當以四月史官廢

誠正術用恂不正術整所上五屬太史太史主者終不自言三月近四月遠食當以見為正無遠近詔書下太常其詳案注記平議術之要效驗虛實太常就耽上選侍中韓説博士蔡較穀城門候劉洪右郎中陳調於太常府覆校注記平議難問恂誠各對恂術以五千六百四十日有九百六十一食為法而除成分空加縣法推建武以來俱得三百二十七食其十五食錯案其官素注天見食九十八與兩術相應其錯辟二千一百誠術以百三十五月二十三食為注乘除成月從建康以上減四十一建康以來減三十五以其俱不食恂術改易舊法誠術中復減損論其長短無以相踰各引書緯自證文無義要取追天而已夫日月之術日循黃道月從九道以赤

道儀日冬至去極俱一百一十五度其入宿也赤道在斗二十一而黃道在斗十九兩儀相參日月之行曲直有差以生進退故月行井牛十四度以上其在角婁十二度以上皆不應率不行以是言之則術不差不改不驗不用天道精微度數難定術法多端曆紀非一未驗無以知其是未差無以知其失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此謂允執其中今誠術未有差錯之謬恂術未有獨中之異以無驗改未失是以檢將來為是者也誠術百三十五月月二十三食其文在書籍學者所修施行日久官守其業經緯日月厚而未愆信於天文述而不作恂久在候部詳心善意能揆儀度定立術數推前校往亦與見食相應然協曆正紀欽若昊天宜率舊章如甲辰丙申詔

書以見食爲比今宜施用誠術棄放恂術史官課之後有效驗乃行其法以審術數以順改易耽以說等議奏聞詔書可恂整誠各復上書恂言不當施誠術整言不當復棄恂術爲洪議所侵事下永安臺五實皆不如恂誠等言劾奏謾欺詔書報恂誠各以二月奉贖罪整適作左校二月遂用洪等施行誠術光和二年萬年公乘王漢上月食注自章和元年到今年凡九十三歲合百九十六食與官曆河平元年月錯以己巳爲元事下太史令修上言漢所作注不與見食相應者二事以同爲異者二十九事尚書召穀城門候劉洪勑曰前郎中馮光司徒掾陳晃各訟曆故議郎蔡邕共補續其志今洪其詣修與漢相參推元謂分考校月食審己巳元密近有師法洪

便從漢受不能對洪上言推元漢己巳元則考靈曜旃蒙之歲乙卯元也與光晃甲寅元相經緯於以追天作曆校三光之步今爲疏闊孔子緯一事見二端者明曆興廢隨天爲節甲寅曆於孔子時效己巳顓頊秦所施用漢興草創因而不易至元封中迂闊不審更用太初應期三百改憲之節甲寅己巳讖雖有文略其年數是以學人各傳所聞至於課校罔得厥正夫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五度課兩元端閏餘差百五十分之三朔三百四中節之餘二十九以效信難聚漢不解說但言先人有書而已以漢成注參官施行術不同二十九事不中見食二事案漢書書見己巳元謂朔不

闇不知聖人獨有興廢之義史官有附天密術甲寅己巳前以施行效後格而已不用河平疏闊史官已廢之而漢以去事分爭殆非其意雖有師法與無同課又不近密其說蓺數術家所共知無所采取遺漢歸鄉里袁山松書曰劉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也魯王之宗室也延熹中以校尉應太史徵拜郎中遷常山長史以父憂去官後爲上計掾拜郎中檢東觀著作律曆記遷謁者穀城門候會稽東部都尉徵還未至領山陽太守卒官洪善筭當世無偶作七曜術及在東觀與蔡邕共述律曆記考驗天官及造乾象術十餘年考驗日月與象相應皆傳于世博物記曰洪篤信好學觀乎六蓺羣書意以爲天文數術探賾索隱鉤深致遠遂專心鋭思爲曲城侯相政教清均吏民畏而愛之爲州郡之所禮異

後漢書志第二

劉昭注補

律曆下

曆法

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旋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斂景之長短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以列宿終于四七受以甲乙終于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術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

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贏朒無方莫不結系于此而禀正焉極建其中道營于外琁衡追日以察斂光道生焉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光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逆

逆與日違違而後速速與日競競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而長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無幽辟潛伏而不以其精者然故陰陽有分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若夫祐術開業淳燿天光重黎其上也（顓頊重黎）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曆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羲和其隆也（唐虞夏商曰羲和）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明時應天順民湯武其盛也（月令章句曰帝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曆明時言承平者叶之承亂者革之）及王德之衰也無道之君亂之於上頑愚之史失之於下夏后之時羲和淫湎廢時亂日胤乃征之紂作淫虐喪其甲子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者其興也勃焉回而敗

之者其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紀帝王之壯事是以聖人寶焉君子勤之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者尚其體以綜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來者尚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將有興焉咨焉而以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若夫用天因地揆時施教頒諸明堂以爲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備矣天下之能事畢矣過此而往羣忌苟禁君子未之或知也斗之二十一度去極至遠也日在焉而冬至羣物於是乎生故律首黃鍾曆始冬至月先建子時平夜半當漢高皇帝受命四十有五歲陽在上章陰在執除冬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閏積之數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謂之漢曆

又上兩元而月食五星之元並發端焉曆數之生也乃立儀表以校日景景長則日遠天度之端也日發其端周而爲歲然其景不復四周千四百六十一日而景復初是則日行之終以周除日得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爲歲之日數日日行一度亦爲天度察日月俱發度端即是起合朔日行十九周月行二百五十四周復會于端是則月行之終也以日周除月周得一歲周天之數以日一周減之餘十二十九分之七則月行過周及日行之數也爲一歲之月以除一歲日爲一月之數月之餘分積滿其法得一月月成則其歲月大四時推移故置十二中以定月位有朔而無中者爲閏月中之始日節與中爲二十四氣以除一歲日爲一氣之日數也其分積而成日爲

没并歲氣之分如法爲一歲没没分于終中中終于冬至冬至之分積如其法得一日四歲而終月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章首分盡四之俱終名之曰蔀以一歲日乘之爲蔀日之數也以甲子命之二十而復其初是以二十蔀爲紀紀歲青龍未終三終歲後復青龍爲元元法四千五百六十樂叶圖徵曰天元以甲子朔旦冬至日月起於牽牛之初右行二十八宿以考王者終始或盡一其曆數或不能盡一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紀甲寅窮宋均曰紀即元也四千五百六十者五行相代一終之大數也王者即位或遇其統或不盡其數故一其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甲寅之終也王者起必易元故不復以前兩終言之也韓子曰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一元元中有厄故聖人有九歲之畜以備之也　紀法千五百二十月令章句曰紀還復故曆　紀月萬八千八百　蔀法七十六月令章句曰七十六歲爲蔀首　蔀月九百四十　章法十九　章月二百三十五月令章句曰十九歲七閏月爲一章　周天千四百六十一　日法四　蔀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

没數二十一爲章閏　通法四百八十七　没法七因爲章閏　月餘百六十八　中法四十二　大周三十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五　月周千一十六　月食數之生也乃記月食之既者率二十三食而復既其月食百三十五率之相除得五百一十三之二十而一食以除一歲之月得歲有再食五百一十三分之五十也分終其法因以與蔀相約得四與二十七互之會二千五十二二十而與元會　元會四萬一千四十　蔀會三千五十三　歲數五百一十三　食數千八十一　月數百二十五　食法二十二　推入蔀術曰以元法除去上元其餘以紀法除之所得數從天紀筭外則所入紀也不滿紀法者入紀年數也以蔀法除之所得數從甲子蔀起

筭外所入紀歲名命之筭上即所求年太歲所在　推月食所入蔀會年以元會除去上元其餘以蔀會除之所得以七十二乘之滿六十除去之餘以二十除所得數從天紀筭之起外所以入紀不滿二十者數從甲子蔀起筭外所入蔀會也其初不滿蔀會者入蔀會年數也各以不入紀歲名命之筭上即所求年蔀

天紀歲名	地紀歲名	人紀歲名	蔀首
甲子	庚辰	庚子	庚申一
癸卯	丙申	丙辰	丙子二
壬午	壬子	壬申	壬辰三
辛酉	戊辰	戊子	戊申四
庚子	甲申	甲辰	甲子五
己卯	庚子	庚申	庚辰六
戊午	丙辰	丙子	丙申七

丁酉	壬申	壬辰	壬子八
丙子	戊子	戊申	戊辰九
乙卯	甲辰	甲子	甲申十
甲午	庚申	庚辰	庚子十一
癸酉	丙子	丙申	丙辰十二
壬子	壬辰	壬午	壬申十三
辛卯	戊申	戊辰	戊子十四
庚午	甲子	甲申	甲辰十五
乙酉	庚辰	庚子	庚申十六
戊子	丙申	丙辰	丙子十七
丁卯	壬子	壬申	壬辰十八
丙午	戊辰	戊子	戊申十九
乙酉	甲申	甲辰	甲子二十

推天正術置入蔀年減一以章月乘之滿章法得一名為積月不滿為閏餘十二以上其歲有閏

推天正朔日置入部積月以部日乘之滿部月得一名爲積日不滿爲小餘積日以六十除去之其餘爲大餘以所入部名命之筭盡之外則前年天正十一月朔日也小餘四百四十一以上其月大求後月朔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小餘滿部月得一上加大餘命之如前

一術以大周乘年周天乘減之餘滿部日則天正朔日也

推二十四氣術曰置入部年減一以月餘乘之滿中法得一名曰大餘不滿爲小餘滿六十除去之其餘以部名命之筭盡之外則前年冬至之日也

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七除命之如前小寒日也

推閏月所在以閏餘減章法餘以十二乘

之滿章閏數得一滿四以上亦得一筭之數從前年十一月起筭盡之外閏月也或進退以中氣定之

推弦望日因其月朔大小餘之數皆加大餘七小餘三百五十九四分三小餘滿部月得一加大餘大餘命如法得上弦又加得望次下弦又後月朔其弦望小餘二百六十以下每以百刻乘之滿部月得一刻不滿其數近節氣夜漏之半者以筭上爲日

推没滅術置入部年減一以没數乘之滿日法得一夕爲積没不盡爲没餘以通法乘積没滿没法得一名爲大餘不盡爲小餘大餘滿六十除去之其餘以部名命之筭盡之外前年冬至前没日也求後没加大餘六十九小餘四小餘滿没法從大餘

命之如前無分爲滅
一術以爲五乘冬至小餘以減通法餘滿沒法得一則天正後沒也
推合朔所在度置入蔀積月以日乘之滿大周除去之其餘滿蔀月得一名爲積度不盡爲餘分積度加斗二十一度加二百三十五分以宿次除之不滿宿則日月合朔所在星度也求後合朔加度二十九加分四百九十九分滿蔀月得一度經斗除二百三十五分
一術以閏餘乘周天以減大周餘滿蔀月得一合以斗二十一度四分一則天正合朔日月所在度推日所在度置入蔀積日之數以蔀法乘之滿蔀日除去之其餘滿蔀法得一爲積度不盡爲餘分積度加斗二十一度加十九分以宿次除去之則夜

半日所在宿度也
求次日加一度求次月大加三十度小加二十九度經斗除十分
一術以朔小餘減合度分即日夜半所在其分二百三十五約之十九乘之
推月所在度置入蔀積日之數以月周乘之滿蔀日除去之其餘滿蔀法得一爲積度不盡爲餘分積度加斗二十一十分除如上法則所求之日夜半月所在宿度也
求次日加十三度二十八分求次月大加三十五度六十一分月小二十二度三十三分分滿法得一度經斗除十九分其多下旬月在張心署之謂晝漏分後晝漏盡也
一術以蔀法除朔小餘所得以減日半度也餘以減分即月夜半所在度也

推日明所入度分術曰置其月節氣夜漏之數以蔀法乘之二百除之得一分即夜半到明所行分也以增夜半日所在度分爲明所在度分也

求昏日所入度以夜半到明日所行分分減蔀法其餘即夜半到昏所行分也以加夜半所在度分爲昏日所在度也

推月明所入度分術曰置其節氣夜半之數以月周乘之以二百除之爲積分積分滿蔀法得一以增夜半度即明月所在度也

求昏月所入度以明積分減月周其餘滿蔀法得一度加夜半則昏月所在度也

推弦望日所入星度術曰置合朔度分之數加七度三百五十九分四分之三宿次除之即得上弦日所入宿度分也

律曆志下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法小分四從大分滿蔀月從度

推弦望月所入星度術曰置月合朔度分之數加度九十八加分六百五十二半以宿次除之即上弦月所入宿度分也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分滿蔀月從度

推月食術曰置入蔀會年數減一以食數乘之滿歲數得一名曰積食不滿爲食餘以月數乘積滿食法得一名爲積月不滿爲月餘分積月以章月除去之其餘爲入章月數當先除入章閏乃以十二除去之不滿者命以十一月算盡之外則前年十一月前食月也

求入章閏者置入章月以章閏乘之滿章月得一則入章閏數也餘分滿二百二十四以上至二百三十一爲食在閏月閏或

進退以朔日定之求後食加五百二十分蒲法得一月數命之如法其分盡食筭上

推月食朔日術曰置食積月之數以二十九乘之爲積日又以四百九十乘積月蒲部月得一以并積日以六十除之其餘以所會部名命之筭盡之外則前年天正前食月朔日也

求食日加大餘十四小餘七百一十九半小餘蒲部月爲大餘大餘命如前則食日也

求後食朔又日皆加大餘二十七小餘六百一十五其月餘分不蒲二十者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其食小餘者當以漏刻課之夜漏未盡以筭上爲日

一術以歲數去上元餘以爲積月以百一十二乘之蒲月數去之餘蒲食法得一則

天正後食

推諸加時以十二乘小餘先減如法之半得一時其餘乃以法除之所得筭之數從夜半子起筭盡之外則所加時也

推諸上水漏刻以百乘其小餘蒲其法得一刻不蒲法法什之蒲法得一分積刻先減所入節氣夜漏之半其餘爲晝上水之數過晝漏去之餘爲夜上水數其刻不蒲夜漏半者乃減之餘爲昨夜未書其弦望

其日五星數之生也各記於日與周天度相約而爲率以章法乘周率爲用法章月乘日率如月法爲積月月餘以月之月乘積爲朔大小餘乘爲入月日餘以日法乘周率爲日度法以率去日率餘以乘周大如日度法爲度之餘也日率相約取之得二千九百九十萬一千六百二十一億五

十八萬二千三百而五星終如蔀之數與
元通
木周率四千三百二十七　日率四千七
百二十五　合積月十三　月餘四萬一
千六百六　月法八萬二千二百一十三
大餘二十三　小餘八百四十七　虛
分九十三　入月日十五　日餘萬四千
六百四十七　日度法萬七千三百八
積度三十三　度餘萬三百一十四
火周率八百七十九　日率千八百七十
六　合積月二十六　月餘六千六百三
十四　月法萬六千七百一　大餘四十
七　小餘七百五十四　虛分一百八十
六　入月日十一　日餘千八百七十二
日度法三千五百一十六　積度四十
九　度餘一百一十四

土周率九千九十六　日率九千四百一
十五　合積月十二　月餘十三萬八千
六百三十七　月法十七萬二千八百二
十四　大餘五十四　小餘三百四十八
虛分五百九十二　入月日二十三
日餘二千一百六十三　日度法三萬六
千三百八十四　積度十二　度餘二萬
九千四百五十
金周率五千八百三十　日率四千六百
六十一　合積月九　月餘九萬八千四
百五　月法十一萬七百七十　大餘二
十五　小餘七百三十一　虛分二百九
入月日二十六　日餘二百八十一
日度法二萬三千三百二十　積度二百
九十二　度餘二百八十一
水周率萬一千九百八　日率千八百八

十九　合積月一　月餘二十一萬七千
六百六十　月法二十二萬六千二百五
十二　大餘二十九　小餘四百九十九
虛分四百四十九　入月日二十七
日餘四萬四千八百五　日度法四萬七
千六百三十一　積度五十七　度餘四
萬四千八百五

推五星術置上元以來盡所求年以周率
乘之滿日率得一名爲積合不盡名合餘
餘以周率除之不得爲退歲無所得星合
其年得一合前年二合前二年金水積合
奇爲晨偶爲夕其不滿周率者反減之餘
爲度分

推星合月以合積月乘積合爲小積又以
月餘乘積合滿其月法得一從小積爲月
餘積月滿紀月去之餘爲入紀月每以章

閏乘之滿章月得一爲閏不盡爲閏餘以
閏減入紀月其餘以十二去之餘爲入歲
月數從天正十一月起筭外星合所在之
月也其閏滿二百二十四以上至二百三
十一星合閏月閏或進退以朔制之

推朔日以部日乘之入紀月滿部月得一
爲積日不盡爲小餘積日滿六十去之餘
爲大餘命以甲子筭外星合月朔日

推入月日以部日乘月餘以其月法乘朔
小餘從之以四千四百六十五約之所得
得滿日度法得一爲入月日不盡爲日餘
以朔命入月日筭外星合日也

推合度以周天乘度分滿日度法得一爲
積度不盡爲度餘以斗二十一四分一命
度筭外星合所在度也

一術加退歲一以減上元滿八十除去之

餘以没數乘之滿日法得一爲大餘不盡爲小餘以甲子命大餘則星合歲天正冬至日也以周率小餘并度餘餘滿日度法從度即正後星合日數也命以冬至求後合月加合積月於入歲月加月餘於月餘滿其月法得一從入歲月入歲月滿十二去之有閏計焉餘命如前筭外後合月也

餘一加晨得夕加夕得晨

求朔日以大小餘加今所得其月餘得一月者又餘二十九小餘滿蔀月得一如大餘大餘命如前

求入月日以入月日餘加今所得餘滿日度法得一從日其前合月朔小餘不滿其虛分者空加一日日滿月先去二十九其後合月朔小餘不滿四百九十九又減一日其餘命如前

求合度以積度度餘加今所得餘滿日度法得一從度命如前經斗除如周率矣

木晨伏十六日七千二百三十分半行三度萬三千八百一十一分在日後十三度有奇而見東方見順日行五十八分度之十一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微遲日行九分五十八日行九度留不行二十五日旋逆日行七分度之一八十四日進十二度復留二十五日復順五十八日行九度又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在日前十三度有奇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見三百六十六日行二十八度伏復十六日七千二百二十二分半行三度萬三千八百一十一分而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九十八日有萬四千六百四十一分行星三十二度與萬三百一十四分通率日行四千七百二十五分之

三百九十八
火晨伏七十一日二千六百九十四分行
五十五度二千二百五十四分半在日後
十六度有奇而見東方見順日行二十三
分度之十四八十四日行一十二度微遲
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留不
行十一日旋逆日行六十二分度之十七
六十二日退十七度復留十一日復順九
十二日行四十八度又百八十四日行百
一十二度在日前十六度有奇而夕伏西
方除伏逆一見六百三十六日行百三度
伏復七十一日二千六百九十四分行五
十五度二千二百五十四分半而與日合
凡一終七百七十九日有千八百七十二
分行星四百一十四度與九百九十三分
通率日行千八百七十六分之九百九十

七
土晨伏十九日千八十一分半行三度萬
四千七百二十五分半在日後十五度有
奇而見東方見順日行四十三分度之三
八十六日行七度留不行三十三日旋逆
日行十七分度之一百二日退六度復留
三十三日復順八十六日行六度在日前
十五度有奇而夕伏西方除伏逆見三百
四十日行六度伏復十九日千八十一分
半行三度萬四千七百二十五分半與日
合凡一終三百七十八日有二千一百六
十三分行星十二度與二萬九千四百五
十一分通率日行九千四百一十五分之
三百一十九
金晨伏五日退四度在日後九度而見東
方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留

不行八日順日行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而日行一度九十分度之十五九十一日行百六度益疾日行一度二十二分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在日後九度而晨伏東方除伏逆一見二百四十六日行二百四十六度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五十度二百八十一分而與日合一合二百九十二日百八十一分行星如之

金夕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五十度二百八十一分在日前九度而見西方見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度之二十二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微遲日行一度十五分九十一日行百六度而遲日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留不行八日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

日退六度在日前九度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見二百四十六日行二百四十六度伏五日退四度而後合凡三合一終五百八十四日有五百六十二分行星如之通率日行一度

水晨伏九日退七度在日後十六度而見東方見逆一日退一度留不行二日旋順日行九分度之八九日行八度而疾日行一度四分度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在日後十六度而晨伏東方除伏逆一見三十二日行三十二度伏十六日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行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而與日合一合五十七日有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行星如之

水夕伏十六日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行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五分在日前十六

度而見西方見順疾日行一度四分度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而遲日行九分度之八九日行八度留不行二日逆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十六度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見三十二日行三十度伏九日退七度而復合凡再合一終百一十五日有四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分行星如之通率日行一度

步術以步法伏日度分如星合日度餘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度也術分母乘之分日如度法而一分不盡如法半以上亦得一而日加所行分滿其母得一度逆順母不同以當行之母乘故分如故母如一也留者承前逆則減之伏不書度經斗除如行母四分其一其分有損益前後相放其以赤道命度進加退減之其步以黃道日名

天正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冬至大寒雨水春分穀雨小滿夏至大暑處暑秋分霜降小雪（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爲節驚蟄爲中中必在其節不必有其月據孟春之驚蟄在十六日以後立春在正月驚蟄在十五日以前立春在往年十二月）

斗二十六四分退一　牛八　女十二三進　虛十三進

危十六二退　室十六二進　壁十二進

北方九十八度四分一

奎十六　婁十二三進　胃十四一進　昴十一二進

畢十六二進　觜二一退　參九四退

西方八十度

井三十三三退　鬼四　柳十五　星七一進

張十八一進　翼十八一進　軫十七一進

南方百一十二度

角十二　亢九一退　氐十五二退　房五三退

心五三退　尾十八二進　箕十一三退

東方七十五度

右赤道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

斗二十四進一　牛七　女十一　虛十

危十六　室十八　壁十

北方九十八度四分一

奎十七　婁十二　胃十五　昴十二

畢十六　觜二　參八

西方八十二度

井三十　鬼四　柳十四　星七

張十七　翼十九　軫十八

南方百九度

角十二　亢十　氐十六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

東方七十七度

右黃道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

黃道去極日景之生據儀表也漏刻之生

以去極遠近差乘節氣之差如遠近而差一刻以相增損昏明之生以天度乘晝漏夜漏減三百而一爲定度以減天度餘爲明加定度一爲昏其餘四之如法爲少不盡三之如法爲強餘半法以上以成強強三爲少少四爲度其強二爲少弱也又以日度餘爲少強而各加焉張衡渾儀曰赤道橫帶渾天之腹去極九十一度十分之五黃道斜帶其腹出赤道表裏各二十四度故夏至去極六十七度而強冬至去極百一十五度亦強也然則黃道斜截赤道者則春分秋分之去極也今此春分去極九十少秋分去極九十一少者就夏曆景去極之法以爲率也上頭橫行第一行者黃道進退之數也本當以銅儀日月度之則可知也以儀一歲乃竟而中間又有陰雨難卒成也是以作小渾盡赤道黃道乃各調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從冬至所在始起令之相當值也取北極及衡各誠椓之爲軸取薄竹篾穿其兩端令兩穿中間與渾半等以貫之令察之與渾相切摩也乃從減半起以爲八十二度八分之五盡衡減之半焉又中分其篾拗去其半令其半之際正直與兩端減半相直令篾半之際從冬至起一度一移之視篾之半際夕多黃赤道幾也其所多少則進退之數也從北極數之則元極之度也各分赤道黃道爲二十四氣一氣相去十五度十六分之七每一氣者黃道進退一度焉所以然者黃道直時去南北極近其處地小而橫行與赤道且等故以篾度之於赤道多也設一

氣令十六日皆常率四日差少半也令一氣十五日不能半耳故使中道三日之中若少半也三氣一節故四十六日而差今三度也至於之時而五日同率者一其實節之間不能四十六日也今殘日居其策故五日同率也其率雖同先之皆強後之能弱不可勝計取至於三而復有進退者黃道稍斜於橫行不得度故也春分秋分所以退者黃道始起更斜矣於橫行不得度故也亦每一氣一度焉三氣一節亦差三度也至三氣之後稍遠而直故橫行得度而稍進也立春立秋橫行稍退矣而度猶云進者以其所退減其所進猶有盈餘未盡故也立夏立冬橫行稍進矣而度猶退者以其所進增其所退猶有不足未畢故也以此論之日行非有進退而以赤道重廣黃道使之然也本二十八宿相去度數以赤道爲強耳故於黃道亦進退也冬至在斗二十一度少半最遠時也而此曆斗二十度俱百一十五強矣冬至宜與之同率焉夏至在井二十一度半強最近時也而此曆井二十三度俱六十七度強矣夏至直與之同率焉

二十四氣	日所在	黃道去極	晷景	晝漏刻	夜漏刻	昏中星	旦中星 月令章句曰中星當中而不中日行遲也未當中而中日行疾也
冬至 月令章句曰冬至之爲極有三意焉晝漏極短去極極遠晷景極長極者至而還之辭	斗二十一度百一十分八分退一	百一十五度	丈三尺	四十五	五十五	奎六弱	亢二少強退一
小寒	女二度七分進	百十三強	丈二尺三寸	四十五八分	五十四二分	婁六半強退一	氐七少弱退二
大寒	虛五度十四分進二	百十一大弱	丈一尺	四十六八分	五十三二分	胃十一半強退一	心半退三
立春	危十度二十一分進二	百六少弱	九尺六寸	四十八六分	五十一四分	畢五少弱退三	尾七半弱退三
雨水	室八度二十八分退三	百一強	七尺九寸五分	五十八分	四十九二分	參六半弱退四	箕六大弱退三
驚蟄	壁八度三八分進一	九十五強	六尺五寸	五十三三分	四十六七分	井十七少弱退三	斗少退一
春分	奎十四度十七分	八十九少強	五尺二寸五分	五十五八分	四十四二分	鬼四	斗十一強退二
清明	胃一度十七分退二	八十三少弱	四尺一寸五分	五十八二分	四十一八分	星四大進	斗二十一半退一
穀雨	昴二度二十四分退二	七十七大強	三尺二寸	六十五分	三十九五分	張十七進一	斗十半
立夏	畢六度三十一分退二	七十三少弱	二尺五寸一分	六十二四分			

三十七分六　翼十七二大進　女十一少弱
小滿參四度六分退四　六十九大弱　尺九寸八分　六十三九分
三十六分一　角六弱　虛大弱進二
芒種井十度十三分退三　六十七少弱　尺六寸八分　六十四九分
三十五分七　亢五大退一　危十四強進二
夏至井二十五度二十八分退三月令章句曰夏至之爲極有三意焉晝漏極長去極極近晷景極短
六十七強　尺五寸　六十五
三十五　氐十二少弱退二　室十二少弱退二
小暑柳三度二十七分　六十七大強　尺七寸　六十四七分
三十五分三　尾一大強退三　奎二大強
大暑星四度三分進一　七十　二尺　六十三八分
三十六分二　尾十五半弱退三　婁三大退一
立秋張十二度九分進一　七十三半強　二尺五寸五分　六十二三分
三十七分七　箕九大強退三　胃九大弱退二
處暑翼九度十六分退二　七十八半強　三尺三寸三分　六十二分
三十九分八　斗十少退　畢三大退三

白露軫六度二十三分退一　八十四少強　四尺三寸五分　五十七八分
四十二分二　斗二十一強退一　參五半弱退四
秋分角四度三十分　九十半強　五尺五寸　五十五二分
四十四分八　牛五少　井十六少強退三
寒露亢八度五分退三　九十六少強　六尺八寸五分　五十二六分
四十七分四　女七大進一　鬼三少強
霜降氐十四度十三分退一　百二少強　八尺四寸　五十三分
四十九分七　虛六大進一　星三大強進一
立冬房四度十九分退三　百七少強　丈四寸二分　四十八二分
五十一分八　危八二強進　張十五大強進二
小雪箕一度二十六分退三　百十一弱　丈一尺四寸　四十六七分
五十三分三　室二半強進三　翼十五大強進二
大雪斗六度一分退三　百十三大弱　丈二尺六寸五分　四十五三分
五十四分五　壁一強進　軫十五少強進一

易緯所輯晷景長短不與相應，今列之于後。并至與不至各有所候，以參驗異同。冬至晷長一丈三尺，當至不至則旱，多溫病；未當至而至，則多病暴逆心痛，應在夏至。小寒晷長一丈二尺四分，當至不至，先小旱，後

小水丈夫多病咳瘁未當至而至多病身熱來年麻不爲耳　大寒晷長一丈一尺八分當至不至則先大旱後大水麥不成病厥逆未當至而至多病上氣嗌腫　立春晷長一丈一寸六分當至不至兵起麥不成民疲瘵未當至而至多病熛疾疫　雨水晷長九尺一寸六分當至不至旱麥不成多病心痛未當至而至多病癰　驚蟄晷長八尺二寸當至不至則霧稚禾不成老人多病嚏未當至而至多病癰疽脛腫　春分晷長七尺二寸四分當至不至先旱後水歲惡米不成多病耳痒　清明晷長六尺二寸八分當至不至菽豆不熟多病嚏振寒溫泄未當至而至多溫病暴死　穀雨晷長五尺三寸六分當至不至水物雜稻等不爲多病疾逆振寒霍亂未當至而至老人多病氣腫　立夏晷長四尺三寸六分當至不至旱五穀傷牛畜疾未當至而至多病頭痛腫嗌喉痺　小滿晷長三尺四寸當至不至凶言有大喪先水後旱多病筋急痺痛未當至而至多瘵

嗌腫　芒種晷長二尺四寸四分當至不至凶言國有狂令未當至而至多病厥眩頭痛　夏至晷長一尺四寸八分當至不至國有大殃旱陰陽並傷草木夏落有大寒未當至而至病眉腫　小暑晷長二尺四寸四分當至不至前小水後小旱有兵多病泄注腹痛未當至而至病臚腫　大暑晷長三尺四寸當至不至外兵作來年飢多病筋痺胸痛未當至而至多病脛痛惡氣　立秋晷長四尺三寸六分當至不至暴風爲災來年黍不爲未當至而至多病咳上氣咽腫　處暑晷長五尺三寸二分當至不至國多浮令兵起來年麥不爲未當至而至病脹耳熱不出行　白露晷長六尺二寸八分當至不至多病痤疽泄未當至而至多病水腹閉疝瘕　秋分晷長七尺二寸四分當至不至草木復榮多病溫悲心痛未當至而至多病胷鬲痛　寒露晷長八尺二寸當至不至來年穀不成六畜鳥獸被殃多病疝瘕胷痛未當至而至多病欬熱中　霜降晷長九尺一寸

六分當至不至萬物大耗年多大風人病胷背痛未當至而至多病胷脇支滿　立冬晷長一丈一寸二分當至不至地氣不藏來年立夏反寒早旱晚水萬物不成未當至而至多病脣痺痛　小雪晷長一丈一尺八分當至不至來年蠶麥不成多病腳腕痛未當至而至亦爲多肘腋痛　大雪晷長一丈二尺四分當至不至溫氣泄夏蝗蟲生大水多病少氣五疸水腫未當至而至多病癰疽痛瘵在芒種　月令章句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爲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也每次三十度三十二分之十四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爲中氣　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衛之分野　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魯之分野　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清明穀雨居之趙之分野　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立夏小滿居之晉之分野　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芒

種夏至居之秦之分野　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小暑大暑居之周之分野　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立秋處暑居之楚之分野　自軫六度至亢八度謂之壽星之次白露秋分居之鄭之分野　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寒露霜降居之宋之分野　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立冬小雪居之燕之分野　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大雪冬至居之越之分野　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玄枵之次小寒大寒居之齊之分野

蔡邕分星次度數與皇甫謐不同兼明氣節所在故載焉謐所列在郡國志

中星以日所在爲正日行四歲乃終置所求年二十四氣小餘四之如法爲少大餘

不盡三之如法爲強弱以減節氣昏明中星而各定矣強正弱直也其強弱相減同名相去異名從之從強進少爲弱從弱退少而強從上元太歲在庚辰以來盡熹平三年歲在甲寅積九千四百五十五歲也

宋世治曆何承天曰曆數之術若心所不達雖復通人前識無救其弊是以多歷年歲猶未能有定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積世不悟徒云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假託讖緯遂開治亂此之爲弊亦以甚矣劉歆三統法尤復疏闊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揚雄心惑其說採爲太玄班固謂之最密著于漢志司馬彪曰自謬矣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曾不憶劉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爲曆幾乎不知而妄言有數元和中穀城門候劉洪始悟四分於天疏闊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五爲斗分而造乾象法又制遲疾曆以步月行方於太初四分轉精密矣

論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之分尚矣乃有皇犧皇犧之有天下也未有書計曆載彌久暨於黃帝班示文章重黎記註象應著名始終相驗準度追元乃立曆數天難諶斯是以五三迄于來今各有改作不通用故黃帝造曆元起辛卯而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封不與天合乃會術士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王莽之際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丗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爲上元太初曆到章帝元和旋復疏闊徵能術者課校諸曆定朔稽元追漢三十五年庚辰之歲追朔一日乃與天合以爲四分曆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庚申有近於緯而歲不攝提以辨曆者得開其說而其元效與緯同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曆之興廢以疏密課固不主於元光和元年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曆志邕能著文清濁鍾律洪能爲筭述叙三光今考論其業義指博通術數略舉是以集録爲上下篇放續前

志以備一家蔡邕戍邊上章曰朔方髡鉗徙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尤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叔父故衛尉質以為尚書召拜郎中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荅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趨走日下遂竟端右出相外藩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效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臣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雒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伏重刑已出穀門復聽讀鞫詔書馳救一等輸作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邵縣促遣屬於吏手不得頃息含辭抱悲無由上達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祖以來唯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所使元顧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籌筭為本天文為驗請太師舊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為無窮法道至深微不敢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筭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逐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為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絕不得究竟慺慺之情猶以結心不能違望臣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始攻郡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言四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為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懼不守朝旦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滅土灰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三及經典羣書所宜捃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被考妻子迸竄亡失文書無所案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披瀝愚情頗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璽書以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省察謹因臨戎長霍圉封上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其所論志志家未以成書加有異同今隨事注之于本志也

贊曰象因物生數本杪智律均前起準調後發該覈衡琁檢會日月

後漢書志第三

後漢志書卷第四　劉昭注補

禮儀上

合朔　立春　五供　上陵　冠　夕牲　耕　高禖　養老　先蠶　祓禊

夫威儀所以與君臣序六親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儀上替下陵此謂大亂大亂作則羣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記施行威儀以爲禮儀志謝沈書曰太傅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因以爲志譙周後改定以爲禮儀志

禮威儀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曆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政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日變執事者冠長冠衣皂單衣絳領袖緣中衣絳袴袜以行禮如故事公羊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縈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縈之也何休曰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係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縈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爲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縈之然此說非也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者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爲順也白虎通曰日食必救之陰侵陽也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日食鼓用牲于社所以必用牲者社地別神也尊之不敢虛責也日食大水則鼓用牲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虛言也助陽責下求陰之道也決疑要注曰凡救日食皆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食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警有變伐鼓聞音侍臣著赤幘帶劍入侍三臺令史已下皆持劍立其戶前衛尉卿驅馳繞宮察巡守備周而復始日復常乃皆罷之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門外以示兆民至立夏唯武官不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月令曰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即此詔之謂也獻帝起居注曰建安二十二年二月壬申詔書絕立春寬緩詔書不復行

正月上丁祠南郊白虎通曰春秋傳曰以正月上辛尚書曰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接事昊天之日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五供畢以次上陵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

女公主諸王大夫蔡邕獨斷曰凡與先后有瓜葛者外國朝
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畫漏上水大鴻臚
設九賓隨立寢殿前薛綜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下及郎吏匈奴侍子凡九等鍾鳴謁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
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
升阼階拜神坐退坐東廂西向侍中尚書
陛者皆神坐後公卿羣臣謁神坐太官上
食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前書志曰文始舞者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之舞也禮
樂闋君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
當神軒占其郡穀價民所疾苦欲神知其
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周徧如
禮謝承書曰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爲司徒掾從公行到陵見其儀愾然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爲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何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于此明帝嗣位踰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帥公卿百寮就園陵而創焉尚書階西陛爲神坐天子事之如事存之意苟先帝有瓜葛之屬男女畢會王侯大

夫郡國計吏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神魂聞之今者日月久遠後生非時人但見其禮不知其哀以明帝聖孝之心親服三年久在園陵初興此儀仰察几筵下顧羣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邕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可省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於此也廣曰然子宜載之以示學者邕退而記焉魚豢曰孝明以正月旦百官及四方來朝若上原陵朝禮是謂甚違古不墓祭之義臣昭以爲邕之言然最後親
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酎上陵禮亦
如之丁孚漢儀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合諸侯助祭貢金漢律金布令曰皇帝齋宿親帥羣臣承祠宗廟羣臣宜分奉請諸侯列侯各以民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酎少府受又大鴻臚食邑九真交阯日南者用犀角長九寸以上若瑇瑁甲一鬱林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翡翠各二十準以當金漢舊儀曰皇帝惟八月酎車駕夕牲牛以絳衣之皇帝暮視牲以鑑燧取水於月以火燧取火於日爲明水火左袒以水沃牲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毛薦之而即更衣巾侍上熟乃祀之
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祠三
日齋日內有汙染解齋副倅行禮先齋一
日有汙穢災變齋祀如儀大喪唯天郊越
紼而齋地以下皆百日後乃齋如故事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面拜日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交神之道也於是朝日東門之外將祭必先夕牲其儀如郊

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初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以據皆於高祖廟，如禮謁。冠禮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年，遠於佞，近於義，嗇於財，任賢使能。博物記曰：孝昭帝冠辭曰：陛下摛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尊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沖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永與天無極。獻帝傳曰：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司徒淳于嘉為賓，加賜玄纁駟馬，貴人、公主、鄉、司隷、城門五校及侍中、尚書、給事黃門侍郎各一人為太子舍人也。王公以下，初加進賢而已。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年正月壬子，濟北王加冠戶外，以見父母，給事黃門侍郎劉聽兼侍中，假貂蟬，加冠於王，給之。

正月，天郊，夕牲。周禮展牲，干寶曰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尹、衆官悉至壇東就位，太祝吏牽牲入，到榜，稟犧令跪曰請省牲，舉手曰腯；太祝令繞牲，舉手曰充。太史令牽牲就庖，豆酌毛血，其一奠天神坐前，其一奠太祖坐前。今之郊祀然也。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干寶周官注曰：納亨，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也。進熟獻，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舉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興，有司告事畢也。明堂、五郊、宗廟、大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晝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進熟獻，送神，還，有司告事畢。六宗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畢。

正月始耕。月令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盧植注曰：帝，天也。籍，耕也。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賀循籍田儀曰：漢耕日，以太牢祭先農於田所。春秋傳曰：耕籍之禮，唯齋三日。左傳曰：鄭人籍稻。杜預注曰：籍稻，履行之。薛綜注二京賦曰：為天神借民力於此田，故名曰帝籍。田在國之辰地。干寶周禮注曰：古之王者，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私置籍田，蓋其義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廟，親致其孝也；二曰以訓于百姓在勤，勤則不匱也；三曰聞之子孫，躬知稼穡之艱難無逸也。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鄭玄注周禮曰：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也。月令章句曰：卑者殊勞，故三公五推。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勞事反之，諸侯上當有孤卿七推，大夫十二，士終畝可知也。盧植注禮記曰：天子推耤，一發九推。耒，周禮二耜為耦，一耜之伐，廣尺深尺。伐，發也。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五職事，故三公以五為數，卿諸侯當究成天子之職事，故以九為數。伐皆三者，禮以三為文。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力田種各耰訖，有司告事畢。史記曰：漢文帝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躬耕以給宗廟粢盛。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也。而應劭風俗通又曰：古者使民如借，故曰籍田。鄭玄曰：籍之言借。

也王一耕之使庶人耘芋終之盧植曰藉耕也春秋傳曰鄙人藉稻故知藉為耕也韋昭曰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杜預注曰鄙人藉稻以其君自出藉稻蓋復行之瓚曰藉稻藉也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漢舊儀曰春始東耕於藉田官祠先農先農即神農炎帝也祠以一太牢百官皆從大賜三輔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帛種百穀萬斛為立藉田倉置令丞穀皆以給祭天地宗廟群神之祀以為粢盛皇帝躬秉耒耜而耕古為甸師官賀循曰所種之穀黍稷種稑稑早也種晚也于寶周禮注曰種晚秔稻之屬稑陵穀黍稷之屬

是月令曰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如儀諸行出入皆鳴鍾皆作樂其有災眚有他故若請雨止雨皆不鳴鍾不作樂

春秋釋祠曰漢家郡守行大夫禮鼎俎籩豆工歌縣何休曰漢家法陳師置守相故行其樂也

仲春之月立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

月令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毛萇傳曰弗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鄭玄注云弗之言祓也禋祀上帝于郊禖以祓除無子之疾而得福也月令章句曰高尊也禖祀也吉事先見之象也蓋為人所以祈子孫之祀玄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為孚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玄鳥至日有事高禖而生契焉故詩曰天生玄鳥降而生商韣弓衣也祀以高禖之命飲之以禮帶以弓衣尚使得男也離騷曰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嘉王逸曰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鄭玄注禮記曰後王以為禖官嘉祥而立其祠盧植注云玄鳥至時陰陽中萬物生故於是以三牲請子於高禖之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禖以為古者有娀氏之官因以為神晉元康中高禖壇上石破詔問出何經典朝士莫知博士束晳答曰漢武帝晚得太子始為立高禖之祠高禖者人之先也故立石為主祀以太牢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群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

孝經援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輭輪供綏執事五更寵以度接禮交容謙恭順貌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奉几授三老也安車坐乘之車輭輪蒲裹輪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度法也度以寵異之也鄭玄注禮記曰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玄又一注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應劭漢官儀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安車輭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于屏三者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於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已也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完具臣昭按桓榮五更後除兄子二人拜四百石則祭非長子矣蔡邕曰五更長老之稱也

行大射之禮

袁山松書曰天子皮弁素積親射大侯

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

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

鄭玄注儀禮曰狗取擇人孟冬亦如之石渠論曰鄉射合樂而大射不同也韋玄成曰鄉人本無樂故於鄉射合樂以同其意諸侯故自有樂故不復合樂鄭玄注鄉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

于序以正齒位之禮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玄冠衣皮知服與禮異服虞應劭曰漢家郡縣饗射祭祀皆假十禮而行之樂縣笙磬籩俎皆如士制於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也盧植禮記注曰選三公老者為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為五更亦參五之也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王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月令章句曰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禮記曰天子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反升歌清廟孝養之詩也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譙周五經然否曰漢初或云三老荅天子拜遭王莽之亂法度殘缺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荅拜城門校尉

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荅拜是使天下荅子拜也詔從鈞議譙周論之曰禮凡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荅子拜上見異國君亦荅拜是皆不得視猶子也臣昭曰且據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即荅拜中興謬從鈞議後輩之深得其意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前書禮樂志曰顯宗因祀光武皇帝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矣德化未流洽者以其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是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丁孚漢儀曰皇后出乘鸞輅青羽蓋駕駟馬龍旂九斿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前鸞旂車皮軒闟戟雒陽令奉引亦千乘萬騎車府令設鹵簿駕公卿五營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從其官屬導從皇后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鉦黃鉞五將導桑于蠶宮手三盆于繭館畢還宮月令曰禁婦人無觀按谷永對稱四月壬子皇后蠶桑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祠先蠶禮以少牢漢舊儀曰春桑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蠶室養蠶千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羣臣妾從桑還獻於繭觀皆賜從桑者樂皇后自行凡蠶絲絮織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羣臣五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縫衣得以作中衣而已置蠶官令丞諸天下官皆詣蠶室亦婦人從事故蠶有東西織室作法晉后祠先蠶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為四出陛陛廣五尺在采桑壇之東南

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謂之禊也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絜也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析也祭邕曰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此杜篤祓禊賦曰巫咸之徒秉火祈福則巫祝也一說云後漢省郭虞者三月上巳產二女二日中並不育俗以爲大忌至此月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爲祈禳自絜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漢書八月祓霸水亦斷義也後之良史亦據爲正臣昭曰郭虞之說良爲虛誕假有庶民自內夭其二女何足驚彼風俗舞爲世忌乎杜篤乃稱王侯公主暨于富商用事伊雒帷幔玄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歎泣於雒禊也自魏不復用三日水宴者焉

禮儀志二　十

後漢志書第四

後漢志書第五　劉昭注補

禮儀中

立夏　請雨　拜皇太子　拜王公
桃印　黃郊　立秋　貙劉
案戶　祠星　立冬　冬至　臘
大儺　土牛　遣衛士　朝會

立夏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黃郊其禮祠特祭竈

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公羊傳曰大雩旱祭也何休注曰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善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興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春秋繁露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爲或怒爲何如也曰大旱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以賤陵貴者逆節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又仲舒奏江都王云求雨之方損陽益陰願大王無收廣陵女子爲人祝者一月租賜諸巫者諸巫母大小皆相聚於郭門爲小壇以脯酒祭女獨擇寬大便處移市市使無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令吏妻各往視其夫皆到即起雨注而已服虔注左傳曰大雩夏祭天名雩遠也遠爲百穀求膏雨也龍見而雩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一說大雩者祭於帝而祈雨

禮儀志中

也一說郊祀天祈農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也並爲儀求雨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以賽各如其牢禮也四月立夏旱乃求雨禱雨而已後旱復重禱而已訖立秋雖旱不得禱求雨也**閉諸陽衣皂**

興土龍山海經曰大荒東北隅有山名曰凶犂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曰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爲也董仲舒云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稷家人祠戶毋伐名木毋斬山林暴巫聚蛇八日於邑東門之外爲四通之壇方八尺植蒼繒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搏脯擇巫之潔清辯口利辭者以爲祝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搏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奉牲禱以甲乙日爲大青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爲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鄉其間相去八尺小僮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諸里社通之於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蝦蟇焉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三歲豭猪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民闔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里北門具老豭猪一置之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一豭猪聞彼鼓聲皆燒猪尾取死人骨埋之開山淵積薪而燔之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瀆之幸而得雨報以豚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爲席毋斷夏求雨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祠竈毋舉土功更大浚井暴釜於壇杵臼於術七日爲四通之壇於邑南之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玄酒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以丙丁日爲赤大龍一長七丈居中又爲小龍六各長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祭齋衣赤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豭猪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也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一徙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入市家人祠中霤毋舉土功聚巫市旁爲之結蓋爲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繒五其神后稷祭之以母䐁五玄酒具清酒搏脯令各爲祝齋三日衣黃衣皆如春祠以戊己日爲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四各長二丈五尺於中央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皆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之溝蝦蟇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秋暴巫尪至九日毋舉火事煎金器家人祠門爲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方九尺植白繒九其神太昊祭之桐木魚九玄酒具清酒搏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爲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爲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鄉其間相去九尺鰥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如前冬舞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毋壅水爲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繒六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衣玄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爲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又爲小龍五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池皆如春四時皆以庚子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大體丈夫欲藏而居女子欲和而樂應龍有翼法言曰象龍之致雨難矣哉龍乎龍乎新論曰劉歆致雨具作土龍吹律及諸方術無不備設譚問求雨所以爲土龍何也曰龍見者輒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緣其象類而爲之

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周禮曰望舞師而舞旱暵之事鄭玄曰望赤草衆羽爲之也旱暵注陽也用假色若欲其有時而去之

反

拘朱索社伐朱鼓漢舊儀曰成帝五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繩反縈社擊鼓攻之是後水旱常不和干寶曰朱絲縈社社太陰也朱火色也絲維屬天子伐鼓於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也伐鼓於朝退自攻也此聖人厭勝之法也禱賽以少牢如禮漢舊儀曰武帝元封曰到七月畢賽之秋冬春不求雨古今注曰武帝元封六年五月旱女及巫丈夫不入市也

拜皇太子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御坐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畢中常侍持皇太子璽綬東向授太子太子再拜三稽首謁者贊皇太子臣某中謁者稱制曰可三公升階上殿賀壽萬歲因大赦天下供賜禮畢罷

拜諸侯王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丁孚漢儀曰太常住盡下東向讀文與此異也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以某爲某丁孚漢儀有夏勤策文曰維元初六年五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勤爲司徒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位爲漢輔往率甘職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左右朕躬宣力四表保以皇家於戲實惟秉國之均旁祗厥緒時亮天工可不愼與勤而戒之讀策書畢謁者稱臣

某再拜尚書郎以璽印綬付侍御史侍御史前東面立授璽印綬王公再拜頓首三下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謝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謝皇帝爲公興皆冠謝起就位供賜禮畢罷臣昭曰漢立皇后國禮之大而志無其儀良未可了案蔡質所記立宋皇后儀今取以備闕云尚書令臣囂僕射臣鼎尚書臣旭臣秉臣滂臣漢臣請稽首言伏惟陛下履乾則坤動合陰陽羣臣大小咸以長秋宮未定遵舊依典章表仍闓堅時乃聽令月吉日以宋貴人爲皇后應期正位羣生兆庶莫不式舞易稱受茲介祉詩云千祿百福子孫千億萬方幸甚今吉日以定臣請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太常條列禮儀正處上羣臣妾無得上壽如故事臣囂臣鼎臣旭臣秉臣滂臣謨臣詡愚闇不達大義誠惶誠恐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制曰可之維建寧四年七月乙未制詔皇后之尊與帝齊體供奉天地祗承宗廟母臨天下故有莘興殷姜任母周二代之隆蓋有內德長秋宮闈中宮職位宋貴人秉淑媛之懿體山河之儀威容昭曜德冠後庭羣寮所咨人曰宜哉卜之蓍龜卦得承乾有司奏議宜稱紱組以臨兆民今使太尉纂使持節奉璽綬宗正祖爲副立貴人爲皇后其往踐爾位敬宗禮典肅愼中饋無替朕命永終天祿皇后初即位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璽綬天子臨軒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住蓋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策文畢皇后拜稱臣妾畢住位太尉襲授璽綬中常侍長樂太僕高鄉侯覽長跪受璽綬奏於殿前女史授婕妤婕妤長跪受以授昭儀昭儀受長跪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鼓黃

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皇后秩比國王即位威儀赤紱玉璽

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楙其禮以朱索連葷菜彌牟朴蠱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代以所尚為飾夏后氏金行作葦茭言氣交也風俗通曰傳曰萑葦有叢呂氏春秋曰湯得伊尹祓之於廟薰以萑葦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曰誰能出不由戶故用葦者欲人之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萑葦茭者交易陰陽代興者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以難止惡氣桃印本漢制所以輔卯金魏除之也日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冶皆絕止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云

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是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黃至立秋迎氣於黃郊

樂奏黃鍾之宮歌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養時訓也

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皂領緣中衣迎氣白郊禮畢皆衣絳至立冬

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月令曰天子乃厲飭執弓挾矢以獵月令章句曰親執弓以射禽所以教兆民載戰事也四時閑習以救犯享以伐有罪所以強兵保民安不忘危也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漢官名秩曰賜太尉將軍各六十匹執金吾諸校尉各三十匹武官倍於文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月令孟冬講武習射御角力盧植注曰角力如漢家乘之引關蹶張之屬也今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月令章句曰寄戎事之教於田獵武事不可空設必有以誠故寄教於田獵閑肄五兵天子諸侯無事而不田為不敬田不以禮為暴天物周禮司馬以旌致

民平列陣如戰之陣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士卒聽聲視旗隨而前却故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春教振旅以蒐田夏教茇舍以苗田秋教治兵以獮田冬教大閱以狩田春夏示行禮取禽供事而已秋者殺時田獵之正其禮盛獨斷曰總狩獸罷公卿以下陳雒陽亭前街上乘輿到公卿以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車為下唯此時施行魏書曰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曹公親耕藉田有司奏四時講武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也

立春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文官 漢官名秩曰賜司徒司空帛四十四九卿十五匹古今注曰建武八年立春賜公十五匹卿十四學案

貙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烹鮮時有司告乃逡巡射牲獲車畢有司告事畢 古今注曰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貙膢白幕皆霜風俗通稱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膢臘而祭水發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食曰貙膢

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王杖長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是月也祀老人星于國

都南郊老人廟季秋之月祠星于城南壇心星廟

立冬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皂迎氣於黑郊禮畢皆衣絳至冬至絕事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絕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絳至立春諸王時變服執事者先後其時皆一日日冬至夏至陰陽晷景長短之極微氣之所生也 白虎通曰至日所以休兵不興事閉關商旅不行何此日陰陽氣微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以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夏至陰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故大熱也冬至陽始起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 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黃鐘之律間竽或撞黃鐘之鐘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重十三兩或擊黃鐘之磬或鼓黃鐘之瑟 閑九尺二十五絃宮處于中左右為商徵角羽或擊黃

鍾之鼓先之三日太史謁之至日夏時四孟冬則四仲其氣至焉先氣至五刻太史令與八能之士郎坐于端門左塾太子具樂器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鍾爲端守宮設席于器南北面東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畧儀東北三刻中黃門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侍中尚書御史謁者皆陛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體靜居以聽之太史令前當軒溜北面跪舉手曰八能之士以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諾起立少退顧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正德立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閒音以竽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闋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闋皆音以竽樂叶圖徵曰夫聖人之作樂不可以自 也所以觀得失之效者也故聖人不取備於一人必從八能之士故撞鍾者當知鍾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吹竽者當知竽擊磬者當知磬鼓琴者當知琴故八士曰或調陰陽或調律曆或調五音故撞鍾者以知法度鼓琴者以知四海擊磬者以知民事鍾音調則君道得君道得則黃鍾蕤賓之律應君道不得則鍾音不調鍾音不調則黃鍾蕤賓之律不應鼓音調則臣道得臣道得則太蔟之律應管音調則律曆正律曆正則夷則之律應磬音調則民道得民道得則林鍾之律應竽音調則法度得法度得則無射之律應琴音調則四海合歲氣百川一合德鬼神之道行祭祀之道得如此則姑洗之律應五樂皆得則應鍾之律應天地以和氣至則和氣應和氣不至則天地和氣不應鍾音調下臣以法賀主鼓音調主以法賀臣磬音調主以德施於百姓琴音調主以德及四海八能之士常以日冬全成天文音夏至成地理作陰樂以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說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皂囊送西陛跪授尚書施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書授侍中常侍迎受報聞以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白禮畢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令八能士詣太官受賜陛者以次罷日夏至禮

亦如之 蔡邕獨斷曰冬至陽氣始動夏至陰氣始起麋鹿角解故寢兵鼓身欲寧志欲靜故不聽事迎送凡日獵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正月歲首亦如獵儀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鼓以動衆鍾以止衆故夜漏盡鼓鳴則起晝漏盡鍾鳴則息

季冬之月星廻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 高堂隆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生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秦靜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臘無正月必祖之祀漢氏以午祖以戌臘午南方故以祖名者歲之終物畢成故以戌臘而小數之學者因為之說非典文也

先臘一日大儺 鄭周禮注曰儺卻之也 謂之逐疫 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虎一居若水是為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庾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太陰恐為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曰所以逐衰而迎新

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鼗 漢舊儀曰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譙周論語注曰以葦矢射之薛綜曰侲之言善善童幼子也 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

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殆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 東京賦曰捎魑魅斮獝狂斬委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泠溺女魃於神潢殘夔䰠與罔象殪野仲而殲游光注曰魑魅山澤之神獝狂惡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魃皆旱鬼惡水故因溺於水中使不能為害夔䰠罔象木石之怪野仲游光兄弟八人恒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臣昭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也非所常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腫畢奪曰獝狂無頭鬼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儛嚾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 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曰煌火光逐驚走煌然火光如星馳赤疫疫鬼惡者也 侲子合三行從東序上西序下 門外騶騎傳炬出

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為三部逕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雒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復度還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儺人師訖設桃梗鬱儡葦茭畢執事陛者罷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儡主閱領衆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毆除畢因立桃梗於門戶上畫鬱儡持葦索以御凶鬼畫虎於門當食鬼也史記曰東至於蟠木風俗通曰黃帝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儡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蘇秦說孟嘗君曰偶人語桃梗今子東國

之桃木削子為人虎者陽物百獸之長能擊鷙性食魑魅者也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漢官名秩曰大將軍三公臘賜錢各三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丞郎各萬五千千石六百石各七千侍御史謁者議郎尚書令各五千郎官蘭臺令史三千中黃門羽林虎賁士二人共三千以為當祠門戶直各隨多少受也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會建丑丑為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

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周禮曰府史以下則有胥有徒鄭玄注曰此謂民給徭役若今衛士矣蔡邕曰見客平樂觀饗衛士瓌偉壯觀也每月朔歲首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獻帝

起居注曰其典布長執為建安八年始令執雉百官賀正月決疑要注曰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漢艱祖依其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已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為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不以賀投權庶羞不踰牲宴衣不踰祭服輕重之宜也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蔡邕獨斷曰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坐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為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古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覲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

西面位公納薦大官賜食酒西入東出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面立太官上食賜羣臣酒食貢事御史四人執法殿下虎賁羽林弧弓撮矢陛戟左右戎頭偪胫陪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住東西羽林虎賁將住東北五官將住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散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為比目魚跳躍就水作霧鄣日畢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炫燿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蹋局出身藏形於斗中鍾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羣臣以次拜微行出罷卑官在前尊官在後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壇激沼水於殿下畫屋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宮掖之好厠以青翡翠一柱三帶韜以赤緹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官於此自到偃師去宮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闕德陽其上鬱律與天連雒陽宮閣傳云德陽宮殿南北行七丈東西行三十七丈四尺

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蔡邕曰小羣臣朝見之儀覲不晦朔十月朔之故以問胡廣廣曰舊儀公卿以下每月常朝先帝以其頻故省唯六月十月朔朝後復以六月朔盛暑省之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郊樂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周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樂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食舉樂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王大食則命奏鐘鼓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辟雍饗射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記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社稷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者也禮記曰夫樂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之謂也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簫鐃歌軍樂也其傳曰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孝章皇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熹平四年正月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太子樂官習誦被聲與舊詩並行者皆當撰錄以成樂志

後漢書志卷第五

後漢書志第六

劉　昭　注補

禮儀下

大喪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

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閒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羣祀並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啓手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緜緹繒金縷玉柙如故事漢舊儀曰帝崩唅以珠纓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腰以下以玉為札長一尺二寸半為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請諸衣衿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柙藏之崩皆以斂飯唅珠玉如禮

禮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唅以玉諸侯飯以珠唅以珠卿大夫士飯以珠唅以貝冰如禮周禮凌人天子喪供夷槃冰鄭玄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也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應劭曰凡與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此下大喪符亦鐫新比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漢舊制發兵皆以銅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為大信見杜詩傳小斂如禮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表裏洞赤虡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璧偃月牙檜梓宮如故事大斂于兩楹之閒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門陛左右廂中黃門持兵陛殿上夜漏羣臣入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在後西面北上治禮引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

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臚
言具謁者以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
婦女以次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
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羣
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璋諸
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周禮題珪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曰駔外有捷盧也謂珪璋璧琮琥璜皆為開渠為眉瑑璧琮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鄭玄曰以斂尸者以大斂焉加之也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東園匠武士
下釘衽截去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鄭玄注曰衽小要太常
上太牢奠太官食監中黃門尚食次奠執
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
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請
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
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
御坐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

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黃門掌兵以
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羣臣
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
門宮門罷屯衛兵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
如禮兵官戎應劭曰不施輕車介士三公太
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千
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
會天下吏民發喪臨三日文帝遺詔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釋服
先葬二日皆旦晡臨既葬釋服無禁嫁
娶祠祀文帝遺詔天有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跣也佐史以
下布衣冠幘絰帶無過三寸臨庭中文帝遺詔殿中當臨者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武吏布幘大冠
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以葬大紅
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纖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
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
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郵奉奏諸侯

王遣大夫一人奉奏手巨請驛馬露布奏可以木爲重高九尺廣容八歷裹以葦席巾門喪帳皆以簟車皆去輔𨍏疏布惡輪走卒皆布褠幘大僕四輪輣爲賓車大練爲屋幕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緹帳以覆坊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漢舊儀略載前漢諸帝壽陵曰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閉劍戶戶設夜龍莫邪劍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爲西園后陵餘地爲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漢書音義曰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爲固也便房藏中便坐也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爲方城其中開四門四通足於六馬然後錯渾雜物扞漆繒綺金寶米穀及理車馬虎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候以後宮貴幸者皆守園陵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周禮曰方相氏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歐方良鄭玄曰方相放想也可畏

怖之貌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爲裏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旂之制長三刃十有二游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旐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爲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蘭臺法駕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啓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謚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謚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讀謚策藏金匱皇帝次

科藏于廟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太尉旋
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
哭十五舉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禮請
哭止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
先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系
參繆紼長三十丈大七寸爲輓六行行五
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
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皆赤幘不冠絳科

單衣持幢幡候司馬丞爲行首皆銜枚羽
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爲六列鐸司
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
羨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
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直九賓東北
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裏夾羨道東西向
如禮容車幄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南向
中黃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進

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
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
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
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
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
奉諡哀策晉時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之臺中外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束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也檢校果然是知策用此書也東園武
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謂爲明器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

鄭玄注既夕曰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爲上筲八盛容三升鄭玄注既夕曰筲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
黍一稷一麥一粱一稻一麻一菽
一小豆一甕三容三升醯一醢一屑一鄭玄注既夕曰屑薑桂之屑
黍飴載以木桁覆以疏布甒二
容三升醴一酒一載以木桁覆以功布瓦
鐙一彤矢四軒輖中亦短衛彤矢四骨短
衛既夕曰翭矢一乘骨鏃短衛鄭玄曰翭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生時翭矢金鏃凡爲矢五分笴長而羽其一通俗文曰細毛翭也彤弓一卮八牟

八（鄭玄注旣夕曰牟盛湯漿）豆八籩八形方酒壺八槃匜一具（鄭玄注旣夕曰槃匜盥器也）杖几各一蓋一鍾十六無虡鎛四無虡（爾雅曰大鍾謂之鏞郭璞注曰書曰笙鏞以閒亦名鎛）磬十六無虡（禮記曰有鍾磬而無簨虡鄭玄曰不縣之也）塤一簫四笙一篪一柷一敔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禮記曰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干戈各一笭一甲一胄一（旣夕謂之役器鄭玄曰六矢服）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鄭玄注禮記曰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芻靈神之類）瓦竈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瓠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十瓦酒樽二容五斗瓠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袤

各三寸緹裏赤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充幅皇帝進跪臨羨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從就位（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宮還至羨道中違上欲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廟也陛下奈何冒危險不以義割哀上即還）容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並騶騎皆從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握尊登尚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几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以下皆去麤服服大紅還宮反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諡虞禮畢祔於廟如禮（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綿絮以鄣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牖中主居其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牖中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埳中望內外不出室堂之上坐爲五時衣冠履几杖竹籠爲甬人無頭坐起如生時皇

右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左右旁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東園秘器作梓棺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先大駕日游冠衣于諸宮諸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醳大紅服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醳小紅服纖醳纖服留黃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黃冠百官衣皁每變服從哭諸陵會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祿勳備三爵如禮

古今注具載帝陵丈尺頃畝今附之後焉　光武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馬門寢殿鐘虡皆在周垣內隄封田十二頃五十七畝八十五步帝王世記曰在臨平亭之南西望平陰東南去雒陽十五里　明帝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七十四頃五畝帝王世記曰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二十五頃五十五畝帝王世記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九里　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三十一頃二十畝二百步帝王世記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四十一里　殤帝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出司馬門寢殿鐘

虡在行馬中內寢殿園吏寺舍在殿北隄封田十三頃十九畝二百五十步帝王世記曰高五丈四尺去雒陽四十八里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虡在行馬內寢殿園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一十四頃五十六畝帝王世記曰高十一丈在雒陽十五里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虡在司馬門內寢殿園省寺吏舍在殿東隄封田十八頃十九畝二十步帝王世記曰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冲帝懷陵山方百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爲寢殿行馬四出門園寺吏舍在殿東隄封田五頃八十畝帝王世記曰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質帝靜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爲行馬四出門寢殿鐘虡在行馬中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十二頃五十四畝因寢爲廟帝王世記曰在雒陽東去雒陽三十二里　桓帝宣陵帝王世記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　靈帝文陵帝王世記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二十里　獻帝禪陵帝王世記曰不起墳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後堂方一丈五尺角廣六尺在河內山陽之濁城西北去濁城直行十一里斜行七十里去懷陵百一十里去山陽五十里南去雒陽三百一十里　蔡質漢儀曰十二陵今見在河南尹無敢也　魏文帝終制略曰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釋之之言察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聖賢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若燒取玉柙金鏤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蓋爲我戒不亦明乎臣昭按董卓傳卓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別傳曰發成帝陵解金縷探含璣焉呂氏

春秋略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者不以物害生知死者不以物害死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孝子之重其親者若親之愛其子不棄於溝壑故有葬送之義葬者藏也以生人心為之慮則莫如無動無動莫如無利葬淺則狐貍掘之深則及水泉故必高陵之上以避二害然而忘姦邪盜賊之變豈不惑哉民之於利也犯白刃涉危難以求之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之今無此危無此醜而為利甚厚固難禁也國彌大家彌富其葬彌厚珠玉金銅不可勝計姦人聞之轉以相告雖有嚴刑重罪不能止也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彌疏則守之彌怠藏器如故而守之有怠其勢固必掘矣世至為丘隴其高若山陵樹之若林數設闕庭都邑以此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者則感矣大凡死者其視萬世猶一瞚也人之壽久者不過百中者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慮其情固不相當矣必以無窮為慮然後為可今有銘其墓曰此中有金寶甚厚下可掘也必為世笑矣而為之闕塞以自表此何異哉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以耳目之所聞見則齊荊燕嘗亡矣宋中山亦亡矣趙韓魏皆失其故國矣自此以上亡國不可勝數故其大墓無不抇也而皆皆爭為之豈不悲哉今夫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鄉邑之所遺而憚耕稼之勞者也仍不事耕農而好鮮衣侈食智巧窮匱則合黨連眾而謀名立大墓上曾不能禁也此有葬自表之禍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舜葬紀市不變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非愛其費以為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惡死者之辱以為儉則不發不發則不辱故必以儉而合乎山原也宋未亡而東冢掘齊未亡而莊公冢掘國存而乃若此又況滅名之後乎此愛而厚葬之故也欲愛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忠臣孝子亦不可以厚葬矣昔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止之為無窮慮也

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謚于祖廟如儀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丁孚漢儀曰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晏駕詔曰柩將發於殿群臣百官陪位黃帝鼓吹三通鳴鐘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宮省太后魂車鸞路青羽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皇車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導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後和熹鄧后葬案以為儀自此皆降損於前事也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道出中常侍授杖升車歸宮已下反虞立主如禮諸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以篋笥藏宮殿後閣室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皆令贈印璽王柙銀縷大貴人長公主銅縷諸侯王貴人公主公將軍特進皆賜器官中二十四物使者治喪穿作柏椁百官會送如故

事諸侯王公主貴人皆樟棺洞朱雲氣畫公特進樟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丁孚漢儀曰孝靈帝葬馬貴人贈步搖赤紱葬青羽蓋駟馬柩下殿女侍史二百人著素衣挽歌引木下就車黃門宦者引出宮門朝臣中二千石將軍使者弔祭郡國二千石六百石以至黃綬皆賜常車驛牛贈祭宜自佐史以上達大斂皆以朝服君臨弔若遣使者主人免絰去杖望馬首如禮免絰去杖不敢以戚凶服當尊者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於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而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illegible]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世而令聞不忘也晉起居注曰太尉賈充薨皇太子妃之父又太保也有司奏依漢元明二帝親臨師保故事皇太子素服為發哀又臨其喪自王主貴人以下至佐史送車騎導從吏卒各如其官府載飾以蓋龍首魚尾華布牆纁上周交絡前後雲氣畫帷裳中二千石以上有輜左龍右虎朱鳥玄武公侯以上加倚鹿伏熊千石以下縵布蓋牆魚龍首尾而已二百石黃綬以下至于處士皆以簟席為牆蓋其正妃夫人妻皆如之諸侯王傅相中尉內史典喪事大鴻臚奏謚天子使者贈璧帛載日命謚如禮下陵羣臣醳麤服如儀主人如禮

贊曰大禮雖簡鴻儀則容天尊地卑君莊臣恭質文通變哀敬交從元序斯立家邦廼隆

後漢書志第六

後漢志書第七　劉昭注補

祭祀上　光武即位告天　郊　封禪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豺獺知祭祀而況人乎故人知之至於念想猶豺獺之自然也顧古質略而後文飾耳自古以來王公所為群祀至於王莽漢書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興以來所修用者以為祭祀志 謝沈書曰蔡邕引中興以來所脩者為祭祀志即邕之意也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為壇營於鄗之陽 春秋保乾圖曰建天子於鄗之陽名曰行臺 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群神皆從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 黃圖載元始儀最悉曰元始四年宰衡莽奏曰帝王之義莫大承天乎天之序莫重於郊祀祭天於南就陽位祀地於北主陰義圓丘象天方澤則地圓方因體南北從位燔燎升氣瘞埋就類牲欲繭栗味尚清玄器成匏陶貴誠因質天地神所統故類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山川班於群臣皇天后土隨王所在而事祐焉甘泉太陽河東少陽咸失厥位不合禮制聖王之制必上當天心下合地意中考人事故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回而求福路不通在易泰卦乾坤合體天地交通萬物聚出其律

大荻天子親郊天地先祖配天先妣配地陰陽之別以日冬至祀天夏至祀后土君不省方而使有司六宗日月星山川海星則有北辰川則河川岱宗三光衆明山阜百川衆流浮汙畢澤以類相屬各數敘望相序於是定郊祀祀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河東祀上帝壇圓八觚徑五丈高九尺茅營去壇十步竹宮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神靈壇各於其方面三丈去茅營二十步廣坐十五步合祀神靈以璧瑞用辟神道以通廣各三十步竹宮內道廣三丈有闕各九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壇亦如之為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營六甘泉北辰于南門之外日月海東門之外河北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為周道前望之外廣九步列望遂乃近前望道外徑六十二步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為周道列壇之外徑九步卿望亞列望外徑四十步壇廣二丈高二尺為周道卿望之外徑九步大夫望亞卿望道外徑二十步賓賓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夫望道外徑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為周道士望之外徑九步庶望亞上望道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為周道庶望之外徑九步九天宗上帝宮壇營徑三里周九里營三重通八方右土壇方五丈六尺茅營去壇十步外土營方二百步限之其五零壇七茅營如上帝五神去營步數神道四通廣各十步宮內道廣各二丈有闕為周道右土宮外徑九步營岱宗西門之外河北門之外海東門之外徑各六十步壇方二丈高二尺為周道前望之外徑六步列望亞前望道外三十六步壇廣丈五尺高一尺五寸為周道列望之外徑六步卿望亞列望道外徑三十五步壇廣丈高一尺為周道卿望之外徑六步大夫望亞卿望道之外徑廿九步壇廣八尺高八寸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廿二步壇廣六尺高六寸為周道士望之外徑六步九地宗右上宮壇營方二里周八里營再重道四通常以

歲之孟春正月上辛上丁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徧于羣神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差在東共牢而食太祖高皇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于南郊高皇帝配而望羣陽夏至使有司奉祭地祇于北郊高皇后配而望羣陰天地用牲二燔燎瘞埋用牲一先祖先妣用牲一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及樂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睠顧降命屬秀黎元爲民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簒弒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衆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心下爲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爲壝重營皆紫以像紫宮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醊合四百六十四醊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醊合三百六十醊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營即壝也封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至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杜林

上疏以爲漢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舊制以高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從之語在林傳東觀書載杜林上疏悉於本傳曰臣聞營河雒以爲民刻肌膚以爲用封疆畫界以建諸侯井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以去土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民人二而取一政卑易行禮簡易從無有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於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郊祀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群臣僉薦鯀考績不成九載乃殛宗廟至重眾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

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漢舊儀曰祭天紫壇幄帷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向紺帷帳紺席鉤命決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天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漢舊儀曰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按禮記曰天地之牛角繭栗而此云五歲本志用犢是也日月星斗共用牛一頭四

營羣神共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乃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陛郭醊既送神燎俎實於壇南巳地周禮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名物鄭玄曰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句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埽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廚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有以虛危則祭天圜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建武三十年二月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服虔注漢書曰封者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云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冀近神靈也項威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祭土爲封謂負土於泰山爲壇而祭也禮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盧植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也東觀書載太尉趙憙上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陛下聖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救萬姓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成治定羣司禮官咸以爲宜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讓宜登封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望秩羣神以承天心也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

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録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堮勒石凡千八百餘處許慎說文序曰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三月上幸魯漢祀令曰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升鹽一升涉渭灞涇雒佗名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佗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珪璧不滿百里者不沈過泰山告太守以上過故承詔祭山及梁父時虎賁中郎將梁松等議記曰齊將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焉宜無即事之漸不祭配林盧植注曰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巡狩所考五嶽之宗故有事將祀之先即其漸天子則否矣泰山廟在博縣風俗通曰博縣十月祀岱宗名曰合凍十二月涸凍正月解凍太守凍齋親自執事作脯廣一尺長五寸既祀訖取泰山君夫人坐前脯三十朐太守拜章縣次驛馬傳送雒陽

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姦僞不萌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東觀書曰羣臣奏言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輒拒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業河雒讖書赤漢九世當巡封泰山凡三十六事傳奏左帷陛下遂以仲月令辰遵岱嶽之正禮奉圖雒之明文以和靈瑞以爲兆民上曰至泰山乃復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圖讖蓋如此初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扶方者言黃帝由封禪而後僊於是欲封禪封禪不常時人莫知元封元年上以方士言作封禪器以示羣儒多言不合於古於是罷諸儒不用三月上東上泰山郭璞注山海經曰泰山從山下至頭四十八里二百步乃上石立之泰山顛風俗通曰石高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遂東巡海上求僊人無所見而還四月封泰山風俗通曰封廣丈二尺高九尺下有玉牒書也恐所施用非是乃秘其事語

在漢書郊祀志東觀書曰上至泰山有司復奏河雒圖記表章亦漢九世尤著明者前後九三十六事與牌上充等議以為殷統未絕黎庶繼命高宗久勞猶為中興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據三代郊天因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民莫非其臣尺土靡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奮振於匹夫除殘去賊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內治平夷狄慕義功德盛於高宗宣王宜封禪為百姓祈福請親定刻石紀號文太常奏儀制詔曰許昔小白欲封夷吾難之季氏欲旅仲尼非焉蓋齊諸侯季氏大夫皆無事於泰山今予末小子巡祭封禪德薄而任重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於得承鴻業帝堯善及子孫之餘賞蓋應圖錄當得是當懼於過差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為議者所誘進後世知吾罪深矣

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議

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為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長一丈厚

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丙地去壇三丈以上以刻書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欲及二月若虞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范寗曰巡狩若巡行諸侯所守二月直卯故以東巡狩也祭山曰燔柴積柴加牲於其上而燔之也松

上疏爭之以為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為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及魯趣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時以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玉者遂書書秘刻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

應劭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曰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魯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十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褒成侯東方諸侯雒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圜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為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三尺厚一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睹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峰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窱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先或為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齎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為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脅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窔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胷捏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脣焦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腳不隨早食上晡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鐘又方柄有孔莫能識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此壇圜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藉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為先上跪拜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脅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蹊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

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

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風俗通曰岱山者胎也宗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之交觸石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惟泰山乎故為五岳之長耳望秩於山川孔安國書注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安國又曰徧以尊卑祭之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卿大夫伯子男班于羣臣孔安國曰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矣遂覲東后從臣太尉憙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

七之際火爲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蓋偽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劉予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予誰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孝經鉤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青河雒命后經讖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隳壞社稷

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楊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犬吠之聲皇天睠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孔安國書注曰同音律也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修五禮（孔安國曰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范甯曰吉凶賓軍嘉也）五玉（范甯曰五等諸侯之瑞圭璧也）三帛（孔安國曰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范甯曰玄纁黃三孤所執）二牲（范甯曰羔鴈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雉也士所執）贄（范甯曰贄謂上所執之以爲贄者也）吏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唯慎河圖雒書正文是

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爲兆民永茲一宇垂于後昆百僚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爲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晳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封禪儀曰車駕十九日之山虞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此日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官並見之二十一日夕牲時白氣廣一丈東南極望致豐厚時天清和無雲瑞命篇嶽之瑞以日爲應也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臣皆從用樂如南郊封禪儀曰晨祭也日高二丈所燔燎煙煙正北也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封禪儀曰百官各以次上郡諸侯車二百爲賓臣諸公王侯卿大夫百官皆步上少用輦輦者乎賓周禮注曰對擧曰輦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

謁者以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山如親耕貙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御輦升山封禪儀曰國家御首輦一人輓升山至中觀休須臾復上日中後到山上更衣封禪儀曰須臾羣臣畢就位早晡時即位于壇北面羣臣以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封禪儀曰國家壇上北面虎賁陛戟壇下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封禪儀曰騶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封禪儀曰以金爲繩以石三檢東方西方各三檢中石泥以壇土色赤白黑各依其方色事畢皇帝再拜羣臣稱萬歲封禪儀曰稱萬歲音動山谷有氣屬天遙望不見山巔山巔人在氣中不知也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封禪儀曰封畢有頃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數百人維持行相逮推百官連延二十餘里道多迫小深谿高岸數百丈步從觸富邪上起近炬火小上亦驛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讙但讙石見相應和者腸不能已口不能默夜半後百官明旦乃訖其中老者氣劣不能正卧顛頓石下明日早太醫令復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欲休則後人所蹈道峻危險恐不能度國家不勞百官已下露臥水飲無一人蹉跌無一人疾病豈非天耶泰山卒多暴雨如今日

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温和，明日上壽，賜百官，酺事畢，二發，莫宿奉高，三十里。明日發，至梁甫，九十里，夕牲。

十五日甲午，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服虔曰：禪，闡也。上地，再成，威曰除地為墠，後改墠曰禪，神之矣。封禪，續曰功劾，如彼天應如此。羣臣上壽，國家不聽。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復博、奉高、嬴，勿出元年租、芻稾。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廟。尚書虞典曰：歸格于藝祖，用特。太尉奉匱以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袁宏曰：夫天地者，萬物之官府；山川者，雲雨之丘墟。萬物生遂，則官府之功大；雲雨施潤，則丘墟之德厚。故化洽天下，則功配於天地；澤流一國，則德合於山川。是以王者經略，必以天地為本；諸侯述職，必以山川為主。體而象之，取其陶育；禮而告之，歸其宗本。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夫巡狩觀化之常事，祈農撫民之定業，猶絜誠殷薦以告昊天，況創制改物，人神易聽者乎！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輒議斯事；功不弘濟，不得髣髴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故自黃帝堯舜至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體之君，時有功德，此出承衰之業，增修其前，故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貴一，其用不煩；天地簡易，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白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

後漢書志第七

後漢書志第八　劉昭注補

祭祀中

北郊　明堂　辟雍　靈臺　迎氣　增祀　六宗　老子

是年初營北郊明堂，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鄭玄曰：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也。孝經援神契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晏子春秋曰：明王之制，下之溫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斲，示民知節也。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儉節也。前志：武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明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以拜禮上帝。於是作明堂汶上，如帶圖。新論曰：天稱明，故命曰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東京賦曰：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曰：八達謂室有八窗也。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也。王隆漢官篇曰：是古清廟茅屋。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辟雍、白虎通曰：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為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故謂辟雍也。王制曰：天子辟雍，諸侯泮宮。外圓者，欲使觀者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靈臺未用事。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揆星度之驗，徵六氣之端，應神明之變化，覩因氣之所驗，為萬物獲福於無方之原，招太極之清泉，以興稼穡之根。食原實知禮節，衣食

足知榮辱。天子得靈臺之事，五則三光明，制可行，不失其常，水泉川流，無滯寒暴暑之災，陸澤山陵，禾盡豐穰。故東京賦曰：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薛綜注曰：於之班教曰明堂，大合樂射饗者辟雍，司曆紀候節氣者曰靈臺。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萬象翼之。教之所由生，受作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辟，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以周清廟論曰，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齊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

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太初篇曰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門子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闇出北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四學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位焉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聖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爲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

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圜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

遷呂太后于園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當配地郊高廟語在光武紀 袁宏紀曰夫越人而臧否者非憎於彼也親戚而加譽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殊故公私之心異也聖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開公私之塗則隱諱之義著而親疏之道明矣先乎之人以爲尤君之體猶今君之體推近以知遠則先後之義均也而況彰其大惡以爲貶黜者乎

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爲方壇四陛 [illegible][illegible]記云城北六里袁山松書曰行夏之時殺祭之日犢牲尚黑耳 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如元始中故事中嶽在未四嶽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

內四陛醊及中外營門封神如南郊地祇
高后用犢各一頭五嶽共牛一頭海四瀆
共牛一頭羣神共二頭奏樂亦如南郊既
送神瘞俎實于壇北明帝即位永平二年
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孝經
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鄭玄曰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五帝
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
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
各一犢奏樂如南郊卒事遂升靈臺以望
雲物杜預注傳曰雲物氣色災變也素察妖祥逆為之備迎時氣五郊之
兆自永平中以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
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
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
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芒月令章句曰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
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
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縑各有差立

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月令章句曰南郊七里因火數也
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
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祭黃
帝后土月令章句曰去邑五里因土數也車旗服飾皆黃歌
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魏氏繆襲議曰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圓丘兼以育命祀方澤立秋之日迎秋
于西郊祭白帝蓐收月令章句曰西郊九里因金數也車旗
服飾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謁
者以一特牲先祭先虞于壇有事天子入
囿射牲以祭宗廟名曰貙劉語在禮儀志
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月令章句曰北郊六里因水數也
車旗服飾皆黑歌玄冥八佾舞
育命之舞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佾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
之樂又順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
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等青稅八乘旗旄
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
迎春之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南堂
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七等赤稅七乘旗旄尚赤田
車載戟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鞉此迎夏之

樂也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旗旄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尚黑田車載甲鐵鍪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修群祀宜享祀者東觀書詔曰經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祭法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以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又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孝文十二年令曰比年五穀不登欲有以增諸神之祀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尚未盡秩其議增修群祀宜享祀者以祈豐年以致嘉福以蕃兆民詩不云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有年報功不私幸望豈嫌同辭其義一焉 二月上東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陽靈臺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柴祭天地群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祀癸酉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

宗於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覲東后饗賜王侯群臣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漢晉春秋曰闕里若仲尼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帝升廟西面群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東觀書曰祠禮畢命儒者論難 四月還京都庚申告至祠高廟世祖各一特牛又爲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和帝無所增改

安帝即位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爲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也月令孟冬祈于天宗盧植注曰天宗六宗之神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弘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

璩龐耜等二十四人議不可當祭上從部 由是遂
祭六宗六宗之義自伏生及乎後代各有不同今並抄
集以證其論云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
川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
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之謂也歐陽和
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
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
禋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
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
星也雩禜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叢曰宰我
問六宗於夫子夫子荅如安國之說臣昭以此解若果是
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文秉按劉歆曰六宗謂水火
雷風山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
河宗也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五
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
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駁
之曰臣以爲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
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伏與歆逵失其義也六合
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
非義也并五緯以爲一分文昌以爲二箕畢既屬於辰
風師雨師復特爲位玄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
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於下取其中以爲六宗四時寒
暑日月衆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
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
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禜者
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
也雪霜之災非夫禜之所攘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
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
帝即禮天也望于山川禜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
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
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
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祭水

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
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據此六宗之
文明六宗所禋即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即虞書之
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以
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
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
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
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
廢有禮備修而不瀆矣理爲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
曰禋于六宗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禮及禮
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巡狩四方
覲諸侯歸格于祖禰用特堯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
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叶時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爾乃歸格于藝祖
用特臣以尚書與禮王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禋于六
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
若如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没乎祖之禮考
之禮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禋祖禰而
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
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
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
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
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
本事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
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
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凡此
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
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羣神故禮祭法曰七代
之所更變者禘郊宗祖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璿璣考
七政審已天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
人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
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

地自擧神之禮巡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說而以休旱風雨先五嶽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太尉掾博士吳商以爲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九八而日月并從郊故其餘爲六宗也以書禋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爲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爲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爲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疑者范寗注虞書曰考觀衆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宗六宗衆議未知孰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按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衆釋互起竟無全通亦難偏折歷辨碩儒終未能正東成見宗是多附爲盡各廟志宣尼所許顯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爲祭祀之敬莫大天地虞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虞書以禋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爲六又不通禋更成疑昧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是地數之中舉中是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爲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禋也者理祭之也貴遵理之異稱非周禮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亦即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爲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祭義此爲非疑以爲可了豈六置宗更爲傍祭乎風俗通曰周禮以爲槱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上六星也槱者積薪燔柴也今民猶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署篋

中居者別作小居齊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祠以睹率以春秋之月

延光三年上東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三年故事順帝即位修奉常祀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僊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文罽爲壇飾淳金釦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

後漢書志第八

後漢書志第九　劉昭注補

祭祀下　宗廟　社稷　靈星　先農　迎春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雒陽漢舊儀曰故孝武廟古今注曰於雒陽校官立之四時祫祀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爲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禮之設施不授之與自得之異意當除今親廟四孝宣皇帝以孫後祖爲父立廟於奉明曰皇考廟獨羣臣侍祠願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博士議郎大司徒涉等議宜奉所代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廟代今親廟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宜爲南頓君立皇考廟祭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舂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古今注曰建武十八年七月使中郎將耿遵始皇祖廟舊廬稱田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如淳曰宗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不[illegible]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爲侍祠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二

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施行幾年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五年始行禘禮父爲昭南嚮子爲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決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始祖特於北其後以次夾始祖而南昭在西穆在東相對禘之爲言諦諦諟昭穆尊卑之義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祫以冬十月五穀成熟故骨肉合飲食祖宗廟未定且合祭今宜以時定語在純傳上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爲常後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爲昭景宣帝爲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漢舊儀曰宗廟三年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諸隳廟神皆合食設

左右坐高祖南面幄繡帳望堂上西北隅帳中坐長一丈廣六尺繡絪厚一尺著之以絮四百斤曲几黃金釦器高后右坐亦幄帳卻六寸白銀釦器每牢中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后俎餘委肉積於前數千斤名曰堆俎子爲昭孫爲穆昭西面曲屏風穆東面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右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法太常導皇帝入北門羣臣陪者皆舉手班辟抑首伏大鴻臚大行令九儐傳曰起復位皇帝上堂盥侍中以巾奉觶酒從帝進拜謁贊饗曰嗣曾孫皇帝敬再拜前上酒卻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爲昭孫爲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卻西面坐坐如乘輿坐贊饗奉高祖賜壽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辨賜皇帝如祠其夜半入行禮平明上九卮畢羣臣皆拜因賜胙皇帝出即更衣中詔罷當從者奉承丁孚漢儀有祠帝祠恭懷皇后祝文曰孝曾孫皇帝志使有司臣太常撫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墮其身一不寧敢用絜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薌萁嘉薦普淖咸鹺豐本明粢醷用薦酎事于恭懷皇后尚饗嘏辭屬皇帝福恭懷皇后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孝曾孫皇帝使爾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介爾景福保守爾民勿替引之太常再拜太牢左辨以致皇帝

光武皇帝崩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爲起廟尊號曰世祖廟蔡邕表志曰孝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後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自執事之吏下至學士莫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事建武乙未元和丙寅詔書下宗廟儀及齋令宜入郊祀志永爲典式東觀書曰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爲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爲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

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
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
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
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
成，修建三雍，肅穆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
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
大武之舞。元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為之文典，文
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其武功。琁機鈐曰：
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各與虞韶、禹夏、湯濩、周武無異，不
宜以名舞。叶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
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
御者，一章十四句。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眞、修之舞，節
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為舞，曲副八佾之數。十月烝
祭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
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乂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
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

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
書曰：驃騎將軍議可。進武德之舞如故。

以元帝於
光武為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為常。明
帝臨終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
廟更衣。孝章皇帝不敢違，以更衣有小別，
上尊號曰顯宗，廟間祠於更衣，四時合祭
於世祖廟。語在章紀。東觀書曰：章帝初即位，賜東平憲王蒼書曰：朕夙夜
伏思念先帝躬履九德，對於八政勞謙克己終始之度，
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今迫遺詔，誠不起寢廟，臣子悲結，
僉以為雖於更衣，猶宜有所宗之號，以克配功德。宗廟
至重，朕幼無知，寤寐憂懼。先帝每有著述典義之事，未

嘗不延問王以定厥中，願王悉明處，乃敢安之。公卿議
駮，今皆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顛，宜勿隱，思有所太公
無困哉。承尉憙等奏：禮，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
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於世祖廟，如孝文皇
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蒼上言：昔者孝
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
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
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
舞樂者，不當與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樂，
當進武德之舞。臣愚戇鄙陋，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
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奮至謙之意，猥歸美於載列之
臣，故不敢隱蔽愚情，披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
向仰四門賓于之議。伏惟陛下以至德當成康之隆，天
下乂安，刑措之時也，百姓盛歌元首之德，股肱貞良，庶
事寧康，臣欽仰聖化，嘉羨盛德，危顛之備，非所宜稱。上
復報曰：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詔。祫

食世祖廟，樂皆如王議。以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榱桷
帷帳几筵，耿耿小子，哀懼戰慄，無所奉承，愛而勞之，所
望於王也。謝沈書曰：上以公卿所奏明德皇后在世祖
廟坐位駁議示蒼，蒼上言：文、武、宣、元祖祫食高廟，皆以昭
先帝所制典法，設張大雅，曰昭哉來御，慎其祖武；又曰：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德皇后宜配孝明皇帝於世祖
廟，同席而供饌。

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廟如先帝故事。
和帝即位，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
尊，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
但為陵寢之號。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

貴人曰恭懷皇后陵以竇后配食章帝恭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和帝崩上尊號曰穆宗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以尚嬰孫故不列于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以其陵號稱恭宗順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順帝崩上尊號曰敬宗東觀書曰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弘秉聖哲龍興統業稽乾則古欽奉鴻烈寬裕晏晏宣恩以極躬自菲薄以崇玄默遺詔貽約顧念萬國衣無制新玩好不飾塋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勑慎終有始有卒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目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獻奉藏主祫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盛布奏可

沖質帝皆小崩梁太后攝政以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祠廟訖三公分祭之桓帝以河間孝王孫蠡吾侯即位亦追尊祖考王國奉祀語在章和八王傳靈帝崩上尊號曰威宗無嗣靈帝以河間孝王曾孫解犢侯即位亦追尊祖考語在章和八王傳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決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祐函中有笥以盛主親盡則廟毀毀廟之主藏于始祖之廟一世為祧祧猶四時祭之二世為壇三世為墠四世為鬼祫乃祭之有禱亦祭之祫於始祖之廟禱則迎主出陳於壇墠而祭之事訖還藏故室迎送皆蹕禮也靈帝崩獻帝即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袁崧書載邕議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出輒立一廟不止於

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廟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等猶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皆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illegible]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今聖朝尊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禮議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號皆省去五年而再殷祫 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四時所

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　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弈弈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

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蔡邕表志曰宗廟迭毀議奏國家體班固錄漢書乃置韋賢傳末臣以問胡廣廣以為實宜在郊祀志去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寘其中既合孝明旨又使祀事以類相從臣昭曰國史明乎得失省也至如孝武皇帝淫祀妄祭舉天下而從焉疲耗蒼生豈致國富後王深戒來世宜懲志之所取於焉新祀不先宗廟誠如蔡論悉去仙道末或易闕也

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馬融周禮注曰社稷在右宗廟在左或曰王者五社太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八里惟柏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禮記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王肅注曰五行之主也食吐生百穀者也焉昭曰列為五官直一行之名耳自不專主陰氣陰氣此可以為之生曰五行之生也若社則為五行之主何後言社稷五祀子王自列為五祀社亦自復有祀不得同也昭又曰十地同也焉得有二書曰禹敷土又曰句龍能平九土九土九州之土地官是五行土官之名耳方壇白虎通曰春秋文義天子社廣五丈諸侯乎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為封社明上謹敬絜淨也祭社有樂也禮記曰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獨斷曰天子太社封諸侯

者取其土苞以白茅授之以立社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興唯皇子封爲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爲節不受茅土不立社也無屋不牆門而已禮記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盧植曰謂無屋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禮記曰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盧植曰諸王祭以土地爲本也中霤其神后土即句龍也既祀於社又祀中霤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一年二月乙酉徙立社稷上東門內漢舊儀曰使者監祠南向立不拜也孝經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穀之長也月令章句曰稷秋夏乃熟歷四時備陰陽穀之貴者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疏自夏以上祀以爲稷至殷以柱久遠而堯時棄爲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祀棄爲稷案前志立官社以夏禹配王莽奏立官社后稷配也大司農鄭玄說古者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故句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故封土立社示有主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

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又多故稷爲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也祭社稷以三牲重功也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王者諸侯所以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也故禮三正記曰王者二社爲天下立社曰太社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太社爲天下報功王社爲京師報功也孔鼂去周祀一社一稷虞及魏初亦一社一稷至景初中既立帝社一社二社到于今是祀而後諸儒論之其文衆矣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家唯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古者師行乎有載社主不載稷也自漢諸儒論句龍即是社主或主是配其議甚衆後荀彧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爲不然而難之或令統答焉統答義曰前見逮及敢不敬對退熟惟省郊社之祭國之大事誠非學淺思薄者所宜興論重復亦以鄧君難事有先漸議則既行可謂辭而不可得因而不可已者也屯有經綸之義睽有異同之辭歸于建國立家通志齊類也意則欲廣其微以宗實攜其論以求真先難而後易出異而歸同乎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爲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答曰今記之言社輒與郊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禮運曰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向不道配食者也主以爲句龍無乃失歟難曰信而此所言土尊故以爲首在於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敘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如此至下

何以獨不可而云社非句龍當爲地哉荅曰此形成著體數曰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懷使從人鬼之例邪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摘出社稷以爲但句龍有烈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案祀言社土而云何得之爲句龍則傳雖言祀句龍爲社亦何嫌反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爲配食者若復可復謂之不祭天乎備讀傳者則真土獨據記者則疑句龍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爲善也難曰再特于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於齋車又當言用命賞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社稷之義若九勳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所受立不可棄捐苟免而云當死之也易句龍爲

貝社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記附食宜明其餟祀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荅曰郊特牲若天至尊無物以稱事誠而社稷太牢若土於天爲卑緣以事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并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於天地可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若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句龍載冒其名耦文於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國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爲守祀居則事之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爲當平於社不言用命賞于天乎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若也而盛一官之臣以爲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禘郊之次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侔班同比之司徒於數居二纘復令王若不同禮儀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過當若五卿之與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爲禮之經禮記爲禮之傳案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矣鈞之所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取句龍爲上配比其輕重何謂爲過經有條例記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稱是鈞按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非孟軻曰予豈好辯哉乃不得已也鄭司農之正此之謂也

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禮簡於社稷云（五祀門戶井竈中霤也韋昭曰古者穴居故名室中爲中霤也）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三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爲

天田官主穀（張晏曰農祥晨見而祭也）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爲水辰爲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漢舊儀曰古時歲再祠靈星春秋之太牢禮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服虔應劭曰十六人即古之二羽也）舞者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古今注曰元和三年初爲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也）

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於戌地以巳丑日祠雨師於丑

地用羊豕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布衣青衣先在東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則迎者拜之而還弗祭三時不迎

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爲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以來迄于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衆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嘗聞儒言

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僞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萌然而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 臣昭曰禹會萬國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故已質不同圓方異等周禮天地四方璧琮琥璋各有其玉而云未有其器斯亦何哉 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爲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因名山升中于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

王巡狩則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漢武帝封泰山本由好僊信方士之言造爲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犢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閒而樂難攻之石也 臣昭曰玉貴五德金有不朽有若有以何取題刻告嚴成功辭可知者 且唯封爲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

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爲必改乃當天勛封之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顯于後者實在其德加人民不聞其在封矣 臣昭曰功成告擵天因攸化德勳世治所以祭封由德興興封所以成德昭告師天遞以祖感若此論可通非乎七十二矣 言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之象若信爲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爲失所

難以爲誠矣

贊曰天地禋郊宗廟享祀咸秩無文山川具止淫乃國家典惟皇紀肇自盛敬孰崖厥始

後漢書志第九

後漢書志第十　　劉昭注補

天文上　王莽三　光武十二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象於天謂日月星辰觀法於地謂水土州分形成於下象見于上故曰天者北辰星合元垂耀建帝形運機授度張百精三階九列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攝提之屬百二十官二十八宿各布列下應十二子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星經曰歲星主泰山徐州青州兗州熒惑主霍山揚州荊州交州鎮星主嵩高山豫州太白主華陰山涼州雍州益州辰星主恒山冀州幽州并州歲星主角亢氐房心尾箕熒惑主輿鬼柳七星張翼軫鎮星主東井太白奎婁胃昴畢觜參辰星主斗牛女虛危室壁璇璣者謂北極星也玉衡者謂斗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徐州常以五子日候之甲子爲東海丙子爲琅邪戊子爲彭城庚子爲下邳壬子爲廣陵凡五郡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日候之乙亥爲漢中丁亥爲永昌己亥爲巴郡蜀郡牂牁辛亥爲廣漢癸亥爲犍爲凡七郡第三星主冀州常以五戊日候之甲戌爲魏郡勃海丙戌爲安平戊戌爲鉅鹿河閒庚戌爲清河趙國壬戌爲恒山凡八郡第四星主荊州常以五卯日候

之乙卯爲南陽己卯爲零陵辛卯爲桂陽癸卯爲長沙丁卯爲武陵凡五郡第五星主兗州常以五辰候之甲辰爲東郡陳留丙辰爲濟北戊辰爲山陽泰山庚辰爲濟陰壬辰爲東平任城凡八郡第六星主揚州常以五巳日候之乙巳爲豫章辛巳爲丹陽己巳爲廬江丁巳爲吳郡會稽癸巳爲九江凡六郡第七星主豫州常以五午日候之甲午爲潁川壬午爲梁國丙午爲汝南戊午爲沛國庚午爲魯國凡五郡第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甲寅爲玄菟丙寅爲遼東遼西漁陽庚寅爲上谷代郡壬寅爲廣陽戊寅爲涿郡凡八郡第九星主并州常以五申日候之甲申爲五原雁門丙申爲朔方雲中戊申爲西河庚申爲太原定襄壬申爲上黨凡八郡璇璣玉衡占色春青黃夏赤黃秋白黃冬黑黃此是常明不如此者所向國有兵殃起凡有六十郡九州所領自有分而名焉

三皇邁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珠日月如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慝至於書契之興五帝是作軒轅始受河圖鬭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時羲仲和仲尚書曰帝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在察也璿美玉也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也夏有昆吾湯則巫咸周之史佚萇弘宋之子韋楚之唐蔑魯之梓慎鄭之裨竈魏石申夫或云石申父齊國甘公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視以佐時政步變擿微通洞密至禨祥禍福之原覩成敗之勢秦燔詩書以愚百姓六經典籍殘爲灰炭星官之書全而不毀故秦史書始皇之時彗孛大角大角以亡有大星與小星鬭于宮中是其廢亡之徵至漢興景武之際司馬談談子遷以世黎氏之後爲太史令遷著史記作天官書成帝時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五紀皇極之論以參往行之事孝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謝沈書曰蔡邕撰建武已後星月著明以續前志譙周接繼其下者今紹漢書作天文志起王莽居攝元年迄孝獻帝建安二十五年二百一十五載言其時星辰之變表象之應以顯天戒明王事焉臣昭以張衡天文之妙冠絕一代所著靈憲渾儀略具辰耀之本今寫載以備其理焉靈憲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之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於渾體是爲正儀立度而皇極有逌建也樞運有

遠穆也乃建乃營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茲以生心故靈憲作興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不可爲象厥中惟靈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涬蓋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遲速固未可得而紀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謂庬鴻蓋乃道之幹也道幹既育有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陽故圓以動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堙鬱構精時育庶類斯謂太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鉤股懸

天之景薄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儛道中其可睹樞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名焉其世之遂九分而減二陽道左迴故天運左行有驗於物則人氣左羸形左繚也天以陽迴地以陰淳是故天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承施候明天以順動不失其中則四序順至寒暑不減致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以靈靜作合承天清化致養四時而後育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莫如天至厚莫若地地至質者曰地而已至多莫若水水精爲漢漢用於天而無列焉思次質也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種爲星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跱各有逌屬紫宮爲皇極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坐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圈首於後黃神軒轅於中六擾既畜而狩魚鼈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於是

備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烏象烏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偶其後有馮焉者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蠩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衆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明也繇暗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地同明繇明瞻暗暗還自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衆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爲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挺占實司王命四布於方爲二十八宿日

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禍福則天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以總而理諸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麗其職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歇精斁於是有隕星然則奔星之所墜至則石文曜麗乎天其動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行則屈屈則留回留回則逆逆則遲迫於天也行遲者覿於東覿於東屬陽行速者覿於西覿於西屬陰日與月共配合也攝提熒惑地侯見晨附於日也太白辰星見昏附於月也二陰三陽參天兩地故男女取焉方星巡鎮必因常度苟或盈縮不逾於次故有列司作使曰老子四星周伯王逢芮各一錯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實妖經星之所然後吉凶宣周其祥可盡蔡邕表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

法周髀數術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黃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臣求其舊文連年不得在東觀以治律未竟未及成書案略求索竊不自量卒欲寢伏儀下思惟精意案度成數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著成篇章罪戾無狀投畀有北灰滅雨絕世路無由宜博問群臣下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以裨天文志撰建武以來星變彗孛占驗著明者續其後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孛星者惡氣所生爲亂兵星占曰其國內外用兵也其所以孛德孛德者亂之象不明之表又參然孛焉兵之類也故名之曰孛孛之爲言猶有所傷害有所妨蔽或謂之彗星所以除穢而布新也宋均注鉤命決曰彗五彗也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赤則賊起強國恣黃則女害色權奪於后妃白則將軍逆二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賊江河決賊處處起也韓揚占曰其象若竹彗樹木條長短無常其長大見久災深短小見不久災狹晏子春秋曰齊景公時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又一曰景公彗星出而泣晏子問之公曰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晏子曰君之行義回邪無德於國穿聞池則欲其深以廣也爲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撝奪誅戮如仇讎自是觀之孛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巨乎紫如晏子之言孛之與彗如似䏻洞張爲周地星孛于張東南行即翼軫之分翼軫爲楚是周楚地將有兵亂後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會下江新市賊張卬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陽斬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等殺其士衆數萬人更始爲天子都雒陽西入長安敗死光武興於河北復都雒陽居周地除穢布新之象

四年六月漢兵起南陽至昆陽莽使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諸郡兵號曰百萬衆已至者四十二萬人能通兵法者六十三家皆爲將帥持其圖書器械軍出關東牽從羣象虎狼猛獸放之道路以示富強用怖山東至昆陽山作營百餘圍城數重或爲衝車以撞城爲雲車高十丈以瞰城中弩

矢雨集城中，負戶而汲。求降不聽，請出不得。二公之兵自以必克，不恤軍事，不恊計慮。莽有覆敗之變，見為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墮，其下覆軍，流血三千里。」袁崧書曰：怪星晝行名曰營頭，行振大誅也。是時光武將兵數千人赴救昆陽，奔擊二公兵，并力焱發，號呼聲動天地，虎豹驚怖敗振。會天大風，飛屋瓦，雨如注水。二公兵亂敗，自相賊，就死者數萬人。競赴溳水，死者委積，溳水為之不流。殺司徒王尋，軍皆散走歸本郡。王邑還長安。莽敗，俱誅死。營頭之變，覆軍流血之應也。

四年秋，太白在太微中，燭地如月光。太白為兵，太微為天廷。太白嬴而北入太微，是大兵將入天子廷也。是時莽遣二公之兵至昆陽，已為光武所破。莽又拜九人為將

軍，皆以虎為號，九虎將軍至華陰，皆為漢將鄧曄、李松所破。進攻京師倉，將軍韓臣至長門。十月戊申，漢兵自宣平城門入。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數千人起兵攻莽，燒作室，斧敬法闥。商人杜吳殺莽漸臺之上，校尉公賓就斬莽首。大兵蹈藉宮廷之中，仍以更始入長安，赤眉賊立劉盆子為天子，皆以大兵入宮廷，是其應也。

光武 古今注曰：建武六年九月丙戌，月犯太微西蕃。十一月辛亥，月犯軒轅。七年九月庚子，土入鬼中。漢史鎮星逆行輿鬼，女主貴親有憂，巫咸曰有土功事。是歲，太白經太微。八年四月辛未，月犯房第二星，光芒不見。九年四月乙卯，金犯輿南星。甲子，月犯軒轅第二星。壬寅，犯心火星。七月戊辰，月並犯昴。黄帝星占：土犯鬼星右，有憂，失亡其勢。河圖：月犯房，天子有憂。四足之蝕，多死。漢史曰：其國有憂，將軍死。又案嚴光傳，光與帝臥，足加帝腹上，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

建武九年七月乙丑，金犯軒轅。火星十一月乙丑，金又犯軒轅。孟康曰：犯，七寸以內光芒相及也。韋昭曰：自下往觸之曰犯。軒轅者，後宮之官，大星為皇后，金犯之

爲失勢是時郭后已失勢見疏後廢爲中山太后陰貴人立爲皇后十年三月癸卯流星如月從太微出入北斗魁第六星色白旁有小星射者十餘枚滅則有聲如雷食頃止孟康曰流星光跡相連也絕跡而去爲飛也流星爲貴使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太微天子廷北斗魁主殺星從太微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將出有所伐殺古今注曰正月壬戌月犯心後星閏月庚辰火入輿鬼過軫北庚申月在斗赤如丹者也十二月己亥大流星如缶出柳西南行入軫且滅時分爲十餘如遺火狀須臾有聲隱隱如雷柳爲周軫爲秦蜀火流星出柳入軫者是大使從周入蜀是時光武帝使大司馬吳漢發南陽卒三萬人乘船泝江而上擊蜀白帝公孫述臣昭曰述雖以白承黃而此遂號爲白帝於文繁長書例未通又命將軍馬武劉尚郭霸岑彭馮駿平武都巴郡十

二年十月漢進兵擊述從弟衞尉永遂至廣都殺述女壻史興威虜將軍馮駿拔江州斬述將田戎吳漢又擊述大司馬謝豐斬首五千餘級臧宮破涪殺述弟大司空恢十一月丁丑漢護軍將軍高午刺述洞胷其夜死明日漢入屠蜀城誅述大將公孫晃延岑等所殺數萬人夷滅述妻宗族萬餘人以上是大將出伐殺之應也其小星射者及如遺火分爲十餘皆小將隨從之象有聲如雷隱隱者兵將怒之徵也十二年正月古今注曰丁丑月乘軒轅大星己未小星流百枚以上或西北或正北或東北二夜止古今注曰二月辛亥月入氐暈珥圍角亢房六月戊戌晨小流星百枚以上四面行小星者庶民之類流行者移徙之象也或西北或東北或四面行皆小民流移之徵是時西北討公孫述北征盧

芳匈奴助芳侵邊漢遣將軍馬武騎都尉劉納閼與軍下曲陽臨平呼沱以備胡匈奴入河東中國未安米穀荒貴民或流散後三年吳漢馬武又徙鴈門代郡上谷關西縣吏民六萬餘口置常關居庸關以東以避胡寇是小民流移之應古今注曰其年七月丁五月犯輿昴頭兩星八月辛酉水見東方翼分九月甲午火犯輿鬼十月丁卯大星流有光發東井西行聲隆隆十三年二月乙卯火犯輿鬼西出黃帝占曰熒惑寸輿鬼大人憂一曰貴人當之巫咸曰水見翼爲火災石氏曰爲旱郗萌占曰流星出東井所之國大水

十五年正月丁未彗星見昴炎長三丈韓楊占曰在昴大國起兵也稍西北行入營室犯離宮韓揚占曰彗出營室東壁之間爲兵起也二月乙未至東壁滅見四十九日彗星爲兵入除穢昴爲邊兵彗星出之爲有兵至十一月定襄都尉陰承反太守隨誅之盧芳從匈奴入居高柳至十六年十月降上璽綬一曰昴星爲獄事是時大司徒

歐陽歙以事繫獄踰歲死營室天子之常宮離宮妃后之所居彗星入營室犯離宮是除宮室也是時郭皇后已疏至十七年十月遂廢爲中山太后立陰貴人爲皇后除宮之象也古今注曰十六年四月土星逆行十七年三月乙未火逆行從東門入太微到執法星東已酉南出端門十八年十二月壬戌月犯歲星十九年閏月戊申日逆從氐到亢二十一年七月辛酉月入畢二十三年三月癸未月食火星都萌曰熒惑逆行氐爲失火

三十年閏月甲午水在東井二十度生白氣東南指炎長五尺爲彗東北行至紫宮西藩止五月甲子不見凡見三十一日水常以夏至放於東井閏月在四月尚未當見而見是贏而進也東井爲水衡水出之爲大水是歲五月及明年郡國大水壞城郭傷禾稼殺人民白氣爲喪有炎作彗彗所以除穢紫宮天子之宮彗加其藩除宮之象荊州星經曰彗在東井國大人死七十日主當之五十日相當之三十日兵將當之後

三年光武帝崩

三十一年七月[古今注曰戊申月犯心後星]戊午火在輿鬼一度入鬼中出尸星南半度十月己亥犯軒轅大星又七日閒有客星炎二尺所西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鬼東北六尺所滅凡見百一十三日[輿鬼五星天府也黄帝占曰輿鬼天目也朱雀頭也中央星如粉絮鬼爲變名故言一名天尸斧鉞或以病土或以誅斬火則金天以制法其西南一星主積布帛西北一星主積金玉東北一星主積馬東南一星主積兵一曰主領誅鉞都萌曰輿鬼者參之尸也弧射狼誤中參左肩輿尸之東井治留尸輿鬼故曰天尸鬼之爲言歸也又占月五星有入輿鬼大臣誅有干鉞來附片行君貴人憂金玉用民人多疾從南入爲男子從北入爲女從西入爲老人從東入爲丁壯棺木倍價]熒惑爲凶衰輿鬼尸星主死亡熒惑入之爲大喪軒轅爲後宮七星周地客星居之爲死喪其後二年光武崩

中元[古今注曰元年三月甲寅月犯心後星]二年八月丁巳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相去二寸十月戊子大流星從西南東北行聲如雷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爲將相後太尉趙憙司徒李訢坐事免官大流星爲使中郎將竇固揚虛侯馬武揚鄉侯王賞將兵征西也

後漢書志第十

後漢書志第十一 劉昭注補

天文中 明十二 章五 和三十二 殤 安四十六 順三十二 質二

孝明永平元年四月丁酉流星大如斗起天市樓西南行光照地流星爲外兵西南行爲西南夷是時益州發兵擊姑復蠻夷大牟替滅陵斬首傳詣雒陽 古今注曰閏九月辛未火在太微左執法星所光芒相及十一月辛未土逆行乘東井北軒轅第二星二年十二月戊辰月食火星黃帝星經曰出入井爲人主一曰陽爵祿事

三年六月丁卯彗星出天船北長二尺所稍北行至亢南百三十五日去天船爲水彗出之爲大水是歲伊雒水溢到津城門壞伊橋郡七縣三十二皆大水

四年八月辛酉客星出梗河西北指貫索七十日去梗河爲胡兵至五年十一月北匈奴七千騎入五原塞十二月又入雲中至原陽貫索貴人之牢其十二月陵鄉侯

梁松坐怨望懸飛書誹謗朝廷下獄死妻子家屬徙九眞

七年正月戊子流星大如杯從織女西行光照地織女天之眞女流星出之女主憂其月癸卯光烈皇后崩 古今注曰三月庚戌客星光氣二尺所在太微左執法南端門外凡見七十五日

八年六月壬午長星出柳張三十七度犯軒轅刺天船陵太微氣至上階凡見五十六日去柳周地是歲多犯水郡十四傷稼 古今注曰十二月戊子客星出東方

九年正月戊申客星出牽牛長八尺歷建星至房南 古今注曰歷斗建箕房過角亢至翼甚芒東指 滅見至五十日 郗萌占曰客星舍房左右亡臣有吞藥死者又占有奪地 牽牛主吳越房心爲宋後廣陵王荊與沈涼楚王英與顏忠各謀逆事覺皆自殺廣陵屬吳彭城古宋地 古今注曰十年七月甲寅月犯歲星十一年六月壬辰火犯土星

十三年閏月丁亥火犯輿鬼爲大喪質星爲大臣誅戮（晉灼曰鬼五星其中白者爲質）其十二月楚王英與顏忠等造作妖謀反事覺英自殺忠等皆伏誅（古今注曰十一月客星出軒轅四十八日十二月戊午月犯木星）

十四年正月戊子客星出昴六十日在軒轅右角稍滅昴主邊兵後一年漢遣奉車都尉顯親侯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耿忠開陽城門候秦彭太僕祭肜將兵擊

匈奴一曰軒轅右角爲貴相昴爲獄事客星守之爲大獄是時考楚事未訖司徒虞延與楚王英黨與黄初公孫弘等交通皆自殺或下獄伏誅

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爲大將戮人主亡不出三年後三年孝明帝崩

十六年正月丁丑歲星犯房右驂北第一星不見辛巳乃見（石氏星經曰歲星守房良馬出廄　古今注曰正月丁未月犯房）房右驂爲貴臣歲星犯之爲見誅是後司徒邢穆坐與阜陵王延交通知逆謀自殺

四月癸未太白犯畢爲邊兵後北匈奴寇入雲中至咸陽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討無所得太僕祭肜坐不進下獄

十八年六月己未彗星出張長三尺轉在郎將南入太微皆屬張張周地爲東都太微天子廷彗星犯之爲兵喪其八月壬子孝明帝崩

孝章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八月庚寅彗星出天市長二尺所稍行入牽牛三度積四十日稍滅太白在昴爲邊兵彗星出天市爲外軍牽牛爲吳越是時蠻夷陳縱等及哀牢王類反攻嶲唐城永昌太守王尋走奔楪榆安夷長宋延爲

羌所殺以武威太守傅育領護羌校尉馬防行車騎將軍征西羌又阜陵王延與子男魴謀反大逆無道得不誅廢爲侯

二月九日古今注曰甲申金入斗魁甲寅流星過紫宮中長數丈散爲三滅十二月戊寅彗星出婁三度長八九尺稍入紫宮中百六日稍滅流星過入紫宮皆大人忌後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古今注曰五年二月戊辰木火俱在參三月戊寅木水在東井六年七月丁酉夜有流星起軒轅大抵參歷文昌餘氣五白句曲西如文昌乃滅黃帝星經曰木守東井有土功之事一曰大水郗萌曰歲星守參台當之熒惑守大人當之

元和元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東方在胃入度長三尺歷閣道入紫宮留四十日滅閣道紫宮天子之宮也客星犯入留久爲大喪後四年孝章皇帝崩

孝和永元元年正月辛卯有流星起參長四丈古今注曰大如拳起參東南有光色黃白古今注曰癸亥鉞在參又

有流星大如桃色赤起太微東蕃石氏曰鉞守參有土功事二月流星起天棓東北行三丈所滅色青白壬申夜有流星起太微東蕃長三丈三月古今注曰戊子土在參丙辰流星起天津古今注曰星大如桃起天津東至斗黃白有光壬戌有流星起天將軍東北行古今注曰色黃無光參爲邊兵天棓爲兵太微天廷天津爲水天將軍爲兵流星起之皆爲兵其六月漢遣車騎將軍竇憲執金吾耿秉與度遼將軍鄧鴻出

朔方並進兵臨私渠比鞮海斬虜首萬餘級獲生口牛馬羊百萬頭日逐王等八十一部降凡三十餘萬人追單于至西海是歲七月又雨水漂人民是其應古今注曰十一月壬申鎮星在東井石氏曰天下水共大出流殺人

二年正月乙卯金木俱在奎丙寅水又在奎巫咸曰辰守奎多水火災亦爲旱古今注曰上在東井奎主武庫兵三星會又爲兵喪辛未水金木在婁亦爲兵又

為匿謀（郗萌曰辰守婁有兵兵罷兵起巫咸石氏云多火災古今注曰丙寅水在婁土在東井金在婁木火在昴）二月丁酉有流星大如桃起紫宮東
蕃西北行五丈稍滅（古今注曰三月甲子火在亢南端門第一星南乙亥金在東井）四月丙辰有流星大如瓜起文昌東北
西南行至少微西滅有塤音如雷聲已而
金在軒轅大星東北二尺所（古今注曰丁丑火在氐東南星東南）八月丁未有流星如雞子起太微西東南
行四丈所消十月癸未有流星大如桃起
天津西行六丈所消十一月辛酉有流星
大如拳起紫宮西行到胃消
三年九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雞子起紫宮
西南至北斗柄間消（星紫宮占曰有流星出紫宮天子使也色赤言兵色白言義色黃言占色青言憂色黑言水出皆以所之野命東西南北）紫宮天子宮文
昌少微為貴臣天津為水北斗主殺流星
起歷紫宮文昌少微天津文昌為天子使
出有兵誅也竇憲為大將軍憲弟篤景等

皆卿校尉憲女弟壻郭舉為侍中射聲校
尉與衛尉鄧疊母元俱出入宮中謀為不
軌至四年六月丙寅發覺和帝幸北宮詔
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南北宮閉城門捕
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及疊疊弟步兵校尉
磊母元皆下獄誅憲弟篤景等皆自殺金
犯軒轅女主失勢竇氏被誅太后失勢
五年（古今注曰正月甲戌月犯歲星）四月癸巳太白熒惑辰
星俱在東井（巫咸曰太白守井五穀不成黃帝經曰五星反客星守井皆為水石氏曰為旱又曰太白入東井留一日以上乃占大臣當之期三月若一年遠五年古今注曰木在輿鬼）七
月壬午歲星犯軒轅大星九月金在南斗
魁中（為水石氏曰為旱）火犯房北第一星東井秦地
為法三星合內外有兵又為法令及水金
入斗口中為大將將死火犯房北第一星
為將相其六年正月司徒丁鴻薨（古今注曰六年正月丁亥金在東井閏月已丑流星大如桃起參北西至參肩南稍有光）七月水大漂殺

人民傷五穀許侯馬光有罪自殺九月行車騎將軍事鄧鴻越騎校尉馮柱發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八郡跡射烏桓鮮卑合四萬騎與度遼將軍朱徽護烏桓校尉任尚中郎將杜崇征叛胡十二月車騎將軍鴻坐追虜失利下獄死度遼將軍徽中郎將崇皆抵罪

七年正月丁未有流星起天津入紫宮中滅色青黃有光二月癸酉金火俱在參巫咸占曰熒惑守參多火災海中占曰爲星太白守參國有反臣郗萌曰有攻戰伐國也戊寅金火俱在東井郗萌曰熒惑守井百川皆滿太白又從舍蓋二十日流國又曰雜羅貴又將相死八月甲寅水土金俱在軫春秋緯曰五星有入軫者皆爲兵大起巫咸占曰五星入軫者司其出日而數之期二十日皆爲兵發司始入奥之率一日期十日軍罷石氏星經曰辰星守軫歲水郗萌曰鎮星出入留舍軫六十日不下必有大喪春秋緯曰太白入軫兵大起郗萌曰太白守軫必有死生十一月甲戌金火俱在心雒書曰太白守心後九年大飢十二月己卯有流星起文昌入紫宮消

丙辰火金水俱在斗流星入紫宮金火在心皆爲大喪三星合軫爲白衣之會金火俱在參東井皆爲外兵有死將三星俱在斗有戮將若有死相

八年四月樂成王黨七月樂成王宗皆薨將兵長史吳棽坐事徵下獄誅古今注曰八年九月辛丑夜有流星大如拳起婁十月北海王威自殺十二月陳王羨薨其九年閏月皇太后竇氏崩遼東鮮卑太守祭參不追虜徵下獄誅九月司徒劉方坐事免官自殺隴西羌反遣執金吾劉尚行征西將軍事越騎校尉節鄉侯趙世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及邊胡兵三萬騎征西羌

十一年五月丙午流星大如瓜起氐西南行稍有光白色古今注曰六月庚辰月入畢中占曰流星白爲有使客大爲大使小亦小使疾期疾遲

亦遲大如瓜爲近小行稍有光爲遲也又正王日邊方有受王命者也明年二月蜀郡旄牛徼外夷白狼樓薄種王唐繒等率種人口十七萬歸義內屬賜金印紫綬錢帛

十二年十一月癸酉夜有蒼白氣長三丈起天園東北指軍市見積十日占曰兵起十日期歲明年十一月遼東鮮卑二千餘騎寇右北平

十三年古今注曰正月辛未水乘輿鬼十二月癸巳犯軒轅大星十一月乙丑軒轅第四星間有小客星色青黃軒轅爲後宮星出之爲失勢其十四年六月辛卯陰皇后廢古今注曰十四年正月乙卯月犯軒轅在太微中二月十日丁酉水入太微西門十一月丁丑有流星大如拳起北斗魁中北至閣道猶有光色赤黃須臾西北有雷聲

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宮中生白氣如粉絮戊午客星紫宮西行至昴五月壬申滅七

月庚午水在輿鬼中黃帝占曰辰星犯鬼大臣誅國有憂郗萌曰多疾疫十月辛亥流星起鉤陳北行三丈有光色黃白氣生紫宮中爲喪客星從紫宮西行至昴爲趙興鬼爲死喪鉤陳爲皇后流星出之爲中使後一年元興元年十月二日和帝崩殤帝即位一年又崩無嗣鄧太后遣使者迎清河孝王子即位是爲孝安皇帝是其應也清河趙地也

元興元年二月庚辰有流星起角亢五丈所四月辛亥有流星起斗東北行到須女七月己巳有流星起天市五丈所光色赤閏月辛亥水金俱在氐巫咸曰辰星守氐多水災海中占曰天下大旱所在不收荆州星占曰太白守氐國君大哭流星起斗東北行至須女須女燕地天市爲外軍水金會爲兵誅其年遼東貊人反鈔六縣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烏桓討之

孝殤帝延平元年正月丁酉金火在婁金火合爲爍爲大人憂古今注曰七月甲申月在南斗中是歲八月辛亥孝殤帝崩

孝安永初元年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前星韓楊占曰多火災一曰地震檢其年十八郡地震明年漢陽火八月戊申客星在東井弧星西南心爲天子明堂熒惑逆行守之爲反臣雒書曰熒惑守心逆臣起黃帝占曰逆行守心二十日大臣亂客星在東井爲大水荊州占曰客星守犯東井則大臣誅是時安帝未臨朝鄧太后攝政鄧騭爲車騎將軍弟弘悝閶皆校尉封侯秉國勢司空周章意不平與王尊叔元茂等謀欲閉宮門捕將軍兄弟誅常侍鄭衆蔡倫劫刺尚書廢皇太后封皇帝爲遠國王事覺章自殺東井弧皆秦地是時羌反斷隴道漢遣騭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及諸郡兵征之是歲郡國四十一縣三百一十五雨水四瀆溢傷秋稼壞城郭殺人民是其應也

二年正月戊子太白晝見古今注曰四月乙亥月入南斗魁中八月己亥熒惑出入太微端門

三年正月庚戌月犯心後星河圖曰亂臣在旁己亥太白入斗中古今注曰二月壬寅熒惑入輿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畢中石氏經曰太白守畢國多淫刑也十二月彗星起天苑南東北指長六七尺色蒼白太白晝見爲強臣前志曰太白晝見爲國弱小國強女主昌是時鄧氏方盛月犯心後星不利子心爲宋五月丁酉沛王牙薨太白入斗中爲貴相凶臣昭案楊厚對曰以爲諸王子多在京師恐有非常宜亟發遣還本國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以此而言太白入之災在貴相天苑爲外軍彗星出其南爲外兵是後使羌氏討賊李貴又使烏桓擊鮮卑又使中郎將任尚護羌校尉馬賢擊羌皆降

四年古今注曰二月丙寅月犯軒轅大星六月丙子客星大如李蒼白芒氣長二尺西南指上階星癸酉太

白入輿鬼指上階爲三公後太尉張敏免官太白入輿鬼爲將凶後中郎將任尚坐贓千萬檻車徵棄市 韓揚注曰太白入輿鬼亂臣在内臣昭以占爲明豈任尚所能感也 五年六月辛丑太白晝見經天 春秋漢含孳曰陽弱辰逆太白經天注云陽弱君柔不堪鉤命決曰天失仁太白經天 元初元年三月癸酉熒惑入輿鬼二年九月辛酉熒惑入輿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畢口 黃帝占曰火攻近期十五日遠期四十日又曰大臣當之亂國易主 七月甲寅歲星入輿鬼閏月己未太白犯太微左執法十一月甲午客星見西方己亥在虛危南至胃昴 郗萌曰客星入虛大人當之又曰客星守虛臣執國命在后族又且大風有危敗黃帝星守曰客星入守若出危大飢民食貴 四年正月丙戌歲星留輿鬼中 石氏經曰歲星入留輿鬼五十日不下民有大喪百日不下民牛死黃帝星經曰守鬼十日金錢散諸侯郗萌曰五穀多傷民以飢死者無數 乙未太白晝見丙上四月壬戌太白入

輿鬼中 石氏占太白入鬼一曰病在女主一曰將戮死 己巳辰星入輿鬼中 郗萌曰以罪誅大臣一曰后疾一曰大人憂 五月己卯辰星犯歲星六月丙申熒惑入輿鬼中戊戌犯輿鬼大星九月辛巳太白入南斗口中 黃帝經曰大人當之國易政 五年三月丙申鎮星犯東井鉞星五月庚午辰星犯輿鬼質星丙戌太白犯鉞星六年四月癸丑太白入輿鬼 郗萌曰太白入守輿鬼疾在女主 六月丙戌熒惑在輿鬼中 黃帝經曰熒惑犯守鬼國有大喪有女喪大將有死者荊州星占曰熒惑犯鬼忠臣戮死不出一年中 丁卯鎮星在輿鬼中 黃帝經曰鎮入鬼中大臣誅海中石氏曰大人憂 辛巳太白犯左執法自永初五年到永寧十年之中太白一晝見經天再入輿鬼一守畢再犯左執法入南斗犯鉞星熒惑五入輿鬼鎮星一犯東井鉞星一入輿鬼歲星辰星再入輿鬼凡五星入輿鬼中皆爲死喪熒惑太白甚犯鉞質星爲誅戮斗爲貴將執法爲

近臣客星在虛危爲喪爲哭泣星占曰不一年遂崩一年昴畢爲邊兵又爲獄事至建光元年三月癸巳鄧太后崩五月庚辰太后兄車騎將軍騭等七侯皆免官自殺是其應也

延光古今注曰元年四月丙午太白晝見二年八月己亥熒惑出太微端門三年二月辛未太白犯昴石氏星占太白守昴兵從門闕入主人走郗萌曰不有亡國必有謀主又云入昴大赦 五月癸丑太白入畢郗萌曰太白入畢馬驚人走又曰有中喪 九月壬寅鎮星犯左執法四年太白入輿鬼中古今注曰四月甲辰入 六月壬辰太白出太微九月甲子太白入斗口中十一月客星見天市熒惑出太微爲亂臣太白犯畢爲近兵一曰大人當之鎮星犯左執法有誅臣太白入輿鬼中爲大喪太白出太微爲中宮有兵入斗口爲貴將相有誅者客星見天市中爲貴喪是時大將軍耿寶中常侍江京樊豐小黃門劉安與阿母王聖聖子女永等并搆譖太子保并惡太子乳母男廚監邴吉三年九月丁酉廢太子爲濟陰王以北鄉侯懿代殺男吉從其父母妻子日南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從南陽還道寢疾至葉崩閻后與兄衛尉顯中常侍江京等共隱匿不令羣臣知上崩遣司徒劉熹等分詣郊廟告天請命載入北宮庚午夕發喪尊閻氏爲太后北鄉侯懿病薨京等又不欲立保白太后更徵諸王子擇所立中黃門孫程王國王康等十九人共合謀誅顯京等立保爲天子是爲孝順皇帝皆姦人強臣狂亂王室其於死亡誅戮兵起宮中是其應古今注曰永建元年二月甲午客星入太微五月甲子月入斗李氏家書曰時天有變氣李郃上書諫曰臣聞天不言縣象以示吉凶挺灾變異以爲譴誡昔齊桓公遣虹貫牛斗之變納管仲之謀令齊去婦無近妃宮桓公聽用齊以大

安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齔畢大星占有兵變趙君問天下共一畢知爲何國也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殺君血書端門如史所言乃月十三日有客星氣象彗孛歷天市梗河招搖槍棓十六日入紫宮迫北辰十七日復過文昌泰陵至天船積水間稍微不見客星一占曰會星彗孛天市者爲穀貴梗河三星備非常泰陵入星爲凶喪紫宮北辰爲至尊如占宮廷之內有兵喪之變千里之外有非常暴逆之變曾星不得過歷尊宿行度撥亂應非一端恐復有如王阿母子毀妄之欲居帝旁耗亂政事者識予有之宜當抑遠饒足以財王者權柄及受祿人天所重慎誠非阿妄所宜干豫天故提變明以示人如不承慎禍至變成悔之靡及也

孝順永建二年二月癸未太白晝見三十九日古今注曰丁巳月犯心七月丁酉犯昴閏月乙酉太白晝見東南維四十一日八月乙巳熒惑入輿鬼太白晝見爲強臣熒惑爲凶輿鬼爲死喪賁星爲誅戮是時中常侍高梵張防將作大匠翟酺尚書令高堂芝僕射張敦尚書尹就郎姜述楊鳳等及兗州刺史鮑就使匈奴中郎張國金城太守張篤敦煌太守張朗相與交通漏泄就述棄市梵防輔芝敦鳳就國皆抵罪又定遠侯班始尚陰城

公主堅得鬬爭殺堅得坐要斬馬市同產皆棄市古今注曰其年九月戊寅有白氣廣二尺長十餘丈從北落師門南至斗三年二月癸未月犯心後星六月甲子太白晝見四年二月癸丑月犯心後星五年閏月庚子太白晝見六年彗星出於斗牽牛滅於虛危虛危爲齊牽牛吳越故海賊浮於會稽山賊徒於濟南五年其熒惑守氐說者有斬者是冬班始要斬馬市

六年四月熒惑入太微中犯左右執法西北方六寸所十月乙卯太白晝見十二月壬申客星芒氣長二尺餘西南指色蒼白在牽牛六度客星芒氣白爲兵牽牛爲吳越後一年會稽海賊曾於等千餘人燒句章殺長吏又殺鄞鄮長取官兵拘殺吏民攻東部都尉揚州六郡逆賊章何等稱將軍犯四十九縣大劫略吏民

陽嘉元年閏月戊子臣昭案郎顗表云十七日己丑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主馬牛爲外軍色白爲兵是時敦煌太守徐白使疏

勸王盤等兵二萬人入于寘界虜掠斬首三百餘級烏桓校尉耿曅使烏桓親漢都尉戎末瘣等出塞鈔鮮卑斬首獲生口財物鮮卑怨恨鈔遼東代郡殺傷吏民是後西戎北狄為寇害以馬牛起兵馬牛亦死傷於兵中至十餘年乃息臣昭案郎顗傳陽嘉元年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二年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古今注曰二年四月壬寅太白晝見五月癸巳又晝見十一月辛未又晝見十二月壬寅月犯太白三年十二月辛未太白晝見四月乙卯太白熒惑入輿鬼永和元年五月丁卯太白犯牽牛火星永和二年五月戊申太白晝見八月庚子熒惑犯南斗斗為吳黃帝經曰不出年國有亂有憂海中占為多火災一曰旱古今注曰九月壬十月入畢口中明年五月吳郡太守行丞事羊珍與越兵弟葉吏民吳銅等二百餘人起兵反殺吏民燒官亭民舍攻太守府太守王衡距守吏兵格殺珍等又江賊蔡伯流等數百人攻廣陵九江燒城郭殺都

長三年二月辛巳太白晝見戊子在熒惑西南光芒相犯辛丑有流星大如斗從西北東行長八九尺色赤黃有聲隆隆如雷三月壬子太白晝見六月丙午太白晝見八月古今注曰己酉熒惑入太微乙卯太白晝見閏月甲寅辰星入輿鬼己酉熒惑入太微乙卯太白晝見古今注曰十二月丁卯月犯軒轅大星太白者將軍之官又為西州晝見陰盛與君爭明熒惑與太白相犯為兵喪流星為使聲隆隆怒之象也辰星入輿鬼為大臣有死者熒惑入太微亂臣在廷中是時大將軍梁商父子秉勢故太白常晝見也其四年正月祀南郊夕牲中常侍張逵蘧政陽定內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等與中常侍曹騰孟賁爭權白帝言騰賁與商謀反矯詔命收騰賁賁自解

說順帝寤解騰賁縛逵等自知事不從各奔走或自刺解貂蟬投草中逃亡皆得免其六年征西將軍馬賢擊西羌於北地謝姑山下父子爲羌所殺是其應也

四年七月壬午熒惑入南斗犯第三星

五年四月戊午太白晝見八月己酉熒惑入太微斗爲貴相爲揚州熒惑犯入之爲兵喪其六年大將軍商薨九江丹陽賊周生馬勉等起兵攻沒郡縣梁氏又專權於

天廷中

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長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營室及墳墓星（郗萌占曰彗星出而中營室天下亂易政以五色占之吉凶）丁丑彗星在奎一度長六尺癸未昏見（河圖曰彗星出貫奎庫兵悉出禍在強侯外夷胡應逆有誅也）西北歷昴畢甲申在東井遂歷輿鬼柳七星張光炎及三台至軒轅中滅（古今注曰五月庚寅太白晝見十一月甲午太白晝見）營室者天子常居墳墓主死彗星起而在營室墳墓不出五年天下有大喪後四年孝順帝崩昴爲邊兵又爲趙羌周馬父子後遂爲寇又劉文劫清河相射暠欲立王蒜爲天子暠不聽殺暠王閉門距文官兵捕誅文蒜以惡人所劫廢爲尉氏侯又徙爲桂陽都鄉侯薨國絕歷東井輿鬼爲秦皆羌所攻鈔炎及三台爲三公是時太尉杜喬及故太尉李固爲梁冀所陷入坐文書死及至柳張爲周滅於軒轅中爲後宮其後懿獻后以憂死梁氏被誅是其應也

漢安（古今注曰元年二月壬午歲星在太微中八月癸丑月犯南斗入魁中）二年正月己亥太白晝見五月丁亥辰星犯輿鬼（古今注曰丙辰月入斗中）六月乙丑熒惑光芒犯鎮星七月甲申太白晝見辰星犯輿鬼爲大喪癸

惑犯鎮星爲大人忌明年八月孝順帝崩孝冲古今注曰建康元年九月己亥太白晝見韓揚占曰天下有喪一曰有白衣之會明年正月又崩

孝質本初元年古今注曰三月丁丑月入南斗三月癸丑熒惑入輿鬼四月辛巳太白入輿鬼皆爲大喪五月庚戌太白犯熒惑爲逆謀閏月一日孝質帝爲梁冀所鴆崩

後漢書志第十一

後漢書志第十二　劉昭注補

天文下　桓三十八　靈二十　獻九　隕石

孝桓建和元年八月壬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二年二月辛卯熒惑行在輿鬼中三年五月己丑太白行入太微右掖門留十五日出端門丙申熒惑入東井八月己亥鎮星犯輿鬼中南星乙丑彗星芒長五尺見天市中東南指色黃白九月戊辰不見熒惑犯輿鬼爲死喪質星爲戮臣入太微爲亂臣鎮星犯輿鬼爲喪彗星見天市中爲貴人至和平元年十二月甲寅梁太后崩梁冀益驕亂矣

元嘉元年二月戊子太白晝見永興二年閏月丁酉太白晝見時上幸後宮采女鄧猛明年封猛兄演爲南頓侯後四歲梁皇后崩梁冀被誅猛立爲皇后恩寵甚盛

永壽元年三月丙申鎮星逆行入太微中七十四日去左掖門七月己未辰星入太微中八十日去左掖門八月己巳熒惑入太微二十一日出端門太微天子廷也鎮星爲貴臣妃后逆行爲匿謀辰星入太微爲大水一曰後宮有憂是歲雒水溢至津門南陽大水熒惑留入太微中又爲亂臣是時梁氏專政九月己酉晝有流星長二尺所色黃白癸巳熒惑犯歲星爲姦臣謀大將戮

二年六月甲寅辰星入太微遂伏不見辰星爲水爲兵爲妃后八月戊午太白犯軒轅大星爲皇后其三年四月戊寅熒惑入東井口中爲大臣有誅者其七月丁丑太白犯心前星爲大臣後二年四月懿獻皇后以憂死大將軍梁冀使太倉令秦宮刺

殺議郎邴尊又欲殺鄧后母宣事覺桓帝收冀及妻壽襄城君印綬皆自殺誅諸梁及孫氏宗族或徙邊是其應也

延熹四年二月甲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五月辛酉客星在營室稍順行生芒長五尺所至心一度轉爲彗熒惑犯輿鬼質星大臣有戮死者五年十月南郡太守李肅坐蠻夷賊攻盜郡縣取財物一億以上入府取銅虎符肅背敵走不救城郭又監黎陽謁者燕喬坐臧重泉令彭良殺無辜皆棄市京兆虎牙都尉宋謙坐臧下獄死客星在營室至心作彗爲大喪後四年鄧后以憂死

六年十一月丁亥太白晝見是時鄧后家貴盛七年七月戊辰辰星犯歲星八月庚戌熒惑犯輿鬼質星庚申歲星犯軒轅大

星十月丙辰太白犯房北星丁卯辰星犯太白十二月乙丑熒惑犯軒轅第二星辰星犯歲星為兵熒惑犯質星有戮臣歲星犯軒轅為女主憂太白犯房北星為侯宮其八年二月太僕南鄉侯左勝以罪賜死勝弟中常侍上蔡侯悺北鄉侯黨皆自殺癸亥皇后鄧氏坐執左道廢遷于桐宮死宗親侍中沘陽侯鄧康河南尹鄧萬越騎校尉鄧弼虎賁中郎將安鄉侯鄧會侍中監羽林左騎鄧德右騎鄧壽昆陽侯鄧統淯陽侯鄧秉議郎鄧循皆繫暴室萬會死康等免官又荊州刺史芝交阯刺史葛祗皆為賊所拘略桂陽太守任胤背敵走皆棄市熒惑犯輿鬼質星之應也

八年五月癸酉太白犯輿鬼質星壬午熒惑入太微右執法閏月己未太白犯心前

星十月癸酉歲星犯左執法十一月戊午歲星入太微犯左執法

九年正月壬辰歲星入太微中五十八日出端門六月壬戌太白行入輿鬼七月乙未熒惑行輿鬼中犯質星九月辛亥熒惑入太微西門積五十八日永康元年正月庚寅熒惑逆行入太微東門留太微中百一日出端門七月丙戌太白晝見經天太白犯心前星太白犯輿鬼質星有戮臣熒惑入太微為賊臣太白犯心前星為兵喪歲星入太微犯左執法將相有誅者歲星入守太微五十日占為人主太白熒惑入太微中百一日占為人主太白晝見經天為兵憂在大人其九年十一月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皆坐殺無辜荊州刺

史李隗爲賊所拘尚書郎孟璫坐受金漏言皆棄市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桓帝崩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尚書令尹勳黃門令山冰等皆枉死太白犯心熒惑留守太微之應也

孝靈帝建寧元年六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蕃南頭星太微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宮門當閉大將被甲兵大臣伏誅其八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謀欲盡誅諸宦者其九月辛亥中常侍曹節長樂五官史朱瑀覺之矯制殺蕃武等家屬徙日南比景

熹平元年十月熒惑入南斗中占曰熒惑所守爲兵亂斗爲吳其十一月會稽賊許昭聚衆自稱大將軍昭父生爲越王攻破郡縣

二年四月有星出文昌入紫宮蛇行有首尾無身赤色有光炤垣墻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辛未白氣如一匹練衝北斗第四星占曰文昌爲上將貴相太白犯心前星爲大臣後六年司徒劉郃爲中常侍曹節所譖下獄死白氣衝北斗爲大戰明年冬揚州刺史臧旻丹太守陳寅攻盜賊苴庚斬首數千級

光和元年四月癸丑流星犯軒轅第二星東北行入北斗魁中八月彗星出亢北入天市中長數尺稍長至五六丈赤色經歷十餘宿八十餘日乃消於天苑中流星爲貴使軒轅爲內宮北斗魁主殺流星從軒轅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將出有伐殺也至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上遣中郎將皇甫嵩朱儁等征之斬首十餘萬級彗除天

市天帝將從帝將易都至初平元年獻帝
遷都長安
三年冬彗星出狼弧東行至于張乃去張
爲周地彗星犯之爲兵亂後四年京都大
發兵擊黃巾賊
五年四月熒惑在太微中守屏七月彗星
出三台下東行入太微至太子幸臣二十
餘日而消十月歲星熒惑太白三合於虛
相去各五六寸如連珠占曰熒惑在太微
爲亂臣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郭勝孫璋
等並爲姦亂彗星入太微天下易主至中
平六年宮車晏駕歲星熒惑太白三合於
虛爲喪虛齊地明年琅邪王據薨
光和中國皇星東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
火狀十餘日不見占曰國皇星爲內亂外
內有兵喪其後黃巾賊張角燒州郡朝廷

遣將討平斬首十餘萬級中平六年宮車
晏駕大將軍何進令司隸校尉袁紹私募
兵千餘人陰於雒陽城外竊呼并州牧董
卓使將兵至京都共誅中官對戰南北宮
闕下死者數千人燔燒宮室遷都西京及
司徒王允與將軍呂布誅卓卓部曲將郭
汜李傕旋兵攻長安公卿百官吏民戰死
者且萬人天下之亂皆自內發
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門中大如
半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後年六月消占曰
爲兵至六年司隸校尉袁紹誅滅中官大
將軍部曲將吳匡攻殺車騎將軍何苗死
者數千人
三年四月熒惑逆行守心後星十月戊午
月食心後星占曰爲大喪後三年而靈帝
崩

五年二月彗星出奎逆行入紫宮後三出六十餘日乃消六月丁卯客星如三升椀出貫索西南行入天市至尾而消占曰彗除紫宮天下易王客星入天市爲貴人喪明年四月宮車晏駕中平中夏流星赤如火長三丈起河鼓入天市抵觸宦者星色白長二三丈後尾再屈食頃乃滅狀似枉矢占曰矢流發其宮射所謂矢當直而枉者操矢者邪枉人也中平六年大將軍何進謀盡誅中官於省中殺進俱兩破滅天下由此遂大壞亂

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大星其日未冥四刻大將軍何進於省中爲諸黃門所殺己巳車騎將軍何苗爲進部曲將吳匡所殺

孝獻初平二年九月蚩尤旗見長十餘丈

色白出角亢之南占曰蚩尤旗見則王征伐四方其後丞相曹公征討天下且三十年

四年十月孛星出兩角閒東北行入天市中而滅占曰彗除天市天帝將徙帝將易都是時上在長安後二年東遷明年七月至雒陽其八月曹公迎上都許

建安元年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冀州分也時袁紹在冀州其年十一月紹軍爲曹公所破

七年夏紹死後曹公遂取冀州

九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井輿鬼入軒轅太微

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占曰彗星掃太微宮人主易位其後魏文帝受禪

十二年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鶉尾荆州分也時荆州牧劉表據荆州時益州從事周群以荆州牧將死而失立明年秋表卒以小子琮自代曹公將伐荆州琮懼舉軍詣公降

十七年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諸侯周群以爲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益州牧劉璋據益州漢中太守張魯別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別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病死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公攻漢中魯降

十八年秋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逆行留守帝坐百餘日占曰歲星入太微人主改

二十三年三月孛星晨見東方二十餘日

夕出西方犯歷五車東井五諸侯文昌軒轅后妃太微鋒炎指帝坐占曰除舊布新之象也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隕石陳留四春秋僖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傳曰隕星也董仲舒以爲從高反下之象或以爲庶人惟星隕民困之象也

桓帝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隕石右扶風一鄠又隕石二皆有聲如雷

後漢書志第十二

後漢書志第十三　劉昭注補

五行一

貌不恭　淫雨　屋自壞
雞禍　青眚
訛言　旱
謠　狼食人

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蜀志曰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耽古篤學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蜀亡魏徵不至並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云

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鄭玄注尚書大傳曰不宿不宿禽也角主天兵周禮四時習兵因以田獵禮志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過此則暴天物爲不宿禽角南有天庫將軍騎官漢書音義曰遊田馳騁不反宮室飲食不享鄭玄曰享獻也禮志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此獻禮之大略也注五行解鄭玄門皆出注大傳也漢書音義曰無獻享之禮出入不節鄭玄曰角爲天門房有三道出入之象也奪民農時鄭玄曰房心農時之候也季冬之月命農師計耦耕事是時房心晨中春秋傳曰辰爲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及有姦謀鄭玄曰元爲朝廷房心爲明堂謀事出政之象則木不曲直鄭玄曰君行此五者爲逆天東宮之政東宮於地爲木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爲器也無

故生不暢茂多折槁是爲木不曲直木金水火土謂之五材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政逆則神怒神怒則材失性不爲民用其他變異皆屬沴沴亦神怒凡神怒者日月五星既見適于天矣洪範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木可以揉曲直謂木失其性而爲災也又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鄭玄曰肅敬也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洪範曰貌曰恭厥咎狂鄭玄曰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方儲對策曰君失制度下不恭承臣恣淫慢厥罰恒雨鄭玄曰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常雨也管子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雨霖不止淮南子曰金不收則多淫雨厥極惡孔安國曰醜陋時則有服妖鄭玄曰服貌之飾也時則有龜孽鄭玄曰龜蟲之生於水而游於春者屬木時則有雞禍鄭玄曰雞畜之有冠翼者也屬貌洪範傳曰妖者敗胎也少小之類言其事之尚微也至孽則牙孽也至乎禍則著矣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鄭玄曰痾病也貌氣失之病也漢書音義曰若梁孝王之時牛足反出背上也此下欲伐上之禍時則有青眚青祥鄭玄曰青木色也眚生於此祥自外來也惟金沴木鄭玄曰沴殄也凡貌言視聽思心一事失則逆人之心人心逆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爲之傷傷則衝勝來乘殄之於是神怒人怨將爲禍亂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譴告人也及妖孽禍痾眚祥皆其氣類暴作非常爲時怪者也各以物象爲之占也說云氣之相傷謂之沴尚書太傳曰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玄曰自正月

盡四月爲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爲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爲歲之夕上旬爲月之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爲日之朝隅中至日跌爲日之中晡時至黃昏爲日之夕受之者其凶咎也大傳又云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鄭玄曰二辰謂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管子曰明王有四禁春無殺伐無割大陵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錢夏無遏水達名川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秋無赦過釋罪緩刑冬無爵賞祿傷伐五藏故春政不禁則五穀不成夏政不禁則草木不榮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火流邑大風飄屋折樹木地草夭冬雷草木夏落而秋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多螣蟇蟲也六畜不蕃民多夭

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羿羽朱節者斬生之斧也五采纂組者蕃功之室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能去此取彼則王道備也續漢書曰建武二年尹敏上疏曰六沴作見若是供御帝用不差神則大喜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不供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明供御則天報之福不供御則禍災至欲尊六事之體則貌言視聽思心之用治六事之揆以致乎太平而消除轗軻孽害也

建武元年赤眉賊率樊崇逢安等共立劉盆子爲天子然崇等視之如小兒百事自由初不恤錄也後正旦至君臣欲共饗既坐酒食未下羣臣更起亂不可整時大司

農楊音案劍怒曰小兒戲尚不如此其後遂破壞崇安等皆誅死唯音爲關內侯以壽終

光武崩山陽王荆哭不哀作飛書與東海王勸使作亂明帝以荆同母弟太后在故隱之後徙王廣陵荆遂坐復謀反自殺也

章帝時竇皇后兄憲以皇后甚幸於上故人人莫不畏憲憲於是强請奪沁水長公

主田公主畏憲與之憲乃賤顧之後上幸公主田覺之問憲憲又上言借之上以后故但譴勑之不治其罪後章帝崩竇太后攝政憲秉機密忠直之臣與憲忤者憲多害之其後憲兄弟遂皆被誅

桓帝時梁冀秉政兄弟貴盛自恣好驅馳過度至於歸家猶馳驅入門百姓號之曰梁氏滅門驅馳後遂誅滅

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淫雨傷稼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六年九月大雨連月苗稼更生鼠巢樹上十七年雒陽暴雨壞民廬舍壓殺人傷害禾

安帝元年四年秋郡國十淫雨傷稼方儲對策曰雨不時節妄賞賜也

永寧元年郡國三十三淫雨傷稼

建光元年京都及郡國二十九淫雨傷稼是時羌反久未平百姓屯戍不解愁苦

延光元年郡國二十七淫雨傷稼案本傳陳忠奏以爲王侯二千石爲女使伯榮獨拜車下柄在阿母

二年郡國五連雨傷稼

順帝永建四年司隸荊豫兗冀部淫雨傷稼

六年冀州淫雨傷稼

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餘日是時大將軍梁冀秉政謀害上所幸鄧貴人母宣冀又擅殺議郎邴尊上欲誅冀懼其持權日久威勢強盛恐有逆命害及吏民密與近臣中常侍單超等圖其方略其年八月冀卒伏罪誅滅案公沙穆傳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湮沒

靈帝建寧元年夏霖雨六十餘日是時大將軍竇武謀變廢中官其年九月長樂五官吏朱瑀等共與中常侍曹節起兵先誅武交兵闕下敗走追斬武兄弟死者數百人案武死無兄案有兄子

熹平元年夏霖雨七十餘日是時中常侍曹節等共誣曰勃海王悝謀反其十月誅悝

中平六年夏霖雨八十餘日是時靈帝新棄羣臣大行尚在梓宮大將軍何進與佐軍校尉袁紹等共謀欲誅廢中官下文陵畢中常侍張讓等共殺進兵戰京都死者數千

更始諸將軍過雒陽者數十輩皆幘而衣婦人衣繡擁髮時智者見之以爲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要步齲齒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梁冀別傳曰冀婦女又有不聊生髻折要步者足不在體下齲齒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爲京都歙然諸夏皆放效此近服妖也梁冀二世上將婚媾王室大作威福將危社稷天誡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踧眉啼泣吏卒掣頓折其要脊令髻傾邪雖强語笑無復氣味也到延熹二年舉宗誅夷

延熹中梁冀誅後京都幘顏短耳長短上

長下時中常侍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姦慝海内慍曰一將軍死五將軍出家有數侯子弟列布州郡賓客雜襲騰翥上短下長與梁冀同占到其八年桓帝因日蝕之變乃拜故司隸韓演爲司隸校尉以次誅鉏京都正清臣昭案本傳演誅左悺具瑗雖免於辭首舉閹桓帝紀京都未爲正清

延熹中京都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至作漆畫五采爲系此服妖也到九年黨事始發傳黃門北寺臨時惶惑不能信天任命多有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繫及所過歷長少婦女皆被桎梏應木屐之象也

靈帝建寧中京都長者皆以葦方笥爲粧具下士盡然時有識者竊言葦方笥郡國讞篋也今珍用之此天下人皆當有罪讞於理官也到光和三年癸丑赦令詔書吏

民依黨禁錮者赦除之有不見文他以類比疑者讞於是諸有黨郡皆讞廷尉人名悉入方筒中

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爲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多擁胡兵塡塞街衢虜掠宮掖發掘園陵

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illegible]馳周旋以爲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軿以爲騎從互相侵奪賈與馬齊案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如馬詩云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檀車煌煌四牡彭彭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遲鈍之畜而今貴之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

也其後董卓陵虐王室多援邊人以充本朝胡夷異種跨蹈中國

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爲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袁山松書曰光和四年又於西園弄狗以配人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後靈帝寵用便嬖子弟永樂賓客鴻都羣小傳相汲引公卿牧守比肩是也又遣御史於西邸賣官關內侯[illegible]顧五百萬者賜與金紫詣闕上書占令長隨驂好醜豐約有賈強者貪如豺虎弱者略不類物實狗而冠者也司徒古之丞相壹統國政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祿素餐莫能據正持重阿意曲從今在位者皆如狗也故狗走入其門應劭曰靈帝數以車騎將軍過拜蕃臣內孽交體亡人頭號加於頂幺印綬于首厲冠昔辛有睹被髮之祥知其爲戎今假號雲集不亦宜乎

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爲客

舍主人身爲商賈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爲戲樂此服妖也其後天下大亂風俗通曰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櫑酒酣之後續以挽歌魁櫑喪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殄悴諸貴樂皆死亡也自靈帝崩後京師壞滅戶有兼屍蟲而相食魁櫑挽歌斯之效乎

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爲長躬而下甚短女子好爲長裙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以爲服妖是陽無下而陰無上也天下未欲平也後還遂大亂袁崧曰禪位於魏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雌雞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爲雄冠距鳴將是歲后父禁爲平陽侯女立爲皇后至哀帝

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臣篡位之頭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茲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

桓帝永興二年四月丙午光祿勳吏舍壁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鉤玦各一鉤長七寸二分周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鏤此青祥也玉金類也七寸二分商數也五寸四分徵數也商爲臣徵爲事蓋爲人臣引決事者不肅將有禍也是時梁冀秉政專恣後四歲梁氏誅滅也

延熹五年太學門無故自壞襄楷以爲太學前疑所居本傳楷書無前疑之言也其門自壞文德將

喪教化廢也是後天下遂至喪亂

永康元年十月壬戌南宮平城門內屋自壞金沴木木動也其十二月宮車晏駕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及外東垣屋前後頻壞蔡邕對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祀法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者也武庫禁兵所藏東垣庫之外障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內崩潛潭巴曰宮瓦自墮諸侯強陵主皆小人顯位亂法之咎也其後黃巾賊先起東方庫兵大動皇后同父兄何進爲大將軍同母弟苗爲車騎將軍兄弟並貴盛皆統兵在京都其後進欲誅廢中官爲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所殺兵戰宮中闕下更相誅滅天下兵大起三年二月公府駐駕廡自壞南北三十餘閒

中平二年二月癸亥廣陽城門外上屋自壞也

獻帝初平二年三月長安宣平城門外屋無故自壞至三年夏司徒王允使中郎將呂布殺太師董卓夷三族袁崧曰李傕等破長安城害允等

興平元年十月長安市門無故自壞至二年春李傕郭汜鬬長安中傕追劫天子移置傕塢盡燒宮殿城門官府民舍放兵寇鈔公卿以下冬天子東還雒陽傕汜追上到曹陽虜掠乘輿輜重殺光祿勳鄧淵廷尉宣璠少府田邠等數十人五行傳曰好攻戰鄭玄注曰參伐爲武府攻戰之象輕百姓鄭玄注曰輕之者不重民命春秋傳曰師出不正反戰不勝也飾城郭鄭玄注曰昴畢閒爲天街甘氏經曰天街保塞孔塗道衢保塞城郭之象也月令曰四鄙入保侵邊境鄭玄曰畢主邊兵則金不從革鄭玄注曰君行此四者爲逆天西宮之政西宮於地爲金金性從刑而革人所用爲器者也無故冶之不銷或入火飛亡或鑄之裂形是爲不從革其變異皆屬沴也洪範曰從革作辛馬融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鑠

也庚書音義曰言人君言不見從則金鐵亦不從人意謂金失其性而爲災也又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鄭玄曰乂治也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也厥咎僭鄭玄曰君臣不治則僭差矣厥罰恒陽鄭玄曰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故常陽也春秋考異郵曰君行非是則言不見從不見從則下不治下不治則僭差過制度奢侈驕泰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陽無以制從心之喜上憂下則常陽從之推設其跡考之天意則大旱不雨而民無大災傷淮南子曰殺不辜則國赤地厥極憂鄭玄曰殺氣失故於人爲憂時則有詩妖鄭玄曰詩之言志也時則有介蟲之孽鄭玄曰蟓蠡蜩蟬之類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屬金時則有犬禍鄭玄曰犬畜之以口吠守者屬言時則有口舌之痾鄭玄曰言氣失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介蟲劉歆傳以爲毛蟲又治也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訛言相驚司隸并冀州民人流移時鄧太后專政婦人以順爲道故禮夫死從子之命今專主事此不從而僭也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五年東海曾國東平山陽濟陰陳留民訛言相驚有賊捕至京師民皆入城也

世祖建武古今注曰建武三年七月雒陽大旱帝至南郊求雨即日雨五年夏旱京房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四陰衆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陽其旱萬物根死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春秋考異郵曰國大旱冤獄結旱者陽氣遐精不施君上失制奢者差僭差氣亂感大則旱微見又一云陰厭陽移君淫民惡陰氣不對陽偏不施又云陽偏民怨徵也在所以感之者上奢則求多求多則下竭下竭則潰君不仁管子曰春不收枯骨伐枯木而起去之則夏旱方儲對策曰百姓苦士卒煩碎責租稅失中暴師外營經歷三時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王者熟推其祥綏合於天圖之事情旱災可除夫旱者過日天王無意於百姓恩澤不行萬民煩擾故天應以無澤是時天下僭逆者未盡誅軍多過時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六月九年春十二年五月二十一年六月明帝永平元年五月八年冬十一年八月十五年八月十八年三月並旱

章帝章和二年夏旱時章帝崩後竇太后兄弟用事奢僭古今注曰建初二年夏雒陽旱四年夏元和元年春並旱案楊終傳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數萬人吏民怨曠上疏云久旱孔叢曰建初元年大

旱天子憂之侍御史孔豐乃上疏曰臣聞為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為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即位日淺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時運之會耳非政教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畋散積減御損食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為成湯之事焉天子納其言而從之三日雨即降轉拜黃門郎典東觀事

和帝永元六年秋京都旱時雒陽有冤囚和帝幸雒陽寺錄囚徒理冤囚收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降古今注曰永元二年郡國十四年十五年丹陽郡國二十二並旱或傷稼安帝古今注曰永初元年郡國八旱分遣議郎請雨案本紀二年五月旱皇太后幸雒陽寺錄囚徒即日降雨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大水雖去旱得水無救為災

永初六年夏旱古今注曰三年郡國八四年五年夏並旱

七年夏旱

元初元年夏旱

二年夏旱三年夏旱時西羌寇亂軍屯相繼連十餘年

六年夏旱古今注曰建光元年郡國四旱延光元年郡國五並旱傷稼

順帝永建三年夏旱

五年夏旱

陽嘉二年夏旱時李固對策以為奢僭所致也臣昭案本紀元年二月京師旱郎顗傳人君恩澤不施於民祿去公室臣下專權所致也又周舉傳三年河南三輔大旱五穀傷災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

沖帝永嘉元年夏旱時沖帝幼崩太尉李固勸太后及兄梁冀立嗣帝擇年長有德者天下賴之則功名不朽年幼未可知如後不善悔無所及時太后及冀貪立年幼欲久自專遂立質帝八歲此不用德古今注曰本初元年二月京師旱

桓帝元嘉元年夏旱是時梁冀秉政妻子並受封寵踰節

延熹元年六月旱京房占曰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則致旱也不救必蝗蟲害穀其救也貰擬罰行寬大惠兆民勞功吏賜鰥寡稟不足案陳蕃上疏宮女多聚不御憂悲之感以致水旱之困也

靈帝熹平五年夏旱蔡邕作伯夷叔齊碑曰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求獲答應時處士平陽蘇騰字玄成夢陟首陽有神馬之使在道明覺而思之以其夢陟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雨使者與郡縣戶曹掾吏登山升祠手書要曰君況我聖主以洪澤之福天尋興雲即降甘雨也

六年夏旱

光和五年夏旱

六年夏旱是時常侍黃門僭作威福

獻帝興平元年秋長安旱是時李傕郭汜專權縱肆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九年夏四月旱

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是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爲大司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並僭專權故謠妖作也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是更始之不諧在赤眉也世祖自河北興

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曰五銖漢家貨明當復也述遂誅滅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時隗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爲天子遂破滅囂少病蹇吳門

冀郭門名也緹羣山名也

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案順帝即位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樹疏幼以爲己功專國號令以贍其私太尉李固以爲清河王雅性聰明敦詩悅禮加又屬親立長則順置善則固而冀建白太后策免固徵蠡吾侯遂即至尊固是月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太尉胡廣封樂鄉侯司徒趙戒厨亭侯司空袁湯安國亭侯云

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鼓嚨胡案元嘉中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三輔延及并冀大爲民害命將出衆每戰常負中國益發甲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穫刈之

也吏買馬君具車者言調發重及有秩者也請爲諸君鼓嚨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語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閒河閒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舂黃粱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案此皆謂爲政貪也城上烏尾畢逋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爲吏子爲徒者言蠻夷將畔逆父既爲軍吏其子又爲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臣昭曰志家此釋豈未盡乎往徒一死何用百乘其後驗竟爲靈帝作此言一徒似斥桓帝帝貴任宰閹參委機政左右前後莫匪刑人有同囚徒之長故言寄一徒也且又帝則繼體身無嗣胤然單獨非一而何百乘車者乃國之君解犢後徵正膺斯數繼以班班無得以須焉）車班班入河閒者言上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閒迎靈帝也（應劭釋此句云徵靈帝者輪班擁節入河閒也）河閒姹女工

數錢（一本作妖女）以錢爲室金爲堂者靈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爲堂也石上慊慊舂黃粱者言永樂雖積金錢慊慊常若不足使人舂黃粱而食之也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者言永樂主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丞相主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辟豪賢及大姓案到延熹之末鄧皇后以譴自殺乃以竇貴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爲大將軍與太傅陳蕃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綬所加咸得其人豪賢大姓皆絕望矣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

鐃（風俗通作撓）案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茅喻羣賢也井者法也于時中常侍管霸蘇康憎疾海内英哲與長樂少府劉囂太常許詠尚書柳分（袁崧書曰柳分蕃豪之黨爲范滂所奏者）尋穆史佟（佟後）（亦爲司隸虞劭曰史佟左官諭進者也）司隸唐珍等代作脣齒河内牢川詣闕上書汝穎南陽上采虛譽專作威福甘陵有南北二部三輔尤甚由是傳考黃門北寺始見廢閣茅田一頃者言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阨窮不失其法度也四方纖纖不可整者言姦慝大熾不可整理嚼復嚼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辭也言食肉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飲歌呼而已也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鐃者陳竇被誅天下大壞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合諧河間來合諧案解犢亭屬饒陽

河間縣也（臣昭案郡國志饒陽本屬涿後屬安平靈帝既是河間王曾孫謠言白是有徵無疑明河間之縣爲驗）居無幾何而桓帝崩使者與解犢亭侯皆白蓋車從河間來延延衆貌也是時御史劉儵建議立靈帝以儵爲侍中中常侍侯覽畏其親近必當間己白拜儵泰山太守因令司隸迫促殺之朝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郃致位司徒此爲合諧也

靈帝之末京都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芒案到中平六年史侯登躡至尊獻帝未有爵號爲中常侍段珪等數十人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來還此爲非侯非王上北芒者也（英雄記曰京師謠歌咸言河臘叢進獻帝臘日生也風俗通曰烏臘烏號案逆臣董卓滔天虐民窮凶極惡關東舉兵欲共誅之轉相顧望莫肯先進處處停兵數十萬若烏臘蟲相隨橫取之矣）

靈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樂世董逃遊四

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垂欲發董逃與中辭董逃出西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絕董逃心摧傷董逃楊孚卓傳曰卓改爲董安案董謂董卓也言雖跋扈縱其殘暴終歸逃竄至於滅族也風俗通曰卓以董逃之歌主爲己發大禁絕之死者千數靈帝之末禮樂崩壞賞刑失中毀譽無驗競飾僞服以蕩典制遠近翕然咸名後生放聲者爲時人有識者切言舊曰出人次曰俗人今更曰時人此天促其期也其間無幾天下大壞也

獻帝踐祚之初京都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有從下發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亡獻帝初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公孫瓚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修城積穀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攻瓚瓚大敗縊其姊妹妻子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初瓚破黃巾殺劉虞乘勝南下侵據齊地雄威大振而不能開廓遠略欲以堅城觀時坐聽圍戮斯亦自易地而去世也

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閒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孑遺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無破亂及劉表爲牧又豐樂至此逮八九年當始衰者謂劉表妻當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孑遺者言十三年表又當死民當移詣冀州也干寶搜神記曰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爲妖言繫獄百餘日忽於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日即遣馬吏驗視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爲貴人後無幾曹公平荊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爲荊州刺史

順帝陽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陰狼殺童兒九十七人時李固對策引京房易傳曰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全身避災狼食人陛下覺寤比求隱滯故狼災息東觀書曰中山相朱遂到官不出奉祠北嶽詔曰災暴緣類符驗不虛政失厥中狼災爲應至乃殘食孩幼朝廷愍悼思惟咎徵博訪其故山嶽尊靈國所望秩而遂比不奉祠怠慢廢典不務懇惻淫刑放濫害加孕婦毒流未生咸和致災其詳思改救追復所失有不遵憲舉正以聞

靈帝建寧中羣狼數十頭入晉陽南城門齧人袁山松書曰光和三年正月虎見平樂觀又見憲陵上齧衛士蔡邕曰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

後漢書志第十三

後漢書志第十四

五行二 災火 草妖 羽蟲孽 羊禍

劉昭 注補

五行傳曰棄法律鄭玄注尚書大傳曰東井主法令也逐功臣鄭玄曰功臣制法律者也或曰喙主尚食七星主衣裳張為食廚翼主天倡經曰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是則食與觀樂臣之所用為大功也七星北有酒旗南有天廚翼南有器府殺太子鄭玄曰五行火生土天文以參繼東井四時以秋代夏殺太子之象也春秋傳曰夫千乘之主將發正而立不正必殺正也以妾為妻鄭玄曰軒轅為后妃屬南宮其大星女主之位女御在前妾為妻之象也則火不炎上鄭玄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南宮之政南宮於地為火火性炎上然行人所用烹飪者也無故因見作熱熾為害是為火不炎其上也變異皆屬於春秋考異郵曰火者陽之精也人合天氣五行陰陽極陰反陽極陽生陰故應人行以效不祥在所以感之萌應叛從逆殊心也謂火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鄭玄曰悊瞭也君視不明則是不能瞭其事也洪範曰視曰明厥咎舒讖曰君舒怠臣下有倦白黑不別賢不肖並不能處民急氣為之舒緩草不搖鄭玄曰君臣不瞭則舒緩矣厥罰常燠鄭玄曰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長氣失故常燠厥極疾鄭玄曰長氣失故於人為疾時則有草妖鄭玄曰草視之物可見者莫衆

五行志二

於章

時則有羸蟲之孽鄭玄曰羸蟲蜾蟲之類蟲之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時則有羊禍鄭玄曰羊畜之遠視者也屬視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羸蟲劉歆傳以為羽蟲

建武中漁陽太守彭寵被徵書至明日潞縣火災起城中飛出城外燔千餘家殺人京房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盛火數起燔宮室儒說火以明為德而主禮時寵與幽州牧朱浮有隙疑浮見潛譖故意狐疑其妻勸無應徵遂反叛攻浮卒誅滅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十二月雒陽市火二十四年正月戊子雷雨霹靂火災高廟北門明帝永平元年六月己亥桂陽見火飛來燒城寺章帝建初元年十二月北宮火燒壽安殿延及右掖門元和三年六月丙午雷雨火燒北宮朱爵西闕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竇太后在南宮明年竇太后崩

十三年八月己亥北宮盛饌門閣火是時和帝幸鄧貴人陰后寵衰怨恨上有欲廢之意明年會得陰后挾偽道事遂廢遷于桐宮以憂死立鄧貴人為皇后

十五年六月辛酉漢中城固南城門災此孝和皇帝將絕世之象也其後二年宮車晏駕殤帝及平原王皆早夭折和帝世絕

安帝古今注曰永初元年十二月河南郡縣火燒殺百五人六年河南郡縣又失火燒五百八十四人永初二年四月甲寅漢陽河陽城中失火燒殺三千五百七十人先是和帝崩有皇子二人皇子勝長鄧皇后貪殤帝少欲自養長立之延平元年殤帝崩勝有廢疾不篤羣臣咸欲立之太后以前既不立勝遂更立清河王子是為安帝司空周章等心不掩服謀欲誅鄧氏廢太后安帝而更立勝元年十一月事覺章等被誅其後涼州叛羌為害甚甚涼州諸郡寄治馮翊扶風界及太后崩鄧氏被誅

四年三月戊子杜陵園火元初四年二月壬戌武庫火東觀書曰燒兵物百二十五種直千萬以上是時羌叛大爲寇害發天下兵以攻禦之積十餘年未已天下厭苦兵役

延光元年八月戊子陽陵園寢殿火凡災發于先陵此太子將廢之象也若曰不當廢太子以自翦如火不當害先陵之寢也明年上以讒言廢皇太子爲濟陰王後二年宮車晏駕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起兵殿省誅賊臣立濟陰王

四年秋七月乙丑漁陽城門樓災

順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園寢災古今注曰三年五月戊辰守宮失火燒宮藏財物盡四年河南郡縣失火燒人六畜

陽嘉元年恭陵廡災及東西莫府火古今注曰十二月河南郡國火燒廬舍殺人也太尉李固以爲奢僭所致陵之初造禍及枯骨規廣治之尤飾又上欲更

造宮室益臺觀故火起莫府燒材木

永和元年十月丁未承福殿火臣昭案楊厚傳是災先是爵號阿母宋娥爲山陽君后父梁商本國侯又多益商封商長子冀當繼商爵以商生在復更封冀爲襄邑侯追號后母爲開封君皆過差非禮古今注曰六年十二月雒陽酒市失火燒肆殺人

漢安元年三月甲午雒陽劉漢等百九十七家爲火所燒東觀書曰其九十家不自存詔賜錢廪穀古今注曰火或從室屋間物中不知所從起數月乃止十二月雒陽失火後四年宮車比三晏駕建和元年君位乃定

桓帝建和二年五月癸丑北宮掖庭中德陽殿火及左掖門先是梁太后兄冀挾姦枉以故太尉李固杜喬正直恐害其事令人誣奏固喬而誅滅之是後梁太后崩而梁氏誅滅

延熹四年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

丙署火二月壬辰武庫火五月丁卯原陵長壽門火先是亳后因賤人得幸號貴人爲后上以后母宣爲長安君封其兄弟愛寵隆崇又多封無功者去年春白馬令李雲坐直諫死至此彗除心尾火連作

五年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火四月乙丑恭北陵東闕火戊辰虎賁掖門火五月康陵園寢火甲申中藏府承祿署火七月己未南宮承善闥內火

六年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火

八年二月己酉南宮嘉德署黃龍千秋萬歲殿皆火四月甲寅安陵園寢火閏月南宮長秋和歡殿後鉤楯掖庭朔平署各火十月壬子德陽前殿西閤及黃門北寺火殺人 袁山松書曰是時連月有火災諸宮寺或一日再三發又夜有訛言擊鼓相驚陳蕃劉茂上疏

諫曰古之火皆君弱臣強極陰之變也前始春而獄刑慘故火不炎上前入春節連寒冰冰懸風折樹又八九州郡並言隕霜殺菽春秋晉執季孫行父木爲之冰夫氣弘則景星見化錯則五星開日月蝕災爲已然異爲方來恐卒有變必於三朝唯善政可以已之願察臣前言不棄愚忠則元元幸甚書奏不省

九年三月癸巳京都夜有火光轉行民相驚譟 袁崧書曰是時官豎專朝鉤黨事起上尋無嗣陳蕃竇武爲曹節等所害天下無復紀綱

靈帝熹平四年五月延陵園災

光和四年閏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 陳蕃諫云楚女悲而西宮災不御宮女悲之所致也

五年五月庚申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永樂太后宮署火

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 南宮門中 延及北闕道西燒嘉德和歡殿案雲臺之災自上起榱題數百同時並然若就縣華鐙其日燒盡延及白虎威興門尚書符節蘭臺夫雲臺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所藏在也京

五行志一

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是時黃巾作慝變亂天常七州二十八郡同時俱發命將出衆雖頗有所禽然宛廣宗曲陽尚未破壞役起負海杼柚空懸百姓死傷已過半矣而靈帝曾不克己復禮虐侈滋甚尺一雨布騶騎電激官非其人政以賄成內嬖鴻都並受封爵京都爲之語曰今茲諸侯歲也天戒若曰放賢賞淫何以舊典爲故焚其臺門秘府也其後三年靈帝暴崩續以董卓之亂火三日不絕京都爲丘墟矣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雊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戒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乙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

五行志

閒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營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覩災責躬退以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萐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臣昭曰高堂隆之言災其得天心乎雖與本志所明不異同靈帝之時有爲故載其言廣災異也

獻帝初平元年八月霸橋災其後三年董卓見殺臣昭案劉焉傳興平元年天火燒其城府輜重延及民家館邑無餘也

庶徵之恆燠漢書以冬溫應之中興以來亦有冬溫而記不錄云越紀范蠡曰春燠而不生者王者德不完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令也秋暑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四者邦之禁也管子曰臣乘君威則陰侵陽盛夏雪降冬不冰也

安帝元初三年有瓜異本共生八瓜同蔕時以爲嘉瓜或以爲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也是時閻皇后初立後閻后與外親耿寶等共譖太子廢爲濟陰王

更外迎濟北王子續立之草妖也（古今注曰和帝永元七年二月江夏縣民舍柱生兩枝其一長尺五寸分爲八枝其一長尺六寸分爲五枝皆青也）

桓帝延熹九年雒陽城局竹柏葉有傷者占曰天子凶

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皆高四尺所其一株宿夕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鬢鬚髮備具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人狀（臣昭以爲木生人狀下人將起京房之占雖以益驗貌類胡人猶未辯了董卓之亂實擁胡兵傕汜之時充斥尤甚逆窺闈宮竊剽虐百姓鮮卑之徒蹂躪畿封胡之害深亦已毒矣）

五年十月壬午御所居殿後槐樹皆六七圍自拔倒豎根在上（臣昭曰槐是三公之象貴之也靈帝授位不以德進貪愚是升清賢斯黜槐之倒植豈以斯乎）

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寃句離狐縣界（風俗通曰西及城皇陽武城郭路邊）有草生其莖靡累腫大如手指狀似鳩雀龍蛇鳥獸之

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風俗通曰亦作人狀操持兵弩萬備具非但彷彿類良熟然也）近草妖也是歲黃巾賊始起皇后兄何進異父兄朱苗皆爲將軍領兵後苗封濟陽侯進苗遂秉威權持國柄漢遂微弱自此始焉（應劭曰關東義兵先起於宋衛之郊東郡太守橋瑁負衆怙亂陵蔑同盟忿嫉同類以殞厥命陳留濟陰迎助謂爲離德棄好即戎吏民殲之草妖之興豈不或信）

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人面生鬢（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公在雒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而血出曹公惡之遂寢疾是月薨）

獻帝興平元年九月桑復生椹可食（臣昭曰桑重生椹誠是木異然在濟民寔知非瑞乎時倉生死敗周秦饑盡飢魚鰥溷不可勝言食此重椹大拯危命雖連理附枝亦不能及若以爲祥則建武野穀旅生麻菽尤豐復是妖邪）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有五色大鳥集濟南臺十月又集新豐時以爲鳳凰或以爲鳳凰陽明之應故非明主則隱不見凡

五色大鳥似鳳者多羽蟲之孽是時安帝信中常侍樊豐江京阿母王聖及外屬耿寶等讒言免太尉楊震廢太子爲濟陰王不悊之異也章帝末號鳳凰百四十九見時直臣何敞以爲羽孽似鳳翺翔殿屋不察也臣昭曰已論之於敞傳記者以爲其後章帝崩以爲驗案宣帝明帝時五色鳥羣翔殿屋賈逵以爲胡降徵也帝多善政雖有過不及至衰缺末年胡降二十萬口爾其驗也帝之時羌胡外叛讒慝內興羽孽之時也樂叶圖徵說五鳳皆五色爲瑞者一爲孽者四叶圖徵曰似鳳有四並爲妖一曰鷫鸘鳩喙圓目身義戴信嬰禮膺仁負智至則旱役之感也二曰發明烏喙大頸大翼大脛身仁戴智嬰義膺信負禮至則喪之感也三曰焦明長喙疏翼圓尾身義戴信嬰仁膺智負禮至則水之感也四曰幽昌兌目小頭大身細足脛若鱗葉身智戴信負禮膺仁至則旱之感也國語曰周之興也鸑鷟鳴岐說文曰五方神鳥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鷫鸘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凰

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鳥見濟陰

巳氏時以爲鳳凰此時政治衰缺梁冀秉政阿枉上幸亳后皆羽孽時也臣昭案魏朗對策桓帝時雉入太常宗正府朗說見本傳注

靈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鳥見于新城衆鳥隨之時以爲鳳凰時靈帝不恤政事常侍黃門專權羽孽之時也衆鳥之性見非常班駁好聚觀之至於小爵希見梟者幾見猶聚

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爵先極悲鳴已因亂鬭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大將軍何進以內寵外嬖積惡日久欲悉糾黜以隆更始冗政而太后持疑事久不決進從中出於省內見殺因是有司盪滌虔劉後祿而尊厚者無餘矣夫陵者高大之象也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還自相害至滅亡也古今注曰建武

九年六郡八縣鼠食稼張璠紀曰初平元年三月獻帝初入未央宮翟雉飛入未央宮獲之獻帝春秋曰建安七年五色大鳥集魏郡衆鳥數千隨之魏志曰二十三年秀秋鳥集鄴宮文昌殿後池

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說文曰肋脅骨也或大如手近赤祥也是時梁太后攝政兄梁冀專權枉誅漢良臣故太尉李固杜喬天下冤之其後梁氏誅滅

後漢書志第十四

後漢書志第十五

劉昭　注補

五行三

大水　水變色　大寒　雹　冬雷　山鳴　魚孽　蝗

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鄭玄注曰虛危爲宗廟廢祭祀鄭玄曰牽牛主祭祀之牲逆天時鄭玄曰月在星紀周以爲正月在玄枵殷以爲正皆不得四時之正逆天時之象也春秋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濫運卜三正以至失時是其類也則水不潤下鄭玄曰君行此四者爲逆天北宮之政也北宮於地爲水水性浸潤下流人所用灌溉者也無故源流竭絶川澤以涸是爲不潤下其他變異皆屬沴謂水失其性而爲灾也太公六韜曰人主好破壞名山壅塞大川決通名水則歲多大水五穀不成也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鄭玄曰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洪範曰聰作謀孔安國曰所謀必成當馬融曰上聽則下進其謀厥咎急鄭玄曰君臣不謀則急矣易傳曰謀罰絶理不云下也類事有知不云謀也厥罰恒寒鄭玄曰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常寒厥極貧鄭玄曰藏氣失故於人爲貧時則有鼓妖鄭玄曰鼓聽之應也時則有魚孽鄭玄曰魚蟲之生水而遊於水者也時則有豕禍鄭玄曰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也屬聽時則有耳痾鄭玄曰聽氣失之病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魚孽劉歆傳以爲介蟲之孽謂蝗屬也月令章句曰介者甲也謂龜蟹之屬也古

注曰光武建武四年東郡以北傷水七年六月戊戌雒水盛溢至津城門帝自行水弘農都尉治析為水所漂殺民溺傷稼壞廬舍二十四年六月丙申沛國睢水逆流一日一夜止章帝建初八年六月癸巳東昏城下池水變赤如血臣昭按諸史光武之時郡國亦常有水災而志不載本紀八年秋大水又云是歲大水分據杜林之傳列之孝和之前東觀書曰建武八年間郡國七大水涌泉盈溢杜林以為倉卒時兵擅權作威張氏雖皆降散猶尚有遺脫長吏制御無術令得復熾元元侵陵之所致也上疏曰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根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氏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舊地雜俗旦夕拘錄所以挫其強禦之力詘其驕恣之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輙因衰麤之扃會以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法政皆神道設教強幹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皆以求享康寧之福無怵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己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送饒穀之郡或懼死亡卒為傭賃亦所以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公乃留連貪位不能早退況草創兵長卒無德能直以擾亂東時擅權作威玉食狃猱之意徼幸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宮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尚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昌熾縱橫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泉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處潰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吉性不相害故曰樂也而猥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危下相為蠹賊有小大勝負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唯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謝承書曰陳宣字子興沛國蕭人也剛猛性毅博學明魯詩遭王莽篡位隱處不仕光武即位徵拜諫議大夫建武十年雒水出造津城門校尉欲奏塞之宣曰昔周公卜雒以安宗廟為萬世基水不當入城門如為災異人主過而不可辭塞之無益昔東郡金堤大決水欲沒郡令吏民散走太守王尊一身勅以住立不動水應時自消尊人臣尚修正弭災豈況朝廷中興聖主天所挺授水以不入言未絕水去上善其言後東巡出宣引在前星東輿欲驅策宣叓蓋使奔行御者望車下宣前諫曰王者承天統地動有法度車則和鸞步則佩玉動靜應天昔孝文時邊方有獻千里馬若還而不受陛下宜上稽唐虞下以文帝為法上納其言遂徐行按轡還為河堤謁者以病免卒於家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國九大水傷稼（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京房易傳曰顓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而殺人隕霜大風天黃飢而不損茲謂泰厥水水殺人辟遏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春秋考異郵曰陰盛臣逆

五行志三

民悲情發則水出河決也 是時和帝幼竇太后攝政其兄竇憲幹事及憲諸弟皆貴顯並作威虐嘗所怨恨輒任客殺之其後竇氏誅滅 東觀書曰十年五月丁巳京師大雨南山水流出至東郊壞民廬舍

十二年六月潁川大水傷稼是時和帝幸鄧貴人陰有欲廢陰后之意陰后亦懷恚怨一曰先是恭懷皇后葬禮有闕竇太后崩後乃改殯梁后葬西陵徵舅三人皆為列侯位特進賞賜累千金 廣州先賢傳曰和帝時策問陰陽不和或水或旱方正鬱林布衣養奮字叔高對曰天有陰陽陰陽有四時四時有政令春夏則予惠布施寬仁秋冬則剛猛盛威行刑賞罰殺生各應其時則陰陽和四時調風雨時五穀升今則不然長吏多不奉行時令為政舉事干逆天氣上不卹下下不忠上百姓困乏而不卹哀眾怨鬱積故陰陽不和風雨不時災害緣類水者陰盛小人居位依公營私讒言誦上雨漫溢者五穀有不升而賦稅不為減百姓虛竭家有愁心也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郡國三十七大水傷稼董仲舒曰水者陰氣盛也是時帝在襁抱鄧太后專政 臣昭案本紀是年九月六州大水袁松書曰六州河濟渭雒洧水盛長泛溢傷秋稼

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水暴出突壞民田壞處泉水出深三丈是時司空周章等以鄧太后不立皇太子勝而立清河王子故謀欲廢置十一月事覺章等被誅是年郡國四十一水出漂沒民人 謝沈書曰死者以千數 讖曰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洋溢者小人專制擅權妒疾賢者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得志故涌水為災

二年大水 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有水周嘉傳是夏旱嘉收葬客死骸骨應時澍雨歲乃豐稔則水不為災也

三年大水 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

四年大水 臣昭案本紀云三郡

五年大水 臣昭案本紀郡國八

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 水變占曰水化為血者好

五行志三

任殘賊殺戮不辜延及親戚水當爲血是時鄧太后猶專政古今注曰元初二年潁川襄城臨水化爲血京房占曰流水化爲血五旦起以日辰占與其色齊物記曰江河水亦占曰泣血道路涉蘇於何以興

延光三年大水流殺民人傷苗稼是時安帝信江京樊豐及阿母王聖等讒言免太尉楊震廢皇太子臣昭案左雄傳順帝永建四年司冀二州大水傷禾稼物厚傳永和元年夏雒陽暴水殺千餘人

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樂安北海溺殺人物是時帝幼梁太后專政春秋漢含孳曰九卿阿黨辯非正直驕奢僭害則江河潰決方儲對策曰民悲怨則陰類強河決海溢地動土湧

桓帝建和二年七月京師大水去年冬梁冀枉殺故太尉李固杜喬三年八月京都大水是時梁太后猶專政

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臣昭案朱穆傳云漂害數千萬戶京房占曰江河溢者天有制度地有里數懷容水澤浸溉萬物今溢者明在位者不勝任也三公之揔不能容也率執法者利刑罰不用常法

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梁冀別傳曰冀之專政天爲異衆災並湊蝗蟲故生河水逆流五星失次太白經天人民疾疫出入六年羌戎叛戾盜賊略平皆冀所致敦煌實緣張衡對策曰水者五行之首滯而逆流者人君之恩不能下及而教逆也濁澤巴曰水逆者元命也宜於應之

永壽元年六月雒水溢至津陽城門漂流人物臣昭案本紀又南陽大水是時梁皇后兄冀秉政疾害忠直威權震主後遂誅滅

延熹八年四月濟北水清九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侯之象清者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規京都計邪其明年宮車晏駕徵解犢亭侯爲漢嗣即尊位是爲孝靈皇帝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沒殺人是時桓帝奢侈淫祀其十一月崩無嗣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河水清袁山松書曰禱于龍塚五月山水大出漂壞廬舍五百餘家袁山松書曰是河東水暴

出也

熹平二年六月東萊北海海水溢出漂沒人物三年秋雒水出四年夏郡國三水傷害秋稼

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

中平五年郡國六水大出臣昭案袁山松書曰山陽梁沛彭城下邳東海琅邪則是七郡

獻帝建安二年九月漢水流害民人是時天下大亂袁山松書曰曹操專政十七年七月大水淯水溢

十八年六月大水獻帝起居注曰七月大水上親避正殿八月以雨不止且還殿

二十四年八月漢水溢流民人袁山松書曰明年禪位于魏也

庶徵之恒寒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琅邪井中冰厚尺餘袁山松書曰是時羣賊起天下始亂讖曰寒者小人暴虐專擅居位無道有位適罰無法又殺無罪其寒必暴殺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袁山松書曰時帝沖

五行志三

遝失政蓋蕃對策曰當溫而寒刑罰慘也

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郡國三雨雹大如雞子春秋考異郵曰陰氣之專精凝合生雹雹之爲言合也以妾爲妻大尊重九女之妃闕而不御坐不離前無由相去之心同興參驅房社之內歡欣之樂專政夫人施而不傳陰精凝而見成易讖曰凡雹者過由人君惡聞成過抑賢不易內與邪人通取財利蔽賢施之並當雨不雨故反雹下也是時和帝用酷吏周紆爲司隸校尉刑誅深刻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年十月戊辰樂浪上谷雨雹傷稼十二年河南平陽雨雹大如杯壞敗吏民廬舍十五年十二月乙卯鉅鹿雨雹傷稼永平三年八月郡國十二雨雹傷稼十年郡[illegible]十八或雨雹蝗易緯曰夏雹者治道煩苛繇役急促教令數變無有常法不救爲兵強臣逆謀蝗蟲傷穀救之舉賢良爵有功務寬大無誅罰則災除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二年雨雹大如雞子三年雨雹大如鴈子傷稼劉向以爲雹陰脅陽也是時鄧太后以陰專陽政

元初四年六月戊辰郡國三雨雹大如杅杯及雞子殺六畜古今注曰樂安雹如杅殺人京房占曰夏雨雹天下兵大作

延光元年四月郡國二十一雨雹大如雞子傷稼是時安帝信讒無辜死者多臣昭案尹

敏傳是歲河西大雨雹如斗安帝見孔季彥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也三年雨雹大如雞子古今注曰順帝永建三年郡國十二雨雹傷秋稼

桓帝延熹四年五月己卯京都雨雹大如雞子是時桓帝誅殺過差又寵小人七年五月己丑京都雨雹是時皇后鄧氏僭侈驕恣專幸明年廢以憂死其家皆誅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雨雹四年五月河東雨雹

光和四年六月雨雹大如雞子是時常侍黃門用權

中平二年四月庚戌雨雹傷稼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雹如斗袁山松書曰雹殺人前後雨雹此最爲大時天下潰亂

和帝元興元年冬十一月壬午郡國四冬雷是時皇子數不遂皆隱之民間是歲宮

車晏駕殤帝生百餘日立以爲君帝兄有疾封爲平原王卒皆夭無嗣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年遼東冬雷草木實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陳留雷有石隕地四臣昭案天文志末已載石隕未解此篇所以重記石以雷隕俱著九月雷未爲異桓帝亦有此隕後不兼載於是爲長古今注曰章帝建初四年五月戊寅潁陰石從天墜大如鐵鑕黑色始下時聲如雷

安帝永初六年十月丙戌郡六冬雷京房占曰天冬雷地必震又曰教令擾又曰雷以十一月起黃鍾二月大壯八月閬藏此以春夏殺無辜不須冬刑致災蟄蟲出行不救之則冬溫風以其來年疾病其救也率幼孤振不足議獄刑用輕罰災則消矣古今注曰明帝永平七年十月丙子越巂雷七年十月戊子郡國三冬雷

元初元年十月癸巳郡國三冬雷三年十月辛亥汝南樂浪冬雷四年十月辛酉郡國五冬雷六年十月丙子郡國五冬雷

永寧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建光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延光四年郡國十九冬雷是時太后攝政

上無所與太后既崩阿母王聖及皇后兄閻顯兄弟更秉威權上遂不親萬機從容寬仁任臣下古今注曰順帝永和四年四月戊午雷震擊高廟世祖廟外槐樹

桓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屋先是梁太后聽兄冀枉殺李固杜喬

靈帝熹平六年冬十月東萊冬雷中平四年十二月晦雨水大雷電雹

獻帝初平三年五月丙申無雲而雷四年

五月癸酉無雲而雷

建安七八年中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大鳴如牛呴聲積數年後豫章賊攻沒醴陵縣殺略吏民干寶曰論語撰考讖曰山土崩川閉塞漂淪移山崩巢異衡嵬庶桀合兵王作時天下尚亂豪桀並爭曹操事二袁於河北孫吳創基於江外劉表阻亂衆於襄陽南招零桂北割漢川又以黃祖為爪牙而祖與孫氏為深讎兵革歲交十年曹操破袁譚於南皮十二年走袁尚於遼東十三年吳禽黃祖是歲劉表死曹操略荊州追劉備於當陽十四年吳破曹操於赤壁是三雄者卒共三分天下成帝王之業是所謂庶桀合兵王作者也十六年劉備入蜀與吳并爭荊州於時戰爭四分五裂之地荊州為劇故山

鳴之異作其域也

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餘明年中山王暢任城王博並薨京房易傳曰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疏臣昭謂此占符靈帝之世巨魚之出於是為徵寧獨二王之妖也

和帝永元四年蝗臣昭案本紀光武建武六年詔辭往歲水旱蝗蟲為災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二年三月京師郡國十九蝗二十三年京師郡國十八大蝗旱草木盡二十八年三月郡國八十蝗二十九年四月武威酒泉清河京兆魏郡弘農蝗三十年六月郡國十二大蝗三十一年郡國大蝗中

元元年三月郡國十六大蝗永平四年十二月酒泉大蝗從塞外入謝承書曰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彌衍兗豫謝沈書鍾離意譏起北宮表云未數年豫章遭蝗穀不收民飢死縣數千百人八年五月河內陳留蝗九月京都蝗九年蝗從夏至秋先是西羌數反遣將軍將北軍五校征之

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寇亂軍衆征距連十餘年讖曰主失禮煩苛則旱之魚螺變為蝗蟲五年夏九州蝗京房占曰天生萬物百穀以給民用天地之性人為貴今蝗蟲四起此為國多邪人朝無忠臣

（虫與民爭食居位食祿如虫矣不救致兵起其
救也舉有道置於位命諸侯試明經此消災也）
三月去蝗處復蝗子生（古今注曰郡國四十八蝗）六年
蝗　七年夏
元初元年夏郡國五蝗二年夏郡國二十
蝗
延光元年六月郡國蝗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是時鮮卑寇
朔方用衆征之
永和元年秋七月偃師蝗去年冬烏桓寇
沙南用衆征之
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是時
梁冀秉政無謀憲苟貪權作虐（春秋考異郵曰貪擾生蝗）
二年六月京都蝗
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
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臣昭案劉歆傳皆逆天時聽不聰之過也養畜
對策曰俠邪以不正食祿饗所欲謝沈
書曰九年揚州六郡連水旱蝗害也）

靈帝熹平六年夏七州蝗先是鮮卑前後
三十餘犯塞是歲護烏桓校尉夏育破鮮
卑中郎將田晏使匈奴中郎將臧旻將南
單于以下三道並出討鮮卑大農經用不
足殷斂郡國以給軍糧三將無功還者少
半
光和元年詔策問曰連年蝗蟲至冬踊其
咎焉在蔡邕對曰臣聞易傳曰大作不時
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
則政暴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蝗
蟲貪苛之所致也是時百官遷徙皆私上
禮西園以為府（蔡邕對曰蝗蟲出息不急之作省
賦斂之費進清仁黜貪虐分損承
安祖省別藏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
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亦何私家之有也）
獻帝興平元年夏大蝗是時天下大亂建
安二年五月蝗
後漢書志第十五

後漢書志第十六　劉昭注補

五行四　山崩　地陷　風拔樹　螟　牛疫

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内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謂土失其性而爲災也又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惟金木水火沴土華孽劉歆傳爲蠃蟲之孽謂螟螽之屬也

世祖建武二十二年九月郡國四十二地震南陽尤甚地裂壓殺人其後武谿蠻夷反爲寇害至南郡發荊州諸郡兵遣武威將軍劉尚擊之爲夷所圍復發兵赴之尚遂爲所沒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甲申山陽東平地震

和帝永元四年六月丙辰郡國十三地震

春秋漢含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坼畔震起山崩淪是時竇太后攝政兄竇憲專權將以是受禍也後五日詔收憲印綬兄弟就國逼迫皆自殺

五年二月戊午隴西地震儒說民安土者也將大動行大震九月匈奴單于於除鞬鞬叛遣使發邊郡兵討之

七年九月癸卯地震儒說奄官無陽施猶婦人也是時和帝與中常侍鄭衆謀奪竇氏權德之因任用之及幸常侍蔡倫二人始並用權

九年三月庚辰隴西地震閏月塞外羌犯塞殺略吏民使征西將軍劉尚擊之

安帝永初元年郡國十八地震李固曰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動是時鄧太后攝政專事說

建光中太后崩安帝乃得制政於是陰類
並勝西羌亂夏連十餘年
二年郡國十二地震
三年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
四年三月癸巳郡國四地震
五年正月丙戌郡國十地震
七年正月壬寅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
元初元年郡國十五地震

二年十一月庚申郡國十地震
三年二月郡國十地震十一月癸卯郡國
九地震
四年郡國十三地震
五年郡國十四地震
六年二月乙巳京都郡國四十二地震或
地坼裂涌水敗壞城郭民室屋壓人冬郡
國八地震

永寧元年郡國二十三地震
建光元年九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或
地坼裂壞城郭室屋壓殺人是時安帝不
能明察信宮人及阿母聖等讒云破壞鄧
太后家於是專聽信聖及宦者中常侍江
京樊豐等皆得用權
延光元年七月癸卯京都郡國十三地震
九月戊申郡國二十七地震

二年京都郡國三十二地震
三年京都郡國二十三地震是時以讒免
太尉楊震廢太子
四年十月丁巳京都郡國十六地震時安
帝既崩閻太后攝政兄弟閻顯等並用事
遂斥安帝子更徵諸國王子來至中黃門
遂誅顯兄弟
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丙子京都漢陽地震

漢陽屋壞殺人地坼涌水出是時順帝阿
母宋娥及中常侍張昉等用權
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都地震是時爵號
宋娥爲山陽君
四年十二月甲寅京都地震
永和二年四月庚申京都地震是時宋娥
構姦誣罔五月事覺收印綬歸田里
十一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時太尉王龔以
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時龔
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之止云
三年二月乙亥京都金城隴西地震裂城
郭室屋多壞壓殺人閏月己酉京都地震
十月西羌二千餘騎入金城塞爲涼州害
四年三月乙亥京都地震
五年二月戊申京都地震
建康元年正月涼州部郡六地震從去年

九月以來至四月凡百八十地震山谷坼
裂壞敗城寺傷害人物三月護羌校尉趙
冲爲叛胡所殺九月丙午京都地震是時
順帝崩梁太后攝政欲爲順帝作陵制度
奢廣多壞吏民冢尚書欒巴諫事太后怒
癸卯詔書收巴下獄欲殺之丙午地震於
是太后乃出巴免爲庶人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庚寅京都地震九月
丁卯京都地震是時梁太后攝政兄冀持
權至和平元年太后崩然冀猶秉政專事
至延熹二年乃誅滅
三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又震
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京都地震
二年正月丙辰京都地震十月乙亥京都
地震
永興二年二月癸卯京都地震

永壽二年十二月京都地震
延熹四年京都右扶風涼州地震
五年五月乙亥京都地震是時桓帝與中常侍單超等謀誅除梁冀聽之並使用事專權及鄧太后本小人性行無恒苟有顔色立以爲后後卒坐執左道廢以憂死
八年九月丁未京都地震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癸卯地震是時中常侍曹節王甫等皆專權
熹平二年六月地震
六年十月辛丑地震
光和元年二月辛未地震四月丙辰地震
靈帝時宦者專恣
二年三月京兆地震
三年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氏地八十餘動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頓縣易處更

築城郭
獻帝初平二年六月丙戌地震
興平元年六月丁丑地震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會稽南山崩會稽南方大名山也京房易傳曰山崩陰乘陽弱勝強也劉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君道崩壞百姓失所也劉歆以爲崩猶地也是時竇太后攝政兄竇憲專權
七年七月趙國易陽地裂京房易傳曰地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是時南單于衆乖離漢軍追討
十二年夏閏四月戊辰南郡秭歸山高四百丈崩塡谿殺百餘人明年冬巫蠻夷反遣使募荊州吏民萬餘人擊之
元興元年五月癸酉右扶風雍地裂是後西羌大寇涼州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壬辰河東恒山崩是
時鄧太后專政秋八月殤帝崩
安帝永初元年六月丁巳河東楊地陷東
西百四十步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
六年六月壬辰豫章員谿原山崩各六十
三所
元初元年三月己卯日南地坼長百八十
二里其後三年正月蒼梧鬱林合浦盜賊
羣起刼略吏民
二年六月河南雒陽新城地裂
延光二年七月丹陽山崩四十七所
三年六月庚午巴郡閬中山崩
四年十月丙午蜀郡越巂山崩殺四百餘
人丙午天子會日也是時閻太后攝政其
十一月中黃門孫程等殺江京立順帝誅
閻后兄弟明年閻后崩

順帝陽嘉二年六月丁丑雒陽宣德亭地
坼長八十五丈近郊地時李固對策以爲
陰類專恣將有分離之象所以附郊城者
事上帝示象以誡陛下也是時宋娥及中
常侍各用權分爭後中常侍張逵蘧政與
大將軍梁商爭權爲商作飛語欲陷之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郡國六地震水涌出
井溢壞寺屋殺人時梁太后攝政兄冀枉
殺李固杜喬三年郡國五山崩
和平元年七月廣漢梓潼山崩
永興二年六月東海朐山崩冬十二月泰
山琅邪盜賊羣起
永壽三年七月河東地裂時梁皇后兄冀
秉政桓帝欲自由內患之
延熹元年七月乙巳左馮翊雲陽地裂
三年五月戊申漢中山崩是時上寵恣中

常侍單超等
四年六月庚子泰山博尤來山判解
八年六月丙辰緱氏地裂
永康元年五月丙午雒陽高平永壽亭上
黨泫（工玄反）氏地各裂是時朝臣患中常侍
王甫等專恣冬桓帝崩明年竇氏等欲誅
常侍黃門不果更為所誅
靈帝建寧四年五月河東地裂十二處裂
合長十里百七十步廣者三十餘步深不
見底
和帝永元五年五月戊寅南陽大風拔樹
木
安帝永初元年大風拔樹是時鄧太后攝
政以清河王子年少號精耳故立之是為
安帝不立皇太子勝以為安帝賢必當德
鄧氏也後安帝親讒廢免鄧氏令郡縣迫

切死者八九人家至破壞此為瞽霧也是
後西羌亦大亂涼州十有餘年
二年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八大風拔樹
三年五月癸酉京都大風拔南郊道梓樹
九十六枚
七年八月丙寅京都大風拔樹
元初二年二月癸亥京都大風拔樹
六年夏四月沛國勃海大風拔樹三萬餘
枚
延光二年三月丙申河東潁川大風拔樹
六月壬午郡國十一大風拔樹是時安帝
親讒曲直不分
三年京都及郡國三十六大風拔樹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癸巳京都大風雨雹
拔郊道樹十圍已上百餘枚其後晨迎氣
黃郊道於雒水西橋逢暴風雨道鹵簿車

或發蓋百官霑濡還不至郊使有司行禮迎氣西郊亦壹如此

中平五年六月丙寅大風拔樹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大風發屋拔木中興以來脂夜之妖無録者

章帝七八年間郡縣大螟傷稼語在魯恭傳而記不録也是時章帝用竇皇后讒害宋梁二貴人廢皇太子

靈帝熹平四年六月弘農三輔螟蟲爲害是時靈帝用中常侍曹節等讒言禁錮海内清英之士謂之黨人

中平二年七月三輔螟蟲爲害

明帝永平十八年牛疫死是歲遣竇固等征西域置都護戊已校尉固等適還而西域叛殺都護陳睦戊已校尉關寵於是大怒欲復發興討會秋明帝崩是思心不容也

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牛大疫是時竇皇后以宋貴人子爲太子寵幸令人求伺貴人過隙以讒毀之章帝不知竇太后不善厥咎霧也或曰是年六月馬太后崩土功非時興故也

後漢書志第十六

後漢書志第十七

五行五

射妖　龍蛇孽　馬禍　人痾　人化　死復生　疫　投蜺

劉昭注補

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尚書大傳皇作王。鄭玄曰：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天變化為陰為陽，覆成五行。經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道於人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為政，則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情性覆成五事，為中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和，則是不能立其事也。古文尚書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馬融對策曰：大中之道，在天為北辰，在世為人君。

厥咎眊，尚書大傳作瞀。鄭玄曰：瞀與思心之咎同耳。故傳曰：眊，眊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字林曰：目少睛曰眊。

厥罰恆陰，鄭玄曰：王極[illegible]。蓋萬物陰氣失，故常陰。

厥極弱。鄭玄曰：天為剛德，剛氣失，故於人為弱。易說亢龍之行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此之謂弱。或云懦不敬也。

時則有射妖，鄭玄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發則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於朝廷度之，出則應於民心。射，其象也。

時則有龍蛇之孽，鄭玄曰：龍，蟲之生於淵，行無形，遊於天者也，屬天。蛇，龍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

時則有馬禍，鄭玄曰：天行健，馬，畜之疾行者也，屬王極。

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鄭玄曰：夏侯勝說伐宜為代，書亦或作代。陰陽之神曰精氣，情性之神曰魂魄。君行不由常，侜張無度，則是魂魄傷也。王極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恆耆其毒，增以為病，將以開賢代之也。春秋傳所謂奪伯有魄者是也。不名病者，病不著於身體也。

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鄭玄曰：亂謂薄食鬬並見，逆謂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也。太公六韜曰：人主好武事兵革，則日月薄蝕，太白失行。

皇，君也。極，中也。眊，不明也。說云：此沴天也。不言沴天者，至尊之辭也。春秋「王師敗績」，以自敗為文。恆陰，中興以來無錄者。臣昭案：本傳陽嘉二年，郎顗上書云：正月以來，陰闇連日，久陰不雨，亂氣也。得賢不用，猶名陰不雨也。

靈帝光和中，雒陽男子夜龍以弓箭射北闕，吏收考問，辭居貧負責，無所聊生，因買弓箭以射。近射妖也。風俗通曰：龍從兄陽求臘錢，龍假取繁數，頗厭患之。陽與錢千，龍意不滿，欲破陽家，因持弓矢射玄武東闕，三發，吏士呵縛首服。因是遣中常侍、尚書、御史中丞、直事御史、謁者、衛尉、司隸、河南尹、雒陽令悉會發所。劭時為太尉議曹掾，白公鄧盛：夫禮設闕觀，所以飾門，章於至尊，懸諸象魏，示民禮法也。故車過者下，步過者趨。今龍乃敢射闕，意慢事醜，次於大逆，宜遣主者參問變狀。公曰：府不主盜賊，當與諸府相候。劭曰：丞相邴吉以為道路死傷，既往之事，京兆長安職所窮逐，而住車問牛喘吐舌者，豈輕人而貴畜哉，頗念陰陽不和，必有所害。掾史爾乃悅服，漢書嘉其達大體。今龍所犯，然中外奔波，邴吉防患大豫，況於已形昭晰者哉！明公既處宰相大任，加掌兵戎之職，凡在荒裔，謂之大事，何有近目下

五行志五

而致逆節之萌者孔子攝魯司寇非常卿也折僭溢之端消纖介之漸從政三月惡人走境邑門不闔外收強齊侵地内䟽三桓之威區區小國尚於趣舍大漢之朝焉可無乎明公恬然謂非己詩云儀刑文王萬國作孚當爲人制法何必取法於人於是公意大悟遣令史謝申以鈐下規應掾自行之還具條奏時靈帝詔報恩惡止其身龍以重論之陽不坐

其後東騎將軍何苗與兄大將軍進部兵還相猜疑對相攻擊戰於闕下苗死兵敗殺數千人雒陽宮室内人燒盡應劭曰龍者陽類君之象也夜者不明之應也此其象也

安帝延光元年濟南言黄龍見歷城琅邪言黄龍見諸是時安帝聽讒免太尉楊震震自殺又帝獨有一子以爲太子信讒廢之是皇不中故有龍孽是時多用佞媚故以爲瑞應明年正月東郡又言黄龍二見濮陽

桓帝于寶搜神記曰桓帝即位有大蛇見德陽殿上雒陽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見於省中將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誅也乃棄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捕治宗屬揚兵京師也

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河内野王山上有龍死

長可數十丈袁崧書曰長可百餘丈襄楷以爲夫龍者爲帝王瑞易論大人天鳳中黄山宫有死龍漢兵誅莽而世祖復興此易代之徵也至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代漢臣昭曰夫屈申躍見變化無方非嬰兜之龍横強之畜易死大聖實類君道野王之異豈桓帝將崩之表乎妖孽占昧其惻斯疑苟欲附會以同天鳳則帝涉三十年斷五十此爲迂闊將恐非徵矣

永康元年八月巴郡言黄龍見時吏傅堅以郡欲上言内白事以爲走卒戲語不可太守不聽嘗見堅語云時民以天熱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黄龍語遂行人間聞郡欲以爲美故言時史以書帝紀桓帝時政治衰缺而在所多言瑞應皆此類也又先儒言瑞興非時則爲妖孽而民訛言生龍語皆龍孽也

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上是時靈帝委任宦者王室微弱楊賜諫曰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

雄虺惟蛇女子之祥宜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者也案張奐傳建寧二年夏青蛇見御坐軒前奐上疏陳番竇氏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爲此也獻煌實錄曰蛇長六尺夜於御前當軒而見

更始二年二月發雒陽欲入長安司直李松奉引車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馬禍也時更始道將亡

桓帝延熹五年四月驚馬與逸象突入宮殿近馬禍也是時桓帝政衰缺

靈帝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風俗通曰巡馬生胡子問養馬胡蒼頭乃好此馬以生子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後馮巡遷甘陵相黃巾初起爲所殘殺而國家亦四面受敵其後關東州郡各舉義兵卒相攻伐天子西移王政隔塞其占與京房同光和中雒陽水西橋民馬逸走遂齧殺人是時公卿大臣及左右數有被誅者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戊子民轉相驚走

棄什物去廬舍

靈帝建寧三年春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臣昭曰案此二食夫妻不同在河南北每見死異斯豈怪妖復有微乎河者經天亘地之水也河內河之陽也夫婦參配陰陽判合成體今以天之尊在河之陽而陰承體卑吞食尊陽將非君道昏弱無居剛之德遂爲陰細之人所能消毀乎河南河之陰河視諸侯夫亦惟家之主而白食正內之人時宋皇后將方而靈帝一聽閹宦與所居心失於宮房之愛惡亦不全中懷抱宋后終廢王甫挾慝陰中列侯寶應厥位天戚若曰徒隨變豐之意夫敢其妻乎

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內悉出道路斷絕應劭時爲郎風俗通曰劭故往視之何在其有人也走漏汗處膩赭流漉壁有他孔數十曲折耳欲又通之曰季夏土黃中行用事又在壁中壁亦土也以見於虎賁寺者虎賁國之秘兵扞難禦侮必是於東東者動也言當出師行將天下搖動也天之以類告人甚於影響也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將帥星布吏士外屬因其疲餧牽而勝之物理論曰黃巾被服純黃不將尺兵肩長衣翔行舒步所至郡縣無不從是日天大黃也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何人白衣欲入德陽
門辭我梁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中黃門
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何人吏未到
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時蔡邕以
成帝時男子王褒絳衣入宮上前殿非常
室曰天帝令我居此後王莽簒位今此與
成帝時相似而有異被服不同又未入雲
龍門而覺稱梁伯夏皆輕於言以往況今
將有狂狡之人欲爲王氏之謀其事不成
其後張角稱黃天作亂竟破壞 風俗通曰光和四年四月
南宮中黃門寺有一男子長九尺服白衣中黃門解步
呵問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宮掖曰我梁伯夏後天使我
爲天子步欲前收取因忽不見劭曰尚書春秋左傳曰
伯益佐禹治水封於梁顓頊安有爵子曰董父實甚好
龍龍多歸之帝舜嘉之賜姓董氏董氏之祖與梁同焉
到光熹元年董卓自外入因閒乘釁廢帝殺后百官總
已號令自由殺戮決前威重於主梁本安定而卓隴西
人俱涼州也天戒若曰卓不當專制奪矯如白衣無宜
蘭入宮 白衣見黃門寺及卓之末中黃門誅滅之際
事類如人可謂無乎袁崧曰 案張角一時狡亂不足
致此大妖斯乃曹氏滅漢之徵也案劭所述與志或有
不同年月舛異故俱載焉臣昭注曰檢觀前通各有未

直尋梁即魏地之名伯夏名於中夏非溥天之稱以內
臣孫夫將稱王徵驗有應有若符契復云伯夏教我爲
天子後曹公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此乃魏文
帝受我成業而踐帝位也風俗通云見中黃門寺曹騰
之家尤
見其證

二年雒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
共胸俱前向以爲不祥墮地棄之自此之
後朝廷霿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
象後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廢天
子後復害之漢元以來禍莫踰此
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
書室殿山居屋後宮禁落屋讙呼上收縛
考問辭忽不自覺知 臣昭曰魏人入宮既奪漢之徵後宮而讙呼終亦
禍廢
母后
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
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靈帝時江夏黃
氏之母浴而化爲黿入于深淵其後時出
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臣昭曰黃者代漢之

色女人臣妾之體化爲黿黿者元也入于深淵水實制火夫君德尊陽利見九五飛在于天乃備光盛術等寵黿有俛替羅肖從戴釵甲弱未盡後帝者王不專權極天德雖謝蜀猶傍纘推求斯異女爲曉著矣

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餘，其母聞棺中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其後曹公由庶士起。

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物故，以其家杉木槥斂，瘞於城外數里上。已十四日，有行聞其冢中有聲，便語其家。家往視聞聲，便發出，遂活。干寶搜神記曰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死埋於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聞娥富謂殯當有金寶次發冢剖棺斧數下娥於棺中言曰蔡仲汝護我頭驚遽便出走會爲吏所見遂收治依法當棄市娥兒聞來迎出娥將去武陵太守聞娥死復生召見問事狀娥對曰聞謬爲司命所召到得遣出過西門適見外兄劉伯文驚相勞問涕泣悲哀娥語曰伯文一日誤見召今得遣歸既不知道又不能獨行爲我得一伴不又我見召在此已十餘日形體又當見埋藏歸當那得自出伯文曰當爲問之即遣門卒與戶曹相問司命一日誤召武陵女子李娥今得遣還娥在此積日尸喪又當殯斂當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獨行豈當有伴耶是吾外妹幸爲便安之答曰今武陵西男民李黑亦得遣還便可爲伴兼敕令黑過敕娥比舍蔡中令發出娥也於是娥遂得出與伯文別伯文曰書一封以與兒佗娥遂與黑俱歸事狀如此太守慨然嘆曰天下事眞不可知也乃表以爲蔡仲雖發冢爲鬼神所使雖欲無發勢不得已宜加寬宥詔書報可太守欲驗語虛實即遣馬吏於西界推問李黑得之黑語協乃致伯文書與佗佗識其紙乃是父亡時送箱中文書也表文字猶在也而書不可曉乃請長房念之曰告佗當從府君出案行當以八月八日日中時武陵城南溝水畔頓汝是時必往到期悉將大小於城南待之須臾果至但聞人馬隱隱之聲詣溝水便聞有呼聲曰佗來汝得我所寄李娥書不耶曰即得之故來至此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問之悲傷斷絕曰死生異路不能數得汝消息吾亡後兒孫乃爾許人良久謂佗曰來春大病與此二丸藥以塗門戶則辟來年妖癘矣言訖忽去竟不得見其形至前春武陵果大病白日見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費長房視藥曰此方相腦也博物記曰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宮人冢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內常在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郭后崩哭泣哀過遂死漢末發范明友奴冢奴猶活明友霍光女婿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此奴常遊走居民間無止住處遂不知所在

七年，越巂有男化爲女子。時周羣上言，哀帝時亦有此異，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于山陽。

建安中，女子生男，兩頭共身。

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會稽大疫。公羊傳曰大災者何

大瘥也大瘥者何癘也何休曰民疾疫也邪亂之氣所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三年揚徐部大疾疫會稽江左甚案傳植辭意爲督郵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案此則類緻也古今注曰二十六年郡國七大疫

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 張衡明年上封事曰竊見京師爲害兼所及民多病死上并撮死有滅戶人人恐懼朝廷燋心以爲至憂臣官任於考變禳災思任防救未知所由夙夜征營臣聞國之大事在祀祀莫大於郊天奉祖方今道路流言僉曰孝安皇帝南巡路崩從駕左右行慝之臣欲徵諸國王子故不發喪衣車還宮僞遣大臣並禱請命臣處外治不知其審然尊靈見罔豈能無怨且凡夫私小有不蠲猶爲譴謫況以大穢用禮郊廟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天地明察降禍見災乃其理也又聞者有司正以冬至之後奏開恭陵神道陛下至不忍距逆或發冢移尸月令仲冬土事無作慎無發蓋及起大發以固而閉地氣上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疾疫又隨以喪厲氣未息恐其殆此二年欲使知過改悔而行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臣愚以爲可使公卿處議所以陳術改過取媚神祇自求多福也

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廬江又疫

延熹四年正月大疫 太公六韜曰人主好重賦役大宮室多臺遊則民多病溫也

靈帝建寧四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春大疫五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正月大疫

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 魏文帝書與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魏陳思王常說疫氣云家家有強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舉族而喪

靈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東庭中黑如車蓋起奮訊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上問蔡邕對曰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稱龍易傳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則天投蜺 蔡邕集載曰演孔圖曰蜺者斗之精也失度投蜺見態主惑於毀譽合誠圖曰天子外苦兵者也 變不空生占不空言 邕對又曰意者陛下樞機之內衽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招變象若群臣有所毀譽聖意低回未知誰是兵戎未息威權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在生也抑內寵任中正決毀譽分直邪各得其所

勒守衛整武備威權之機不以假人則其救也先是立皇后何氏皇后每齋當謁祖廟輒有變異不得謁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立三十六方起兵燒郡國山東七州處處應角遣兵外討角等內使皇后二兄爲大將統兵其年宮車晏駕皇后攝政二兄秉權譴讓帝母永樂后令自殺陰呼并州牧董卓欲共誅中官中官逆殺大將軍進兵相攻討京都戰者塞道皇太后母子遂爲太尉卓等所廢黜皆死天下之敗兵先興於宮省外延海內二三十歲其殃禍起自何氏袁山松書曰是年七月虹晝見御坐玉堂後殿前庭中色青赤也

後漢書志第十七

後漢書志第十八

五行六

日蝕 日抱 日赤無光 日黃珥 日中黑 虹貫日 月蝕非其月

劉昭 注補

光武帝古今注曰建武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即更始三年建武二年正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在危八度杜預曰曆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蝕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蝕蝕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曰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蝕爲文闕於所不見春秋潛潭巴云甲子蝕有兵敵强臣昭案春秋緯六旬之蝕各以甲子爲說此偏舉一隅未爲通論故於事驗不盡相符今依日例注以廣其候耳京房占曰北夷侵又忠臣有謀後大水在東方

日蝕說曰日者太陽之精人君之象君道有虧爲陰所乘故蝕蝕者陽不克也其候雜說漢書五行志著之必矣春秋緯曰日之將蝕則斗第二星變色微赤不明七日而蝕儒說諸侯專權則其應多在日所宿之國春秋漢含孳曰臣子謀日乃蝕孝經鉤命決曰失義不德白虎不出禁或逆枉矢射山崩日蝕管子曰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爲德陰爲刑和爲事是故日蝕則失德之國惡之月蝕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是故聖王日蝕則修德月蝕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諸侯附從則多爲王者事人君改修其德則咎害除孝經鉤命決曰日蝕

修孝山崩埋殺是時世祖初興天下賊亂未除虛危齊地賊張步擁兵據齊上遣伏隆諭步許降旋復叛稱王至五年中乃破三年五月乙卯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乙卯蝕雷不行雷殺草不長姦人入宮 在柳十四度柳河南也時世祖在雒陽赤眉降賊樊崇謀作亂其七月發覺皆伏誅 古今注曰四年五月乙卯晦日有蝕之

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丙寅蝕久旱多有徙京房占曰日有小旱災 史官不見郡以聞 本紀都尉詡以聞 在尾八度 朱浮上疏以郡縣數代羣陽騷動所致見浮傳

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癸亥日蝕天人崩鄭興因頃年日蝕每多在晦行疾也君亢急臣下促迫 在畢五度畢為邊兵秋隗囂反侵安定冬盧芳所置朔方雲中太守各舉郡降 古今注曰九年七月丁酉十一年六月癸丑十二月辛卯並日有蝕之

十六年三月辛丑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辛丑日蝕主疑王 在昴七度昴為獄事時諸郡太守坐度田

不實世祖怒殺十餘人然後深悔之

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乙未蝕天下多邪氣鬱鬱蒼蒼京房占君貴衆無暴害之 在胃九度胃為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以穀為言故示象或曰胃供養之官也其十月廢郭皇后詔曰不可以奉供養

二十二年五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在柳七度京都宿也柳為上倉祭祀穀也近輿鬼輿鬼為宗廟十九年中有司奏請立近帝四廟以祭之有詔廟處所未定且就高廟祫祭之至此三年遂不立廟有簡墮心奉祖宗之道有闕故示象也

二十五年三月戊申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戊申蝕地動搖侯兵強一曰兵弱諸侯強 在畢十五度畢為邊兵其冬十月以武谿蠻夷為寇害伏波將軍馬援將兵擊之 古今注曰二十六年二月戊子晦日有蝕之盡

二十九年二月丁巳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丁巳蝕下有敗兵在東壁五度東壁爲文章一名娵訾之口先是皇子諸王各招來文章談說之士去年中有人上奏諸王所招待者或眞僞雜受刑罰者子孫宜可分別於是上怒詔捕諸王客皆被以苛法死者甚多世祖不早爲明設刑禁一時治之過差故天示象世祖於是改悔遣使悉理侵枉也

三十一年五月癸酉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癸酉蝕連陰不解淫雨毀山有兵在柳五度京都宿也自二十一年示象至此十年後二年宮車晏駕

中元元年十一月甲子晦日有蝕之在斗二十度斗爲廟主爵祿儒說十一月甲子時王日也又爲星紀主爵祿其占重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申蝕水滅陽潰陰欲翔在氐二度氐爲宿宮是時明帝作北宮古今注曰四年八月丙寅時加未日有蝕之京師候者不覺河南尹郡國三十一上六年六月庚辰晦日有蝕之時雒陽候者不見

八年十月古今注曰十二月壬寅晦日有蝕之既潛潭巴曰壬寅蝕天下苦兵大臣驕橫在斗十一度斗吳也廣陵於天文屬吳後二年廣陵王荊坐謀反自殺

十三年十月古今注曰閏八月甲辰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甲辰蝕四騎脅大水在尾十七度京房占曰王后壽命絕後有大水

十六年五月戊午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戊午蝕久旱穀不傷在柳十五度儒說五月戊午猶十一月甲子也又宿在京都其占重後二歲宮車晏駕

十八年十一月甲辰晦日有蝕之在斗二十一度是時明帝既崩馬太后制爵祿故陽不勝

章帝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潛潭

巴曰庚辰蝕翼星東至有寇兵在東壁八度例在前建武二
十九年是時羣臣爭經多相非毀者又別占云庚辰
蝕又旱
六年六月辛未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未蝕大水在
翼六度翼主遠客冬東平王蒼等來朝明
年正月蒼薨古今注曰元和元年九月乙未日有蝕之
元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史官不
見佗官以聞日在氐四度星占曰天下災明三年
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壬午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午蝕又兩旬望
史官不見涿郡以聞日在奎八度京房占曰三公與諸侯相賊弱其君王天公而日蝕三公失國後旱且米臣昭以為三公宰輔之位卽竇憲
四年六月戊戌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戊戌蝕有士殃主后死天下諒陰京房占曰婚嫁家殺戮在七星二度主衣裳又曰行
近軒轅在左角為太后族是月十九日本案紀庚申幸北宮詔捕竇憲等庚申是二十三日上免太后兄弟竇憲等
官遣就國選嚴能相於國歷迫自殺

七年四月辛亥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亥蝕子為雄在
觜觿為葆旅主收斂儒說葆旅宮中之象
收斂貪妒之象是歲鄧貴人始入明年三
月陰皇后立鄧貴人有寵陰后妒忌之後
遂坐廢一曰是將入參參伐為斬刈明年
七月越騎校尉馮柱捕斬匈奴溫禺犢王
烏居戰
十二年秋七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在翼八
度荊州宿也明年冬南郡蠻夷反為寇
十五年四月甲子晦日有蝕之在東井二
十二度東井主酒食之宿也婦人之職無
非無儀酒食是議去年冬鄧皇后立有丈
夫之性與知外事故天示象是年水雨傷
稼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日有蝕之
在胃二度胃主廩倉是時鄧太后專政去

年大水傷稼慮爲虛（古今注曰二年三月日有蝕之）
五年正月庚辰朔日有蝕之在虛八度正
月王者統事之正日也虛空名也是時鄧
太后攝政安帝不得行事俱不得其正若
王者位虛故於正月陽不克示象也於是
陰預乘陽故夷狄並爲寇害西邊諸郡皆
至虛空
七年四月丙申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丙申蝕諸侯相攻宗[illegible]京房占曰君臣暴虐臣下橫恣上下相賊後有地動）在東井一度
元初元年十月戊子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戊子蝕宮室內淫雌必成雄京房占曰妻欲害夫九族夷滅後有大水）在尾十度尾爲後
宮繼嗣之宮也是時上甚幸閻貴人將立
故示不善將爲繼嗣禍也明年四月遂立
爲后後遂與江京耿寶等共讒太子廢之
二年九月壬午晦日有蝕之在心四度心
爲王者明久失位也

三年三月二日辛亥日有蝕之在婁五度
史官不見遼東以聞
四年二月乙亥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乙亥蝕東國發兵京房占曰諸侯上侵以自益近臣盜竊以爲積天子不知日爲之蝕）在奎九度史官
不見七郡以聞奎主武庫兵其十月八日
壬戌武庫火燒兵器也
五年八月丙申朔日有蝕之在翼十八度
史官不見張掖以聞（潛潭巴曰丙申蝕夷狄內攘石氏占曰王者失禮宗廟不親其歲旱）
六年十二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幾盡地如
昏狀（古今注曰星盡見春秋緯曰日蝕既君行無常公輔不修德夷狄強侵萬事錯）在須
女十一度女主惡之後二歲三月鄧太后
崩（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郃上書曰陛下祗畏天威懼天變克己責躬博訪羣下咎皆在臣力小任重招致
災譴去年十二月京師地震今月戊午日蝕夫至尊莫過
乎天天之變莫過乎日蝕地之戒莫重乎震動今一歲
之中大異兩見日蝕之變既爲尤深地動之戒搖宮最
醜日者陽精君之象也戊者土主任在中宮午者火德
漢之所承地道安靜法當由陽今乃專恣搖動宮闕禍
在蕭牆之內臣恐宮中必有陰謀其陽下圖其上造爲

逆也災變終不虛生推原二異日辰行度甚爲較明覽
猶指掌宜察宮闕之內如南所疑急摧破其謀無令得
成修政恐懼以荅天意十月辛卯日有蝕之周家所忌
乃爲土徵是時妃后用事七子朔令戊午之災近相以
類宜貶退諸后兄弟羣從內外之寵求賢良徵逸士下
德令施恩惠澤及山海將度遼將軍遵多興師重賦
出塞奔攻之事上深納其言建光二年鄧后崩上收考
中人趙任等辭言鄧后欲圖廢立之謀鄧
乃自知其
言驗也

永寧元年七月乙酉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乙酉蝕仁義不明賢人消京房占曰君弱臣強司馬將兵反逆其王在張十五度史官不見酒泉以聞石氏占曰日蝕張王者失禮

延光三年九月庚寅晦日有蝕之京房占曰骨肉相賊後有水在氐十五度氐爲宿宮宮中宮也時上聽中常侍江京樊豐及阿母王聖等讒言廢皇太子

四年三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在胃十二度隴西酒泉朔方各以狀上史官不覺案馬融集是蝕融爲許令其四月庚申自縣上書曰伏讀詔書陛下深惟禹湯罪己之義歸咎自責寅畏天戒詳延百僚博問公卿知變所自審得厥故修復往術以荅天命臣子遠近莫不延頸企踵苟自陳空一介之知事願自效

貢納聖聽臣伏見日蝕之占自昔典籍十日之交春秋傳記漢注所載史官占候羣臣密對陛下所觀覽左右所諷誦可謂詳悉備矣雖復廣問猶在前志無以復加乃者辨氣于寮臣前得敦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比宮端門以爲參者西方之位其於分野并州是也所謂西戎北狄其後連羌叛戾烏桓犯上郡并涼動兵驗略效今復見大異申誠重譴於此二號海內莫見三月一日合辰在婁婁又西方之宿數占顯明者羌及烏桓有悔過之辭辨吏棄數之咎臣恐受任典牧者苟脫目前皆狃翫身一時之權不顧爲國百世之利論者美近功忽其遠則各相下大疾病伏惟天象不虛老子曰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消災復異宜在於今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用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安民三曰從時臣融伏惟方今有道之世漢典設張矣匈果蕭同民之吏案纏鴇墨雖有服罰所差無幾其階累身自取禍百姓未被其大傷至邊郡牧御失和吉之與凶敗之與成優劣相懸不誠不可審擇其人上以應天變下以安民誠切見列將子孫生長京師食仰租奉不知稼穡之艱又希遭阨困故能果毅輕財施與不觳以獲死生之用此其所長也不拘法禁奢泰無度功勞足以宣威剛猛足以施化此其所短也州郡之士出自貧苦長於檢押雖專賞罰不敢越溢此其所長也拘文守法遭遇非常狐疑無斷畏首畏尾威恩纖薄外內離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也必得將兼有二長之才無二短之累參以吏事任以兵法有此數谷然後能折衝厭難致其功實轉災爲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云無若人臣以爲宜特選詳譽審得其眞與守二方以應用良擇人之責以塞大異也

順帝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日有蝕之潛潭

巳曰甲戌蝕草木不滋王命不行京房占曰近臣戮身及戰辱後水旱在翼九度

陽嘉四年閏月丁亥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丁亥蝕推謀兩玉堂京房占曰君臣無別在角五度史官不見零陵以聞案張衡爲太史令表奏云今年三月朔方覺日蝕此郡懼有兵患臣愚以爲可敕北邊須塞郡縣明烽火遠斥候深藏固閑無令穀畜外露不詳是何年三月

永和三年十二月戊戌朔日有蝕之在須女十一度史官不見會稽以聞明年中常侍張逵等謀譖皇后父梁商欲作亂推考逵等伏誅也

五年五月己丑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日蝕己丑天下唱之在東井三十三度東井三輔宿又近輿鬼輿鬼爲宗廟其秋西羌爲寇至三輔陵園

六年九月辛亥晦日有蝕之在尾十一度尾主後宮繼嗣之宮也以爲繼嗣不興之象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在

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是時梁太后攝政

三年四月丁卯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丁卯蝕有旱有兵京房占曰諸侯欲殺後有裸蟲之殃在東井二十三度例在永元十五年東井主法梁太后又聽兄冀枉殺公卿犯天法也明年太后崩

元嘉二年七月二日庚辰日有蝕之在翼四度史官不見廣陵以聞京房占曰庚辰蝕君易賢以剛卒以自後有水翼主倡樂時上好樂過阮籍樂論曰桓帝聞琴悽愴傷心倚床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爲琴若此一而足矣

永興二年九月丁卯朔日有蝕之在角五度角鄭宿也十一月泰山盜賊羣起劫殺長吏泰山於天文屬鄭

永壽三年閏月庚辰晦日有蝕之在七星二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例在永元四年後二歲梁皇后崩冀兄弟被誅

延熹元年五月甲戌晦日有蝕之在柳七度京都宿也梁冀別傳曰常侍徐璜曰言臣切見道術家常言漢死在戌亥今太歲在丙戌五月甲戌日蝕柳宿朱雀漢家之貴國宿分周地今京師是也史官上古去重見輕璜召太史陳授詰問乃以實對冀怨援不爲隱諱使人陰求其短發遣上聞上以亡失候儀不肅有司奏收殺獄中

八年正月丙申晦日有蝕之在營室十三度營室之中女主象也其二月癸亥鄧皇后坐酗上送暴室令自殺家屬被誅呂太后崩時亦然

九年正月辛卯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卯蝕臣代其主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谷永以爲三朝尊者惡之其明年宮車晏駕

永康元年五月壬子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子蝕妃后專恣女謀主在輿鬼一度儒說壬子淳水日而陽不克將有水害其八月六州上水勃海盜賊

靈帝建寧元年五月丁未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丁未蝕王者崩冬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

二年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右扶風以聞

三年三月丙寅晦日有蝕之梁相以聞

四年三月辛酉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酉蝕女謀主谷永上書曰飲酒無節君臣不別姦邪欲起傳曰酒無節茲謂荒厥異日蝕厥咎亡靈帝好爲商估飲於宮人之肆也

熹平二年十二月癸酉晦日有蝕之在虛二度是時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專權蔡邕上書曰四年正月朔日體微傷群臣服赤幘赴宮門之中無救乃各罷歸天有大異隱而不宣求御過是已事之甚者

六年十月癸丑朔日有蝕之趙相以聞谷永上書賦斂茲重不顧黎民百姓虛竭則日蝕將有潰叛之變

光和元年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十月丙子晦日有蝕之在箕四度箕爲後宮口舌是月上聽讒廢宋皇后案本傳盧植上書丙子蝕自巳過午既蝕之後雲霧晻暧陳八事以諫蔡邕對問曰詔問踐祚以來災眚屢見頻歲日蝕地動風雨不時疫癘流行勁風折樹河雒盛溢臣聞陽微則日蝕陰盛則地震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川流滿溢明君臣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躬致精慮於其御 救之也

二年四月甲戌朔日有蝕之

四年九月庚寅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庚寅蝕將相誅大水多死傷在角六度

中平三年五月壬辰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辰蝕河決海久霧連陰

六年四月丙午朔日有蝕之其月丙辰宮車晏駕

獻帝初平四年正月甲寅朔日有蝕之在營室四度潛潭巴曰甲寅蝕雷電擊殺骨肉相攻是時李傕郭汜專政袁宏紀曰未蝕八刻太史令王立奏曰日晷過度無有變也於是朝臣皆賀帝密令尚書候焉未晡二刻而蝕尚書賈詡奏曰立司候不明疑誤上下太尉周忠職所典掌請皆治罪詔曰天道遠事驗難明且災異應政而至雖探道知機焉能無失而欲歸咎史官益重朕之不德也弗從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

興平元年六月乙巳晦日有蝕之

建安五年九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庚午蝕後火燒官兵

六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

十三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癸未蝕行義不明在尾十二度

十五年二月乙巳朔日有蝕之

十七年六月庚寅晦日有蝕之

二十一年五月己亥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己亥蝕小人用事君子縶

二十四年二月壬子晦日有蝕之

凡漢中興十二世百九十六年日蝕七十二朔三十二晦三十七月二日三

光武建武七年四月丙寅日有暈抱白虹貫暈在畢八度古今注曰時日加卯西面東面有抱須臾成暈中有兩鉤在南北面有白虹貫暈在西北南面有背在景加巳皆解也畢爲邊兵秋隗囂反侵安定星德傳史曰白虹貫下成軍晉分也古今注曰章帝建初元年正月壬申白虹貫日五年七月甲寅夜白虹出乙丑地西北曲入七年四月丙寅日加卯西面有抱須臾成暈有白虹貫日殤帝延平元年六月丁未日暈上有半暈暈中外有偏背兩珥十二月丙寅日暈再重中有背僪順帝永建二年正月戊午白虹貫日三年正月丁酉日有白虹貫交暈中六年正月丁卯日暈兩珥白虹貫珥中永和六年正月己卯暈

兩珥中赤外青白虹貫暈中寀郎中傅陽嘉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又唐擅傳求建五年白虹貫日擅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春秋元命苞曰陰陽之氣聚為雲氣立為虹蜺離為倍僪分為抱珥若異邪曰臣謀反偏周日巫咸占曰臣不知則日月僪如淳曰蝃蝀謂之虹蜺謂之蜺向外曰倍刺日曰僪在傍如半環向日曰抱在傍直對曰珥孟康曰僪如僪也宋均曰黃氣抱日輔臣納忠

靈帝時日數出東方正赤如血無光高二丈餘乃有景且入西方去地二丈亦如之 京房占曰國有佞讒朝有殘臣則日不光闇冥不明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 其占曰事天不謹則日月赤是時月出入去地二三丈皆赤如血者數矣 春秋感精符曰日無光主勢奪羣臣以讒身色赤如炭以急見伐又兵馬發權斗威儀曰日月赤君喜怒無常輕殺不辜戮於無罪不事天地忽於鬼神時則大雨土風常起日蝕無光地動雷降其時不救兵從外來為賊戮而不葬京房占曰日無故日夕無光天下窴搖社稷移主

光和四年二月己巳黃氣抱日黃白珥在其表 春秋感精符曰日朝珥則有喪孽又云日已出若其入而雲皆赤黃名曰日空不出三年必有移民而去者也

中平四年三月丙申黑氣大如瓜在日中

春秋感精符曰日黑則水淫溢

五年正月日色赤黃中有黑氣如飛鵲數月乃銷

六年二月乙未白虹貫日 春秋感精符曰虹貫日天下悉極文法大擾百官殘賊酷法橫殺下多相苦刑用及族世多深刻獄多怨宿吏皆慘毒又曰國多死孽天子命逆大臣為禍主將見殺星占曰虹蜺主內淫土精填星之變易讖曰聰明蔽塞政在臣下婚戚干朝君不覺悟虹蜺貫日

獻帝初平元年二月壬辰白虹貫日 袁崧書曰三年十月丁卯日有重兩倍異書載韓馥與袁術書曰凶出於代郡

桓帝永壽三年十二月壬戌月蝕非其月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八年三月庚子夜月暈五重紫微青黃似虹有黑氣如雲月星不見丙夜乃解中元元年十一月甲辰日中星晝往往出入

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月蝕非其月 袁崧書曰興平二年十二月月在太微端門中重暈二珥兩白氣廣八九寸貫月東西南北

贊曰皇極惟建五是克端罰咎入沴逆亂浸于火下水騰木弱金酸妖豈或妄氣炎以觀

後漢書志第十八

後漢書志第十九　郡國一

司隸　河南　河內　河東　弘農　京兆　馮翊　扶風

漢書地理志記天下郡縣本末及山川奇異風俗所由至矣今但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臣昭案志猶有遺闕今衆書所載不可悉記其春秋土地通儒所據而未備者皆先列焉以為郡國志本志惟郡縣名為大書其山川地名悉為細注今進為大字新注證發臣劉昭采集凡前志有縣名今所不載者皆世祖所并省也前無今有者後所置也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帝王世紀曰自天地設闢未有經界之制三皇尚矣諸子偁神農之王天下也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五萬里及黃帝受命始作舟車以濟不通乃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須女曰星紀之次於辰在丑謂之赤奮若以律為黃鍾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自婺八度至危十六度曰玄枵之次一名天黿於辰在子謂之困敦於律為大呂斗建在丑今齊分野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豕韋之次一名娵訾於辰在亥謂之大淵獻於律為太蔟斗建在寅今衛分野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曰降婁之次於辰在戌謂之閹茂於律為夾鍾斗建在卯今魯分野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曰大梁之次於辰在酉謂之作噩於律為姑洗斗建在辰今趙分野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於辰在申謂之涒灘於律為中呂斗建在巳今晉魏分野自

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於辰在未謂之叶洽於律為蕤賓斗建在午今秦分野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曰鶉火之次於辰在午謂之敦牂一名大律於律為林鍾斗建在未今周分野自張十八度至軫十一度曰鶉尾之次於辰在巳謂之大荒落於律為夷則斗建在申今楚分野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曰壽星之次於辰在辰謂之執徐於律為南呂斗建在酉今韓分野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於辰在卯謂之單閼於律為無射斗建在戌今宋分野自尾十度至斗七度百三十五分而終曰析木之次於辰在寅謂之攝提格於律為應鍾斗建在亥今燕分野凡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也故四方方七宿四七二十八宿合一百八十二星東方蒼龍三十二星七十五度北方玄武三十五星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西方白虎五十一星八十度南方朱雀六十四星百一十二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分為十二次一次三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各以附其七宿間距周天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陽道左行故太歲右轉凡中外官常明者百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合二千五百星微星之數九萬一千五百二十星萬物所受咸系命焉此黃帝創制之大略也而佗說稱日月所照三十五萬里考諸子所載神農之地過日月之表近為虞誕及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其制無聞矣洎顓頊之所建帝嚳受定則孔子稱其地北至幽陵南暨交阯西踰流沙東極蟠木日月所照莫不底焉是以建萬國而制九州至堯遭洪水分為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上還為九州今禹貢是也是以其時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民口千三百三十三萬二千九百二十三人至于塗山之會諸侯承唐虞之盛執玉帛亦有萬國是以山海經稱禹使大章步自

東極至于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亥步南極北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四海之內則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名山五千三百五十經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以供財用儉則有餘奢則不足以男女耕織不奪其時故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及夏之衰棄稷弗務有窮之亂少康中興乃復禹迹孔甲之至桀行暴諸侯相兼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民離毒政將亦如之殷因於夏六百餘載其間損益書策不存無以考之又遭紂亂至周尅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又減湯時千三百矣民衆之損將亦如之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錯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萬一千人周之極盛也其後七十餘歲天下無事民彌以息及昭王南征不反穆王失荒加以幽厲之亂平王東遷三十餘載至齊桓公二年周莊王之十三年五千里內幷天王九嬪之御自世子公侯以下至於庶民凡千百八十四萬七十人除有士老疾定受定受田者九百萬四千人其後諸侯相幷當春秋時尚有千二百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殺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至于戰國存者十餘於是縱横短長之說相奪於時殘民詐力之兵動以萬計故哺有匹馬之禍宋有易子之急晉陽之圍縣金而炊長平之戰血流漂卤周之列國唯有燕衛秦楚而已齊及三晉皆以篡亂南面稱王衛雖得存不絕若線然考蘇張之說計秦及山東六國戎卒尚存五百餘萬推民口數尚當千餘萬及秦兼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殺傷三分居二猶以餘力行參夷之刑收太半之賦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餘萬十餘年間百姓死沒相踵于路陳項又肆其餘烈故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至漢祖定天下民之

死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萬漢之六國五損其二自孝惠至文景與民休息六十餘歲民衆大增是以太倉有不食之粟都內有朽貫之錢武帝承其資畜軍征三十餘歲地廣萬里天下之衆亦減半矣及霍光秉政乃務省役至于孝平六世相承雖有征行不足大害民戶又息元始二年郡國百三縣邑千四百八十七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戶三百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多周成王四千五百四十八萬五十五人漢之極盛也及王莽簒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至光武中興百姓虛耗十有二存中元二年民戶四百二十七萬千六百二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人永平建初之際天下無事務在養民迄于孝和民戶滋殖及孝安永初元初之間兵饑之苦民人復損至于孝桓頗增於前永壽二年二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人墾田亦多單師屢征及靈帝遭黃巾獻帝即位而董卓興亂大焚宮廟劫御西遷京師蕩滌豪傑並爭郭汜李傕之屬殘害又甚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凶荒天子奔流白骨盈野故陝津之難以箕撮指安邑之東后裳不完遂有寇戎雄雌未定割剖庶民三十餘年以魏武皇帝尅平天下文帝授禪人衆之損萬有一存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人又案正始五年揚威將軍朱照日所上吳之所領兵戶九十三萬二千推其民數不能多蜀矣昔漢永和五年南陽戶五十餘萬汝南戶四十餘萬方之於今三帝鼎足不踰二郡加有食祿復除之民凶年飢疾之難見可供役裁若一郡以一郡之人供三帝之用斯亦勤矣自禹至今二千餘載六代損益備於茲焉臣昭案謚記云春秋時有千二百國未知所出班固云周之始爵五等而士二蓋千八百國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至

春秋時尚有數十

○河南尹秦三川郡高帝更名世祖都雒陽建武十五年改曰河南尹應劭漢官曰尹正也郡府聽事壁諸尹畫贊肇自建武訖于陽嘉注其清濁退所謂不隱過不虛譽甚得述事之實後人是瞻足以勸懼雖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不避王公無以過此尤著明也 二十一城永和五年戶二十萬八千四百八十六口百一萬八百二十七

雒陽春秋繁露曰古之周南今之雒陽魏氏春秋曰有委粟山在陰鄉魏時營為圓丘皇覽曰縣東北山蓋弘冢縣北芒山道西呂不韋冢 周時號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周道始成王之所都也帝王世紀曰城東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晉元康地道記曰城內南北九里七十步東西六里十步為地三百頃一十二畝有三十六步城東北隅周威烈王冢 有狄泉在城中左傳僖二十九年盟于狄泉杜預曰城內太倉西南池水或曰本在城外定元年城成周乃繞之案此水晉時在東宮西北帝王世記曰狄泉本殺之墓地在成周東北今城中有殺王冢是地又太倉中大冢周景王也 有唐聚左傳昭二十三年尹辛敗劉師于唐 有上程聚古程國史記曰重黎之後伯休甫之國也關中更有程地帝王世記曰文王居程徙鄷故此加為上程 有士鄉聚馮異斬武勃地 有褚氏聚左傳昭二十六年王宿褚氏杜預曰縣南有褚氏亭 有榮錡澗左傳周景王崩于榮錡氏杜預曰鞏縣西 有前亭杜預曰縣西南有泉即泉戎也 有圉鄉左傳昭二十二年單氏代東圉杜預曰縣東南有圉鄉又西南有戎城伊雒之戎 有大解城左傳昭二十三年晉師次于解杜預曰縣西南有大解小解

河南帝王世記曰城西有郟鄏陌大康地于有雒之表今河之南本傳有負黍山 周公時所城雒邑也春秋時謂之王城鄭玄詩譜曰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宅雒邑使邵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望雒水北至陝山地道記曰去雒陽四十里左傳定八年單子伐簡城杜預曰在解西 東城門名鼎門帝王世記曰東南門九鼎所從入又曰武王定鼎雒陽西南雒水九鼎土觀是也 北城門名乾祭左傳昭二十四年士伯立於乾祭皇覽曰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周靈王冢民祠之不絕 又有甘城杜預曰縣西南有甘泉 有蒯鄉左傳昭二十二年尹辛攻蒯晉地道記曰在縣西南有蒯亭

梁故國伯翳後有陽人聚史記曰秦滅東周不絕其祀以陽人地 有霍陽山左傳哀四年楚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 有注城史記曰魏文侯四十二年敗秦于注博物記曰梁伯好土功今梁多有城

滎陽有鴻溝水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即官度水也 有廣武城西征記曰有三皇山或謂三室山山上有二城東者曰東廣武西者曰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二百餘步其間隔深澗漢祖與項籍語處 有虢亭虢叔國有隴城左傳文三年盟于垂隴 有薄亭有敖亭周宣王狩于敖左傳宣十二年晉師在敖鄗之間秦立為敖倉 有費澤左傳宣十二年楚潘黨逐魏錡及熒杜預曰縣東熒

澤也卷左傳成十年晉鄭盟脩澤杜預曰縣東有脩武亭有長城經陽武到密史記蘇秦說襄王曰大王之地西有長城之界有垣雝城或曰古衡雍史記無忌謂魏王曰王有鄭地得垣雍者也杜預曰即是衡雍又今縣所治城有扈城亭左傳莊二十三年盟于扈杜預曰在縣西北原武陽武有武疆城史記曰曹參攻武疆秦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為盜所驚中牟左傳宣元年諸矦救鄭遇于北林杜預曰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有圃田澤左傳曰原圃爾雅十藪鄭有圃田有清口水左傳閔二年遇于清杜預曰縣有清陽亭有管城杜預曰管國也在京縣東北漢書音義曰故管叔邑有曲遇聚前書曹參破楊熊有蔡亭開封左傳哀十四年逢澤有介麋杜預曰在縣東北逢疑徐廣曰逢池也菀陵有棐林左傳宣元年諸矦會于棐林杜預曰縣東有林鄉徐齊民比征記曰縣東南有大隧澗郭莊公所闕又大城東臨潁水水東湊水注于洧城西臨洧水有制澤左傳宣十年諸矦還於制田杜預曰縣東有制城有瑣矦亭左傳襄十一年諸矦之師次于瑣杜預曰縣西有瑣矦亭平陰穀城瀍水出博物記曰出替亭山有函谷關西征記曰函谷左右絕岸十丈中容車而已緱氏左傳曰呂相絕秦伯殄滅我費滑杜預曰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案本紀縣有百坏山干寶搜神記曰縣有延壽城有鄔聚左傳王取鄔劉杜預曰鄔在縣西南有轘轅關在縣東南瓚曰陰道名鞏鞏伯國左傳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杜預曰縣西南有

湯亭帝王世紀曰湯亭偃師又曰夏太康五弟須于雒汭在縣東北三十里有鄩谷水左傳昭二十三年王師晉師圍郊中史記曰張儀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徐廣曰縣有鄩口有東訾聚今名訾城左傳昭二十三年單子取訾杜預曰在縣西南晉地道記曰在縣之東有坎埳聚左氏居襄王出國人納之坎埳杜預曰在縣東地道記在南有黃亭有湟水左傳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居于湟杜預曰有黃亭在縣西北有明谿泉左傳昭二十三年賈辛軍于谿泉成皋史記曰成皋北門名王門左傳敗燕師于北制杜預曰北制一名虎牢亦即此縣也穆天子傳曰七萃之士生搏虎而獻天子命為柙而畜之東虢是曰虎牢左傳曰鄭子皮勞晉韓宣子于索氏杜預曰縣東有大索城尚書禹貢至于大伾張揖云成皋縣山又有旋門坂縣西南十里見東京賦曰有旃然水左傳襄十八年楚伐鄭次旃然有旋丘聚有漫水有氾水左傳曰周襄王處鄭地氾京鄭共叔所居左傳云謂之京城大叔應劭曰有索亭楚漢戰京索北征記又有索水密春秋時曰新城傳曰新密僖六年諸矦圍新城杜預曰密縣一名有大騩山山海經曰大騩之山其陰多鐵多美堊有草焉狀如蓍而毛青華而白實其名曰萩服者不夭有梅山左傳曰襄十八年楚伐鄭右迴梅山在縣西北有陘山史記魏襄王六年伐楚敗之陘山秦破魏華陽地亦在縣杜預遺令曰山上有塚或曰子產卯東北向新鄭城不忘本也新城左傳曰文十七年周敗戎于邲垂杜預曰縣北有垂亭史記秦遷西周公於憚狐徐廣曰與陽人聚相近在雒陽南百五十里梁新城之閒有高都城史記蘇代說韓相國

郡國志

以高都與周者有廣成聚有廣成苑有鄤聚古鄤氏今名
鄤中左傳昭十六年楚殺鄤子杜預曰縣東南有蠻城及宗遷獲張淵也偃師帝王世記
曰帝嚳所都殷盤庚復南亳是爲西亳皇覽曰北有辜懸祠又曰有湯亭有湯祠有尸鄉帝王
世紀曰尸鄉在縣西三十里春秋時曰尸氏左傳昭二十六年劉人敗子朝之師
于尸氏前書曰橫自殺處新鄭詩鄭國祝融墟皇甫謐曰古有鄭國皇帝
之所都
○平河內郡高帝置雒陽北百二十里十八城戶十五萬
九千七百七十口八十萬一千五百五十
八
懷有隰城左傳曰王取鄭隰城杜預曰在縣西南傳又曰郤至與周爭鄇田杜
預曰縣西南有鄇人亭河陽左傳曰王與鄭盟杜預曰縣南孟津有湛城軹
左傳曰王以蘇忿生田向與鄭杜預曰縣西北地名向上有原鄉左傳曰王與鄭原杜預曰沁水
西北有原城有溴梁左傳曰襄十六年諸侯會溴梁波有絺城左傳
曰王與鄭絺杜預曰在野王縣西南沁水山海經曰沁水出井陘東野王有太
行山山海經曰其上有金玉下有碧有獸焉其狀如麢而四角馬尾而有距其名曰驒還鄉食其說
曰杜太行之道韋昭曰在縣北有射犬聚世祖破青犢也有邘城史記曰紂
以文王九侯鄂侯爲三公徐廣曰邘一作邗武王子封在縣西北溫蘇子所都濟

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皇覽曰縣郭東濟水南有號公冢州
平皐有邢丘故邢國周公子所封臣瓚曰丘名也非國
在襄國西有李城史記曰趙邯鄲李同卻秦兵趙封其父李侯徐廣曰即此城山陽
邑有雍城杜預曰古雍國在縣西有蔡城蔡叔邑此猶鄭管城之類乎
武德獲嘉侯國脩武故南陽秦始皇
更名有南陽城左傳僖四年晉文公圍南陽史記曰白起攻韓南陽太行道絕之山
海經曰太時之山清水出焉郭璞曰脩武縣北黑山亦出清水陽樊攢茅田服虔曰樊仲山
之所居故名陽樊杜預曰縣西北有橫城左傳曰定元年魏獻子田大陸杜預曰西北吳澤也有小
脩武聚春秋曰寧史記曰高祖得韓信軍小脩武晉灼曰在城東有隤城左傳隱十
一年以隤與鄭共本國淇水出前志注曰水出共北山博物記曰有奧水流入淇水有
綠竹草有汎亭凡伯邑汲晉地道記曰有銅關朝歌有鹿腸山紂所
都居帝王世記曰紂糟丘酒池肉林在城西前書注曰鹿臺在城中南有牧野
去縣十七里北有邶國南有寧鄉史記無忌說魏安僖王曰通韓上黨
於共甯徐廣曰有寧鄉左傳曰襄二十三年救晉次雍榆杜預曰縣東有雍城是也蕩陰有羑
里城韋昭曰羑音酉文王所拘處林慮故隆慮殤帝改有
鐵徐廣曰洹水所出蘇秦合諸侯盟處班叔皮遊居賦亦曰瞰余馬乎洹泉嗟西伯於牖城

郡國志

○河東郡秦置。雒陽西北五百里。博物記曰有山澤近鹽沃土之民不才漢興少有名人大衣冠三世皆衰絕也二十城，戶九萬三千五百四十三，口五十七萬八百三。

安邑帝王世記曰縣西有鳴條陌湯伐桀戰昆吾亭左傳昆吾與桀同日亡地道記咸山在南有鐵。有鹽池。前志曰池在縣西南魏都賦注曰在猗氏六十四里楊佺期雒陽記曰河東鹽池長七十里廣七里水氣紫色有別御鹽四面刻如印齒文章字妙不可述

楊有高梁亭。左傳曰僖九年晉懷公死高梁杜預曰在縣西南地道記有梁城去縣五十里叔鄉邑也

平陽侯國。左傳曰成七年諸侯盟馬陵杜預曰衛地也平陽東南地名馬陵又說在魏郡元城有鐵。堯都此。晉地道記曰有堯城

臨汾博物記曰有賈鄉賈伯邑有董亭。左傳曰晉敗秦于董杜預曰縣有董亭

汾陰博物記曰古之繪少康邑有介山。縣西北有鋏谷亭郭璞爾雅注曰縣有水口如車輪許賁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爲瀵

蒲坂有雷首山。史記曰趙盾田首山息桑下有餓人祗彌明縣南二十里有歷山舜所耕處又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馬融曰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有沙丘亭。左傳曰文十二年秦晉戰河曲杜預曰在縣南湯伐桀孔安國曰河曲之南

大陽有吳山，上有虞城。杜預曰虞國也帝王世記曰舜嬪于虞虞城是也亦謂吳城史記秦昭王伐魏取吳城即此城也皇覽曰盜跖冢臨河博物記曰傳巖在縣北有下陽城。虢邑左傳僖二年虞晉所滅縣東北三十里有茅津。左傳曰秦伐晉濟自茅津杜預曰在縣西南有茅亭即茅城有顛軨坂。左傳曰入自顛軨博物記曰在縣臨池東吳越之北今之吳坂杜預曰在縣東北

解左傳曰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杜預曰縣西北有郇城博物記曰有智邑有桑泉城。左傳僖二十四年晉文公入桑泉杜預曰在縣西二十里有臼城。左傳曰晉文公入取臼衰者也杜預曰在縣東南博物記曰臼季邑縣西北臯耳山縣西南齊桓公西伐防兒有解城。左傳僖十五年晉侯賂秦內及解梁城有瑕城。左傳成十二年秦侵晉及瑕杜預曰河氏縣東北有瑕城

皮氏有耿鄉。尚書祖乙徙耿左傳閔元年晉滅耿杜預曰縣東南有耿鄉博物記曰有耿城有鐵。有冀亭。左傳僖二年晉荀息曰冀爲不道杜預曰冀在縣東北史記蘇代說燕王曰下南陽封冀

聞喜邑，博物記曰縣治涑之川史記曰伐魏到乾河郭璞曰縣東北有乾河口但有故瀆處無復水左傳曰僖三十一年晉蒐清原杜預曰在縣北本曲沃。曲沃在縣東北數里與晉相去六七百里見毛詩譜注有董池陂，古董澤。左傳曰蒐于董董澤之蒲有稷山亭。縣西五十里左傳曰宣十五年晉侯治兵于稷有涑水。左傳呂相絕秦曰伐我涑川有洮水。

絳邑縣西有絳邑城杜預曰故絳也有翼城。左傳隱五年曲沃伐翼杜預曰在縣東八十里

永安故彘，史記曰周穆王封造父趙城徐廣曰在永安博物記曰有呂鄉呂甥邑也陽嘉三年更名。杜預曰縣東北有彘城有霍大山。爾雅曰西南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左傳曰閔元年晉滅霍杜預曰縣東北有霍大山史記曰原過受神人書稱余霍大

山山陽侯天吏也又蜚廉於山得石棺仍葬也 河北詩魏國有韓亭 猗氏 地道記曰左傳文十三年詹嘉處瑕在縣東北 垣有王屋山兗水出 史記曰魏武侯二年城王垣 博物記曰有山東拱如垣 有壺丘亭 左傳襄元年晉討宋五大夫寘諸瓠丘杜預曰縣東南有壺丘亭 有邵亭 博物記曰縣東九十里有郫邵之阨 賈季迎公子樂于陳趙孟殺諸郫邵 襄陵 晉地道記曰晉武公曲沃徙此 北屈 左傳曰二屈杜預曰二當為北 傳曰屈產之乘有駿馬 有壺口山 禹貢曰壺口治梁及岐 有釆桑津 左傳僖八年晉敗狄于釆桑 杜預曰縣西南有釆桑津 蒲子 左傳曰晉文公居蒲城杜預曰今蒲子縣 濩澤侯國有析城山 前志曰在縣西南 端氏 史記曰趙韓魏分晉封晉端氏

○弘農郡 武帝置其二縣建武十五年屬雒陽西南四百五十里 九城戶四萬六千八百一十五口十九萬九千一百一十三 弘農故秦函谷關 左傳曰虢公敗戎于桑田杜預曰在縣東北桑田亭 燭水出 前志出衡山嶺下谷 有枯樅山 本傳赤眉在盆子於鄗北古今注曰在此山下 有桃丘聚故桃林 左傳曰守桃林之塞博物記曰在湖界休與之山 有務鄉 赤眉破李松處 有曹陽亭 史記曰章邯殺周章于曹陽晉灼曰縣東十三里又獻帝東歸敗處曹公改曰好陽 陝 史記曰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

陝以東周公主之 本虢仲國 杜預曰虢都上陽在縣東有虢城 有焦城 故焦國史記曰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 有陝陌 博物記二伯所分 黽池穀水出 前志曰出穀陽谷 有二崤 新安澠水出 博物記曰西漢水出新安入雒又有孝水見潘岳西征賦 宜陽 有金門山山竹為律管 陸渾西有虢略地 左傳僖十五年晉侯賂秦東盡虢略杜預曰從河西南行而東盡故虢 盧氏有熊耳山 山海經曰其上多桼其下多椶浮豪之水出焉西北流注于雒其中多美玉多人魚 伊水清水出 晉地道記伊東北入雒 湖故屬京兆 前志有鼎湖 有閿鄉 皇覽曰戾太子冢在閿鄉南秦又改曰寧秦 華陰故屬京兆 史記曰魏文侯三十六年秦侵陰晉前志曰高帝改曰華陰呂氏春秋九藪云秦之陽華高誘曰或在華陰西誘又曰桃林縣西長城是也晉地道記曰濯觀是也 有太華山 左傳晉將秦南及華山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鳥獸莫居有蛇焉名曰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武王放馬牛於此林域孔安國曰在華山東晉地道記山在縣西南

○京兆尹 秦內史武帝改其四縣建武十五年屬雒陽西九百五十里決錄注曰京大也天子曰兆民 十城戶五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口二十八萬五千五百七十四 長安高帝所都 漢舊儀曰長安城方亦十二里經緯各長十五里十二城門九百七十三頃城中皆屬長安令舉氏

三秦記曰長安地皆黑壤城中今赤如火堅如石父老所傳盡鑿龍首山爲城皇覽曰衞思后葬城東南桐松園今千人聚是

鎬在上林苑中 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秦始皇江神反璧曰爲吾遺鎬池君古史考曰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皇覽曰文王周公冢皆在鎬聚東杜中

有細柳聚 前書周亞夫所屯處

有蘭池 史記曰秦始皇微行夜出逢盜蘭池三秦記曰始皇引渭水爲長池東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刻石爲鯨魚二百丈

有曲郵 前書高帝征黥布張良送至曲郵

有杜郵 史記曰白起死處三秦記曰長安城西有九嵕山西有杜山杜預曰畢國在西北

有霸陵 有枳道亭 前書秦王子嬰降於枳道旁地道記曰霸水西

有長門亭 前書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立五帝壇

杜陵 杜預曰古唐杜氏也

鄠在西南 杜預曰在鄠縣東法錄注曰鎬在鄠水東鄠水鎬水西相去二十五里

鄭 史記殺內有鄭遷池鄭桓公封於此黃圖云下邽縣并鄭桓帝西巡復之

新豐有驪山 杜預曰古驪戎國韋昭曰戎來居此山故號驪戎三秦記曰始皇墓在山北有始皇祠不齋戒往即疾風暴雨人理欲上則杳冥失道驛西有白鹿原周平王時白鹿出案關中圖縣南有新豐原口鹿在霸陵

東有鴻門亭 前書高帝見項羽處孟康曰在縣東七十里舊大道北下坂口名關中記云始皇陵北十餘里有謝聚

及戲亭 周幽王死處蘇林曰縣東南四十里

有嚴城 藍田出美玉 三秦記曰有川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出玉銅鐵石地道記有虎候山

長陵故屬馮翊 蔡邕作樊陵頌云前漢戶五萬口有十七萬王莽後十不存一永初元年羌戎作虐至光 領戶不盈四千園陵蕃衞粢盛之供百役出焉民用匱乏不堪其事

商故屬弘農 帝王世記曰契所封也左傳哀四年將通於少習杜預曰少習縣東之武關

上雒侯國有冢領山

雒水出故屬弘農 山海經曰雒水出讙舉之山案史記云雒水出熊耳山海經曰雒出王城南至相谷西東北流去虎牢城西四十里注河口謂之洛汭

有菟和山 左傳哀四年楚司馬軍于菟和

有蒼野聚 左傳曰昭四年楚左師軍蒼野杜預曰在縣南

陽陵故屬馮翊

○左馮翊 秦屬內史武帝分改名雒陽西六百八十八里決錄注曰馮馮翊明也

十三城戶三萬七千九十口十四萬五千一百九十五 潘岳關中記曰三輔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在其縣治民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

高陵 池陽 爾雅十藪周有焦穫郭璞曰瓠中是也地道記有嶻嶭山在北有鬼谷生三所氏案史記鬼谷在潁川陽城與起記不同

雲陽 有荊山帝王世記曰禹鑄鼎於荊山在馮翊懷德之南今其下荊渠也

祋祤永元九年復 頻陽 萬年 帝王世記曰秦獻公都櫟陽是也

蓮勺 重泉 臨晉本大荔有河水祠有芮鄉 古芮國與雲相壤者

有王城 史記曰秦厲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即此城也左傳晉陰飴甥與秦伯盟王城杜預曰後改爲武鄉在縣東

郃陽永平二年復夏陽有梁山 詩云奕奕梁山在縣西北

公羊傳曰河陽之川也杜預曰古梁國史記曰本少梁爾雅曰梁山晉望也龍門山書曰導河積石歷龍門太史公曰遷生龍門韋昭曰在縣北博物記曰有韓原韓武子采邑衙左傳文二年晉敗秦于彭衙皇覽曰有蒼頡冢在利陽亭南有高六丈粟邑永元九年復

○右扶風秦屬內史武帝分改名決錄曰扶風化也十五城户萬七千三百五十二口九萬三千九十一槐里周曰犬丘又名廢丘周懿王帝郡所都高帝改安陵皇覽曰縣西北畢陌秦武王冢平陵茂陵鄠古扈國豐水出左傳曰康有鄷宮之朝杜預曰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有甘亭帝王世紀曰在縣南夏啓伐扈大戰于甘又南山有王季冢郿有邰亭史記曰封棄於邰徐廣曰今斄鄉又案王忳傳郿之斄亭爲寃鬼報戮故亭長者也秦是榮縣後有帝王世記曰秦出公徙平陽新論曰郿在漆縣其民有會日以相與夜中市如不爲則有災咎武功永平八年復有太一山本終南垂山本敦物前志在縣東有斜谷西征賦注曰疑斜谷在長安西南南口褒北口斜百七十里其水南流陳倉三秦記曰秦武公都雍陳倉城是也有石鼓山將有兵此山則鳴汧爾雅曰十藪秦有楊紆郭璞曰在縣西有吳嶽山郭璞曰別名吳山周禮所謂嶽山者本名汧汧水出有回城名回中來歙開道處渝麋侯國雍左傳秦穆公采邑史記有鴻家有鐵

帝王世記曰秦德公徙都栒邑有豳鄉鄭玄詩譜曰豳者公劉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又有劉邑美陽有岐山左傳椒舉曰成王有岐山之蒐山海經曰其上多白金其下多鐵城水出焉東西流注于江有周城杜預曰城在縣西北帝王世記曰周太王所徙南有周原漆有漆水山海經曰翰次之山漆水出焉郭璞曰漆水出岐山詩云自土沮漆地道記曰水在縣西皇覽曰有師曠冢名師曠山有鐵杜預曰豳國在東北帝王世記曰有豳亭杜陽永和二年復詩譜曰周原者岐山陽地屬杜杜陽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

右司隸校尉部郡七縣邑侯國百六漢書舊儀曰司隸治所故孝武廟魏志曰曹公分關中置漢興郡國有獎爲太守獻帝起居注曰中平六年省扶風都尉置漢安郡統雍渝麋杜陽陳倉汧五縣也

後漢志書第十九

後漢書志第二十　郡國二

豫州　潁川　汝南　梁國　沛國　陳國　魯國

冀州　魏郡　鉅鹿　常山　中山　安平　河間　清河　趙國　勃海

○潁川郡秦置雒陽東南五百里十七城戶二十六萬三千四百四十口百四十三萬六千五百一十三　陽翟禹所都汲冢書禹都陽城古史考曰鄭厲公入櫟即此也晉地道記曰去雒陽二百八十六里屬河南　有鈞臺左傳曰夏啓有鈞臺之享杜預曰有鈞臺陂帝王世紀曰在縣西　有高氏亭左傳成十七年衞侵鄭至高氏杜預曰陽翟西南　有雍氏城左傳襄十八年楚伐鄭侵雍梁杜預曰在縣東北史記齊湣王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　襄有養陰里　襄城左傳定四年盟皋鼬杜預曰縣東南有城皋亭　有西不羹杜預曰有不羹城　有汜城杜預曰在縣南周襄王所處　有汾丘左傳襄十八年楚治兵於汾杜預曰縣東北有汾丘城　有魚齒山左傳謂魚陵杜預曰魚齒山也在犨縣北　昆陽有湛水左傳襄十六年楚公子格與晉戰於湛阪　定陵有東不羹杜預曰縣西北有不羹亭地道記曰高陵山汝水所出　舞陽　邑　郾　臨潁　潁陽　潁陰左傳文九年楚伐鄭師於狼淵杜預曰縣西有狼陂獻帝遣兼御史大夫張音奉皇帝璽綬策書禪帝位於魏是文帝繼王位南巡在潁陰有司乃為壇

於潁陰庚午登壇魏相國華歆跪受璽綬以進於王王既受畢降壇視燎成禮而反帝王世記云魏文皇帝登禪于曲蠡之繁陽亭為縣曰繁昌亦禹貢豫州之域今許之封內今潁川繁昌是也北征記曰城在許之南七十里東有臺高七丈方五十步臺南有壇高二丈方三十步即受終之壇也案北征記云是外黃縣繁昌城非也　有狐宗鄉或曰古狐人亭　有岸亭史記魏哀王五年秦伐魏走犀首岸門徐廣曰岸亭　許左傳莊二十八年楚伐鄭鄭奔桐丘杜預曰縣東北有桐丘城獻帝徙都改許昌　新汲左傳文元年衞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杜預曰縣東北有匡城成十七年伐鄭至曲洧杜預曰新汲治曲洧城臨洧水　鄢陵春秋時曰鄢春秋鄭共叔所保故曰克段於鄢又成十六年晉敗楚於鄢陵李奇曰六國曰安陵　長社有長葛城左傳隱五年宋伐鄭圍長葛縣本名長葛地道記曰社中樹暴長漢改名　有向鄉左傳襄十一年諸侯師于向杜預曰在縣東北　有蜀城　有蜀津史記曰魏惠王元年韓趙合軍伐魏蜀澤　陽城帝王世紀曰陽城有啓母冢　有嵩高山山海經謂為太室之山禹貢有外方山鄭玄毛詩箋云外方之山即嵩也孟子曰益辟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注云嵩高之北　清水潁水出晉地道記曰潁水出陽乾山　有鐵　有負黍聚史記曰周敬王十九年鄭伐負黍馮敬通賦過許由於負黍山也　父城有應鄉杜預曰應國在西南史記曰客謂周最以應為秦王太后養地　輪氏建初四年置

○汝南郡高帝置雒陽東南六百五十里三十七城戶四十

萬四千四百四十八口二百一十萬七百八十八　平輿有沈亭故國姬姓有摯亭見說文　新陽侯國　西平有鐵有柏亭故柏國　上蔡本蔡國　南頓本頓國　汝陰本胡國杜預曰縣西北有胡城地道記有陶丘鄉詩所謂汝墳　汝陽　新息國　北宜春　濦強侯國　灈陽　期思有蔣鄉故蔣國　陽安有道亭故國杜預曰在縣南袁山松書有朔山鱲氏春秋曰初平三年分二縣置安陽都尉　項故國左傳僖十七年魯所滅地道記曰有公路城袁術所築　西華　細陽　安城侯國　有武城亭　吳房有棠谿亭左傳曰房國楚靈王所滅又楚封吳王夫槩於棠谿地道記有吳城　鮦陽侯國皇覽曰縣有葛陂鄉城東北有楚武王冢民謂之楚王岑本東平中葛陂城北視里社下於土中得銅鼎而銘曰楚武王之冢民傳言秦項赤眉之時欲發之輒頹壞斷不得發　慎陽　慎　新蔡有大呂亭地道記曰故呂侯國左傳昭四年吳伐楚入櫟杜預曰縣東北有櫟亭　安陽侯國有江亭故國嬴姓　富波侯國永元中復　宜祿永元中復　朗陵侯國左傳成六年楚拒晉桑隧杜預曰縣東有桑里亭　弋陽侯國有黃亭故黃國嬴姓　召陵左傳昭十三年楚蔡公與子干子晳盟于鄧杜預曰縣西南有鄧城有陘亭左傳僖四年齊伐楚次陘杜預曰在縣南鄭恭說韓宣惠王曰南有陘山　有安陵鄉　征羌侯國有安陵亭史記無忌說魏安僖王曰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博物記曰故安陵君也　思善侯國　宋公國周名郪丘漢改為新郪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於此有繁陽亭左傳哀四年楚師於繁陽杜預曰鮦陽南有繁陽亭　褒信侯國有賴亭故國史記楚封王孫勝白公杜預曰褒信縣有白亭　原鹿侯國春秋左氏傳僖二十一年宋盟鹿上杜預曰原鹿縣也　定潁侯國　固始侯國故寑也光武中興更名有寑丘史記曰楚莊王封孫叔敖子又家語敗楚軍　山桑侯國故屬沛有下城父聚有垂惠聚蘇武奔垂惠王常紓　城父故屬沛春秋時曰夷夷屬陳左傳僖二十二年楚所取有乾谿在縣南　有章華臺杜預曰章華宮在乾谿城內

○梁國秦碭郡高帝改其三縣元和元年屬雒陽東南八百五十里　九城戶八萬三千三百口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八十三　下邑左傳哀七年築泰丘杜預曰縣西南有泰丘亭　睢陽北征記曰城周三十

七里南臨濊水九二十四門地道記曰梁孝王築城十二里小鼓唱節杵下而和之稱睢陽曲 本宋
國閼伯墟有盧門亭 左傳桓十四年宋伐鄭取太宮之椽為盧門之椽
二十一年敗吳鴻口杜預曰縣東有鴻口亭地道記曰昭二十一年御諸橫橫亭在縣南 有魚門
左傳僖二十二年邾人縣公胄於魚門 有陽梁聚 左傳襄十二年楚伐宋師陽梁杜預曰有
梁亭僖二十八年楚子玉夢河神謂已曰吾賜汝孟諸之麋杜預曰在縣東北爾雅十藪宋有孟諸 虞
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 左傳哀二十六年宋景公死空桐 有
綸城少康邑 碭山出文石 史記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
閻有陳勝墓 蒙 帝王世記曰有北亳即景亳湯所盟處 有蒙澤 左傳宋萬殺宋閔公
於蒙澤僖二年齊侯盟貫杜預曰縣西北有貰城貰字與貫字相近 穀熟有新城 左傳
曰文十四年諸侯會新城帝王世記有南亳 有邳亭 古邳國 鄢故屬陳
留 寧陵故屬陳留 左傳成十六年會沙隨杜預曰縣北有沙隨亭 有
葛鄉故葛伯國 左傳曰在縣東北 薄故屬山陽所都
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左傳宋公子御說奔亳其西又有箕子冢
○沛國 秦四州郡高帝改雒陽東南千二百里 二十一城戶二十
萬四百九十五口二十五萬一千三百九
十三 相 左傳桓十五年會於袲杜預曰在縣西南 蕭本國 [illegible]

周十四里南臨汴水 沛有泗水亭 亭有高祖碑班固為文見固集地道記有許城左傳
定八年鄭伐許 豐 地道記曰去國二百六十州六百雒千十五里 西有大澤
高祖斬白蛇於此有枌榆亭 案前志在枌榆社在縣東北十五里
或鄉名高祖里社戴延之西征記曰縣西北有漢祖廟為亭長所興 酇 左傳昭四年吳伐楚入棘杜預
曰縣東北有棘亭襄元年鄭侯宋取大丘杜預曰縣東北有大丘城帝王世記曰曹騰封費亭侯縣有費亭是
也 有鄭聚 左傳曰異為不道伐鄭三門服虔曰鄭晉別都杜預曰是實邑也輿關則并此鄭矣
博物記曰諸侯會于鄭亭 穀陽 譙 平陽邑左傳僖二十三年楚所取乾谿在南 刺
史治 漢官曰去雒陽千二十里 洨有垓下聚 高祖破項羽地 蘄有大
澤鄉陳涉起此 史記曰高祖擊黥布於會甄徐廣曰在縣西 銍 鄲
建平 臨睢故芒光武更名 竹邑侯國
故竹 公丘本滕國 杜預曰在縣東南 龍亢 地道記曰左傳
隱二年入向城在縣東南 向本國 符離 虹 地道記云左傳昭八年大蒐于紅
大丘 杼秋故屬梁國有澶淵聚 左傳襄二十年盟于澶淵
○陳國 高帝置為淮陽章和二年改雒陽東南七百里 九城戶十一萬
二千六百五十三口百五十四萬七千五
百七十二 陳 帝王世記曰庖犧氏所都舜後所封左傳僖元年會於檉杜預曰縣

西北有狸城爾雅曰丘上有丘曰宛丘陳有株邑蓋先襄之地博物記曰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詩曰邛有旨鷊防有鵲巢

陽夏有固陵聚 史記高祖五年追項羽至固陵晉灼漢書注云故南固始縣

寧平 苦春秋時曰相有賴鄉 伏滔北征記曰有老子廟廟中有九井水相通古史考曰有曲仁里老子里也地道記曰城南三十里有平城

柘 新平 扶樂 武平 左傳成十六年諸侯侵陳鳴鹿杜預曰縣西南有鹿邑

長平故屬汝南 左傳宋華氏戰于鬼閻杜預曰縣西北有閻亭

有辰亭 左傳宣十一年盟辰陵杜預曰縣東南有辰亭

有赭丘城

○魯國 秦薛郡高后改本屬徐州光武改屬豫州

六城户七萬八千四百四十七口四十一萬一千五百九十

魯國 奄國 帝王世記曰黃帝生於壽丘在魯東門之北少昊自窮桑登帝位窮桑在魯北後徙曲阜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左傳曰伯禽封少昊之墟僖二十九年介葛盧舍于昌衍杜預曰縣東南有昌平城皇覽曰奄里伯公冢在城內牟舍中民傳言魯五德奄里伯公葬其宅

有大庭氏庫 杜預曰大庭氏古國名在城內魯於其處作庫

有鐵 有闕里孔子所居 漢晉春秋曰鍾離意相魯見仲尼廟頹毀會諸生於廟中慨然歎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況見聖人廟乎遂躬留治之周觀輿服省在焉自仲尼以來莫之開也意發視之得古文策書曰亂吾書董仲舒治吾堂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一意尋案未了而卒張伯者治中庭治地得六璧上之意曰此有七何以不遂伯懼探璧懷中魯咸以為神意別傳曰意省堂有孔子小車乘皆朽敗意自糶俸雇漆膠之直請魯民治之又錢九席劍履後得甕中素書曰護吾履鍾離意又禮記矍相之圃亦在城中西南近孔子廟而仲尼墓在魯城門北便之外泗水上去城一里葬地蓋一頃墓域南北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墓前有甎甓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塋中異木以百數魯人莫能識也皇覽曰孔子本無祠堂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伯魚冢在孔子冢東與孔子冢並大小相望子思冢在孔子冢南案今墓書孫在相前謂此為騎孫

有牛首亭 左傳桓十四年宋伐鄭取牛首

有五父衢 地道記曰在城東

騶本邾國 有騶山高五里秦始皇刻石焉劉會騶山記曰邾城在山南去山二里城陳門外有韋賢冢北有繹山左傳文十三年邾遷於繹郭璞曰繹山純石積構連屬城北有峒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山城北有孟軻冢焉

蕃有南梁水 左傳襄四年臧孫台杜預曰縣東南有日台亭

薛本國 地道記曰夏車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覽曰靖郭君冢在城中東南陬孟嘗君冢在城中向門東北邊

六國時曰徐州 史記曰齊宣王九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

下有盜泉 有部鄉城 左傳文公七年城部杜預曰縣南有部鄉

汶陽 左傳城隱元年盟于蔑杜預曰蔑地名縣南有姑城襄十七年齊圍桃杜預曰縣東南有桃墟桓十二年盟曲池杜預曰縣北有曲水亭地道記臨淄縣西南門曰曲門其側有地名魯桓與杞莒盟不往淄地地道為安

右豫州刺史部郡國六縣邑侯國九

十九

○魏郡高帝置雒陽東北七百里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廮陶曲陽南和廣平之廣平任城趙國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十八年分置東西部都尉十五城戶十二萬九千三百一十口六十九萬五千六百六鄴帝王世記曰縣西南有上同馬殷太甲常居焉魏郡臧生曰縣西北有鼓山山下有時自鳴鳴則兵起又交谷水在縣南秦本傳有西唐山又鄴北太行山山西北去亦不知山所極東亦如東海不知水所窮盡也有故大河有滏水魏郡臧曰北臨漳滏則冬夏異沼注云水經鄴石出滏水熱故名滏口有汙水有汙城史記曰項羽破秦軍汙水上有平陽城史記曰斬欽別下平陽有武城有九侯城徐廣曰一作鬼侯典文王為三公繁陽內黃左傳襄十九年會于柯杜預注曰縣東北有柯城昭九年荀盈卒于戲陽杜預曰縣北有戲陽城清河水出有羛陽聚世祖破五校於此有黃澤前志曰在縣西魏元城左傳成七年會于馬陵杜預曰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史記曰龐涓死處有沙麓左傳沙鹿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沙山名也有沙亭左傳定七年盟于沙亭杜預曰在縣東南晉地道記曰縣南有瑣陽城黎陽左傳定十四年會于牽杜預曰縣東北有牽城陰安館陶清淵平恩沙侯國魏郡臧生曰有龍山斥

丘有葛杜預曰有乾侯魯昭公所處武安有鐵即臺孝威慶于縣山曲梁侯國左傳宣十五年敗赤狄于曲梁故屬廣平有雞澤左傳襄三年諸侯會雞澤杜預曰在縣西南梁期

○鉅鹿郡秦置建武十三年省廣平國以其縣屬雒陽北千一百里十五城戶十萬九千五百一十七口六十萬二千九十六廮陶有薄落亭鉅鹿故大鹿有大陸澤有廣阿澤呂氏春秋九藪趙之鉅鹿高誘注云廣阿澤也山海經曰大陸之水許慎云鉅鹿之大橋也鉅鹿南有棘原章邯所軍史記紂盈鉅橋之粟東觀書曰沙丘臺在縣東北七十里楊氏鄡下曲陽有鼓聚故翟鼓子國有昔陽亭左傳昭十二年晉荀吳入昔陽杜預曰縣西南有肥累城故肥國白狄別種任杜預曰縣東有昔陽城取故鄗地也南和廣平斥章廣宗曲周列人廣年平鄉南㯌

○常山國高帝置建武十三年省真定國以其縣屬十三城戶九萬七千五百口六十三萬一千一百八十四元氏晉地道記有石墨三公塞高邑故鄗光武更名刺史治漢官曰去雒陽一千里有千秋亭五成陌縣西七里光武

即位於此矣 鄗鄉侯國有鐵 南行唐
有石臼谷 房子贊皇山在縣西南六十里 濟水所
出晉地道記有嵰塞中谷塞 平棘有塞 欒城縣西北四十里 九門
史記趙武靈王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 陽石山戰國策云在縣界 靈壽
衛水出 蒲吾史記番吾君杜預曰晉之蒲邑也古今注曰永平十年作常山呼沱
河蒲吾渠通漕船也 井陘 眞定 上艾故屬太原
○中山國高祖置雒陽北一千四百里 十三城戶九萬七千
四百一十二口六十五萬八千一百九十
五 盧奴 北平有鐵 毋極 新市
有鮮虞亭故國子姓杜預曰白狄別種 望都左傳晉伐鮮虞及中
人杜預曰縣西北有中人城晉地道記有馬安關 唐有中人亭博物記曰唐關在中
人西北百里中人在縣西四十里列子曰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取左人中人 有左人鄉
帝王世記曰堯封唐堯山在北唐水西入河南有望都山即堯母慶都所居相去五十里都山一名豆山博物
記曰左人唐西北四十里 安國 安熹本安險章帝更名
漢昌本苦陘章帝更名 蠡吾侯國故
屬涿 上曲陽故屬常山恒山在西北有泉

水于吉得神書晉地道記自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恒多山坂名飛狐口 蒲陰本曲逆
章帝更名有陽城晉地道記曰有陽安關陽城蒲陽山蒲水出也 廣昌
故屬代郡
○安平國故信都高帝置明帝名樂成延光元年改雒陽北二千里 十三城戶
九萬一千四百四十口六十五萬五千一
百一十八 信都有絳水呼沱河阜城故
昌城 南宮 扶柳 下博 武邑 觀
津本清河下縣決錄注曰孝文竇皇后父隱身漁釣墜淵而卒景帝立后爲太后遣使者填父所墜
淵而葬起大墳于縣城南民號曰竇氏青山 經西有漳水津名薄落
津史記曰趙武靈王曰吾國東有河薄落之水 堂陽故屬鉅鹿 武
遂故屬河間 饒陽故名饒屬涿有無蔞
亭馮異進豆粥光武案志有解瀆亭靈帝封 安平故屬涿南深國故
屬涿
○河間國文帝置世祖省屬信都和帝永元二年復故雒陽北二千五百里 十一
城戶九萬三千七百五十四口六十三萬
四千四百二十一 樂成 弓高 易故

屬涿　武垣故屬涿　中水故屬涿　鄚
故屬涿　高陽故屬涿　有葛城　文安
故屬勃海　束州故屬勃海　成平故屬
勃海　東平舒故屬勃海
○清河國高帝置桓帝建和二年改為甘陵雒陽北千二百八十里七城戶十
二萬三千九百六十四口七十六萬四百
一十八　甘陵故厝安帝更名　貝丘
東武城　鄃　靈和帝永元九年復地道記曰有鳴犢河
繹幕　廣川故屬信都有棘津城太公呂尚困於棘津城琅邪海曲非此城也案永初元年鄧太后分置廣川王國後王薨國除大后崩還益淸河
○趙國秦邯鄲郡高帝改名雒陽北千一百里五城戶三萬二千
七百一十九口一十八萬八千三百八十
一　邯鄲張華曰趙奢冢在邯鄲西山上謂之馬服山　有叢臺　有洪波臺
易陽魏都賦曰溫泉毖涌而自浪注曰溫泉在易陽世以治疾洗百病　襄國本邢
國秦為信都項羽更名　有檀臺史記曰趙成侯魏獻榮椽因以為檀臺　有蘇人亭　柏人　中丘晉地道記曰有石門塞境梁騆

○勃海郡高帝置雒陽北千六百里八城戶十三萬二千
三百八十九口百一十萬六千五百　南
皮　高城侯國　重合侯國　浮陽侯國
東光有胡蘇亭胡蘇河之名見爾雅　章武　陽信延光元年復
脩故屬信都

右冀州刺史部郡國九縣邑侯國百

後漢志書第二十

後漢書志第二十一　郡國三

兗州　陳留　東郡　東平　任城　泰山　濟北　山陽　濟陰

徐州　東海　琅邪　彭城　廣陵　下邳

○陳留郡 武帝置雒陽東五百三十里 十七城戶十七萬七千五百二十九口八十六萬九千四百三十三

陳留有鳴鴈亭 左傳成十六年衛伐鄭鳴鴈杜預曰在縣西北陳留志曰有桐陵亭古桐丘 浚儀本大梁 帝王世記曰禹避商均浚儀置地道記儀封人此縣也遁谷支曰兵在浚儀曰莨蕩也 尉氏 陳留志曰有陵樹鄉北有澤澤有天子苑囿有秦樂觀董諸帝以馴養抗獸 雍丘本杞國 陳留志曰城內有神井能興雲霧案齊民北征記曰有呂鬷臺高七丈有酈生祠曹操禹廟讀曰有偶祠桓移于其城城本名杞城 襄邑有滑亭 左傳莊二年次于滑杜預曰在縣西北 有承匡城 地道記曰左縣西左傳文十一年會晉郤缺于承匡有期門亭有黃門亭襄元年會鄭杜預曰縣東南有鄭城 外黃 左傳惠公季年敗宋師于黃杜預曰宋邑縣東有黃城 有葵丘聚齊桓公會此 城中有曲棘里 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佐卒曲棘 有繁傷城 小黃 漢舊儀曰高祖母起兵時死縣此為作陵廟於小黃 東昏 陳留志曰故戶牖鄉有陳平祠 濟陽 有武父鄭左傳桓十二年盟于武父杜預曰縣東北有武父城縣東南有成城縣鄉鄉有行宮光武生 平丘有臨濟亭田儋死此有匡 匡人之亭曹公破袁術處 有黃池亭 陳留志云黃亭在封丘左傳哀十三年盟黃池杜預曰在縣南傳曰吳囚子服景伯以還及戶牖然則黃池在戶牖西或以為外黃縣東溝非也 封丘 博物記有狄溝即敗狄于長丘是也 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 左傳成五年諸侯會蟲牢陳留志有勤亭古鞠居 酸棗 左傳鄭太叔至于廩延杜預曰縣北有延津襄五年會城棣杜預曰縣西南有棣城東有地烏巢曹公破袁紹處陳留志曰城內有韓王故宮闕 長垣侯國 有匡城 陳留志曰孔子因此北征記成周三里左傳僖十五年會牡丘次于匡杜預曰匡在縣西南哀十三年會平丘杜預曰縣西有平丘城 有蒲城 左傳成九年會于蒲杜預曰在縣西南史記曰孔子自匡過蒲陳留志云有子路祠 有祭城 杜預曰鄭祭封人仲邑陳留志曰有凌伯王墓及祠入西南有宛亭左傳僖二十八年衛人盟宛濮杜預曰近濮水 己吾有大棘鄉 左傳宣二年鄭破宋師大棘杜預曰在襄邑縣南 有首鄉 左傳桓八年齊侯師于首止杜預曰在襄邑東南有首止城 考城故菑 陳留志曰古戴國地名杜預曰戴在外黃東南有穀城曰木立死曰菑呂氏春秋韋鬱即為菑 章帝更名故屬梁 陳留志曰有其子祠有穀亭古句瀆之丘宋本傳有蕭亭 圉故屬淮陽有高陽亭 陳留志曰有萬人聚王邑破翟義積尸處前書今高陽文穎曰高陽聚邑名在縣西 扶溝故屬淮陽

○東郡秦置去雒陽八百餘里　十五城戶十三萬六千八
十八口六十萬三千三百九十三　濮陽古
昆吾國杜預曰古衛也帝王世記曰顓頊自窮桑徙商丘左傳曰衛顓頊之墟杜預曰帝丘昆吾
氏因之故曰昆吾之虛縣城內有顓頊冢皇覽曰
冢在城門外廣陽里中博物記曰桑中在其中　春
秋時曰濮有鹹城或曰古鹹國左傳僖十三年同會于鹹
有清丘左傳曰宣十二年盟清丘杜預曰縣東南　有鉏城燕本南燕
國有雍鄉謝沈書曰赤眉敗雍鄉　有胙城古胙國有平
陽亭左傳哀十六年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　有尾亭左傳曰宣八年會于尾杜預曰
縣東北　有挑城史記曰春申君說秦曰王又舉甲拔桃入邢是也　白馬有韋
鄉杜預曰縣東南有韋城古豕韋氏之國　頓丘白虎通曰帝嚳冢在城臺陰野是也　東
阿左傳桓十年會于桃丘杜預曰縣東南有桃城襄十四年孫林父敗衛侯于阿澤杜預曰縣西南大澤魏
志有渠丘山　有清亭左傳隱四年遇于清是也　東武陽濕水出范
有秦亭左傳莊三十一年築臺于秦地道記在縣西北　臨邑有泲廟博
平　聊城有夷儀聚左傳僖元年邢遷于夷儀　有聶城左傳
曰聊聶以東　發干　樂平侯國故清章帝更名
陽平侯國有莘亭杜預注傳曰衛作新臺在縣北衛殺公子及之地故曰詩謂莘

有岡成城秦封蔡澤為岡成君未詳　衛公國本觀故國姚
姓光武更名有河牧城左傳文元年會于戚鄭彼晉中行氏晉敗鄭鐵
杜預曰戚城南有鐵丘　有竿城前書故發干縣　穀城春秋時小穀
左傳莊三十二年城小穀杜預曰城中有管仲井又傳曰埋長狄榮如首於周首之北門杜預曰縣東北有周
首亭　有酅下聚左傳僖二十六年追齊師至酅杜預曰縣西有地名酅下皇覽曰縣東十
五里有項羽冢
○東平國故梁國景帝分為濟東國宣帝改雒陽東六百七十二里　七城戶七
萬九千一十二口四十四萬八千二百七
十　無鹽本宿國任姓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會齊郈杜預曰縣東南有
郈鄉亭　有章城古國左傳莊三十年齊降鄣　東平陸六國時曰平
陸有闞亭左傳桓十一年會于闞杜預曰在[illegible]驛東南有闞城博物記曰人陵北亭是
有堂陽亭故縣後省　富成章壽張春秋曰良漢
曰壽良光武改曰壽張有堂聚故聚屬東
郡地道記曰有蚩尤祠狗城皇覽曰蚩尤冢在縣闞城中高七丈　須昌故屬東郡
杜預曰須句古國在西北　有致密城古中都有陽穀城左傳
僖三年會陽穀杜預曰在縣北　寧陽故屬泰山

○任城國章帝元和元年分東平為任城雒陽東千一百里三城戶三萬六千四百四十二口十九萬四千一百五十六 任城本任國有桃聚光武破龐萌於桃鄉 亢父左傳襄十三年取邿杜預曰縣有邿亭哀六年城邾瑕杜預曰縣北有邾瑕城 樊

○泰山郡高帝置雒陽東千四百里十二城戶八千九百二十九口四十三萬七千三百一十一

奉高有明堂武帝造前書曰在縣西南四里左傳昭八年大蒐于紅至于商衛紅亭在縣西北杜預曰□援朱衛也 博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有龜山左傳定十年齊歸讙龜陰之田杜預曰汶在山北泰縣孔子作龜山之操 有龍鄉城左傳成二年齊圍龍杜預曰在縣西南史記作隆又楚有蜀之役杜預曰縣西北有蜀亭 梁甫侯國有菟裘聚左傳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杜預曰縣南有菟裘城 鉅平侯國有亭禪山即古所禪亭亭者也 有陽關亭左傳襄十七年師自陽關桓六年會于成杜預曰縣東南成郕即孟孫之邑 嬴有鐵山 茌侯國 萊蕪有原山淄水出杜預曰文水出 蓋沂水出左傳會于防杜預曰在縣東南有防城 南武陽侯國有顓臾城 南城故屬東海有東陽城呂氏春秋晏孔甲遊田于東陽蒙山左傳哀八年克東陽襄十八年城武城杜預曰泰山南武陽縣哀十四年司馬牛卒丘輿杜預曰縣西北有輿城 費侯國曹騰封費亭是鄭將費亭非此國故屬東海有祊亭左傳隱八年鄭歸祊杜預曰在縣東南閔二年莒人歸共仲及密杜預曰縣有密如亭 有台亭左傳襄十二年莒圍台杜預曰縣南有台亭 牟故國

○濟北國和帝永元二年分泰山置臣昭案濟北前漢之舊國此是經并泰山復分離陽東千一百五里五城戶四萬五千六百八十九口二十三萬五千八百九十七

盧左傳隱三年齊鄭尋盧之盟杜預曰今縣故城有郟山在縣北成二年封銳司徒女子杜預曰縣東南地名石窌 有平陰城有防門左傳襄十八年齊禦晉于平陰塹防門杜預曰在縣北又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杜預曰在縣東北 有光里有景茲山杜預曰在縣東南 有敖山左傳□光右戲武齊二□引敖山具山 有清亭左傳哀十一年伐齊及清是也 有長城至東海史記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巨防巨防即防門 蛇丘有遂鄉左遂國左傳莊十三年齊人滅遂 有下讙亭左傳桓三年送姜氏于讙 有鑄鄉城周武王封堯後於鑄左傳有棘地成公三年叔孫僑如所圍杜預曰汶水北地有棘鄉東觀書有芳歷山 成本國左傳衛師入郕杜預曰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 茌平本屬東郡 剛左傳哀八年齊取闡杜預曰在縣北有闡鄉

○山陽郡故梁景帝分置雒陽東八百一十里十城戶十萬九千
八百九十八口六十萬六千九十一昌
邑刺史治有梁丘城左傳莊三十二年遇于梁丘杜預曰梁丘鄉在縣西
南有甲父亭杜預曰甲父古國名在縣東南左傳隱十年取防杜預曰縣西有防城
東緡春秋時曰緡左傳僖二十三年齊圍緡鉅野左傳桓七年焚咸丘
杜預曰縣西南有咸亭有大野澤春秋西狩獲麟之所爾雅十藪魯有大野杜預曰縣西南有邦
亭定十二年齊伐晉之郕高平侯國故橐章帝更名前漢志莽改曰
高平章帝復并此獲左傳隱元年費伯城郎杜預曰縣東南有郁郎亭有茅鄉城杜預
二汶陽門郭鄉在昌邑西亭湖陸故湖陵章帝更名前漢志王莽改曰湖陸章
帝復其號博物記曰峕水出地道記縣西有費亭城魏武帝初所封南平陽侯國有
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哀七年以漆閭丘來奔杜預曰縣
漆亭左傳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杜預曰縣郡子貢瑕杜預曰縣西北有瑕丘城有閭丘亭左傳哀七年囚
方與有武
唐亭左傳桓二年盟于唐杜預曰在西南魯侯觀魚臺春秋經隱五年矢魚
于棠有泥母亭或曰古甯母左傳僖七年盟甯母杜預曰在縣東三十
一年臧文仲宿重館杜預曰縣西北有重鄉城瑕丘金鄉晉地道記曰縣多山所治
名金山山北有鑿石爲冢深十餘丈隧長三十丈傍郄入爲堂三方云得白兔不葬更葬南山鑿而得金故曰

金山故冢今在或云漢昌邑所作或云秦時防東
○濟陰郡故梁景帝分置雒陽東八百里十一城戶十三萬三
千七百一十五口六十五萬七千五百五
十四定陶本曹國郭璞曰城中有陶丘皇覽曰伯樂冢縣東南一里所
高四五丈古陶堯所居帝王世記曰舜陶河濱縣西南陶丘亭是有三鬷
亭湯伐三鬷孔安國曰今定陶冤句有煑棗城史記蘇秦說魏襄王曰大
王之地東有淮潁煑棗成陽有堯冢靈臺有雷澤禹貢曰雷夏旣
澤帝王世記曰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有歷山乘氏侯國博物記曰古乘丘有泗
水有鹿城鄉句陽有垂亭左傳隱八年遇于垂史記魏惠
王以徐州與魏安釐王曰文臺燀衛垂鄄城離狐故屬東
郡廩丘故屬東郡有高魚城有運城左傳襄二十六年齊烏餘以廩丘奔晉杜預曰今縣故城是又襲衛羊角取之杜預曰今縣所治城又襲我高魚杜
預曰在縣東北單父侯國故屬山陽成武故屬
山陽左傳隱七年戎執凡伯於楚丘杜預曰在縣西南有郜城左傳隱十年取郜杜
預曰縣東南有郜城地道記有秺城巳氏故屬梁皇覽曰有平和鄉有伊尹冢
右兗州刺史部郡國八縣邑公侯國

八十

○東海郡 高帝置雒陽東千五百里 十三城戶十四萬八千七百八十四口七十萬六千四百一十六 郯本國刺史治 博物記曰有勇王亭即勇山萬丘欣 蘭陵 有次室亭 地道記曰故魯次室邑列女傳有漆室之女或作次室 戚 朐 山海經曰都洲在海中一曰郁洲郭璞曰在縣界世俗傳此山在蒼梧徙來上皆有南方樹木博物記縣東北海邊植石秦所立之東門 有鐵有伊盧鄉 史記曰鍾離昧家在伊盧 襄賁 昌慮有藍鄉 左傳昭二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杜預曰縣治城東北有郳城郳小邾國也 承 陰平 利城 合城 漷水自北南至湖陸 祝其有羽山 博物記曰東北獨居山西南有淵水即羽泉也俗謂此山為懲父山 殛鯀之山杜預曰在縣西南 春秋時曰祝其夾谷地 左傳定十年會齊侯夾谷孔子相 厚丘 左傳成九年城中城杜預曰在縣西南有中鄉城 贛榆本屬琅邪建初五年復 左傳齊伐莒莒子奔紀鄣杜預曰縣東北有紀城地道記曰海中去岸百五十步有秦始皇碑長一丈八尺廣五尺厚八尺三寸一行十二字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則三尺見也

○琅邪國 秦置建武中省城陽國以其縣屬焉本紀永壽元年置都尉治雒陽東一千五百里 十三城戶二萬八百四口五十七萬九百

六十七 開陽 杜預曰古鄅左傳哀三年城啟陽杜預曰開陽 故屬東海建初五年屬 東武 琅邪 山海經云有琅邪臺在勃海間琅邪之東郭璞曰琅邪臨海邊有山嶕嶢特起狀如高臺此即琅邪臺齊景公曰吾循海而南放乎琅邪越紀曰句踐徙琅邪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史記曰秦始皇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傳有勞山 東莞 有鄆亭 左傳曰公取鄆 有邳鄉有公來山或曰古浮來 左傳隱八年盟浮來杜預曰邳鄉東山之閒號曰邳來莊九年鮑叔受管仲及堂阜而脫之杜預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為名即古堂阜也東莞後為名 西海 東觀書曰有勝山博物記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於棘津其浦今存有諸左傳莊二十九年城諸杜預曰諸縣在縣南又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杜預曰縣東北有婁鄉 莒本國故屬城陽 左傳成八年申公巫臣會渠丘公杜預曰縣有渠丘里 有鐵有崢嶸谷 東安故屬城陽 陽都故屬城陽有牟臺 左傳宣元年會于平州杜預曰在縣西 臨沂故屬東海有叢亭 左傳昭六年盟于艾杜預曰縣東南有艾山七年城中丘杜預曰縣東北有中丘亭博物記曰縣東界次睢有大叢社民謂之食人社即次睢之社 即丘侯國故屬東海春秋曰祝丘 繒侯國故屬東海有概亭 左傳莊九年盟于概杜預曰在縣北 姑幕 左傳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杜預曰縣東北有茲亭博物記曰淮

水入城東南五里有公冶長墓

○彭城國高祖置爲楚章帝改雒陽東千二百二十里　八城戸八萬六千一百七十口四十九萬三千二十七

彭城古大彭邑北征記城西二十里有山山有楚元王墓伏滔北征記曰城北六里有山臨泗有宋桓魋石槨皆青石隱起龜龍麟鳳之象　有鐵　武原　傅陽有柤水左傳襄十年滅偪陽杜預曰即此縣也　呂留西征記曰城中有張良廟　梧　菑丘　廣戚故屬沛國

○廣陵郡景帝置爲江都武帝更名建武中有泗水國以其縣屬雒陽東一千六百四十里　十一城戸八萬三千九百七口四十一萬百九十

廣陵吳王濞所都城周十四里半　有東陵亭博物記曰女子杜姜左道通神縣以爲妖閉獄桎梏卒變形莫知所極以狀上因以其處爲廟祠號曰東陵聖母　江都有江水祠　高郵　平安　淩故屬泗水　東陽故屬臨淮　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縣多麋博物記曰千千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畯民人隨此畯種稻不耕而穫其收百倍又扶海洲上有草名蒒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稔熟民斂穫至冬乃訖名曰自然穀或曰禹餘糧　射陽故屬臨淮有射湖地道記曰有博支湖　鹽瀆故屬臨淮　輿侯國故屬臨淮　堂邑故屬臨淮屬有鐵春秋時曰堂　海西故屬東海

○下邳國武帝置爲臨淮郡永平十五年更爲下邳國雒陽東千四百里　十七城戸十三萬六千三百八十九口六十一萬一千八十三

下邳本屬東海戴延之西征記曰有沂水自城西西南注泗別下迴城南亦注泗舊有橋處張良與黃石公會此橋　葛嶧山本嶧陽山山出名柎伏滔北征記曰今檕根往往而存　有鐵　徐本國有樓亭或曰古蔞林杜預曰在僮縣東南伏滔北征記曰縣北有大冢徐君墓延陵解劍之處　僮侯國　睢陵　下相　淮陰下鄉南昌亭韓信寄食處　淮浦　盱台　高山　潘旌　淮陵　取慮有蒲姑陂左傳昭十六年齊所至蒲隧杜預曰縣東有蒲姑陂　東成　曲陽侯國故屬東海　司吾侯國故屬東海　良成故屬東海春秋時曰良左傳昭十三年晉會　夏丘故屬沛

右徐州刺史部郡國五縣邑侯國六十二魏氏春秋曰初平二年分琅邪東海爲城陽郡城昌慮郡建安十一年省昌慮幷東海

後漢書志第二十二　郡國四

青州　濟南　平原　樂安　北海　東萊　齊國

荆州　南陽　南郡　江夏　零陵　桂陽　武陵　長沙

揚州　九江　丹陽　廬江　會稽　吳郡　豫章

○濟南國故齊文帝分雒陽東千八百里十城戶七萬八千五百四十四口四十五萬三千三百八　東平陵有鐵　有譚城故譚國　有大山　著杜預曰縣西北有于亭陳氏以封齊公子固　臺　菅有賴亭左傳哀六年公執賴去　土鼓　梁鄒　鄒平　東朝陽　歷城有鐵杜預曰縣西有崔城　有巨里聚耿弇破費敢處曰巨里　太甲有冢在歷下山上

○平原郡高帝置雒陽北一千三百里　九城戶十五萬五千五百八十八口百萬二千六百五十八　平原地道記曰有篤馬河　高唐漯水出　般　鬲侯國夏時有窮君滅浞立少康魏都賦注曰縣有高御州三齊記曰城南有蒲臺高八十尺秦始皇所頓處在臺下縈蒲繫馬今蒲猶縈者　祝阿春秋時曰祝阿左傳襄十年取犁及轅杜預曰縣西有轅城故縣省　有野井亭左傳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杜預曰在縣東　樂陵　濕陰　安德　侯國　厭次本富平明帝更名

○樂安國高帝西平昌置為千乘永元七年更名雒陽東千五百二十里　九城戶七萬四千四百口四十二萬四千七十五　臨濟本狄安帝更名地道記曰狄伐衞懿公　千乘　高菀　樂安　博昌　有薄姑城左傳薄姑氏杜預曰薄姑地　有貝中聚左傳齊侯田于貝丘杜預曰博昌南有地名貝中　有時水左傳莊九年戰于乾時杜預曰時水在縣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　蓼城侯國杜預曰縣東北有攝城　利故屬齊　益侯國故屬北海　壽光故屬北海　有灌亭古灌國

○北海國景帝置建武十三年省菑川高密膠東三國以其縣屬　十八城戶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一口八十五萬三千六百四　劇有紀亭古紀國　營陵　平壽有斟城杜預曰有斟亭古斟國故縣後省　有寒亭古寒國浞封此　都昌左傳莊元年齊遷紀之郚城地道記曰郚城在縣西　安丘有渠丘亭地道記曰有渠丘城　淳于永元九年復

有密鄉左傳隱二年紀莒盟密故密鄉在縣東北後省平昌侯國故屬琅邪有蔞鄉左傳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杜預曰縣西南有防亭朱虛侯國故屬琅邪永初元年屬左傳莊元年齊遷紀郱鄑郚杜預曰朱虛縣東南有郚城郡志曰有小泰山公玉帶曰岐伯令黃帝東封泰山即此山也東安平故屬菑川六國時曰安平有酅亭故紀左傳莊三年紀季以酅入於齊地道記有卷頭山高密侯國昌安侯國安帝復夷安侯國安帝復膠東侯國即墨侯國有棠鄉左傳襄六年圍棠杜預曰棠國也壯武安帝復故夷國左傳隱元年紀伐夷下密安帝復拒地道記曰葭澤在西幽州數有萊山萊主祠觀陽

○東萊郡高帝置雒陽東三千二百二十八里十三城戶十萬四千二百九十七口四十八萬四千三百九十三

黃地道記曰縣東二百三十里至海中建岑有上道秦始皇登此山刻二碑東二百三十里有始皇漢武帝二碑牟平惤侯國地道記曰有百枝萊君祠三齊記曰南有蹲犬山山以犬蹲有神劉寵出西都經此山山犬吠之寵問山神謂我人也曲成侯國前書禱萬里沙在縣掖侯國有過鄉故過國當利侯國

東牟侯國昌陽盧鄉長廣故屬琅邪黔陬侯國故屬琅邪有介亭左傳襄二十四年伐莒侵介根杜預曰縣東北計基城號介國葛盧有尤涉亭不期侯國故屬琅邪三齊記曰鄭玄教授不期山山下生草大如薤葉長一尺餘堅刃異常土人名曰康成書帶

○齊國秦置雒陽東千八百里六城戶六萬四千四百一十五口四十九萬一千七百六十五

臨菑本齊刺史爾雅十藪齊有海隅郭璞曰海濱廣斥左傳齊戍葵丘杜預曰在縣西皇覽曰呂尚冢在縣城南去縣十餘里在齊桓公冢南菑水南桓公冢西北有晏嬰冢孟子注曰南小山曰牛山博物記曰縣西有袁婁西安有棘里亭杜預曰在縣東陳桓子封子山有遂丘里古渠丘昌國臨朐有三亭古郱邑左傳莊元年齊所徙杜預曰在縣東南應劭曰伯氏邑也地道記曰有石高山廣般陽故屬濟南

右青州刺史部郡國六縣六十五

○南陽郡秦置雒陽南七百里三十七城戶五十二萬八千五百五十一口二百四十三萬九千

六百一十八

宛本申伯國荊州記曰郡城周三十六里博物記曰有申亭南都賦注曰有王池澤陂有南就聚有瓜里津東觀書曰鄧奉拒光武瓜里有夕陽聚袁山松書曰賈復從擊鄧奉追至夕陽聚有東武亭冠軍邑棘有長山曰方城杜預曰方城山在葉南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皇覽曰縣西北去城三里葉公諸梁冢近縣祠之曰葉君丘有卷城左傳昭二十五年楚子使季然郭卷新野有東鄉故新都王莽封也有黃郵聚吳漢陵泰豐也章陵故舂陵世祖更名古今注曰建武十八年使中郎將耿遵築城有上唐鄉前志曰故唐國下江兵荊州軍西鄂有精山朱傷破係夏山海經曰有豐山神耕父處之常遊清泠之淵出入有光見則其國為敗有九鐘焉是知霜鳴郭璞曰清泠水在西鄂縣山上神來時水赤光耀今有屋祠也霜降則鍾鳴故言知也物有自然感應而不可為也西都賦注耕父旱鬼也皇覽曰王子朝冢在縣西雉博物記曰滍水出魯陽有魯山前志曰古魯縣南都賦注有堯山封劉累立堯祠有牛蘭累亭謝沈書云牛蘭山也犨堵陽博望舞陰邑比陽復陽侯國有杏聚平氏桐栢大復山淮水出前書曰在縣南荊州記曰桐栢山是淮原所發其中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南山南有淮源湖博物記曰有陽山出紫草有宜秋聚伯升見下江兵棘陽荊州記曰東北百里

有謝城有藍鄉伯升襲甄阜處有黃淳聚又伯升攻梁丘賜杜預曰蓼國在東南前志蓼國湖陽是湖陽邑荊州記曰樊重母畏雷為石室避之悉以文石為階今存隨古隨國西有斷蛇丘即銜珠之蛇也杜預曰有賴亭左傳僖十五年齊伐厲屬在縣北帝王世記曰神農起列山謂列山氏今隨厲鄉是也荊州記曰縣北界有重山山有一穴云是神農所生又有周迴一頃二十畝地外有兩重塹中有九井相傳神農既育九井自穿汲一井則眾井動即此地為神農社年常祀之育陽邑有小長安漢軍為甄阜所破處有東陽聚朱祐破秦豐處涅陽陰酇鄧有鄧聚左傳桓九年楚師圍鄧山都侯國酈侯國荊州記曰縣北八里有菊水其源旁悉芳菊水極甘馨又中有三十家不復穿井即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三十中壽百餘七十者猶以為夭漢司空王暢太傅袁隗為南陽令縣月送三十餘石飲食澡浴悉用之太尉胡廣父患風羸南陽恒汲飲此水疾遂瘳此菊莖短花大食之甘美異於餘菊廣又收其實種之京師遂處處傳植之穰朝陽南都賦陂澤有鉗盧注曰在縣蔡陽侯國襄陽耆舊傳曰有松子亭下有神陂中多魚人捕不可得南都賦所稱安眾侯國博物記曰有土魯山出紫石英筑陽侯國有涉都鄉杜預曰穀國在縣北博物記曰今荊亭荊門記曰縣北四里有關林山西北有難山武當有和成聚荊州記曰縣有女思山南二百里有武當順陽侯國故博山有須聚成都襄鄉南鄉丹水故

屬弘農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張儀與楚商於之地有章密鄉有三戶亭左傳哀四年晉執蠻子畀楚師析故屬弘農故楚白羽邑左傳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有武關在縣西南都賦曰武關在其西文穎曰去縣百七十里有豐鄉城左傳哀四年司馬起豐析荊州記曰縣有龍淵深不測縣北有馬頭山

○南郡秦置雒陽南一千五百里十七城戶十六萬二千五百七十口七十四萬七千六百四江陵史記曰楚熊渠立長子康為句亶王張瑩曰今江陵也皇覽曰孫叔敖冢在城中白土里有津鄉左傳莊十九年楚子大敗于津荊州記曰縣東三里餘有三湖湖東有水名長谷又西北有小城名曰冶父左傳曰莫敖縊于荒谷羣師囚于冶父縣北十餘里有紀南城楚王所都東南有郢城子囊所城史記蘇秦說楚威王楚東有夏州左傳楚莊伐陳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今夏口城有洲名夏口巫西有白帝城郭璞曰有巫山秭歸本國杜預曰夔國荊州記曰縣北一百里有屈平故宅方七頃累石為屋基今其地名樂平宅東北六十里有女須廟中盧侯國襄陽耆舊傳曰古盧戎也縣西山中有一道漢時常有數百匹馬出其中馬形皆小似巴滇馬三國時陸遜攻襄陽又值此穴中有數十匹馬出遜載還建業蜀使來有五部兵家須池者識其馬色云亡父所乘對之流涕荊州記云是析縣馬頭山又縣南十五里有疎水東流注沔水中有物如馬甲如鯪鯉不可入七八月中好在磧上自曝膝頭似虎掌爪小兒不知欲取弄戲便殺人或曰生得者摘其鼻厭可小小使名為木盧編有藍口聚下江兵所據左傳鬬緡以權叛楚遷於那處杜預曰縣東南有那口城當陽杜預曰縣東有權城楚武王所克荊州記曰縣東南有麥城城東有盧城沮水西有磨城伍子胥造此二城以攻麥城華容侯國雲夢澤在南杜預曰州國在縣東枝江縣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有雲夢城或曰華容縣東南亦有雲夢巴丘湖江南之雲夢也爾雅十藪楚有雲夢郭璞曰巴胡是也襄陽有阿頭山岑彭破張楊襄王耆舊傳曰縣西九里有萬山父老傳云交甫所見遊女處此山之下曲隈是也荊州記曰襄陽舊楚之北津從襄陽渡江經南陽出方關是周鄭晉衛之道其東津經江夏出平澤關是通陳蔡齊宋之道邔侯國有犂丘城宋結訪泰興縣嶺山宜城侯國杜預曰縣西舊羅國後徙枝江鄀侯國永平元年復左傳楚文王伐黃還及秋杜預曰縣東南有秋城臨沮侯國有荊山山海經曰其陽多鐵其陰多赤金其東多牛荊州記曰西北三十里有清谿谿北即荊山首曰景山即下和抱璞之處南都賦注曰漢水至荊山東別流為滄浪之水枝江侯國本羅國有丹陽聚史記曰秦齊破楚屈匄遂取丹陽夷道荊州記曰縣西北有宜陽山東南有羊陽山夷陵有荊門岑彭破田戎處虎牙山荊州記曰荊門江南虎牙江北虎牙有文如齒牙荊門上合下開州陵史記楚考烈王納州于秦很山故屬武陵

○江夏郡高帝置雒陽南千五百里 十四城戶五萬八千四百三十四口二十六萬五千四百六十四 西陵 西陽 軑侯國杜預曰古邾國在東南有邾城 鄳史記曰蘇秦說魏安釐王曰秦不敢攻冥阨之塞徐廣云即此縣也 竟陵侯國有鄖鄉左傳桓十一年鄖人軍蒲騷 立章山本內方荊州記曰山高三十丈周迴百餘里縣東有甲水左傳楚公子比爲王次魚陂杜預曰在縣西北 雲杜杜預曰縣東南有鄖城故國 沙羨 邾地道記曰楚滅邾徙其君此城 下雉 蘄春侯國 鄂 平春侯國 南新市侯國案本傳有雒鄉聚綠林 安陸

○零陵郡武帝置雒陽南三千三百里 十三城戶二十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四口百萬一千五百七十八 泉陵 零陵陽朔山湘水出羅含湘中記曰有營水有洮水有灌水有祁水有宜水有春水有烝水有耒水有米水有淥水有連水有侯水有鐘水有伯水有資水皆注湘 營道南有九疑山舜之所葬郭璞山海經注曰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湘川繁陽郡記曰山下有舜祠故老相傳舜登九疑 營浦營陽郡記曰縣南三里餘有舜南巡止宿更今立廟 泠道有舂陵鄉 洮陽 都梁有路山 夫夷侯國故屬長沙 始安侯國始安郡記曰縣東有獸樂山東有遼山 重安侯國故鍾武永建三年更名 湘鄉 昭陽侯國荊州記縣東有余水傍有漁父廟 烝陽侯國故屬長沙

○桂陽郡高帝置上領山在雒陽南三千九百里 十一城戶十三萬五千二十九口五十萬一千四百三 郴有客嶺山湘中記曰項籍徙義帝於郴而害之今有義陵祠又縣南十數里有馬嶺山山有仙人蘇耽壇荊州記曰城南六里縣西北有溫泉其下流有數十畝田常十二月下種明年三月新穀便登一年三收 便 耒陽有鐵 陰山 南平 臨武 桂陽 含洭 湞陽有黃領山始興郡記有具山 曲江始興郡記縣北有臨瀧山 漢寧永和元年置

○武陵郡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雒陽南二千一百里先賢傳曰晉代太守趙厥問主簿潘京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爲所攻破光武時移東出遂得見全先識易號傳曰止戈爲武高平曰陵於是改名焉臣昭案前書本名武陵不知此對何據而出荊州記曰郡社中木槐樹是光武種至今也 十二城戶四萬六千六百七十二口二十五萬九百一十三 臨沅

荊州記曰縣南臨沅水水原出牂牁且蘭縣至郡界分為五谿故云五溪山 漢壽故索陽嘉三年更名刺史治漢官儀曰去雒陽三千里 孱陵魏氏春秋曰劉備在荊州所都改曰公安 零陽充 沅陵先有壺頭山馬援軍度處有松梁山山有石開處數十丈其上名曰天門 辰陽 酉陵 遷陵 鐔成 沅南建武二十六年置 作唐

○長沙郡秦置雒陽南二千八百里 十三城戶二十五萬五千八百五十四口百五萬九千三百七十二 臨湘 攸 茶陵 安城 酃荊州記曰有酃湖周迴三里取湖水為酒酒極甘美東記曰縣西南有山迴四百里 湘南侯國衡山在東南郭璞曰山別名岣嶁湘中記曰衡山有玉牒禹案其文以治水遙望衡山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延不復見 連道 昭陵 益陽荊州記曰縣南十里有平岡岡有金井數百淺者四五尺深者不測俗傳云有金人以杖撞地輒成井 下雋 羅帝王世記曰有黃陵亭湘中記亦云二妃之神劉表為之立碑 醴陵荊州記曰縣東四十里有大山山有三石室室中有石牀石臼父老相傳昔有道士學仙此室即合金沙之臼 容陵

右荊州刺史部郡七縣邑侯國百一十七魏氏春秋建安二十四年吳分巫秭歸為固陵郡二十五年分南郡之巫秭歸夷陵臨沮并房陵上庸西城七縣為新城郡

○九江郡秦置雒陽東一千五百里 十四城戶八萬九千四百三十六口四十三萬二千四百二十六 陰陵 壽春漢官云刺史治去雒陽千三百里與志不同 浚遒左傳哀十二年會吳于橐皋杜預曰在縣東南案宋[illegible]縣[illegible]一山 成德 西曲陽 合肥侯國 歷陽侯國刺史治 當塗有馬丘聚徐鳳反於此帝王世記曰禹會諸侯於塗山[illegible]楚大夫子思冢在縣東山鄉西去縣四十里子思造巧陂 全椒 鍾離侯國 阜陵 下蔡故屬沛左傳成七年吳入州來杜預曰下蔡縣 平阿故屬沛有塗山應劭曰山在當塗左[illegible]有塗山之會 義成故屬沛

○丹陽郡秦鄣郡武帝更名雒陽東二千一百六十里建安十三年孫權分新都郡 十六城戶十三萬六千五百一十八口六十三萬五百四十五 宛陵 溧陽 丹陽 故鄣秦鄣郡所治吳興記曰中平年分縣南置安吉縣光和末張角亂此鄉守險助國漢嘉之故立縣中平二年又分立原鄉縣 於潛 涇 歙山海經曰三天子鄣山在閩西海北郭璞

曰在縣東今謂之于山魏氏春秋有安勤烏邪山 黝 魏氏春秋有林歷山 陵陽 陵陽子明得仙於此縣山故以為名 蕪湖 中江在西 左傳襄三年楚子伐吳赳鳩茲杜預曰在縣之東 秣陵 其地本名金陵秦始皇改建安十六年孫權改曰建業十七年城石頭 南有牛渚 湖熟侯國 句容 江乘 春穀 石城

○廬江郡 文帝分淮南置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其縣屬雒陽東一千七百里 十四城戶十萬一千三百九十二口四十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三 舒有桐鄉 古桐國左傳昭五年吳敗楚鵲岸杜預曰縣有鵲尾渚 雩婁侯國 尋陽 有置馬亭劉歆七眾散熟 南有九江東合為大江 釋慧遠廬山記略曰山在尋陽南南濱宮亭湖北對小江山去小江三十餘里有匡俗先生者出殷周之際隱遁潛居其下受道於仙人所共嶺時謂所止為仙人之廬而命焉其山大嶺凡七重圓基周迴垂五百里其南嶺臨宮亭湖下有神廟七嶺會同莫升之若東南有香爐山其上氣氳若香煙西南中石門前有雙闕壁立千餘仞而瀑布流焉其中鳥獸草木之美靈藥芳林之奇所稱名代豫章舊志匡俗字君平夏禹之苗裔也 潛 左傳曰昭三十一年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戍帥師救潛是也潛有天柱山 臨湖侯國 龍舒侯國 襄安 皖有鐵 居巢侯國 皇覽曰范增冢在郭東又庭中亞父井吏民皆祭亞父於居巢廳上長吏初視事皆祭而後從政後更造祠於東廣志曰有一大湖 六安國 皇覽曰皐陶冢在縣 蓼侯國 安豐有大別山 左傳昭二十三年吳敗諸侯之師于雞父杜預曰縣南有雞備亭 陽泉侯國 廣志曰有陽泉湖 安風侯國

○會稽郡 秦置本治吳立郡吳乃移山陰雒陽東三千八百里 十四城戶十二萬三千九十口四十八萬一千一百九十六 山陰 越絕曰句踐小城山陰是也稷山者句踐齋戒臺吳越春秋曰句踐築城已成怪山自至怪山琅邪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 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 山海經曰會稽之山四方上多金玉下多玞石郭璞曰有禹井越絕曰有重山句踐葬大夫種 有浙江 郭璞注山海經曰江出歙縣玉山 鄮 烏傷 越絕曰有常山古聖所采藥高且能英雄交爭記曰孫子二年分縣南長山縣 諸暨 越絕曰興平二年分立吳寧縣 餘暨 越絕曰西施之所出謝承書有虎屋山都賦注有蕭山潘水出焉 太末 左傳謂姑蔑初平三年分立新安縣建安四年孫氏分立豐安縣二十三年立遂昌將東陽記縣龍丘山有九石特秀林表色丹白遠望盡如蓮花龍丘長隱居於此因以為名其峯際複有岩穴外如窗牖中有石林岩前有一桃樹其實甚甘非山中自有莫知誰植 上虞 漢末分南鄉立始寧縣 剡 餘姚 句章 山海經曰餘句之山無草木多金玉郭璞曰山在餘姚南句章北故二縣因以為名句踐欲遷吳王

於甬東韋昭曰縣東洲 鄮 章安 故冶閩越地光武更名晉元康記曰本鄞縣南之廻浦鄉章帝章和元年立未詳 永寧 永和三年以章安縣東甌鄉爲縣 東部侯國

○吳郡 順帝分會稽置雒陽東三千二百里 十三城戶十六萬四千一百六十四口七十萬七百八十二

吳本國 越絕曰吳大城闔閭所造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又有伍子胥城居巢城邑門外闔閭冢虎丘穹隆赤松子所取赤石脂也去縣二十里有鹿湖麗鯨城又石城闔閭置美人虞山巫咸山白至嬖曰縣東門外孫武冢又要離冢縣西南 震澤在西後名具區澤 爾雅十藪吳越之間有具區郭璞曰縣南太湖也中有包山山下有洞庭穴道潛行水底去無所不通號爲地脈越絕書曰胡閭一萬六千頃又有大雷山小雷山周處風上記曰舜漁澤之所臣昭案此解在成陽是也又吳伐越敗之夫椒杜預曰太湖中椒山是也 海鹽 案令計偕簿縣之故治順帝時陷而爲湖今謂爲當湖大旱湖竭城郭之處可識 烏程 左傳襄三年楚伐吳至於衡山杜預曰在縣南或云丹陽縣之橫山去烏程不遠子重所至也吳興記曰縣西北其山有項籍祠興平二年人守許貢奏分爲永縣 餘杭 顧夷曰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爲縣史記曰始皇臨浙江水波惡乃西北二十里從狹中渡徐廣曰餘杭也臣昭案始皇所過乃在錢塘富春豈近餘杭之界乎 毗陵季札所居北江在北 越絕曰縣南城在蕪地上胡中家者季子家也名延陵墟皇覽曰暨陽鄉 丹徒

春秋曰朱方 曲阿 由拳 左傳曰越敗吳於檇李杜預曰縣南醉李城也干寶搜神記曰秦始皇東巡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江東有天子氣始皇至令囚徒十萬人掘汙其地表以惡名故改之曰由拳縣 安 越絕曰有西岑冢越王孫開所立以備春申君使其子守之子死遂葬城中 富春 陽羨邑 郭璞曰縣有張公山洞室有二堂 無錫侯國 史記曰春申君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城在無錫皇覽曰吳王太伯冢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太伯始所居也名句吳臣昭案無錫縣東皇山有太伯冢民世修敬焉去墓十里有舊宅井猶存臣昭以爲即宅爲置廟不如皇覽所說也越絕曰縣西龍尾陵道春申君初封吳所造臣昭案今見在白晃山名非禁陵道 婁

○豫章郡 高帝置雒陽南二千七百里 二十一城戶四十萬六千四百九十六口百六十六萬八千九百六 豫章記曰新吳上蔡永脩縣並中平立豫章縣建安立上蔡民分徙此地立名上蔡 南昌 豫章記曰江淮唯此縣及以臨湘三縣是也 建城 此地立名上蔡者豫章記曰縣有葛鄉有石炭二頃可燃以爨 新淦 宜春 廬陵 興平元年孫策分立廬陵郡 贛有豫章水 雩都 南野有臺領山 南城 鄱陽有鄱水黃金采 建安十五年孫權分立鄱陽郡治縣 歷陵有傅易山 餘汗 鄡陽 彭澤彭蠡澤在西 柴桑 艾 左傳哀二十年公子慶忌所居

海昏侯國在昌邑城豫章記曰城東十三里縣列江邊名慨口也豫章大江之口也昌邑王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故謂之慨口　平都侯國故安平　石陽

臨汝永元八年置　建昌永元十六年分海昏置

右揚州刺史部郡六縣邑侯國九十二

後漢志書第二十二

後漢書志第二十三　郡國五

益州　漢中　巴郡　廣漢　蜀郡　犍為　牂牁　越巂　益州　永昌　廣漢屬國　蜀郡屬國　犍為屬國

涼州　隴西　漢陽　武都　金城　安定　北地　武威　張掖　酒泉　敦煌　張掖屬國　張掖居延屬國

并州　上黨　太原　上郡　西河　五原　雲中　定襄　鴈門　朔方

幽州　涿郡　廣陽　代郡　上谷　漁陽　右北平　遼西　遼東　玄菟　樂浪　遼東屬國

交州　南海　蒼梧　鬱林　合浦　交阯　九真　日南

○漢中郡秦置雒陽西千九百九十里　九城戶五萬七千三百四十四口二十六萬七千四百二　南鄭華陽國志曰有池水從旱山來　成固媯墟在西北前書曰在西城帝王世紀亦云媯墟在西北有舜祠　西城巴漢志云漢末以為西城郡　褒中華陽國志曰有褒公祠　沔陽有鐵華陽國志曰有定軍山博物記曰縣西有丙穴巴漢志曰縣有度水水有二原一曰清檢二曰濁檢　安陽鍚有錫春秋時曰錫穴左傳文十一年楚代至于錫穴　上庸本庸國　房陵巴漢志曰

建安十三年別蜀新城郡有維山維水所出東入墟

○巴郡秦置雒陽西三千七百里譙周巴記曰初平六年趙頴分巴為二郡欲得巴舊名故郡以墊江為治安漢以下為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分巴以永寧為巴東郡以墊江為巴西郡蜀都賦注云銅梁山在巴東宇實搜神記曰有澤水民罸神龍不可鳴鼓其旁即使大雨蜀都賦曰潛龍蟠於沮澤應鳴鼓而興雨十四城戶三十一萬六百九十一口百八萬六千四十九

江州杜預曰巴國也有塗山南要塗山華陽國志曰帝禹之廟銘存焉有清水穴巴人以此為粉則膏澤鮮芳貢粉京師因名粉水　宕渠有鐵　朐忍巴漢志曰山有大小石城勢者　閬中案本傳有俞水巴漢志曰有彭池大澤名山靈臺見孔子內讖　魚復古庸國左傳文十年魚人逐楚師是也　扞水有扞關史記曰楚肅王為扞關以拒蜀　臨江　枳史記蘇代曰楚得枳而國亡華陽國志有明月陝廣德嶼者是也　涪陵出丹巴記曰靈帝分涪陵置永寧郡巴漢志曰涪陵巴郡之南鄙從枳南入折丹涪水本與楚商於之地接漢時赤田軍席取其民　墊江　安漢　平都巴記曰和帝分枳置　充國永元二年分閬中置巴記曰初平四年復分為南充國縣　宣漢巴漢記曰和帝分宕渠之東置　漢昌永元中置巴記曰分宕渠之北而置之

○廣漢郡高帝置雒陽西三千里十一城戶十三萬九千八百六十五口五十萬九千四百二十八

雒州刺史治　新都華陽國志曰有金堂山水通巴漢　緜竹地道記曰有紫巖山緜水之所出焉　什邡　涪巴漢志曰孱水出孱山　梓潼地道記五婦山馳水出建安二十二年劉備以為郡　白水山海經曰白水出蜀而東南入江郭璞曰今在縣　葭萌華陽國志有水通于漢川有金銀鑛民洗取之　郪　廣漢有沈水　德陽華陽國志曰有劍閣道三十里至險

○蜀郡秦置雒陽西三千一百里十一城戶三十萬四百五十二口百三十五萬四百七十六

成都蜀都賦注曰武帝元鼎二年立城都郭十八門　郫　江原　繁　廣都任豫益州記曰縣有望川源鑿石二十里引取郫江水灌廣都田云後漢所穿鑿者　臨邛博物記曰有火井深二三丈在縣南百里以竹木投取火後人以火燭投井中火即滅絕不復然蜀都賦注曰火井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須臾許隆隆如雷聲爛然通天光耀十里以竹筒盛之接其光而無炭也取井火還煑井水一斛水得四五斗鹽家火煑之不過二三斗鹽耳　有鐵　湔氐道蜀王本紀曰縣前有兩石對如闕號曰彭門　岷山在西徼外山海經曰岷山江水出焉東北注于海中多良龜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其獸多犀象夔郭璞曰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數千斤曰夔蜀都賦注曰岷山特多藥其椒特多好者絕異於天下之好者　汶江道華陽國志曰㦸水駹水出

蕩多水寒盛夏凝凍不釋孝
安延光三年復立之以爲郡 八陵 廣柔 帝王 / 世記
曰禹生石紐縣有石紐華陽國志曰夷人營其地方百
里不敢居牧有過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
年爲人所得則共原之云禹神靈祐之 緜虒道 華陽國志曰有玉壘 / 山出璧玉湔水所出
○犍爲郡 武帝置雒陽西三千二百 / 七十里劉璋分立江陽郡 九城戶十三
萬七千七百一十三口四十一萬一千三
百七十八 武陽有彭亡聚 岑彭死處南中 / 志曰縣南二十
里彭望山益州記曰縣有王喬仙處王
喬祠今在縣下有彭祖家上有彭祖祠 資中 牛鞞
南安 蜀都賦注曰縣之南有五屹 / 山一山而五里在越嶲界 有魚涪津 蜀 / 都
賦注曰魚符津數百步在縣北三十里縣臨大江岸便
山嶺相連經益州郡有道廣四五尺深或百丈塹鑿之
跡今存昔唐蒙所造博物記縣西百里有牙門山華陽
國志曰縣西有熊耳峽南有峨眉山去縣八十餘里
僰道 華陽國志曰治馬湖江會水通越嶲舊本有僰 / 人有荔枝蒟蒻有玉岳蘭李冰燒之崖有五色
赤白映水玄黃魚從楚來至
此而止畏崖映其水故也 江陽 華陽國志曰江節 / 會有方蘭祀江中
有大闕小闕蜀都賦注云沱潛既道從縣南流至漢嘉
縣入大穴中通岡山下因南潛出今名復出水是也
荷節 南廣 漢安
○牂牁郡 武帝置雒陽西 / 五千七百里 十六城戶三萬一
千五百二十三口二十六萬七千二百五

十三 故且蘭 地道記曰 / 有沅水 平夷 鼈 地道記曰 / 不狼山鼈
水所 / 出 毋斂 談指出丹 南中志曰有不 / 津江江有瘴氣 夜郎出
雄黃雌黃 案本傳有竹 / 王三郎祠 同並 談稾 漏
江 毋單 宛溫 南中志曰縣北三百里有盤江廣 / 數百步深十餘丈此江有毒氣
鐔封 華陽國志 / 曰有溫水 漏臥 句町 案本傳有桄榔木 / 地道記有文象水 進
乘 西隨 地道記曰麋水西受徼 / 外東至麋冷入尚龍谿
○越嶲郡 武帝置雒陽西 / 四千八百里 十四城戶十三萬
一百二十口六十二萬三千四百一十八
邛都 南山出銅 南中志曰縣東南數里有水名 / 邛廣都河從廣二十里深百餘
丈有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遙視如戴鐵釜狀華
陽國志曰河有奏嶲山又有溫水冬夏常熱 遂久
華陽國志曰有繩水 / 志曰有縹碧石有綠黃 靈關道 華陽國志曰有 / 銅山又有利慈 臺
登 出鐵 華陽國志曰有孫水一曰 / 白沙江山有砮火燒成鐵 青蛉 有禺同
山俗謂有金馬碧雞 華陽國志曰有 / 鹽官濮水出 卑水 華 / 陽
國志曰水 / 通馬湖 三絳 華陽國志曰通道寧州度瀘得泠縣 / 有長谷石時坪中有石猪子母數千
頭長老傳言夷昔牧猪於此一 / 朝猪化爲石迄今夷不敢往牧 會無出鐵 郭璞曰山 / 海經稱縣
東山出碧亦玉類華陽國志曰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
家家不閉戶中多味人不可取取之不祥有元馬河

元馬日行千里縣有元馬祠民居家馬牧山下或產駿駒云元馬子也今其有元馬逕厥迹存焉河中有銅船今在祠以羊可取也河中見子土地特產好犛牛東山在青蛉 定莋 華陽國志縣在郡西度瀘水賓剛徼曰摩沙夷有鹽坑積薪以齊水灌而後焚之成白鹽漢末夷等皆錮之 闡 華陽國志曰故邛人邑治邛都城 蘇示 大莋 莋秦 姑復 地道記鹽池澤在南

○益州郡 武帝置故滇王國雒陽西五千六百里諸葛亮表有雕文山澤山司彌壇山婁山碑龍山此等並皆未詳所在縣 十七城戶二萬九千三十六口十一萬八百二 滇池出鐵有池澤 澤在縣西見前書南中志曰池周二百五十里 北有黑水祠 華陽國志曰水是溫泉又有白蜎山涯有蜎 勝休 南中志曰有大河從廣百四十里深數十丈地道記曰水東至毋掇入橋水 俞元裝山出銅 華陽國志在河中洲上 律高石室山出錫 監町山出銀鉛 賁古采山出銅錫 前書同在縣北 羊山出銀鉛 在縣西地道記曰南烏山出錫 毋掇 地道記曰有橋水出橋山 建伶 穀昌 牧靡 李奇曰靡音麻出升麻 味 昆澤 同瀨 地道記曰銅虜山米水所出 同勞 雙柏出銀 連然 梇棟 地道記連山無血水所出 秦臧

○永昌郡 明帝永平十二年分益州置雒陽西七千二百六十里廣志曰永昌一郡見龍之耀日月相矯 八城戶二十三萬一千八百九十七口百八十九萬七千三百四十四 不韋出鐵 華陽國志曰孝武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居之因名不韋以章其先人之惡 嶲唐 本西南夷史記曰古為嶲昆明古今注曰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治嶲唐鎮尉哀牢人楪榆蠻夷華陽國志曰有同水從徼外來 比蘇 楪榆 有川廣志曰有嶲鳥山縣西北八十里在皁山衆鳥千百羣共會鳴呼啁哳每歲七月八月晦望至集六日則止歲九六至雉雀來弔特悲其方人夜然火伺取無嗉不食者以為義鳥則不取也俗言鳳凰死於此山故衆鳥來弔也地道記有澤在縣東 邪龍 雲南 南中志曰縣西高山相連有大泉水周旋萬步名馬河縣西北百數十里有山衆山之中隆特高大狀如扶風太一鬱然高峻與雲氣相連結因視之不見其山固陰沍寒雖五月盛暑不熱廣志曰五月尚雪皓然 哀牢永平中置故牢王國 博南永平中置南界出金 華陽國志曰西山高三十里越得蘭倉水有金沙洗取融為金有光珠穴廣志曰有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四五八九尺大者如斛削去外皮中成虎魄如升初如桃膠凝堅成也

○廣漢屬國都尉 故北部都尉屬蜀郡安帝時以為屬國都尉別領三城 戶三萬七千一百一十口二十萬五千六百五十二 陰平道 甸氐道 華陽國志曰有羌水出徼

外入漢

剛氐道華陽國志曰涪水所出有金銀鑛

○蜀郡屬國故屬西部都尉延光元年以爲屬國都尉別領四城户十一

萬一千五百六十八口四十七萬五千六

百二十九　漢嘉故青衣陽嘉二年改

有蒙山華陽國志曰有沫水從蒙山西來出岷江又從岷山西來入江合郡下青衣江入大江土地多

山蜀都賦曰廓靈關而爲門注曰山名也地在縣南　嚴道有邛僰九折坂

者邛刻置山海經曰崍山江水出焉郭璞曰中江所出也華陽國志曰道至險有長嶺若

神入度之難揚母閣之峻昔楊氏倡造作閣故名楊母崍山本名邛莋故邛人莋人界也嚴道峻起曲九折乃

[illegible]至山上凝水夏結冬則[illegible]數寒土主陽行步至此退　徙華陽國志曰出丹砂雄黃空青青碧　旄

牛華陽國志曰旄地也在邛崍山表邛人自蜀入度此山甚險難南人毒之故名邛崍有鮮水若水一

名洲江

○犍爲屬國故郡南部都尉永初元年以爲屬國都尉別領二城户七千

九百三十八口三萬七千一百八十七

朱提南中志曰縣有大淵池水名千頃池西南二里有堂狼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

太蜀都賦注曰有靈池在縣南數十里周四十七里　山出銀銅案前書朱提銀重八兩

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一千南中志曰舊有銀窟數處諸葛亮書云漢嘉金朱提銀採之不足

以自食

漢陽

右益州刺史部郡國十二縣道一百

一十八本紀州表山松書曰建安二十年復置漢寧郡漢中之安陽西城郡分錫上庸爲上庸郡置都尉

○隴西郡秦置雒陽西二千二百二十里十一城户五千六百

二十八口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七　狄道

安故　氐道養水出此漢志曰漢水二源出縣之養山名養南

郡縣注曰漢不源出隴西經武都至武關山東南爲界出沔口入江巴漢志曰西漢隴西嶓冢山會曰水經淺

[illegible]前入漢爲原曰[illegible]　首陽有鳥鼠同穴山[illegible]

沔故曰漢沔鼠爲鷄如人家鼠而短尾鵽以鶉而小黃黑色穴地入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孔安國尚書傳曰共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山海經曰山多白虎白玉　渭水出地道記曰有三危三苗所處

大夏　襄武有五雞聚　臨洮有西頃山

前志曰有騎西本傳將馬防築索西城　抱罕故屬金城　白石故

屬金城郡　河關故屬金城　積石山在

西南河水出

○漢陽郡武帝置爲天水永平十七年更名在雒陽西二千里秦州記曰中平五年分置

南安郡獻帝起居注曰初平四年十二月已分漢陽上郡為永陽以鄉亭為屬縣 十三城戶二萬七千四百二十三口十三萬一百三十八 冀史記曰秦武公伐冀戎縣之 有朱圄山前志曰在縣南 有緱羣山 有雒門聚來歙破隗囂處 望恒 阿陽 略陽 有街泉亭街水故縣省 勇士 成紀帝王世記曰包羲氏生於成紀 隴州刺史治漢官云去雒陽二千一百里 有大坂名隴坻三秦記其坂九迴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清水四注下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涕零雙墮度汧隴無蠶桑八月乃麥五月乃凍解 獂坻聚有秦亭秦之先起於此 獂道史記秦孝公西斬戎王 蘭干 平襄 顯親 上邽故屬隴西 西秦州記曰縣北有利山川中平地有土堆高五丈生細竹翠茂殊常二楊樹大數十圍百姓祀之 故屬隴西有嶓冢山西漢水史記曰中命和仲居西土徐廣曰今之西縣鄭玄曰西在隴西西今謂之八充山

○武都郡武帝置雒陽西一千九百六十里 七城戶二萬一百二口八萬一千七百二十八 下辨有赤亭 武都道華陽國志曰有大氐澤 上祿 故道干寶搜神記曰有奴特祠秦置羌頭騎起此 河池地道記曰有泉街水 沮沔水出東狼谷 羌道

○金城郡昭帝置雒陽西一千八百里 十城戶三千八百五十八口萬八千九百四十七 允吾西羌傳有唐谷秦州有牢北山傍有三窟 浩亹有雒都谷馬武破善虜 令居 枝陽 金城 榆中 臨羌有昆侖山 破羌 安夷 允街

○安定郡武帝置雒陽西千七百里 八城戶六千九十四口二萬九千六十 臨涇謝承書曰宣仲為長史民叛留敗門宜民見李固傳而志無此豈承之妄乎 高平有第一城高誘所稱 朝那有湫淵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減不生草木郭璞注山海經曰涇水出縣西幵頭山入渭 烏枝有瓦亭牛邯軍處 出薄落谷本傳有龍地山地道記曰烏水出 三水有左谷盧芳所居 陰盤舊有陰密縣未詳所并杜預曰安定陰密縣古密須國史記曰秦遷白起于陰密山海經曰溫水出崆峒山在臨分南入河華陽北郭璞曰水常溫 彭陽 鶉觚故屬北地

○北地郡秦置雒陽西千一百里六城戸三千一百二十二口萬八千六百三十七　富平　泥陽有五柞亭地道記曰泥水出郁郅北蠻中　弋居有鐵　廉前志卑移山在西北　參䜌故屬安定有青山胡沉書屬國降羌胡數千人居山田畜

靈州

○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置雒陽西三千五百里十四城戸萬四十三口三萬四千二百二十六　姑臧地道記南山谷水所出　張掖　武威　休屠　揟次

鸞鳥　撲劓　媼圍　宣威　倉松地道記曰南山松陝水所出　鸇陰故屬安定　祖厲故屬安定　顯美故屬張掖　左騎千人官

○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置雒陽西四千二百里獻帝分置西郡八城戸六千五百五十二口二萬六千四十　觻得　昭武　删丹弱水出　氐池　屋蘭　日勒　驪靬　番和

○酒泉郡武帝置雒陽西四千七百里九城戸萬二千七

百六　福祿　表氏　樂涫　玉門　會水　沙頭　安彌故曰綏彌　乾齊　延壽博物記曰縣南有山石出泉水大如筥篅注地為溝其水有肥如煮肉洎羕羕永永如不凝膏然之極明不可食縣人謂之石漆

○敦煌郡武帝置雒陽西五千里耆舊記曰國當乾位地列艮墟水有縣泉之神山有鳴沙之異川無蛇虺澤無兕虎華戎所交一都會也六城戸七百四十八口二萬九千一百七十　敦煌古瓜州出美瓜　宜安　效穀　拼泉　廣至　龍

勒有玉門關

○張掖屬國武帝置屬國都尉以主蠻夷降者安帝時別領五城戸四千六百五十六口萬六千九百五十二　候官　左騎　千人司馬官　千人官

○張掖居延屬國故郡都尉安帝別領一郡戸一千五百六十口四千七百三十三　居延有居延澤古流沙獻帝建安末立為西海郡

右涼州刺史部郡國十二縣道候官

九十八袁山松書曰興平元年分安定鶉觚右扶風之漆置新平郡

○上黨郡秦置雒陽北千五百里十三城戶二萬六千二百二十二口十二萬七千四百三 長子山海經曰有發鳩之山章水出焉上黨記曰潞城郡所治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去郡六十里即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戾太子者也茂即葬其山 屯留絳水出上黨記曰有鹿谷山濁漳所出有余吾城在縣西北三十里 銅鞮上黨記曰晉別宮墟關猶有北城去晉宮二十里羊舌所邑左傳成九年晉執鄭伯於此 沾山海經曰有少山其上有金玉其下有銅郭璞云在沾 涅有閼與聚史記曰趙奢破秦在閼與山海經云謁戾之山有金玉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郭璞曰在涅 襄垣上黨記曰邑帶山林茂松生焉 壺關有黎亭故黎國文王戡黎即此也上黨記曰東山在城東南晉申生所伐今名平睪 泫氏有長平亭史記曰白起破趙長平上黨記曰白城在郡南山中百二十里 高都前志曰有天井關戰國策曰桀居天井即天門也博物記曰縣南地名即垂 潞本國左傳哀四年齊伐晉取壺口杜預曰潞縣東有壺口關上黨記曰潞濁漳也縣城臨潞晉荀林父伐曲梁在城西十里今名石梁又東北八十里有黎城臨壺口關至建安十一年從泃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于海 猗氏漢書音義縣出鴞 陽阿侯國 穀遠上黨記曰有羊頭山沁水所出

○太原郡秦置十六城戶三萬九百二口二十萬一百二十四 晉陽本唐國毛詩譜曰堯始

都於此後遷河東平陽有龍山晉水所出山海經曰有懸甕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其獸多閭麋晉水出焉東南注汾郭璞曰在縣左傳曰遷實沈于大夏賈逵曰陶唐之晉劉累也杜預曰今晉陽縣刺史治漢官曰南有梗陽城中行獻子見巫皋 界休有界山有縣上聚左傳曰晉文公以縣上爲界之推田界山推焚死之山故太原俗有寒食 有千畝聚左傳曰晉爲千畝之戰在縣南 榆次左傳謂塗水 有鑿臺史記曰韓魏殺智伯於鑿臺之下 中都左傳昭二年執陳無宇於中都杜預曰界休縣南中都城是也 于離 茲氏 狼孟 鄔史記韓信破夏說於鄔徐廣曰音於庶反 盂晉大夫盂丙邑 平陶 京陵春秋時九京禮記曰趙武從先大夫於九京鄭玄曰晉卿大夫之墓地京字之誤當爲九原 陽曲 大陵有鐵史記曰趙肅侯游大陵出於鹿門即大陵 祁 慮虒 陽邑有箕城左傳僖三十三年晉敗狄于箕

○上郡秦置十城戶五千一百六十九口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九 膚施 白土 漆垣 奢延 雕陰 楨林 定陽 高奴 龜茲屬國 候官

○西河郡武帝置雒陽北千二百里十三城戶五千六百

九十八口二萬八百三十八　離石　平定　美稷　樂街　中陽　皋狼　平周　平陸　益蘭　圜陽　廣衍

○五原郡秦置爲九原武帝更名十城戶四千六百六十七口二萬二千九百五十七　九原　五原　臨沃　文國　河陰　武都　宜梁　曼柏　成宜　西安陽北有陰山徐廣曰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史記曰蒙恬築長城臨洮延袤萬里餘度河據陽山北假中

○雲中郡秦置十一城戶五千三百五十一口二萬六千四百三十　雲中　咸陽　箕陵　沙陵　沙南案烏桓有蘭池城烏桓之圍耿曄處　北輿　武泉　原陽　定襄　成樂故屬定襄　武進故屬定襄

○定襄郡高帝置五城戶三千一百五十三口萬三千五百七十一　善無故屬鴈門　桐過　武成　駱　中陵故屬鴈門

○鴈門郡秦置雒陽北千五百里十四城戶三萬一千八百六十二口二十四萬九千　陰館史記曰漢擊豨軍句注徐廣曰山險名也在陰館爾雅八陵西隃鴈門是也郭璞曰即鴈門山山海經曰鴈門山者鴈飛出於其門　繁畤　樓煩　武州前書武帝誘匈奴入武州塞　汪陶　劇陽　崞　平城前書高帝被圍白登服虔曰去縣七里　埒　馬邑干寶搜神記曰昔秦人築城於武州塞內以備胡城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一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之爲馬邑　鹵城故屬代郡山海經曰泰戲之山無草木多金玉呼沱之水出焉郭璞曰今呼沱河縣武夫山周禮曰并州其川呼沱[illegible]　廣武故屬太原有夏屋山史記曰趙[illegible]　原平故屬太原[illegible]　彊陰

○朔方郡武帝置六城戶千九百八十七口七千八百四十三　臨戎　三封　朔方　沃野　廣牧　大城故屬西河

右并州刺史部郡九縣邑侯國九十人百官志注曰建武十一年十月西河上郡屬魏志曰建安二十年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

置一縣領其民今以為新興郡

○涿郡高帝置雒陽東北千八百里 七城戶十萬二千二百一十八口六十三萬三千七百五十四

涿 迺侯國史記漢武帝至鳴澤服虔曰在縣北界 故安易水出濡水出案本紀永元十五年復置鐵官 范陽侯國 良鄉 北新城有汾水門史記曰趙與燕汾門 方城故屬廣陽有臨鄉故縣後省惠文王與燕臨樂 有督亢亭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史記荊軻奉督亢圖入秦

○廣陽郡高帝置為燕國昭帝更名為郡世祖省并上谷永平八年復 五城戶四萬四千五百五十口二十八萬六百

薊本燕國刺史治漢官曰雒陽東北二千里 廣陽 昌平故屬上谷 軍都故屬上谷 安次故屬勃海

○代郡秦置雒陽東北二千五百里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七年七月屬幽州 十一城戶二萬一百二十三口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八

高柳 桑乾 道人 當城

馬城 班氏 狋氏 北平邑永元八年復 東安陽 平舒 代干寶搜神記曰代城始築立板幹一旦亡西南板四五十里於澤中自立結葦為外門因就營築焉故其城周圓三十五里為九門故城處呼之以為東城

○上谷郡秦置雒陽東北三千二百里 八城戶萬三百五十二口五萬一千二百四

沮陽 潘永元十一年復 寧 廣寧 居庸 雊瞀 涿鹿帝王世紀曰黃帝所都有蚩尤城阪泉出黃帝祠世本云在彭城南張晏曰在上谷于磧案禮記五帝紀云黃帝與赤帝戰于阪泉之野不在涿鹿是伐蚩尤之地 下落

○漁陽郡秦置雒陽東北二千里 九城戶六萬八千四百五十六口四十三萬五千七百四十

漁陽有鐵 狐奴 潞 雍奴 泉州有鐵 平谷 安樂 傂奚 獷平

○右北平郡秦置雒陽東北二千三百里 四城戶九千一百七十口五萬三千四百七十五

土垠 徐無 俊靡 無終

○遼西郡秦置雒陽東北三千三百里五城戶萬四千一百
五十口八萬一千七百一十四 陽樂
海陽 令支有孤竹城伯夷叔齊本國 肥如 臨渝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其上有玉其下多青碧
水經曰在縣南郭璞曰或曰在右北平驪城縣海邊山
也
○遼東郡秦置雒陽東北三千六百里案本紀和帝永元十六年郡復置西部都尉官
十一城戶六萬四千一百五十八口八萬
一千七百一十四 襄平 新昌 無慮
望平 候城 安市 平郭有鐵 西安
平魏氏春秋曰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驪別種因名之小水貊 汶 番汗
沓氏
○玄菟郡武帝置雒陽東北四千里六城戶一千五百九
十四口四萬三千一百六十三 高句驪
遼山遼水出山海經曰遼水出白平東郭璞曰出塞外御白平山遼山小遼水所出
西蓋馬 上殷台 高顯故屬遼東 候
城故屬遼東 遼陽故屬遼東東觀書曰安帝即位之

年分三縣來屬
○樂浪郡武帝置雒陽東北五千里十八城戶六萬一千
四百九十二口二十五萬七千五十 朝
鮮 誹邯 浿水 含資 占蟬 遂城
增地 帶方 駟望 海冥 列口郭璞
注山海經曰列水名列口在遼東 長岑 屯有 昭明 鏤方
提奚 渾彌 樂都
○遼東屬國故邯鄉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為屬國都尉別領六城雒陽東北三千二百
六十里 昌遼故天遼屬遼西何法盛晉書有青城山 賓
徒故屬遼西 徒河故屬遼西 無慮有
醫無慮山 險瀆史記曰王險衛滿所都 房
右幽州刺史部郡國十一縣邑侯國
九十
○南海郡武帝置雒陽南七千一百里七城戶七萬一千
四百七十七口二十五萬二百八十二
番禺山海經注桂林八樹在番禺東郭璞云今番禺 博羅有羅浮山自會稽浮往博羅山

故置博羅縣中宿 龍川 四會 揭陽 增城
有勞領山
○蒼梧郡武帝置。雒陽南六千四百一十里。十一城，戶十一
萬一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十六萬六千九
百七十五。廣信漢官曰刺史治，去雒陽九千里。謝沐 高要
封陽 臨賀 端谿 馮乘 富川 荔
浦 猛陵地道記曰龍山合水所出。鄣平永平十四年置。
○鬱林郡秦桂林郡，武帝更名。雒陽南六千五百里。十一城。布
山 安廣 阿林 廣鬱 中溜 桂林
潭中 臨塵 定周 增食 領方
○合浦郡武帝置。雒陽南九千一百九十一里。五城，戶二萬三
千一百二十一，口八萬六千六百一十七。
合浦 徐聞交州記曰出大吳公，皮以冠鼓。高涼建安二十五年孫權
立高涼郡。臨元 朱崖
○交趾郡武帝置，即安陽王國。雒陽南萬一千里。十二城。龍編
交州記曰縣西帶江，有仙山數百里，有三湖，有注沉二水。羸𨻻地道記曰南越侯織在此。安定

交州記曰越人鑄銅為船，在江，潮退時見。苟漏交州記曰有潛水牛，上岸共鬭，角軟，還復出。麊
泠 曲陽 北帶 稽徐 西于 朱䳒
封谿建武十九年置。交州記曰有隄防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門化成龍，不得過，曝鰓點額，血流此水，恒如丹池。有秦潛江出嶇山，分為九十九流，三百餘里共會於一口。望
海建武十九年置。
○九真郡武帝置。雒陽南萬一千五百八十里。五城，戶四萬六千
五百一十三，口二十萬九千八百九十四。
胥浦 居風交州記曰有山出金牛，往往夜見，光耀十里。山有風門，常有風。咸
懽 無功 無編
○日南郡秦象郡，武帝更名。雒陽南萬三千四百里。五城，戶萬八
千二百六十三，口十萬六百七十六。西
卷交州記曰其民依海際居，不食米，止資魚。朱吾 盧容交州記曰有採金浦。
象林今之林邑國。比景博物記曰日南出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晶且白，裸袒無衣襦。
右交州刺史部，郡七，縣五十六。王範交廣春秋曰：交州治羸𨻻縣，元封五年移治蒼梧廣信縣，建安十五年治番禺縣，詔書以州邊遠，使持節，并七郡，皆授鼓吹，以重威鎮。

漢書地理志承秦三十六郡縣邑數百後稍分析至于孝平凡郡國百三縣邑道侯國千五百八十七世祖中興惟官多役煩乃命并合省郡國十縣邑道侯國四百餘所

應劭漢官曰世祖中興海內人民可得而數裁十二三邊陲蕭條靡有孑遺鄣塞破壞亭隧絕滅建武二十二年始遣中郎將馬援謁者分築烽候堡壁稍興立郡縣十餘萬戶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人民上笑曰今邊無人而設長吏治之難如春秋素王矣乃建立三營屯田殖穀弛刑謫徒以充實之

至明帝置郡一章帝置郡國二和帝置三安帝又命屬國別領比郡者六又所省縣漸復分置至于孝順凡郡國百五縣邑道侯國千一百八十

東觀書曰永興元年鄉三千六百八十二亭萬二千四百四十三

民戶九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萬二百二十

應劭漢官儀曰永和中戶至千七十八萬口五千三百八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八又帝王世記永嘉二年戶則多九十七萬八千七百七十一口七百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三十六應載極盛之時而所殊甚衆舍永嘉多取永和少良不可解皇甫謐技覈精審復非謬記未詳孰是此是順朝時書後史即為本伏無忌所記每帝崩輒最戶口及墾田大數今列于後以見滋殖之差焉　光武中元二年戶四百二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　明帝永平十八年戶五百八十六萬五百七十三口三千四百一十二萬五千二十一　章帝章和二年戶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七百八十四口四千三百三十五萬六千三百六十七　和帝永興元年戶九百二十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萬六千二百二十九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十畝百四十步　安帝延光四年戶九百六十四萬七千八百三十八口四千八百六十九萬七百八十九墾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九十二頃一十三畝八十五步　順帝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一十九口四千九百七十三萬五百五十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一百九十四步　沖帝永嘉元年戶九百九十三萬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二萬四千一百八十三墾田六百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二十畝百八步　質帝本初元年戶九百三十四萬八千二百二十七口四千七百五十六萬六千七百七十三墾田六百九十三萬百二十二頃三十八畝

贊曰衆安后載政洽區分侯甸守列民無常君稱號遷隔封割糾紛略存減益多證前聞

後漢書志第二十三

後漢書志第二十四　劉昭注補

百官一　太傅　太尉　司徒　司空　將軍

漢之初興，承繼大亂，兵不及戢，法度草創，略依秦制，後嗣因循。至景帝，感吳楚之難，始抑損諸侯王。及至武帝，多所改作，然而奢廣，民用匱乏。世祖中興，務從節約，并官省職，費減億計，所以補復殘缺，及身未改，而四海從風，中國安樂者也。昔周公作周官，分職著明，法度相持，王室雖微，猶能久存。今其遺書，所以觀周室牧民之德既至，又其有益來事之範，殆未有所窮也。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諸文倜說，較略不究，案胡廣注隆此篇，其論之注曰：前安帝時，越騎校尉劉千秋校書東觀，好事者樊長孫與書曰：漢家禮儀，叔孫通等所草創，皆隨律令在理官，藏於几閣，無記錄者，久令二代之業，闇而不彰。誠宜撰次，依擬周禮，定位分職，各有條序，令人無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于其任，焉可以已。劉君甚然其言，與邑子通人郎中張平子參議，未定而劉君遷為宗正、衛尉，平子為尚書郎、太史令，各務其職，未暇恤也。至順帝時，平子為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解說，乃欲以漢次述漢事，會復遷河間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獨不易矣。既感斯言，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為漢官篇，略道公卿外內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所發明，足以知舊制儀品。蓋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為作詁解，各隨其下，綴續後事，令世施行，庶明厥旨，廣前後賢盛之念，增助來哲多聞之覽焉。唯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記漢承秦置官本末，訖于王莽，差有條貫；然皆孝武奢廣之事，又職分未悉。世祖節約之制，宜為常憲，故依其官簿，粗注職分，以為百官志。臣昭曰：本志既久是注，曰百官簿，今昭又採異同，俱為細字，如或相冒，兼應注之，須分顯異，故凡是舊注，通為大書，稱本注曰，以表其異。凡置官之本及中興所省，無因復見者，既在漢書百官表，不復悉載。

太傅，上公一人。大戴記曰：傅，傅之德義也。應劭漢官儀曰：傅者，覆也。賈生曰：天子不喻於先聖之德，不知君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詩書無宗，學業不法，此太師之責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惠於庶民，不禮於大臣，不中於折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戒於齋，不信於事，此太傅之責也，古者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叙，音聲不中，進退升降不以禮，俯仰周旋無節，此太保之責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反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諸侯遇大臣不知文雅之辭，已語之適簡，聞小誦不博不習，此少師之責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列侍不以度，采服從好不以章分

悦不以義與奪不以節此少傅之責也天子居處燕私安而易樂而耽飲食不時醉飽不節寢興早晏無常玩好器弄無制此少保之責也此古天子自輔弼之禮也自爲天子而置帝維之故能屢興失計舉無過事終身得中

本注曰掌以善導無常職世祖以卓茂爲太傅薨因省其後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輒省胡廣注曰猶古冢宰總己之義案靈帝之初以陳蕃爲太傅蕃誅以胡廣代始不止一人也董卓在長安又自尊爲太師位在太傅上應劭漢官儀曰太師古官也平帝元年孔光以大傅見授詔太師與朝十日一賜餐陽靈壽杖省中施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自是而闕又漢官云太傅長史一人秩千石掾屬二十四人令史御屬二十二人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太傅致掾屬十人御屬一人令史十二人置長史與漢異

○太尉公一人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爲稱前書曰秦官鄭玄注月令亦曰秦官尚書中候云舜爲太尉東晳據非秦官以此追難玄爲臣昭曰緯候衆書宗貴神詭出没隱顯動挾疑怪該覈陰陽數迎起伏或有先識時能後驗故守奇搢思雜稱曉轄通儒達好時略文帶公輸益州具於衆儁之詁與口漢輔炳乎尹敏之譏圖讖紛偽其俗多矣太尉官實司天虞舜作宰璇衡賦政將是據後位以書前非唐官之實號乎太尉所職即舜所掌遂以同掌追稱太尉乃中候之妄蓋非官之爲謬東成淵博自注中候裁及注禮而忘舜位豈其實哉此是不發譏於中候而正之於月令也廣微之誚未探碩意說苑曰當堯之時舜爲司徒新論曰昔堯試於大麓者領錄天子事如今尚書官矣古史考曰舜居百揆總領百事說若以百揆堯初別致於周更名冢宰斯其然矣本注曰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即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亞獻大喪則告謚南郊凡國有大造大疑則與司徒司空通而論之國有過事則與二公通諫爭之世祖即位爲大司馬漢官儀曰元狩六年罷太尉法周制致司馬時議者以爲漢有官候千人司馬故加大爲大司馬所以別異大小之司馬號建武二十七年改爲太尉蔡質漢儀曰府開闕王莽初起大司馬後纂盜神器故遂貶去其闕漢官儀曰張衡云明帝以司馬司空府欲復更大尉府時公趙熹也西曹掾安衆鄭均素好名節以爲朝廷新造北宮整飭宮寺旱魃爲虐民不堪命曾與殷湯六事周宣雲漢之辭今府本館陶公主第舍寵飾既少自足相受意表陳之即聽許其冬臨雍歷二府光觀社稷而太尉躬甲陋云臣昭宗東館美貝日推牛緩酒勿令乞兒爲宰時熹子世爲侍中驂乘歸具白之熹以爲恨頻譴責均均自劾夫直發病云古今注曰永平十五年更作太尉司徒司空府開陽城門內與此不同臣昭案蔡寵屢爲大司馬而與太尉並致焉

長史一人千石盧植禮注曰如周小宰本注曰署諸曹事掾史屬二十四人本注曰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

或曰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為百石云漢書音義曰正曰掾副曰屬西曹主府史署用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及軍吏戶曹主民戶祠祀農桑奏曹主奏議事辭曹主辭訟事法曹主郵驛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轉運事賊曹主盜賊事決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貨幣鹽鐵事倉曹主倉穀事黃閤主簿錄省衆事應劭漢官儀曰世祖詔方今選舉賢佞朱紫錯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實覈選擇英俊賢行廉潔平端於縣邑務授試以職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習官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又舊河隄謁者世祖改以三府掾屬為謁者領之遷超御史中丞刺史或為小郡監察黎陽謁者世祖以幽并州兵騎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兵騎千人復除甚重謁者任輕多放情態順帝改用公解府掾有清名威重者遷超拔奸焉漢官目錄曰建武十二年八月乙未詔書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

吏二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各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各一人令史及御屬二十三人本注曰漢舊注公令史百石自中興以後注不說石數御屬主為公御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御屬如錄事也閤下令史主閤下威儀事記室令史主上章表報書記門令史主府門其餘令史各典曹文書應劭漢官儀有官騎三十人

○司徒公一人孔安國曰主徒衆教以禮義本注曰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遜順謙儉養生送死之事則議其制建其度凡四方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省牲視濯大喪則掌奉安梓宮凡國有大疑大事與太尉同世祖即位為大司徒漢官儀曰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即位因而不改蔡質漢儀曰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號府應劭曰此不然丞相舊位在長安時府有四出門隨時聽事明帝本欲依之自於太尉司空但為東西門耳國每有大儀天子車駕親幸其殿殿西王侯以下更衣併存每歲州郡聽

掾長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爲之舉謠言者也頃者舉謠言者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某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各爾銜枚大較皆取無名勢其中或有愛憎微裁黜陟之闇昧也若乃中山祝恬踐周召之列當軸處中忘謇諤之節憚首尾之譏懸囊捉撮無能清澄其與申屠須責鄧通王嘉封還詔書邈矣乎周禮有外朝于寶注曰禮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天子與丞相决大事是外朝之存者

建武二十七年去大 漢舊儀曰哀帝元壽二年以丞相爲大司徒郡國守長史上計事竟遣公出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記室掾吏一人大音讀勑畢遣勑曰詔書殿下禁吏無苛暴丞史歸告二千石順民所疾苦急去殘賊審擇吏無任苛刻治獄決訟務得其中明詔憂百姓困於衣食二千石帥勸農桑思稱厚恩有以賑贍之無煩擾奪民時今日公卿以下務節儉恪奢侈過制度以益甚二千石身帥有以化之民穴食者請謹以法養視疾病致醫藥務治之詔書無飾厨養至今未變又更過度甚不稱歸告二千石務省約如法且案不改者長吏以聞官寺鄉亭漏敗牆垣阤壞不治無辦護者不勝任先自劾不應法歸告二千石聽十年更名相國罷獻帝初董卓自太尉進爲相國而司徒不省及建安中曹公爲丞相郗慮爲御史大夫則罷三公官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丞相府門無闌不設鈴不警鼓言其深大闊遠無節限也

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三十人 漢官目錄曰三十人 **令史及御屬三十六人本注曰世祖即位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督錄諸州建武十八年省也** 漢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十二月復置司直不屬司徒掌督中都官不領

諸州九年十二月詔司直比司隸校尉坐同席在上假傳置從事三人書佐四人

○司空公一人 馬融曰掌營城郭主司空土以居民 **本注曰掌水土事凡營城起邑浚溝洫修墳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掃除樂器大喪則掌將校復土凡國有大造大疑諫爭與太尉同** 韓詩外傳曰三公之得者何曰司馬司空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阤川谷不通五穀不植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民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辨明其得此之謂三公之事

世祖即位爲大司空 應劭漢官儀曰綏和元年罷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議者又以縣道官獄司空故覆加大爲大司空亦所以別大小之文

建武二十七年去大 漢舊儀曰御史大夫勑上計丞長史曰詔書殿下布告郡國臣下承宣無狀多不究百姓不家畏被化守長史到郡與二千石同力爲民興利除害務有以安之稱詔書郡國有茂才不顯者言殘民貪污煩擾之吏百姓所苦務勿任用方察不稱者刑罰務於得中惡惡止其身選舉民務過度務有以化之問今歲善惡孰與往年對上問今年盜賊孰與往年得無有羣輩大賊對上臣邪察獻帝建安十三年又罷司空致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慮免不得補荀綽晉百官表注曰獻帝致

御史大夫職如司空不領侍御史屬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漢官目錄云二十四人令史及御屬四十二人

○將軍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衞將軍又有前後左右將軍蔡質漢儀曰漢興置大將軍驃騎位次丞相車騎衞將軍左右前後皆金紫位次上卿典京師兵衞四夷屯警初武帝以衞青數征伐有功以爲大將軍欲尊寵之以古尊官唯有三公皆將軍始自秦

晉以爲卿號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成帝綏和元年賜大司馬印綬罷將軍官世祖中興吳漢以大將軍爲大司馬景丹爲驃騎大將軍位在公下及前後左右雜號將軍衆多皆主征伐事訖皆罷魏略曰曹公置都護軍中尉置護軍將軍亦皆比二千石旋軍並止罷明帝初即位以弟東平王蒼有賢才以爲驃騎將軍以王故位在公上數年後罷章

帝即位西羌反故以舅馬防行車騎將軍征之還後罷和帝即位以舅竇憲爲車騎將軍征匈奴位在公下還復有功遷大將軍位在公上復征西羌還免官罷安帝即位西羌寇亂復以舅鄧騭爲車騎將軍征之還遷大將軍位如憲數年復罷自安帝政始衰缺始以嫡舅耿寶爲大將軍常在京都順帝即位又以皇后父兄弟相繼爲

大將軍如三公焉梁冀別傳曰元嘉二年又加冀禮儀大將軍朝到端門若龍門謁若將引增掾屬舍人令史官騎鼓吹各十人長史司馬皆一人千石東觀書曰竇憲作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員吏官屬位次太傅本注曰司馬主兵如太尉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本注曰職參謀議東觀書曰大將軍出征置中護軍一人掾屬二十九人案本傳東平王作驃騎掾史四十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本注曰此皆府員職也又賜官騎三十人及鼓吹應劭漢官儀曰鼓吹二十人非常員舍人十人其領軍皆有部曲

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純純長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假候皆為副貳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其兵多少各隨時宜門有門候其餘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亦有部曲司馬軍候以領兵其職吏部集各一人總知營事兵曹掾史主兵事器械稟假掾史主稟假禁司又置外刺刺姦主罪法明帝初置度遼將軍以衛南單于衆新降有二心者後數有不安遂為常守應劭漢官儀曰度遼將軍孝武皇帝初用范明友明帝十八年行度遼將軍事安帝元初元年置真銀印青綬秩二千石長史司馬六百石東觀書云司馬二人

後漢書志第二十四

後漢書志第二十五　劉昭　注補

百官二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盧植禮注曰如大樂正本注曰掌禮儀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常贊天子漢舊儀曰贊饗一人秩六百石掌賛天子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大射養老大喪皆奏其禮儀每月前晦察行陵廟漢官曰員吏八十五人其十二人四科十五人佐五人假佐十三人百石十五人騎吏九人學事十六人守學事臣昭曰凡漢官所載列職人數今悉以注雖頗為繁蓋周禮列官陳人役於前以為民極貫亂國制此則宏模不可闕者也丞一人比千石盧植禮注曰如小樂正本注曰掌凡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漢舊儀曰丞舉廟中非法者其署曹掾史隨事為員諸卿皆然

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時星曆凡歲將終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漢官儀曰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其六人治曆三人龜卜三人廬宅四人日時三人易筮二

人典儀九人藉氏許氏典昌氏各三人嘉法請雨解事各二人醫二人 丞一人明堂及靈臺丞一人二百石本注曰二丞掌守明堂靈臺靈臺掌候日月星氣皆屬太史 漢官曰靈臺待詔四十二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風十二人候氣三人候晷景七人候鍾律一人舍人

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僕射中興轉為祭酒 胡廣曰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者也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於地舊說以為示有先 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本四百石宣帝增秩 本紀桓帝延熹二年置秘書監

太祝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凡國祭祀掌讀祝及迎送神 漢舊儀曰廟祭太祝令主席酒漢官曰員吏四十一人其一人百石二人斗食二十二人佐二人學事四人守學事九人有秩百五十人祝人宰二百四十二人屠者六十人

丞一人本注曰掌祝小神事

太宰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宰工鼎俎饌具之物凡國祭祀掌陳饌具 漢官曰明堂丞一人二百石員吏四十二人其二人百石二人斗食二十三人佐九人有秩二人學事四人守學事宰二百四十二人屠者七十三人衛士一十五人 丞一人

太子樂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伎樂凡國祭祀掌請奏樂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 漢官曰員吏二十五人其二人百石一人斗食七人佐十人學事四人守學事樂人八佾舞三百八十人盧植注禮曰太子令如古大胥漢大樂律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取適子高五尺已上年十二到三十顏色和身體修治者以為舞人 丞一人 盧植注禮曰大樂丞如古小胥

高廟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守廟掌案行掃除無丞 漢官曰員吏四人衛士一十五人

世祖廟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如高廟 漢官曰員吏六人衛士二十人

先帝陵每陵園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守陵園案行掃除丞及校長各一人本

注曰校長主兵戎盜賊事應劭漢官名秩曰丞皆選孝廉郎年少儁伐者遷補府長史都官令候司馬

先帝陵每陵食官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望晦時節祭祀漢官曰每陵食監一人秩六百石監丞一人三百石中黃門八人從官二人案食監即是食官令號

右屬太常本注曰有祠祀令一人後轉屬少府有太卜令六百石後省幷太史中興以來省前凡十官案前書十官者太宰均官都水雍太祝五畤各一尉也東觀書曰章帝又置祀令丞延先元年省

光祿勳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胡廣曰勳猶閽也易曰爲閽寺宮寺主殿宮門戶之職郊祀之事掌三獻漢官曰員吏四十四人其十人四科三人百石二人斗食二人佐六人騶吏八人學事十三人守學事一人官醫衛士八十一人丞一人比千石

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五

官郎蔡質漢儀曰中郎解其府對太學五官中郎比六百石本注曰無員郎年五十以屬五官故曰六百石五官侍郎比四百石本注曰無員五官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無員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唯議郎不在直中蔡質漢儀曰三署郎見光祿勳執板拜見五官左右將執板不拜於三公諸卿無敬

左中郎將比二千石本注曰主左署郎蔡質漢儀曰郎中解其府次五官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三郎本注曰皆無員

右中郎將比二千石本注曰主右署郎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皆無員三郎並無員

虎賁中郎將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虎賁宿衛前書武帝置期門平帝更名虎賁蔡質漢儀曰主虎賁千五百人無常員多至千人戴鶡冠次右將府又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名焉孔安國曰若虎賁獸言其甚猛左右僕射左右陛長各一人比六百石本注曰

僕射主虎賁郎習射陛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漢官曰陛長墨綬銅印虎賁中郎比六百石虎賁侍郎比四百石虎賁郎中比三百石荀綽晉百官表注曰虎賁諸郎皆父死子代漢制也節從虎賁比二百石四郎本注曰皆無員掌宿衞侍從自節從虎賁久者轉遷才能差高至中郎

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本注曰主羽林郎案漢末又有四中郎將皆帥師征伐不知何時置董卓爲東中郎將盧植爲北中郎將獻帝以曹操爲南中郎將

羽林郎比三百石本注曰無員掌宿衞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前書曰初置名建章營騎後更名出補三百石荀綽晉百官表注曰言其嚴厲整銳也案此則爲巖郎與本文同蔡質漢儀曰羽林郎百一十八人無常員府次虎賁府

羽林左監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羽林左騎漢官曰孝廉郎作主羽林九百人二監官屬史吏皆自出羽林中有材者作丞一人

羽林右監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羽林右騎丞一人

奉車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三人掌御乘輿車

駙馬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五人掌駙馬

騎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十人本監羽林騎

光祿大夫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三人凡大夫議郎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唯詔命所使凡諸國嗣之喪則光祿大夫掌弔

太中大夫千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二十人秩比二千石

中散大夫六百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三十人秩比二千石

諫議大夫六百石本注曰無員胡廣曰光祿大夫本爲中大夫武帝元狩五年置諫大夫爲光祿大夫世祖中興以爲諫議大夫又有太中中散大夫此四等於古皆爲天子之下大夫視列國之上卿漢官曰三十人

議郎六百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五十人無常員
謁者僕射一人比千石本注曰爲謁者臺
率主謁者天子出奉引古重習武有主射
以督錄之故曰僕射蔡質漢儀曰見尚書令對揖無敬謁者見執板拜之
常侍謁者五人比六百石本注曰主殿上
時節威儀漢官曰謁者三十人其二人公府掾六百石特使也謁者三十
人其給事謁者四百石其灌謁者郎中比
三百石本注曰掌賓贊受事及上章報問
將大夫以下之喪掌使弔本員七十人中
興但三十人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皆用孝廉年五十威容嚴恪能賓者爲之明帝詔
曰謁者乃堯之尊官所以試舜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者也昔燕太子使荊軻劫始皇變起兩楹之間其後謁者持匕首刺腋高祖偃武行文故易之以板初爲灌謁者滿歲爲給事
謁者蔡質漢儀曰出府丞長史陵令皆選儀容端正任奉使者
右屬光祿勳本注曰職屬光祿者自
五官將至羽林右監凡七署自奉車
都尉至謁者以文屬焉舊有左右曹
秩以二千石上殿中主受尚書奏事
平省之世祖省使小黃門郎受事車
駕出給黃門郎兼有請室令車駕出
在前請所幸徼車迎白示重慎中興
但以郎兼事訖罷又省車戶騎凡三
將如淳曰主車曰車郎主戶衛曰戶郎及羽林令
衛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宮門衛
士宮中徼循事漢官曰員吏四十一人其九人四科二人二百石文學三人百石十
二人斗食二人佐十三人學事一人官醫衛士六十人丞一人比千石
公車司馬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宮南
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
者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議郎衛林爲公車司馬令位隨將大夫舊公車令與都官長史位從將大
夫自林始丞尉各一人本注曰丞選曉諱掌知
非法尉主闕門兵禁戒非常胡廣曰諸門部各陳屯夾道其
旁當兵以示威武交戟以遮妄出入者
南宮衛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南宮

衛士漢官曰員吏九十五人衛士五百三十七人丞一人

北宮衛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北宮衛士漢官曰員吏七十二人衛士四百七十二人丞一人

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周禮司寤氏有夜士干寶注曰今都候之屬本注曰主劍戟士徼循宮及天子有所收考漢官曰古都候員吏二十二人衛士四百一十六人左都候員吏二十八人衛士三百八十三人蔡質漢儀曰宮中諸有劾奏罪左都候執戟戲車縛送付詔獄在官大小各付所屬以馬被覆見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皆執板拜見丞郎皆揖丞各一人

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石本注曰南宮南屯司馬主平城門漢官曰員吏九人衛士百二人古今注曰建武十三年九月初開此門北宮門蒼龍司馬主東門案雒陽宮門名爲蒼龍闕門漢官曰員吏六人衛士四十人玄武司馬主玄武門漢官曰員吏二人衛士三十八人北屯司馬主北門漢官曰員吏二人衛士三十八人北宮朱爵司馬主南掖門漢官曰員吏四人衛士百二十四人古今注曰永平二年十一月初作北宮朱爵南司馬門東明司馬主東門漢官曰員吏十三人衛士百八十人朔平司馬主北門漢官曰員

吏五人衛士百一十七人凡七門漢官曰凡員吏皆隊長佐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爲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胡廣曰符用木長二寸以鐵印以符之若外人以事當入本官長吏爲封棨傳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

右屬衛尉本注曰中興省旅賁令衛士一人丞漢官曰錄曰右三卿太尉所部

太僕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車馬天子每出奏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漢官曰員吏七十人其七人四科一人二百石文學八人百石六人斗食七人佐六人騎吏三人假佐三十一人學事一人官醫丞一人比千石

考工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傳執金吾入武庫及主織綬諸雜工漢官曰員吏百九人左右丞各一人

車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乘輿諸車漢官曰員吏二十四人丞一人

未央廏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乘輿及廏中諸馬漢官曰員吏七十人卒騶二十人掌樂廏丞一人漢官曰員吏十五人卒騶二十人苜蓿苑官田所一人守之

右屬太僕本注曰舊有六廏皆六百石令前書曰有大廏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習灼曰六廏名也主馬萬匹中興省約但置一廏後置左駿令廏別主乘輿御馬後或并省又有牧師苑皆令官主養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興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但以羽林郎監領古今注曰漢安元年七月置承華廏令秩六百石

廷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應劭曰兵獄同制故稱廷尉本注曰掌平獄奏當所應凡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胡廣曰讞質也漢官曰員吏百四十人其十一人四科十六人二百石廷尉文學十六人百石十三人獄史二十七人佐二十六人騎吏三十人假佐一人官醫正左監各一人前漢有左右監平世祖省右而猶曰左左平一人六百石本注

曰掌平決詔獄

右屬廷尉本注曰孝武帝以下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各令長名世祖中興皆省唯廷尉及雒陽有詔獄蔡質漢儀曰正月旦百官朝賀光祿勳劉嘉廷尉趙世各辭不能朝高賜舉奏皆以被病篤困空文武之位闕上卿之贊無忠信斷金之用而有敗禮傷化之尤不謹不敬請廷尉治嘉罪河南尹治世罪議以世掌廷尉故轉屬他官

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周禮象胥于寶注曰今鴻臚本注曰掌諸侯及四方歸義蠻夷其郊廟行禮贊導請行事既可以命羣司諸王入朝當郊迎典其禮儀及郡國上計匡四方來亦屬焉漢官曰員吏五十五人其六人四科二人二百石文學六人百石一人斗食十四人佐六人騎吏十五人學士五人官醫永元十年大匠應順上言百郡計吏觀國之光而舍逆旅崎嶇私館直裝衣物敝朽暴露朝會邈遠事不肅給昔霸國盟主耳舍諸侯於隸人子產以爲大譏況今四海之大而百無乎和帝嘉納其言卽創業焉皇子拜王贊綬印綬及拜諸侯諸侯嗣子及四方夷狄封者臺下鴻臚召拜

之王薨則使弔之及拜王嗣丞一人比千石

大行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諸郎（漢官曰員吏四十人）丞一人

治禮郎四十七人（漢官曰其四人四科五人二百石文學五人百石九人斗食六人佐六人學事十二人守學事東觀書曰主齋祠儐贊九賓又有公室主禮中都官斗食以下功次相補案盧植禮注曰大行郎亦如謁者兼舉形貌）

右屬大鴻臚本注曰承秦有典屬國別主四方夷狄朝貢侍子成帝時省并大鴻臚中興省驛官別火二令丞（如淳曰漢儀注別火獄令官主治改火事）及郡邸長丞但令郎治郡邸（漢官目錄曰右三官司徒所部）

後漢書志第二十五

後漢書志第二十六　劉昭注補

百官三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宗正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及諸宗室親屬遠近郡國歲因計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當髡以上先上諸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胡廣曰又歲一治諸王世譜差序秩第漢官曰員吏四十一人其六人四科一人二百石四人百石三人佐六人騎吏二人法家十八人學一人官醫）丞一人比千石

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本注曰其餘屬吏增減無常（漢官曰主簿一人秩六百石僕一人秩六百石私府長一人秩六百石家丞一人三百石直吏三人從官二人東觀書曰其主薨無子置傅一人守其家）

右屬宗正本注曰中興省部司空令丞（如淳曰主罪人）

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

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 漢官曰負吏百六十四人其十八人四科九人斗食十六人二百石文學二十人百石二十五人佐七十五人學事一人官醫

丞一人比千石部丞一人六百石本注曰部丞主帑藏 古今注曰建初七年七月爲大司農置丞一人秩千石別主帑藏則部丞應是而秩不同應劭漢官秩亦云二千石

太倉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受郡國轉漕穀 漢官曰負吏九十九人 丞一人

平準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知物賈主練染作采色 漢官曰負吏百九十人 丞一人

導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舂御米及作乾糒導擇也 漢官曰負吏百一十二人 丞一人

右屬大司農本注曰郡國鹽官鐵官本屬司農中興皆屬郡縣 魏志曰曹公置典農中郎將秩二千石典農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所主如中郎部分別而少爲校尉丞 又有廩犧令六百石掌祭祀犧

牲鴈鶩之屬 漢官曰丞一人三百石負吏四十人其十一人斗食十七人佐七人學事五人守學事皆河南屬縣給吏者 及雒陽市長 漢官曰市長一人秩四百石丞一人二百石明法補負吏三十六人十三人百石嗇夫十一人斗食十二人佐又有檝擢丞三百石別治中水官主水渠在馬市東有負吏六人 榮陽敖倉官中興皆屬河南尹餘均輸等皆省 均輸者前書孟康注曰謂諸當所有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賈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鹽鐵論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不勞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工女效其織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絮吏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爲耳行姦賣平農民重苦以苦女工兩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民並收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利自市則吏容姦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萬物也王隆小學漢官篇曰調均報度輸漕委輸胡廣注曰邊郡諸官請調者皆爲調均報給之也以水通輸曰漕委積也郡國所

積聚金帛貨賄隨時輸送諸司農曰委輸以供國用前書又有都內籍田令丞斡官鐵市兩長丞郡國諸倉農監六十五官長丞皆屬之

少府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 漢官曰員吏三十四人其一人四科一人二百石五人百石四人斗食三人佐六人騎吏十三人學事一人官醫少者小也小故稱少府王者以租稅為公用山澤陂池之稅以供王之私用古皆作小府漢官儀曰田租芻稾以給經用凶年山澤魚鹽市稅少府以給私用也 丞一人比千石

太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諸醫 漢官曰員醫二百九十三人員吏十九人 藥丞方丞各一人本注曰藥丞主藥方丞主藥方

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御飲食 漢官曰員吏六十九人衛士二十八人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制太官令秩千石丞四人秩四百石不與志同 左丞甘丞湯官丞果丞各一人本注曰左丞主飲食甘丞主膳具湯官丞主酒果丞主果 荀綽云甘丞掌諸甘肥果丞別在外諸果菜茹

守宮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御紙筆墨

及尚書財用諸物及封泥 漢官曰員吏六十九人 丞一人 漢官曰外官丞二百石公府吏府也

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苑中禽獸頗有民居皆主之捕得其獸送太官 漢官曰員吏五十八人案桓帝又置鴻德苑令 丞尉各一人

侍中比二千石 漢官秩云千石周禮太僕于寶注曰若漢侍中 本注曰無員掌侍左右贊導眾事顧問應對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後本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為祭酒或置或否 蔡質漢儀曰侍中常伯選舊儒高德博學淵懿仰占俯視切近對喻旨公卿上殿稱制參乘佩璽秉劍員本八人陪見舊在尚書令僕射下尚書上今官出入禁中更在尚書下司隸校尉見侍中執板揖河南尹亦如之又侍中舊與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時侍中莽何羅挾刃謀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入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共止章帝元和中侍中郭通拔佩刀驚上舉伏誅侍中由是與後宮復出外

中常侍千石本注曰宦者無員後增秩比二千石掌侍左右從入內宮贊導內眾事顧問應對給事

黃門侍郎六百石本注曰無員掌侍從左右給事中關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中引王就坐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宮閣簿青瑣門在南宮衞瓘注吳都賦曰青瑣戶邊青鏤也一曰天子門內有眉格再重裏青畫曰瑣獻帝起居注曰帝初即位初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書事改給事黃門侍郎為侍中侍郎去給事黃門之號旋復故舊侍中黃門侍郎以在中宮者不與近密交政誅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闥機事頗露由是王允乃奏比尚書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也又曰諸奄人官悉以議郎郎中稱秩如故諸署令兩梁冠陛殿上得召都官從事以下

小黃門六百石宦者無員掌侍左右受尚書事上在內宮關通中外及中宮已下衆事諸公主及王王太妃等有疾苦則使問之

黃門令一人六百石董巴曰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漢官曰員吏十八人本注曰宦者主省中諸宦者 丞從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從丞主出入從

黃門署長畫室署長玉堂署長各一人丙署長七人皆四百石黃綬本注曰宦者各主中宮別處

中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宦者主中黃門冗從居則宿衞直守門戶出則騎從夾乘輿

中黃門比百石本注曰宦者無員後增比三百石掌給事禁中

掖庭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掌後宮貴人采女事漢官曰吏從官百六十七人待詔五人員吏十人 左右丞暴室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暴室丞主中婦人疾病者就此室治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

永巷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官婢侍使漢官曰員吏六人吏從官三十四人 丞一人本注曰宦者漢官曰右丞一人暴室一人

御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官婢

作中衣服及補浣之屬漢官曰員吏七人吏從官三十人丞織
室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漢官曰右丞一人
祠祀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典中諸小祠
祀漢官曰從官吏八人騶僕射一人家巫八人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鉤盾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諸近
池苑囿遊觀之處漢官曰吏從官四十人員吏四十八人丞永安
丞各一人三百石本注曰宦者永安北宮
東北別小宮名有園觀苑中丞果丞鴻池
丞南園丞各一人二百石本注曰苑中丞
主苑中離宮果丞主果園鴻池池名在雒
陽東二十里南園在雒水南漢官曰又有署一人胡熟監一
人案本紀桓帝又置顯陽苑丞濯龍監應劭漢官秩曰秩六百石直里監各一
人四百石本注曰濯龍亦園名近北宮直
里亦園名也在雒陽城西南角
中藏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中幣帛
金銀諸貨物漢官曰員吏十三人吏從官六人丞一人

內者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中布張諸
衣物漢官曰從官錄事一人員吏十九人左右丞各一人
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上手工作
御刀劍諸好器物漢官曰員吏十三人吏從官六人丞一人
尚書令一人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荀綽晉百
官表注曰唐虞官也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蓋謂此人武帝用宦者更爲
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掌凡選署
及奏下尚書曹文書眾事蔡質漢儀曰故公爲之者朝會不陛
奏事增秩二千石故自佩銅印墨綬
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署尚書事
令不在則奏下眾事蔡質漢儀曰僕射主封門掌授廩假錢穀凡三公列
卿將大夫五營校尉行復道中遇尚書僕射左右丞郎御史中丞侍御史皆避車豫相迴避衛士傳不得遷臺
官臺官過後乃得去臣昭案獻帝分置左右僕射建安四年以榮邵爲尚書左僕射是也獻帝起居注曰邵卒
官贈執金吾
尚書六人六百石本注曰成帝初置尚書
四人韋昭曰尚奉也分爲四曹漢舊儀曰初置五曹有三公曹主斷獄蔡質漢

儀曰典天下歲盡集課事三公尚書二人典三公文書吏曹尚書典選舉齋祀屬三公曹靈帝末梁鵠爲選部尚書

常侍曹尚書主公卿事 蔡質漢儀曰主常侍黃門御史事世祖改曰吏曹

二千石曹尚書主郡國二千石事 漢舊儀曰亦云主刺史蔡質漢儀曰掌中都官水火盜賊辭訟罪眚

民曹尚書主凡吏上書 蔡質漢儀曰典繕治功作監池苑囿盜賊事

客曹尚書主外國夷狄事 尚書龍作納言出入帝命應劭曰今尚書官王之喉舌

世祖承遵後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爲南主客曹北主客曹 蔡質漢儀曰天子出獵駕御府曹郎屬之

凡六曹 周禮天官有司會鄭玄曰若今尚書

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本注曰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民章報及騶伯史 蔡質漢儀曰總典臺中綱紀無所不統

右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 蔡質漢儀曰右丞與僕射對掌授廩假錢穀與左丞無所不統凡中官漏夜盡鼓鳴則起鐘鳴則息衛士甲乙徼相傳甲夜畢傳乙夜相傳盡五更衛士傳言五更未明三刻後雞鳴衛士踵丞郎趨嚴上臺不畜宮中雞汝南出雞鳴衛士候朱雀門外專傳雞鳴於宮中應劭曰楚歌今雞鳴歌也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固始鮦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雞鳴是也

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本注曰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 蔡質漢儀曰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客曹郎主治羌胡事剥選二千石或刺史其公遷爲縣令秩滿自占縣去詔書賜錢三萬與三臺祖餞餘官則否治嚴一月準爲公卿陵廟乃發御史中丞遇尚書丞郎避車執板住揖丞郎坐車舉手禮之車過遠乃去尚書言左右丞敢告知如詔書律令郎見左右丞對揖無敬稱曰左右君丞郎見尚書執板對揖稱曰明時見令僕射執板拜朝賀對揖

令史十八人二百石本注曰曹有三主書後增劇曹三人合二十一人 古今注曰永元三年七月增尚書令史員功滿未嘗犯禁者以補小縣墨綬蔡質曰皆選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有吏能爲之決錄注曰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缺補之世祖始改用孝廉爲郎以孝廉丁邯補爲郎稱病不就詔問實病羞爲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爲令史職耳世祖怒曰虎賁滅頭杖之數十詔問欲爲郎不邯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爲郎者臣中詔遣出竟不爲郎邯字叔春京兆霸陵人也有高節正直不撓後拜汾陰令治有名迹遷漢中太守妻弟爲公孫述將收妻送南鄭獄免冠徒跣自陳詔曰漢中太守妻乃繫南鄭獄誰當搔其背垢者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以邯服罪且邯妻冠履勿謝治有異迹於官

符節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爲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尚符璽郎中四

人本注曰舊二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漢官曰當得明法律郎周禮掌節有虎節龍節皆金也干寶注曰漢之銅虎符則其制也刻周禮又曰以英蕩輔之干寶曰英刻書也蕩竹箭也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以助三節之信則漢之竹使符者亦取則於故事也符節令史二百石本注曰掌書魏氏春秋曰中平六年始復節文赤椽

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本注曰御史大夫之丞也舊別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周禮掌建邦之宮刑以主治王宮之政令干寶注曰若御史中丞及御史大夫轉為司空因別留中為御史臺率風俗通曰尚書御史臺皆以官倉頭為吏主賦舍凡守其門戶蔡質漢儀曰丞故二千石為之或遷侍御史高第執憲中司朝會獨坐內掌蘭臺督諸州刺史糾察百僚出為二千石魏志曰建安置御史大夫不領中丞置長史一人後又屬少府治書侍御史二人六百石本注曰掌選明法律者為之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蔡質漢儀曰選御史高第補之胡廣曰孝宣感路溫舒言秋季後請讞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御史起此後因別置冠法冠秩百石有印綬與符節郎共平廷尉奏事罪當輕重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惠帝以後無所平治滿位而已侍御史十五人

六百石本注曰掌察舉非法受公卿羣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凡郊廟之祠及大朝會大封拜則一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蔡質漢儀曰其二人者更直執法省中若皆糾察百官督州郡公法府掾屬高第補之初稱守滿歲拜真出治劇為刺史二千石平遷補令見中丞執板揖蘭臺令史六百石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書

右屬少府本注曰職屬少府者自太醫上林凡四官自侍中至御史皆以文屬焉承秦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屬少府世祖改屬司農考工轉屬太僕都水屬郡國孝武帝初置水衡都尉秩比二千石別主上林苑有離宮燕休之處世祖省之并其職於少府每立秋貙劉之日輒暫置水衡都尉事訖乃罷之少府本六丞省五

又省湯官織室令置丞又省上林十池監胞人長丞宦者昆臺（昆臺本名甘泉居室武帝改）佽飛（佽飛本名左弋武帝改）三令二十一丞又省水衡屬官令長丞尉二十餘人章和以下中官稍加嘗藥太官御者鉤盾尚方考工別作監皆六百石宦者爲之轉爲兼副或省故録本官（蔡質漢儀曰少府符著出見部官從事持板都官從事入少府見符著持板漢官目録曰古三卿司空所）

後漢書志第二十六

後漢書志第二十七　劉昭注補

百官四

（執金吾　大長秋　將作大匠　北軍中候　太子太傅　太子少傅　城門校尉　司隷校尉）

執金吾一人中二千石（漢官秩云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則金吾徼於外相爲表裏以擒姦討猾）月三繞行宮外及主兵器吾猶禦也（應劭曰執金革以禦非常漢官曰員吏二十九人其十四人四科一人二百石文學三人百石二人斗食十三人佐學事主緹騎）丞一人比千石（漢官秩云六百石）緹騎二百人本注曰無秩比吏食奉（漢官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五百二十人輿服導從光滿道路羣僚之中斯最壯矣世祖嘆曰仕宦當作執金吾）

武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兵器丞一人

右屬執金吾本注曰本有式道左右中候三人六百石車駕出掌在前清道還持麾至宮門宮門乃開中興但一人又不常置每出以郎兼式道候

事已罷不復屬執金吾又省中壘寺互都船令丞尉及左右京輔都尉

太子太傅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職掌輔導太子禮如師不領官屬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唐虞官

大長秋一人二千石本注曰承秦將行宦者景帝更爲大長秋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命凡給賜宗親及宗親當謁見者關通之中宮出則從張晏曰皇后卿丞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

中宮僕一人千石本注曰宦者主馭本注曰太僕秩二千石中興省太減秩千石以屬長秋

中宮謁者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中宮謁者三人四百石本注曰宦者主報中章

中宮尚書五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文書

中宮私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藏幣帛諸物裁衣被補浣者皆主之丁孚漢儀曰中宮藏府令秩千石儀比御府令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中宮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黃門冗從丁孚漢儀曰給事中宮侍郎六人比尚書郎宦者爲之給事黃門四人比黃門侍郎給事羽林郎一人比羽林將虎賁官騎下

中宮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宮請署天子數女騎六人丞復道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復道丞主中閣道

中宮藥長一人四百石本注曰宦者

右屬大長秋本注曰承秦有詹事一人位在長秋上亦宦者主中諸宦成帝省之以其職幷長秋是後皇后當法駕出則中謁中宦者職吏權兼詹事奏引訖罷宦者誅後尚書選兼職

吏一人奉引云其中長信長樂宮者
署少府一人職如長秋及餘吏皆以
宮名爲號員數秩次如中宮長樂五官吏朱瑀之
類是也本注曰帝祖母稱長信宮故有
長信少府長樂少府位在長秋上及
職吏皆宦者秩次如中宮長樂又有
衛尉僕爲太僕皆二千石在少府上
其崩則省不常置丁孚漢儀曰丞六百石
太子少傅二千石本注曰亦以輔導爲職
悉主太子官屬漢官曰員吏十二人
太子率更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庶子舍
人更直職似光祿
太子庶子四百石本注曰無員如三署中
郎
太子舍人二百石本注曰無員更直宿衛
如三署郎中漢官曰十三人選良家子孫

太子家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倉穀飲食
職似司農少府
太子倉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倉穀
太子食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飲食
太子僕一人千石本注曰主車馬職如太
僕
太子廄長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車馬
太子門大夫六百石漢官曰門大夫二人選四府掾屬本注曰
舊注云職比郎將舊有左右戶將別主左
右戶直郎建武以來省之
太子中庶子六百石本注曰員五人職如
侍中
太子洗馬比六百石本注曰舊注云員十
六人職如謁者太子出則當直者在前導
威儀漢官曰選郎中補也
太子中盾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周衛徼

循

太子衛率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門衛士

右屬太子少傅本注曰凡初即位未有太子官屬皆罷唯舍人不省領屬少府

將作大匠一人二千石蔡質漢儀曰位次河南尹光武中元二年省謁者領之章帝建初元年復置本注曰承秦曰將作少府景帝改為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木土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于道側漢官篇曰樹栗椅桐梓胡廣曰古者列樹以表道並以為林囿椅梓桐皆木名治宮室并主之毛詩傳曰椅梓屬也陸璣草木疏曰梓實桐皮曰椅今人云梧桐是也梓今人所謂梓楸者是也丞一人六百石

左校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左工徒丞一人安帝復也

右校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右工徒丞一人安帝復也

右屬將作大匠前書曰屬官又有左右中候右軍東園主章左右前後中校七令丞成帝省

城門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雒陽城門十二所周禮司門下大夫注曰如今校尉司馬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兵城門每門候一人周禮每門下士二人干寶曰如今門候六百石蔡質漢儀曰門候見校尉執板不拜本注曰雒陽城十二門其正南一門曰平城門漢官秩曰平城門為宮門不置候置屯司馬秩二千石李尤銘曰平城司午厥位處中古今注曰建武十四年九月開平城門北宮門屬衛尉其餘上西門應劭漢官曰上西所以不純白者漢家初成故丹漆之李尤銘曰上西在季位月惟戌雍門銘曰雍門處中位月在酉廣陽門銘曰廣陽位孟厥月在申津門銘曰津名自定位季月在未小苑門開陽門應劭漢官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來在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縣南城門一柱飛去光武皇帝使來識視悵然而言之刻記其年月日因以名焉銘曰開陽在孟位月惟巳耗門銘曰中東處仲月位當卯上東門銘曰上東少陽厥位在寅穀門銘曰穀門北中位當於子夏門銘曰夏門值孟位月在亥凡十二門蔡質漢儀曰雒陽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

右屬城門校尉

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監五營漢官曰員吏七人候自得辟召通大鴻臚一人斗食

屯騎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衛兵漢官曰員吏百二十八人領士七百人司馬一人千石蔡質漢儀曰五營司馬見校尉執板不拜

越騎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為騎也晉灼曰取其才力超越也案紀光武改青巾右校尉為越騎校尉臣昭曰越人非善騎所出晉灼為允本注曰皆秩掌宿衛兵蔡質漢儀亦曰掌越騎漢官曰員吏百三十七人領士七百人司馬一人千石

步兵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初置掌上林苑門屯兵見前書本注曰掌宿衛兵漢官曰員吏七十三人領士七百人司馬一人千石

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如淳曰長水胡名也韋昭曰長水校尉典胡騎廄近長水故以為名長水蓋中令本名本注曰掌宿衛兵蔡質漢儀曰主長水宣曲胡騎漢官曰員吏百五十七人烏桓胡騎七百三十六人司馬胡騎司馬

各一人千石本注曰掌宿衛士烏桓騎

射聲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服虔曰工射也冥冥中聞聲則射中之故以為名本注曰掌宿衛兵蔡質漢儀曰掌待詔射聲士漢官曰員吏百二十九人領士七百人司馬一人千石

右屬北軍中候本注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有胡騎虎賁校尉皆武帝置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胡騎并長水虎賁主輕車并射聲漢大駕鹵簿五校在前各有鼓吹一部

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真二千石丞長史六百石比二千石丞比六百石令相千石丞尉四百石其六百石丞尉三百石長相四百石及三百石丞尉皆二百石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百石諸邊鄣塞尉諸陵校尉長皆二百石有常例者不署秩

司隷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蔡質漢儀曰職在典京師外部諸郡無所不糾封侯外戚三公以下無尊卑入宮開中道稱使者每會後到先去本注曰孝武帝初置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司隷校尉周官也征和中陽石公主巫蠱之獄起乃依周置司隷臣昭曰周無司隷豈即司寇乎持節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前書曰罷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元帝去節成帝省建武中復置并領一州蔡質漢儀曰司隷詣臺廷議處九卿上朝賀處公卿下陪卿上初除謁大將軍三公通謁持板揖公儀朝賀無敬臺召入宮對見尚書持板朝賀揖從事史十二人本注曰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蔡質漢儀曰都官主雒陽百官朝會與三府掾同鄉衍亦中興以來都官從事多出之河內掊擊貴戚功曹從事主州選署及衆事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則奉引録衆事簿曹從事主財穀簿書其有軍事則置兵曹從事主兵事其餘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爲百石云假佐二十五人本注曰主簿録閤下事省文書門亭長主州正門功曹書佐主選用孝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主平法律簿曹書佐主簿書其餘都官書佐及每郡國各有典郡書佐一人各主一郡文書以郡吏補歲滿一更司隷所部郡七

河南尹一人主京都特奉朝請其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三人漢初都長安皆秩中二千石謂之三輔中興都雒陽更以河南郡爲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其餘弘農河內河東三郡其置尹馮翊扶風及太守丞奉之本位在地理志

後漢書志第二十七

後漢書志第二十八　劉昭注補

百官五

州郡　匈奴中郎將　縣鄉　烏桓校尉　亭里　護羌校尉
王國　關內侯　宋衛國　四夷國　列侯　百官奉

外十有二州，每州刺史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秦有監御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孝武帝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古今注曰常以春分行部郡國各遣一吏迎界上諸書不同也成帝更為牧，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尉。蔡質漢儀曰詔書舊典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斷理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諸州刺史初除比諸持板揖不拜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年三月庚寅省州并郡復禹貢之九州冀州得魏郡安平鉅鹿河間清河博陵常山趙國勃海甘陵平原太原上黨西河定襄鴈門雲中五原朔方河東河內涿郡漁陽廣陽右北平上谷代郡遼東遼東屬國遼西玄菟樂浪凡三十二郡省司隸校尉以司隸部分屬豫州冀州雍州省涼州刺史以并雍州部郡得弘農京兆左馮翊右扶風上郡安定隴西漢陽北地武都武威金城西平西郡張掖張掖屬國酒泉敦煌西海漢興永陽東安南凡二十二郡省交州以其郡屬荊州荊州得交州之蒼梧南海九真交阯日南與其舊所部南陽章陵南郡江夏武陵長沙零陵桂陽凡十三郡益州本部郡有廣漢漢中巴郡犍為蜀郡牂柯越巂益州永昌犍為屬國蜀郡屬國廣漢屬國今并得交州之鬱林合浦凡十四郡豫州部郡本有潁川陳國汝南沛國梁國魯國今并得河南滎陽都尉凡八郡徐州部郡得下邳廣陵彭城東海琅邪利城城陽東莞凡八郡青州得齊國北海東萊濟南樂安凡五郡獻帝春秋曰孫權以步騭行交州刺史東觀書曰交阯刺史持節

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胡廣注曰巡謂驛馬也縣次傳駕之以走疾猶言告錄囚徒，胡廣曰縣邑囚徒皆閱錄視參考辭狀實其真偽有侵冤者即時平理也考殿最。胡廣曰課第長吏不稱職者為殿舉免之其有治能者為最察上尤異州又狀州中吏民茂才異等歲舉一人初歲盡詣京都奏事，胡廣曰所察有條應錄異者輒覆問之不茹柔吐剛也歲盡齎所狀納京師名奏事差其遠近各有常會中興但因計吏。胡廣曰不復自詣京師其所道皆如舊典東觀書曰和帝初張酺上言臣聞王者法天熒惑奏事太微故州牧刺史入奏事所以通下問知外事也數十年以來重其道歸煩擾故時止勿奏事今因以為故事臣愚以為刺史視事滿歲可令奏事如舊典問州中風俗恐好惡過所道事以聞見考課眾職下章所告及所自舉有意者賞異之其尤無狀逆詔書行罪法與劾戒其餘令各敬慎所職於以衰滅貪邪便佞韓詩外傳曰王者必立牧方二

百官志五

人所以使闚遠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獄訟而寃失職賢而不舉者入告天子天子於是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如何乃有飢寒而不得衣食獄訟而寃失職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辟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達四聰

皆有從事史假佐本注曰員職略與司隸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爲治中從事豫州部郡國六冀州部九兗州部八徐州部五青州部六荆州部七揚州部六益州部十二涼州部十二幷州部九幽州部十一交州部七凡九十八其二十七王國相其七十一郡太守其屬國都尉屬國分郡離遠縣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世祖幷省郡縣四百餘所後世稍復增之

臣昭曰昔在先代列爵殊等九服不同畿荒制異雖相連帥相司牧伯分長而封疆置限兼有有數如身之使臂手之使指故能高卑相因遠近維綱羣后克穆共康兆庶爰及周衰術競吞廣邦國侵爭濟懷貪略猶歷數百年乃能成其幷一豈非樹之有本使其然乎秦兼天下開設郡縣孤立獨王即以傾亡漢祖因循雖不頓革分置子孫終龕諸呂之難漸剖列郡以減大都之權後藩安之徒猶抗慨發憤謀千里之威即

古之强國應非安本無窮之計也孝武之末始置刺史監糾非法不過六條傳車周流匪有定鎮秩裁數百威望輕寡得有察舉之勤未生陵犯之釁成帝改牧其萌始大既非識治之主故無取焉爾世祖中興監乎政本復約其職還遵舊制斷親奏事省入惜煩漸得自重之路因茲以降彌於叔年母后當朝多以弱守六合危動四海潰弊財盡力竭綱維抗毀而八方不能內侵諸矣艾取入伐豈非幹强枝弱控制素重之所致乎至孝靈在位橫流既及劉焉徼偽自爲身謀非有憂國之心專懷狼據之策抗論昏世薦議愚主盛稱宜重牧伯謂足鎮壓萬里挾姦樹算苟罔一時豈可永爲國本長期勝術哉夫聖主御世莫不大庇生民承其休謀傳其典制猶云事久變生無或通貫故變改正服華異質文分爵三五參差不一況在竪驗之君挾姦詐之臣共其創置哉焉可仍因大建尊州之規竟無一日之治故焉牧益士造帝服於岷峨袁紹取冀下制書於燕朔劉表制南郢天邦地絕坦據兗遂構皇業莫之殄滅禍原乎此及臻後代任寄彌廣委之邦宰之命授之斧鉞之重假之都督之威開之征討之略晉太康之初武帝亦疑其然乃詔曰上古及中代或置州牧或置刺史置監御史皆總綱紀而不賦政治民之事任之諸侯郡守昔漢末四海分崩因以吳蜀自擅自是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此一時之宜爾今賴宗廟之靈士大夫之力江表平定天下合之爲一當韜戢干戈與天下休息諸州無事者罷其兵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出頒詔條入奏事京減二千石專治民之重監司清峻於上此經久之體也其便省州牧晉帝又見其弊矣雖有其言不卒其事後嗣纘繼牧鎮愈重據地分爭競覆天下昔王畿之大不過千里州之所司實兼遠爭强虎視之辰遷鼎華終之日未嘗不藉藩兵之權挾董司之力逼迫伺隙陵奪沖幼其甚者臣主揚兵骨肉戰野昆弟梟懸伯叔屠裂未壯鼓心尾大不掉既用此始亦病以終頑弊愈襲莫

或途改致雖京有衡璧之禍秦臺有不守之酷胡羌逸興氐𩂯更起孽滅孳熾流禍百出堅冰所漸萌緣茲蠱嗚呼後之聖王必不久帶斯迹靈長之終當有御算不然則雖捍反拒之事懼甚於此心憑強作善之謀方盛於後意

凡州所監都為京都置尹一人二千石丞一人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郡當邊戍者丞為長史古今注曰建武六年三月令郡太守諸侯相病丞長史行事十四年罷邊郡太守丞長史領丞職 王國之相亦如之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丞一人本注曰凡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案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漢書音義曰文無所枉害蕭何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 歲盡遣吏上計盧植禮注曰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為正故 并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典兵禁備盜賊景帝更名都尉武帝又置三輔都尉各一人譏出入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又置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中興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古今注十六年八月省都尉官應劭曰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之 省關都尉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安帝以羌犯法三輔有陵園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京兆虎牙都尉應劭漢官曰蓋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尚矣易稱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春秋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詩美公劉陟居豳康入耕出戰乃裹糇糧干戈戚揚四方莫當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啓寇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與雷震煙蒸電激一切取辦黔首囂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驅之以即強敵猶鳩鵲捕鷹鸇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戰常負王旅不振張角懷挾妖偽遐邇搖蕩八州並發煙炎絳天牧守梟裂流血成川爾乃遠徵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忿鷙縱橫多僵良善以為己功財貨糞土哀夫民氓遷流之咎見出在茲不教而戰是謂棄之跡其禍敗豈虛也哉春秋家不藏甲所以一國威抑私力也今雖四海殘壞王命未治可折衝居指以掌故罷古狀因 皆置諸曹掾史新論曰王莽時置西海郡令其吏皆百石親事一日為四百石二歲而遷補 本注曰諸曹略如公府曹無東西曹分贅漢儀曰河南尹掾出考案與從事同 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其監屬縣有五部督郵曹掾一人正門有

亭長一人主記室史主錄記書催期會無令史閤下及諸曹各有書佐幹主文書（漢官曰河南尹員吏九百二十七人十二人百石諸縣有秩三十五人官屬掾史五人四部督郵吏部掾二十六人案獄仁恕三人監津渠漕水掾二十五人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文學守助掾六十人書佐五十人循行二百三十人幹小史二百三十一人）

屬官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應劭漢官曰前書百官表云萬戶以上為令萬戶以下為長三邊始孝武皇帝所開縣戶數百而或為令荊陽江南七郡唯有臨湘南昌吳三令爾及南陽穰中土沃民稠四五萬戶而為長桓帝時以江南陽安為女公主邑改號為令主薨復復其故若此為繁其本俗說令長以水土為之及秩高下皆無明文班固通儒述一代之書斯近其真）

本注曰皆掌治民顯善勸義禁姦罰惡理訟平賊恤民時務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胡廣曰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穀入出盜賊多少上其集簿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多尤為最者於廷尉勞勉之以勸其後負多尤為殿者於後曹別責以糾怠慢也諸對辭窮尤困收主者掾史閉白太守使取法丞尉縛責以明下轉相督敕為民除害也明詔書不得僇辱黃綬以別小人吏也）

凡縣主蠻夷曰道公主所食湯沐曰國縣萬戶以上為令不滿為長侯國為相皆秦制也（史記秦并天下末郡縣鑄兵刃示不復用）

丞各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本注曰丞署文書典知倉獄尉主盜賊凡有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案察姦究以起端緒（應劭漢官曰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小縣一尉一丞命卿二人）

各署諸曹掾史本注曰諸曹略如郡員五官為廷掾監鄉部春夏為勸農掾秋冬為制度掾（漢官曰雒陽令秩千石丞三人四百石孝廉左尉四百石孝廉右尉四百石員吏七百九十六人十三人四百石鄉有秩獄史五十六人佐史鄉佐七十七人斗食令史嗇夫假五十人官掾史幹小史二百五十人書佐九十人循行二百六十人）

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漢官曰鄉戶五千則置有秩）掌一鄉人（風俗通曰秩則田間大夫言其官裁有秩耳）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風俗通曰嗇者省也夫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役賦）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

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游
徼掌徼循禁司姦盜又有鄉佐屬鄉主民
收賦稅風俗通曰國家制度大率十里一鄉
亭有亭長以禁盜賊本注曰亭長主求捕
盜賊承望都尉漢官儀曰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家爲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鄣塞烽火追虜置長史一人丞一人治兵民當兵行長領置部尉千人司馬候農都尉皆不治民不給衛士材官樓船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爲民就田應合選爲亭長亭長課徼巡尉游徼亭長皆習設備五兵五兵弓弩戟楯刀劍甲鎧鼓吏赤幘行縢帶劍佩刀持楯被甲設矛戟習射設十里一亭亭長亭候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亭長持二尺板以劾賊索繩以收執賊風俗通曰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館亭吏舊名負弩改爲長或謂亭父
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本注曰里
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
檢察民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風俗通曰周禮五家爲鄰四鄰爲里里者止也里有司司五十家共居止同事舊欣通其所也
邊縣有障塞尉本注曰掌禁備羌夷犯塞太公陰符曰武王問太公願聞治亂之要

太公曰其本在吏武王曰吏者治也所以爲治其亂者也太公曰故吏重罪有十武王問吏之重罪太公曰一吏苛刻二吏不平三吏貪汚四吏以威力迫脅於民五吏與史合姦六吏與人亡情七吏作盜賊使人爲耳目八吏賤買貴賣於民九吏聘易於民十吏深懼於民夫治者有三罪則亂亂而民愁愁有之則民流亡而君失其國武王曰民亦有罪乎太公曰民有十有於此除者則國治而民安武王曰十大何如太公曰民勝吏尊大臣一大也民宗強侵陵群下二大也民甚富傾國家三大也民尊觀其君大下歸慕四大也衆暴寡五大也民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六大也民以吏威爲權七大也恩行於吏八大也民服指以少爲多奪人田宅贅人妻子九大也民之基業高產爲人所苦十大也所謂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諸侯諸侯害天下武王曰絕吏之罪塞民之大奈何太公曰容民之暴吏明其賞審其誅則吏不敢犯罪民不敢大也武王曰是民吏相伺上下不和而縣其難太公曰爲君守成爲吏守職爲民守事如此各居其道則國治國治則都治都治則里治里治則家治家治則善惡分明善惡分明則國無事國無事則吏民外不懷怨內不徼事
其郡有鹽
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
及丞秩次皆如縣道無分士給均本吏本
注曰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
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胡廣曰鹽官掊坑而得鹽或有鑿井煮海水而以得之者鑄銅爲器械當鑄冶之時扇熾其火謂之鼓鑄
有工多者置工官
主工稅物有水池及魚利多者置水官主

平水收漁稅在所諸縣均差吏更給之置
吏隨事不具縣員
使匈奴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
護南單于置從事二人有事隨事增之掾
隨事爲員護羌烏桓校尉所置亦然應劭漢官曰擁節屯中步南設官府掾吏單于歲遣侍子來朝謁者常送迎爲得路弓馬氈罽他物百餘萬謁者事訖還具表付郡栽詔書割自受
護烏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烏
桓胡應劭漢官曰擁節長史一人司馬二人皆六百石并領鮮卑客賜質子歲時胡市焉晉書曰漢置東夷校尉以撫鮮卑
護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西羌應劭漢官曰擁節長史司馬二人皆六百石
皇子封王其郡爲國每置傅一人相一人
皆二千石本注曰傅主導王以善禮如師
不臣也相如太守有長史如郡丞漢初立
諸王因項羽所立諸王之制地既廣大且

至千里又其官職傅爲太傅相爲丞相又
爲御史大夫及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
如朝廷國家唯爲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
下皆自置之胡廣曰後漢妾數無限別乃制設正適曰妃取小夫人不得過四十人
至景帝時吳楚七國恃其國大遂以作亂
幾危漢室及其誅滅景帝懲之遂令諸王
不得治民令內史主治民改丞相曰相省
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武帝改
漢內史中尉郎中令之名前書曰改漢內史爲京兆尹中尉爲執金吾郎中令爲光祿勳而王國如故員職皆朝廷爲署不
得自置至漢成帝省內史治民更令相治
民漢舊儀曰大司空何武奏罷內史相如太守中尉如郡尉參職是後中尉爭權與王相奏常不和也
太傅但曰傅臣昭曰觀夫高祖之創業也豈直鴻頭德大庇羣生蕩其毒虐曆之和秦而已至於謀深慮久封建子弟藩維盤固規謀弘遠及於三趙不然燕靈夭絕齊代淮楚皆爲外重故宋呂曰外畏齊楚淮南斯非敦事過則變執或通之全國之難誠同財物之寫作衛之益亦既得之共前矣故賜以几杖用息姦謀嗣頃宥下愁生有以建連師構亂兵交梁關慄侮摧冠肇自豨成景帝遂削藩國之權剗

骨肉之恩封為君而不聽治其民置為主而制與其臣驕枉過其遂臻于此呂釁之起朝廷疾愈貴於來寵吳楚之叛奔兵王相借以安削弒罰益叔彝建以少其力列盧以兵其生此乃達觀濟識覽于親陪之要者也家嗣史傳萬里之地分支欲使動搖不得於經制遠芳且已凝矣複哀平之際劉氏衞於四海宗正著錄遂以萬數及乎後漢彌衞前迹光武十子並列畿外近郡孝明八國不能闢庭遠民國近則不可以大不大則不足為強此所以本枝之援終以少固若使漢分兩越置二三親國剖其楚轄數四列藩割遼海而分星技開隴蜀而王子弟使主尊顯依漢初之實民無定限許滋殖之富若有昏虐之嗣可得發而不得削必傳劉氏民信所奉發其沒伐兼并之釁峻其他族甚親之科制其入貢經通之法疏其來朝仕復之數君君臣臣來許百世之期一國之民長無遷動之志四方得志聽部官列封懷賢鄰智隨所適樂士強弱相倖遠近相推舉其大歸略其小補與其晝一班之海內天子之親自非異姓備奪不得與勤王之師荀爵自井雜亞慕主不降討伐之詔犬牙相經共為嚴固錯王莽篡盜將何因而敢窺曹操雖專亦安能以得士斯無侯極聖然充行明賢亂識亦足立故父子首足也兄弟四支也當使筋骨髓血動靜足以相勝長短大小幹用足以相衞皆有害以強服取胃肉以爭頭劉背露骨剝膏腴以押領而削蹦御兕芋可得比壽松喬疾咽摔桂以能長生久視哉漢氏習之微猶能四百載魏人失之甚不滿數十年多自昔世嬌枉太過入列皇朝并簡賢之援惟親是賞無愚智之辨不能勝衣冠早據公相之尊童家幼子遊登槐棘之位職應論道而未離保母之養續疾賦政而服二三尺衣英賢大度稟彼昏稚高才碩儒恭承藏否公餘服而不憂美錦碎而愈截暴援若流逈遷莞路才寓任重功此眾多恥比名於公旦夕同罪於流四衆擁無位可以充德敗退刑轄不足以塞咎或力強齊聲實隆重嫌猜畏適身受其弊覆傾分體甚矣俛冠辯紛罔有過他逆忠貞之士撫離其凶志節之人狼狽其禍明哲沉繼以運史筆顯思避甫比有國書趙倫以蠢愚掛天齊冏以賢明湖出枉梏於夷虜孫就盡不可勝載矣豈固覺之君多孝悌之性晉宋之主寧對狼之情蓋事勢使之然也軌行斯術久窮崩亂未能革悛來事愈甚塗生而且猶甚矣四海為此構職矣聖帝英君欲反此必當更稍同姓之國置不增之的罷皇親入官之綢得與性鳩可之篤乃可還險壁之路反乎至安之轍也

中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職如郡都尉，主盜賊。東觀書曰：其紹封削絀者，中尉、內史官屬亦以率減。郎中令一人，僕一人，皆千石。本注曰：郎中令掌王大夫、郎中宿衞官，如光祿勳。自省少府，職皆并為僕，主車及馭，如太僕。本注曰：太僕，比二千石，武帝改，但曰僕，又皆減其秩。治書，比六百石。本注曰：治書本尚書更名。大夫，比六百石。本注曰：無員。掌奉王使至京都，奉璧賀正月，及使諸國。本皆持節，後去節。謁者，比四百石。本注曰：掌冠長冠。本員十六人，後減。禮樂長。本注曰：主樂人。衞士長。本

注曰主衞士醫工長本注曰主醫藥永巷長本注曰宦者主宮中婢使祠祀長本注曰主祠祀皆比四百石自豐樂長至此皆四百石郎中二百石本注曰無員衞公宋公本注曰建武二年封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五年封殷後孔安爲殷紹嘉公十三年改常爲衞公安爲宋公以爲漢賓在三公上五經通義曰二王之後不考功有誅無絕鄭玄曰王者存二代而封及五郊天用天子禮以祭其始祖行其正朔此謂通三統也二恪者敬其先聖封其後而已無殊異者也

列侯所食縣爲侯國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爲徹侯金印紫綬以賞有功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後避武帝諱爲列侯武帝元朔二年令諸王得推恩分衆子土國家爲封亦爲列侯舊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位次三公中興以來唯以功德賜位特進者次車騎將軍胡廣制度曰功德

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特進在三公下不在車騎下賜位朝侯次五校尉賜位侍祠侯次大夫其餘以肺附及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都者亦隨時見會位在博士議郎下胡廣制度曰是爲猥諸侯諸王封者受茅土歸以立社稷禮也胡廣曰諸王受封皆受茅土歸立社稷本朝爲宮室自有制度至於列侯歸國不受茅土不立宮室各隨貧富裁制黎庶以守其寵列土特進朝侯賀正月執璧云每國置相一人其秩各如本縣本注曰主治民如令長不臣也但納租于侯以戶數爲限其家臣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本注曰主侍侯使理家事列侯舊有行人洗馬門大夫凡五官中興以來食邑千戶已上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不滿千戶不置家丞又悉省行人洗馬門大夫

關內侯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侯但爵其身有加異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初令關內侯食邑者俸月二十五斛承秦賜爵十九等爲關內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戶

數爲限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鞅商君爲政備其法品爲十八級合關內侯列侯凡二十等其制因古義古者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所謂入使治之出使長之素信者與衆相得也故啓伐有扈乃召六卿大夫之在軍爲將者也及周之六卿亦以居軍在國也則以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卿大夫爲稱其在軍也則以卒伍司馬將軍爲號所以異在國之名也秦依古制其在軍賜爵爲等級其帥人皆更卒也有巧賜爵則在軍吏之例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比大夫也九等依九命之義也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九卿之義也關內侯者依古圻內子男之義也秦都山西以關內爲王畿故曰關內侯也列侯者依古列國諸侯之義也然則卿大夫士下之品皆放古比朝之制而異其名亦所以殊軍國也古者以車戰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分翼左右車大夫在左卿者取中男六居右凡七十五人一爵曰公士者步卒之有爵爲公士者二爵曰上造造成也古者成士升於司徒曰造士雖依此名皆步卒也三爵曰簪裹御駟馬者要裹古之名馬也駕駟馬者其形似簪故曰簪裹也四爵曰不更不更者爲車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也五爵曰大夫大夫者在車左者也六爵爲官大夫七爵爲公大夫八爵爲公乘九爵爲五大夫皆軍吏也吏民爵不得過公乘者得貰與子若同產然則公乘者軍吏之爵最高者也雖非臨戰得公卒車故曰公乘也十爵爲左庶長十一爵爲右庶長十二爵爲左更十三爵爲中更十四爵爲右更十五爵爲少上造十六爵爲大上造十七爵爲駟車庶長十八爵爲大庶長十九爵爲關內侯二十爵爲列侯自左庶長已上至大庶長皆卿大夫皆軍將也所將皆庶人更卒也以庶更爲名大庶長即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將軍也古今注曰成帝鴻嘉三年令吏民得買爵級千錢

四夷國王率衆王歸義侯邑君邑長皆有丞比郡縣

百官受奉例古今注曰建武二十六年四月戊戌增吏奉如此志例以明也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一斛漢書音義曰斗食祿曰以斗爲計佐史奉月八斛古今注曰永和三年初與河南尹及雒陽員吏四百二十七人奉月四十五斛臣昭曰此言豈其妄乎若人人奉四十五斛則四百石秩爲大優而無品若共進奉者人不過一斗亦非義理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延平中中二千石奉錢九千米七十二斛眞

二千石月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月錢五千米三十四斛一千石月錢四千米三十斛六百石月錢三千五百米二十一斛四百石月錢二千五百米十五斛三百石月錢二千米十二斛二百石月錢一千米九斛百石月錢八百米四斛八斗獻帝起居注曰帝在長安詔書以三輔地不滿千里而軍師用度非一公卿已下不得奏除其君公田以扶石爲率賦與令各自收其租稅

贊曰帝道淵默冢師修德寡以御衆分職乃克不置不監無驕無忒程是師徒寧民康國

後漢書志第二十八

後漢書志第二十九

輿服上

劉昭注補

玉輅 乘輿 金根
安車 立車 耕車
白車 擸車 軿車 青蓋車
綠車 皂蓋車 夫人安車 大駕
法駕 小駕 輕車 大使車
小使車 輚車 導從車 車馬飾

書曰明試以功孔安國曰敷試其居照爲效以差其功車服以庸孔安國曰賜以車服以旌其德用所任也又一通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化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言昔者聖人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躬親其事身履其勤憂之勞之不避寒暑使天下之民物各安其性命無天昏暴陵之災是以天下之民敬而愛之若親父母則而養之若仰日月夫愛之者欲其長久不憚力役相與起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雍覆之欲其長久也敬之者欲其尊嚴不憚勞煩相與起作輿輪旌旗章表以尊嚴之斯愛之至敬之極也苟心愛敬雖報之至情由未盡或殺身以爲之盡

其情也弈世以祀之明其功也是以流光與天地比長後世聖人知恤民之憂思深大者必饗其樂勤仁毓物使不夭折者必受其福故為之制禮以節之使夫上仁繼天統物不伐其功民物安逸若道自然莫知所謝老子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此之謂也夫禮服之興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尚賢故禮尊尊貴貴不得相踰所以為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順則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縟故聖人處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邃延日月升龍山車金根飾黃屋左纛所以副其德章其功也賢仁佐聖封國受民黼黻文繡降龍路車所以顯其仁光其能也及其季末聖人不得其位賢者隱伏是以天子微弱諸侯僭侈於是相貴以等相讙以貨相賂以

利天下之禮亂矣至周夷王下堂而迎諸侯此天子失禮微弱之始也自是諸侯宮縣樂食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鍚冕而舞大武[鄭玄注禮記曰此皆天子之禮也宮縣四面縣也干楯也鍚傅其背如龜也武萬舞也白牡大路殷天子之禮也白牡殷牲]大夫臺門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鏤簋朱紘此大夫之僭諸侯禮也[鄭玄曰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反坫反爵之坫也蓋在尊南兩君相見主君既獻於反爵焉繡黼丹朱以為中衣領緣也繡讀為綃綃繒名也詩云素衣朱綃又曰素衣朱襮襮領也鏤簋謂刻而飾之也大夫刻之為龜耳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諸侯青組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詩刺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傷其敗化易譏負且乘致寇至言小人乘君子器盜思奪之矣自是禮制大亂兵革並作上下無法諸侯陪臣山楶藻梲降及戰國奢僭益熾削滅禮籍蓋惡有害己之語競修奇麗之服飾其輿馬文罽玉纓象鑣金鞍以相夸上爭錐刀之

利殺人若刈草然而宗祀亦旋夷滅榮利在己雖死不悔及秦并天下攬其輿服上選以供御其次以錫百官漢興文學既缺時亦草創承秦之制後稍改定參稽六經近於雅正孔子曰其或繼周者行夏之正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武故撰輿服著之于篇以觀古今損益之義云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為輪輪行可載因物知生復為之輿輿輪相乘流運罔極任重致遠天下獲其利後世聖人觀於天視斗周旋魁方杓曲 春秋緯曰瑤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合為斗 以攜龍角為帝車於是迺曲其輈乘牛駕馬登險赴難周覽八極故易震乘乾謂之大壯言器莫能有上之者也 孝經援神契曰斗曲杓橈象成車房為龍馬華蓋覆鈎天理入魁神不獨居故驂駕陪乘以道蹕蹕宋均注曰房星既體蒼龍又象駕駟馬故兼言之也覆鈎既覆且鈎曲似蓋也天理入魁又似御陪乘 自是以來世加其飾至奚

仲為夏車正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級 世本云奚仲始作車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其後少昊時駕牛禹時奚仲駕馬臣昭案服牛乘馬以利天下其所起遠矣豈奚仲為始世本之誤史考所說是也 周室大備官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 周禮曰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 一器而羣工致巧者車最多是故具物以時六材皆良 鄭玄曰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筋膠未聞自此至弧旌枉矢皆出周禮鄭玄曰即是周禮注 輿方法地蓋圜象天三十輻以象日月 鄭玄曰輪象日月者以其運行也日月三十日而合宿 蓋弓二十八以象列星龍旂九斿七仞齊軫 鄭玄曰軫謂車後橫木 以象大火 鄭玄曰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也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 鳥旟七斿五仞齊較 鄭玄曰較者車箱上木也 以象鶉火 鄭玄曰鳥隼為旟州里之所建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七星 熊旗六斿五仞齊肩以象參伐 鄭玄曰熊虎為旗師都之所建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 龜旐四斿四仞齊首以象營室 鄭玄曰龜蛇為旐縣鄙之所建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 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鄭玄曰覲禮曰侯氏載龍旂弧韣則旌旗之屬皆有弧也弧以張縿之幅有衣謂之韣又為設矢象弧星有矢也妖星有枉矢

若蛇行有尾因此云杠矢蓋畫之玄注禮含文嘉曰蓋
旗有九名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旃雜帛為物熊
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蚩拄
注禮記曰有鈴曰旂干寶注周禮曰杠矢象妖星朱其
義也枉蓋應為狂
直謂枉矢於弧
此諸侯以下之所建者也
白虎通曰居車中不內顧也仰即觀天俯即察地前則和鸞
之聲旁見四方之運此車教之道論語曰升車必正立
執綏車中不內顧所以有和鸞以正威儀節行舒疾也
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其聲名
曰和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明得其和也故詩云和鸞
雝雝萬福攸同晉劉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許慎
曰詩云八鸞鏘鏘則一馬二鸞也又曰輶車鸞鑣非
衡也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杜預注左傳亦云
鸞在鑣和在衡傳玄乘輿馬賦注曰鸞在馬勒鑣干寶
周禮曰和鸞皆以金為鈴史記曰前有錯衡所以養
目也志中武象鑾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斿所以
養信也寢兕持虎蛟韅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
必信至教順然後
乘之所以養安也

天子五路
周禮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二曰金路三
曰象路四曰革路五曰木路釋名曰天
子所乘曰路路亦軍事
以玉為飾
古文尚書曰大
路在賓階面綴
也謂之路言行路也
路在所階面孔安國曰大路玉路綴路金也服虔曰大路
殷名也知今鸞駟高車矣尊卑俱乘之其采飾有差鄭
玄曰三在馬曰路以五飾諸也傳玄乘輿馬
賦注曰王路重較也韻集曰軛前橫木曰路
鍚樊纓十有再就
鄭玄曰鍚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
鍚也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
也鄭衆曰纓謂當胷士喪禮曰馬纓三就以削革為之
三就三重三匝也鄭玄曰纓今馬鞅王路之樊及纓皆
十五采罽飾之十二就就成也杜預曰纓在馬膺前
如索帬乘輿馬賦注曰樊纓飾以旄尾金塗十二重
建太常十有二斿曳地
鄭衆曰太常九旗之
畫日月者鄭玄曰七
尺為刃天子之
旗高六丈三尺
日月升龍象天明也
崔駰東巡
頌曰登天
靈之威路駕
太一之象車
爰王以下周室衰弱諸侯大路
秦并天下閱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
根之色
殷人以為大路於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殷曰
乘根秦改曰金根乘輿馬賦注曰金根以金
為飾
漢承秦制御為乘輿所謂孔子乘殷之
路者也

乘輿金根安車立車
蔡邕曰五安五
立徐廣曰立乘
曰高車坐
乘曰安車
輪皆朱班重牙
周禮曰牙也者以為固
抱也鄭衆曰牙謂輞輮
也世謂或
謂之輞
貳轂兩轄
蔡邕曰轂外復有一轂抱轄
其外乃復設轄抱銅置其中
東京賦曰重輪
式轄游轂飛軨
金薄繆龍為輿倚較
徐廣曰繆
交錯之形
也較在箱上說文曰較文畫蕃
藩箱也通俗文曰車箱為較
文虎伏軾
魏都賦注
曰軾車橫
覆膝人所
馮上者也
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
徐廣曰置金
鳥於衡上
樸文畫輈羽蓋華蚤
徐廣曰翠羽
蓋黃裏所謂
黃屋車也金華施橑末有二十八枚即蓋弓也東京賦
曰樹羽之高蓋薛綜曰樹翠羽為蓋如雲龍矣金作

華形蕤皆低曲象鑣鏤錫金鍐方釳插翟尾獨斷曰金鍐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如三華形在馬髦前方釳鐵也廣數寸在馬鬉後後有三孔插翟尾其中薛綜曰釳中央邪頭高如山形而貫中翟尾結著之顏延之幼誥曰釳乘輿馬頭上防釳角所以防罔羅釳以翟尾鐵翮家之也徐廣曰金為馬入髦朱兼樊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氂牛尾為之在左騑馬軛上大如斗徐廣曰馬在中曰服在外曰騑騑亦名驂蔡邕曰在最後左騑馬頭上是為德車五時車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馬亦如之白馬者朱其髦尾為朱鬣云所御駕六餘皆駕四後從為副車古文尚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周禮四馬為乘毛詩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易京氏春秋公羊說皆云天子駕六許慎以為天子駕六諸侯及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鄭玄以為天子四馬周禮乘馬有四圉各養一馬也諸侯亦四馬顧命時諸侯皆獻乘黃朱乘亦四馬也今帝者駕六此自漢制與古異耳蔡邕表志曰以文義不著之故俗人多失其名五時副車曰五帝車鸞旗曰雞翹耕根曰三蓋其比非一也耕車其飾皆如之有三蓋一曰芝車置轉耒耜之箙上親耕所乘也新論桓譚謂揚雄曰君之為黃門郎居殿

中數見輿輦玉蚤華芝及鳳皇三蓋之屬皆玄黃五色飾以金玉翠羽珠絡錦繡茵席者也東京賦曰立戈迤戛農輿路木薛綜曰戈句孑戟戛長矛置車上若邪柱之迤邪也是謂戈路農輿三蓋所謂耕根車也東耕于藉乘馬無飾故用木也賀循曰漢儀親耕青衣幘東京賦說親耕亦云鸞路蒼龍賀循曰車以有鸞而春獨鸞路者鸞鳳類而色青故以名春路也賦又曰介御間以剡耜薛綜曰耜耒金也廣五寸耜耒耜而載之天子車參乘帝在左御在中介處右以耒置位之右戎車其飾皆如之蕃以矛麾金鼓羽析幢翳矢服胄甲弩之箙漢制度曰戎立車以征伐周官其矢箙通俗文曰箭服謂之步叉于寶亦曰今謂之步叉鄭玄注既夕曰服車箙也顏延之幼誥曰箙盛矢也獵車其飾皆如之重輞縵輪繆龍繞之一曰闟猪車親校獵乘之魏文帝改曰闟虎車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駕皆御金根重翟羽蓋者也加交路帳裳徐廣曰青交路青帷裳非法駕則乘紫罽軿車字林曰軿車有衣蔽無後轅者謂之輜也釋名輜軿也四屏蔽婦人乘牛車也有邸曰輜無邸曰軿傅子曰周曰輜車即輦也雲櫖文畫輈黃金塗五末徐廣曰末謂前一轅及衡端轂頭也蓋蚤左右騑駕三馬

長公主赤罽軿車

大貴人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畫軿車大貴人加節畫輔皆右騑而已皇天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青蓋金華蚤黑櫝文畫轓文輈金塗五末皇子爲王錫以乘之故曰王青蓋車徐廣曰旂旗九旒畫降龍魏武帝令問東平王有金路何意爲是特賜非侍中鄭稱對曰天子五路金以封同姓諸侯得乘金路與天子同此自得有非特賜也皇孫綠車以從皆左右騑駕三獨斷曰綠車名曰皇孫車天子有孫乘之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皁繒蓋黑轓右騑車有輔者謂之軒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皁蓋朱兩轓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轓轓長六尺下屈廣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九文十二初後謙一寸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滿也案本傳舊典傳車驂駕乘赤帷裳唯郭賀爲冀州刺去帷謝承書曰孔恂字巨卿新涂人州別駕從事車前舊有屛星如刺史車曲翳儀式是時刺史行部發去曰晏刺史怒欲去別駕車屛星恂諫曰明使君傳車自發晚而欲獄去屛星毀國舊儀此不可行別駕可去屛星不可省即投傳去刺史追辭謝請不肯還於是遂不去屛星說文曰車當胷謂之屛星景帝中

元五年始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轓得銅五末軛有吉陽筩中二千石以上右騑三百石以上皁布蓋千石以上皁繒覆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皆有四維杠衣賈人不得乘馬車除吏赤畫杠其餘皆青云古今注曰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大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卿居右也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若蠶各乘其夫之安車右騑加交路帷裳皆皁非公會不得乘朝車得乘漆布輜軿車銅五末

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大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薛綜曰屬之言相連屬也皆存後爲三行備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蔡邕表志曰國家舊章而幽僻藏蔽莫之得見東都唯大行乃大駕大駕太僕校駕法駕黃門令校駕乘輿法駕八卿不在鹵簿中河南尹執

吾雒陽令奉引，奉車郎御，侍中參乘。屬車四十六乘。前驅有九斿雲罕，（徐廣曰：斿車有九乘。前史不記形也。武王克紂，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東京賦曰：雲罕九斿。薛綜曰：旌旗名。）鳳凰闟戟，（薛綜曰：闟之言函也。取四戟函車邊也。）皮軒鸞旗，（應劭漢官鹵簿圖曰：乘輿大駕，則御鳳皇車，以金根為列。）皆大夫載。（胡廣曰：皮軒，以虎皮為軒。郭璞曰：皮軒，革車。或曰即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鸞旗者，編羽旄，列繫幢旁。（胡廣曰：建蓋在中。）民或謂之雞翹，非也。（胡廣曰：鸞旗以銅作鸞鳥車衡上。與本志不同。）後有金鉦黃鉞，（說文曰：鉞，大斧也。司馬法曰：夏執玄鉞，殷執白鉞，周杖黃鉞。）黃門鼓車。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屬車皆皁蓋赤裏，朱轓，戈矛弩箙，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懸豹尾，（薛綜曰：作御史載之。）豹尾以前比省中。（小學漢官篇曰：豹尾過後，罷屯解圍。胡廣曰：施於道路，豹尾之內為省中。故須過後屯圍乃得解，皆所以戒不虞也。淮南子曰：軍正執豹皮，所以制正其衆。禮記：前載虎皮。亦此之義類。）行祠天郊以法駕，祠地、明堂省什三，祠宗廟尤省，謂之小駕。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中

常侍、小黃門副，尚書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蘭臺令史副，皆執注，以督整車騎，謂之護駕。春秋上陵，尤省於小駕，直事尚書一人從，其餘令以下，皆先行後罷。輕車，古之戰車也。洞朱輪輿，不巾不蓋，建矛戟幢麾，輣輒弩服。（徐廣曰：置弩於軾上，駕兩馬也。）藏在武庫。大駕、法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吏士載，以次屬車，在鹵簿中。諸車有矛戟，其飾幡斿旗幟皆五采，制度從周禮。吳孫兵法云：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武剛車者，為先驅。又為屬車輕車，為後殿焉。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督車、功曹車皆兩；大車，伍伯璅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周禮條狼氏，干寶注曰：今卒辟車之屬。）從車四乘。無節，單導從，減半。小使車，不立乘，有騑，赤屛泥油，重絳帷。導

無斧車近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此謂追捕考案有所勑取者之所乘也諸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軛其送葬白堊已下洒車而後還

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郊廟明堂祠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他出乘安車

大行載車其飾如金根車加施組連璧交絡四角金龍首銜璧垂五采析羽流蘇前後雲氣畫帷裳虡文畫曲轓長懸車等太僕御駕六布施馬布施馬者淳白駱馬也以黑藥灼其身為虎文既下馬斥賣車藏城北秘官皆不得入城門當用太僕考工乃內飾治禮吉凶不相干也

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督盜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從導主簿主記兩車為從縣令以上加導斧車公

乘安車則前後并馬立乘長安雒陽令及王國都縣加前後兵車亭長（蔡質雒陽亭長車前吹管）設右騑駕兩璅弩車前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文官辟車鈴下侍閤門闌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

驛馬三十里一置（臣昭案東晉猶有郵驛共置承受傍郡縣文書有郵有驛行傳以相付縣置屋二區有承驛吏皆條所受書每月言上州郡風俗通曰今吏郵書掾府督郵職掌此）卒皆赤幘絳韝云古者軍出師旅皆從秦省其卒取其師旅之名焉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縣長二人皆帶劍持棨戟為前列揵弓韣九鞬（通俗文曰弓藏謂之鞬）

諸侯王法駕官屬傅相以下皆備鹵簿似京都官騎張弓帶鞬遮迾出入稱課促列侯家丞庶子導從若會耕祠主縣假給

辟車鮮明亦備其威儀導從事畢皆罷所假諸車之文乘輿倚龍伏虎樻文畫輈龍首鸞衡重牙班輪升龍飛軨薛綜曰飛軨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畫左蒼龍右白虎繫軸頭二千石亦然但無畫耳盧植禮記注曰軨轄頭也楚辭云倚結軨兮太息王逸注曰軨車較也李尤小車銘曰軨之嗽嘘踈達開通案二家之言不如綜注所記皇太子諸侯王倚虎伏鹿樻文畫輈轓吉陽筩朱班輪鹿文飛軨旂旗九斿降龍公列侯倚鹿伏熊黑轓朱班輪鹿文飛軨九斿降龍卿朱兩轓五斿降龍二千石以下各從科品諸轓車以上軛皆有吉陽筩諸馬之文案乘輿金鍐方釳插翟象鑣爾雅注曰鑣馬勒旁鐵也此用象牙龍畫總沫升龍赤扇汗詩云朱幩鑣鑣毛傳曰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為鑣飾青兩翄鷙尾駙馬左右赤珥流蘇飛鳥節赤膺兼皇太子或亦如之王公列侯鏤鍚文髦朱鑣朱鹿朱文絳扇汗清翄鷙尾卿以下有騑者緹扇汗青翄尾當盧文髦上下皆通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騑駕云

後漢書志第二十九

後漢書志第三十 劉昭注補

輿服下

冕冠 長冠 委貌冠
皮弁冠 爵弁冠 通天冠
遠遊冠 高山冠 進賢冠 法冠
武冠 建華冠 方山冠 巧士冠
却非冠 却敵冠 樊噲冠 術氏冠
鶡冠 幘 佩 刀
印 黃赤綬 赤綬 綠綬
紫綬 青綬 黑綬 黃綬
青紺綸
后夫人服

上古穴居而野處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爲服見鳥獸有冠角頓胡之制遂作冠冕纓蕤以爲首飾凡十二章故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巛乾巛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黃日月星辰山

龍華蟲孔安國注尚書曰華象草華蟲雉也作繢宗彝古文尚書繪作會孔安國曰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火粉米孔安國曰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米米若聚米黼黻絺繡孔安國曰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杜預注左傳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以五采章施施于五色作服孔安國曰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天子備章鄭玄周禮注曰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公自山以下侯伯自華蟲以下子男自藻火以下卿大夫自粉米以下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王祭上帝則大裘而冕鄭衆曰大裘羔裘服以祀天示質也公侯卿大夫之服用九章以下鄭玄曰華蟲五色之蟲周禮繢人職曰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是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法言曰聖人文質者也車服以彰之藻色以明之聲音以揚之詩書以光之籩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鍾鼓不銘吾無以見乎聖也

秦以戰國即天子位滅去禮學郊祀之

服皆以袀玄。漢承秦故。至世祖踐祚，都于土中，始修三雍，正兆七郊。顯宗遂就大業，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絇屨，以祠天地，養三老五更於三雍，于時致治平矣。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東觀書曰：永平二年正月，公卿議春南北郊，東平王蒼議曰：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漢制法。高皇帝始受命創業，制長冠以入宗廟。光武受命中興，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聖明奉遵，以禮服龍袞，祭五帝。禮缺樂崩，久無祭天地冕服之制。按尊事神祇，絜齋盛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袞冕十有二旒，以則天數；旒有十二章，日月以備其文。今祭明堂宗廟，圓以法天，方以則地，服以華文，象其物宜，以降神明，肅雍備思，博其類也。天地之禮，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大佩，赤舄絇履，以承大祭。百官執事者，冠長冠，皆祗服。五嶽、四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秩祠，皆袀玄長冠，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不執事，各服常冠袀玄以從。

冕冠，垂旒，前後邃延，邃，垂也。延，冕上覆。玉藻。周禮曰：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鄭玄注曰：繅，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為之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邃延也。就，成也。繩之每一帀而貫五采玉，十有二旒則十二玉也。每就間蓋一寸。朱紘，以朱組為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武。此為袞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繅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絺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為十二旒，以其綬采色為組纓。說文曰：組，綬屬也。小者以為冕纓。禮記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服是也。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為珠。獨斷曰：三公諸侯九旒，卿七旒。與此不同。皆有前無後，各以其綬采色為組纓，旁垂黈纊。呂忱曰：黈，黃色也。黃綿為之。禮緯曰：旒垂目，纊塞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薛綜曰：以珩玉為充耳也。詩云「充耳琇瑩」，毛萇傳曰：充耳謂之瑱，天子玉瑱，琇瑩，美玉也。諸侯以石。郊天地，祀明堂，則冠之。蔡邕曰：鄙人不識，謂之平天冠。衣裳玉

佩備章采乘輿刺史公侯九卿以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云長冠一曰齋冠高七寸廣三寸促漆纚為之制如板以竹為裏初高祖微時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楚冠制也民謂之鵲尾冠非也祀宗廟諸祀則冠之皆服袀玄（獨斷曰袀紺繒也吳都賦曰袀早服也）絳緣領袖為中衣絳絝絲示其赤心奉神也五郊衣幘絝絲各如其色此冠高祖所造故以為祭服尊敬之至也

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也委貌以皁繒為之皮弁以鹿皮為之行大射禮於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鄭衆周禮傳曰衣有襦裳者為端鄭玄曰謂之端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執事者冠皮弁衣緇麻

衣皁領袖下素裳所謂皮弁素積者也（皮弁質也石渠論玄冠朝服戴聖曰玄冠委貌也朝服布上素下緇帛帶素韠白虎通曰三王共皮弁素積素積者積素以為裳也言要中辟積也）

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繒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冔者也（獨斷曰殷黑而微白前大而後小夏純黑亦前小而後大皆以三十升漆布為之詩云常服黼冔書曰王與大夫盡弁上古皆以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祠天地五郊明堂雲翹舞樂人服之禮曰朱干玉鏚（鄭玄曰朱干赤大盾也鏚斧也）冕而舞大夏此之謂也

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少邪乃直下為鐵卷梁前有山展筩為述乘輿所常服（獨斷曰漢受之秦禮無文）服衣深衣制有袍隨五時色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禮記孔子衣逢掖之衣縫掖其袖合而縫大之近今袍者也今下至賤更小史皆通制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為朝服云

遠遊冠制如通天有展筩橫之於前無山

述諸王所服也獨斷曰禮無文高山冠一曰側注制如通天不邪却直豎無山述展筩獨斷曰鐵爲卷梁高九寸漢書音義曰其體側立而曲注中外官謁者僕射所服太傅胡廣說曰高山冠蓋齊王冠也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近臣謁者服之史記酈生打見高祖儒衣而冠側注漢舊儀曰乘輿冠高山冠飛月之纓幘耳赤丹紈裏衣帶七尺斬蛇劍履虎尾絇履案此則亦通于天子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胡廣曰車駕親行幸其冠諸侯衣玄端之衣冠九旒之冕其盛法服以就位也今列侯自不奉朝請侍祠祭者不得服此皆常三梁冠早弊衣其歸闔流黃衣皂五晉公卿從狀曰太傅司空司徒著進賢三梁冠黑介幘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吏私學弟子皆一梁宗室劉氏亦兩梁冠示加服也獨斷曰漢制禮無文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建光中尚書陳忠以爲令史賤其上言太官宜著兩梁尚書奏希奏太官職在鼎俎不列坐位欲令比大夫兩梁冠不宜許臣伏惟太官令職存典掌王饔統六清之飲列八珍之饌正百品之羞納四方之貢所奉尤重用思又勤明詔顯口實之御防有致之姦增其選

侍御史上捕舉太醫令奉方藥供養符節令掌璽信全虎故位從大夫車有蕃沂冠有兩梁所以殊親疏別內外也太官令以供養言之爲最親近以職事言之爲最煩多令又高選又執法此太醫令科同服等而冠二人殊名實不副又博士掛甲以其傳先王之訓故尊而異之令服大夫之冕猶此言之兩梁冠非必列於陛位也建初中太官令兩梁冠春秋之義大於復古如甚言合典可施行克厭帝心即聽用之獻帝起居注曰中平六年令三府長史兩梁冠五時衣袍事位從千石六百石法冠一曰柱後獨斷曰柱後惠文高五寸以纚爲展筩前書注曰纚今之縰通俗文幘裹曰纚鐵柱卷荀綽晉百官表注曰鐵柱言至廉直不曲撓執法者服之御史廷尉正監平也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嘗獲之故以爲冠異物志曰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見人鬭則觸不直若鬭人論則咋不正若楚執法者所服也今冠兩角非象也臣昭曰或謂獬豸廼非定名在兩角未足斷正安不存其賢勝令兩爲冠乎胡廣說曰春秋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武冠一云古緇布冠之象也或曰繁冠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晉公卿禮秩曰大司馬將軍驃騎車騎衛將軍諸大將軍開府從公者著武冠平上幘

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趙惠文冠又名鵔鸃冠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爲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應劭漢官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高飲絜口在腋下貂內勁捍而外溫潤此因物生義也徐廣曰趙武靈王胡服有此秦即漢而用之說者蟬取其清高飲露而不食貂紫蔚柔潤而毛采不彰灼故於義亦取胡廣又曰意謂北方寒涼本以貂皮暖額附施於冠因遂變成首飾建武時匈奴內屬世祖賜南單于衣服以中常侍惠文冠中黃門童子佩刀云

建華冠以鐵爲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制以縷鹿獨斷曰其狀若婦人縷鹿薛綜曰下輪大上小記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絇春秋左傳曰鄭子臧好鷸冠前圜以爲此則是也說文曰鷸知天將雨鳥也天地五郊明堂育命舞樂人服之

方山冠似進賢以五采縠爲之祠宗廟大子八佾四時五行樂人服之冠衣各如其

方之色而舞焉

巧士冠高七寸要後相通直豎不常服唯郊天黃門從官四人冠之在鹵簿中次乘輿車前以備宦者四星云獨斷曰禮無文

却非冠制似長冠下促宮殿門吏僕射冠之負赤幘青翅燕尾諸僕射幘皆如之獨斷曰禮無文

却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制似進賢衛士服之獨斷曰禮無文

樊噲冠漢將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羽軍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制似冕司馬殿門大難衛士服之或曰樊噲常持鐵楯聞項羽有意殺漢王噲裂裳以裹楯冠之入軍門立漢王旁視項羽

術氏冠前圜吳制差池邐迤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今不施用官有其圖注淮南子曰楚莊王所

服佽冠者是蔡邕曰其說未聞

諸冠皆有纓蕤執事及武吏皆縮纓垂五寸

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蕤以青系為緄加雙鶡尾豎左右為鶡冠云莊子云縵胡之纓武士之服是也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鶡冠紗縠單衣虎賁將虎文絝白虎文劍佩刀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云鶡者勇雉也其鬬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之焉徐廣曰鶡似黑雉出於上黨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冠插兩鶡鷙鳥之暴疏者也每所攫撮應爪摧碎天子武騎故以冠焉傅玄賦注曰羽騎騎者戴鶡

安帝立皇太子太子謁高祖廟世祖廟門大夫從冠兩梁進賢洗馬冠高山罷廟侍御史任方奏請非乘從時皆冠一梁不宜以為常服事下有司尚書陳忠奏門大夫

職如諫大夫洗馬職如謁者故皆服其服先帝之舊也方言可寢奏可謁者古者一名洗馬古今注曰建武十三年初令令長皆小冠獨斷曰公卿侍中尚書衣皁而入朝者曰朝臣諸營校尉將大夫以下不為朝臣

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頍者弁此之謂也三代之世法制滋彰下至戰國文武並用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飾為絳袙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却摞之施巾連題却覆之今喪幘是其制也名之曰幘幘者賾也頭首嚴賾也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為耳崇其巾為屋合後施收上下羣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稱其冠也尚書幘收方三寸名曰納言示以忠正顯近職也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皁衣羣吏春服青幘立夏乃止助微順氣

尊其方也武吏常赤幘成其威也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入學小童幘也句卷屋者示尚幼少未遠冒也喪幘却摞反本禮也升數如冠與冠偕也期喪起耳有收素幘亦如之禮輕重有制變除從漸文也〔獨斷曰幘古者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董仲舒止雨書曰執事者皆赤幘知不冠者之所服也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羣臣皆隨焉然故言王莽禿幘施屋冠進賢者宜長耳冠惠文者宜短耳各隨其宜漢舊儀曰凡齋紺幘耕青幘秋貙劉服緗幘〕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韍〔徐廣曰韍如今蔽厀〕貴賤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韍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霸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韍非兵旗於是解去韍佩留其係璲〔徐廣曰今名璲為璲〕以其章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鞙鞙佩玉貌璲瑞也鄭玄箋曰佩璲者以瑞玉為佩佩之鞙鞙然〕韍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

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為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詩云雜佩以贈之毛萇云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月令曰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琚瑀以雜之衝牙蠙珠以納其閒玉藻曰右徵角左宮羽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焉纂要曰琚瑀所以納閒在玉之閒今白珠也〕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其視冕旒為祭服云

佩刀乘輿黃金通身貂錯半鮫魚鱗金漆錯雖黃室五色罽隱室華諸侯王黃金錯環挾半鮫黑室公卿百官皆純黑不半鮫小黃門雖黃室中黃門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賁黃室虎文其將白虎文皆以白珠鮫為鏢口之飾〔通俗文曰刀鋒曰鏢〕乘輿者加翡翠山紆其側〔左傳曰藻繂鞞鞛杜預曰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也鄭玄詩箋曰既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制斷也春秋繁露曰劍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韍之在前朱鳥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臣昭案自天子至于庶人咸皆帶劍劍之與刀形制不同名稱各異故蕭何劍履上殿不稱為刀而此志言不及劍如為未備〕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縢貫白珠赤罽蕤諸侯王以下以綔赤絲蕤縢綔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前書注云以正月卯日作

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紺縹淳黃圭長丈九尺九寸五百首漢舊儀曰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皇帝行璽凡封之璽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徵大臣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事天地鬼神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皇帝帶綬黃地六采不佩璽璽以金銀銅紐侍中組負以從秦以前民皆佩綬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好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為程吳書曰漢室之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出堅使人浚井得傳國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圜四寸上有紐文槃五龍章七寸管龍上一角缺獻帝起居注曰時六璽不自隨及還於閣上得晉陽秋曰冉閔大將軍蔣幹以傳國璽付河南大守戴施施獻之百僚皆賀璽光照洞徹上蟠螭文隱起書曰昊天之命皇帝壽昌秦舊璽也徐廣曰傳國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

諸侯王赤綬徐廣曰太子及諸王金印龜紐纁朱綬四采赤黃縹紺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荀綽晉百官表注曰皇太子朱綬三百二十首

太皇太后皇太后其綬皆與乘輿同皇后亦如之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侯王同綬者加特也

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前書曰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高帝相國綠綬徐廣曰金印綠綟綬綟音戾草名也以染似綠又云似紫綟綬名䋢綟音戾其色青紫字亦盭音同也傳寫者誤作紫公加殊禮皆服之何承天云䋢音媧青紫色綬綟紫品也

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丈七尺百八十首前書曰太尉金印紫綬御史大夫位上卿銀印綬成帝更名大司空金

印紫綬將軍亦金印漢官儀曰馬防爲車騎將軍銀印
青綬在卿上絶席和帝以竇憲爲車騎將軍始加金印
紫綬次司空 公王封君服紫綬
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
淳青圭長七尺百二十首一號青緺綬 自青綬以
上縌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
縌者古佩璲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縌紫綬
以上縌綬之間得施玉環鐍云通俗文曰缺環曰鐍漢舊
儀曰其斷獄者印爲章也
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淳青圭長
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漢官曰尚書僕
射銅印青綬
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淳黃圭一采
長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綬以下縌綬皆長
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
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丁孚
漢儀載太僕火中大夫襄言乘輿綬黃地冒白羽青絳
綠五采四百首長二丈三尺郤所下王綬冒亦五采上

下無差諸王綬四采絳地冒白羽青黃去綠二百六十
首長二丈二尺公主綬如王侯絳地紺縹三采百二十
首長丈八尺二千石綬羽青地桃華縹三采百二十首
長丈八尺黑綬羽青地絳二采八十首長一丈七尺黃
綬一采八十首長丈七尺以爲常式民織綬不如式沒
入官犯者爲不敬二千石綬以上禁民無得織以粉組
皇太后詔可王綬如所下
凡先合單紡爲一系四系爲一扶五扶爲
一首五首爲一文文采淳爲一圭首多者
系細少者系麤皆廣尺六寸東觀書曰建武元年復設諸侯
王金璽綟綬公侯金印紫綬九卿執金吾河南尹秩皆
中二千石大長秋將作大匠度遼諸將軍郡太守國傅
相皆秩二千石校尉中郎將諸郡都尉諸國行相中尉
內史中護軍司直秩皆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中外
官尚書令御史中丞治書侍御史公將軍長史中二千
石丞正平諸司馬中宮王家僕雒陽令秩皆千石尚書
中謁者黃門冗從四僕射諸都監中外諸都官令都候
司農部丞郡國長史丞候司馬千人秩皆六百石家令
侍僕秩皆六百石雒陽市長秩四百石主家長秩皆四
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諸署長楫櫂丞秩三百石諸秩
千石者其丞尉皆秩四百石秩六百石者丞尉秩三百
石四百石者其丞尉秩三百石縣國丞尉亦如之縣國
三百石長丞尉亦二百石明堂靈臺丞諸陵校長秩二
百石丞尉校長以上皆銅印黃綬縣國守宮令相或千
石或六百石長相或四百石或三百石長相皆以銅印
黃綬而有秩者侍中中常侍光祿大夫秩皆二千石太
中大夫秩皆比二千石尚書諫議大夫侍御史博上皆
六百石議郎中謁者秩皆比六百石小黃門黃門侍郎

（中黃門秩皆比四百石郎中秩皆比三百石太子舍人秩二百石）

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徐廣曰即單衣）隱領袖緣以絛翦氂蔮簪珥耳璫垂珠也簪以瑇瑁爲擿長一尺端爲華勝上爲鳳凰爵以翡翠爲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鑷左右一橫簪之以安蔮結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級焉皇后謁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絛假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毛詩傳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鄭玄曰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未聞）諸爵獸皆以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爲華云

貴人助蠶服純縹上下深衣制大手結墨

瑇瑁又加簪珥

長公主見會衣服加步搖公主大手結皆有簪珥衣服同制

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組爲緄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首爲帶飾以白珠

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蔮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爲簪珥入廟佐祭者皁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下皆深衣制緣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爲朝服公主貴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錦綺羅縠繒采十二色重緣袍特進列侯以上錦繒采十二色六百石以上重練采九色禁丹紫紺三百石以上五色采青絳黃紅綠二百石以上四采青黃紅綠賈人緗縹而已（博物記曰交州南有蟲長減一寸形似白英不知其名視之無色在陰地多緗色則赤黃之色也）公列侯以下皆單緣襈制文

繡爲祭服自皇后以下皆不得服諸古麗圭襂閨緣加上之服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垂旬始以爲襂注云襂下旒也則襂之容如旌旒也建武永平禁絕之建武永元又復中重於是世莫能有制其裁者乃遂絕矣蔡邕表志曰永平初詔書不車服制度中宮皇太子親服重繒厚練浣已復御率下以儉化起機諸侯王以下至于士庶嫁娶被服各有科品當傳萬世揚光聖德臣以爲宜集舊事儀注本奏以成志也

凡冠衣諸服旒冕長冠委貌皮弁爵弁建華方山巧士衣裳文繡赤舄服絢履大佩皆爲祭服其餘悉爲常用朝報唯長冠諸王國謁者以爲常朝服云宗廟以下祠祀皆冠長冠皁繒袍單衣絳緣領袖中衣絳絝袜五郊各從其色焉

贊曰車輅各庸旌旂異客冠服致美佩紛璽玉敬敬報情尊尊下欲孰奢華文匪豪麗縟

後漢書志第三十